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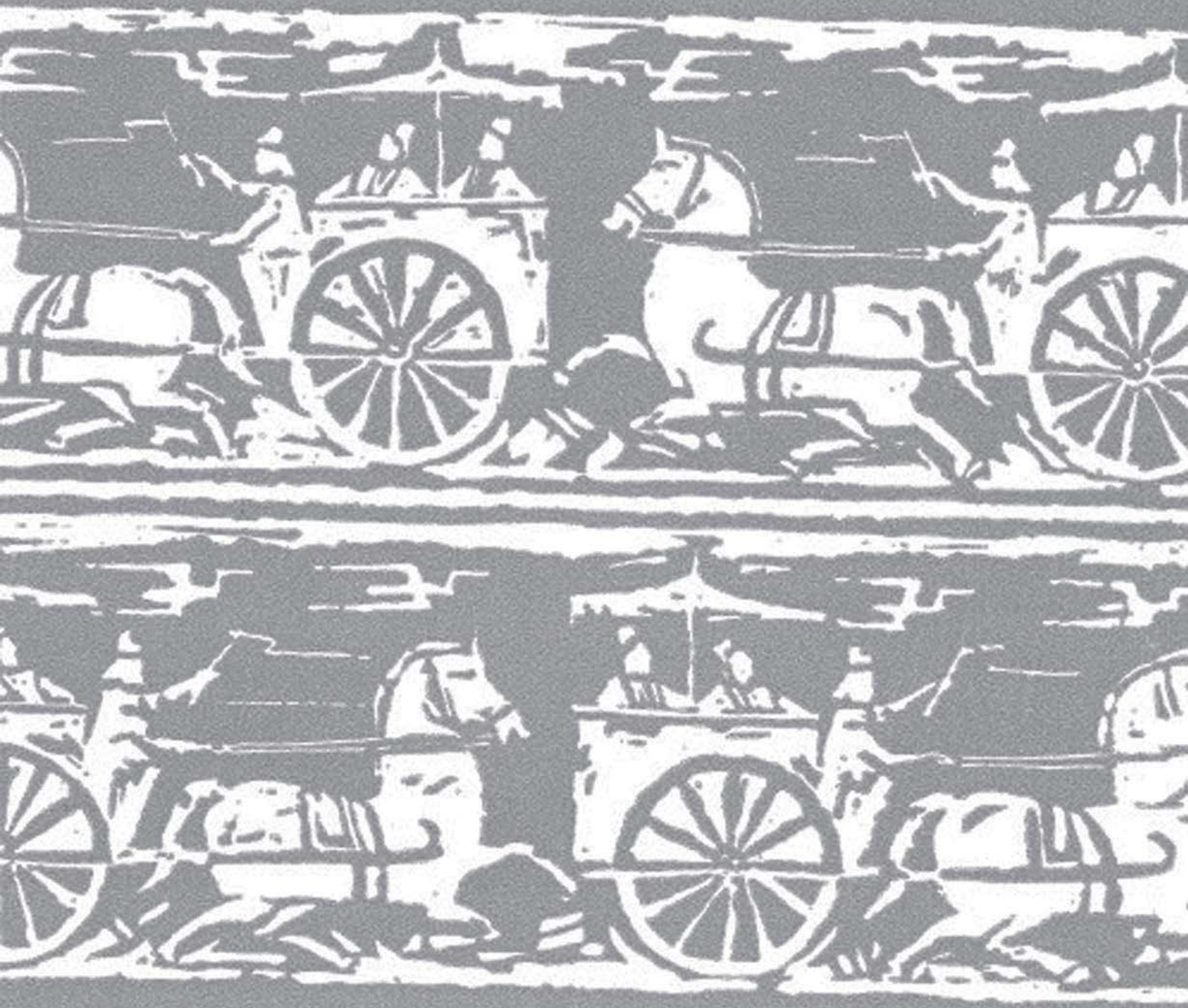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

卷二十一至四十九

第三册

汉元帝初元元年癸酉起（公元前48年）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丙午止（公元46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516
书号 K204.3
S94-4 4:3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十八

汉纪二十　起昭阳作噩，尽屠维单阏，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1]

初元元年

1 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

2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为阳平侯。

3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贷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4 封外祖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5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6 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7 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

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己问以政，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无他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余人，厩马百余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稍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余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2]，输物不过十笥[3]；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余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以方今天下饥饉，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减肉食兽。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

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8 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

9 是岁,初置戊己校尉[4],使屯田车师故地[5]。

【注释】

①孝元皇帝:刘奭(公元前76~前33年),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汉宣帝长子。好儒家学说。即位后,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先后任用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等为丞相。西汉开始由盛渐衰。

②齐三服官:齐指今山东;三服官是为朝廷做春服、夏服、冬服。

③笥(si 似):用竹、苇编制的盛衣物的箱子。

④戊己校尉:镇安西域的官名。

⑤车师:西域城国名。分为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前国一名前部,治交河城;后国治务涂谷,分别在今新疆吐鲁番县及吉木萨尔县一带。

【译文】

汉纪二十 起癸酉(公元前48年),止己卯(公元前42年),共七年。

孝元皇帝上

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48年)

1 春,正月,初四,葬孝宣皇帝于杜陵;下诏赦免天下。

2 三月,初十,册立王氏为皇后,册封皇后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

3 将三辅、太常、郡国中所有的公田以及园囿里所生产的谷物果蔬,如有可以节省下来的,便拿去救济贫民;对于只拥有资财还不到一千文的人,就借给他们种子、食粮。

4 册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舅弟的儿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5 夏,六月,因为百姓中间传染病,于是命令掌管皇帝饮食的太

官要节省饮食费用，同时还裁减乐府里的人员，减少各苑囿中所饲养的马匹，用来救济人民疾苦。

6 函谷关以东的各郡及王侯的封国共有十一处，都发生了大水，闹饥荒，有的地方甚至人吃人；于是便转运邻郡的钱谷去救助他们。

7 皇上早就听说琅邪郡人王吉和贡禹都是通达经术、德行高洁的人才，便派使者去征召他们。结果王吉不幸病死在路上。贡禹来了以后，便被任命为谏大夫。皇上经常虚心向他询问理政的道理，禹回奏说："以前的国君，崇尚节俭，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再没有其他的赋税和差役，所以能家给人足。在高祖、孝文皇帝、孝景皇帝的时候，宫女不过十几个人，马圈里所养的马，也只有一百多匹而已。到了后代，就争相奢侈，越来越厉害；连为臣下的人，也在那里效仿。臣个人认为，做到像太古时候那样的朴实，当然是很难的。不过也应该稍微学习前人的样子，自行节省。现在宫室已成定制，是没有办法去裁减了；但在其他方面还是可以去消减的。从前，在齐地负责制备天子衣冠的三服官，所输贡的衣物，不过十箱而已；现在齐地的三服官，在三所官舍中，负责制备三服的专长技工，就各有几千人，每一年就要耗费金钱好几万万。马圈里用粮食喂养的马则将近万匹。武帝时，又多方寻求美女，数目竟有几千人，用来充置后宫。到他去世以后，殉葬的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等多达一百九十种；又全用宫女去守护武帝的陵园。到了孝宣皇帝逝世时，因为陛下对于父亲的丧事不便主张俭省，群臣便又依循了往例，这实在是件很值得痛惜的事啊！因此，使得天下人都受其影响，聘娶女子时，也都太过分，毫无节制；诸侯们的妻妾，有的多到几百人，一些富有的人和官吏所畜养的歌伎，也有几千人之多。所以在国内多的是大而不得嫁的女子，在宫室外又有很多大而不得娶的男人。还有那些老百姓对于丧葬的事情又都把地上有用的东西，同死人一起殉葬于地下。这些都是由于皇上这样作，而大臣们又都依循成例不

肯改革的罪过。请陛下能仔细体察古圣先贤治国的方法,效法他们的俭约;大大地减少不必要的车服器物,三分可去掉两分;在后宫中选择那比较贤慧的宫女,只留下二十名,其余的都放她们回家去,还有留在先帝的每个陵园中服役的女子,凡是没有子女的,也应该遣散她们回去;马圈里喂养的马,只要几十匹就够了,只留下长安城南的苑囿,供作打猎用就可以了,其余的一概废除。因为目前天下还遭到饥荒,怎能不大大的节省用费,来救济百姓,以顺合天意呢?上天生下圣人,是为万民百姓着想的,并不是要让他自己独享快乐而已。"天子很嘉许他的建议,便下了诏书,命令各离宫别馆,凡不常居住游幸的,都再补修整理;还要掌管天子车马的太仆官,减养喂马匹的粮食;掌管天子山林池苑的水衡都尉官,减少食肉的野兽。

臣司马光认为:忠臣奉事国君,应该去责求国君所难于做到的,那些容易做的事情,便不须费力,就能做得很好;也应该去设法补救国君所欠缺的,那样,国君的长处,自然就不须劝谏,也能顺利去发挥。在孝元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既能虚心询问贡禹施政治民的方法,贡禹就应该先提出孝元皇帝时所应急于解决的问题,而后再提出可以暂缓办理的事情。那么,做事犹豫不决,缺乏果断,又有佞人弄权,谄媚不正,就是孝元皇帝当时最大的弊病,而贡禹却不针对这弊病提出建议;恭谨节俭,则是孝元皇帝向来的心愿,贡禹却不厌其烦地侃侃而谈。这是为什么?假使是因为贡禹的智慧不能够明白到这一点,那如何能说他是贤人!如果是明知如此,却不说出来,那他的罪过就更大了。

8 匈奴呼韩邪单于又上书给汉天子,说是百姓生活很疲乏。于是汉天子便下令云中郡和五原郡转运二万斛粮食去供给他。

9 这一年,初设镇护西域诸国的戊己校尉,令他在以前的车师国境屯田。

二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1]，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子弟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橅[2]，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3]，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4]，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昃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

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如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5]。"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6]、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7],无他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注释】

①睚眦(yázì 牙字):发怒时瞪眼睛,借指极小的仇恨。

②嫫(mò 磨):同模。

③昃(zè 仄):太阳偏西。

④廷陵:地名。今为江苏武进县。

⑤谒者:官名。秦置,汉因之,掌宾赞。

⑥九卿：汉时以太常、光禄勋、大鸿胪、大司农、卫尉、太仆、廷尉、宗正、少府为九卿。

⑦傅朕八年：汉宣帝五凤二年，萧望之为太子太傅，至黄龙元年共八年。

【译文】

二年（甲戌，公元前四七年）

1 春，正月，皇上甘泉宫去祭祀泰畤。乐陵侯史高因为外戚的关系，掌领尚书事，典守枢机，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当他的副手。因为萧望之是一位著名儒生，和周堪都因为有教导天子的旧恩，很得信任，天子数次宴请他们，谈论有关兴治理乱的事情，也陈述一些君王施政的意见。望之还举荐在宗室中能通达经术，又德行修慎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侍从天子，和侍中金敞两个人并在左右拾遗补阙。四人同心议谋，用古圣人的仪制去劝导皇上，想能多方面纠正皇上的缺失，皇上也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进谏，史高就变成充位了，因此便和望之有了怨隙。

中书令弘恭和仆射石显，从宣帝时起，就已久掌管中枢机要，熟习各种典章法制；元帝即位，身体多病，因石显久执政事，又是宫中的宦官，没有什么亲党，精力专一，可以信任，便把朝政托付给他，事政无论大小，都由石显来进奏决断，所受的尊宠，倾动了满朝文武百官，他们既敬畏他，又要奉承他。石显的为人，既聪明而狡猾，又通晓政事，能深切了解皇上心思，而内心却阴险邪狠，又喜好用欺诈诡辩来中伤别人，稍有小怨，就以重法去处置人；他和车骑将军史高便内外相呼应，结为一体，凡有议论，经常是专依往例，不听望之等人的意见。

望之等因许嘉和史高的放纵而感到忧虑难受，又痛恨弘恭和石显的专权，便向皇上提出建议，认为："中书是施行政务的重要所在，国家的权力中枢，应该选用通明公正的人去担任中书令。武帝时，因在后宫游荡宴乐，所以任用了宦官，这是与古圣王的体制不

相符合的。现在应该罢免在中书里的宦官，应符合刑人不在君侧的古义。"因此便和高、恭、显的抵触情绪更大了。皇上因为刚即位，表现很谦让，不愿多事更张，因而对于望之的建议，很长的时间不能作出决定，便让刘更生由散骑、给事中，出任为外朝官的宗正，掌管宗正的教养管事等事。

萧望之和周堪多次推荐名儒、茂才去充任谏官，会稽郡人郑朋内心里想依附望之，便上书说车骑将军史高曾派遣宾客到梁国去图谋私利，还说到许、史子弟的罪过。皇上就将郑朋的奏章批示给周堪看，堪建议："命令朋在金马门待诏。"郑朋又呈上书信给萧望之说："现在将军所成就的规模怎样？是要像管仲、晏婴那样子就行了，还是想发展济世之才，忙得连中午饭都没有时间去吃，就像周公、召公那样才肯罢休呢？如果你只想像管仲和晏婴一样，那么我就回到延陵的水边，终享我的天年算了；如果将军要重振周公、召公当年所遗功业，亲接贤士，忙得日过中午也顾不上吃饭，那么我将愿跟随您，为了汉朝奉献出我的微薄之力！"萧望之刚见到郑朋的时候，很诚意地去接待他，后来知道他是一个邪恶不正的小人，就断绝和他的往来。郑朋，是楚地人，见萧望之不喜欢他，心中怨恨，便改而加入许、史的帮派，还推托自己所揭发的许、史后事，说："这都是周堪、刘更生教我做的；我是关东人，怎么能知道这些事情呢？"于是侍中许章，上奏请皇上接见郑朋。郑朋出来以后，扬言说："我刚才向皇上报告了前将军萧望之的五点小过错和一大罪状。"待诏华龙品行很污秽，想依附周堪等人，周堪他们又不接受他，也和郑朋互相勾结起来。

恭、显要他们两人向皇上告望之等人计划要罢退车骑将军，疏远许、史，等到望之休假出宫的时候，要朋、龙两人将这些情状奏给元帝知道。元帝便把这件事交给弘恭去查问，萧望之回答说："因在位的外戚多数都是很奢侈放荡，我们是想纠正国家过失，并没有什么危害国家的不正确的议论。"恭、显便向皇上奏说："望之、堪和更

生结成朋党，互相称赞，屡次诬告大臣，诽谤离间亲族外戚，想来专权弄势。为人臣而不忠，又欺罔皇上，违逆伦理，请派谒者把他们交给专掌司法刑罚的廷尉。"当时皇上即位不久，不知道把人交给廷尉就是把他们关进监狱，便批准这个建议。后来皇上要召见堪和更生，有人告诉他说："已经关在监狱里了。"皇上很惊讶地说："不是只送到廷尉那里去问一下吗？"于是就责问弘恭和石显，他们都只好叩头谢罪。皇上说："放他们出来，复他们的职务。"恭、显便要史高去向皇上说："皇上刚即位，还没有让天下百姓感知皇上的德治，现在可从皇上的师傅身上先行证验。既把宗正刘更生和光禄大夫周堪关进监狱，也应该趁现在判免他们为庶人。"于是下诏令给丞相和御史大夫说："前将军望之，曾为朕太子时之太傅，辅导朕八年，没有什么罪过，今事已过很久，记忆也不很明晰，现在要赦免望之的罪，收回前将军、光禄勋的印绶；还有堪及更生都罢黜为平民百姓。"

2 二月，丁巳，立弟竟为清河王。

3 戊午，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

4 三月，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1]。

5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2]。又诏赦天下，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6 夏，四月，立子驁为皇太子。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3]，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

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7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

8 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9 秋，七月，己酉[4]，地复震。

10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5]，欲以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白，皆以为中郎。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兄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伋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6]："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

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遂饮鸩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底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注释】

①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汉宣帝五凤四年，广陵厉王胥因罪自杀，国除。到这时再立其子。

②宜春：宫名，今长安县西。侯飞：宫名。严苑(yù 寓)：帝王射鸟的园林。

③张敞：(？～前47)字子高。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初为太仆丞。宣帝时，任太中大夫，得罪大将军霍光，出为函谷关都尉。后任京兆尹、冀州刺史等。他曾为妻画眉，长安城中传为笑谈。

④己酉：本月无此日。

⑤周堪：齐人，字少卿。宣帝时，为太子少傅。元帝时，领尚书事，与太傅萧望之等同心辅政，为石显等所诬陷，被免官。刘更生：(约前77～前6)当时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字子政。沛(今属江苏)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曾任谏大夫，敢于直言屡次上书劾奏外戚专权。元帝时为中垒校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

⑥萧望之(?～前47):西汉大臣。字长倩。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宣帝时,历任大鸿胪、太傅等官。元帝时,因曾为师傅,倍受尊敬。后因得罪宦官弘恭、石显等,被迫自杀。

【译文】

2 二月,二十七日,册立皇帝的弟弟刘竟为清河王。

3 二十八日,陇西地震,毁坏了城墙、房屋,压死不少群众。

4 三月,广陵厉王胥的儿子霸继承父位。

5 下诏罢去属少府的黄门所管理的那些车驾狗马,还有水衡都尉掌管的禁囿、宜春下苑、少府属官佽飞的外池以及射鸟用园林,都借给贫民去耕种。又下诏令赦免天下,举用特异出众,能直言进谏而不阿谀奉承的优秀人才。

6 夏,四月,册立儿子刘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推荐太原郡的太守张敞,因他是先帝的名臣,可以辅导皇太子。皇上就这件事询问萧望之的看法,望之认为张敞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官员,能治理冗杂繁乱的工作,但行为轻佻,不是做太子师傅的人才。天子派使者去征召张敞,想让他为左冯翊,没想到他却病死了。

7 下令赐萧望之关内侯的爵位,命他为给事中,并规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可以朝见天子。

8 关东一带闹饥荒,在山东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

9 秋,七月,己酉,又发生了地震。

10 皇上又征召周堪、刘更生,后因弘恭、石显的禀告,又都改任为中郎。

皇上很器重萧望之,想要他担任宰相职务;而弘恭、石显以及许嘉、史高兄弟、侍中、诸曹等都嫉妒望之等人。更生于是要他外戚上奏灾异变怪等现象去劝悟皇帝说:"现在所以发生地震,是因为弘恭等人的专横,不是为了萧望之、周堪和刘更生那三个孤立无援的匹夫而震动的。臣认为应该斥退恭、显,来宣明他们因为蔽塞好

人所应得惩罚；进用望之等人，则打通让贤明的人去为国效力的道路；能这样做，那么太平盛世的大门将因此而开放，引起灾难变异的根源，也将会被堵绝。"奉章呈上去以后，恭、显怀疑这是刘更生所指使干的，就报告皇帝，建议调查其中的诡诈，结果正是如此，于是便收捕了更生，将他关进监狱，又黜免为平民。

恰巧这时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伋，也上书诉讼他父亲以前被关廷尉的事，这件事情便被批交给主管官员去审理。有司回奏说："望之以前所犯的罪，已调查清楚，并不是有人诬告，他却教唆儿子上书，引用无罪的诗句来为自己辩护，有失大臣的体统，这是很不恭敬的行为，请逮捕治罪。"弘恭、石显等人知道望之素来就节操高尚，不屈辱于人，就陈述意见："望之从前幸得脱罪无事，又得到赐爵封邑的奖赏，却不悔过服罪，还深怀怨恨，教唆儿子上书，归咎皇上，自以为曾是皇上的师傅，终究不会治他的罪。现在要不稍微委屈望之，把他关进牢狱，去堵塞他那不服气的心理，那么，皇上便将无法再去施加恩惠知遇给他。"皇上说："萧太傅向来刚强，那里肯受到狱吏的屈辱！"石显等人说："一个人最重的是生命，而望之所犯的罪过，只是语言上的轻微错误，这对他是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皇上便同意了石显等人的建议。冬，十二月，石显等封好了皇上的文告，交给掌宾赞的官员，命令他们去把望之找来，亲手交付给他。于是，又命令掌管诸陵县的太常官，急调禁军执金吾车骑，赶去包围当时住在杜陵的萧望之住宅。使者到了望之的家，召见望之。望之便询问门生鲁国人朱云对件事的看法，朱云是一个很有节操的读书人，他劝望之自杀。于是望之仰天叹气说："我曾经徒占将相的地位，年纪现已超过六十，到了年老，竟被陷在牢狱里，苟且保存生命，这不是很可鄙的事吗！"就称呼朱云的字号说："游，赶快去拌和毒药，送来给我喝，不要耽搁时间，我要快一点死！"于是就喝了鸩酒自杀。元帝听到这消息，非常惊讶，拍手说："以前我本来就怀疑他是不会屈辱在牢狱里的，现在果然杀了我一个贤良的太

博!"当时,太官正好送进餐食,皇上因此吃不下,便把退了回去,而为望之的死痛哭不已,那样悲伤的情景,连在他左右的人都受到感动。于是召石显等人,并进行责问;他们以处理此事欠详,都摘了官帽,叩头谢罪,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算无事。皇上为了追念望之,一直不能忘怀,每逢年过节,都派使者去祭祀望之的坟墓,一直到皇上去世,才终止。

司马光认为:真是太过分了,孝元皇帝这个国君,竟是那么容易受骗,而且还难于醒悟过来。那弘恭和石显诬告望之,他们的邪说诡计,确实有些情况难于分辨。可是在原先怀疑望之不会屈辱在狱中,恭、显则认为没有什么要担忧的,结果望之真的自杀,这时恭、显的欺骗,也就很明白了。即使是一个智力中等的国君,也不会不因此受到感动而勇气奋发地给予奸臣应得的惩罚呢!孝元皇帝却不是这个样子。虽然他痛哭不已,还因望之的自杀而伤心得吃不下饭,却始终没有治除弘恭和石显,只是让他们摘掉官帽,叩头谢罪罢了。这样,对奸臣能会有什么惩戒呢!这是使得恭、显他们所以如此放肆其邪心,不再有什么顾忌害怕的原因。

11 是岁,弘恭病死[1],石显为中书令。

12 初,武帝灭南越,开置珠崖、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余年间,凡六反[2]。至宣帝时,又再反[3]。上即位之明年,珠崖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

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4]，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物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5]，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众久困，流离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6]。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

为。愿遂弃珠崖，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从之。捐之，贾谊曾孙也。

【注释】

①弘恭(?～前47年)：江苏沛县人。少年坐法处腐刑，为中黄门，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任中书令。元帝时，与石显并得信任，委以政事，遂诬陷杀萧望之等，权倾一时，公卿们都害怕他。

②二十余年间：指自建郡到昭帝始元元年，共二十二年，就有六次反叛。

③又再反：指宣帝神爵三年、三县反，甘露元年，九县反。

④江、黄：江国，今河南正阳县西南；黄国，今河南潢川县西北。

⑤越嶲氏：部落名称，今越南义安省。

⑥玳(dai代)瑁(mao瞀)：动物名。像龟，背面呈褐色和淡黄色相间的花纹，四肢具鳍足状。甲片可作装饰品，也可入药。

【译文】

11这一年，弘恭病死，石显被任为中书令。

12开始，武帝在元鼎六年，灭掉了南越，设立珠崖郡、儋耳郡，这两个郡都在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官吏士兵都是中国人，经常侵犯欺凌当地人民。当地人民也很凶恶，自以为孤悬海岛，和大陆隔绝，便屡次触犯官吏的禁令，大概隔几年就要反叛一次，残杀官吏；汉朝也每次出兵攻打才平定下来。二十多年来，共叛乱六次。到宣帝时，又再度造反。皇上即位的第二年，珠崖郡的山南县造反，于是发兵攻打。其他各县也连续造反，连年不断，局势很不安定。皇上就广泛地向群臣征询平乱的计谋，想要大举出兵去征伐。待招贾捐之说：“臣听说以尧、舜、禹的圣德教化，方圆领土不过几千里而已；西

边到塞外沙漠一带，东边到了海洋边，朔方以南，都是中国声威和教化的地区。声明：愿接受中国声威和教化的，便去感化他们，不愿接受的，中国决不强迫治理他们。所以君王和臣僚，都被歌颂功德，凡是有生命的动物，都能各得所宜。殷武丁、周成王，是商、周时代很有仁德的君王，然而版图仍然很小，东边不过到达江国、黄国，西边不过到达氐、羌部落，南边不过到达荆州的蛮夷，北边不过到达朔方郡，所以也博得各方的歌颂之声，凡有会听会看的生物，都乐于生存，连南方的越裳氏，都不嫌麻烦地经过好几次语言上的重重翻译，而来向中国进贡，这不是依恃干戈的争战所能办得到的。然而，到了秦王朝，兴兵动众，远征外地，因贪功于万里之外，便使国内空虚，天下纷纷背叛，王朝崩溃。到汉孝文皇帝时，放弃征讨，重视国内政治的安定，推广礼教，在这个时候，每年讼案只有几百件，赋税很少，而劳役又简单。到孝武皇帝时，磨利兵器，喂饱战马，以侵夺四方少数民族，使得天下每年的讼案增加到几万件，赋税沉重，差役频繁，到处都闹盗贼，军队经常出征，父亲在前方战死，儿子又因战斗而受伤，因男人缺乏，靠女子到边塞上守卫碉堡亭障，失去父母的孤儿，在道路上哀哀啼哭，老母和寡妇都在破陋的里巷痛哭饮泣，这都是开拓的疆土太大，连年征战不止的结果。现在关东的人民，久处困境，流离失所，四散流亡，在路途上乞讨。人情，最亲莫过于父母，最爱莫过于夫妇，但人们却无暇去亲父母，无法享受夫妻的乐趣；甚至到了出卖妻子，贩卖子女，法令无法禁止，道义不能责备的地步，这是国家的忧患。陛下不能忍受一时的忿恨，要驱使士卒到大海中去，在那块荒芜黑暗的海南岛屿，显示决心，这不是拯救饥荒，保全人民的恰当方法。《诗经》说：'蠢蠢欲动，毫不驯服的荆州蛮夷，竟敢侵犯邻邦，与我大国为仇敌。'意思是，圣人掌权，外族自然诚心归服，中国衰乱，外族首先背叛，是自古以来，便引为患的一件事，何况更在蛮荆之南，离京师万里的珠崖呢！骆越的人民，没有礼义，父子同时在河里洗澡，习惯上都用鼻子饮水，

跟禽兽没有什么不同，本来就不值得设置郡县。他们蠢昧无知地孤悬在大海之中，雾大露重，气候潮湿，到处是毒草、毒蛇、毒虫，以及水土灾害。还未看到敌人，战士已经先行病死。并不是只有珠崖才出产珍珠、犀牛和玳瑁。抛弃这种地方，一点也不可惜，不去讨伐，也不损害国家威严。那里的人民就好像鱼鳖，不值得去贪求！臣再用以前在宣帝神爵元年发生的西羌叛乱作为例证，军队在外，蒙受风霜雨露，还不到一年，军队所到的地方距长安，还没有超过一千里，而军费竟达四十余万万，弄得大司农所辖国库的钱都耗尽了，不得不动用供养天子的少府中的禁钱来贴用。那一小块地方出问题，用费尚且如此之多，何况劳师于万里之外，去远攻海外孤岛，只会造成战士死亡，不可能有战功！这种事情，依循往例，既有不合，用于现在，又有不便，臣虽愚昧，认为凡不是顶冠束带习于礼教的国家，不是《书经·禹贡》所谈论的地方，《春秋》所涉及的业已治理的地方，都可以暂且不去理会它。请能放弃珠崖郡，专心去体恤关东的大旱灾大饥馑，关心他们的困苦吧！"皇上便询问丞相、御史的意见。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该出兵去攻击珠崖郡；丞相于定国认为："以前连年兴兵去攻击他们，派去的护军都尉、校尉和丞一共十一人，只有两人生还，死亡的战士以及从事运输的民役则达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多，仍不能完全平服。而今关东又是那么困困穷匮乏，民心动摇，难以支配，捐之的意见是对的。"于是皇上便采纳了捐之的建议。捐之，是贾谊的曾孙。

三　年

1 春，诏曰："珠崖虏杀吏民[1]，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

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2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

3 夏，旱。

4 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2]。

5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徭役。"六月，诏曰："朕惟烝庶之饥寒[3]，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

6 是岁，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四　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

五　年

1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

2 上行幸雍，祠五畤。

3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

4 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诏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

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令民有能通一经者，皆复。省刑罚七十余事。

5 陈万年卒。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上嘉其质直，多采用之。

6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郅支单于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亦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心，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塞。设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上许焉。既至，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贵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厄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长无匈奴忧矣。即使使至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余财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其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9]，杀略民人，驱畜产去。乌孙不敢追，西边

空虚不居者五千里。

7冬，十二月，丁未，贡禹卒⑤。丁巳，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注释】

①珠崖：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置郡，治所在瞫都县（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

②长沙炀王：刘旦，初元元年死，无后；封国撤销，本年恢复封国。

③烝：众多之意。

④赤谷城：西域乌孙国都。在今新疆阿克苏河上源原苏联境内伊什提克一带。

⑤贡禹（公元前123～前44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以通儒家经学，被征为博士。历任谏大夫、御史大夫。元帝时，曾次上书，抨击朝廷奢侈，官乱民贫，要求元帝选贤能，诛奸臣，罢倡乐，修节俭，减轻赋税徭役。他与王吉深交，时称"王吉在位，贡公弹冠"。

【译文】

三年（乙亥，公元前46年）

1春，皇上下诏令说："珠崖人杀戮我们官吏民众，叛逆谋反。在朝廷高级官员会议上，有的主张派兵去讨伐，有的主张坚守城堡，有的主张放弃这一块地方，意见不同，各有理由。我日夜思考这些人的意见，羞耻损威是不行的，就想派兵去讨伐他们；多疑怕难的，就想派兵屯田；能通达时局的变迁的，就忧虑战争引起人民的困扰。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人民饥荒和远方蛮夷的叛乱两件事，哪一件事的危害更大呢？而且宗庙的祭祀，都因凶年之故，不能全备，那里还有工夫去注意边境这点细小耻辱！现在关东的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仓库又空虚，没有办法去救济他们，如果再兴兵作战，不只是劳民伤财，荒年还会随之发生。所以现在只好撤销珠崖郡的设置，

那里的人民，有向慕仁义，愿意迁到中国内地的，可以随便定居；不愿意迁移的，不可勉强。”

2 夏，四月，十一日，汉武帝的陵园茂陵的白鹤馆发生火灾；诏令赦免天下。

3 夏，发生旱灾。

4 封长沙王刘旦的弟弟刘宗，继任长沙王。

5 掌管皇太后宫中一切事务的长信少府贡禹上奏说：“各离宫和长乐宫的护卫队，可减少大半，以减轻人民的劳役负担。”六月，皇上下诏令说：“我想到人民的饥寒交迫，远离了父母妻子，忙碌于非本行的工作，去保卫那君王从不居住的离宫，这不是使阴阳纳于正常的办法。应该撤销甘泉、建章两宫的护卫队，让他们回家去从事农耕。所有的官员，都要各自设法节约用费。凡有建议方案，分条直言奏报，不要有任何顾忌。”

6 这一年，皇上又擢升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学生张猛被任命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受信任。

四年(丙子，公元前45年)

1 春，正月，皇上到甘泉宫，祭祀天神。三月，皇上前往河东，祭祀土神；赦免了在汾阴的劳工犯。

五年(丁丑，公元前44年)

1 春，正月，立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

2 皇上前往雍城，祭祀五帝畤。

3 夏，四月，参星之旁，出现孛星。

4 皇上采纳儒家学者和贡禹的建议，下令太官不得每天都宰杀牲畜，所供应的肉食都各减少一半；用的御车御马，只要维持祭祀和狩猎之用就够了。撤销角力的杂技游艺，遣散上林苑内很少见到皇帝的宫女，撤销齐地用来制备皇帝春、夏、冬三季服冠的三所官舍，放弃北假一带的皇家农田，撤销主管盐铁专卖的官员，还撤销调剂粮价的常平仓。博士弟子的名额不加限制，以广罗才士，并对

人民中能在五经中精通一经的人，就可以免除其徭役。又减省了七十多项刑案。

5 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六月，二十日，长信少府贡禹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贡禹前后曾数十次上书，对皇帝的得失进行规劝，皇上很欣赏他的坦率正直，接纳了他很多建议。

6 匈奴郅支单于栾提呼屠吾斯认为自己远住在天山西北，跟汉距离遥远，对汉扶助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狦，而不扶助他，既怨又恨，因而困辱汉朝的使者江乃始等人；又派使者到汉朝进贡，要求送还在汉朝入侍的儿子栾提驹于利受。汉朝商议就派卫司马谷吉护送他儿子回去。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人匡衡都认为："郅支单于的归化，并非完全诚心，他又在离汉绝远的地方，为了谨慎，应该命令使臣，将他儿子送到边塞，就可以回来。"谷吉上书说："汉朝对于夷狄，应该联络、维系，不相弃绝，现在已花了十年的时间养育郅支单于的儿子，这恩惠是很深厚的，如果空自断绝这种关系，不送他到家，而只送到边塞，那就显示出我们已遗弃他们，那会使他们失去归化顺从的心意，既抛弃了从前的恩德，又结下日后的怨仇，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参与意见的人，鉴于以前江乃始缺乏应付敌人才能，既无智谋，又无勇气，以致遭到羞辱，所以事先替我担忧。我有幸拿着强大汉朝的信节，承接皇帝的圣明诏书，去宣扬晓谕皇上对他们深厚的恩泽，料想郅支单于会感恩畏威，不敢凶暴。如果真的忘恩负义，兽心大发，对我蛮横无礼，那么，他便犯下永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必然会畏罪逃得更远，不敢接近边塞。牺牲一个使臣，便能使百姓安居，这是国家的福分，也是我个人的心愿。所以，我愿意奉使把单于的儿子送回王庭。"皇上同意谷吉的请求。吉等到了匈奴，郅支单于大怒若狂，竟下令杀了谷吉等人；因为自知有负汉朝的恩义，又听说他的弟弟呼韩邪单于正日趋强盛，恐怕遭到攻击，准备远逃他去。这时，正好遇到康居王不断受到乌孙国的侵扰，康居王便和他的大臣翕侯等计议，认为："匈奴是一个大国，乌

孙一向是他的臣属。而今,郅支单于被困在外,处境很是艰难,我们可以迎接他到我国东边来住,然后共同消灭乌孙,就让郅支在乌孙立国,如此,即使匈奴在,也可以永无忧患了。"于是就派使者到坚昆去,把这计划告诉郅支单于。郅支单于既恐惧而又怨恨乌孙,听到康居王国使节的计划,非常高兴,便和康居互相勾结,带兵西去。郅支民众,因天寒地冻,不少人冻死在道途,最后只剩下三千人。到了康居,康居王将女儿嫁给郅支为妻;郅支也把女儿送给康居王。康居王很尊敬郅支单于,想依恃他的声威去胁迫邻国。郅支单于也经常借兵去攻击乌孙,深入到乌孙的首都赤谷城,杀伤及掳掠人民,驱赶虏获他们的牛、马、财产而去。乌孙人不敢追赶,西部有五千里广大地区完全空虚,不敢再有人去居住。

7 冬,十二月,初九,御史大夫去世。十九日,长信少府薛广德继任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礼毕,因留射猎。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1],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

2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3 三月,赦天下。

4 雨雪、陨霜,杀桑。

5 秋,上耐祭宗庙[2],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

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6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3]；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7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4]；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8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注释】

①从官：指随从皇帝的侍从。

②酎：经过多次反复酿成的醇酒，味厚，所以用以祭宗庙。

③骸骨：古时称一身为朝廷尽事，故辞官称乞骸骨。

④孔霸：字次儒，经学家。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时为博士。宣帝时拜中大夫，授皇太子经。迁詹事，为高密丞。元帝即位，拜太师，赐爵关内侯，号褒成君。

【译文】

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43年）

1 春,正月,皇上前往甘泉宫去祭祀天神。行过祭礼,就想留下打猎。薛广德上书说:"我看到关东地区,困乏已到极点,人民流离失所,而陛下却每天敲着那亡秦的丧钟,听着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忽视了时政的危急,臣实在十分痛惜忧伤。现在,护卫陛下的大军,都露置野外,随从的官员也疲劳不堪,盼望陛下能火速回宫,能想到跟人民同乐同忧,这才是天下之福!"于是皇上当天即回长安。

2 二月,皇上下诏令:"丞相、御史应以质朴、敦厚、逊让、品行良好四科保荐人才,光禄勋每年应比照这四项要求,考核各曹的郎官和侍从官的表现,以评定他们的等第的高下。"

3 三月,赦免天下。

4 雨雪交加,又降霜,桑树被冻死。

5 秋,皇上去祭祀祖庙,出了长安南城的便门,准备乘船。薛广德拉住皇上的车驾,脱下官帽,叩头说:"请坐车从桥上过去。"皇上下令:"大夫把帽子戴上!"广德说:"陛下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就自刎在此,用鲜血污染车轮,犯于斋洁,陛下就进不了祖先祭庙!"皇上大不高兴。担任车队前导官光禄大夫张猛说:"我听说:主上圣明,臣僚自然正直。坐船危险,坐车过桥比较安全;圣明的君主是不去冒险的。御史大夫的话,可以考虑!"皇上说:"规劝别人,应像这样把道理讲个明白!"于是便从桥上经过。

6 九月,大霜普降,农田庄稼冻坏,天下严重饥荒。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和御史大夫薛广德,都因发生天灾,先后请求辞职;皇上批准,分别赏赐他们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改任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薛广德回到家乡,把皇帝赏赐他的安车悬挂起来,留传给子孙,以示荣耀。

7 元帝为太子的时候,太中大夫孔霸,教他学习《尚书》。等到即皇帝位,便赐孔霸关内侯的爵位,称"褒成君",还任命他为常侍从规谏以及纠察的给事中。皇上一心一意要请孔霸为丞相,可是孔霸为人谦虚退让,不好权势。常说:"如果爵位太贵,官位太高,我有何

德、何能去胜任啊！”每当御史大夫缺额时，皇上都想任用他，孔霸坚决让位，自行辞退好几次。皇上确知他出于诚心，才不再勉强他，但对他更为尊敬，给他赏赐更厚。

8 二十四日，任命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9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①，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②，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③，胶戾乖刺，更相谗愬，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

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冢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晔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訾訾[1],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

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面愬更生等。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断断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刚直特立著名于朝[59]，数侵犯贵戚，在位者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60]，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堪、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

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黜;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安在哉!

10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7],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8],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11 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12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9],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注释】

①九官:传说虞舜置九官,即禹作司空,弃为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

垂为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见《尚书·舜典》。

②杂糅(zárou)：比喻不同的事物混杂在一起。

③舛午(chuǎn 喘)：朝臣之间不和，相互违背。

④歙歙訾訾(xizi 锡紫)：朋比为奸，相互诋毁。

⑤诸葛丰：《姓谱》记载：葛氏，先本居琅邪诸县(今山东诸城县西南)，后迁阳都县(治所在今山东沂南县南)。当时人以他先居诸县，所以称为诸葛氏。

⑥春夏系治人：谓春、夏是生长的季节，所以仲春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春夏而系治人，为不顺天时。

⑦君兰：杨兴，字君兰。

⑧君房：贾捐之，字君房。

⑨庭：北方匈奴居住的地方。

【译文】

9 石显因为惧怕周堪和张猛等人，便屡次在皇帝跟前毁谤他们。刘更生唯恐因堪、猛有一天会被陷害，于是上书说："我曾听说虞舜任命九位大臣，大家都济济一堂，很有风度，感情融洽，彼此谦让，显示出一片非常和乐的气氛。大臣们在朝廷中和睦相处，在下的民众便能安居乐业。所以洞箫吹出名《韶》的乐章，只要九遍，凤凰就会飞来朝拜。到了周幽王、厉王的时候，朝廷大臣不和，互相排斥，于是日食、月食，相继而来，使得百川泛滥，山谷崩裂，寒暑霜雪也都失去了它的节序。由此看来，和睦可以招来祥瑞，戾气便会带来灾异。祥瑞多则国家平安，灾异多则国家自然陷于危境，这是天地间转运的法则，古今一贯的义理。而今陛下开创夏、商、周三代盛世的大业，招徕文学才士，给他们很好的待遇，宽容他们的过失，使得有贤德的人都能被进用。然而，贤能的人跟一些坏人，混杂在一起，黑白不分，正邪错乱，忠奸并用。在北阙的公车里，是奏章交集；在北门的北军监狱中，因上书言事不妥当而被捕下狱的，又有人满之患。朝廷大臣又相互仇视，意志不合，不断用谗言陷害，惹出许多是非。所以蛊惑皇上耳目，影响皇上判断，真是不可胜记。他们又各

自结党组帮，共同去陷害正直大臣。当正直大臣被进用时，则天下治；当正直大臣被陷害时，则天下乱；面对天下治乱交替时，却不知道如何去辨别正邪，使得灾异屡次发生，这是我觉得寒心的原因。从初元以来到现在，已有六年。《春秋》所记载的，六年之中所发生的灾变，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密集。追究其原因，那是由于邪恶的人被进用的关系。邪恶的人所以会被一起进用，是由于皇上的多疑，既然任用贤能，去推行善政，如果受到陷害，贤能的人马上就被辞退，善政也就中止。由于有猜忌多疑之心，所以才招来陷害之口，由于不能当机立断，才给群小歹徒打开方便大门。谗邪的人被进用，而群贤就退避，群小歹徒多了，而正人君子便减少。因此《易经》有《否卦》和《泰卦》，小人那一套受到重视，君子的力量就会消失，国家就日益衰乱；君子那一套受到重视，小人被斥逐走，而国家就日益昌治。从前鲧、共工、驩兜，和舜、禹，同在尧的朝廷内作官，周公和管叔、蔡叔也同时在周朝当官，当时，他们之间互相诽谤，流言四起，这是说不完的事！因为帝尧和周成王能够肯定舜、禹、周公贤能而重用他们，而排除共工、管、蔡，所以国家大治，荣耀直到今天。孔子和季孙斯、孟孙何忌，同时在鲁国当官，李斯和叔孙通，同时在秦朝当官，鲁定公和秦始皇认为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是贤能而重用，排除孔丘、叔孙通，所以国家大乱，恶名一直留传到今天。所以国家治和乱，荣和辱，全在于皇上信任什么人，一旦信任贤能，必须坚持，不可动摇。《诗经》说：'我的心虽不是石头，你却无法使它改变。'说明坚持善行的态度。《易经》说：'王者发出号令，涣然如汗水的流出。'说明君王发号施令，犹如流汗，汗既流出，就不能再返回体内。可是现在有关善政的命令，颁布之后，不一会即行取消，这是一种'返汗'现象；任用贤能的人才，不到三十天，就把他斥退，就如转动石头一般。《论语》说：'看见不好的事，好像把手伸到开水里一样。'而今，二府所弹劾的那些好巧言谄媚而心术不正的人，不应再留在朝廷当官，可是历经数年，他们仍未离去。施发号令，便即刻收

回，就像是把流出汗又收回一样；任用贤能，马上又斥逐了他们，就如同转动石头一般；而排除邪恶的人，简直像搬动一座大山，始终未有动静。在这种情形下，希望阴阳调和，没有灾荒天变，当然不可能！所以，一群小人，到处寻找漏洞，运用文字技巧，随时诬陷，制造谣言匿名信，在民间广为流传。《诗经》说：'我心忧如焚，只因为触怒了一群小人。'小人成群结党，确实使人愤慨。从前孔子跟他的学生颜渊、子贡，互相赞扬夸奖，没有人诋毁他们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禹、稷和皋陶也相互推荐引用，没有人攻击他们广植党羽。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忠心为国，胸无邪念。而今奸佞小人，渗透在贤臣之中，和贤臣同时在朝为官，他们结合一起，共设阴谋，去善归恶，叽叽喳喳，不断设下险恶的圈套，决心使皇上跳进去，如果皇上冒然采纳了小人的言论，轻信他们的忠诚，这正是天变先行提出警告，而灾难不停发生的原因。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从来没有不经过诛罚而可以治好国家的，所以舜曾经把共工、驩兜、三苗和鲧流放到幽州、崇山、三危和羽山去，孔子当鲁国的司寇，也在鲁国国君的宫门，诛杀少正卯，这样，圣贤的教化才得施行。以陛下的贤明智慧，诚能深思天地的旨意，观览《易经》'否'、'泰'的卦辞，考求效法周成王、唐虞进用贤人的措施，追究秦始皇、鲁定公消退贤人的情况，作为借鉴，稽查那些祥瑞带给国家的幸福，与灾难天变带给国家灾祸，以揣测当前局势，放逐奸佞邪恶的小人，驱散专门从事阴险构陷的集团，杜塞群小幸进的门户，广开引进正人君子的途径，断绝疑心，区别善恶，使不再犹豫不决，让是非彰明可知，那么，百种奇异的天变灾难，都会消灭，所有祥瑞都会来临，这是太平盛世的基业，子孙万世的福利。"石显看到这份奏章，更加和许、史皇亲为奸，而对刘更生等人恨之入骨。

本年夏季，天气突然变冷，太阳发出青色光芒，十分黯淡，石显及许、史都说这是因为任用周堪、张猛执事而引起的天变。皇上心里尊重周堪，可是又担心石显等人不断的毁谤进谗，无法取得大家

的信任。当时长安县令杨兴,因为富有才能,受到皇上赏识,而且常常赞扬周堪,皇上想得到他帮助,遂召见杨兴,问他:"朝廷有些大臣常常争论光禄勋的不是,这是怎么回事?"杨兴是一个官场上的伶俐人物,他误会了意思,认为皇上对周堪已经不再信任,便顺着所误解的旨意说:"周堪这种人,不但没有能力担任光禄勋,就是当一个州里官,也不适宜!我以前听说,人们攻击周堪和刘更生等人挑拨离间陛下的骨肉亲情,要求诛杀;我所以提出抗议,并不是赞成他们,只是为国家培养恩德。"皇上说:"那么,用什么罪名才可以杀他?现在怎么办?"杨兴说:"我愚昧地以为颁赐他关内侯的爵位,赐给他三百户采邑,而不要他掌权。这样一来,圣君仍维持师傅的旧恩,这应是最上等的策略。"皇上遂对周堪起了疑心。

掌管督察百官以及三辅各郡的司隶校尉,琅琊郡人诸葛丰,起先因为人刚强正直,特立独行,闻名于朝廷,屡屡冒犯皇亲国戚,使得很多当权派说他坏话;后来被控为在春季和夏季逮捕人犯,遭到处罚,被降调为掌管长安城门守备的城门校尉。诸葛丰于是上书控告周堪、张猛罪状。皇上不认为诸葛丰所控告有理,便下诏令给御史大夫说:"城门校尉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在朝廷为官时,经常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丰以前是司隶校尉,因不顺应四时天意,不遵守法守制度,用苛刻凶暴的手段,建立自己威严,朕不忍心法办,令他改任城门校尉。他不自知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控告的全是没有证据的话,揭发的全是无法证明的罪,想毁谤就毁谤,想赞扬就赞扬,随心所欲,不顾前言堪、猛的美好,今则攻讦他的过失,先后相违,全无信义到了极点。朕怜悯丰的年老,不忍诛杀,着即贬为平民!"又说:"丰指控周堪、张猛毫无忠贞信守,朕因心怀怜悯,不肯追究,而又惋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所以降调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令。"

臣司马光认为: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先是称誉,后是诋毁,目的不是为国家进贤除奸,不过是想因此而得亲近皇上,

企图个人升迁而已；属于郑朋、杨兴之流，哪里能算是一位刚直的人物啊！一个国君，要能察看善恶，明辨是非，用奖赏鼓励善行，用刑罚惩治邪恶，这样才能把国家治好。如果诸葛丰的话是对的，那么就不应当贬逐他；如果他是诬告，那周堪、张猛又犯了什么罪呢！而今双方都受到责罚，都贬弃了他们，那么，善与恶，是与非，区别又在哪里？

10 待诏贾捐之与杨兴友谊至深。贾捐之总是抨击石显，因此他一直没有弄到实任的官职，更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而杨兴因为新近以才能得皇上的赏识。贾捐之便告诉杨兴说："现在京兆尹缺额，假使能让我见到皇上，推荐你的才能，你马上就会被任命为京兆尹。"杨兴说："君房下笔成文，言语精辟，真是天下最精妙的辞章，假若你去当尚书令，可比五鹿充宗高明很多。"捐之说："我如果能取代充宗，你当上京兆尹，京兆，是首都，地位比各郡国高，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如此，天下真能太平，上人从此再也不会遭到蔽障而被疏远！"捐之又批评石显的缺失，杨兴说："石显正是得势的时候，皇上很信任他；如果我们想要求仕进，必须听我的计谋，我们暂且靠拢他，只要能称他的心，合他的意，就有机会入朝作官！"于是，他们二人联名上书，赞扬石显的美德，建议应封爵关内侯、举拔他的兄弟为诸曹官；然后，又共同策划推荐杨兴的奏章，认为杨兴办事能力非凡，应考虑让他去担任京兆尹的职务。石显看穿二人诡计，便报告了皇上，于是就将杨兴、贾捐之逮捕下狱，派石显去负责审讯，结果，石显上奏他审判的结果，说："杨兴、贾捐之心怀奸诈，彼此推荐称誉，是企图谋取重要的官位，欺骗陛下，大逆不道。"因此，贾捐之被处死，杨兴则被剃光头发，判了徒刑，远徙到边塞去做苦工。

臣司马光认为：正人君子用正道攻击邪道，还怕不能取胜；更何况贾捐之是以邪恶去对付邪恶，怎能免掉这灾祸呢！

11 改封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12 匈奴呼韩邪单于所属，日渐壮大，势力越来越强盛，而边塞野兽，几乎绝尽，单于也能够足以自卫，不再耽心郅支单于的袭击，于是很多大臣建议回到北方故土。拖延一段日子后，呼韩邪单于终于北返王庭，民众又渐渐地归附了他，国家便因此初步安定。

二　年

1 春，二月，赦天下。

2 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3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4 夏，六月，赦天下。

5 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1]。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2]，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

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3]。'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4]，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5]，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6]，宜省靡丽[7]，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8]，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患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6 秋，七月，陇西羌乡姐旁种反[9]，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10]，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

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皆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之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11]，分屯三处[12]。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众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余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余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注释】

①桢干：筑墙时所用的木柱，竖于两端的叫桢，竖于两旁的叫干。引申为根本、骨干及能胜重任的人才。

②自专：只凭己见独断专任。

③极：中正的准则。

④枢机：枢为户枢，机为门闸；枢主开，机主关，所以枢机并言。比喻事物的关键部分。

⑤精祲：阴阳灾害之气，指气的侵入之意。

⑥元元：指平民百姓。

⑦靡丽：谓奢华。

⑧淑问：美好的名声。

⑨乡（xiān 纤）姐：姓氏。

⑩不登：歉收的意思。

⑪陇西：今甘肃临洮县。

⑫分屯三处：右路军任立，驻防白石（甘肃临洮县东）。前路军韩昌，驻防临洮。中路军冯奉世，驻防首阳（今甘肃渭源县）。

【译文】

二年（己卯，公元前42年）

1 春，二月，赦免天下。

2 二月初五，任命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3 三月初一，日食。

4 夏，六月，赦免天下。

5 皇上向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的异变情形，匡衡上书说："陛下亲自身体力行，为国家开辟太平盛世的大道，怜悯那些愚昧的官吏人民，误触犯网，便连年下令赦免，使民众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真是国家之福啊！可是就我所看见的是每次大赦之后，为非作歹的人并没有减少，为非作歹的行为也没有停止，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天却又犯法，一个个重新坐牢，这大概是教导不力的原因。现在社会的风气，贪财贪利，轻视道义，喜好音乐女色，崇尚奢侈，亲戚的关系日益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罔顾道义，阿谀迎合，意图获得不当得的利益，不惜以身试法，为利亡身，一点也没有改变他那邪恶的本性，虽然每年都在赦免，仍不能避免使用刑

法。所以,我认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阔斧改变社会风气。朝廷,是国家的根本所在,犹如筑墙时所用的模板。朝廷上的大臣们有不团结的言论,那么下面官吏人民便会有相互争斗的忧患;上面有人专权弄势,下面便会有人兴起抗拒心理;上面有了好胜嗜杀的僚属,下面便会有人兴起杀机;上面有贪图财富的大臣,下面便必然有偷窃强盗的民众;因为模板是墙的根本。所以治理天下的国君,只要仔细观察当时人民的习尚就可以了。礼教的推行,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说,只要使贤能的人在位,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尽忠守职,朝廷尊重礼义,文武百官互相尊敬谦让,道德的施行,是要由内而外,从最接近的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用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在不知不觉中,善行就日益增加。《诗经》说:'商王首都的风俗礼仪,是天下人民群众榜样。'而今的长安,是天子的都城,天子亲自推行圣王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从郡、国中来到首都的人,不知道有什么值得学习,最后有的人却学会了奢侈荒淫。可见首都的习尚是一切教化的根源,是培养社会风气的重要关键,应该先要端正。我曾经听说天人之间,彼此的精气,是会互相激荡的,言行的善恶,也会彼此影响,下面的人事如何,会反映天象的变动,太阴变化,便会发生地震,太阳变化,就会产生日食,而水灾旱灾,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怜悯天下人民,便应节省庞大开支,戒绝奢侈,详考过去的善良制度,接近忠良,疏远奸佞小人,提倡仁道,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道德能弘扬于京师,美好的声誉能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教化可成,礼让可兴。"皇上很欣赏匡衡的建议,升他为光禄大夫。

荀悦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继秦而起,承续暴秦战后之后,在那民众极为昏愚的时代,几乎每家每户都可施加刑罚,所以汉高祖刘邦就约法三章,颁发大赦天下的命令,洗刷了当时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是当时局势的使然。

可是，到了后世，仍然承袭这个制度，这就失去时代意义。如惠帝、文帝时，便没有什么大赦，在孝景帝时，发生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到武帝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贼四起，加上皇太子被杀事件，巫蛊大祸，牵连所及，使得天下纷乱，百姓的生活，失去依靠。等到光武上台时，平息灾难，用来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最恰当。

6秋，七月，陇西羌乡姐部落造反，皇上召集丞相韦玄成等高级官员，举行御前会议。这时，农田庄稼，连年歉收，朝廷正为此焦虑，突然传来羌人叛变，玄成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能提出对策。右将军冯奉世说："乡姐部落近在境内，竟敢叛变，如果不及时诛伐，就无法控制远方少数民族，我愿率兵前去征讨！"皇上问他需要带多少兵去，冯奉世说："我听说善于用兵的将领，一次就把敌人歼灭，不使对方有复起的机会，所需带的粮食，不会超过三年，大军不至于被羁绊在原野之外，对这次征伐，只能速战速决。从前，我们从不正确地估计敌情，大军才受到挫败，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派援兵，不但拖延时日太久，军费增加，而且国家的威望也被伤害。据情报，现在叛军有三万人之多，我们派去征剿的部队应该加倍，那就是要六万人；然而羌人使用的武器并不锋锐，只有长矛、弓箭而已，因此我们只要派四万人就够了。一个月就可以平乱。"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都认为："时逢秋收，民间正忙，不便征调入伍；只要调派一万人去屯守，大概足够了。"冯奉世说："不可以。天下人民受到天灾饥馑，情况至为惨重，兵士战马，不但体力瘦弱，而且数量也大都消耗，很久以来，战斗训练和武器、工事都已废弛，蛮族都有轻视边吏的心意，而羌人首先发难。现在用一万人，分开驻防几个地方，羌虏看见兵少，根本就不会害怕；我们如果出战，一定受挫丧师，如要防守，百姓又不会来援助我们，如此，衰弱胆怯的形象，完全暴露。羌人乘着机会，其他各部落就会同时响应，纷纷起兵，到那时，我想汉朝要派出的兵力，恐怕就

不止是四万,而且不只是花钱财就能解决的。所以,派兵太少,一定拖延时间,和一举出兵,速战速决,利与害之间,相差万倍。"虽冯奉世据理力争,却得不到支持。后来才下令再增加两千人。于是派冯奉世率一万二千兵马,声称开荒屯垦,向边塞进发,任命典属国任立和护军都尉韩昌为偏将,抵达陇西郡,分别由冯奉世、任立、韩昌三人,率军屯驻首阳、白石、临洮三个地方。韩昌先派两名校尉和羌人作战,因羌人众多,官兵败,还被杀了两名校尉。冯奉世呈报山川地形和兵力分配计划,请求增援三万六千人,以为如此,才可以有决定性的胜利。皇上看了奏章,就调发六万余人。八月,任命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前去帮助冯奉世。冬,十月,大军在陇西郡集结完毕。十一月,各路军一起并进,大破羌兵,斩杀数千人,残余部众,全部逃出边塞。在胜负尚未分晓时,朝廷又发派招募士兵一万人,任命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还没有进发到目的地时,听到羌人已败,遂停止前进,并调了回来。皇上下令撤回派去的士兵,只留部分士兵在那屯田,守备边塞险要之地。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十九

汉纪二十一　起上章执徐，尽著雍困敦，凡九年。

孝元皇帝下

永光三年

1 春，二月，冯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

2 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3 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秋，七月，壬戌[1]，以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4 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5 复盐铁官[2]，置博士弟子员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故也。

四　年

1 春，二月，赦天下。

2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3 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4 戊寅晦，日有食之。上于是召诸前言日变在周堪、张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因下诏称堪、猛之美，征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中书令石显管尚书，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瘖[3]，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

5 初，贡禹奏言："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秋，七月，戊子，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

6 诸陵分属三辅[4]。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5]；诏勿置县邑及徙郡国民。

五　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6]，郊泰畤。三月，幸河东[7]，祠后土。

2 秋，颍川水流杀人民[8]。

3 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大猎。

4 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用韦玄成等之议也。

5 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9]，逾于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

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10]，鬼神佑焉。陛下圣德天覆[11]，子爱海内，然而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诗·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淇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窃进[12]。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

"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适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适而卑庶也，适子冠乎阼[13]，礼之用醴[14]，众子不得与列，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传》曰：'正家而天下定

矣！'"

6 初，武帝既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岁，河决于清河灵鸣犊口[15]，而屯氏河绝。

【注释】

①壬戌：七月无此日。

②复盐铁官：初元五年罢盐铁官，今恢复之。

③瘖(yin 侵)：失音病。周堪：文安县人，字少卿。与孔霸同事夏侯胜，受尚书。元帝时官光禄大夫，与萧望之同领尚书事。为弘恭、石显所谮，被免官。后又复职，病瘖死。

④诸陵分属三辅：先是诸陵总属太常，现改各依其地界属三辅。三辅：首都长安、右扶风(西长安)、左冯翊(东长安)。

⑤初陵：元帝所葬陵墓，未有名，所以叫初陵。

⑥甘泉：今陕西淳化县。

⑦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

⑧颍川：今河南禹县。

⑨昭仪：汉朝宫廷嫔妃编制，元帝又作第二次扩充，昭仪，位在丞相，爵比诸侯王。

⑩歆(xin 欣)享：指鬼神享受祭品。

⑪覆：覆盖。

⑫比周：结党营私。

⑬阼(zuo 做)：天子、诸侯、大夫、士皆以阼为主人之位，临朝觐，揖宾客，承祭祀，升降皆由此。

⑭醴：甜酒，比其他酒都贵重。

⑮清河：河北清河县。灵：灵县(今山东高唐县南镇)。鸣犊口：在灵县西。

【译文】

汉纪二十一　起庚辰(公元前41年)，止戊子(公元前33年)，共

九年。

孝元皇帝下

永光三年(庚辰、公元前41年)

1 春,二月,冯奉世回到京师,改任为左将军,赏赐他关内侯爵位。

2 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3 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去世。秋,七月,壬戌,任命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4 冬,十月初八,发生地震,降雨。

5 恢复盐铁官的设置,规定博士弟子的名额为一千人。这是因朝廷经费开支不足,人民又多半免除了赋役,收入无法供给内外徭役的缘故。

四年(辛巳,公元前40年)

1 春,二月,赦免天下。

2 三月,皇上到雍县去祭祀天地五帝。

3 夏,六月二十六日,孝宣帝的陵园东门失火。

4 三十日,日食。皇上于是召集那些坚持灾难天变都是为周堪、张猛而发的官员,要他们解释,他们唯有低头认错请罪罢了。下诏令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把他们征召到行在所(出巡时所住宿休息之处)来,任命周堪为光禄大夫,俸禄中二千石,主管尚书事;张猛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而当时中书令石显兼主管尚书,尚书五人:石显、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陈顺,全是石显死党。周堪因此很难见到皇帝,有什么事情,常常是经由石显去转奏,有所决定,也由石显亲口转达。后来遇到周堪患上失音症,不能言语,最后病卒。石显又诬告张猛,强逼他在公车里自杀。

5 最初,贡禹上奏说:"孝惠帝、孝景帝的庙,都因血亲关系已尽,应予毁弃,还有各郡国中所设立的帝庙,凡不合古礼的,也应重新加以修订。"皇上认为有道理。秋,七月初十,便下诏撤除高祖的母

亲昭灵后、高祖的哥哥武哀王、高祖的姐姐昭哀后、武帝的皇后卫思后、元帝的高曾祖父戾太子、元帝的高曾祖母戾后的陵园，都不再按时奉祭，只派少数官兵守护而已。冬，十月十九日，撤除设置在各郡国中那些不合典制的宗庙。

6 皇帝的陵园，不再像过去那样直属太常管理，而改为以其所在地区，划给三辅管理。又指定渭城北原上的寿陵亭一带为元帝预筑坟墓，同时下令不允在那里设置县邑，也不要强迫各郡国移民到那里。

五年(壬午，公元前39年)

1 春，正月，皇上前往甘泉祭祀天神。三月，到河东郡祭祀土神。

2 秋，颍川郡水灾，淹死百姓。

3 冬，皇上前往长阳宫射熊馆打猎。

4 十二月十六日，皇上采用韦玄成等人的建议，拆毁太上皇刘邦的父亲和孝惠帝的陵寝庙园。

5 皇上喜好儒家学术和有文藻的言语，更改了宣帝时的一些施政办法，提出建议、贡献方略的人，多数都被召见，每人都认为皇上对自己留下好印象。还有傅昭仪和她儿子济阳王都受皇上的特别宠爱，这种宠爱超过了皇后和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书说："我听说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人主是不是谨慎用心。蒙受天命旨意的开国君王，致力开创基业，能流传后世，以致无穷；继承祖先皇位的君王，就要一心一意去继承祖先的功德，更发扬光大。从前周成王继承王后之后，追思文王、武王的成功轨迹，用以修养自己的心性，有了善美的功业，都归给文、武二王，而不敢自己居功。所以，上天欣然地接受他祭祷，连鬼神都保佑他。陛下圣明恩德，像天一样覆盖大地，像爱儿女一样爱护全国人民，可是阴阳不能调和，邪恶也不能禁止，可能是那些议论国事的臣僚，不能发扬光大先帝伟大的功业，反而争先恐后地抨击过去的法令规章，认为都应作废的缘故。然而，很多事情改变之后，无法执行，只好再更改回来，弄得群

臣争是论非，互相攻击，使得官吏和人民无法遵循。我常在私下很痛恨，国家竟然放弃已有成效的制度，而盲目去尝试那些争辩不休，毫无根据的更改。但愿陛下详细观览昔日创业的事理，留意遵从先帝的法制，弘扬先帝的功名，用以安定朝野的心理。《诗经·大雅》说：'怀念你的祖先，继承、发扬他们的功德。'这是圣德的根本所在。解诗的《传》上这样说：'能审察好恶，顺应情理，一切圣王治国平天的道理，就是如此。修养德行的方法，必先知道自己的长处，而全力弥补自己短处，聪明通达的人，切忌苛求别人的短处；见识浅陋的人，切忌使自己被蒙蔽；刚强正直的人，切忌性情暴烈；温柔敦厚的人，切忌优柔寡断；恬淡安静的人，切忌因迟缓而失去良机；胸襟广阔的人，切忌因疏忽大意而挂一漏万。一定要了解自己是哪一种类型，而时常警惕自己，依义理行事，力求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一切政事的处理才能顺应，那些假冒伪善的伶利乖巧之徒，才不敢结帮营私，挤满朝廷。务请陛下详细检查自己，使陛下的崇尚恩德，更受到尊敬！

"我又听说，如果能使家庭安祥和睦，那么自然就能顺利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诗经》开头就是'国风'，《礼记》开头就谈冠礼、婚礼。用'国风'开始，追溯性情之源，表明人伦之间的关系；用冠礼、婚礼为根本，是在端正本源，以防不测；所以圣明的君王，在处理皇后与嫔妾之间关系上，必然十分慎重，嫡子与庶子的地位，一定要有区别，这是用礼仪来处理家事。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新来的不能超过旧有的，必如此，才能顺乎人性，合乎阴阳。尊重嫡子，卑贱庶子的方法，是嫡子成年，要在殿前的高台上举行加冠典礼，用甜酒祝福，其他的儿子，便不得用这种仪式，目的是珍视正统而辨明嫌疑。这不只是表面上虚设的仪式，而是在人心中树立尊卑的概念，所以礼仪的意思是把内心的真情，呈现出来。圣人的一举一动，甚至跟最亲近的人，在一块欢宴娱乐，也能尊卑有秩序，那么，全国人民自然都效法，社会也就能修治。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

疏远，应当尊重的反而放到卑贱的地位，则乖巧邪恶之徒，就会乘机挑拨，使国家混乱。所以圣人要谨慎小心，事先就要防止坏的开头，决不因个人的恩情，妨害了大义。所以解释《易经·家人卦》的象辞说："家庭端正，则天下安定。"

6 最初，在元封二年，武帝就派人堵塞了瓠子河的决口，并在上面筑宫一座——宣房宫，后来，黄河又在馆陶县再次决口，从这里又分出一条所谓的屯氏河，向东北流入渤海，因为这条河的河床广度、深度，跟黄河一样，所以就让这条河顺自然形势发展，不再筑堤阻塞了。这一年，黄河在清河郡的灵县西边鸣犊河决口，屯氏河失水，逐逐渐干涸。

建昭元年

1 春，正月，戊辰，陨石于梁[1]。

2 三月，上行幸雍[2]，祠五畤。

3 冬，河间王元坐贼杀不辜废，迁房陵[3]

4 罢孝文太后寝祠园。

5 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倢伃等皆惊走[4]；冯倢伃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倢伃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帝嗟叹，倍敬重焉。傅倢伃惭，由是与冯倢伃有隙。冯倢伃，左将军奉世之女也。

二　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

土。

2 夏，四月，赦天下。

3 六月，立皇子兴为信都王。

4 东郡京房学易于梁人焦延寿[5]。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以孝廉为郎，上疏屡言灾异，有验。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6]；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二人用事。房尝宴见[7]，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悟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屯首曰："《春秋》纪二百

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房罢出，后上亦不能退显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孝元之谓矣！

【注释】

①梁：今河南商丘。

②雍：今陕西凤翔县。

③房陵：今湖北房县。

④倢伃：位比太常，爵比侯爵。

⑤焦延寿：梁(今河南商丘)人，字赣。为小黄令，有政绩。专治《易》学，自言得孟喜之传，曾授与京房，专言灾异，于是汉《易》有京氏之学。著有《焦氏易林》。京房：(公元前77—前37年)，西汉今文《易》学京氏学的创始人。东郡顿立(今河南浚县)人，字君明。本姓李，好音律，推律自定为京氏。元帝时立为博

士，官至魏郡（今河北大名县）太守。他学《易》于焦延寿，宣扬"天人感应"说，借自然界的灾异来附会朝政。后因与中书令石显争权，为石显忌恨，被捕下狱处死。今存《京氏易传》三卷。

⑥瑞应：古代迷信认为天降祥瑞以应人君之德。

⑦宴见：皇帝设宴召见臣下。

【译文】

建昭元年（癸未，公元前38年）

1 春，正月二十九日，有陨石坠落在梁国。

2 三月，皇上前往雍县祭祀五帝。

3 冬，河间王刘元因为残杀无罪人民，被罢爵位，贬到房陵县。

4 废弃孝文帝的母亲孝文太后的陵园。

5 皇上前往虎园，欣赏野兽搏斗，嫔妃们都在座奉陪。想不到一头野猪，突然跳出圈外，前爪攀住栅栏，眼看就要爬上去，左右和贵人以及傅婕伃等都惊慌逃命；只有冯婕伃直向前去，挡在熊的前面。这时，左右的人已把熊杀掉了。皇上便问她："大家见了熊都惊慌恐惧，你为什么竟敢去阻挡呢？"婕伃回答说："野兽凶性发作，只要抓住一人，就会停止攻击，我怕它直扑陛下。幸，所以愿意以自己的身体去阻挡它。"皇帝听了，感激嗟叹，益加敬重她。而傅婕伃大为惭愧，对冯婕伃更加怨恨。冯婕伃是左将军冯奉世的女儿。

二年（甲申，公元前37年）

1 春，正月，皇上到甘泉宫去祭祀天神。三月，前去河东郡祭祀后土神。

2 夏，四月，赦免天下。

3 六月，册立皇太子兴为信都王。

4 东郡人京房，拜梁国人焦延寿为老师，学习《易经》。延寿时常说："因得到我的学问而遭到杀身之祸的，就是京房。"焦延寿解说《易经》，擅于推算天灾人祸，共分为六十卦，轮流交替指定日期，来

观察每日的善恶祸福,又用风雨寒暑的气象变化作为验证,都很准确。京房这种占验的功力,也至为深厚,当他由孝廉而被任用为朝廷郎官时,经常上书谈论天象变异,十分灵验。天子很高兴,常召见询问。京房回答说:"古代帝王能因功举贤,所以万事和协,瑞祥昭著。到了末代的帝王,则以诋毁或赞誉用人,因此功业尽废,以致灾异时常发生。最好是命令文武百官,每人都要考核他们实际才能和政绩,因才是用,那么天变才会停息。"于是皇上便下诏让京房负责主持这件事,京房便拟定《考功课吏法》呈报。皇上就令公卿朝臣和京房在温室宫进行讨论,大家都认为京房的考绩法过于琐碎麻烦,使上下官吏去互相监督侦察,以预防犯罪,是行不通的;皇上却觉得这办法不错,有意采用。正好掌管在各州的巡察官回京向朝廷作例行报告,皇上便召见他们,命京房向他们说明《考绩条例》的实行细则,刺史们也认为行不通。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认为行不通,后来又赞成这个办法。

这时,中书令石显专权,石显的好友五鹿充宗是尚书令,二人密切合作,又受皇上宠信,掌握天下大事。京房曾以闲宴时入见皇上,问皇上说:"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把国家搞得那么糟?他们所任用的都是些什么人?"皇上说:"君王昏庸,所任用的人又都是巧诈佞邪。"京房说:"君王是明知他们巧诈佞邪而任用他们?还是误认他们是贤能人才而任用他们?"皇上说:"当然是认为他们是贤能人才而任用他们。"京房说:"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说他们不是贤能人才呢?"皇上说:"从当时局势很混乱,君王身处险境来看,就清楚了。"京房说:"由此可见,任用贤能的人,国家必定太平,任用不才的人,国家必定混乱。这是必然的规律。为什么幽王、厉王不懂这个道理,想法任用贤能,而一直任用奸佞,以至于亡国呢?"皇上说:"面临乱世的国君,都认为他所任用的人都是贤臣;假如都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那天下哪还有亡国的昏君呢!"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都曾听说幽王、厉王的无道而讥笑过他们,可是他们都任用

竖刁、赵高，以致政治日渐混乱，盗贼满山遍野。为什么他们不能把周幽王、周厉王当作一面镜子，而觉悟到用人不当？"皇上说："那只有圣明的君王才能知往鉴今。"京房脱下官帽叩头说："《春秋》一书，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天变灾难，用来警告后代君王。今陛下登基以来，日食月食，晨辰运行的混乱，山崩泉涌，地震，星石陨落，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霜雪不能冻杀害虫。水灾、旱灾、蝗灾，人民饥荒，瘟疫流行，盗贼猖獗，受过刑罚的人，满街满市。《春秋》所记载的天灾人祸，现在都应有尽有。陛下，你认为当今是太平盛世？还是乱世？"皇上说："当然是乱世，而且乱到极点，这还用问？"京房说："那么，陛下现在所重用的是些什么人？"皇上说："还好，幸而比起以前都要好些，而且责任也不在他们身上。"京房说："那些前代的君王，也都是这种想法。我恐怕后代的人看到我们今天的情况，犹如现代人看古代是一个样子的。"皇上思索很久，才说："今天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说："陛下英明，自会知道。"皇上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怎么还任用他？"京房说："皇上所最信任的，跟他一起在宫内计议国家大事，任免天下官吏的那个便是。"京房很明白地在指控石显，皇上自己也知道，就告诉京房说："我知道。"京房告退，可是后来皇上并没有斥退石显。

臣司马光认为：君王的道德品行不好，那么臣属虽想竭尽忠心，也是白费力气！看到京房对孝元帝的节节诱导，一片苦心，把道理说得十分透彻，而元帝始终不能觉醒，真是一场悲剧！《诗经》说："不但面对面地劝告你，还提着你的耳朵告诉你，不但亲手拉携你，还亲自指示教导你，把事实摆给你。"又曰："规劝的人苦口婆心，听说的人全当耳边风。"正是孝元帝这种人！

5 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壅塞。"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1],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

房自请:"岁竟,乘传奏事[2],"天子许焉。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与石显等有隙,不欲远离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后,恐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房未发,上令阳平侯王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丰[3],因邮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4],未可谓大忠也[5]。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房至陕[6],复上封事曰:"臣前自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常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

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无色者也。臣去稍远，太阳侵色益甚，愿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

房去月余，竟征下狱。初，淮阳宪王舅张博，倾巧无行，多从王求金钱，欲为王求入朝。博从京房学，以女妻房。房每朝见，退辄为博道其语。博因记房所说密语，令房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王，以为信验。石显知之，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皆下狱，弃市[7]，妻子徙边。郑弘坐与房善，免为庶人。

6 御史中丞陈咸数毁石显，久之，坐与槐里令朱云善，漏泄省中语，石显微伺知之，与云皆下狱，髡为城旦[8]。

石显威权日盛，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9]。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

显内自知擅权，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日纳用左右耳目以间己，乃时归诚，取一信以为验。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征发，显先自白："恐后漏尽宫门闭，请使诏吏开门。"上许之。显故投夜还，称诏开门入。后果有上书告"显矫命，矫诏开宫门"，天子闻之，笑以其书示显。显因泣曰："陛下过私小臣，属任以事，群下无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类如此非一，唯独明主知之。愚臣微贱，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

唯陛下哀怜财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10]。初,显闻众人匈匈[11],言已杀前将军萧望之,恐天下学士讪已[12],以谏大夫贡禹明经著节,乃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礼事之甚备。议者于是或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矣。显之设变诈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类也。

荀悦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远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远而绝之,隔塞其源,戒之极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7 八月,癸亥,以光禄勋匡衡为御史大夫。

8 闰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13]。

9 冬,十一月,齐、楚地震,大雨雪,树折,屋坏。

【注释】

①疾:憎恨。

②乘传:古代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的车。

③新丰:西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以骊邑县改名,治所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阳盘城。

④小忠:认为以谏劝杀身而无益于国。

⑤大忠：认为谏行言听而身与国都好。

⑥陕：陕县，秦县，治所即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旧陕县。

⑦弃市：古代在闹市执行死刑，陈尸衢头示众，称弃市。

⑧髡(kū 魂)为城旦：髡，古代剃发之刑。城旦，秦、汉时刑名。

⑨重足：叠足而立，是说害怕得不敢动。

⑩赂遗：以财物送人之意。

⑪匈匈：吵嚷声。

⑫讪(shàn 汕)：讥讽。

⑬上官氏：汉昭帝后，六岁当皇后，丈夫早死，所有亲人，在两次屠杀中全部被杀，一人独处深宫四十七年，死时五十二岁。

【译文】

5 皇上命令京房推举了解《考绩条例》，有实际经验的学生，准备去试行。京房便上奏"中郎任良、姚平，请能派他们担任刺史，试行考功法；我希望能留在朝中，转报他们的奏章，免得下情不能上达，被人隔阻。"然而石显、五鹿充宗都很忌恨京房，想让京房远离皇上，就向皇上建议，应任命京房去试任郡守职务。皇帝便派京房为魏郡太守，让他用他的考功法去治理魏郡。

京房请求："年终的时候，请准许我乘坐驿站的马车，直接到京师向皇上面报。"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京房自知已有好几次因议论国事，遭到大臣的非议，和石显等人有了嫌隙，所以又不想远离皇上左右，于是，上了一件密封的奏章给皇上说："我一出京师，恐被执事大臣所拨弄蒙蔽，以至身死而事败，所以盼望在年终岁暮之时，得以乘坐驿车，亲自到京师向皇上回报，幸而蒙受皇上应许，可是在二月十八日，阳云乱风又触犯了用事的《晋卦》，侵袭掩蔽了阳光，显示上大夫蒙蔽天子，引起了天子的疑惑。二月十六日、十七日之间，一定有人阻挡我，使我不得乘驿车去向皇上奏事。"

京房还没出发，皇上便命令阳平侯王凤告诉京房，禁止他年终乘驿马车回京奏事。京房心中十分惊恐。秋季，京房离长安出发到

陕西新丰县,便托信差送又上一件密封奏章说:"我于六月间曾上书陛下,所说《遯卦》虽没有效验,但占候之法说:'有道术的人才一离去,天气寒冷,大水涌出成灾。'到了七月,果然大水涌出。我的学生姚平告诉我:'你可说是一位通晓道理的人,却不能说服一个人信道。你所预测的灾异,没有不被言中。大水已经涌出,有道行的人被放逐,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说:'陛下非常仁慈,对我尤其宽厚,即令因进言而死,我还是要说的。'姚平又说:'你这只算小忠,不算大忠。从前秦朝赵高当权,有一位叫正先的人,因为讥讽赵高,而被处死,赵高的权势威望从此高涨,所以秦朝的衰乱,正先使之加速。'而今我被派任郡守,自愿为国效力,只怕还没有着手,便被害死,所以请求陛下不要让我去应验大水上涌的预言,充当正先的角色,而为姚平所笑。"

京房到了陕县,又上封章说:"我以前推荐任良负责官员考绩制度,我留在朝廷。那些大臣知道这样对他们不利,而且不能隔绝我与朝中的联系,所以他们说:'与其学生去,不如老师亲自主持。'可是见派我去当刺史,又可以亲自向皇上面奏事,这对他们仍然不利,于是又说:'担任刺史,恐怕办事时,太守不肯合作同心,不如让他索性当太守。'目的在于隔绝我们君臣,使我无法面见陛下。陛下忽视了他们的用心,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这正是阴蒙的昏气所以不散,太阳失去光芒的原因。我离首都长安越远,太阳的暗灰颜色越重,盼望陛下不必勉强召我还京师,去违背天意!邪说虽然能骗陛下而不省悟,上天却会因此而改变它的常规。所以,可以欺人,不可以欺天,请陛下详察。"

月余之后,京房被捕入狱。起初,淮阳宪王刘欣的舅舅张博,是一位投机取巧的毫无品德的人物,曾多次向淮阳宪王伸手要钱,说是替他活动去长安晋见天子。张博曾求学于京房,而且将女儿嫁给京房为妻。京房每次朝见回家以后,就把和皇上的谈话都告诉张博。张博遂暗中记下京房的机密言语,拜托京房代淮阳宪王刘欣写

一份入朝的奏章草稿，然后把这些机密言语、奏章草稿带回淮阳国，让淮阳宪王刘欣做为印证。石显得知这些情况后，就向皇上指控："京房和张博通谋，毁谤朝廷，把罪恶归于皇上，欺骗诸亲王。"因此京房和张博一起被关进监狱，并都被处死，妻子放逐到边塞。御史大夫郑弘因和京房是好友，也被牵连入罪，被免职，贬作平民。

6 御史中丞陈咸屡次抨击石显，后来因和槐里令朱云是好友，便将在省中听到的话告诉朱云，被石显侦察得知后上奏皇上，说他泄漏省中的谈话，结果陈咸、朱云都被捕入狱，被剃光头，判了徒刑。

石显的威权日盛，公卿以下，对他都很畏惧，连走路都小心翼翼。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成了死党，凡依附他们的人，都得到了高官厚禄。民间有歌谣说："牢、石和五鹿之姓，充满朝廷之中，官职如此多，绶带何其长。"

石显自知专权在手，深恐皇帝一旦听信左右耳目人的抨击而失宠，便想先表明自己的诚意，就拿预先设计好的事情，做为证验。石显常奉命出宫到各官府办事，便事先向皇上请求："有时回宫太晚，恐怕宫门关闭，我可不可以说奉陛下之命，叫他们开门。"皇上答应了。石显故意回宫很晚，宣称皇帝命令，唤开宫门。不久，果然有人上书告发"石显专擅命令，假传圣旨，私开宫门"，皇上看了笑起来，并把奏章给石显看。石显抓住这机会，就流泪诉说："陛下过分宠爱我，将朝廷政事委任给我办理，很多人因此嫉妒我，他们随时随地想陷害我，类似这种事情，已不只一次，只有圣明的皇上，才知道我的忠心。我出身微贱，实在不能以一身去使万人称快，担负起天下所有的怨恨；请准许我辞去中枢机要工作，只负责宫廷清洁洒扫的差役，死而无恨。唯求陛下哀怜，让我能保留性命！"天子以为事情果真如此，就很同情他，多方安慰他，又给他重重赏赐，价值一亿之多。起初，石显逼死前将军萧望之，人心激愤，他唯恐招来天下的指责。因谏大夫贡禹深明儒家经典，又高风亮节，受人敬慕，于是石显就托人向贡禹表达他的思慕、问候等情意，为表示亲近，交

往密切,又向天子推荐,使贡禹升到九卿的职位,对贡的礼遇事奉,想得非常周备。于是舆论便转而称颂石显,认为他对萧望之不致有陷害的行为。石显善于谋略变诈,为自己解围,并取得皇上信任的手法,都是如此。

荀悦说:奸佞迷惑君王的手法真是厉害呀。所以孔子说:"教奸佞离你远点。"不仅仅不用他而已,还要驱逐得远远的,而且要隔绝他的任何关系,把源流塞住,态度要坚决。所以孔子说:"政就是端正。"自己带头端正起,那谁还敢不端正呢?治理国家最基本的一条,就在于端正自己而已。能梗直诚实,就能言行端正。因此,对于一个人的品德,一定要考核无误,才能授给他官位;对于能力,要经过实际考验,然后才能把国家大事交给他处理;对于功劳,要经过核实,然后才颁发奖赏;对于犯罪,要经过核实,然后才能给他应得的惩罚;对于行为,要经过考评,然后才能给应有的显贵;对于言论,要经过核实,然后才能信任;事物要核实其精确性,然后才可以使用;从事的工作要经核实,然后才有效果。所以端正首先是汇集在朝廷,而后臣下的所做所为,才能真实不虚,古代帝王施政的道理,不过如此而已!

7 八月初一,任命光禄勋为御史大夫。

8 闰八月初八,上官太皇太后去世。

9 冬,十一月,齐国地区、楚国地区发生地震,雨雪交集,树木折断,民房倒塌。

三 年

1 夏,六月,甲辰,扶阳共侯韦玄成薨[1]。

2 秋，七月，匡衡为丞相。戊辰，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

3 冬，使西域都护、骑都尉北地甘延寿、副校尉山阳陈汤共诛斩郅支单于于康居[2]。

始，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3]；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而因都护上书，言"居困厄[4]，愿归计强汉[5]，遣子入侍。"其骄嫚如此[6]。

汤为人沈勇，有大虑，多策略，喜奇功，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7]，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8]，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9]。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10]。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11]"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领、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阖池西。而康

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余人，驱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阗贵人伊奴毒。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具色子男开牟以为导。具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

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答报，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日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62]。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楯为前[63]，戟弩为后，仰射城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

烧木城，夜，数百骑出，外迎射，杀之。

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乃下。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辄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楯，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14]。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15]。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注释】

①韦玄成（公元前？～前38年）：邹（今山东邹县）人，字少翁。明经好学。元帝时，官至丞相。父子皆以明经至丞相，故邹、鲁间谚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汉书》有传。

②北地：北地，郡名。在今甘肃东南部。康居：西域国名。东临乌孙、大宛，南接大月氏、安息，西南与奄蔡（一名阖苏）交界。

③支解：古代酷刑之一，分解四肢。

④困厄：艰难窘迫的处境。

⑤归计：听从策划。

⑥骄嫚（màn 曼）：骄横怠慢。

⑦侵陵：侵犯欺凌。

⑧剽悍(piāo hàn 飘旱):轻捷而勇猛。

⑨金城:说明城的坚固,像用金铸一样。强弩:强弩射出的箭。

⑩矫制:假托朝命以行事。

⑪竖(shù 庶)子:对人的鄙称,犹谓"小子"。

⑫傅陈:布阵。

⑬卤楯(lǔ dùn 鲁盾):古代兵器,即大盾、盾牌。

⑭军候假丞:汉制,军行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都护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杜勋本为军候而假称丞。

⑮畀(bì 闭):给予。

【译文】

三年(乙酉,公元前36年)

1 夏,六月十九日,扶阳共侯韦玄成去世。

2 秋,七月,任命匡衡为丞相。十四日,升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

3 冬,派西域都护、骑都尉、北地郡人甘延寿和副指挥官、山阳郡人陈汤,率军向康居王国进攻,杀死郅支单于。

最初,郅支单于自以为是大国,不但有威名,而且受到邻国的尊重,又因军事胜利而骄傲,不但对康居王无礼,还杀了康居王的女儿以及贵族和几百平民,有的分尸后投到都赖水中,又强迫康居人民为他兴建城墙,在那荒凉的地带,每日五百苦工,历时三年,才算完成。又派人去闔苏王国、大宛王国各国,要他们进贡,各国都畏惧他,不敢不给。汉朝曾先后派出三批使节,前往郅支单于处,查问谷古等人的生死,郅支单于竟然辱困使节,不肯接受汉朝的诏令,还通过西域都护上书给汉朝皇帝,戏称:"我现在处境艰难,很愿意归附强大的汉朝,听候差遣,还要送我的儿子去当人质。"态度傲慢如此。

陈汤这个人,沉着勇敢,深思远虑,颇多谋略,渴望建立奇功。他和甘延寿商议说:"夷狄因畏惧而服从强大的种族,这是他们的

天性。西域各国，本来都属匈奴管辖，现在郅支单于威名远播，不断侵略乌孙、大宛，经常给康居出谋划策，想并吞乌孙和大宛；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只要几年时间，没有城郭的一些西域国家，都要受到严重威胁。而且郅支单于性格强悍，喜好战争，又不断取得胜利。日子一久，势将成为西域的灾难。虽然他距离汉朝遥远，但这些蛮夷没有坚固的城堡和坚强的弓箭，无法固守。如果我们调派屯田在车师的官兵前往，驱使乌孙的官兵随从，直攻到他们城下，他们要逃没有地方可逃，要守又守不住，这种千载难逢的功业，可以在一天早上完成啊！"甘延寿很同意他的意见，准备奏请皇上批准。陈汤曰："皇上定会召大臣一起商议，这样重大的计策，不是平庸之辈所能了解、商议的，结果一定不会得到同意。"甘延寿迟疑不决。正好不久，甘延寿有病，一时不能痊愈，陈汤就单独行动，假传圣旨，调派没有城郭的西域各国屯田在车师国由戊己校尉率领军队。甘延寿听到这消息，大惊失色，从床上爬起来，要加阻止。陈汤很生气，手按剑柄，大声呵斥甘延寿说："大军已发，你小子是不是想破坏！"甘延寿只好顺从他。于是，开始统率汉兵、胡兵共四万多人，进行部署。甘延寿、陈汤上奏自我弹劾假传圣旨之罪，并陈述所以如此做的理由，当天便率大军出发，共分六路纵队。其中三路由各自指挥官率领，从南道越过葱岭，穿过大宛；另三路由都护甘延寿亲自率领，从温宿国出发，经过北道进入乌孙国首都赤谷城，横穿乌孙国，进入康居国的边界，到达阗池的西岸。而这时，康居国的副王抱阗，也带领数千骑兵，在赤谷城东边，攻击乌孙国大昆弥地区，屠杀和俘虏千余人，赶走马牛羊等牲畜很多，然后又回师尾随汉军之后，从背后攻击，夺取大批辎重。陈汤回师迎战，斩杀四百六十人，夺回被他们劫走的乌孙人四百七十人，还给大昆弥，而夺回的那些马牛羊，则留下来作为军队的补给。又逮捕抱阗手下贵族伊奴毒。进入康居东界，命令军队不得烧杀抢掠。暗中召见康居国的贵族屠墨，向他展示汉朝的威力与决心，摆下筵席，开怀饮酒，共同盟誓，然后

送他回去。大军继续前进,在离单于城六十里处,安营扎寨。这时,又捉到康居另一位贵族具色的儿子开牟,让他作向导。具色的儿子,就是屠墨的舅父,他们都痛恨郅支单于,因此对于郅支单于的内部情况,便知道很清楚。第二天,由他引路出发,在离单于城三十里处,安营扎寨。

单于派使者前来询问:"汉兵为什么到这里来?"汉军回答说:"因为单于曾上书给汉天子,说他:'处境困苦,很愿意归附强大的汉朝,听候差遣,而且想亲身到长安见天子。'天子便很同情单于,他放弃那么大的国家,委屈地住在康居国,所以派西域都护将军率军前来迎接单于妻子。又怕惊动单于左右,因此不敢直接到达城下。"双方使节来往了几次之后,甘延寿、陈汤出面责备郅支单于的使节说:"我们为了单于,万里而来,到今天他还没有派一位有名望的王爵或大臣,前来晋见将军,接受事宜,为什么单于这样地疏忽国家大事,竟不知道主人待客人的礼貌!我们军队从遥远之地到此,人困马乏,而粮草又快用完,恐怕连回去都不可能,希望单于能和大臣们商议出一个计策来。"

第二天,大军挺进到郅支城的都赖水畔,离城只二里,扎营布阵。看见单于城上树立五采旗帜,几百士兵披甲守备;又派出百多名骑兵,在城下往来奔驰,步兵百多人,在城门两旁排成鱼鳞的阵势,正作战斗演习。城上守兵向汉军挑战说:"打过来啊!"而另百多名匈奴骑兵直奔向汉营,见到汉营戒备,都张满弓弩指向他们,他们不敢攻击,只好退回。汉军吏士射击在城门的骑兵和步兵,骑兵、步兵都退入城内,城门紧闭。甘延寿、陈汤下总攻击令:"听到鼓声时,都要直扑城下,四面包围单于城,各部记住所分配的位置,挖掘壕沟,堵塞门户,盾牌在前,弓弩手在后,负责射杀城楼上敌人。"攻击开始,楼上的敌人不能立足,就向下逃走;土城之外,还有两层坚固的木墙,匈奴兵由木墙内向外射击,杀伤了很多汉兵。如是,汉兵便搬些木柴引火,烧毁木墙,到了夜晚,有几百匈奴骑兵突围,汉兵

迎头痛击，消灭他们。

当初，郅支单于听说汉兵抵达，想迅速逃走，因为怀疑康居王对他怨恨，跟汉兵勾结，里应外合，又听说乌孙等西域各国，都派出军队，参与汉兵，四周都是敌人，自料无处可以投奔。郅支单于已逃出单于城，却再度返回，说："不如坚守。汉兵从远方而来，决不能持久攻城。"当攻城激烈时，郅支单于披着战甲，登上城楼指挥作战，他的妻、妾数十，也都用弓箭，向城外射击。汉兵一箭射中郅支单于的鼻子，妾人也死了不少，郅支单于才奔下城楼。过了半夜，木墙全被烧毁，原在木墙内的守兵都退入土城，登上城墙呼号呐喊。这时，康居国的一万余骑兵，分成十多队，从四面围绕着单于城，对汉兵作了反包围，跟城内的匈奴守兵，互相呼应。在夜里，向汉兵发起数次袭击，都没有得逞，又都退了回去。天刚亮时，汉兵发动进攻，四面纵火，吏士振奋，杀声震天，战鼓动地。康居兵只好退却，汉兵从四面跟在持盾牌兵士的后面攀土而上，一起攻进土城。郅支单于不能支持，率领百多男女眷属退入皇宫。汉兵纵火焚烧皇宫，吏士都争先冲入，单于重伤而死。担任军候而兼理都护丞的杜勋，砍下单于的人头。于是，汉兵在皇宫找到了汉朝使节二人及谷吉等所带来的书信，其他所有的虏获，归抢持者所有。计斩皇后、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人，活捉一百四十五人，投降的一千余人，都分给城郭各国派来领兵共围郅支单于的十五名国王。

四　年

1 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师。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1]，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

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2]，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丞相匡衡等以为："方春掩骼、埋胔之时[3]，宜勿县。"诏县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

2 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哀王者，帝之少弟，与太子游学相长大。及薨，太子前吊。上望见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是时驸马都尉、侍中史丹护太子家，上以责谓丹，丹免冠谢曰："臣诚见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损。向者太子当进见，臣窃戒属，毋涕泣，感伤陛下；罪乃在臣，当死！"上以为然，意乃解。

蓝田地震[4]，山崩，壅霸水[5]；安陵岸崩[6]，壅泾水，泾水逆流。

五　年

1 春，三月，赦天下。

2 夏，六月，庚申，复戾园。

3 壬申晦，日有食之。

4 秋，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王、卫思后园。时上寝疾，久不平，以为祖宗谴怒，故尽复之；唯郡国庙遂废云。

5 是岁，徙济阳王康为山阳王。

6 匈奴呼韩邪单于闻郅支既诛，且喜且惧；上书，愿入

朝见。

【注释】

①混为：混合为一。

②槁街：当时长安街名。蛮夷邸在此街，邸，象以后鸿胪客馆。

③掩骼埋胔(yǎn gé mái zì)：收葬暴露在外的尸骨。骼：枯骨；胔：腐烂的肉，通常指死尸。

④蓝田：在今陕西蓝田县西灞河西岸。

⑤霸水：一作灞水，即今陕西渭河支流灞河。

⑥安陵：汉景帝陵墓。

【译文】

四年(丙戌，公元前35年)

1 春，正月，郅支单于首级送到首都长安。甘延寿、陈汤上疏说："我们听说，天下的大义，莫过于统一，从前有唐尧、虞舜，今有强大的汉朝。匈奴呼韩邪单于已归顺，称为北藩，只有郅支单于背叛汉朝，没有伏罪，他逃亡到大夏国的西边，自认为强大汉朝无法使他臣服。可是，郅支单于对人民暴虐狠毒，罪恶上通于天。臣甘延寿、陈汤率领仁义之师，代天征讨，幸赖陛下威灵，阴阳配合，天气晴朗，所以克敌陷阵，斩杀郅支单于首级以及名王以下，应该把他们的首级悬挂在长安城内槁街各蛮夷客馆之间，用来明示万里之外的蛮夷，使他们知道，胆敢冒犯强大的汉朝，距离再远，也必遭诛杀！"丞相匡衡等人认为："现在正是春天，应该是掩埋白骨的时候，不应悬挂人头。"皇上下诏悬挂示众十日，然后掩葬；依例祭告天地宗庙，赦免天下。满朝大臣开宴庆祝，为皇帝祝寿。

2 六月初五，中山哀王刘竟去世。哀王是皇帝最小的弟弟，同皇太子年龄相仿，从小就在一块游玩、读书，一块长大。逝世后，太子前往吊丧。皇上看见太子，想起小弟的去世，悲哀不能自制。太子

却像没事一样，一点也没有悲容，皇上很生气地说："一个人没有一点慈善仁爱，怎能继承祭庙香火，做人民父母呢！"这时，驸马都尉、侍中史丹，正充当太子的监护人，皇上责备史丹，史丹脱下官帽请罪说："我看见陛下哀痛中山王，以致身心都受到损耗。前些时，太子要进见皇上，哀祭中山王时，我特劝戒太子，不要流泪悲泣，免得引起陛下伤感；罪过在我，我当处死！"皇上认为史丹说的有道理，心意才宽解。

3 蓝田发生地震，山崩，阻塞霸水；汉景帝坟墓帝边的泾水岸崩塌，河水被阻塞，使泾水倒流。

五年(丁亥，公元前34年)

1 春，三月，赦免天下。

2 夏，六月十七日，修复戾园。

3 六月二十九日，日食。

4 秋，七月二十八日，再次恢复太上皇陵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陵园。因皇上正患病卧床，久治不愈，便认为是祖宗在怪罪他，所以又都恢复起来，只有在郡园内的那些园庙不再恢复。

5 这一年，改济阳王刘康为山阳王。

6 匈奴呼韩邪单于听说郅支单于被杀的消息，又高兴、又害怕；于是，上书请求入朝晋见。

竟宁元年

1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1]，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2]，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

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3]，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4]，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5]，外有阴山[6]，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7]。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8]，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已罢外城，省亭隧，才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9]，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10]。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11]，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罢乘塞[12]，则生嫚易分争之渐[13]，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14]，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15]，或因山岩、石、木、溪谷、水门，稍稍平

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16],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17],累岁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嘉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塞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嘉晓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

初,左伊秩訾为呼韩邪画计归汉,竟以安定。其后或谗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韩邪疑之;伊秩訾惧诛,将其众千余人降汉,汉以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令佩其王印绶。及呼韩邪来朝,与伊秩訾相见,谢曰:"王为我计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宁,王之力也,德岂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复顾留,皆我过也。今欲白天子,请王归庭。"伊秩訾曰:"单于赖天命,自归于汉,得以安宁,单于神灵,天子之佑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汉,又复归匈奴,是两心也。愿为单于侍使于汉,不敢听命!"单于固请,不能得而归。

单于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18];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注释】

①驩：欢心，通欢。

②上谷：郡名。汉至晋，郡治在沮阳，即今河北怀来县东南。

③习：熟悉。

④暴桀：凶暴不顺。

⑤辽东：今辽宁辽阳市老城区。

⑥阴山：今内蒙古阴山山脉。

⑦苑囿：畜养禽兽的园地。

⑧幕北：即漠北。

⑨关梁：关，关门；梁，津梁；指水陆要会的地方。

⑩觊(jì 冀)：非分地希望。

⑪西羌：羌族，居地在我国的西境，汉代泛称为西羌。

⑫乘塞：登之而守。

⑬嫚(màn 慢)易：轻慢，戏侮。

⑭桀黠(xié 辖)：凶暴狡诈。

⑮壬垣：土筑的城墙。

⑯壹切：即一切。

⑰缮治：整治。

⑱阏(yān 淹)氏：汉代匈奴王的正妻的称号。

【译文】

竟宁元年(戊子，公元前33年)

1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见汉天子，自己请求娶汉女为妻，以亲近汉朝。皇上就把后宫中一个良家女子王嬙，字昭君，赏赐给单于。呼韩邪单于非常高兴，激动得马上上书说："愿意替汉朝防守边塞，保护从上谷郡以西，直到敦煌郡的边塞，万世相传，永远顺从。请求天子撤销边境的士兵，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天子把他这个意愿，交给有关部门讨论，一致认为可以采纳。只有很熟悉边塞上各种情况的郎中侯应，提出异议。皇上问他原因，侯应说："从周、秦以来，匈奴便桀骜不驯，不断侵略边境。汉朝兴起以后，受到他们

的伤害更多。据我了解,北方边境,东起辽东,西到阴山,共一千余里,草木茂盛,禽兽成群,本是冒顿单于所盘据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开矿炼铁,制造弓箭,四出抢劫,是他们的一个园囿。直到汉武帝,出师征伐,夺取这片土地,把他们赶到沙漠以北,开始建筑防守用的要塞,兴筑道路桥梁,守望据点、亭障,兴建光禄塞、受降城、遮虏障等不少外城,派遣驻军屯兵防守,然后,边塞才比较安宁。沙漠以北,土地平坦,草木稀少,多是大沙丘,匈奴如来侵扰,就找不到隐蔽之地。边塞之南,山高谷深,交通运输十分困难。边塞上的老年人说:'匈奴失去阴山之后,每次经过那里,都伤心痛哭。'我们如果撤走边塞的守兵,正是给夷狄卷土重来的可乘之机,这是理由之一。现在皇恩圣德广被天下,像上天一样庇护着匈奴,匈奴才得以保全活命,为感激救命之恩,所以俯首称臣。不过夷狄的性情,穷困时谦卑屈膝,强大时骄横难驯,天性如此。之前,我们已撤除塞外诸城,省去了一些亭隧,所留下的仅够担任了望、烽火工作而已。从前的人,居安思危,我们对于边塞的守卫,再也不能撤除,这是理由之二。中国是礼义之邦,有制度,有刑法,有诛杀,可是一般愚民还要犯禁;更何况是匈奴单于,他能约束部民不会冒犯禁约吗?这是理由之三。在中国本土,我们还要修筑水陆关卡,以控制封国王侯,以阻绝臣属的非分之想。边境一带,设立要塞城堡,置军屯戍,不仅仅是为防备匈奴,也是为了那些属国的降民,他们本是匈奴人,怕他们因思念故旧而逃亡,这是理由之四。接近边塞的西羌部落,跟汉人来往做生意,吏民图财贪利,强占他们的牛羊牲畜,甚至强占他们的妻子女儿,因此引起他们的怨恨,激起他们叛变。如果我们现在全部撤除要塞,那么便会使夷狄生出轻慢欺侮之心,而引起纠缠不清的纷争,这是理由之五。以前从军的人,很多人都沦陷在匈奴,没有回来,他们的子孙都很贫困,一旦有了机会,就会大批逃亡出塞去投亲靠友,这是理由之六。沿边各地,奴仆婢女,身世悲苦,想要逃离的人很多,都说:'听说在匈奴那里生活得很快乐,无奈边境

很严，找不到逃过去的机会啊！'可是仍经常有人逃出塞，这是理由之七。盗贼都很凶恶奸诈，他们犯了法，被追捕得急了，定会北逃入匈奴，便无法制服他们，这是理由之八。自从沿边设立要塞，已有一百余年，这些边塞，并不完全用土筑，有的利用悬崖绝壁，有的利用大石巨木，有的利用深沟险谷，有的利用水峡渡口，稍微整平，由征发士卒和囚徒修建，经年累月，用去劳力、经费，无法计算。我恐怕那些主张撤除边塞的人，没有很好地考虑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只为了节省徭役戍守的权宜之计，而忽视事情的长远利害关系，只想用快刀斩乱麻的简单手段。十年之后，百年之内，如果突然发生变化，要塞破坏，亭隧毁绝，道路堙没，就得再行调遣屯卒重建，可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工程，不可能马上修复，这是理由之九。如果撤回驻守要塞的边卒，省去守望戒备，边境一片太平，匈奴单于就认为他替汉朝保卫了边境，对汉朝有大恩大德，于是就会不断请求赏赐，如果稍有不满，使他失望，那后果就难以预测。这是给夷狄制造机会，毁灭中国自己的坚固守卫，这是理由之十。所以说撤除边塞和防守士卒，不是保持永久太平，控制外夷的长远策略啊！"侯应奏章上去后，天子便下诏令："停止讨论撤除边塞的事情。"派车骑将军许嘉，口谕呼韩邪单于说："单于上书，请求汉朝撤去北塞吏士守卒，愿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替汉朝保卫边境。单于向礼慕义，为中国人民打算的这一番好心善意，的确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好策略。朕非常感谢！只是中国四面八方边境，都设有关卡、津梁、亭障、边塞，并不只为了防备塞外的侵扰，也是用来防止中国境内的奸邪坏人，万一他们言行越轨放纵，而逃离边境，出塞为害，因此，只好使他了解法度，专一民心，使不敢为恶。单于的美意，朕决不怀疑。恐怕单于误会中国为什么不撤去边防，所以派许嘉向你作说明。"呼韩邪单于感谢说："我愚昧不知汉天子的周详大计，有幸派大臣来告诉我，待我这么优厚！"

起初，左伊秩訾王曾向呼韩邪单于建议归附汉朝，匈奴竟因此

而安定。后来,有人谗毁伊秩訾,说他自己以为有安定国家的功劳,却没有什么封赏,心常不乐。呼韩邪单于对他就有了疑心。伊秩訾因怕被杀,便率领部众千余人,投降汉朝,汉朝封他为关内侯,特给他关内三百户的封邑,佩戴王爵的印信丝带。等到呼韩邪单于来朝见汉天子,和伊秩訾会面,呼韩邪单于道歉说:"你为我设计的策略,实在很好,使得匈奴能有今天这样的太平安宁,这都是你的功劳。恩德岂能忘记!料不到我却使你失望,离我而去,不再有所顾念,这都是我的过失。现在我想向天子禀告,请能让你重回单于王庭。"伊秩訾说:"单于承受上天的旨意,自行归顺汉朝,得以安宁,这是单于明智的抉择,也是汉天子的保护,我那里有什么功劳!我既然已经归降汉朝,如果又回到匈奴,这便是有二心。愿能充当单于的使者,留侍在汉朝,不敢听命返回匈奴。"单于虽然坚决请求,终于无法说动伊秩訾,遂自行回国。

单于封称王昭君为宁胡阏氏,生一男孩,名叫伊屠智牙师,封右日逐王。

2 皇太子冠[1]。

3 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寿卒。

4 初,石显见冯奉世父子为公卿著名,女又为昭仪在内,显心欲附之,荐言:"昭仪兄谒者逡修敕,宜侍幄帷[2]。"天子召见,欲以为侍中。逡请间言事。上闻逡言显专权,大怒,罢逡归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举逡兄大鸿胪野王;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问显,显曰:"九卿无出野王者;然野王,亲昭仪兄,臣恐后世必以陛下度越众贤,私后宫亲以为三公。"上曰:"善,吾不见

是!"因谓群臣曰:"吾用野王为三公,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属,以野王为比。"三月,丙寅[3],诏曰:"刚强坚固,确然亡欲,大鸿胪野王是也。心辨善辞,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洁节俭,太子少傅张谭是也。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

5 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为少府[4]。信臣先为南阳太守,后迁河南,治行常第一。视民如子,好为民兴利,躬劝耕稼,开通沟渎,户口增倍。吏民亲爱,号曰:"召父"。

6 癸卯[5],复孝惠皇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7 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甘延寿,延寿不取[6]。及破郅支还,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延寿等。陈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7],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曰:"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8],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出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

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都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9],遂蹈康居,屠三重城[10],搴歙侯之旗[11],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

外，扬威昆山之西[12]，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13]，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嘽嘽焞焞[14]，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15]。《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16]，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厉有功，勤戎士也。昔齐桓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母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余人。今康居之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

尊宠爵位，以劝有功。”于是天子下诏赦延寿、汤罪勿治，令公卿议封焉。议者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夏，四月，戊辰，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

于是杜钦上疏追讼冯奉世前破莎车功。上以先帝时事，不复录。钦，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荀悦论曰：诚其功义足封，追录前事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

【注释】

①冠：古代表示男子已成年而举行的加冠礼称冠。

②幄帷（wò wéi 沃唯）：宫室的帷幕。

③丙寅：三月无此日。

④九江召信臣：九江郡寿春（今安徽寿县）人，字翁卿。元帝时，曾任南阳太守。在南阳修渠筑坝数十处，灌田三万顷，并订立灌溉用水制度，对促进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几年内，户口增加一倍，人尊称他为“召父”。后迁河南太守，在郡守中，治行常为第一。竟宁中，征为少府。

⑤癸卯：三月无此日。

⑥取：通娶。

⑦卤获：俘获，虏掠。

⑧振旅：整顿部队。

⑨绝域：极远的地域。

⑩屠:毁灭。

⑪搴(qiān 金):拔取。

⑫昆山:指昆仑山。

⑬昭明:显明

⑭嘽嘽焞焞(tāntūn 滩、吞):多而威武。

⑮疵(cī 刺):毛病。

⑯镐:北方地名。

【译文】

2 皇太子行加冠礼。

3 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寿去世。

4 最初,中书令石显,见到冯奉世父子身为公卿而名声显著,女儿又被封为昭仪,处在宫内,存心要依附这家权贵,就向皇上推荐"冯昭仪的哥哥谒者冯逡,品格端正,行为廉洁,最好请他进侍在宫中。"于是,皇上召见冯逡,打算任命他为侍中。冯逡请求能单独进言,好向皇上直接抨击石显窃弄权力情况。皇上听到他说石显专权的事情,非常生气,立即停止提升他的念头,仍使他任郎官。等到御史大夫出缺,很多大臣推举冯逡的哥哥、大鸿胪冯野王继任,皇上便派尚书在二千石的官员中,选拔品行能力最优秀的,冯野王又被名列第一。皇上询问石显的意见,石显说:"在九卿中,无论品德才能,没有比冯野王更恰当的人选,问题是,冯野王是冯昭仪的亲哥哥,我恐怕后世议论起来,认为陛下压制其他人才,专看裙带关系,所以选他担任三公的职务。"皇上说:"对,我怎么想不到这一点。"于是,告诉群臣说:"我如果用冯野王为三公,后世一定抨击我重任后宫亲属,就会把冯野王的事拿出来,作为例证。"三月,丙寅,皇上下诏:"刚强正直、清白无私,大鸿胪冯野王就是这种人。反应敏捷,善于辞令,可奉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就是这种人。廉洁而又节俭,太子少傅张谭就是这种人。现在就任命少傅张谭为御史大夫。"

5 河南太守、九江郡人召信臣,被任命为少府。召信臣先为南阳

太守，后调河南，治绩在全国常列于第一。他爱民如子，热心为人民兴办公利，亲自劝导人民耕种，开通沟渠，用于灌溉，人户倍增。官吏和人民，都对他敬爱，称他“召父”。

6 癸卯，修复在永光五年被毁的汉惠帝祭庙墓园，恢复建昭元年罢废的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墓园。

7 最初，中书令石显曾想把自己的姐姐嫁给甘延寿，被甘延寿拒绝。等到甘延寿打败郅支单于，返回长安，丞相匡衡、御史李延寿对甘延寿假传圣旨这件事，很不满意，而陈汤又一向贪财，把非法掳获的财物，都带回中原。司隶校尉就行文到陈汤所经过的沿途各郡县，要他们逮捕陈汤的部下，查办审问。陈汤便上书说：“我跟吏士一起，共同奋战，攻击郅支单于，幸而消灭了他们，从万里以外，凯旋班师，应该派使臣在道路上迎接慰劳。而今，不但没有使臣迎接慰劳，司隶校尉反而逮捕大批吏士，拷问口供，这可是替郅支单于报仇！”皇上命令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官吏士卒，还命沿途各郡县准备酒食迎接过境大军。等回到长安，论功行赏，石显、匡衡认为：“甘延寿、陈汤假传圣旨，擅自调军队，幸得胜利归来，不诛杀他们，已是宽大，如是再给他们加爵封土，那么以后派出的使节，恐怕都要争先恐后地采取冒险行动，以图侥幸成功，在蛮夷中间，惹事生非，为国家招来灾祸。”皇上内心很想嘉奖甘延寿、陈汤，而又不愿违背匡衡、石显的意见，这事很久不能作出决定。

前任宗正刘向上书说：“郅支单于囚禁以及杀害汉朝的使臣和吏士，为数将近百人，这种事情已传播外国，严重地伤害汉朝威信，群臣无不痛心悲悯。陛下要诛杀他的意念，一直没有忘记。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秉承圣上的旨意，倚赖神灵的庇祐，统率西北各蛮夷的君主，集结各城郭的军队，出生入死，深入遥远荒凉的绝域，最后击破康居国，攻陷郅支单于一层土城和两层木城共三重城，夺取康居歙侯的大旗，砍下郅支单于的首级，悬挂在万里之外的汉朝首都长安，使国家声威，震动到昆仑山之西，洗刷掉昔吉被

杀的耻辱,立了显赫的功勋,所有蛮狄,莫不慑服恐惧。呼韩邪单于看到郅支单于被杀,既高兴,又害怕,便向风慕义,驱驰而来,叩头顺从,愿为汉朝守卫北方边疆,世代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中所建立的功勋,没有比他们更大的。从前周朝的大夫方叔、尹吉甫,为周宣王诛杀猃狁,使蛮夷归顺,所以《诗经》赞美说:'军容壮盛,好似雷霆,英明方叔,讨伐猃狁,北方胜利,南蛮归顺。'《易经·离卦》上九爻辞说:'王师出征,克胜斩首,这是应该嘉奖的,要多获非类,以去除民害,才得无咎。'这是说赞扬诛杀罪魁祸首的人,能使叛逆不服的人自然归降。而今甘延寿、陈汤所诛杀和引起的震动,即令是《易经》上所赞美的砍首之功,《诗经》中所提到的雷霆之势,都无法相比。评价伟大的功勋,不能斤斤计较小过错,鉴赏伟大的善行,不能紧咬某一点瑕疵不放。《司马兵法》说:'军中的奖赏,不要超过一个月。'目的在于使功效立见,鼓励士气。对军事上的功勋,必须迅速反应,才可以培养人才。尹吉甫归师时,周宣王用重赏回报,《诗经》上形容:'宣王为尹吉甫设下盛大筵席,太多的祝福,他应领受,只因为他从镐城回来,是那么远,而又那么久。'千里之镐,已是很远,何况万里之外的康居,艰辛悲壮,可想而知。甘延寿、陈汤不但没有获得优厚的赏赐,反而抹杀他们浴血苦战的功劳,长久地受挫在主办文案官吏之上,这不是用来奖励有功人员,劝勉吏士为国效忠的办法。从前齐桓公前有尊崇周朝的功劳,后有消灭项国的罪过,学者认为他的功大过小,故意为他掩饰。武汉时,武师将军李广利,牺牲五万名士兵,消耗亿万钱的费用,经过四年之久的辛劳,战果不过仅仅俘获三十匹骏马,虽然砍下大宛王母寡的首级,并不能抵消他的消耗,而且他自身的罪恶,还是很多。汉武帝认为,出征万里,不追究他的过失,因此晋封两名侯爵,三名九卿,以及一百余二千石的官员。而现在的康居国,比大宛国强大,郅支单于的称号,比起大宛王的威重,郅支单于杀害汉朝使节的罪行,远远超过大宛王不献出汗血马,而甘延寿、陈汤并没有劳烦汉

朝的军士，也没有花费汉朝的一斗粮食，这样功勋，比起李广利，要超过几百倍。而且当年的常惠，未经宣帝同意，随机进攻乌孙，郑吉没有得到命令，擅自接受匈奴日逐的归降，他们都受封侯爵，享受采邑。甘延寿、陈汤的威武功勋，大于方叔、尹吉甫，论功补过，则优于齐桓公、李广利，比之于近日的事功，更高过常惠、郑吉，想不到，更大的功劳却没有被显扬，而微小的过失反被不断传播，我深感痛心！应该立即解除这种悬而未决的疑案，恢复他们的名籍，不再审治他们的过失；应赐给他的爵位，用以奖励功业。"于是天子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不再作指控，还令公卿讨论如何封赏他们。参与讨论的大臣认为，应按军法所规的捕斩单于的法令奖赏。可是，匡衡、石显仍阻挠，说"郅支本是一个亡命失国的人，而只在荒凉的绝域，当一个冒牌单于，并不是真正的单于。"皇上援用郑吉前例，封他们千户，匡衡、石显又力争以为不可。夏，四月三十日，封甘延寿为义成侯，陈汤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赏赐黄金各一百斤。任命甘延寿为长水校尉，陈汤射声校尉。

于是，杜钦上书追述冯奉世以前击破莎车国的功绩。皇上认为那是先帝时的事情，不再去计议。杜钦，是以前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儿子。

荀悦评论说：如果一个人的功劳实在值得封爵赐赏，那就应该追认前功。《春秋》大义：鲁文公因毁坏先祖所修的泉台，应该受谴责，撤销中军，则应受褒扬，各有各的原因。假传圣旨这件事，从前的国君看得非常严重，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那样做的。如果假传圣旨事件重大，而所得的功勋较小，处罚他当然应该；如果假传圣旨的事件较小，而功勋却很大，就应该赏赐；如果是功过相等，也就算了。这是要权衡事情的轻重，而作出适当的处理。

8 初，太子少好经书，宽博谨慎；其后幸酒[1]，乐燕乐[2]，上不以为能。而山阳王康有才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阳王为嗣。上晚年多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3]，天子自临轩槛上，隤铜丸以擿鼓[4]，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山阳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史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鼙鼓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笑。

及上寝疾[5]，傅昭仪、山阳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进见。上疾稍侵[6]，意忽忽不平[7]，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8]。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史丹以亲密臣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9]，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适长立，积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山阳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见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10]，太子、两王幼少，意中恋恋，亦何不念乎！然无有此议。且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指！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11]"丹即却，顿首曰："愚臣妄闻，罪当死！"上因纳，谓丹曰："吾病浸加，恐不能自还[12]，善辅道太子，毋违我意！"丹嘘唏而起[13]，太子由是遂定为嗣。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中书令石显亦拥佑太子，颇有力焉。夏，五月，壬辰，帝崩

于未央宫[14]。

班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刊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9 匡衡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案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亲未尽。孝惠、孝景庙，亲尽，宜毁。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请悉罢勿奉。"奏可。

10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11 秋，七月，丙戌[15]，葬孝元皇帝于渭陵[16]。

12 大赦天下。

13 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17]，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煢煢在疚[18]，'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

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今正月初，幸路寝[10]，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上敬纳其言。

【注释】

①幸酒：好酒。

②燕乐：燕私之乐。

③鼙(pi 批)鼓：古代用于祀神的鼓，属六鼓中雷鼓一类。

④摘(zhi 掷)：同掷。

⑤寝(qin 沁)疾：卧病。

⑥稍侵：指病情逐渐加重。

⑦不平：指心情不定。

⑧胶东王故事：见十六卷景帝前六年。

⑨青蒲：青色的蒲团。以青规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⑩困劣：精力不济。

⑪安：代词，怎么。

⑫不自还：谓当遂至死。

⑬噓唏(xū　xi 需息)：叹息，哽咽。

⑭帝：汉元帝，刘奭(公元前76　前33)。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宣帝长子。好儒家学说。即位后，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先后任用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等为丞相。西汉开始由盛渐衰。宦官石显、弘恭等与朝事，并后来宦

官外戚迭相为政的局面。

⑮丙戌：本月无此日。

⑯渭陵：在陕西咸阳县东北。在长安北五十六里。

⑰游虞弋(yi 义)射：游戏娱乐射猎。

⑱煢煢(qiong 穷)：孤零样子。

⑲路寝：天子居住的地方。

【译文】

8 当初，太子刘骜从小就喜爱读经书，也很博学，待人宽大，处事细心谨重；后来却好饮酒，陶醉于宫廷中音乐，皇上认为他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而另一位皇子、山阳王刘康，颇有才艺，母亲傅昭义又得到皇上宠爱，皇上经常有意想立山阳王刘康为太子。皇上晚年多病，就不亲自过问国家大事，却特别爱好音乐，有时候便在殿下放置磬鼓，天子亲自到走廊上，靠着栏杆，用铜丸投击磬鼓，声调紧密，侍妾们以及左右对音乐有素养的人，也不能如此的敲打，而刘康却能这样，皇上不断地夸奖他的才干。史丹进言说："一般所说的才干，是指聪明而好学，温故而知新，就像皇太子一样。至于用演奏乐器的能力衡量人，那么陈惠、李微这些能吹善弹的人，比王衡要高明，可以让他们当宰相啊！"皇上一笑了之。

后来，皇上卧病在床，傅昭仪跟他儿子刘康常在病床前侍奉，而皇后跟她儿子太子刘骜却很少能够进见。皇上的病情越来越重，心情常常恍惚不定，好几次向尚书询问汉景帝罢皇太子刘荣，改立刘彻为皇太子的往事。这时，刘骜的大舅父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同皇后、太子都感到忧心忡忡，不知道怎么办才能挽救这个局面。史丹因为是皇上最亲密的大臣，能够直进寝殿探病，等到皇上偶有单独在房间的机会，史丹便直入他的卧室，叩头匍伏在青色的蒲席上，哭泣说："皇太子以嫡长子的身分，封为太子，已经十多年，名号已为天下百姓所熟知，万众归顺，自愿当他的臣子。而今山阳

王刘康平素受到皇上的宠爱,流言纷纷,十分关切,以为太子的地位有动摇而被改立。果真如此,那么公卿以下的大臣,誓必以死进谏,拒绝接受这项改变。我请求陛下先赐我死,作为群臣的表率。"皇上素来心肠软弱,不忍看见老臣史丹泣不成声,而他的话又恳切中肯,甚为感动,长叹说:"我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太子和刘康、刘兴年纪都小,我的心中非常悬念他们,并没有改换太子的念头!也没有这个论议。而且皇后一向谨慎小心,先帝又很喜欢太子,我怎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驸马都尉是在哪里听到这些话呢?"史丹听后,马上退出青蒲席,叩头说:"我误信传闻,罪当处死!"皇上接受了史丹的意见,告诉他说:"我的病已入膏肓,恐怕无法再恢复健康,你要用心辅助太子,切莫辜负我的重托!"史丹暗自抽噎告退。太子因此就被定为储君。同时,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中书令石显,也都拥护太子,这对太子都很有帮助。夏,五月二十四日,皇帝在未央宫逝世。

班彪评论说:我的外祖兄弟,曾当过元帝的侍中,告诉我说:"元帝多才多艺,尤其写得一笔好书法,又会弹琴鼓瑟,吹演洞箫,自己谱出曲调,就能唱出歌声,对乐器极有研究,可以厘定音节位置,极为好听。从小就喜好儒学。即位后,任用儒生,把国家大事交给他们处理,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相继为宰相。可是皇上因被文义所牵制,凡事优柔寡断,宣帝的大业,因之衰退。然而待下宽厚,言行恭俭,态度温和,有古帝王的风范。"

9 匡衡上奏说:"前些时因皇上身体有欠舒适,所以把废除的祭庙,又先后恢复,可是仍不能蒙受祖先的赐福。依礼教,卫思后、戾太子和戾后墓园,亲属关系尚未疏远,不应撤除。而孝惠帝、孝景帝的庙园,亲属关系疏远,应该撤除。还有太上皇、孝文帝、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的祠庙,也请不再奉祭。"皇上同意。

10 六月二十二日,太子刘骜即位,拜谒汉高祖祭庙。尊奉祖母皇

太后张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任命大舅父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11 秋，七月丙戌日，葬孝元皇帝于渭陵。

12 大赦天下。

13 宰相匡衡上书说："陛下天性孝顺，对先帝的哀伤思念，永存内心，从没有过游娱射猎的喜乐，重视孝道的始终，不忘遥远的祖先，这种忠厚的圣人性情，虽然是上天赐予，我请求陛下，还应更加留意其他的事情。《诗经》说：'孤孤独独，痛在心头。'这是形容周成王治丧后内心思慕周武王的心境。也正是追念周文王、周武王伟大勋业和教化的本源。我又听我的老师告诉我：'夫妻的配合，是人生的开始，千万幸福的源头。婚姻的礼仪端正，然后事物全备，天命完成。'孔子研究《诗经》，从《关雎》着手，因此婚姻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居于首位，在圣王礼教中，作为开端。从上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亡，没有一个不由此而起。请陛下考查过去得失兴衰的关系，用以奠定基业，采纳贤德人才，戒除靡靡之音和女色，接近庄重自尊的人，而斥远花言巧语、诡计多端的小人！我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领天下人心，把善恶分别归类，显明吉凶祸福，指示做人的大道正路，使人不违背他的本性的经典。还有《论语》《孝经》，也都是圣人们言行的记录，应该究明其意义。我又听说，圣明君王的作为，无论动静周旋，上奉天心亲意，面对群臣，事事克制，发扬人伦的美德。恭慎小心，是侍奉上天的态度；和悦顺服，是侍奉祖先的礼义；严格要求自己，是统御文武百官的威仪；和颜悦色，是待下的态度。举止行为，都要能为万民的榜样，所以仪容要依照仁义，动作要合乎法则。正月元旦，陛下要驾临大殿，接受群臣的朝贺，设置酒席，慰劳各方来朝觐的人们。古书说：'君子之人，开始时须谨慎。'请陛下留意自我克制，使得群臣们得以仰望天子高贵品德的光彩，为国家奠立坚固的基础，则天下大幸！"皇上谦敬地采纳他的建议。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三十

汉纪二十二　起屠维赤奋若，尽著雍阏茂，凡十年。

孝成皇帝上之上

建始元年

1 春，正月，乙丑，悼考庙灾。

2 石显迁长信中太仆[1]，秩中二千石。显既失倚，离权，于是丞相、御史条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懑不食，道死[2]。诸所交结以显为官者，皆废罢；少府五鹿充宗左迁玄菟太守[3]，御史中丞伊嘉为雁门都尉。

司隶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谭，知显等颛权擅势，大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后，衡、谭举奏显，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

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称，失大臣体！"于是衡惭惧，免冠谢罪，上丞相、侯印绶。天子以新即位，重伤大臣，乃左迁尊为高陵令[4]。然群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5]，每有水旱，连乞骸骨让位；上辄以诏书慰抚，不许。

3 立故河间王元弟上郡库令良为河间王。

4 有星孛于营室。

5 赦天下。

6 壬子[6]，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夏，四月，黄雾四塞，诏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7]，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于是大将军风惧，上书乞骸骨，辞职；上优诏不许。

7 御史中丞东海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气尚凝，阴阳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8]，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9]，亦内相刻，流及众庶。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10]，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夫人道不通则阴阳否隔，和气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诗》云：'民之失德，干馍以愆[11]。'鄙语曰：'苛政不亲，烦苦伤恩。'方刺史奏事时，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上嘉纳之。

8 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

9冬,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及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骅驹、龙马、石坛之属。

【注释】

①长信:汉宫名。

②石显(公元前?—前32年):字君房,济南郡(今山东章丘县西北)人。宣帝时,以中书官为仆射。元帝时为中书令。为人外巧慧而内阴险,常持诡辩以中伤人,先后谮杀萧望之、京房、贾捐之及斥罢周堪、刘更生等。贵幸倾朝,结党营私,天子赏赐及臣下贿赂的资财达一万万。成帝时迁长信中太仆,后免官,徙归故乡,忧闷不食,途中病死。

③五鹿充宗:复姓五鹿,字君孟,学梁丘《易》。任职少府。曾同诸《易》家辩论。他凭藉权势,诸儒不敢同他争论,只有朱云多次把他驳倒。当时人称"五鹿岳岳(长角的样子),朱云折其角"。

④高陵:汉置高陵县,治所在今陕西高陵县西南。

⑤嘿嘿(hēihēi 嗨):沉默。

⑥壬子日:正月乙丑朔,无此日。

⑦约:规约。

⑧部刺史:西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部(州),部置刺史,以六条察问郡县,本为巡察官性质,其官阶低于郡守。

⑨迫促:催促。

⑩阙(quē 缺):少,也作"缺"。

⑪干餱(hóu 侯):粗薄的食品。

【译文】

汉纪二十二　起己丑(公元前32年),止戊戌(公元前23年),共十年。

孝成皇帝上之上

建始元年(己丑,公元前32年)

1春,正月初一,宣帝的父亲悼考庙发生火灾。

2 调任石显为长信宫的中太仆，掌理皇太后车驾的事情，年俸为中二千石。石显既失去元帝的依恃，离开中枢要职，于是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一条条列举出石显的罪行，提出弹劾，因此连同石显的同党牢梁和陈顺都被罢官，石显和他妻子被遣回故乡济南郡，因忧愁悲惧，不进饮食，死在途中。凡是因结交石显而得任为官的人，都被免职贬斥；少府五鹿充宗降调为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改任为雁门郡的都尉。

司隶校尉涿郡人王尊上奏弹劾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知道石显等人专权弄势，作威作福，是四海之内的灾难，并不及时报告皇帝惩罚他们，反而百般谄媚，曲意奉承，攀附臣下，欺骗皇上，顺从邪恶，迷惑国家，毫无大臣辅政时应守的义理，都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幸而这都在去年七月大赦之前，不必追究。然而，就在大赦之后，匡衡、张谭指控石显时，不但不自陈自己不忠的罪过，反而诋毁先帝任用奸险之徒，荒谬地宣称：'文武百官畏惧石显，甚于畏惧皇上'；这种把皇上贬得那么低，把臣下抬举那么高，这不是他们所应该说的，实在有失大臣的体统！"于是匡衡既羞惭，又恐慌，便脱下官帽请罪，缴还丞相和乐安侯的印绶。皇上因刚上任，不愿重惩大臣，反把王尊降为高陵县的县令。然而朝中很多人支持王尊，认为他做得很对。匡衡心里常觉不安，以后每遇水旱天灾，就请求辞职让位；皇上则每次下诏书慰留。

3 册封以前的河间王刘元的弟弟上郡的兵器库令刘良为河间王。

4 有彗星在二十八宿的营室星附近出现。

5 赦免天下。

6 壬子日，封舅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城侯；另赐给舅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五人关内侯的爵位。夏，四月，到处都是黄色的浓雾，沉滞不解，皇上下诏广询公卿大夫原因，不要有任何顾忌，直言回答。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一致认为：

"阴气太盛,阳气被压。当年,高皇帝曾有过约定,不是功臣,不可以封侯爵;而今,太后的几位弟弟,并没有功劳,却同时晋封侯爵,对皇亲国戚的恩典,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上天有此变异。"于是大将军王凤恐惧,提出辞呈;皇上下诏令不允许。

7 御史中丞东海郡人薛宣上疏说:"陛下很有仁德,可是,阴阳之气,还聚集在一起,无法散开,大概是由是朝廷官吏的苛政太多的缘故。委派巡查地方的刺史,有的不能遵照所规定的职责办事,任意纠劾,察举各依私意,多方干预郡县的行政事务,甚至大开后门,接受贿赂;听信谗言,直接审理官吏和人民的过失,对很细小的事情,都申斥责问,对人要求过苛,不量度他的负担能力;郡守和县令在压力之下,也跟着采取苛刻手段,于是这上下相苛害,最后灾祸都转嫁到人民身上。因此,乡里之间,人民彼此间缺乏对待嘉宾那样的欢乐,九族之间,也彼此忘了亲密的血缘关系,在饮食起居上,互相帮助、救济急难好风尚都普遍衰退,礼尚往来的习惯礼节丧失。做人的道德破坏,天地间阴阳之气,自然遭到阻隔,和睦的气氛破坏,天象自然发生变异啊!《诗经》说:'为了一点粗陋的干饼,人民都会失去控制。'俗语说:'施政太过苛刻,会伤害亲情;举措太过烦苦,会伤害恩义。'当刺史来京复奏事时,皇上应加以约束,使他们了解朝廷的要务。"皇上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

8 八月,某一天早上,一上一下,出现两个月亮在东方。

9 冬,十二月,皇上分别在首都长安南郊、北郊,祭祀上天和大地,撤除原在甘泉的祭天,汾阴祭地的祭祀,同时撤除在甘泉泰畤的紫坛上所有的装饰、玉女歌妓、车驾、赤色马、神马和石坛等物。

二 年

1 春,正月,罢雍五畤及陈宝祠[1],皆从匡衡之请也。辛

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赦奉郊县及中都官耐罪徒[2]；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2 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

3 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4 丙午，立皇后许氏。后，车骑将军嘉之女也。元帝伤母恭哀后居位日浅而遭霍氏之辜，故选嘉女以配太子。

5 上自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及即位，皇太后诏采良家女以备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说王凤曰："礼，一娶九女，所以广嗣重祖也；娣侄虽缺不复补[3]，所以养寿塞争也。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废而不由，则女德不厌；女德不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徕异态[4]；后徕异态，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适之心；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申生蒙无罪之辜。今圣主富于春秋，未有适嗣，方乡术入学[5]，未亲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声色技能，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6]，可为寒心。唯将军常以为忧！"凤白之太后，太后以为故事无有；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凤素重钦，故置之莫府，国家政谋常与钦虑之，数称达名士，禅正阙失；当世善政多于钦者。

6 夏，大旱。

7 匈奴呼韩邪单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7]；长女颛渠阏

氏生二子,长曰且莫车,次曰囊知牙斯;少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长于且莫车,少子咸、乐二人,皆小于囊知牙斯。又他阏氏子十余人。颛渠阏氏贵,且莫车爱,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颛渠阏氏曰:"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曰:"且莫车虽少,大臣共持国事。今舍贵立贱,后世必乱。"单于卒从颛渠阏氏计,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8]。复株累若鞮单于以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9],小女为当于居次[10]。

【注释】

①陈宝:神名。《史记·封禅书》:"(秦)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

②耐:毛发貌。唐颜师古注:"应劭曰:轻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鬓,故曰耏。古耏字从'彡',发肤之意也。杜林以为法度之字皆从'寸',后改如此。"

③娣侄:同嫁一夫的妹妹为娣;同嫁一夫兄弟的女为侄。

④徕(lái 来):招来。

⑤乡:读向。

⑥《小卞》:卞读"般"。这首诗,是讽刺周幽王废申后立褒姒,哀伤太子被放逐,悯周室的衰落。

⑦訾(zi 资)。

⑧若鞮(di 堤):匈奴单于名号。匈奴谓孝为若鞮。自呼韩邪降汉后,与汉

亲密，见汉帝勋常为孝，很羡慕。至其子复珠累单于以皆称若鞮。

⑨须卜：匈奴贵族。

⑩当于：匈奴贵族。

【译文】

二年（庚寅，公元前31年）

1 春，正月，依匡衡的奏请，下令撤除位于雍县的五帝祭坛和在陈仓的陈宝祠。二十三日，皇上到首都长安南郊举行祭天的庆典。赦免了负责祭天郊县，以及在首都服役的那些仍留有鬓毛，没有全剃去头发的轻罪囚徒；减免天下赋税，人口税减去四十文。

2 闰正月，皇上将渭城廷陵亭一带划为初陵，为自己兴建陵墓。

3 三月十四日，皇上开始在首都北郊祭祀地祇。

4 十九日，册立许氏为皇后。许皇后是车骑将军许嘉的女儿。元帝因哀悼母亲恭哀后在位日子不长，就惨遭霍氏的毒害，所以特选许嘉的女儿婚配给太子。

5 皇上当太子时，就以喜爱美女闻名；等到即位，皇太后就下诏挑选良家女子送入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规劝王凤说："依照古礼规定，君王一次的聘娶，就是九个女子，主要用意是，要她们多生儿子，使皇族繁衍，才对得起祖先；如果元配去世，就用其他年幼的娣侄来继室，如没娣侄，便不再补，为的是延长寿命，避免争风吃醋。所以正妻和嫔妃有贞洁善美的德行，那么后代便会有圣贤的国君；嫔妃编制如果有严格的节制，那么君王就有活到高寿的福气。如果废弃这些规定，则会好色而不知节制；好色而不知节制，寿命就会缩短。男人到了五十岁，还是很喜好女色；而妇女过了四十岁，容貌就不如从前；用那逐渐衰颓的容貌，去侍奉性欲未衰退的男人，如果不用礼教强行克制，就将无法去防止他那原本好色的心意，而且对待妻子的态度必然发生变化；态度一变化，元配便会自起疑心，恐惧自己跟儿子被罢黜，而宠妃跟庶子就会产生夺嫡的野

心;所以晋献公轻听骊姬谗言,申生就受到冤枉而被杀。而今,皇上青春鼎盛,没有嫡子,正专心学问,还没有因亲近后妃而受到议论。将军身居辅政大臣,责任重大,应该趁着皇上刚即位之时的隆盛,建立一娶九女的制度,仔细选择德行高尚的仁义之家,物色本质善良的女子,不必去计较美色,也不必一定会歌舞跟其他技能,只求建立万世不改的宫廷基本法则。要知道,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年时期,必须戒色。《诗经·小雅》中的那首《小卞》之诗,使人寒心,实在是值得警惕的啊!望将军能常以此事为念!"王凤便转告皇太后,太皇认为皇帝只限于九个妻子,没有前例可循;王凤是个没主见的人,不能自立法度,于是便只有遵守成例去做而已。王凤一向就很器重杜钦,所以收他在自己身旁做事,经常跟他共同商议国家的大事方针,他屡次推荐有名望的人士,补救了政治上很多缺失,当时的一些善政,多出于杜钦的建议。

6 夏,发生大旱灾。

7 匈奴呼韩邪单于,宠爱左伊秩訾哥哥的两个女儿;长女颛渠阏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且莫车,二儿子叫囊知牙斯;小女为大阏氏,生了四个儿子,长子雕陶莫皋,次子麋胥,二人都比且莫车大,另外两个小的咸、乐,都比囊知牙斯小。还有其他的阏氏生的儿子共有十余人。颛渠阏氏的地位比较显贵,而且莫车又深受宠爱,呼韩邪病危时,想要立且莫车为太子。颛渠阏氏说:"匈奴内乱十多年,国家命脉像一根头发那样,勉强维持,幸赖汉朝的扶持,才得稳定下来。现在刚安定不久,人民都很畏惧战乱,很想休养生息。且莫车年纪太小,百姓还不能顺从他,恐怕再对国家造成伤害。我与大阏氏是亲姊妹,本是一家,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不如改立雕陶莫皋。"大阏氏说:"且莫车年纪虽小,但有大臣们共同辅助他施政。现在如果弃贵立贱,恐怕以后会发生战乱。"单于最后还是采纳颛渠阏氏的建议,由雕陶莫皋继任,并约定将来再传位给弟弟且莫车。呼韩邪死后,雕陶莫皋即位,称复株累若鞮单于。他任命且

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若鞮单于再娶王昭君为妻，生二女，长女云，称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三 年

1 春，三月，赦天下徒。

2 秋，关内大雨四十余日。京师民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左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上于是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而凤大惭，自恨失言。

3 上欲专委任王凤，八月，策免车骑将军许嘉，以特进侯就朝位[1]。

4 张谭坐选举不实，免。冬，十月，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夫。

5 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杜钦及太常丞谷永上对，皆以后宫女宠太盛，嫉妒专上，将害继嗣之咎。

6 越巂山崩[2]。

7 丁丑，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顷，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

以上，免为庶人。

四　年

1 春，正月，癸卯，陨石于亳四，陨于肥累二[3]。

2 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4]。

3 三月，甲申，以左将军乐昌侯王商为丞相。

4 夏，上悉召前所举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是时上委政王凤，议者多归咎焉。谷永知凤方见柄用，阴欲自托，乃曰："方今四夷宾服，皆为臣妾，北无荤粥、冒顿之患，南无赵佗、吕嘉之难，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诸侯大者乃食数县，汉吏制其权柄，不得有为，无吴、楚、燕、梁之势。百官盘互，亲疏相错，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属属，小心畏忌，无重合、安阳、博陆之乱。三者无毛发之辜，窃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忽天地之明戒，听暗昧之瞽说[5]，归咎乎无辜，倚异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诚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驳之爱，奋乾刚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避尝字，毋论年齿。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得继嗣而已，母非有贱也。后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广求于微贱之间，以遇天所开右，慰释皇太后之忧愠，解谢上帝之谴怒，则继嗣蕃滋，灾异讫息！"杜钦亦仿此意。上皆以其书示后宫，擢永为光禄大夫。

5 夏，四月，雨雪。

【注释】

①特进：汉制，列侯奉朝请在长安的，位次三公；赐位特进的，则在列侯之上，位也次三公。

②越巂：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治所在今四川会理县西。

③肥累：治所在今河北藁城县西南。

④尚书员五人：分为五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三公曹，主断狱事。

⑤瞽（gǔ 鼓）：眼睛。

【译文】

三年（辛卯，公元前30年）

1 春，三月，赦免天下的囚犯。

2 秋，关内连绵大雨四十余天。住在京师的人民都非常惊慌，说是要闹大水了；长安城内百姓霎时都吓得赶快逃走，彼此相践踏，使得老弱号呼求救，城内一片混乱。皇上便亲自到前殿召集公卿商议。大将军王凤认为："皇太后和皇上以及后宫里的人可以登上御船，然后下令官吏人民爬上长安城墙去躲避水灾。"大家一致赞同王凤的建议，只有左将军王商反对，他说："自古以来，即使那些暴虐无道的国君，大水也没有淹没过他的城郭；而今，国内一派升平，又无战争，全国上下都相安无事，洪水不可能突然来到，这一定是谣言！不应该让百姓爬上城墙，那会使全城更加担惊受怕。"皇上决定停止行动。过了些时候，长安城内稍稍安定；查问结果，果然是以讹传讹。皇上因此很赞扬王商的稳重笃定，经常称扬他的提议；王凤大感惭愧，自恨把话说错了。

3 皇上准备把朝政专委任给王凤，所以在八月份，便把车骑将军许嘉免职，以特进侯爵身份，置身朝列。

4 御史大夫张谭因推荐人才不真实，被免官。冬，十月，任命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夫。

5 十二月初一,日食,当天夜晚,未央宫地震。皇上下诏要求推荐贤良方正以及能直言敢谏的人才。杜钦和太常丞谷永上书指出,都认为后宫美女过于受宠,既互相嫉妒,又都想专揽皇上,将有害于继嗣。

6 越嶲郡山崩。

7 三十日,匡衡因被控在他侯爵的封邑中,侵占四百顷土地,他管辖下的主管官员盗取实物价值十金以上,依法被免为平民。

四年(壬辰,公元前29年)

1 春,正月二十六日,在亳县落下四颗陨石,在肥累县落下两颗陨石。

2 撤销中书官;设置尚书五人,分为五曹,分曹办事。

3 三月初八,任命左将军乐昌侯王商为丞相。

4 夏,皇上召集前些时候所荐举的直言敢谏的人才,在未央宫白虎殿举行面试。这时,皇上把国家权力托给王凤,所以大家都对此提出批评指责。谷永知道王凤正受重用,并握有大权,便想暗中靠拢,就说:"而今四方外族,都已归顺,作为我们的臣属,北边没有荤粥、冒顿的祸患,南边没有赵佗、吕嘉的发难,其他边境都很安静,没有战争的警讯。最大的诸侯,也不过拥有几个县的封邑,又有皇上派去控制他们的权柄,不能有什么作为,已失去当年吴、楚、燕、梁等国诸王的那种尾大不掉的形势。加之文武百官互相制衡,皇亲国戚和一般出身的官员,一同在朝中掌权,在骨肉之亲的大臣中,也有像周宣王的舅舅申伯一样忠诚的人,谨慎敬畏,小心翼翼,更没有像重合侯莽通、安阳侯上官桀、博陆侯霍禹乱臣贼阴谋叛乱。以上三个人都没有丝毫的罪行,我深恐陛下保留明显的错误,忽略天地赐予明显的警告,听信愚昧盲目的建议,归罪于无辜,把政事托附给不可的人,那么就大失天心,这是非常不应该的。陛下诚能深切考虑我的建议,而能排除沉溺已久的心意,解除专心于一美女的情爱,奋起刚强的威严,平均所布施的恩德,使所有美女都能有

机会人人进身，多方去收纳能生儿子的女人，不管她美丑，不管她是否曾嫁过人，不管她的年龄是否相当。仔细推论起来，陛下如果使出身卑贱的嫔妃生下儿子，反而是一种福气；因为主要目的，是在皇位得到继承人，至于谁生他，并没有贵贱之分。在后宫里的那些知书向学的宫女之中，假使有满意的，也可以从中多方寻求，一旦上天保佑，赐予男孩，来宽慰皇太后，使其忧虑消失，也解除上帝的愤怒，这样，后代繁衍，灾害自然消除！"杜钦也提出同样的意见。皇上便将这些意见，拿到后宫去公开，并提升谷永为光禄大夫。

5 夏，四月，天降雨雪。

6 秋，桃、李实。

7 大雨水十余日，河决东郡金堤[1]。先是清河都尉冯逵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九河故迹[2]，今既灭难明，屯氏河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余郡，然后忧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许商行视，以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及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

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对方略疏阔，上切

责其不忧职，自杀。遣大司农非调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

8 壬戌，以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

9 南山群盗傂宗等数百人为吏民害[3]。诏发兵千人逐捕，岁余不能禽。或说大将军凤，以"贼数百人在毂下，讨不能得，难以示四夷；独选贤京兆尹乃可。"于是凤荐故高陵令王尊，征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间，盗贼清；后拜为京兆尹。

10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复奏："射声校尉陈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覆校。'虽在赦外，不宜处位。"汤坐免。

后汤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讼汤曰："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4]；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窃见关内侯陈汤，前斩郅支，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阬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钺，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

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鼙鼓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5]，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

会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将军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陈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寒，病两臂不屈申；汤入见，有诏毋拜，示以会宗奏。汤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屈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壹决于汤。

【注释】

①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②九河故迹：夏禹疏九河。《尔雅》载："一徒骇，二太史，三马颊，四覆釜，五胡苏，六简，七洁，八钩盘，九鬲津。"

③傍(péng 朋)：姓。

④井陉: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井陉山上。

⑤帷盖:车的帷幔和顶盖。《礼·檀弓》下:"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

【译文】

6 秋,桃树、李树结果。

7 连绵大雨十多天,黄河边东郡的金堤决口。之前,清河郡都尉冯逡曾奏报说:"清河郡位于黄河下游,土壤松脆,容易崩塌,最近所以没有遭到大小的祸害,是因为武帝时,黄河曾在馆陶决口,另开一条屯氏河,于是变成为两条河分流了河水,减少了水势。现在屯氏河因黄河后来又在清河郡灵县的鸣犊口决堤,河水改向鸣犊口流出,水流渐渐地淤塞不通,于是仅剩下一条黄河河身,却要容纳几条河流的流量,即令把堤防加高,也无法使它顺利宣泄。如果遇有大雨,十天不停,河水就会涨满。夏禹疏通的九河遗迹,现在无法找出它的位置。屯氏河淤塞的时间不久,如要加以疏通,还不困难;又因黄河分口处地势较高,对于分减黄河水流的冲击力,可立见功效,可以再加疏浚,帮助分担黄河的水量,并宣泄暴涨的洪水,防范非常的情况发生。如果不预先加以修治,一旦在北岸决口,将危害四、五个郡,在南岸决口,将危害十余郡,到那时才担忧操心,就太迟了!"冯逡的奏章被交给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那里去审议,又派遣博士许商前往视察,根据视察结果,报告说:"现在国家经费困难,暂时不必去疏通它。"三年后,黄河果然在馆陶和东郡的金堤决口,大水泛滥兖州、豫州以及平原郡、千乘郡、济南郡,共淹没四郡,三十二县,耕地十五万余顷,严重的地方,水深达三丈多;官府和民间房屋冲坏四万多间。

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因提出的救灾方案过于简略,皇上痛切地指责他不尽职责,尹忠自杀。皇上命大司农非调去筹调处理救济受灾各郡的经费和粮食,派两名谒者征发河南郡以东的船舶

五百艘，去灾区中抢救灾民到丘陵高地躲避，共抢救出来九万七千余人。

8 二十日，任命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

9 南山一带盗贼傭宗等数百人，横行抢劫，为害地方。皇上下诏令发兵一千去追捕，花一年多时间，始终不能擒服。有人向大将军王凤建议："盗贼不过数百人，又逼近京师，讨伐无效，这如何向四方外族显威！只有选任贤能的京兆尹，才可以处理。"于是王凤推荐前高陵县令王尊，征调为谏大夫，并代理京辅都尉，执行京兆尹职权。一个月的时间，盗贼就被肃清；后来王尊正式被提升为京兆尹。

10 皇上刚即位时，丞相匡衡又上奏说："射声校尉陈汤，以吏二千石身分，出使西域，在少数民族中专权独行，却不能以身作则，为部下表率，反而盗取了所收的康居国的财物，还告诉部下说：'我们身在绝域干的事，跟国内不同，朝廷是不会认真追究的。'这件事虽发生在竟宁元年七月大赦之前，但陈汤也不适宜再居官位。"陈汤遂被免职。

后来，陈汤上奏说："康居王送来入侍天子的儿子，并不是真王子。"调查结果，是真王子，陈汤被捕入狱，判了死刑。太中大夫谷永上书为陈汤辩护，说："我听说楚国有个大夫名叫得臣，字子玉，因为他贤能，使得晋文公坐不安席；赵国有廉颇和马服君赵奢，使得强大的秦国不敢进犯赵国西界的井陉关；在汉朝建立之初，因为有景帝时的雁门郡太守郅都，文帝时的云中太守魏尚，匈奴不敢南近雁门、云中。从这些例证看来，战胜敌人的将领，是国家武器，不可不慎重地对待他们。自古以来，在君王听到战鼓的声音时，就会想到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将领和统帅。我看到关内侯陈汤，以前击斩郅支单于，声威震慑了所有的蛮夷，武功传播了整个西域，自汉朝开国以来，所有在疆域之外作战的将领中，从没有过能有他这样的功勋！而今，陈汤被告不实，长期囚禁监狱，历时这么久，案子迟不审决，那些执法的官吏，是想判他死刑的。从前白起当秦国的大将，

率军伐楚，攻陷了楚国首都郢都，北杀赵括，后来却只为了一点细小过失，被赐死在杜邮；秦国人民都哀怜他，无不为他的死而流泪。现在陈汤亲执武器，席卷了康居国，喋血万里之外，扫荡了郅支单于，凯旋归来，把战果呈献皇家祖先祭庙，禀告上帝，所有的战士，无不思慕。他不过是因为论事得罪，并不是严重的罪行。《周书》说：'记住他人的功劳，忘却他人的过失，这样的人才适宜为人民的国君。'就是犬马对人们有辛劳，它死后人们还不忍舍弃，而要加以埋葬，作为回报，何况是对国家有大功的功臣呢！只怕陛下忽视了战鼓的声音，没有时间去翻阅《周书》的记载，因而忘记给他留下惟幕、被盖的报答，以对待平庸之臣的态度来看待陈汤，终于批准死刑，使百姓心里再怀秦国人民的那种遗憾，这并不是勉励报国忠臣的办法啊！"奏章呈上之后，天子立即下令释放陈汤，但剥夺爵位，贬为士卒。

正好当时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国的军队围困，骑着驿马飞驰京师，呈书请求调发西域城郭及在敦煌的驻兵前去营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以及文武百官商议数日，都拿不出解决的办法来。后来王凤建议说："陈汤这个人谋略胜人，又熟悉外国西域各国的事务，可以向他询问办法。"皇上便在未央宫的宣室殿召见陈汤。陈汤在攻击郅支单于时犯了风湿，两臂不能屈伸；入见时，皇上特别让他不必跪拜，把段会宗的奏章给他看。陈汤回答说："我认为这件事，用不着担心。"皇上说："你根据什么这样说呢？"陈汤说："因为五个胡兵，才能抵挡得住一个汉兵，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武器落后，刀剑不利，弓箭不强。后来虽然学到一些汉朝兵器的巧妙，技术也有所改进，但仍须三个才能抵得我们一个。《兵法》说：'攻击部队的人数，一定要超过守军人数两倍，才能势均力敌。'而包围段会宗的人数，不足以胜过段会宗，所以请陛下不必忧虑！而且部队轻装行军，每天才五十里，重装行军，每天不过三十里，现在段会宗想调发西域城郭及敦煌的士兵去解围，那是要很长时间，才能抵达，这是

用来报仇的军队，不是用来救援的军队。”皇上说：“那怎么办？这个围能解吗？你估计要多久才能解围呢？”陈汤知道乌孙的士兵是乌合之众，不能久攻，以过去经验判断，攻势不过几天而已，就回答说：“现在已经解围了！”然后屈指计算一下日子，又说：“不出五天，一定会有捷报到。”第四日，果然段会宗书奏到，说是已经解围。大将军王凤就奏请皇上任命陈汤为大将军的从事中郎，有关军事方面的事，都由陈汤决定。

河平元年

1 春，杜钦荐犍为王延世于王凤，使塞决河。凤以延世为河堤使者。延世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三月，诏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2 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诏公卿百僚陈过失，无有所讳；大赦天下。光禄大夫刘向对曰：“四月交于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继嗣。”是时许皇后专宠，后宫希得进见，中外皆忧上无继嗣，故杜钦、谷永及向所对皆及之。上于是减省椒房、掖庭用度[1]，服御、舆驾所发诸官署及所造作，遗赐外家、群臣妾，皆如竟宁以前故事。

皇后上书自陈，以为：“时世异制，长短相补，不出汉制而已，纤微之间未必可同。若竟宁前与黄龙前，岂相放哉？家吏不晓，今壹受诏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设妾欲作某屏风张于某所，曰：‘故事无有。’或不能得，则必绳妾以

诏书矣。此诚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2],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3],今当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诏读记,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复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约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

上于是采谷永、刘向所言灾异咎验皆在后宫之意以报之,且曰:"吏拘于法,亦安足过!盖矫枉者过直,古今同之。且财币之省,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美,为华宠也。咎根不除,灾变相袭,祖宗且不血食[4],何戴侯也!传不云乎:'以约失之者鲜',审皇后欲从其奢与?朕亦当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则甘泉、建章可复兴矣。孝文皇帝,朕之师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令使太后在彼时不如职,今见亲厚,又恶可以逾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谦约为右,垂则列妾,使有法焉!"

3 给事中平陵平当上言[5]:"太上皇,汉之始祖,陵其寝庙园,非是。"上亦以无继嗣,遂纳当言。秋,九月,复太上皇寝庙园。

4 诏曰:"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他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无辜,岂不哀哉!其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时有司不能广宣上意,徒钩摭微细[6],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

5 匈奴单于遣右鼍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

【注释】

①椒房：汉朝皇后所居的宫殿，以椒和泥涂壁，取温、香、多子的意义。掖(yè 夜)庭：宫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

②特牛：指一头牛。

③牢：指牛、羊、猪各一头。

④血食：古时杀牲取血，用以祭祀，故名。

⑤平陵：西汉昭帝时置，治所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

⑥钩摭：犹钩稽、求取。

【译文】

河平元年(癸巳，公元前28年)

1春，杜钦向王凤推荐犍为郡人王延世，派他负责堵塞黄河决口。王凤任命王延世为河堤使者。王延世用长达四丈的竹笼，大有九围，里面装满小石头，由两条船夹着搬运，投入决口处。历时三十六天，筑成堤防，堵塞了决口。三月，诏命王延世为光禄大夫，支俸为中二千石，封关内侯，赏赐黄金一百斤。

2夏，四月三十日，日食。皇上诏令公卿百官，要求他们上书指陈过失，不要有任何隐讳；又大赦天下。光禄大夫刘向上书说："以前在孝惠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也发生日食，是在四月交于五月的时候，现在又发生日食，因此论月份，是同孝惠帝一样；论日期，在孝昭帝元年，七月三十日，也有过日食，所以又同孝帝一样，日食不久，这两位皇帝都很快去世，而且都没有儿子。因此，这次日食，显示对继嗣不利。"当时后宫只许皇后一人受到宠爱，其他美女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朝廷内外的人都很忧虑，怕皇上会因此而无继嗣，所以杜钦、谷永以及刘向所呈奏的话，都特别强调此点。

皇上于是紧缩皇后宫和整个宫廷开支，各官府所发给以及所制造的衣服、车驾，凡是赠赐给皇亲、各臣妾的，一律恢复元帝竟宁以前的规矩。

皇后为此事上书自述，认为"时代不同，制度也不一样，长短都

要互相补助,只要不超越汉朝的制度便可以了,不一定要每一个细节,都和从前一样,就像元帝竟宁年以前和宣帝黄龙年以前的制度,难道是一样吗?主管皇后宫的官员并不知变通,一旦接到诏令,竟要完全依照竟宁以前制度办事,将使我想摇摇手都不可能。如果我想在某个地方做个屏风,他们就说:'无此先例。'我所需求的,管家的官吏又不肯给,并推说诏书不许,来限制我的需要。这实在行不通,请陛下明察!依照往例,只能用一头牛祭祀祖父母,可是我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父亲乐成敬侯许延寿,后来蒙受恩典,可以用牛、羊、猪三牲来祭祀,如果一律改回从前,就只能用一头牛了,所以请求陛下哀怜,仍准用三牲祭祀。而今宫廷官吏刚刚把诏书读给我听,并告诉我,要我不能还和从前一样,把宫廷中的物品当作自己的私产随意支配。才一开始,便如此凶狠,将来对我的约束,恐怕会失去人性,请陛下深切考虑!"

皇上于是把谷永、刘向奏章上关于天变灾祸,都是由于后宫的指责,送给许皇后过目,并且下诏说:"官吏执行法令,有什么过错!为了矫枉必须过正,古今的道理相同。而且节省钱财,改用一头牛来祭祀先祖,对于皇后而言,正好发扬你的美德,使你受到更大的荣誉。如果灾祸的根源不铲除,让它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祖宗的祭祀恐怕都会中断,还谈什么平恩戴侯的祭祀啊!《论语》说过:'由于约束自己而犯过失的人是很少有的。'皇后是真的追求奢侈?那么我也应当效法孝武皇帝了,这样一来,那甘泉、建章两宫就应该派人把它重新修建起来。节俭的孝文皇帝,才是我的老师。皇太后,便是皇后应该依循的成法。假如皇后在以前是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今皇后受到亲厚,便想放纵,那不是超过太后制度吗!皇后应该收敛行为,进修品德,以谦约为先,作为后宫其他姬妾们的榜样,使她们知道向谁效法!"

3 给事中平陵人平当上书说:"太上皇是汉朝的始祖,元帝时却把他的墓园废除,这是不对的。"皇上正忧虑自己没有后代,遂采纳

平当的建议。秋，九月，重建太上皇的祭庙墓园。

4 皇上下诏说："现在仅死刑的条文，就有一千多条，律令烦多，洋洋百余万字；各种附加条文，一天比一天多，纵使专门研究和执行法律的法官狱吏，也都弄不清楚，却想拿这些去教导人民，使他们都能知晓，岂不是更难！用它来网罗善良的人民，很多人都由于无罪而死于非命，夭杀无辜，这不是令人哀痛的事吗？主管机关应即商讨减少死刑以及应废除不合时宜的法令，使法律条文明白易知，商讨之后，将结果具体回奏！"当时那些主管官员，却不能体会皇上的旨意，只是求取了一些细微末节，杂举一些毫毛般的小事，来搪塞诏书罢了。

5 匈奴单于派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人前来进贡，将在明年正月入朝。

二　年

1 春，伊邪莫演罢归，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还归。"使者以闻，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以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屈体称臣，列为北藩，遣使朝贺，无有二心；汉家接之，宜异于往时。今既享单于聘贡之质，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以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责直；此诚边境安危之

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勿受，以诏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对奏，天子从之。遣中郎将王舜往问降状，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归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见汉使。

2 夏，四月，楚国雨雹[1]，大如釜[2]。

3 徙山阳王康为定陶王。

4 六月，上悉封诸舅：王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为河内苟宾妻[3]，生子参；太后欲以田蚡为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参为侍中、水衡都尉。

5 御史大夫张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4]，尊坐免官；吏民多称惜之。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5]："尊治京兆，拔剧整乱，诛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将所不及；虽拜为真，未有殊绝褒赏加于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伤害阴阳，为国家忧，无承用诏书意，"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杨辅，素与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画为此议，傅致奏文，浸润加诬，臣等窃痛伤。尊修身洁己，砥节首公，刺讥不惮将相，诛恶不避豪强，诛不制之贼，解国家之忧，功著职修，威信不废，诚国家爪牙之吏，折冲之臣。今一旦无辜制于仇人之手，伤于诋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听，独掩怨仇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恶，无所陈冤愬罪[6]。尊以京师废乱，群盗并兴，选贤征用，起家为卿；贼乱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废黜。一尊之身，三期之

间，乍贤乍佞，岂不甚哉！孔子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矣。’愿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伤害阴阳’，死诛之罪也；‘靖言庸违’，放殛之刑也。审如御史章，尊乃当伏观阙之诛，放于无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饰文深诋以愬无罪，亦宜有诛，以惩谗贼之口，绝诈欺之路。唯明主参详，使白黑分别！”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

【注释】

①楚国：西汉初置，治所在彭城县（今江苏徐州市）。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改为彭城郡。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复名楚国。

②釜（fǔ 斧）：古代的炊食工具，相当于现在的锅。

③河内：西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置郡，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涉县西南）。

④倨慢（jùmàn 据曼）：骄傲自大。

⑤湖：西汉设置湖县，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北。

⑥愬（sù 速）：同诉。

【译文】

二年（甲午，公元前27年）

1 春，伊邪莫演朝贡之后，将要回国，忽然声称：“我要降汉，如不接受我，我就自杀，誓死不回匈奴。”负责招待的官员便将这事奏报，皇上就交给公卿们去审议。参与审议的人有的说：“应按惯例，接受他请降的要求。”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则认为：“自从汉朝建立以来，匈奴一直是边境的祸害，所以悬赏黄金，爵位，鼓励他们来降。现在单于已屈膝归顺，称臣于汉，列为北方的藩属，而且遣使

朝贡,毫无二心;因此,汉朝对待他们,也应该跟从前不同。今既接受单于遣使朝贡的诚意,却又收留他们叛逃的臣子,这是为贪图一人而失掉一国的归心,为了一个犯罪的臣子,而断送一位向义归顺的国君。假令是在单于刚刚即位,本想依靠中国,却不知是利是害,秘密指使伊邪莫演前来诈降,用以观察事情吉凶,我们接受他的请求,那就有亏道义,败坏美德使单于和我们疏远,不再相信中国边境的官吏;或者是他设下的反间之计,想要借此惹事生非,如我们接受他的请求,正好符合他们的策略,使他们把责任加到中国头上,而理直气壮地责备我们;这正是关系今后边境安危的根源,征战与平安的关键,不可以不特别慎重考虑。因此不如拒绝他的请降,以显示我们如日月的信义,消除他们诈降的阴谋,安抚他们归顺亲近我们的决心,这是最好的办法!"皇上采纳这项建议。派遣中郎将王舜前往讯问伊邪莫演请降的原因,伊邪莫演忽然改变态度,说:"我有精神狂妄症,以前说要投降的话,是一种精神失常,胡言乱语罢了。"最后把他护送回国。匈奴单于仍维持他官职,但不准他再会见汉朝使节。

2 夏,四月,楚国降下冰雹,大的犹如饭锅。

3 改封山阴王刘康为定陶王。

4 六月,皇上册封他所有的舅舅: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五人是在同一天受封侯爵,所以世人称为"五侯"。皇太后王政君的母亲李氏,曾改嫁河内郡人苟宾为妻,生了一个儿子苟参,皇太后想用考武帝封孝景王后的同母异父的田蚡的例子,要皇上封苟参侯爵,皇上说:"孝武帝封田蚡,是不对的!"于是只任命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

5 御史大夫张忠上奏弹劾京兆尹王尊残暴傲慢,王尊便被免除职务;官民却都很惋惜。湖县三老公乘兴等上书为王尊辩护,说:"王尊治理京师,能够拨乱反正,铲除凶暴,禁止奸邪,成效卓著,从来都是少有的,许多有名的郡太守尉都不能及;后来虽然由代理而

被正式任命为京兆尹，却没有受到任何特别的奖赏。现在御史大夫上书指控王尊'伤天害理，给国家带来忧患，没有执行皇上诏书的心意，诚如《书经》形容的："言论善良，行为险恶，外表好像恭谦，实际上傲慢欺天。"'御史大夫指控的原因，是出自御史丞杨辅，因杨辅素来与王尊有私人仇怨，利用职权，外表上看像是秉公办事，因而筹划出这个弹劾案，东拼西凑，罗织成奏章，存心诬陷，我们都非常痛心。王尊素来廉洁自爱，砥砺品节，一心向公，为了执行职务，所当讥刺的人，即使是相将，也不畏惧他们的权势；所应诛杀的恶霸，即使是土豪强梁，也不避忌；讨平了不肯顺服的盗匪傯宗等人，解除了国家的忧患，功绩显著，职事修明，政令步入正轨，建立了朝廷的威信，实在是国家难得的一名武勇威猛官员，拒敌保国的功臣。现在一旦无罪陷入仇人之手，被伤害在诬陷的文字中，上既不能因功赎罪，下又不能在公堂之上，陈述自己的冤屈。独自因仇家的片面之词，蒙受到共工所受的恶名，却无处去陈诉冤情。王尊在京师社会秩混乱，群盗横行之时，皇上选贤举能，被征召入朝，守京辅都尉，因京兆尹事，因此列为公卿之门；现在贼乱既平，大奸巨猾，也都伏法，而王尊却马上被指控奸巧谄媚而遭到贬斥。同样是王尊一个人，只不过三年的时间，一会被尊为贤能之人，一会被指责为奸佞之人，岂不难以理解！孔子说：'爱这个人，就希望他活，厌恶这个人，就希望他死，既希望他活，又希望他死，这便是迷惑。'又说：'日积月累、像水那渗透而来毁谤，在你那里都行不通，那你可算是遇事明白的人。'我们盼望把王尊的案件，交付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去审查。为人臣子，果真犯伤天害理罪，就应该诛杀；如真是言善行恶的人，也应该遭到放逐杀戮的刑罚。审查的结果，真像御史大夫上奏所说的罪状，王尊便应当伏诛在宫殿之下，或流放到罕无人烟的边境去；就不应是免去官职了事；还有那举荐王尊的人，也应该受到推荐的惩罚，不应原谅他们。如果查明王尊不像奏章所说那样，那么仅靠文字技巧，网罗罪状，以指控无罪的人的御

史大夫等人,也应该遭到惩罚,用以惩戒谗贼的口,断绝诈骗欺人的邪路。请求英明的皇上参酌详察,使黑白分明!"奏章呈上后,天子立即又任命王尊为徐州刺史。

6 夜郎王兴、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1]。牂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2]。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

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蛮夷王侯轻易汉使,不惮国威,恐议者选耎[3],复守和解;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闻。如此,则复旷一时,王侯得收猎其众,申固其谋,党助众多,各不胜忿,必相殄灭。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远臧温暑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贲、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智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宜因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家加诛,阴敕旁郡守尉练士马,大司农豫调谷积要害处,选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无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堕坏,亦宜因其萌牙,早断绝之,及已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姓被害。"于是凤荐金城司马临邛陈立为牂柯太守[4]。

立至牂柯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

"将军诛无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钩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立还归郡。

兴妻父翁指，与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翁指据阨为垒，立使奇兵绝其饷道，纵反间以诱其众。都尉万年曰："兵久不决，费不可共。"引兵独进；败走，趋立营。立怒，叱戏下令格之。都尉复还战，立救之。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

【注释】

①夜郎：县名。汉置，治所在今云南宣威县境。钩町：县名。汉置，治所在今云南通海县境。漏卧：县名。汉置，治所在今云南罗平县境。

②牂柯（zāng gke 藏苛）：郡名。西汉元鼎元年（前111年）置，治所在今贵州。

③选奥（luǎn 软）：胆小、懦弱。

④临邛（qiong 穷）：县名。秦置，治所在今四川邛崃县

【译文】

6 夜郎王兴、钩町王禹、漏卧侯俞，彼此起兵互相攻击。牂柯太守请求发兵讨伐他们。参于廷议的人认为道路太远，不可出兵讨伐，便派遣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为使节，前往和解。兴等都不听从和解的命令，还用木头刻成汉吏的雕像，竖在道路旁边，用箭射击。

杜钦向大将军献策说："蛮夷王侯如此轻视汉朝使节，不畏惧朝廷的国威，恐怕那些参与廷议的人到现在仍然坚持和解政策；等到当地太守察知他们的动静确实又有变化，才呈报上来，这样就会浪费三个月的时间。使蛮夷王侯乘机集结群众，筹划他们的谋略，

党徒既多,势力就大,各部落互相之间的愤恨又不能容忍,必然自相残杀。等到他们知道自己犯了罪过时,而罪过已经铸成,可能会疯狂进犯郡城而杀太守和都尉,而后远逃到烟瘴毒草的荒地区去;到那时,即令有以前名将孙武、吴起当统帅,有古时的勇士孟贲、夏育这样的士兵,也将像跳进火坑深潭,不是被烧死,就是被淹死,智慧和勇敢是无法施展的。如果派兵去开荒垦田,作长期困守,那费用开支,将是无法计算。最好是在他们还没有铸成大罪之前,还未怀疑汉朝会采取讨伐的时候,秘密下令相邻各郡的太守和都尉,加强训练兵马,由大司农在各重要军事地区,储备粮草,选用称职太守前往,在秋凉季节,发动攻击,诛杀三族中特别横暴的王侯,如果认为那是不毛之地,无用之民,圣明的君王就不应为此劳烦中国的军队去征讨,那就应撤销郡守,放弃那里的人民,断绝与他们王侯的关系,不再和他们往来。如果认为那里先帝积累几代所建立的万世功业,不可毁坏,也应该在变乱刚刚萌芽之时,趁早去消除它,等到变乱已经爆发,再兴师问罪,百姓就加受害。"于是王凤向皇上推荐金城郡司马临邛人陈立为牂柯太守。

陈立一到牂柯郡,便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陈立就上报朝廷,请求杀掉兴,没有等到朝廷回报,陈立就率领随从数十人,巡视所辖各县,当巡视到夜郎国的且同亭,就召见夜郎王兴。兴率领数千部众来到且同亭,带着数十名酋长入见陈立。陈立便指责他的不是,趁机砍下他的头。酋长们说:"将军杀掉了不法之徒,为民除害,请求让我们出去告诉部众。"陈立以兴头示众,数千部众就都弃械投降。钩町王禹、漏卧侯俞,得到消息,都很害怕,立即呈献粟米一千斛,和一些牛羊慰劳将士。陈立处理事后,就回到郡守。

夜郎王兴的岳父翁指,和他的儿子邪务,集结残兵,强迫威胁附近二十二个村落造反。到了冬天,陈立奏请招募各部落人民当兵,和都尉、长史分别率领攻击翁指等。翁指据守险要山寨,壁垒坚固,陈立用奇兵切断粮道,还派出间谍,使用反间计瓦解他的士气。

都尉万年说："看来不能马上取得胜利，军费已无法供给，必须速战速决。"便率军单独挺进，大败而还，直奔陈立营垒。陈立怒不可遏，责令部下不让他退入营垒。都尉万年只好还军再战，陈立便率军援救。当时正遇大旱，陈立攻占水源，切断了夷兵的输水渠道。蛮夷无水供给，不能坚守，便一起杀掉翁指，献出人头投降。于是西夷被平定。

三 年

1 春，正月，楚王嚣来朝。二月，乙亥，诏以嚣素行纯茂，特加显异，封其子勋为广戚侯。

2 丙戌，犍为地震[1]，山崩，壅江水，水逆流。

3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4 上以中祕书颇散亡[2]，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3]。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5 刘向以王氏权位太盛，而上方向《诗》、《书》古文，向乃因《尚书》《洪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4]、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傅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6 河复决平原[5]，流入济南、千乘[6]，所坏败者半建始时。复遣王延世与丞相史杨焉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

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复赐延年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徭六月。

四　年

1 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

2 赦天下徒。

3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4 琅邪太守杨肜与王凤连昏[7]，其郡有灾害，丞相王商按问之[8]。凤以为请，商不听，竟奏免肜，奏果寝不下。凤以是怨商，阴求其短，使频阳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乱，奴杀其私夫，疑商教使。"天子以为暗昧之过，不足以伤大臣。凤固争，下其事司隶。太中大夫蜀郡张匡，素佞巧，复上书极言诋毁商。有司奏请召商诣诏狱。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险，制曰："勿治！"凤固争之。夏，四月，壬寅，诏收商丞相印绶。商免相三日，发病，欧血薨，谥曰戾侯。而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莫得留给事、宿卫者。有司奏请除国邑；有诏："长子安嗣爵为乐昌侯。"

5 上之为太子也，受《论语》于萧匀张禹[9]，及即位，赐爵关内侯，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禹与王凤并领尚书，内不自安，数病，上书乞骸骨，欲退避凤；上不许，抚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为丞相，封安昌侯。

6 庚戌，楚孝王嚣薨。

7 初，武帝通西域，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独不服，

数剽杀汉使。久之，汉使者文忠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合谋攻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后军候赵德使罽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其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10]，绝而不通。

及帝即位，复遣使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王凤曰："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骄慢，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愜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今县度之阨，非罽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11]，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匄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坠，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坠，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

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敝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壹至云。

【注释】

①犍为：郡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四川彭山县东。

②亡：失也。

③方技：指医药之类的书。

④符瑞：祥瑞的征兆，犹言吉兆。

⑤平原：指今山东平原县西南。

⑥千乘：指今山东高青县苑城北。

⑦连昏：联姻，姻亲。

⑧王商(公元前？　前25年)：蠡吾(河北博野县)人，字子威，父乐昌侯王武为宣帝舅。成帝建始四年代匡衡为丞相，有威重。在位五年，为王凤诬奏淫乱事免官，发病呕血死。

⑨莲勺：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陕西渭南县北下邽镇东北。

⑩县(xuán 玄)度：汉时西域山名。其地在皮山国以西，罽宾国之东。

⑪皮山：国名。一作皮元国、蒲山国。汉西域城国。国都在皮山城(今新疆皮山县境)。公元前60年后属西域都符府。

【译文】

三年(乙未，公元前26年)

1 春，正月，宣帝的儿子楚王刘嚣来京师朝见天子。二月十六日，皇上诏令说：“嚣素来行为良好，特予以褒扬，封他儿子刘勋为广戚侯。

2 二月二十七日，犍为郡地震，高山崩溃，阻塞长江，使江水逆流。

3 秋，八月二十九日，日食。

4 皇上因宫中所藏的书籍失散很多，便派谒者陈农，到全国各地征求失传的书籍。诏命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校正经传、诸子、诗赋等各种典籍，步兵校尉任宏，负责校正兵书，太史令尹咸负责校正占卜算卦书籍，侍医李柱国负责校正医药书籍。每一本书校正完毕，由刘向列出章节目录，写出内容摘要，呈报皇上。

5 刘向眼看王氏权势日益膨胀，而皇上还一心欣赏《诗经》、《书经》等古书，便根据《尚书·洪范篇》，收集自上古以来，历经春秋、战国，以至秦、汉等有关吉兆、天地灾异的记载，推测其中含意以及因果祸福关系，显示出它的灵验，分门别类，各以篇目，共十一篇，书名为《洪范五行传论》，呈献给皇上。皇上心知刘向对汉朝是一片赤诚之心，是因为王凤兄弟的权势过大，才写此书来劝告他；但皇上始终不忍心剥夺王氏的权位。

6 黄河又在平原郡决口，洪水泛滥到济南郡、千乘郡，所遭毁坏是建始四年时的一半。于是又派王延世和丞相长史杨焉以及掌管宫室建筑的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等人共同前往整治，历时六个月，完成修治工程。朝廷再赏赐王延世黄金一百斤。凡参加治河工程，又没有领工钱的差役民伕，都登记姓名，可以抵免六个月的其他劳役。

四年（丙申，公元前 25 年）

1 春，正月，匈奴复株累若鞮单于来朝见天子。

2 赦免天下的囚犯。

3 三月初一，日食。

4 琅邪太守杨肜因和王凤有姻亲关系，当琅邪郡发生灾害，丞相王商负责去查问实情，王凤便替杨肜求情，王商不肯答应，并奏请免去杨肜的官职。奏章呈上后，果然皇上压着不批。王凤因此而怨恨王商，就暗中寻找王商短处，指使颍阳县人耿定上书，指控："王商和他父亲最亲近的婢女私通；妹妹淫乱，奴仆把她的奸夫刺死，

这可能是王商教唆的。"皇上认为这些都是难以证明的暧昧小节，不足以伤害一位大臣。可是，王凤坚持要查办，屈于舅父的压力，皇上把奏章交给掌管纠察百官的司隶去处理。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素来便是个巧佞小人，发现这是升官的好机会，立即上书，用最恶毒的语言毁谤王商。于是，主管官员便上奏请把王商拘拿到奉诏成立的特别监狱去。皇上素来尊重王商，也知道张匡的话阴险，于是下诏说："不能办他！"王凤坚持要追究。夏，四月二十日，皇上被迫下了诏书，收回王商的丞相印绶，免去职务。在免相的第二天，突发重病，吐血而死，谥号戾侯，他的那些在朝中担任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的子弟和亲属，一律调出朝中，下放为外官，不得留在中枢给事、宿卫。主管官员还上奏请求废除王商的封爵；皇上却下诏："王商的长子王安，继承乐昌侯爵位。"

5 皇上当太子的时候，曾跟着莲勺县的张禹学习《论语》，即位后，便赐张禹关内侯爵位，任命为诸吏、光禄大夫，官俸中二千石，兼给事中，总领尚书事。张禹和王凤同领尚书，所以内心很不安静，屡次宣称有病，上书请求退休，是想退避王凤；而皇上不准，反而待他更为优厚。六月初五，任命张禹为丞相，封安昌侯。

6 六月二十九日，楚孝王刘嚣去世。

7 最初，当汉武帝打通西域时，罽宾国王自以为路途遥远，汉兵无法到达他那里，独自不归顺，而保持独立，屡次拦阻和谋杀汉朝使节。过了很久，汉朝使节文忠终于和罽宾国所属一个部落酋长容屈王子阴末赴，合谋攻杀罽客国王乌头劳；立阴末赴为罽宾王。后来，汉军军侯赵德，出使罽宾王国，和阴末赴意见不合而闹翻；阴末赴便将赵德锁禁起来，杀掉副使以下共七十余人，然后派遣使节上书给汉天子谢罪。当时孝元帝认为这种遥远地方小国，竟如凶恶，便拒绝接受上书，还把使节放逐到县度去，断绝来往关系。

等到皇上即位，罽宾王阴末赴再遣使节前来请罪。汉朝廷准备派遣使臣回报，并护送他的使者回去。杜钦向王凤建议："以前罽宾

王阴末赴，本来就是汉朝把他护立上王位的，后来竟然背叛汉朝。最大的恩德，莫过于使他当上国王，最大的罪恶，莫过于谋杀他国的使节，他们所以不肯报恩，又不怕惩罚，那里因为距离我们太远，汉兵无法到达他们的国境。所以当他们有所求于我们时，就恭敬谦虚；无所求于我们时，则骄纵怠慢，始终无法使他们降服。凡中国所以要厚待蛮夷部落，尽量满足他们的欲望，为的是双方疆土相接，防止他们因不满意而入境劫掠。而今县度的通道险要，不是罽宾国军部所能越过的；他们因仰慕而归向汉朝，并不能影响西域各国；即令他们不归附，也不会危害已经归汉的西域城郭的国家。从前他们亲自谋杀汉使，罪恶已昭彰西域各国，因此，中国才和他们断绝来往；现在虽然悔过前来，可是派遣来使节，既不是罽宾王的亲属，也不是重要官员，而都是一些从事商业的贱人，这是想来作生意的，只是以朝贡为藉口罢了。因此要劳烦使臣监护他们到县度，是怕他们是伪装前来，使我们受到欺骗。凡是护送外国使节，为的是保护他们不受盗匪伤害。自皮山国以南，不臣属于汉朝的还有四、五个国家。汉朝还要派侦察部队百余人，每晚要轮班五次，敲打刁斗以自守卫，还不断遭受到袭击。驴子所载负的食粮，需要沿途各国运送，才能自给。有些国家，因小又穷，无力供应；或由于凶暴狡诈而拒绝供应。奉派前往护送的使节空拿着强大汉朝的符节，在山谷之间，饥饿难忍，乞讨无门，只要一、二十天的时间，人马就会死在旷野，永无生还。沿途又要经越大头痛山、小头痛山这样崇山峻岭，和赤土、身热那样的斜坡峭壁，使人浑身发烧而失色，头痛、呕吐，连驴马也都是如此。又要穿过三池盘、石坂道的险路，最狭的山径只有一尺六、七寸宽，而长达三十里，山径旁边是险峻的深谷，行人既要看清道路，又要注意马匹，互相扶持，还要用绳索前后牵连，大约要走二千余里，才能到达县度。万一牲畜不慎失足坠落，还没有跌到谷底，已粉身碎骨；人一不小心，失足坠落，便永远沉尸，不能收殓；艰难险阻，是无法说得清楚。以前圣明的君王把全国划分

为九州,制定了五服的远近亲疏关系,只求安内,不管外族之事。现在派遣使节,承奉皇上之命,护送蛮夷的商人回去,烦劳那么多的官员士民,跋涉险恶的道路,使自己疲惫不堪,而做出的事,对我们又毫无作用,这不是长久的谋策!既然使节已经派定,而不能撤销,不过可以只护送到皮山国就可以回来。"于是王凤向皇上呈报,皇上采纳了杜钦的建议。罽宾王确实为了贪图赏赐和做生意而来,所以,每隔数年,总要派遣使节前来中国。

阳朔元年

1 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

2 三月,赦天下徒。

3 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狱,死[1]。

时大将军凤用事,上谦让无所顓。左右尝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2],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悦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杜钦见凤专政泰重,戒之曰:"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损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间其说!"凤不听。

时上无继嗣,体常不平。定陶共王来朝,太后与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他王,不以往事为纤介[3];留之京师,不遣归国。上谓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

讳，一朝有他，且不复相见，尔长留侍我矣！”其后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国邸，旦夕侍上；上甚亲重之。大将军凤心不便共王在京师，会日食，凤因言：“日食，阴盛之象。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决。

王章素刚直敢言，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凤专权蔽主之过。”上召见章，延问以事。章对曰：“天道聪明，佑善而灾恶，以瑞应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继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议善事，当有祥瑞，何故致灾异！灾异之发，为大臣专政者也。今闻大将军猥归日食之咎于定陶王，建遣之国，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阴侵阳，臣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壹举手，凤不内省责，反归咎善人，推远定陶王。且凤诬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乐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属，内行笃，有威重，位历将相，国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节随凤委曲；卒用闺门之事为凤所罢，身以忧死，众庶愍之。又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于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苟以私其妻弟；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馆也。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见，足以知其余及他所不见者。凤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

自凤之白罢商,后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闻章言,天子感寤,纳之,谓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闻社稷计。且唯贤知贤,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于是章奏封事,荐信都王舅琅邪太守冯野王,忠信质直,智谋有余。上自为太子时,数闻野王名,方倚以代凤。章每召见,上辄辟左右。时太后从弟子侍中音独侧听,具知章言,以语凤,凤闻之,甚忧惧。杜钦令凤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辞指甚哀。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亲倚凤,弗忍废,乃优诏报凤,强起之;于是凤起视事。

上使尚书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而私荐之,欲令在朝,阿附诸侯;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肠,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为"比上夷狄,欲绝继嗣之端;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章竟死狱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

冯野王慎不自安,遂病;满三月,赐告,与妻子归杜陵就医药。大将军凤凤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归家,奉诏不敬。"杜钦奏记于凤曰:"二千石病,赐告得归,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传》曰:'赏疑从予,'所以广恩劝功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阙难知也。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违'阙疑从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不宜去郡,将以制刑为后法者,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赏大信,不可不慎!"凤不听,竟免野王官。

时众庶多冤王章讥朝廷者,钦欲救其过,复说凤曰:

"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师不晓，况于远方！恐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如是，塞争引之原，损宽明之德。钦愚以为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并见郎从官，展尽其意，加于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则流言消释，疑惑著明。"凤白行其策焉。

4是岁，陈留太守薛宣为左冯翊[8]。宣为郡，所至有声迹。宣子惠为彭城令[9]，宣尝过其县，心知惠不能，不问以吏事。或问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职？"宣笑曰："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众人传称，以宣言为然。

【注释】

①王章（公元前？—前24年）：巨平人（今山东泰安县），字仲卿。少贫，卧牛衣中，与妻对泣。以文学为官。成帝征为谏议大夫、京兆尹，时帝舅王凤辅政，章上封事力言凤不可用，宜更选忠贤。遂为凤所陷害。下狱死，妻子皆徙合浦。

②歆（xīn 新）。

③纤介：细微之意。

④合浦：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广西合浦县东北旧州。

⑤杜陵：县名。西汉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以杜县改名，治所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北。

⑥风（旧读 fēng 讽）：用委婉的语言暗示。

⑦虎符：兵符，古代调兵遣将的信物。铜铸，虎形，背有铭文，分两半，右半留中，左半授予统兵将帅或地方长官。

⑧陈留：郡名。西汉元符元年（公元前[illegible]2年）置，治所在陈留县（今河南开封市东南陈留城）。

⑨彭城：县名。秦置，治所即今江苏徐州市。

【译文】

阳朔元年(丁酉,公元前 24 年)

1 春,二月三十日,日食。

2 三月,赦免天下囚犯。

3 冬,京兆尹泰山郡人王章被关进监狱,死在狱中。

这时大将军王凤独揽朝廷大权,皇上谦让软弱,又无能力拘束他。左右侍从曾推荐光禄大夫刘向的小儿子刘歆,说他通情达理,是个奇异的人才,皇上便召见他。在皇上面前,朗诵诗赋,皇上大喜。准备任命为中常侍;并教左右去拿官服,就在要下拜授职时,左右的人都说:"这件事还没有告诉大将军。"皇上说:"这种小事,何必麻烦他呢!"左右惶恐,跑下叩头力争,皇上不得已,只好告诉王凤,王凤认为不可以。任命之事,遂作罢论。

王氏的子弟都是公卿、大夫、侍中、诸曹,分别控制朝廷要职,权势充满中央。杜钦看到王凤权势太盛,规劝王凤说:"盼望将军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的那种谦恭惧傍的精神,减少穰侯魏冉执秦政十年时那样威势,放弃安武侯田蚡为丞相时贪欲,不要让范雎之流抓住把柄,从中挑拨离间。"王凤不听。

当时皇上还没有儿子,身体又多病。定陶共王刘康来朝见,皇太后和皇上秉承先帝的心意,待刘康很优厚,给他的赏赐比其他亲王多上十倍,并不因为先帝时想以他为太子之事,而有所嫌怒;把他留在京师,不让返回封国。皇上告诉刘康:"我没有儿子,人生无常,不必忌讳,有朝一日我有了意外,我们便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你就留在京师,跟我作伴吧!"后来皇上的病情渐渐减轻,刘康就住在京师的定陶共王邸,早晚都去陪侍皇上;皇上也很敬重他。大将军王凤对刘康久留京师,感到对自己不方便,恰好遇到日食,王凤警告皇上说:"所以发生日食,是阴气过盛的天象,定陶共王虽然是亲兄弟,依礼他应当回到他的封国;现却久留在京师,这是违犯常规的事情,所以上天提出警告,应该遣送定陶共王回国。"皇上无力违

抗王凤，只好答应。刘康拜辞时，兄弟二人相对流涕而别。

王章一向刚正敢言，他虽然是王凤举荐的人，却很不满意王凤的专权，也不亲附王凤，便上秘密奏章，说："日食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王凤专权、蒙蔽主上的罪过。"皇上召见王章，要他详尽解释。王章回答说："上天是很聪明的，它保佑善良而降灾祸给邪恶的人，常用天变作为信验。而今陛下因为无子，所以特别亲近定陶王刘康，这是为继承祖先宗庙，尊重国家，上顺天意，下安民心，是一种美好的事情，上天应有祥瑞才对，怎么会有灾变呢！灾变竟然发，那是因为不能忍受大臣专政的缘故。而今听说大将军王凤把日食之变归咎于定陶王刘康，并遣送回藩国，目的是使陛下孤立无助，满足他能控制朝政的私欲，这种行为，不是忠臣应该有的。而且日食的发生，是由于阴气侵犯了阳气，是臣子独擅君权的罪过。现在朝廷大小事件，都由王凤来决定，皇上不曾亲自举过一次手，王凤不从内心检讨，反而怪罪善良的人，把定陶王排挤到远方。况且王凤所干毁谤欺骗的不忠之事，不仅只是一件。以前的丞相乐昌侯王商，本是宣帝舅舅王武的儿子，品德高洁，威望素重，所以位居将相，是国家栋梁之臣。因为他梗直正派，不肯向王凤屈膝，结果竟以闺房阴私，被王凤罢官，以致忧愤而死，大家都为他而怜惜。还有王凤明知他小妾的妹妹张美人曾出嫁过，依礼不应再配给至尊的皇上，他找借口说她能生儿子，把她纳进后宫，徇私偏袒她；听说张美人进宫后，却没有怀孕生孩子。况且西羌、北胡那些少数民族，对女人第一胎的婴儿，还要杀掉，称为洗肠，目的在于纯正血统，何况皇帝陛下，怎可以接近已嫁过人的女子！这三件都是大事，是陛下亲眼所见，足以推断其他以及看不见的事情。王凤不可以继续主持朝政，应该把他退辞回到他的侯府，另选忠良贤能的人来代替。"

自从王凤禀告皇上罢免丞相王商，后来又遣归定陶王刘康，皇上心里一直气愤不平；等听到王章的秘密奏言后，忽然醒悟，大为感动，打算接纳王章的建议，对他说："要不是京兆尹的直言，我从

没听过该如何为国家谋划大计的言论。只有贤能的人，才知道谁是贤能的人，你不妨给我找一个可靠的辅助我的人。"于是王章又秘密上奏，推荐信都王刘兴的舅舅琅邪郡太守冯野王，说他为人忠心正直，很有谋略。皇上还在太子时，就数次听到过冯野王的声名，便想依仗他以取代王凤。王章每次被召见，皇上都逐出左右随从，闭门密谈。当时皇太后的堂弟侍中王音，私自窃听，完全得知王章的谈话内容，并告诉王凤。王凤听后，非常担忧害怕。杜钦叫王凤搬出大将军府，回到自己的侯府，上疏请示辞职，措辞至为哀怜。皇太后得到消息，为他伤心流泪，不肯进饮食。皇上从小就亲近和依靠王凤，也不忍心解除他的权势，于是用非常宽厚尊敬的语言，告诉王凤，勉强他继续任职；王凤又就职治事。

皇上命尚书弹劾王章："明知冯野王以前因亲王舅舅，不宜备九卿，所以由大鸿胪出任上郡太守，而竟以私意，违法推荐，想使又回到朝中为官，迎合诸侯；又明知张美人已配至尊皇上，而竟然狂妄地引西羌、北胡杀子洗肠的事来比喻，这是不应该说的话。"于是就把王章交给主管官吏查办。廷尉便罗织成他大逆不道的罪名，说他："把皇上比成西羌、北胡的蛮族，想要使皇上断子绝嗣，背叛了天子，私心偏定陶定王刘康。"王章遂死在狱中，妻子被放逐到合浦郡。从此公卿们见到王凤，都侧目而视。

冯野王因事关连自己，坐立不安，非常忧惧，便请病假，三个月期满，皇上准他带职养病，冯野王就带妻子回到故乡杜陵就医治病。大将军王凤示意御史中丞弹劾："冯野王赐准带职养病，却私行方便，拿着虎符出过郡界而回家，这是对诏书存心不敬。"杜钦给王凤上签呈说："二千石的官员患病，得皇上批准而带职回家养病，这是有前例可循的；说他不应擅离郡界，没有这个法令条文。《传》说：'对奖赏有怀疑，还是应该奖赏。'目的是在于推广恩德，勉励人立功；'对惩罚有怀疑时，就不应该惩罚。'目的是在于谨慎刑法，免得冤屈。现在不管法令和前例的有无，而竟然假托法令，妄称他有大

不敬之罪，完全违背'对惩罚有怀疑时，就不应该惩罚'的古训。假如因二千石官员管辖千里国土，负责军事重任，不能随便离开本郡，就应制定新的法条，予以约束后人，而冯野王所犯的罪，却发生在未制定法条之前。惩罚和奖赏，必须讲求朝廷的信实，不可以不慎重呀！"王凤不听，冯野王竟被免去官职。

当时许多人知道王章死于冤狱，纷纷讥责朝廷，杜钦为了补救王凤这个过错，再劝说王凤："京兆尹王章被判的罪名，隐密难知，近在京师的人都不知道，更何况其他远方的人呢！怕天下人不知道王章确实是有罪的，而误认为他是因直言规劝才被判刑。这样一来，不但阻塞臣下以后的进谏之言，杜绝了皇上引纳建议的来源，而且会误伤朝廷宽厚的德惠。庶我愚昧，我认为应该利用王章的事件，命全国各地推荐敢于直言极谏的人才，以及现任的郎吏和侍从官，让他们尽量发表意见，比以前更加鼓励他们，用以向四方展示，使天下人都知道皇上的圣明，从不因为言论的过失而加刑于人的。能够这样做，谣言自平息，疑惑不解的人，也就明白了。"王凤向皇上报告，按着他计划实行。

4这一年，陈留太守薛宣，调任为左冯翊郡太守。薛宣治理陈留时，所到的地方都很有声誉。薛宣的儿子薛惠为彭城县令，薛宣曾经过彭城，知道儿子没有才能，所以他根本不考查儿子行政方面的事。有人问薛宣："为什么不教戒你子作好官吏职务的办法呢？"薛宣笑着说："当官的工作技艺，就是要严格遵守朝廷的法令，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老师，一问便可以知道；至于能不能治民，运用的技巧怎样，这就要看他的才干和能力，而这是学习不到的啊！"大家都传颂这句话，认为薛宣说得对。

二 年

1 春,三月,大赦天下。

2 御史大夫张忠卒。

3 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于是王氏愈盛,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下。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1],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宾客满门,竞为之声誉。刘向谓陈汤曰:"今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2]。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遂上封事极谏曰[3]:"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4]。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见不为害者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5],青、紫、貂、蝉充盈帷内[6],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7],并作威福,击断自恣[8],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营执枢机,朋党比周[9];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10],孤弱公族[11],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12],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

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菌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13]。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侯权，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弟，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圣思！”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然终不能用其言。

4 秋，关东大水。

5 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

6 是岁，徙信都王兴为中山王。

【注释】

①略遗：贿赂的财物。

②三主：指宣帝、元帝、成帝。

③极谏：尽力规劝。古时多用于臣下对君主。

④求：办法、技术、主张、策略。

⑤朱轮华毂:红漆车轮,彩绘车毂。古代贵官所乘的车。

⑥青、紫、貂、蝉:汉制,列侯,紫绶;二千石,青绶;侍中、中常侍,都银珰左貂、金附蝉。

⑦僭(jiàn 贱):超越本分。

⑧自恣:放任,为所欲为。

⑨朋党比周:结党营私,排斥异己。

⑩排摈(bìn 宾):排斥、摈除。

⑪孤弱:势孤力弱。

⑫磐互:交相勾连。

⑬累卵:堆积起来的蛋,极易倾倒打碎,比喻非常危险。

【译文】

二年(戊戌,公元前23年)

1 春,三月,大赦天下。

2 御史大夫张忠去世。

3 夏,四月二十七日,皇上任命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王氏的权势更加强大,郡国守相,刺史都出于王氏家族的门下。以前同日封侯的谭、商、立、根、逢时五位兄弟,竞争使生活豪华奢侈,贿赂的金银财宝,从四方八面涌送王氏家门。他们又都洞晓人事,好士养贤,输财施舍,攀比高尚;宾客满门,竞相传诵王氏美好的声誉。刘向对陈汤说:"现在变异如此严重,而皇亲国戚的权势日益强盛,这样下去,势必威胁刘氏王朝。我有幸是高祖幼弟楚文王刘交的后代,而且累代都蒙受汉室的厚恩,又是宗室老臣,历事宣帝、元帝、成帝三位皇帝。皇上因我是先帝老臣,每次接见我,都给予特别礼遇。我如果不说话,谁还会说话!"于是呈递秘密奏章,直言竭力规劝说:"我听说,没有一个国君不盼望安定,而却常常陷于危险之中;没有一个国君不盼望长存,而却常常遭到灭亡。这是因为他失去驾驭人臣的办法。让大臣操纵朝廷大权,控制国政,没有不因此而危害国家的。所以《书经》上说:'大臣一旦作威作福,对家族造成

灾难，对国家造成凶险。'孔子说：'国君不能支配俸禄，大夫操纵政权，'这是国家危亡的先兆啊！而今王氏一姓，能坐红色车轮跟彩色轴头华丽的车子的，就有二十三人，佩青、紫色印带，帽上有貂尾跟蝉文绣花的列侯，充满皇宫，密如鱼鳞，排列在左右。大将军王凤操持朝政大权，五侯骄横奢侈，作威作福，想攻击谁，就攻击谁，行为卑鄙，却假托治国之名，一身为私，却假装是为公，依仗皇太后的尊位，假借外甥跟舅舅间的亲情，取得权势。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王氏家门，掌管国家机要部门，结党营私。赞扬他们的人，都能得到高升，不顺从和憎恨他们的人，都遭到处死和伤害；游闲说客之流为他们歌功颂德，一些执政的人又为他们说话。排斥刘氏宗室，孤立刘氏皇族，凡稍有智能的人，更加以毁谤，使他们不得晋升，阻绝皇族，不准他们在朝中任职，使其跟皇上疏远，以防止自己的权势被削弱；还经常诉说以前燕王、盖主谋反之事，以表示皇族同样可以谋，使皇上心生猜忌，却故意回避吕后的娘家吕产、吕禄等的擅权专政，以及霍光的子侄和女婿们的反逆，事败被杀的往事。在内心上，他们跟管叔、蔡叔一样，叛乱之念已经萌芽，外表上，却借口皇上年幼，自比周公摄政，兄弟盘据朝中重要位置，王氏宗族盘根错节，从上古直到秦朝、汉朝，外戚超越身分，冒用皇上的职权行，从没有像王氏这个样子。物忌太盛，太盛一定有不同寻常的变异预先显现，这是这种人身上隐蔽动机在事物天象上的反映。孝昭帝元凤三年，泰山就有大石块自行起立，上林苑中的枯干的柳树复苏重生，因而孝宣帝即位。而今王氏在济南郡的王氏祖先坟墓，在做为支柱的梁柱上忽生枝叶，枝叶伸出户外，树根深入地面土中，比起大石块起立，枯干柳树复活，它就是更明显的象征了。两个人主必然势不两立，王氏，刘氏也不可能同时并存，如果王氏有泰山那样安稳，而皇上就像堆叠起来的蛋，随时都有倾倒打碎的危险。陛下身为刘氏子孙，保持皇位，却将国家的命运转移到外戚的手中，竟使自己被贬降成贱役之辈，纵使不为陛下本身打算，也应

为刘氏宗室考虑！妇人应该是亲近夫家，以夫家为主，而疏远娘家的才对，而皇太后却反而为之，这不是她的福气。孝宣帝不给舅舅平昌侯王无故大权，所以才能保持全安。贤明的人，能在无形当中为人造福，在灾难没有发生之前，就把它消除。皇上应该公开颁布诏书，说出善言，引进宗室，亲自接纳并信任他们；贬退、疏远皇亲国戚，不要给予他们大权，让他们都停职回家，以效法先帝的办法，对外戚给予优厚待遇，以平安保全他们的宗族，这才应是皇太后的心意，外戚的福气啊！如果这样，既可使王氏家庭永存，并保住他们的爵位俸禄；也可使刘氏皇族长治久安，不致失去江山。这正是嘉奖、调和皇族内外各姓的关系，使子子孙孙享受无疆的谋划呀。如果不行此谋划，春秋时期田氏篡齐的事件，又会出现在今天；六卿分晋的局面，一定会在汉王朝重演，为后代带来的忧患，这是多么明显啊！请陛下三思。"奏章呈上后，皇上召见刘向，知道他叹息悲伤的心意，就告诉他说："你暂不必多说了，我会想办法处理！"然而始终没有采用刘向的建议。

4 秋，关东发生大水灾。

5 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刘康去世。

6 本年，改封信都王刘兴为中山王。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三十一

汉纪二十三　起屠维大渊献，尽强圉协洽，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阳朔三年

1 春，三月，壬戌[1]，陨石东郡八[2]。

2 夏，六月，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3]，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逐捕，以军兴从事[4]，皆伏辜。

3 秋，王凤疾，天子数自临问，亲执其手涕泣曰："将军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谭次将军矣！"凤顿首泣曰："谭等虽与臣至亲，行皆奢僭，无以率导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谨敕，臣敢以死保之！"及凤且死，上疏谢上，复因荐音自代，言谭等五人必不可用[5]；天子然之。初，谭倨，不肯事凤，而音敬凤，卑恭如子，故凤荐之。八月，丁巳，凤薨。九

月，甲子，以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而王谭位特进，领城门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谭失职，劝谭辞让，不受城门职；由是谭、音相与不平[6]。

4 冬，十一月，丁卯，光禄勋于永为御史大夫。永，定国之子也。

四　年

1 春，二月，赦天下。

2 夏，四月，雨雪。

3 秋，九月，壬申，东平思王宇薨。

4 少府王骏为京兆尹。骏，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至骏，皆有能名，故京师称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

5 闰月，壬子，于永卒。

6 乌孙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为弟日贰所杀。汉遣使者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日贰亡阻康居；安日使贵人姑莫匿等三人诈亡从日贰，刺杀之。于是西城诸国上书，愿复得前都护段会宗；上从之。城郭诸国闻之，皆翕然亲附[7]。

7 谷永奏言："圣王不以名誉加于实效；御史大夫任重职大，少府宣达于从政，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

鸿嘉元年

1 春，正月，癸巳，以薛宣为御史大夫。

2 二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丰之戏乡为昌陵县，奉初陵[8]。

3 上始为微行[9]，从期门郎或私奴十余人，或乘小车，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甘泉、长杨、五柞，斗鸡、走马，常自称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张安世四世孙放也。放父临，尚敬武公主，生放，放为侍中、中郎将，娶许皇后女弟，当时宠幸无比，故假称之。

4 三月，庚戌，张禹以老病罢，以列侯朝朔、望，位特进，见礼如丞相；赏赐前后数千万。

5 夏，四月，庚辰，薛宣为丞相，封高阳侯；京兆尹王骏为御史大夫。

6 王音既以从舅越亲用事，小心亲职。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为将军，不获宰相之封，六月，乙巳[10]，封音为安阳侯。

7 冬，黄龙见真定[11]。

8 是岁，匈奴复株累单于死，弟且麋胥立，为搜谐若鞮单于；遣子左祝都韩王呴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车为左贤王。

【注释】

(1)壬戌：三月无此日。

(2)东郡：秦置，治所在濮阳县(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3)颍川：郡名。治所在阳翟县(今河南禹县)。

(4)军兴：汉制，朝廷征集财物以供军用，谓之军兴。

(5)五人：指王氏五侯。

(6)不平：愤慨不满。

(7)翕(xi 戏)：相合。

(8)昌陵县：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县东。

(9)微行：不使人知其身份，便装出行。

(10)乙巳：六月无此日。

⑩真定：治所河北正定县。

【译文】

汉纪二十三　起己亥(公元前22年)，止丁未(公元前14年)，共九年。

阳朔三年(己亥，公元前22年)

1春，三月壬戌日，东郡降下八颗陨石。

2夏，六月，颍川郡铸铁官所属服徭役的申屠圣等一百八十人，起来造反，杀长史，盗取仓库武器。自称将军，历经九个郡。朝廷派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去追捕，征集财物，以供军用，凡不从命的，都以军法处治。终于全部捕杀。

3秋，王凤患病，皇上经常亲自去探望，并握着王凤的手，流泪说："将军病重，如有万一，平阿侯王谭将接替你的位置！"王凤叩头流泪说："王谭等人虽然和我情属至亲，但他们行为超出规范，生活奢侈，不能作为百姓的表率，不如御史大夫王音言行谨慎，我敢以生命担保他可以担当大任。"王凤在临死之前，再上书称谢皇上，坚持推荐王音取代他的职位，指出王谭等五人一定不可任用；皇上同意他的建议。最初，王谭十分傲慢，不肯曲事王凤，而王音尊敬王凤，就像儿子对父亲那样恭敬谦卑，所以王凤竭力推荐他。八月二十四日，王凤去世。九月初二，皇上任命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而王谭为特进，掌领城门驻军。定安太守谷永认为王谭没有得到大将军的职位，便劝王谭辞职退让，不要接受这个职务；因此王谭、王音之间，结下怨恨。

4冬，十一月初六，命任光禄勋于永为御史大夫。于永，是于定国的儿子。

四年(庚子，公元前21年)

1春，二月，赦免天下。

2夏，四月，降雨雪。

3 秋，九月十六日，宣帝的儿子东平思王刘宇去世。

4 任命少府王骏为京兆尹。王骏，是王吉的儿子。以前任过京兆尹的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以至现任的王骏，都以才干闻名，所以京师传颂说："前有赵、张，后有三王。"

5 闰十二月初九，于永去世。

6 乌孙的小昆弥乌就屠去世，子拊离继位，被他弟弟日贰谋杀。汉派遣使臣去封拊离的儿子安日为小昆弥。日贰便逃亡到康居国，安日派贵族姑莫匿等三人也伪装跟随日贰逃亡，乘机刺杀了日贰。于是西域各国都上书汉天子，请求再派遣前任都护段会宗返回西域；皇上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西域有城郭的国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很一致亲附了汉朝。

7 谷永上奏说："圣明的君王，除了只注意一个人的名声，还要考查他的实际才能；御史大夫责任重大，少府薛宣，通达政事，请陛下留意考察！"皇上同意他的推荐。

鸿嘉元年（辛丑，公元前 20 年）

1 春，正月初九，任命薛宣为御史大夫。

2 二月二十八日，皇上前往视察他自己的墓地，赦免了在墓地修建的囚徒；把陵墓所在的新丰的戏乡改为昌陵县，用以支援修建墓地工程的人力物力。

3 皇上开始微服出行，只跟随着十几个期门郎或宫奴，有时乘坐小车，有时大家一齐骑马，出入于大街、小巷、郊外，甚至远到长安附近各县甘泉宫、长杨宫、五柞宫去看斗鸡赛马，经常自称是富平侯的家人。富平侯是张安世第四代孙张放。张放的父亲张临娶皇姑敬武公主生下张放，张放为侍中、中郎将，娶许皇后的妹妹为妻，当时受到的宠爱无比，所以冒称张放的家人。

4 三月二十七日，张禹因年老多病遣归，以侯爵的身分每月初一、十五上朝晋见，位在三公下的特进，接见礼遇，跟丞相一样，对他的赏赐前后达数十万之多。

5夏,四月二十七日,任命薛宣为丞相,封为高阳侯;京兆尹王骏为御史大夫。

6王音既以表舅的关系超越"五侯"而掌握大权,所以特别小心谨慎。皇上把王音由御史大夫而直升车骑将军,却没有封侯,所以在六月乙巳,封王音为安阳侯。

7冬,在真定出现黄龙。

8这一年,匈奴复株累单于去世,他的弟弟且麋胥继位,称为搜谐若鞮单于;派遣他的儿子左祝都韩王呴留斯侯侍奉汉朝,任命栾木且莫车为左贤王。

二　年

1春,上行幸云阳、甘泉。

2三月,博士行大射礼。有飞雉集于庭,历阶登堂而雊[1];后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车骑将军之府,又集未央宫承明殿屋上。车骑将军音、待诏宠等上言:"天地之气,以类相应;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听察,先闻雷声,故《月令》以纪气。《经》载高宗雊雉之异,以明转祸为福之验。今雉以博士行礼之日历阶登堂,万众睢睢[2],惊怪连日,径历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庙骨肉之官,然后入宫,其宿留告晓人[3],具备深切;虽人道相戒,何以过是!"后帝使中常侍晁闳诏音曰:"闻捕得雉,毛羽颇摧折,类拘执者,得无人为之?"音复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语!不知谁主为佞谄之计,诬乱圣德如此者!左右阿谀甚众,不待臣音复谄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今陛下

觉寤，惧大祸且至身，深责臣下，绳以圣法，臣音当先诛，岂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继嗣不立，日日驾车而出，失行流闻；海内传之，甚于京师。外有微行之害，内有疾病之忧，皇天数见灾异，欲人变更，终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动陛下，臣子何望！独有极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处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当以谁属乎！宜谋于贤智，克己复礼，以求天意，继嗣可立，灾变尚可销也。”

3 初，元帝俭约，渭陵不复徙民起邑；帝起初陵，数年后，乐霸陵曲亭南[4]，更营之。将作大匠解万年使陈汤为奏，请为初陵徙民起邑，欲自以为功，求重赏。汤因自请先徙，冀得美田宅。上从其言，果起昌陵邑。

夏，徙郡国豪桀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

4 五月，癸未，陨石于杜邮[5]。

5 六月，立中山宪王孙云客为广德王。

6 是岁，城阳哀王云薨；无子，国除。

【注释】

①雊(gòu 姤)：野鸡叫。历阶：登阶。

②睢睢(suī 虽)：仰目视貌。

③宿留：停留、逗留。

④乐(yào 耀)：爱好。

⑤杜邮：邑名。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译文】

二年(壬寅，公元前 19 年)

1春,皇上前往云阳、甘泉。

2三月,博士举行大射礼时,忽然有群野鸡飞集庭院之中,而后顺着台阶一级一级登上厅堂,发出叫声;之后又飞集到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车骑将军各府,接着又飞集到未央宫承明殿屋顶上。车骑将军王音、待诏宠等人上书说:"天地间的云气,是以同类事物而两相对应的;它告诫君王的,虽然很细微,但非常明显。野鸡听觉敏锐,能先听到雷,所以它啼叫,故《礼记·月令》篇就用野鸡的鸣叫来记节气。《书经》记载:商代的高宗祭祀祖先成汤时,有野鸡飞到大鼎耳柄上鸣叫的不祥的变异,因高宗改修德政,却转祸为福,这就是验证。而今野鸡在博士举行大射礼之时,顺着台阶,登上厅堂,在众人注视之下,引起连日失常而惊动,又径飞到三公的府上,以及太常、宗正这些掌管宗庙和骨肉亲属的官府,然后又飞到未央宫,它的停留预示的含义,既完备又深切,即使用人事来劝戒,也没有比这更明显啊!"后来皇上命中常侍晁闳下诏给王音说:"听说捕捉到的野鸡,发现它的羽毛很多被折断,好像是被人捕捉过的,不是自然飞来的,莫非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王音再作回答说:"陛下怎么说出这种亡国的话!不知是谁设下这谄媚的诡计,如此毁乱陛下的圣德!陛下左右奉承谄媚的人太多,不必我再逢迎就已够多了。公卿以下,大家都只顾守职自保,不敢说一句正直的话。如因使陛下觉悟过来,恐惧大祸临身,而深责臣属,亦绳之以法,我当先受到诛灭,那能自求解脱呢?今陛下即位已十五年,还没有继承皇位的太子,却每天驾车出游,过失的行为,传播海内各地,比京师所听到的,更为严重。陛下在外面微服出行留下种种祸害,而陛下本身又有疾病的忧患,皇天屡次显示灾异,是要使陛下自己有所改变,而陛下并没有改过。皇天都不能感动陛下,我们臣还能有什么指望?只有极力冒死进言,命在旦夕之间而已。陛下如不自己改变,一旦国家有什么不测,我的母亲都不知安身何处,那还顾得了皇太后呢!汉高祖打下的天下,又将交给谁呢?所以陛下应该与有

贤能的人商议，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言行合于礼，遵循天意，那么，继承人问题才可解决，灾变也可望消除。”

3 当初，元帝十分俭约，他的渭陵，不再强迫百姓迁移，也不再建置县邑；成帝预建初陵，几年后，觉得霸陵曲亭南边的风水更好，就在那里再营建昌陵。将作大匠解万年要陈汤上奏，请求为初陵移民，并在那里设置县邑，想为自己邀功，谋取重赏。陈汤就自己请求率先迁移，希望分到豪华的住宅和肥沃的田地。皇上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设置了昌陵邑。

夏，迁徙郡国中拥有家财五百万以上的豪富五千户到昌陵。

4 五月初六，杜邮降落三颗陨石。

5 六月，册封中山宪王刘福的孙子刘云客为广德王。

6 这一年，城阳哀王刘云去世；因无子继承，封国被撤消。

三 年

1 夏，四月，赦天下。

2 大旱。

3 王氏五侯争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尝病，欲避暑，从上借明光宫[1]。后又穿长安城，引内沣水[2]，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张周帷，楫棹越歌[3]。上幸商第，见穿城引水，意恨，内衔之，未言。后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山土、渐台，象白虎殿，于是上怒，以让车骑将军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谢太后。上闻之，大怒，乃使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轨，藏匿奸猾[4]，皆阿纵，不举奏正法；二人顿首省户下。又赐车骑将军音策书

曰:"外家何甘乐祸败!而欲自黥、劓[5],相戮辱于太后前,伤慈母之心,以危乱国家!外家宗族强,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将一施之,君其召诸侯,令待府舍!"是日,诏尚书奏文帝诛将军薄昭故事。车骑将军音藉槁请罪[6],商、立、根皆负斧质谢,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实无意诛也。

4 秋,八月,乙卯,孝景庙北阙灾。

5 初,许皇后与班倢伃皆有宠于上。上尝游后庭,欲与倢伃同辇载[7],倢伃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班倢伃进侍者李平得幸,亦为倢伃,赐姓曰卫。

其后,上微行过阳阿主家,悦歌舞者赵飞燕,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姿性尤酥粹,左右见之,皆啧啧嗟赏。有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姊、弟俱为倢伃,贵倾后宫。许皇后、班倢伃皆失宠。于是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倢伃挟媚道,祝诅后宫[8],詈及主上[9]。冬,十一月,甲寅,许后废处昭台宫,后姊谒皆诛死,亲属归故郡。考问班倢伃,倢伃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无知,愬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赦之,赐黄金百斤。赵氏姊、弟骄妬,倢伃恐久见危,乃求共养太后于长信宫。上许焉。

6 广汉男子郑躬等六十余人攻官寺[10],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

【注释】

①明光宫：宫名。汉武帝置。在长安城内南与长乐宫相连。

②沣(fēng 丰)：一作丰水。即今陕西西安市西渭水支流沣河。

③楫(jí 级)：船桨。棹(zhào 照)：划船的工具。

④奸猾：奸俭狡猾的人。

⑤劓(yì 义)：古代的一种刑罚。割掉鼻子。

⑥藉稿：坐在草席上。

⑦辇(niǎn 碾)：皇帝坐的车。

⑧祝诅(zǔ 组)：诉于鬼神，使降祸于憎恶的人。

⑨詈(lì 立)：骂。

⑩广汉：郡名。治所在今四川金堂县东。

【译文】

三年(癸卯，公元前 18 年)

1 夏，四月，赦免天下。

2 发生大旱灾。

3 王氏五侯争比豪华奢侈。成都侯王商曾因患病，想要避暑，就向皇上借用明光宫。后来又凿穿长安城，挖掘渠道，把沣水引到他家的人工湖里，用以泛舟取乐。用羽毛制造船篷，船的四周都围上帷帐，令划船的高唱吉越歌谣。皇上曾到王商家，看见穿城引水，心里十分生气，但是没有说出来，以后微服出行时，路过曲阳侯王根家，又看见他园中有人工假山和建在水中的渐台，格局就像未央宫中的白虎殿，于是皇上大怒，并责怪车骑将军王音。王商、王根兄弟想要用自请脸上刺字，割掉鼻子，向皇太后请罪，以威胁皇上。皇上听说后，更加生气，就派尚书去质问司隶校尉和京兆尹，明知成都侯王商等人奢侈，越出规定范围的不轨行为，又窝藏罪犯，你们竟敢徇私放纵，不举奏揭发，绳之以法！司隶校尉、京兆尹二人一齐到宫外下跪叩头请罪。皇上又下诏给车骑将军王音说："外戚他们为什么心甘乐意地遭到毁灭！竟然想刺脸、割鼻，互相刑辱于皇太后

的面前,来伤害慈母的心,又扰乱国家!王氏宗族在朝中太过强横,我在上面一身孤立,很长一段时间软弱无能,所以我现在要执行刑罚,来惩戒他们,你去召唤那几位诸侯,要他们到你家里等候诏命。"当天,下令尚书呈报文帝诛杀将军薄昭的故事。车骑将军王音坐在垫有草席的地上,等候刑戮,王商、王立、王根都背着刀斧和铡刀的垫座请罪待刑,很久之后,才赦免了他们。原来,皇上只不过是想恐吓他们,并无意要诛杀他们。

4 秋,八月十五日,景帝陵园的北门失火。

5 最初,许皇后与班同倢伃时都被皇上宠爱。皇上曾经在后宫游逛,想要倢伃跟他同坐一辆车上,倢伃却推辞说:"我看古代的图画,贤圣的国君,都是名臣跟随在身旁,夏、商、周三代的末代君王,才有宠爱的妃妾在身旁;今天要我同皇上一同乘车,岂不是和三代的末代国君相似吗?"皇上认为她说得好,就不再勉强。皇太后听到这件事,高兴地说:"古代有个以不吃狩猎来的禽兽肉来进谏好打猎的楚庄王的樊姬,现代有个贤德的班倢伃!"班倢伃推荐她的侍女李平给皇上,并得皇上的宠爱,也封倢伃,赏赐姓卫。

后来,皇上微服出行,经过阳阿公主家,看见一位歌舞女叫赵飞燕,就很喜欢她,即召回宫,大为宠爱;她妹妹也被召入宫,其姿态秉性更是纯美无疵,左右侍从见了,无不啧啧称赞。原来宫帝时在后宫为披香博士的淳于成,正站在皇上身后,吐唾沫说:"她是祸水,定会把汉朝之火扑灭!"赵飞燕姊妹二人都被封为倢伃,受到皇上的宠爱,压倒后宫所有美女。连许皇后、班倢伃都失宠。于是赵飞燕进谗言,诬陷许皇后、班倢伃用法术蛊惑后宫的人,以及诟骂皇上。冬,十月十六日,许皇后被废,并移居到上林苑的昭台宫去,许皇后的姐姐许谒等人都被杀害,其亲属都被遣回原籍山阳郡。又拷问班倢伃,班倢伃回答说:"臣妾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行正道,还不能蒙受幸福,从事邪恶,还想能有指望吗?!假如鬼神有知,就不会接受不守臣道的控诉;如果鬼神无知,那控诉又有什

么用呢？所以我不做这种事。”皇上认为她回答得好，就赦免了她，还赏赐黄金一百斤。班倢伃看到赵飞燕姐妹的骄纵妒嫉，恐怕时间一长，自己还会遭到危害，就要求到长信宫侍奉皇太后。皇上允许她的请求。

6 益州广汉郡男子郑躬等六十余人，攻打地方官署，劫夺狱中囚犯，盗取兵器库的兵器，自称山君。

四 年

1 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1]，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平陵李寻奏言[2]：“议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朝臣数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处业振赡之。

2 广汉郑躬党与寖广，犯历四县，众且万人；州郡不能制。冬，以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3]，发郡中及蜀郡合三万人击之[4]，或相捕斩除罪；旬月平。迁护为执金吾，赐黄金百斤。

3 是岁，平阿安侯王谭薨。上悔废谭使不辅政而薨也，乃复进成都侯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

魏郡杜邺时为郎[5]，素善车骑将军音，见音前与平阿侯有隙，即说音曰：“夫戚而不见殊，孰能无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讥焉。周、召则不然，忠

以相辅,义以相匡,同己之亲,等己之尊,不以圣德独兼国宠,又不为长专受荣任,分职于陕,并为弼疑,故内无感恨之隙,外无侵侮之羞,俱享天祐,两荷高名者,盖以此也。窃见成都侯以特进领城门兵,复有诏得举吏如五府,此明诏所欲必宠也。将军宜承顺圣意,加异往时,每事凡议,必与及之。发于至诚,则孰不说谕!"音甚嘉其言,由是与成都侯商亲密。二人皆重邺。

【注释】

①清河:郡名。治所在清阳县(今河北清河县东南)。信都:郡名。治所在信都县(今河北冀县)。

②平陵: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

③河东郡:治所在安邑县(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

④蜀郡:治所在成都县(今四川成都市)。

⑤魏郡: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

【译文】

四年(甲辰,公元前17年)

1秋天,在渤海、清河、信都各郡的黄河水溢,泛滥成灾,淹没三十一县,毁坏官府、民房四万多所。平陵人李寻上书说:"以前参与商议的官员,经常想去寻找九河故道的遗迹,再重新凿通利用它。现可趁着黄河自己决口,暂且不要把它堵塞,以观察水的流势;黄河的水流经过的地方,自然会逐渐形成一些河川,而冒出沙土来。然后顺应天心,加以整理,而后将它描绘出来,一定能找出九河的故道,所花费人力、财力也不多。"皇上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停止派人工去阻塞黄河决口。朝中官员屡次上奏说灾区百姓生活非常痛苦,皇上派人前往安置救济,使其能安居乐业。

2 广汉人郑躬的党羽日益增多，势力范围越来越广，先后侵犯了四个县，集众近万人；州郡都没有能力制服他们。冬，任命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征调本郡以及邻近蜀郡的兵力共三万人，一起去攻打他们，有的被逮捕、斩杀，有的降服，就赦免他们所犯的罪；历经一个月，终于平定。于是擢升赵护为执金吾，赏赐黄金一百斤。

3 这年，平阿侯王谭去世。皇上后悔因不用他辅佐政事而使他过早去世，因而再任命成都侯王商，以持进地位掌领城门兵，跟车骑将军一样，可以设置幕府，举荐官吏。

魏郡人杜邺，当时担任郎官的职务，平素就和车骑将军王音很友好，看见王音从前与平阿侯王谭之间有怨恨，便劝说王音："亲为骨肉，却相互疏远，怎能没有怨恨！从前秦景公是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却容不下同母亲的弟弟公子铖，所以《春秋》都加以讽刺。周公与召公却不是这样，他们彼此忠心相辅佐，以情义相辅助，他们都把对方视为自己，亲密而又尊重，不因自己德行高尚，而独享国家的恩宠，也不因自己在朝中地位很高，而专享荣华富贵，因此，从陕州划开，陕州以东，由周公主持，陕州以西，由召公主持，并为左辅、右弼共同辅佐周成王，所以对内没有互相抱怨，对外也没有相侵犯侮辱的羞耻，而能共享上天的保佑，同时护得崇高的声誉，这就是他们的忠义所在。我发现成都侯王商以特进掌管领城门兵，又让他跟丞相、御史、车骑将军、左将军、右将军等五府一样，有权举荐官吏，这很明显，皇上已决心宠信他。所以将军你，应该顺着皇上的意思，要比平常时更加倍地厚待王商，凡有议论的事情，都要和他商量，只要出于诚心实意，则彼此之间自然会相和悦。"王音很赞许他见解，从此便和成都侯王商交往亲密。王音、王商也都很敬重杜邺。

永始元年

1 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戊午，庾后园南阙火。

2 上欲立赵倢伃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难之。太后姊子淳于长为侍中，数往来通语东宫；岁余，乃得太后指，许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倢伃父临为成阳侯。谏大夫河间刘辅上书[1]，言："昔武王、周公，承顺天地以飨鱼、乌之瑞，然犹君臣祗惧，动色相戒。况于季世，不蒙继嗣之福，屡受威怒之异者乎！"虽夙夜自责，改过易行，畏天命，念祖业，妙选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庙，顺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孙之祥犹恐晚暮！今乃触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人婢不可以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祸而无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窃伤心，不敢不尽死！"书奏，上使侍御史收缚辅，系掖庭秘狱[2]，群臣莫知其故。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琅邪师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书曰："窃见刘辅前以县令求见[3]，擢为谏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诡切至当圣心者，故得拔至于此；旬月之间，收下秘狱。臣等愚以为辅幸得托公族之亲，在谏臣之列，新从下土来，未知朝廷体，独触忌讳，不足深过。小罪宜隐忍而已，如有大恶，宜暴治理官，与众共之。今天心未豫，灾异屡降，水旱迭臻[4]，方当隆宽广问，褒直尽下之时也，而行惨急之诛于谏争之臣，震惊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辅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户晓。同姓近臣，本以言显，其于治亲养忠之义，诚不宜幽

囚于掖庭狱。公卿以下，见陛下进用辅亟而折伤之暴，人有惧心，精锐销耎，莫敢尽节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听，广德美之风！臣等窃深伤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辅系共工狱，减死罪一等，论为鬼薪[5]。

3 初，太后兄弟八人，独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怜之。曼寡妇渠供养东宫，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6]；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太后又数以为言。五月，乙未，封莽为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7]，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者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8]。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9]。”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4 六月，丙寅，立皇后赵氏，大赦天下。

皇后既立，宠少衰；而其女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10]；切皆铜沓[11]，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钉，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12]；自后

宫未尝有焉。赵后居别馆,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昭仪尝谓帝曰:"妾姊性刚,有如为人构陷,则赵氏无种矣!"因泣下凄恻[13]。帝信之,有白后奸状者,帝辄杀之。由是后公为淫恣,无敢言者,然卒无子。

光禄大夫刘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于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注释】

①河间:国名。治所在乐城县(今河北献县东南)。

②掖庭:师古说:"《汉旧议》:掖庭诏狱,令、丞、宦者为之,主理妇人,女官也。"

③县令:指刘辅当襄贲县(今山东苍山县东南)县令。

④迭臻(diézhēn 蝶贞):轮流到来。

⑤鬼薪:秦汉时刑名。为宗庙采供柴薪,三岁刑。

⑥敕(chì 斥)备:恭谨周密。

⑦宿卫:在宫中值宿,担任警卫。

⑧惭恧(cánnǜ 残努):惭愧。

⑨宜子:指女子宜于生育。

⑩髹(xiū 休):赤黑漆。

⑪沓(tà 踏):会合。

⑫蓝田璧:指今陕西蓝田县蓝田山,因产美玉,又名玉名。

⑬凄恻(qī cè 妻策):悲伤。

【译文】

永始元年(乙巳,公元前16年)

1 春,正月二十二日,太官冰库失火。二十七日,庚后陵园的南门也失火。

2 皇上想立赵倢伃为皇后,皇太后嫌她出身低贱,难以同意。皇太后姐姐的儿子淳于长当时是侍中,经常往来于长乐宫说服皇太后;经过一年多努力,才得到皇太后旨意,答应了这件事。夏,四月十五日,皇上先封赵飞燕的父亲赵临为成阳侯。谏大夫河间人刘辅便上书说:"从前周武王、周公,都能顺天应时,所以有白鱼跳到武王的御舟上,有火覆盖着武王的住屋,而火焰忽然变成孝鸟的吉祥,可是君臣之间仍是那样的恭敬和戒惧,彼此以面色的改变来相互戒勉。何况现在,陛下不但没有蒙受上天赐给太子的福气,还屡次受到上天愤怒降灾的警告。即令白夜自己责备自己,改过行善,敬畏天命,怀念祖宗的大业,精选品德高尚的后代,考求性情娴静的女子,用来承接宗庙,顺应神明,满足天下人的愿望,如此,子孙要享受的福分,恐怕岁时已晚了!而今陛下却放纵情欲,倾心迷恋于卑贱的女子,想让她为皇后,使天下人把她作为母亲的榜样,既不敬畏天命,又不怕羞愧于人民,再没有比这更迷惑的人啊!俗话说:'腐朽的木头,不可以作梁柱,出身卑贱的婢女,不可以当主人。'凡是上天和人民所不赞许的事情,只会带来灾祸而决不会带来幸福,这是街巷的人都知道的道理,而朝中大臣却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我非常痛心,不敢不冒一死以进谏。"奏章呈上后,皇上就派侍御史逮捕刘辅,关押由宦官掌握的秘密监狱,大臣们都不知是何缘故。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琅邪人师丹、太中大夫谷永等四人一起上书说:"刘辅原以襄贲县令上书求见,皇上提升他为谏大夫,一定是他言论高明独到的地方,而深合皇上的心意,所以才受到如此提拔;才一个月的时间,却忽然囚禁秘狱。我们认为刘辅能有幸以宗室的亲属关系,排在谏臣行列。他新从县里

上来,不知朝廷体制,以致触犯忌讳,但不是重大罪过。虽然是小过错,皇上应对他克制忍耐,如有大的罪过,应公开他罪状,交给廷尉审理,使大家都能了解他的罪状。而今天心不悦,常降灾异,水、旱之灾轮流到来,皇上正应施恩宽容,广开诤谏之门,褒奖正直,使臣民能尽所言的时候,却对诤谏的臣子,施行惨烈痛急的罚刑,群臣感到震惊,使他们失去忠心正直的心意。假如刘辅不是犯直言规劝的过失,其罪过又不明显,那么,天下人就不可能都知道。刘辅原是皇上同姓的近臣,本来就是因直言而闻名,无论是端正亲属之间的关系,或培植忠良,都不应该把他囚禁宫廷秘狱。公卿以下,看到皇上快速升用刘辅,而又短促地去折伤他,每人都因此而恐惧,精心锐思因而消失,再不敢尽忠直言,这不可能显示唐尧推广视听的感德,也不可能推广道德美好的风范!我们深感痛心,请皇上留心考查观察!"皇上于是下令把刘辅转押到少府的诏狱,减免死罪,判他的三年徒刑,为宗庙采供柴薪。

3 最初,皇太后的八名兄弟中,因二弟王曼死得过早,没有能够封侯;皇太后为此心里非常怜惜。王曼的遗孀渠被供养在长乐宫中,她儿子王莽,因自幼丧父,所享受的富贵荣华就不及其他的堂兄弟们。那些堂兄弟,都是将军、五侯的儿子,凭父亲的地位,生活奢侈靡烂,他们彼此以车马声色游荡无度来比地位高低,王莽却恰恰相反,因此他的身分降下,所以言行恭俭,勤奋好学,穿着像一般读书人的样子;侍奉母亲和守寡的嫂嫂、抚养去世哥哥王永的儿子王光,都十分尽心尽意;加上他对外结交才智杰出,对内侍奉伯父、叔父,委曲迁就,彬彬有礼。伯父大将军王凤患病时,王莽在床前侍候,亲自尝药,以致蓬头垢面,连梳洗的时间都没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解脱衣带。王凤深为感动,临死前,特别请求皇太后和皇上,任命王莽为黄门郎,后来又升为射声校尉。过了一段时候,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皇上,愿把自己的封邑分出部分改封给王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人都是当代的知名之士,也都为王莽说

好话，皇上因此也很器重他，而皇太后又一再吩咐，于是在五月初六，诏封王莽为新都侯，又升迁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更加小心谨慎，官爵越尊贵，而态度越表现谦逊恭敬。他把自己的车马衣裘拿去周济门下的宾客，致使家里没有余财；广收供养名士，结交将、相、卿、大夫等文武大臣很多。所以在朝掌权官员互相交替地推荐他，游说的人到处宣扬他，使他的声誉大增，凌驾于他的伯、叔父们之上。王莽还敢做出一些激进变异之事，却毫无愧色。他曾经私下买了婢女，被他兄弟们知道，王莽便说是："因为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我听说这女子是生儿子的身形，所以买了她。"当天就把婢女送给了朱博。他隐匿真情而博取名声，就采取这个手段！

4 六月初七，封赵飞燕为皇后，大赦天下。

赵飞燕被封皇后以后，受皇上的宠爱反不如从前；可是她的妹妹却受皇上独特的宠幸，被封为昭仪，住昭阳舍，庭中装饰全用朱红色，殿阁漆成黑色，门槛都用铜包上，外面再涂上黄金；台阶由白玉雕成，墙壁中带状的横木都用黄金环装饰，还用陕西蓝田县的蓝田山上的玉璧、明珠、以及翠色的鸟羽嵌入墙壁作为装饰。自有后宫以来，还从没有这样装潢过。皇后赵飞燕住在别墅，经常跟侍郎和因有罪在宫中服役而生有很多儿子的奴仆私通。昭仪曾告诉皇上说："我姐姐性格刚强，一定得罪不少人，如有人设计陷害，我们赵家必被诛杀而绝种！"于是哭得很悲伤。皇上相信了她的话，凡有密告皇后奸淫状的人，皇上就把告状的人杀掉。这样一来，赵皇后就是公开宣淫放恣，再也没有人敢说她，然而，她始终没有生儿子。

光禄大夫刘向认为君王要教化人民，应该从内宫开始实施，然后再推广天下，于是就摘录《诗经》、《书经》中所记载的能够兴盛国家，显耀家族的贤妃、贞妇，以及庶子、宠妾淫乱而亡国的故事，按次第排列而成《列女传》，共八篇；又摘录书传上有关国家兴亡的记载，著成《新序》、《说苑》，共五十篇，呈送给皇上；还屡次上书议论

政事上的得失,陈述治理国家的法规,使其警省而不犯错误。前后上书数十次,以帮助皇上观览,并补救其缺点。皇上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心里却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时常赞叹他。

5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刘向上疏曰:"臣闻王者必通三统[1],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孝文皇帝尝美石椁之固,张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丘垅皆小[2],葬具其微;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坟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3],封坟掩坎,其高可隐,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4],营宇,牧儿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垅弥高,宫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

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庫为高[5]，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臣甚惛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唯陛下上览明圣之制以为则，下观亡秦之祸以为戒，初陵之模，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上感其言。

初，解万年自诡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议，皆曰："昌陵因卑为高，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6]，不保幽冥之灵[7]，浅外不固。卒徒工庸以巨万数，至然脂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故陵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绪，宜还复故陵，勿徙民，便！"秋，七月，诏曰："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匠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疏恶，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8]。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

6 初，酇侯萧何之子嗣为侯者，无子及有罪，凡五绝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何之功，辄以其支庶绍封。是岁，何七世孙酇侯获坐使奴杀人，减死，完为城旦。先是，上诏有司访求汉初功臣之后，久未省录。杜业说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齐之祀与周并传，子继弟及，历载不堕。岂无刑辟，繇祖之竭力，

故支庶赖焉。迹汉功臣,亦皆剖符世爵[9],受山、河之誓;百余年间,而袭封者尽,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为愍隶,死为转尸。以往况今,甚可悲伤。圣朝怜闵,诏求其后,四方忻忻[10],靡不归心。出入数年而不省察。恐议者不思大义,徒设虚言,则厚德掩息,吝简布章,非所以示化劝后也。虽难尽继,宜从尤功。"上纳其言。癸卯,封萧何六世孙南繇长喜为酇侯[11]。

7 立城阳哀王弟俚为王。

8 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

9 九月,黑龙见东莱[12]。

10 丁巳晦,日有食之。

11 是岁,以南阳太守陈咸为少府[13],侍中淳于长为水衡都尉。

【注释】

①三统:1.古历法名。《史记·历律志》:"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2.汉董仲书把夏、商、周三代的正朔为三统。

②丘垅:坟墓。

③延陵:县名。治所即今山西天镇县北新平堡。

④燔(fán 烦):焚烧。

⑤庳(bē 卑):低矮。

⑥客土:从别处移来的泥土。

⑦幽冥(yōumíng 优明):指地下、阴间。

⑧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中孔子的话。

⑨剖符:古时帝王授与诸侯和功臣的凭证。竹制,剖分为二,帝王与诸侯、功臣各执其一,故称剖符。

⑩忻忻(xīn 欣):形容高兴。

⑪南䜌(luán 乱)：县名。治所即今河北巨鹿县北。

⑫东莱：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掖县。

⑬南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

【译文】

5 昌陵工程因规模过于奢侈，所以很长时间仍不能完成。刘向上书说："我听说一国的君主，必须通晓夏、商、周三代的正朔，深刻了解天命所授的人之多，不会只为一个姓氏。从古到今，没有不被灭亡的王朝。孝文皇帝曾赞美玉石棺椁的坚硬，张释之说：'假如玉石棺椁中有人想要的东西，就是铜铁浇铸南山，也会被凿出缝隙。'死亡的事没有终结之时，而国家却有兴盛和衰亡。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为国家久远之计作打算的。孝文皇帝领悟到这点，便实行薄葬，埋葬时使用棺椁，是开始于轩辕皇帝。轩辕、唐尧、虞舜、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坟墓都非常小，陪葬的东西也很少；他们的贤明的臣子和孝顺的儿子，也都顺承他们的旨意，实行薄葬。这是奉安君父大忠大孝的最真挚的行为。孔子把母亲埋葬在鲁国的防邑，坟高只有四尺。延陵季子埋葬他的儿子，其坟墓矮得几乎看不出来。所以说孔子是个孝子，延陵季子是个慈父，虞舜、夏禹都是忠臣，周公能以事兄。然而，他们埋葬君、亲、骨肉都很微薄，这并不是故意节俭，而是为遗体着想。秦始皇埋葬在骊山的山曲处，地下堵塞了三重泉水，地面上建立如山的高坟，坟内用水银灌成江河、大海，用黄金铸成野鸭、飞雁，收藏的珍宝，器械的巧变化，棺椁的华丽，宫殿的繁华，后人再难超过。天下人民不堪差役痛苦，群起叛乱，结果，骊山的坟墓还未筑成，而陈胜的部下周章的百万大军已经到达了。后来项籍焚烧的宫殿和建筑物，牧童因点着火把寻找失落的羊只，不慎失火烧毁了穴中的棺椁。从古到今，陪葬的丰盛，是没有谁能超过秦始皇的。然而几年之间，就外受项籍之灾，内遭牧童之祸，这不是很悲哀的事吗!? 由此可见，道德高厚的，葬礼越是轻微；智

慧越高的人,葬礼越是不足道。既缺德又缺智慧的人,其葬礼越是富厚,坟墓越高大,宫殿越华丽,所以也就越快被人们所挖掘。由此看来,在埋葬的事情上,显著与隐密的效果,吉祥与凶险的应验,已十分清楚了。陛下初即位时,率先节俭,开始兴建初陵时,规模很小,天下人民无不称赞皇上的贤明;后来改建昌陵,却使洼地垫高而成山,挖掘民坟,数以万计,又要建置县邑,建造房屋,限定期建成,时间紧迫,所花费财力、人力达亿万之多,使死者含恨于地下,活者忧愁于世上,我深为忧伤!如果认为死者有知,那么挖掘了人家坟墓,是会带来很多灾害的;如果死者无知,那又何必坟墓修建这么大呢?这件事如果咨询贤能的人,他们是不会喜悦的,如果告诉天下人,他们只会因此而痛苦。假如只是为了使那些愚夫和奢侈的人高兴,那又何必呢!请陛下上观圣明制度,作为法则,下以秦王朝灭亡的灾祸,作为戒鉴,初陵的规模,应该听从公卿大臣的建议,使天下人能休养生息!"皇上看到这番话,深为感动。

开始,解万年诡称只要三年,便可把昌陵修筑完工,到期却不能竣工。群臣议论纷纷,认为兴建昌陵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皇上就把它交给主管部门去商议,大家都说:"昌陵地势低下,却要用土去筑成坟,已填了这么久的泥土,而坟墓中供吊祭人休息的小房,仅还在平地线上;从别处运来的泥土,不能保护地下幽灵的平安,因为新土松软,所以不坚固。参与建筑差役和工匠有数万人,白天工作不停,晚上还要点上油灯,加班加点抢修,从东山运来的泥土,价值跟粮食价相等,因此连年修筑,使天下人普遍遭受劳苦。而原先所选定的初陵,顺着天然的地势,依用原地泥土,地势高昂宽广,还靠近祖坟,以前又有十年的修筑基础,应该还是改在那里,也不要移民去,这样比较有利。"秋,七月,皇上下诏书说:"我坚持道德规范不够坚定,又没有广泛地与群臣商议,错误听信了将作大匠解万年说的'昌陵三年可以落成'的话,到现在建造了五年,陵中的寝殿、司马门都还没有开工。国力已经空虚,百姓精疲力尽,从外地运

来的泥土，疏软不好，终不可能完成，我想到工程的困难，既伤心又感到不安。古人说过'有了过失而不改正，那才是真正的过失'。现在撤销那昌陵，仍建初陵，也不要迁移吏民到初陵去建置县邑，使天下人心安定。"

6 当初，酇侯萧何的子孙是继承爵位的，因没有儿子继承或因犯了法的，共有五次绝代。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念萧何的功劳。每次都使他的旁支继承爵位。本年，萧何第七代孙子酇侯萧获，因犯教唆他奴杀人罪被判刑，后被减免死刑，改判四年徒刑。先是皇上下诏令，要主管部门寻访汉初功臣的后代，很久没有结果。杜业劝皇上说："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都是因把爵位、土地赐给各诸侯，而完成了太平盛世的伟业，所以燕国、齐国的祭祀，能和周朝并传，而爵位可以由儿子继承，也可以由兄弟继承，历年不衰。这并不是那时的国家没有刑法，而是由于他们祖先竭尽其力，所以使那些功臣的子孙让他的旁支都因此而蒙恩继任。考查过去汉朝的功臣也都是剖符世袭爵位，接受汉高祖封爵的山河誓言，然而，才过百余年，那些应继承爵位的人，都一一终止。腐朽的骨骸，孤单单地躺在坟墓之中，贫苦的后代流落在道路之上，活的时候，充当苦役；死后无葬身之地。用过去的事和现在相比，实在太悲伤了。蒙皇上的怜悯，下诏寻访功臣的后代，四方人民都因此而欢欣，并心悦诚服地归向朝廷。可是拖延了好几年，却没有访出头绪来，这恐怕是承办人不明大义，只用虚言应付了事。这样，就会使陛下深恩厚德遭到遮蔽而消失。舍不得封赏，不认真地查访布告天下，这不是用来以事告人教化，劝勉后人的办法。汉朝的功臣绝后的比较多，虽然很难都去继承，应该选择功劳显著的后代，去继承爵位。"皇上采纳这项建议。七月十五日，封萧何六世孙、巨鹿郡南繇县的县长萧喜为酇侯。

7 册立城阳哀王刘云的弟弟刘俚为城阳王。

8 八月十九日，太皇太后王氏去世。

9 九月，在山东东莱出现黑龙。

10 九月三十日，日食。

11 这年，任命南阳太守陈咸为少府，侍中淳于长为水衡都尉。

二 年

1 春，正月，己丑，安阳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为修整，数谏正，有忠直节。

2 二月，癸未夜，星陨如雨，绎绎[1]，未至地灭。

3 乙酉晦，日有食之。

4 三月，丁酉，以成都侯商为大司马、卫将军；红阳侯王立位特进，领城门兵。

5 京兆尹翟方进为御史大夫。

6 谷永为凉州刺史[2]，奏事京师，讫，当之部。上使尚书问永，受所欲言。永对曰："臣闻王天下、有国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如使危亡之言辄上闻，则商、周不易姓而迭兴，三正不变改而更用[3]。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诚垂宽明之听，无忌讳之诛，使刍荛之臣得尽所闻于前[4]，群臣之上愿，社稷之长福也！

元年，九月。黑龙见；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陨；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间，大异四发，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乱，未尝有也。臣闻三代所以陨社

稷，丧宗庙者，皆由妇人与群恶沈湎于酒；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请略陈其效：

“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女宠至极，不可上矣；今之后起，什倍于前。废先帝法度，听用其言，官秩不当，纵释王诛[5]，骄其亲属，假之威权，从横乱政，刺举之吏，莫敢奉宪。又以掖庭狱大为乱阱[6]，榜箠瘠于炮烙[7]，绝灭人命，主为赵、李报德复怨。反除白罪，建始正吏，多系无辜，掠立迫恐，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今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轻无义小人以为私客[8]，数离深宫之固，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随，乌集杂会，醉饱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沈湎媟嫚[9]，溷淆无别[10]，黾勉遁乐[11]，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

“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上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溪[12]，费拟骊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后废故。百姓愁恨感天，饥僅仍臻，流散冗食，馁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月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镜考己行[13]，有不合者，臣当伏妄言之

诛!

"汉兴九世,百九十余载,继体之主七,皆承天顺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兴,或以治安;至于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当盛壮之隆,无继嗣之福,有危亡之忧,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方今社稷、宗庙祸福安危之机在于陛下;陛下诚能昭然远寤[14],专心反道,旧愆毕改,新德既章,则赫赫大异庶几可销,天命去就庶几可复,社稷、宗庙庶几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

帝性宽,好文辞,而溺于宴乐,皆皇太后与诸舅夙夜所常忧;至亲难数言,故推永等使因天变而切谏,劝上纳用之。永自知有内应,展意无所依违,每言事辄见答礼。至上此对,上大怒。卫将军商密擿永令发去[15]。上使侍御史收永,敕过交道厩者勿追;御史不及永,还。上意亦解,自悔。

【注释】

①绎绎(yì 译):光采貌。

②凉州:州名。汉置,为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今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

③三正:建子、建丑、建寅,谓之三正。夏代建寅,以农历正月初一为一年之始,商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代建子,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还有一种说法:夏、商、周谓之三正。

④刍荛(chúráo 除让):割草叫刍,打柴叫荛,指割草打柴的人。引申为草野之人。

⑤王诛:谓王法当诛。

⑥乱阱(jǐng 井):大肆乱设陷坑捕人。

⑦榜箠：刑杖。也作榜棰。瘵(cǎn 惨)：同慘、悲痛。炮烙：商纣王用的酷刑。用炭烧热铜柱令人爬行柱上，即堕炭上烧死。笑以为乐。

⑧僄(piào 票)：轻薄。

⑨媟嫚(xièmàn 谢慢)：狎侮。

⑩溷淆(hùn xiáo 混淆)：杂乱。

⑪黾勉：尽力。

⑫乾溪：在今安徽亳县东南。

⑬镜考：借鉴他事以自省。

⑭远寖：深深清醒过来。

⑮摘(zhǐ 只)：指使。

【译文】

二年(丙午，公元前 15 年)

1 春，正月初三，安阳敬侯王音去世。在王氏家族中，只有王音比较修身谨慎，屡次规劝皇上，有忠直的节操。

2 二月二十八日夜晚，流星像雨一般地从天上坠落，光采闪烁，没有掉到地面，就消失了。

3 二月三十日，日食。

4 三月十二日，任命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红阳侯王立位特进，领城门兵。

5 京兆尹翟方进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6 凉州刺史谷永，在京师上奏公事。事毕，正要返回凉州，皇上派遣尚书去问谷永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谷永就回答说："我听说天下的君王，主宰一个国家的人，最大的忧虑，在于君主有了危亡的事情，而拯救危亡的意见，却不能上达。假若拯救危亡的意见能够上达，那么商朝、周朝就不会改朝换代，相继兴起，夏、商、周三代也不会有更改变换。夏朝、商朝在将要灭亡的时候，连走路的人都知道，可是当时在位君王，却自以为自己如日在天，没有人能够危害他。因此罪恶一天一天增多，而他自己却毫无感觉，甚至到国家即

将倾覆,仍不醒悟。《易经》说:'安必思危,存不忘亡,才能保持安全存在。'陛下如果真度量宏大,垂意听臣属的意见,使他们不因避忌某些言论或举动而被诛罚,让那些像草野之人的小臣,敢于把自己所见所闻向皇上陈述,这是群臣的最大的心愿,也是国家长远的幸福!

"去年九月,有黑龙出现,同月三十日,发生日食。今年二月二十八日夜晚,有流星陨落;三十日,又发生日食。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生四次大的天象变异,而四次却是九月、二月,每月发生两次。自夏、商、周三代的末期,春秋时天下大乱,都没有这种现象。我听说夏、商、周三代所以丧国、丧宗庙,都是由于妇人和一群恶劣的小人,沉湎在酒中。秦王朝所以只传两代,共十六年就被灭亡,也是因为他们生活太骄纵奢侈,死后埋葬过于丰厚。这两样,陛下现在同时都有,我愿简要地陈述它的后果:

"建始、河平年间,许皇后和班婕妤的显贵,震动一时,气焰嚣张,震惊天下,对妇人的宠爱,已登峰造极了;想不到现在从微贱而起的赵飞燕、李平,她们受到的宠爱,却十倍于许、班。破坏了先帝的法度,轻信她们的谗言,随意晋官封爵,王法当杀的人,竟然释放,还让她们的亲属任意骄横,赐给他们权力,横行霸道,扰乱朝政,连负责巡视举谏的官吏,都不敢执行法令。又使用掖庭狱,滥肆逮捕,受的苦刑,比商纣王用的炮烙还要痛苦。如此残酷地灭绝人命,皇上只是替赵飞燕、李平报德复仇而已。罪证确凿的犯人,反而无罪释放,公正办事的官吏,却受到逮捕审问。监狱中大多数都是无罪之人,是在苦刑之下,逼迫承认罪名。甚至为人放债,自己来收取利息,或接受其财物报谢。这种活着入狱,死后出狱的事情,真是不可胜数。因此上天便一再地发生日食,来彰明赵飞燕、李平两家族的罪恶。

"一个君王,一定是自己先毁灭自己,然后上天才会毁灭他。现在陛下不顾身为一国之尊,而喜欢家奴小人的微贱之事;厌弃崇高

至美的皇帝称号，却好微服出行，冒充富平侯张放的家人，自己想一个名字，以便随从们相呼。集结一些轻浮无义的小人，当作自己的宾客。经常离开稳固的深宫，不论昼夜，同那一群小人相伴随，就像乌鸦一样时聚时散，醉饱在宫吏小民的家里，穿着平民的衣服，不分尊卑，共起共坐，沉溺于酒、互相戏弄，杂乱无别，尽情取乐，日夜在外而不回宫，使负责门禁和奉命宿卫的武臣，手执干戈，在那里保护一座空宫。公卿等百官，都不知道陛下在什么地方。这种事情，已经连续好几年了。

“君王是以人民作为基础，人民又是以财产作为根本，财产枯竭，则人民便会反叛，人民反叛，则国家灭亡。因此，圣明的君王，都注意爱护、保养这个基础和根本，不敢穷竭民财，使唤老百姓就如同承奉重大祭祀一样，常会心存谨慎恐惧。现在陛下却那样轻易地剥夺人民财产，不爱惜民力，听信邪臣的计谋，放弃高大开阔的初陵，去修建昌陵，参加修建的劳役，超过楚灵王兴修的乾溪宫殿百倍，财力的耗费，则和秦始皇骊山陵寝相等。如此费尽天下人民财产，经过五年苦修，仍不能建成，然后只好再回去修建初陵，使百姓愁恨震天，饥馑频至，人民流离失散，四处求乞，饿死在道路上的，就有好几百万。国家没有一年储蓄，百姓没有十天的积蓄，上下匮乏，彼此都无法相救。《诗经》说：‘商汤取代夏桀，近在前朝，商汤的子孙，应以夏桀被灭亡为鉴戒。’希望陛下能仔细回溯夏、商、周、秦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以借鉴自省，如果陛下的言行不像他们那样，我愿意服妄言之罪，接受诛杀。

“汉朝的建立，已经过九代，一百九十余年，子继父位的国君只有七位，他们都是承天顺命，遵守祖先的法度，或以重新兴盛，或以政治清明，国家安定；传到了陛下，却独自违背天道，尽情所欲，不加克制、轻卑自身，任意妄为。正当盛壮之年，却享不到有儿子的福气，又有国家危亡的忧虑，例数久失君王之道，言行都不合天意，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身为子孙，保守着先人的功勋事业，竟是这

个样子,难道不觉有愧吗!? 现在社稷、宗庙的祸福安危的关键,全在于陛下一人的所为。陛下如真能明白,醒悟过来,专心回归正道,从前的过失,全部改掉,那么,等到重新建立德行显著以后,则巨大的天地灾异,就可能消除,已失去的天命,也可能兴复,社稷、宗庙,也许可以得到保护! 请陛下再三注意,仔细省察我的建议。"

皇上性情宽厚,喜好文章,却沉迷于饮宴作乐,而这都是皇太后和诸舅们日夜所忧虑不安的。因为都是至亲,所以不好再三劝谏,因而共同推请谷永等趁着天象变异时机,向皇上直言极谏,希望皇上能接纳。谷永知道有他们的内应,所以尽情陈述,毫无顾忌,每次规劝,都能有所报答,可是这次呈上的奏章,皇上却很生气。卫将军王商得到消息,暗中告诉谷永,要他赶快离开京师去凉州。皇上命侍御史拘捕谷永,又告诫侍御史,如果谷永走出离长安六十里的交通厩,就不要追了。结果侍御史追到交通厩,谷永已远去。这时皇上的心情也开达了,后悔自己不该派人拘捕谷永。

7 上尝与张放及赵、李诸侍中共宴饮禁中,皆引满举白,谈笑大噱[1]。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侍中、光禄大夫班伯久疾新起,上顾指画而问伯曰:"纣为无道,至于是乎?"对曰:"《书》云:'乃用妇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2]! 所谓众恶归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图何戒?"对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号式谩'[3],《大雅》所以流连也。《诗》、《书》淫乱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叹曰:"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谠言![4]"放等不怿[5],稍自引起更衣,因罢出。

时长信庭林表适使来[6]，闻见之。后上朝东宫，太后泣曰："帝间颜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将军所举，宜宠异之；益求其比，以辅圣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国！"上曰："诺。"上诸舅闻之，以风丞相、御史，求放过失。于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进奏"放骄蹇纵恣[7]，奢淫不制，拒闭使者，贼伤无辜，从者支属并乘权势，为暴虐，请免放就国。"上不得已，左迁放为北地都尉。其后比年数有灾变，故放久不得还。玺书劳问不绝。敬宗公主有疾，诏征放归第视母疾。数月，主有瘳[8]，后复出放为河东都尉。上虽爱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8 邛成太后之崩也[9]，丧事仓卒，吏赋敛以趋办，上闻之，以过丞相、御史。冬，十一月，己丑，策免丞相宣为庶人，御史大夫方进左迁执金吾。二十余日，丞相官缺，群臣多举方进者；上亦器其能，十一月，壬子，擢方进为丞相，封高陵侯。以诸吏、散骑、光禄勋孔光为御史大夫。方进以经术进，其为吏，用法刻深，好任势立威；有所忌恶，峻文深诋，中伤甚多。有言其挟私诋欺不专平者，上以方进所举应科，不以为非也。光，褒成君霸之少子也，领尚书，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如或不从，不敢强谏争，以是久而安。时有所言，辄削草藁，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休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

9 上行幸雍，祠五畤。

10 卫将军王商恶陈汤，奏"汤妄言昌陵且复发徙；又言黑龙冬出，微行数出以应。"廷尉奏："汤非所宜言，大不敬。"诏以汤有功，免为庶人，徙边。

上以赵氏之立也，淳于长有力焉，故德之，乃追显其前白罢昌陵之功，下公卿，议封长。光禄勋平当以为："长虽有善言，不应封爵之科。"当坐左迁巨鹿太守。上遂下诏，以常侍闳、卫尉长首建至策，赐长、闳爵关内侯。

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毒流众庶，与陈汤俱徙敦煌[10]。

初，少府陈咸，卫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进之右；方进晚进，为京兆尹，与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选中，而方进得之。会丞相薛宣得罪，与方进相连，上使五二千石杂问丞相、御史，咸诘责方进，冀得其处，方进心恨。陈汤素以材能得幸于王凤及王音，咸、信皆与汤善，汤数称之于凤、音所，以此得为九卿。及王商黜逐汤，方进因奏"咸、信附会汤以求荐举，苟得无耻，"皆免官。

是岁，琅邪太守朱博为左冯翊[11]。博治郡，常令属县各用其豪桀以为大吏，文、武从宜。县有剧贼及他非常，博辄移书以诡责之，其尽力有效，必加厚赏；怀诈不称，诛罚辄行。以是豪强慑服，事无不集。

【注释】

①爵(jué 爵)：笑声。

②踞肆：傲慢放肆。

③式号式谩(hū 呼)：大声呼号。师古注：醉酒号呼，以昼为夜。

④谠(dǎng 党)言：正直的话。

⑤怿(yì 毅)：喜欢。

⑥长信：宫名。

⑦蹇(jiǎn 检)：不顺服。

⑧瘳(chou 抽)：病愈。

⑨邛(qiong 穷)成太后：宣帝的皇后，其父王奉先，封邛城侯，故称邛城太后，用以区别孝元帝的王皇后。

⑩敦煌：县名。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县西。

⑪琅邪：郡名。治所在琅邪县(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城)。左冯翊(yì 邑)：原郡名。治所在长安县(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冯翊，为拱卫首都长安三辅之一。辖二十四县。

【译文】

7 皇上曾经在宫中和张放以及赵、李这些侍中共同饮宴，大家都把酒杯倒满，然后举杯一饮而尽，谈笑风生。当时皇上坐在有画的屏风附近，屏风上画的是商纣王醉坐在妲己身上通屑取乐。侍中、光禄大夫班伯久病才好，皇上回头指着那幅画问班伯说："纣王昏庸无道，真是这个样子？"班伯回答说："《书经》只是说：'听信妇人妲己的话，'哪会傲慢放肆地坐在妲己身上这个样子啊！这就是所谓一个人一旦做了错事，便把所有的坏事都加到他的身上，其实商纣王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可恶。"皇上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幅画又警示些什么呢？"班伯回答说："因为商纣王沉溺在酒食之中，所以微子出言告诫，而后逃走。喝醉了就大喊大闹，晨昏颠倒，把白天当作夜里，所以诗人在《诗经》中一再嗟叹告戒。《诗经》《书经》对于淫乱的劝戒，原因都是因酒而起！"皇上叹息说："我很久没看到你，今天有又听到你正直的话。"在坐的张放等都很不高兴，顿时起身去换衣休息，然后就都走了。

当时在长信宫的林表正好来未央宫，得知这件事。后来皇上到东宫朝见母亲时，皇太后流泪说："看你近来脸色又瘦又黑。班侍中本是大将军王凤推举的人，应特别宠爱优待，不能同于一般人，还应寻求像他这样的人来辅助你的德行。像富平侯张放这种人，应遣送他回国。"皇上说："是。"皇上的舅舅们听到这个消息，便教丞相薛、御史翟方进，去寻找张放的过失。于是薛宣、翟方进就上奏说："张放骄慢不驯，又放肆，奢侈荒淫，不知节制，闭门拒绝使者奉命前来他家搜捕盗贼，又以私怨杀伤无辜，他的侍从和家属都借他的权势为非作歹，所以请遣张放回封国。"皇上不得已，只好把他降为北地都尉。以后又因连年常有灾变发生，所以张放久不回京师。但皇上给他慰问的诏书却不断。后来他的母亲敬武公主患病，才得诏令征召他回家探视。数月之后，敬武公主的病已痊愈，后又把他放去当河东都尉。皇上虽然喜爱张放，但上威迫于母后，下器用于大臣，所以常常是流着泪送走他。

8 邛城太皇去世时，因丧事办得仓卒，官吏用征收赋税来赶办这件事。皇上知道后，就责备丞相、御史。冬，十一月，己丑，便下诏免除薛宣的丞相职务，贬作平民，御史大夫翟方进也降为执金吾。丞相职务，空缺二十多天，许多官员推举翟方进，皇上也很器重他的才能。十一月初二，就提升翟方进为丞相，封为高陵侯。又任命诸吏、散骑、光禄勋孔光为御史大夫。翟方进因深明经术，得蒙晋用，他在当官时，用法严酷苛刻，喜欢利用权势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对于他所猜忌厌恶的人，就用苛酷的法条，给以严厉毁谤的罪，所以受他伤害的人很多。有人指控他隐藏私心，诬害欺诈，办事不公，皇上却认为他所提出案件，都能合乎律条，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孔光是褒成君孔霸的小儿子，担任尚书，掌管中枢机要十多年，奉公守法，一切都依照前例成规行事，皇上有什么问题问他，他都根据经典和法令，以心安理得的话去回答，而不是以揣摩皇上的意指，去苟且迎合；皇上如不听从，他也不敢强行力争，因而能较长时间保

持他的地位。有时上书建议，奏书写好，就把草稿毁掉，认为显露君王的过失，以博得忠直的美名，那是人臣的一项大罪。要推荐一个人，唯恐让被推荐的人知道。休假日回家，兄弟妻子相聚时的闲谈中，对朝中政事，一点也不涉及。有人问他："长乐宫中的温室殿种的树，是什么树木？"孔光闭口不答，而改用别的话岔开。他不泄密朝中之事，就是这个样子。

9 皇上去雍城祭祀五帝庙。

10 卫将军王商厌恶陈汤，便上奏说："陈汤乱说皇上又迁吏民到昌陵邑去、又说冬天出现黑龙，是皇上经常微服外出的反应。"廷尉也上奏说："陈汤说了他不应该说的话，是犯大不敬的罪。"皇上下诏：念及陈汤有功，只罢为平民，发配到边疆去。

皇上所以能使赵飞燕为皇后，淳于长出了很大力，皇上因此很感激他，就追溯他建议撤销昌陵的功劳，要公卿们商议，册封他。光禄勋平当认为："淳于长虽有很好的建议，但也不合封侯的誓约。"平当因此被降调去当巨鹿太守。皇上下诏令，因常侍王闳、卫尉淳于长，首先提出撤销昌陵良策，因此赐封为关内侯。

将作大匠解万年奸佞不忠，在民众中流毒很深，所以也和陈汤一起被配发敦煌。

原先，少府陈咸，卫尉逢信的官位，都在翟方进之上。翟方进是资浅新进的人，位在京兆尹时，和陈咸友情很深，等到御史大夫缺额，因三人都是著名的公卿，所以都在候选人之列，结果被翟方进所得，又巧遇丞相薛宣因邛城太后王氏的葬礼，被指控有罪，事情牵连翟方进，皇上命五位大臣去一起审理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进，陈咸责问翟方进，希望能得处理，翟方进心里更怨恨他。陈汤向来是以卓越的才干得到王凤、王音的宠信，而陈咸、逢信关系很好，陈汤好几次在王凤、王音面前称赞他们，因此陈咸、逢信才得被任命为九卿的地位。等到王商贬斥陈汤时，翟方进于是上奏说："陈咸、逢信都因依附陈汤，所以被升为九卿，毫无廉耻。"结果陈咸和

逢信都被撤职。

11 这年,琅邪太守朱博被任命为左冯翊。博治理郡事时,常要所属各县选用当地的豪杰,充当地方官吏,不论文武,只要在才干,就任用他们。县里如有大盗巨贼以及其他非常事变,朱博就行文责成他们,如果能尽心出力,而且卓有成效,必加厚赏;如有心怀诡诈而不称职的,便受到诛杀或处罚。因此地方土豪劣绅,全都畏惧顺服,没有什么不能完成的事。

三 年

1 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2 初,帝用匡衡议,罢甘泉泰畤、其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帝异之,以问刘向;对曰:"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且甘泉、汾阴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旧位,诚未易动,前始纳贡禹之议,后人相因,多所动摇。《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独止禹等!"上意恨之,又以久无继嗣,冬,十月,庚辰,上白太后,令诏有司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陈宝祠、长安及郡国著明者,皆复之。

是时,上以无继嗣,颇好鬼神、方术之属,上书言祭祀方术得待诏者甚众,祠祭费用颇多。谷永说上曰:"臣闻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

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黄冶变化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1]，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昔秦始皇使徐福发男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术穷诈得，诛夷伏辜。唯陛下距绝此类，毋令奸人有以窥朝者！"上善其言。

3 十一月，尉氏男子樊并等十三人谋反，杀陈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称将军；徒李谭、称忠、钟祖、訾顺共杀并，以闻，皆封为侯。

4 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2]，盗库兵，自称将军；经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及汝南都尉[3]。汝南太守严诉捕斩令等。迁诉为大司农。

【注释】

①左道：邪门旁道。

②山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焦作市东南。

③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汝南：郡名。治所在上蔡县（今河南上蔡县西南）。

【译文】

三年（丁未，公元前 14 年）

1 春，正月三十日，日食。

2 最初，皇上采纳匡衡的建议，撤销甘泉的泰畤，当天，大风突

起,吹毁了甘泉的竹宫,吹断拔掉了一百多株庙中已长有十围以上的树木。皇上觉得很奇怪,就问刘向;刘向回答说:"一般人家,尚且不愿意折毁家祠,何况是一国的神宝旧庙!而且甘泉、汾阴和雍五畤刚建立的时候,都有神灵感应,然后才去建造的,并不是轻率的决定。在武帝、宣帝时,侍奉这三地神明,行礼的仪式,恭谨周密,因此神光特别显著。祖宗所建立的神坛庙宇,实在不应该随意变动。以前元帝采纳贡禹的建议,后人相因循,所以变动很多。《易经·大传》说:'亟蔑神灵的人,三代都要受到灾祸。'这个责任,恐怕不能只由贡禹等人单独承当吧!"皇上心里很后悔。又因一直没有继承人,冬,十月初五,皇上向太后报告,要命令有关主管官恢复甘泉的泰畤和汾阴后土的祭祀,一切如同过去一样,雍城的五帝神坛、陈宝祠,长安以及郡国著名的神祠,也都要加以恢复。

这时,皇上因没有继承人,就非常喜好鬼神、方术这一类的说法,所以上书谈论祭祀和方术而候命的人很多,用在祭祀方面的费用也相当庞大。谷永就上书劝皇上说:"我听说,明白天地的本性,就不可能拿神怪来迷惑他;了解万物生长的本性,也不可能用鬼神之类的事物来欺骗他。凡是违背仁义的准则,不遵守《五经》的合乎礼法的言论,而极力称赞鬼怪神奇,多方推崇祭祀的妙方、祈求不能报福的庙宇,以及说到世间确有仙人,可以服用长生不死的仙药,以求羽化而成仙,又可冶炼丹砂,使其变化而成黄金的术方,这些都是妖言惑众,挟持邪门旁道,心怀欺诈,以蒙骗君王,听他们的言谈有声有形,好像随时可以与神仙相遇,如果认真地去寻求,却空空荡荡,如在捕风捉影,始终见不到什么神仙。因此,英明的君王,都会干脆拒绝而不听,圣人们也是闭口不语。从前秦始皇派使徐福征集一批男女,到大海去寻求神仙,采摘灵药,结果他们都趁机逃亡,不再返回,引起天下人怨恨。后来汉朝建立,又有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人,都因术穷词窘,被主上查到他们的诈伪,都被诛杀,族被灭。因此请求陛下拒绝这些不可信的事情,不要

让那些奸猾的人，得有机会接近朝廷。”皇上赞许他的建议。

3 十一月，陈留郡尉氏县的男子樊并等十三人谋反，杀死陈留太守严普，掠夺官吏和群众，自称将军。后有囚徒李谭、称忠、钟祖、訾顺等人一起杀了樊并，并奏闻了皇上，于是都被册封为侯。

4 十二月，山阳郡铁官所管的矿工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打山阳郡，杀了长史，夺取军械库兵器，自称将军；经过十九个郡国，杀了东郡太守和汝南都尉。汝南太守严诉捕杀了苏令等人，便晋升严诉为大司农。

5 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书曰[1]：“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如转圜[2]，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3]，韩信拔于行陈而建上将[4]；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争进奇异，知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5]，取楚若拾遗[6]，此高祖所以无敌于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庭，自炫鬻者不可胜数[7]，汉家得贤，于此为盛。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升平可致，于是积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缘间而起；所以计虑不成而谋议泄者，以众贤聚于本朝，故其大臣势陵，不敢和从也。方今布衣乃窥国家之隙，见间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阳亡徒苏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党与，索随和，而无逃匿之意，此皆轻量大臣，无所畏忌，国家之权轻，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

"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庙堂之议[8],非草茅所言也[9];臣诚恐身涂野草,尸并卒伍,故数上书求见,辄报罢。臣闻齐桓之时,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关自鬻;缪公行霸,由余归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若此,则天下之士,发愤懑,吐忠言,嘉谋日闻于上,天下条贯[10],国家表里,烂然可睹矣。

"夫以四海之广,士民之数,能言之类至众多也;然其隽桀指世陈政[11],言成文章,质之先世而不缪,施之当世合时务,若此者亦无几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厉世摩钝也。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则不然,张诽谤之罔以为汉驱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诚能勿失其柄,天下虽有不顺,莫敢触其锋,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为汉世宗也。

"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鸾鹊遭害,则仁鸟增逝,遇者蒙戮,则智士深退。间者愚民上书,多触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众。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顺上指,莫有执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书,陛下之所善,试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

敢面引廷争，孝元皇帝擢之，以厉具臣而矫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恶恶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

“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无讳之诏，博览兼听，谋及疏贱，令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外戚之权，日以益隆。陛下不见其形，愿察其景！建始以来，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与比数，阴盛阳微，金铁为飞，此何景也？汉兴以来，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亲亲之道，全之为右，当与之贤师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宠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骄逆，至于夷灭，此失亲亲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贤，不能为子孙虑，故权臣易世则危。《书》曰：‘毋若火，始庸庸。’势陵于君，权隆于主，然后防之，亦无及已！”上不纳。

【注释】

①九江：郡名。治所在寿春县（今安徽寿县）。

②转圜：移动圆体的器物。比喻便易迅速。

③亡命：逃亡在外。

④行陈：军队行列。

⑤鸿毛：鸿的羽毛。比喻极轻的事物。

⑥拾遗：捡取他人遗失的东西为己有，这里是用以比喻容易。

⑦炫鬻（xuànyù 渲预）：比喻自炫才能，以求录用。

⑧庙堂：宗庙明堂，古代帝王遇大事，告于宗庙，议于明堂。所以也以庙堂

指朝廷。

⑨草茅:指在野未出仕的人。

⑩条贯:条理。

⑪隽桀(jùn jié 俊杰):才能出众的人才。

【译文】

5 前南昌县尉九江人梅福上书说:"从前,高祖刘邦接纳善言,如同怕会失去它一样;听从规劝,就像转圆圈那么容易;听取意见,只考虑意见对不对,而不问提意见的人有无才干;列举功劳而行奖赏时,只看他的功劳大小,不管他平常的行为如何。陈平不过是个亡命之徒而被用为主谋策之臣;韩信不过是普通士兵,而命为上将;所以天下人才,都从四面八方来归附汉王,大家竞相呈献谋略妙计。有才智的人,尽力献出他策略,就是愚昧的人,也尽力地献出他谋划,勇士们尽终操节,懦夫们也鼓励自己不怕。集合天下人的聪明才智,团结天下的力量,因此拿下秦王朝就如鸿毛那样轻易,捡取楚项羽就像捡取遗失的东西那样简单,这就是汉高祖天下无敌的原因。孝武皇帝欢迎别人忠言规劝,喜欢听到至理名言,只要你有功劳,便得封爵,不必等到中了孝廉或是茂才;只要你的意见合乎情理,就给赏赐,不要看是否有显著的军功。所以天下人民各自鼓励自己的志气,竭尽自己的精神,来求为朝廷所用,夸耀自己以求进用的人,多得不可胜数,汉代所得到人才,以这时候最多。假使孝武皇帝能采纳他们的计策,天下是可获得太平的,不幸的是征战连年,尸骨遍野,只使得北方匈奴、南方越人感到称心快意;于是,淮南王刘安才能乘隙叛变。刘安叛变所以失败,是因密谋泄露,而贤能的人才又都聚集于朝廷,所以淮南王臣僚们又凌驾亲王,因而没有人敢随附淮南王一起反叛。而今那些平民也在暗中探伺朝廷的间隙,乘机而起,就是蜀郡在鸿嘉年间,广汉郑躬等人的变乱。后来山阳郡的亡命之徒苏令等人,他们蹂躏了名都大郡,聚结党徒,

寻求随顺附和的人，毫无逃避躲藏的意思。这都是因为他们轻视朝廷大臣，无所畏忌，因国家权势衰退，所以匹夫就想要和皇上较量。

“读书人，是国家可贵的人才。得到他们，则国家便会显得有威望；失掉他们，国家就会被轻视。《诗经》说：‘文王能用这么多贤能人才，所以国家得以安宁。’朝廷的大事，不是在野未出仕的人所当议论的；我实在担心陈尸郊野，弃尸部伍，因此数次上书，请求召见，可是都未被批准。我听说齐桓公的时候，有人只呈献九九乘法表，齐桓公照样接受他，这是为了引来更重要的建议。而今我所陈述的，并不是九九乘法表的小事，陛下却再三拒见我，这是使天下贤能人才不能为朝廷效力的原因。以前，秦武王喜好武勇蛮力，当时的勇士任鄙入关自荐。秦缪公称霸，由余从西戎向慕而归顺。陛下如果想求得天下贤能的人，人民有上书请求召见的，就应让他们到尚书处陈述，所提出的建议，如有值得采纳的，赐给他升斗之禄，赏给他一束布帛。如果能这样，则天下贤能的人，都会一舒怨气，尽吐忠言。美好的谋略就能天天不断呈报于皇上，天下的治理，自会井然有条，朝廷内外，自然会出现一片光明景象。

“以天下的广大、人民的众多，而能尽献忠言的贤能人才，应该也是很多的。然而，要这些英杰们指出现实政治的利弊，陈述政情时，能够出言成章，而又不违背先世的教训，更能切合实际的，恐怕没有几个人。因此那些得到爵禄束帛的人，都是天下人民的磨刀石，是高祖用来砥砺世人，训练英才之器。

“孔子说：‘做工的人要想做出高质量的物品，必须先把工具磨好。’至于秦王朝却不是这样，他们大张诽谤朝政的法网，为汉朝夺权排除困难，使人民弃秦归汉；他们倒拿着剑锋，将剑柄交给楚项羽。假如真能不失去剑柄，即令天下有背叛现象，也不敢去触碰他的剑锋。这正是孝武皇帝所以开疆拓土，建树功业，成为汉代世宗的原因。

“现在陛下不但不采纳天下人的意见，反而加以诛杀。那恶鸟

猫头鹰被害，凤凰便会远走高飞，愚昧的人受到杀戮，有智慧的人就会退避。近来很多无知小人上书，多触犯了并不重要的法令，竟被逮捕下狱，由廷尉处死的很多。自阳朔以来，向朝廷尽忠直言，成为天下人民的最大忌讳，在朝中官员尤其如此。大家都顺着主上的旨意，不敢有任何异议。何以证明这种情况呢？不妨在人民所上呈意见中，选取陛下所赞许的，交给廷尉，试探他们的态度，廷尉一定会说：'这不是他们应该说的话，是犯了不敬皇帝之罪。'由此推测，就可看出群臣办事的样子了。以前京兆尹王章，因此性格忠直，又有勇气，敢当着皇上的面在金銮殿上，毫无忌惮地据理诤谏，孝元皇帝特意提拔他，用以砥砺那些无用的臣子，矫正朝廷歪曲的风气。可是，到了陛下手上，不仅诛杀王章，连他的妻子也被贬斥到合浦去。对罪恶的惩罚，只应限于本人，何况王章并不是犯了谋反叛乱的重罪，竟牵连到他夫妻全家，这是摧残正直人士的气节，封锁进谏之臣的口舌。群臣都知道这样处理是错误的，却不敢进言劝谏。因此天下人都相率以诤谏为戒，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啊！

"我盼望陛下遵循高祖的法则，杜绝亡秦的道路，撤除不是朝廷所急需的法令，发布不必讳言的诏书，多看多听，即令是疏远卑贱的人，也要询问他们的意见，使藏身深处地方的人，不再去遁隐起来，疏远的人，也不遭到阻隔，这正是《书经》形容的'广开四门招请贤能，张大眼睛观察四方'。过去的事情，悔恨是来不及的，未来的事情，还是可以补救的。而今大臣们已侵夺了君王的权力，外戚的权势，也日益膨胀。陛下看不见这种形势的具体形象，请能察看这情形势所造成的影响！从建始以来，日食、地震，大约说来，比春秋时代，多出三倍；而水灾更多，无法相比。而权臣用事，皇权微弱，连铸钱的金铁都化成流星飞去，这是什么景象呢？自汉朝建立以来，国家曾遭遇到三次厄运：吕氏、霍氏、上官氏，都是皇太后的娘家。亲敬皇亲的最好方法，是能使他们保全为上，应该为他们聘请贤良的教师和师傅，教育他们懂得忠孝的道理。而今却赐给他们尊

贵的官位，授给他们权柄，养成他们骄横背叛，以至于灭族，这就失去了亲亲的大义。就像霍光那样贤明的人，都不能为子孙后代考虑，所以权势太重的大臣，到了下一代，处境就很危险。《书经》说：'不要以为只是微弱的火星而不介意，一旦火势大了，就无法扑灭了。'等到大臣权势凌驾君王，臣权隆盛于君主时，再去设法防范，那就来不及了！"皇上不采纳他的建议。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三十二

汉纪二十四　起著雍涒滩，尽昭阳赤奋若，凡六年。

孝成皇帝中

永始四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2 夏，大旱。

3 四月，癸未，长乐临华殿、未央宫东司马门皆灾。六月，甲午，霸陵园门阙灾。

4 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5 冬，十一月，庚申，卫将军王商病免。

6 梁王立骄恣无度，至一日十一犯法。相禹奏"立对外家怨望，有恶言。"有司按验，因发其与姑园子奸事，奏"立禽兽行，请诛。"太中大夫谷永上书曰："臣闻礼，天子外屏，

不欲见外也；是以帝王之意，不窥人闺门之私，听闻中冓之言[1]。《春秋》为亲者讳。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始以恶言按验，既无事实，而发闺门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辞又不服，猥强劾立[2]，傅致难明之事，独以偏辞成罪断狱[3]，无益于治道；污蔑宗室以内乱之恶，披布宣扬于天下，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增朝廷之荣华，昭圣德之风化也。臣愚以为王少而父同产长，年齿不伦[4]；梁国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丽[5]；父同产亦有耻辱之心；按事者乃验问恶言，何故猥自发舒？以三者揆之[6]，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过误失言，文吏蹑寻[7]，不得转移。萌牙之时，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按验举宪[8]，宜及王辞不服，诏廷尉选上德通理之吏更审考清问，著不然之效，定失误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广公族附疏之德[9]，为宗室刷污乱之耻，其得治亲之谊。"天子由是寝而不治。

7 是岁，司隶校尉蜀郡何武为京兆尹。武为吏，守法尽公，进善退恶，所居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

【注释】

①中冓(gòu 沟)：内室。

②猥(wěi 委)：卑贱。

③偏辞：片面之辞。　断狱：审理和判决案件。

④年齿：年龄。　不伦：无与比，不同辈。

⑤妖丽：美丽妩媚。含有光采逼人而不甚端庄的意思。

⑥揆(kuí 奎)：推测揣度。

⑦蹑(niè 聂)：追随。

⑧举宪：依法处理。

⑨附疏:疏远亲附。

【译文】

汉纪二十四　起戊申(公元前13年),止癸丑(公元前8年),共六年。

孝成皇帝中

永始四年(戊申,公元前13年)

1春,正月,皇上前往甘泉祭祀泰畤。大赦天下。三月,又去河东祭祀后土。

2夏,发生大旱。

3四月,十一日,长乐宫的临华殿和未央宫东司马门都发生火灾。六月,二十三日,霸陵园大门也失火。

4秋,七月,三十日,日食。

5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卫将军王商因病免职。

6梁王刘立骄横放纵,没有节制,甚至一天之内,犯法违十一次之多。梁相禹上奏说:"刘立对外戚怀有怨恨,因此恶言相加。"皇上交给主管关机调查验证,由此还揭发了刘立与姑母刘园子通奸乱伦的丑事,便奏报说:"刘立有乱伦的禽兽行为,请处以死刑。"太中大夫谷永上书说:"我听说依照礼仪,天子应当在门外修建当门的小墙,这是不想直接看外面的事情。而帝王的心意,是不愿窥视他人闺门隐私,窃听他人在内室的闲话。《春秋》一本,还为来者属隐讳过失。而今刘立年纪还轻,疯癫病又很厉害,先因恶言被指控,而查无事实,却又转而告发他闺房中隐私,已不属原指控的内容了。刘立的诉辞又不承认,竟用鄙陋的手段勉强弹劾他,附会罗织这些难以查明的事,只信片面之辞,就行定罪,这对国家的法治之道并无好处。轻易污蔑宋宗,把内部的乱伦丑恶,披露宣扬于天下,这绝对不是掩饰皇族过失,增加朝廷的光彩,宣扬圣德教化的办法。我愚昧地认为,刘立年少,而姑母年长,两人辈分年龄都不相当;以梁

国的富裕，足以用重金选聘美女，罗致所有的妖艳。而身为姑母的，也应有耻辱之心。调查的人本来是查问恶言的事，为怎么忽然自己承认与侄儿乱伦？从这三方面推测，通奸的事，不合人情。所以我怀疑供词是在逼迫的情况下，一时惊恐失言，被调查人员抓住不放，并顺此追查，使其无法转回。在事情还处于萌牙之时，请陛下特别开恩，不要处治，这才是上策。既然已对此进行调查验证，打算依法处理，也应以刘立拒绝承认为理由，下诏令给廷尉，更选道德高尚、通情达理的官吏，重新审理，详加讯问，证明事出无据，肯定当初审问的错误，误定人罪。命令将调查无罪的事实材料交付有关官吏，以广施恩和疏远皇族亲附的美德，洗刷宗室被诬蔑的耻辱，从而维护密切亲情。"皇上于是把此案搁置不办。

7 这一年，任命司隶校尉、蜀郡人何武为京兆尹。何武任官时，奉公守法，能引进良善的人，斥退邪恶的人。在职时，虽没有显赫的功劳和名声，但离开后，人们常常怀念他。

元延元年

1 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2 壬戌，王商复为大司马、卫将军。

3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4 夏，四月，丁酉，无云而雷；有流星从日下东南行，四面耀耀如雨，自晡及昏而止[1]。

5 赦天下。

6 秋，七月，有星孛于东井[2]。

上以灾变，博谋群臣。北地太守谷永对曰[3]："王者躬

行道德,承顺天地,则五征时序[4],百姓寿考[5],符端并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则咎征著邮[6],妖孽并见,饥馑荐臻;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7]。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质有修短,时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8],涉三七之节纪[9],遭《无妄》之卦运[10],直百六之灾厄[11],三难异科,杂写同会;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亲,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内则为深宫后庭,将有骄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败,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闲之处征舒、崔杼之乱;外则为诸夏下土,将有樊并、苏令、陈胜、项梁奋臂之祸。安危之分界、宗庙之至忧,臣永所以破胆寒心,预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变见于上,可不致慎!祸起细微,奸生所易。愿陛下正君臣之义,无复与群小媟黷宴饮[12];勤'三纲'之严[13],修后宫之政,抑远骄妒之宠,崇近婉顺之行;朝觐法驾而后出,陈兵清道而后行,无复轻身独出,饮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乱之路塞矣。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咎亡。'比年郡国伤于水灾,禾麦不收,宜损常税之时,而有司奏请加赋,甚缪经义,逆于民心,市怨趋祸之道也。臣愿陛下勿许加赋之奏,益减奢泰之费,流恩广施,振赡困乏,救劝耕桑,以慰绥元元之心,诸夏之乱庶几可息!"

中垒校尉刘向上书曰:"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

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谨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缓急，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皆有变异著于汉纪。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臣幸得托末属[10]，诚见陛下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恳恳数奸死亡之诛！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闲，指图陈状！"上辄入之，然终不能用也。

【注释】

①晡(bū 卜)：申时，即午后三时至五时。

②孛(bei 贝)：指彗星。

③北地：郡名。治所在马岭县(今甘肃庆阳县西北马岭镇)。

④五征：指雨、旸(太阳)、寒、燠(热)、风五种自然现象。雨以润物，旸以干物，寒以成物，燠以长物，风以动物。古人把这五种自然现象是否正常附会为统治者施政得失的征兆。

⑤寿考：长寿。

⑥邮：与尤同、过失。

⑦百王：历代帝王。

⑧阳数之标季：阳指"阳九"，"标季"指末世，阳九指灾难重重，参考《汉书·律历志》。

⑨三七节记：三七相乘二十一，二十一就是二百一十年，而二百一十年为一个劫，在劫难逃。

⑩《无妄》：六十四卦之一。《易·无妄》："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

《疏》:"今天下雷行,震动万物,物皆惊肃,无敢虚妄。"

⑪百六:古时谓百六、阳九为厄运。

⑫媟黷(xièdú 谢读):轻慢,亵狎。

⑬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⑭末属:亲属。

【译文】

元延元年(己酉,公元前12年)

1 春,正月,初一,日食。

2 二十四日,王商又被任命为大司马、卫将军。

3 皇上到雍城,祭祀五畤。

4 夏,四月初一,空中无云而有雷声。有流星从太阳下向东南划去,光耀四空,好像下星雨,从申时到黄昏才停止。

5 大赦天下。

6 秋季,七月,东宿出现慧星。

因不断发生灾害和变异,皇上便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北地太守谷永回答说:"作为君王,如能亲自实行道德,顺承天地的旨意,那么自然界的五种征候,就会正常运转,百姓就能长寿,吉祥同时降临。如果违背正道而胡为,又违背上天的旨意,浪费资源,则五种征候就立即有显著的失常,妖孽同时出现,饥馑跟着降临,如果始终不肯醒悟悔改,罪恶满盈,灾变丛生,上天就不再发出谴责的警告,而会将天下归于另一位有品德的新君王。这是天地间行事的正常道理,它对历代君王都是一视同仁的。加上功德有厚有薄,时间有长有短,天资有高有低,所处时代有中期、晚期,同时天道本身的变也有盛衰的差异。陛下继承汉王朝八代基业,正是运当阳九的末季,接近二百一十年的劫数,正逢《易经》上'无妄'卦的命运,陷于'百六'的困境。这三种灾难是杂合在一起的,其性质都不一样。从建始元年以来,二十年间,各种大的灾害和大的天象变异,交错发

生，比《春秋》记载的还要多。在朝廷深宫后庭之中，将有骄横内臣和凶恶的姬妾，醉酒狂乱，败坏国家。在北宫花园街巷里，侍从之臣跟姬妾家里的幽暗闲静之处，将会有夏征舒射杀陈灵公、崔杼仗杀齐庄公那样的变乱。在朝廷之外，广大的国土之上，将会发生樊并、苏令、陈胜、项梁之类的奋臂作乱。现在正处在平安和危机的分界线上，是宗庙、社稷能否保存的最忧伤时期，这就是我所以冒着胆破心寒，连年发出这种预言的原因。下面有不安的萌芽，然后才有上天灾变的发生，这要慎之又慎！祸患都是从细微逐渐发展而来，奸邪都是因轻视忽略而造成的。请求陛下端正君臣之间的大义，不要再与那群小人在一起狎戏玩弄，喝酒作乐；要严格按照'三纲'的原则，整顿治理好后宫秩序，疏远那些骄横妒嫉的宠妃，亲近那些和顺、端正、品德好的美女。皇上外出，要先朝见皇太后，准备好仪仗，然后才出宫，要等街头完全戒严之后，才能启行。不要仅带几个随从微服独自出宫，跑到近臣家和后妃娘家吃吃喝喝。以上三样大毛病，若能改掉，则内乱产生的道路就被堵死了。各地举兵造反是由于人民饥饿难忍，而官吏们又不加体恤，百姓的困苦，而赋敛却更加重，这样就产生了百姓的怨恨背离，在朝中的要人却不知道。《洪范·传》说：'不采取措施减轻人民的饥饿，反而宣称国泰民安，一定被蒙祸而死。'连年来郡国受到水灾的伤害，禾麦不收，这时正是应该减税的时候，而主管官员反而奏请增加赋税，这种荒谬的奏请，既违背儒家经典的大义，又背离民心，完全是一种制造怨恨，招致灾祸的作法。我请求陛下不要批准加税赋的奏请，还要更加节省那浮华奢侈的费用，广施恩泽，救济贫困的人们，并劝勉他们耕田种桑，以此用来安慰小民心意，那么各地的叛乱，才有可能平息！"

中垒校尉刘向上书说："我听说，帝舜曾劝戒伯禹：'不要像帝尧的儿子丹朱那么骄傲。'周公曾戒勉成王：'不要学殷纣王那么的昏淫。'圣明的帝王，是经常以败亡变乱的事例来警戒自己，从不忌讳谈论兴亡的事，因此我才敢极力陈述愚见，请陛下留神考察！

"查考《春秋》所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里，才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可是现在连续三年，屡屡发生日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年的时间，就发生日食八次。平均每两年六个月就发生一次，这是古今少有的现象。天象变异有大小、疏密之分，卜占显示也有迟早、缓急之别。观秦、汉之改朝换代，看汉惠帝、昭帝之断绝后代，察昌邑王刘贺被废太子之位，看孝宣皇帝因承天命而崛起，都有天象变异而明确地记载在汉纪年上。上天的舍弃和俯就，岂不是昭然若揭么！我有幸为皇族的一分子，诚然看到陛下有宽厚的德行，希望能消除变异，而中兴商高宗、周成王那样的声誉，以增高刘氏的功业，所以才不断恳切地冒死上书。天文复杂，难以向陛下叙述清楚，我虽然绘制了天文图表，呈献陛下，但仍需口头说明才能更为明白，请陛下能赐给闲暇的时间，让我指着图表向陛下详述天文变异的情状！"皇上立即召见刘向，但终不能采纳他的建议。

7 红阳侯立举陈咸方正[1]；对策[2]，拜为光禄大夫、给事中。丞相方进复奏"咸前为九卿，坐为贪邪免，不当蒙方正举，备内朝臣"；并劾"红阳侯立选举故不以实。"有诏免咸，勿劾立。

8 十二月，乙未，王商为大将军。辛亥，商薨。其弟红阳侯立次当辅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上书以入县官，贵取其直一亿万以上，丞相司直孙宝发之，上由是废立，而用其弟光禄勋曲阳侯根。庚申，以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9 特进、安昌侯张禹请平陵肥牛亭地[3]；曲阳侯根争，以

为此地当平陵寝庙，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赐禹他地。上不从，卒以赐禹。根由是害禹宠，数毁恶之。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辄以起居闻，车驾自临问之，上亲拜禹床下，禹顿首谢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数视其小子；上即禹床下拜为黄门郎、给事中。禹虽家居，以特进为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

时吏民多上书言灾异之应，讥切王氏专政所致，上意颇然之，未有以明见；乃车驾至禹第，辟左右，亲问禹以天变，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见年老，子孙弱，又与曲阳侯不平，恐为所怨，则谓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为诸侯相杀，夷狄侵中国。灾变之意，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贡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4]。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此经义意也[5]。新学小生[6]，乱道误人[7]，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8]！"上雅信爱禹，由此不疑王氏。后曲阳侯根及诸王子弟闻知禹言，皆喜说，遂亲就禹。

故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9]，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10]，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11]，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

"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10 匈奴搜谐单于将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车立,为车牙若鞮单于;以囊知牙斯为左贤王。

11 北地都尉张放到官数月,复征入侍中。太后与上书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复来,其能默乎!"上谢曰:"请今奉诏!"上于是出放为天水属国都尉[12];引少府许商、光禄勋师丹为光禄大夫,班伯为水衡都尉,并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东宫,常从;及大政,俱使谕指于公卿。上亦稍厌游宴,复修经书之业;太后甚悦。

12 是岁,左将军辛庆忌卒[13]。庆忌为国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

【注释】

①方正:汉代选举科目之一。《史记·平准书》:"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

②对策:自汉以来考试取士,以政事、经义等设问亦写在简策上,让应考者对答,叫作对策。

③平陵肥牛亭:平陵县肥牛亭,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

④鄙儒:识见褊浅的儒生。

⑤经义:经书的义理。

⑥新学:初学。

⑦乱道:胡说。

⑧经术:犹经学。

⑨槐里: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南佐村。

⑩尸位素餐:像祭祀时的尸一样,居高位受祭,不做事。比喻空占职位,不

做事白吃饭。

⑪尚方斩马剑：皇帝用的剑。师古注："尚方，少府之属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斩马剑，剑利可以斩马也。"

⑫天水：郡名。治所在平襄县（今甘肃通渭县西）。

⑬辛庆忌（？～公元前[19]年）：字子真，狄道（今甘肃临洮南）人。初为右校丞，屯田乌孙赤谷城。元帝时，任金城长史，迁张掖、酒泉太守。成帝初，任光禄大夫，执金吾等职。后任左将军。

【译文】

7 红阳侯王立推举陈咸为方正，通过御前殿试，被任命为光禄大夫、给事中。丞相翟方进再次上奏说："陈咸从前位列九卿，因为贪赃邪恶而被罢官，所以他不该以方正资格举荐，并充任朝廷侍从大臣。"同时还弹劾"红阳侯王立，在选拔举荐人才时，故意不如实报告情况。"皇上下诏免去陈咸的官职，王立免议。

8 十二月，初二，任命王商为大将军。十八日，王商逝世。依照顺序，本当由他的弟弟红阳侯王立担任辅政大臣，因为以前王立曾派他的门客，通过南郡太守李尚以荒草田为名，占夺由百姓开垦田数百顷，然后上书说是新开垦的田，请把它入官，再从中贪取比时价贵一亿万钱以上。丞相司直孙宝揭发其事，皇上因此废弃王立，而任用他的弟弟、光禄勋、曲阳侯王根。二十七日，任命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9 官位特进的安昌侯张禹，请求皇上把平陵的肥牛亭那片土地赐给他。曲阳侯王根竭力反对，认为这块地在昭帝陵园附近，是皇帝祭祀衣冠出游庙园必经之地，所以应换另一块地方赐给他。皇上不听，终将那块地赐给张禹。王根因此很忌妒张禹的得宠，便多次在皇上面前毁谤张禹。可是天子却越发尊敬厚待张禹，张禹每次患病，皇上都要问候他的饮食起居情况，甚至亲自坐车到他家问候，并到张禹床前去探望他，张禹叩头谢恩。当时张禹的小儿还没有官职，张禹频频用眼看着小儿，皇上会意，便在张禹床前任命他

小儿为黄门郎、给事中。张禹虽然住在家里,但以特进为天子的老师,所以国家每有大事,皇上都要与他商议而后定。

当时吏民中有很多人上书,谈论灾异的应验,讽刺指责王氏专政,而招致灾异。皇上的心里也同意这看法,但又觉得事实不明显,因而不能肯定;就坐车到张禹家,屏退左右侍从,亲自询问张禹关于天象变异的原因,同时把吏民谈论到有关王氏的事情告诉张禹。张禹已知自己年纪太老,子孙太弱,加上又和曲阳侯王根关系不好,恐怕遭到王氏的怨恨,就告诉皇上说:"《春秋》上所记载的日食、地震,或是因为诸侯互相攻杀,或是因为夷狄侵犯中国。上天降下灾害变异的原因,含意是很深远的,因而难以明见。所以圣人很少谈论天命这个问题,也不说有关鬼神的事。像性命与天道这个问题,连子贡他们都没有听到孔子谈论,更何况那些见识肤浅的儒生所说的话呢?陛下应该勤于政事,处处行善,来应对天地所显示的变异,尽量与臣下共享福祥,这才是经术的大义。那些初学小生,胡言乱语、误人不浅,不要相信和任用他们,一切都要按儒学经术判断事理!"因皇上非常宠信张禹,自此不再怀疑王氏。后来曲阳侯王根以及王氏的子弟,听到了张禹的这番话,都很高兴,于是都亲近张禹。

以前的槐里县令朱云,上书给元帝请求谒见,当着公卿大臣,朱云说:"现在朝廷大臣,对上来说,不能纠正君主;对下来说,不能有利于人民;都是占着职位白吃饭的,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庸俗的人不可以参与忠事国君,假如总担心失掉官职,那就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我希望皇上赐给我一口尚方斩马剑,杀个擅长谄媚的大臣,来警戒其他的人!"皇上问:"要杀谁呀?"朱云答对说:"安昌侯张禹!"皇上大怒说:"你个小小的臣子,身居下位而毁谤上级,竟敢在朝廷之上侮辱我的师傅,定死不饶!"御史拽住朱云往殿下走,朱云手扒着殿边的栏杆,栏杆折断了。朱云呼喊着说:"小臣我能够和龙逢、比干交往在九泉之下,心满意足啦!可不知道圣明的朝廷

将要怎么样啊!"御史就把朱云押了下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脱掉官帽,解下了官印和绶带,在大殿之下磕头,说:"这个小臣在社会上一向以任性直率著称。假如他说得对,就不能杀;他说得不对,本也该宽容他。我胆敢一死相争!"辛庆忌磕头磕得直流血。皇上怒意消除了,然后这事才算了结。到了后来该修理栏杆了,皇上说:"别换新的,就拼补原有的,用来表彰直臣。"

10 匈奴搜谐单于准备到长安朝贡,还没有入塞,就病死。他弟弟且莫车继位,为车牙若鞮单于;任命囊知牙斯为左贤王。

11 北地都尉张放到职才几个月,就又被征召入朝当侍中。皇太后给皇上下书说:"前次我所提到的要你特别照顾班伯的事,你还未办好,怎么富平侯张放反而又回到京师,我还能再沉默吗?"皇上谢罪说:"请让我马上奉诏去办!"于是便让张放出任天水属国都尉;引进少府许商、光禄勋师丹为光禄大夫,班伯为水衡都尉,仍兼侍中,都是官秩中二千石的朝廷官员。皇上每次朝见太后,常使他们随从前去。遇有国家大事,就让他们给公卿传谕旨意。皇上也稍为厌倦到处游乐饮宴,又开始研习儒家经书。太后非常高兴。

12 这一年,左将军辛庆忌逝世。辛庆忌是国家一名武臣虎将,适逢天下太平无事之时,匈奴、西域都亲附汉朝,也很敬畏他的威信。

二 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既祭,行游龙门[1],登历观[2],陟西岳而归[3]。

2 夏,四月,立广陵孝王子守为王。

3 初,乌孙小昆弥安日为降民所杀,诸翎侯大乱[4];诏征故金城太守段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5],使安辑乌

孙;立安日弟末振将为小昆弥,定其国而还。时大昆弥雌栗靡勇健,末振将恐为所并,使贵人乌日领诈降,刺杀雌栗靡;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遣中郎将段会宗立公主孙伊秩靡为大昆弥。久之,大昆弥、翎侯难栖杀末振将,安日子安犂靡代为小昆弥。汉恨不自诛末振将,复遣段会宗发戊己校尉诸国兵,即诛末振将太子番丘。会宗恐大兵入乌孙,惊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发兵垫娄地,选精兵三十弩径至昆弥所在,召番丘,责以末振将之罪,即手剑击杀番丘。官属以下惊恐,驰归。小昆弥安犂靡勒兵数千骑围会宗,会宗为言来诛之意,"今围守杀我,如取汉牛一毛耳[6]。宛王、郅支头县槀街,乌孙所知也。"昆弥以下服,曰:"末振将负汉,诛其子可也,独不可告我,令饮食之邪!"会宗曰:"豫告昆弥,逃匿之,为大罪。即饮食以付我,伤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弥以下号泣罢去。会宗还,奏事,天子赐会宗爵关内侯、黄金百斤。会宗以难栖杀末振将,奏以为坚守都尉。责大禄、大监以雌栗靡见杀状,夺金印、紫绶,更与铜、墨云。末振将弟卑爱疆本共谋杀大昆弥,将众八万北附康居,谋欲借兵兼并两昆弥;汉复遣会宗与都护孙建并力以备之。

自乌孙分立两昆弥,汉用忧劳[7],且无宁岁[8]。时康居复遣子侍汉,贡献,都护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

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距。而康居骄黠[9]，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悔自卑之意。宜归其侍子，绝不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不绝[10]。

三　年

1 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11]，壅江三日，江水竭。刘向大恶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殆必亡矣！"

2 二月，丙午，封淳于长为定陵侯。

3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4 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12]，西自褒、斜[13]，东至弘农[14]，南驱汉中，张罗罔置罘[15]，捕熊罴禽兽，载以槛车，输之长阳射熊馆，以罔为周阹[16]，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

【注释】

①龙门：颜师古注："龙门山，在今蒲州龙门县（今山西河津县）北。

②历观：历山，山上有观。山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南。

③西岳：即陕西华阴县华山别称。

④翕（xi 希）侯：汉代西域乌孙的官名。

⑤金城:郡名。治所在允吾县(今甘肃永靖县西北湟水南岸)。

⑥牛一毛:司马迁《答任安书》曰:"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自谕其身甚微。

⑦忧劳:忧患劳苦。

⑧宁岁:安宁的岁月。

⑨骄黠(jiāoxiá 交侠):傲慢狡猾。

⑩羁縻(jī mí 基谜):羁,马笼头;縻,绳。比喻联络。

⑪岷山:四川岷山。

⑫南山:一名终南山、中南山、周南山。即今陕西秦岭山脉。

⑬褒、斜:即褒水、斜水。是古代秦岭南北交通要道。

⑭弘农: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函谷关城。

⑮置罘(jū fú 据浮):捕兽的网。

⑯阹(qū 蛆):打猎时依山谷形势围住野兽。

【译文】

二年(庚戌,公元前11年)

1 春,正月,皇上前往甘泉祭祀泰畤。三月,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祭毕,出游龙门,又攀登历观,回归途中又登华山,而后回长安。

2 夏,四月,册立广陵孝王的儿子刘守为王。

3 当初,乌孙国王小昆弥安日,因被投降乌孙的人所杀,各翎侯大乱。成帝下诏征召以前的金城太守段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命他去安抚乌孙。段会宗扶立安日的弟弟末振将为小昆弥,以安定乌孙国,而后就返回来了。当时大昆弥雌栗靡健壮勇猛,末振将害怕被他吞并,就派遣贵人乌日领去诈降,乘机刺杀了雌栗靡。汉朝想派兵去讨伐,却未能做到,便又派中郎将段会宗前去扶立公主解忧的孙儿伊秩靡为大昆弥。过了一段时间,大昆弥和翎侯难栖杀掉了末振将,由安日的儿子安犂靡代替末振将为小昆弥。汉朝悔恨没有能亲杀掉末振将,就又派遣段会宗调发戊己校尉所辖诸国的兵马,即时诛杀末振将的太子番丘。段会宗怕大军一到乌

孙，会惊动番丘。而乘机逃跑，便难以捕杀。于是就让大军留驻在垫娄，只挑选三十名精良的弓弩手，直入昆弥的住地，召来番丘，当面谴责末振将的罪行，随着亲手举剑刺死番丘，他手下的官属当时都很惊恐，急忙奔逃回去。小昆弥安犂靡知道后，率领数千骑兵包围了段会宗，段会宗向他们讲明杀番丘的来意，并说："现在你们包围了我们，还要杀我，这对汉朝来讲，就像在牛身上拔掉一根毛那样微小。以前的大宛国王、郅支单于的人头悬挂在长安槀街上，你们乌孙都是知道的。"这样，昆弥及下属都畏服，小昆弥说："末振将有负于汉朝，可以杀他的儿子，但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呢？好让我们为他饯行！"段会宗说："若预先告诉你，你与他是叔侄关系，就可能让番丘想办法隐藏或逃跑，你就要犯大罪。如果让你为他饯行后，再交给我们处置，那会伤害你们骨肉恩情。因此没有事先告诉你。"昆弥及下属听后，都放声大哭，撤兵而去。段会宗回朝后，向皇上奏报事情处理经过，皇上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赏黄金百斤。由于难栖杀末振将有功，段会宗奏请任命他为坚守都尉。因雌栗靡被杀时，责备大禄、大监见状而不能救护之罪，请夺回原在宣帝时赐给他们的金印、紫绶，改给他们铜印、墨绶。末振将的弟弟卑爱疆，本是共谋杀害大昆弥的主犯，他率领八万部众逃往北边，去依附康居国，图谋借用康居兵马兼并两昆弥。汉朝又派遣段会宗和都护孙建共同防范他。

4 自从乌孙分为两个昆弥，汉朝很是忧虑和辛劳，没有一年能得安宁。这时，康居国又派遣王子入侍皇帝，并进贡财物，都尉郭舜上书说："原来匈奴强盛，并不是因为兼并了乌孙、康居两国；等到他称臣归顺汉朝时，也不是因为失去了这两国。汉朝虽然都接受这三国作为人质的王子，可是这三国之间仍相互转输赠送，交往和以前一样。同时也相互探察，窥视时机，发兵互犯。合作时不能互相亲信，分离时也不能互相臣服役使。就现在的状况来说，自武帝以来，汉朝就与乌孙缔结姻缘，竟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给中国惹事

生非。既然乌孙与汉朝早已结好，现在与匈奴一起都称臣归顺，从礼义出发，是不好拒绝的。而康居却傲慢狡猾，直到现在仍不肯对汉朝使节行叩拜礼。当都护官员到他国都时，接见时把都护座位排在乌孙各国使者后面；吃饭时，国王和贵人先饮食完后，才让都护饮食。故意以无所谓的轻视态度对待都护，向旁国夸耀自己。由此看来，他们现在为什么要遣子入侍汉朝呢？其目的是想同中国做生意，所以用遣子入侍的好话来骗人而已。匈奴，是外族中最强大的国家，而今侍奉汉朝，礼仪特别详备。知道康居不拜汉使，就会使匈奴单于产生后悔自卑侍汉的心理。应该遣回康居王子，和他们断绝交往，不再派使节到他国去，以显示汉朝不跟不懂礼仪的国交往。"朝廷认为，康居新近才与汉朝往来，应重视边远国家的关系，终于还是联络态度，不使其断绝交往。

三年(辛亥，公元前10年)

1 春，正月，初十，蜀郡的岷山发生山崩，土石堵塞长江，江水流过三天之久，致使下游江水枯竭。刘向对此灾变非常心烦厌恶，说："从前在周幽王时，岐山发生山崩，泾水、渭水、洛水都曾枯竭，结果周幽王不久就被犬戎所杀。岐山是周王朝初兴的地方，汉王朝原本也兴起于蜀、汉，现在所兴起之地也发生山崩江竭，彗星的星尾又伸长到摄提、大角星座，从参宿一直漫行到辰星的位置，恐怕汉王朝也必定灭亡了。"

2 二月，二十日，册封淳于长为定陵侯。

3 三月，皇上到雍城去祭祀五畤。

4 皇上为了在胡人面前夸耀自己有很多禽兽，便在秋天，命令右扶风调发群众前往南山，西自褒、斜二谷，东到弘农县，南达汉中，张挂罗网，捕猎熊罴等禽兽，用槛车装运到长杨宫的射熊馆，用网围成围障，把禽兽放入其中，命胡人空手与野兽搏斗，如能打死野兽，就归他所有。皇上亲临观看。

四 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2 中山王兴、定陶王欣皆来朝[1]，中山王独从傅，定陶王尽从傅、相、中尉。上怪之，以问定陶王，对曰："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故尽从之。"上令诵《诗》，通习，能说。他日，问中山王："独从傅在何法令？"不能对；令诵《尚书》，又废；及赐食于前，后饱；起下，袜系解。帝由此以为不能，而贤定陶王，数称其材。是时诸侯王唯二人于帝为至亲，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私赂遗赵皇后、昭仪及票骑将军王根。后、昭仪、根见上无子，亦欲预自结，为长久计，皆更称定陶王，劝帝以为嗣。帝亦自美其材，为加元服而遣之[2]，时年十七矣。

3 三月，上行幸河东，祠后土。

4 陨石于关东二[3]。

5 王根荐谷永，征入，为大司农。永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覆，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为大司农岁余，病；满三月，上不赐告，即时免。数月，卒[4]。

绥和元年

1 春，正月，大赦天下。

2 上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入禁中，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方进、根、褒、博皆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昆弟之子，犹子也。为其后者，为之子也。'定陶王宜为嗣。"光独认为：

"礼,立嗣以亲。以《尚书》《盘庚》殷之及王为比,兄终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亲弟,宜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礼,兄弟不得相入庙,"不从光议。二月,癸丑,诏立定陶王欣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益中山国三万户,以慰其意;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征定陶王。定陶王谢曰:"臣材质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宫;臣愿且得留国邸,旦夕奉问起居,俟有圣嗣,归国守藩。"书奏,天子报"闻"。戊午,孔光以议不合意,左迁廷尉;何武为御史大夫。

3 初,诏求殷后,分散为十余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为宜封孔子世为汤后,上从之,封孔吉为殷绍嘉侯。三月,与周承休侯皆进爵为公,地各百里。

4 上行幸雍,祠五畤。

【注释】

①中山王兴、定陶王欣:刘兴,成帝的小弟弟;刘欣,成帝的侄儿。

②元服:帽子。

③关东:据《汉书·五行志》,关东作都关。县名,治所在今山东郓城县西。

④谷永(?～公元前9年):字子云,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人。少时为长安小吏,博学经书,工于笔札。元帝时,被举为太常丞。成帝时,依附"五侯",升光禄大夫。历任太守、刺史、太中大夫、光禄大夫给事中,官至大司农。今存文二十余篇,多为奏议、对策。

【译文】

四年(壬子,公元前9年)

1 春,正月,皇上到甘泉祭祀泰畤。

2 中山王刘兴、定陶王刘欣，都到长安朝见。中山王只由太傅一人陪同前来，而定陶王则由太傅、相、中尉三人陪同前来。皇上觉得奇怪，就问定陶王刘欣，刘欣回答说："依据法令规定：诸侯王朝见天子，可以由诸侯王国里官秩在二千石的官员陪同。太傅、相、中尉都是国里二千石的官员，因此就让他们都来了。"皇上命令他诵读《诗经》，他不仅能熟练背诵，而且还理解其义理。另一天，皇上问中山王刘兴："你只由太傅一人陪同前来，这是依据那一种法令呢？"刘兴答不上来。命令他诵读《尚书》，又背诵不下去。等到要他吃饭时，别人都吃完了，他还在吃，一直吃饱为止。站起来后，走路时，袜带子松开了也未发觉。皇上由此认为刘兴没有什么才能，而认为刘欣贤能，并经常称赞他的才干。当时在诸侯王中，只有他们两人是皇上至亲，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随定陶王一起来朝见时，曾暗中贿赂赵皇后、赵昭仪以及骠骑将军王根。皇后、昭仪和王根看到皇上无子，也想预先私自和他们结交，做为长久打算，因而轮流在皇上面前称赞定陶王，劝说皇帝立他为嗣。皇帝自己也很欣赏他的才能，并亲自为他主持加冠礼，然后送回国，刘欣当时是十七岁。

3 三月，皇上到河东祭礼后土。

4 在关东坠落两颗陨石。

5 王根推荐谷永，于是便把他从北地太守征召入朝，任命为大司农。谷永前后上书四十余次，内容大致相同，专门抨击皇上以及后宫美女之事。他是王氏的党羽，皇上心里也清楚，因此并不太亲信他。谷永担任大司农一年多，生病了，休假三个月后，皇上再不准他带职病休，并即时将他免职。过了几个月，谷永逝世。

绥和元年（癸丑，公元前8年）

1 春，正月，大赦天下。

2 皇上召集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进宫，商议："中山王刘兴和定陶王刘欣谁更适合为帝位的继承人？"方进、根、褒、博都认为："定陶王是皇上弟弟的儿子。《礼记》

说:'兄弟的儿子,就如同自己的儿子。立谁为后代,也就是谁的儿子了。'所以定陶王刘欣应该立为继承人。"只有孔光一人表示反对,他认为"依礼,确立继承人应以血缘关系最亲近的人,《尚书·盘庚》中所记载的殷王的继承情形来看,殷法是兄终弟及的,从外丙、仲壬,一直到盘庚,都是兄弟代立。中山王刘兴,是先帝的儿子,皇帝的亲弟弟,应该选他为继承人。"皇上以"中山王刘兴没有才干,依礼,兄弟的牌位不能同时入祀宗庙"为理由,没有采纳孔光的意见。二月,初九,皇上下诏册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封中山王的舅父、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又增封中山国采邑三万户。以示安慰。接着派执金吾任宏暂时充任大鸿胪,持符节征召定陶王入京。定陶王称谢说:"以我的才能资质,不足以充当太子位,我请求暂留住在京师的定陶王官邸,能早晚进宫问候皇上起居,等到皇上有了亲子,再回定陶国守藩。"奏章呈上,天子不依从他的请求。十四日,因孔光的建议不合皇上的心意,被降调为廷尉,任命何武为御史大夫。

3 最初,皇上曾下诏访求殷商的后代,却发现殷商子孙已分散为十多个姓,无法推测出嫡系子孙。匡衡、梅福都认为应该封孔子的后代为商汤的后裔。皇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册封孔吉为殷绍嘉侯。二月,孔吉与周承休侯都晋封为公爵,封地各一百里。

4 皇上到雍城祭祀五畤。

5 初,何武之为廷尉也,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上从之。夏,四月,赐曲阴侯根大司马印绶,置官属,罢票骑将军官;以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封

氾乡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备三公焉。

6 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兴薨。

7 匈奴车牙单于死；弟囊知牙斯立，为乌珠留若鞮单于。乌珠留单于立，以弟乐为左贤王，舆为右贤王，汉遣中郎将夏侯藩、副校尉韩容使匈奴。

或说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汉地[1]，直张掖郡[2]，生奇材箭竿、鹫羽[3]；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实，将军显功垂于无穷！"根为上言其利，上直欲从单于求之，为有不得，伤命损威。根即但以上指晓藩，令从藩所说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语次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二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单于宜上书献此地，直断割之，省两都尉士卒数百人，以复天子厚恩，其报必大！"单于曰："此天子诏语邪，将从使者所求也？"藩曰："诏指也；然藩亦为单于画善计耳。"单于曰："此温偶骄王所居地也，未晓其形状、所生[4]，请遣使问之。"

藩、容归汉后，复使匈奴，至则求地。单于曰："父兄传五世，汉不求此地，至知独求，何也？已问温偶骄王，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5]，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还，迁太原太守。单于遣使上书，以藩求地状闻。诏报单于："藩擅称诏，从单于求地，法得死；更大赦二，今徙藩为济南太守，不令当匈奴。"

8 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

【注释】

①斗:谓形如斗状的地形,陡峭险峻。

②张掖郡:治所在觻得县(今甘肃张掖县西北)。

③鹫(jiù 就):是一种猛禽,也叫雕。

④形状:谓地形的夷险,可割与不可割的形状。 所生:指山上所生长的草木、鸟兽。

⑤穹(qióng 穷)庐:氈帐。

【译文】

5 最初,何武担任廷尉时,曾上书建议:"我们正处在世衰道微,习俗凋敝的时代,政事烦多,当今宰相的才能又不如古人,而丞相一人却兼管三公所主管的事务,因此长时间事务废弛,老是治理不好。应该重建三公官职,来分担国家大事。"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夏,四月,赐曲阳侯王根大司马金印、紫绶,设置官属,免去骠骑将军职务。任命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封汜乡侯,大司马、大司空的俸禄都增加到和丞相一样,这样,三公制就备齐了。

6 秋,八月初九,中山王刘兴逝世。

7 匈奴车牙单于死,弟弟囊知牙斯继位,为乌珠留若鞮单于。乌珠留若鞮继位后,任命弟弟乐为左贤王,輿为右贤王。汉朝派遣中郎将夏侯藩、副校尉韩容出使匈奴。

有人告诉王根说:"匈奴有一块很险峻的地方,伸入汉地,和张掖郡接壤,它出产奇异木材,箭竿、鹫羽。如能得此地方,我们边郡就更加富饶,国家有开疆拓的实惠,将军也可因功业显著而名垂千古!"王根就此呈报皇上,陈述获得它的好处。皇上想直接向单于求他割让,又怕遭到拒绝,伤害诏令的尊严,挫害朝廷的威信。王根就将皇上的旨意告诉夏侯藩,指使他以个人意见向单于求地。夏侯藩到匈奴后,在与单于交谈中把话题诱到求地之事,说:"我看到匈奴有块陡险的土地,伸入汉地,和张掖郡接壤,汉朝要派三名都尉驻

守在塞上，还有数百名士卒也长年驻守在那里，由于地方严寒艰苦，守望时间长了，实在太劳苦。单于应主动上书向汉天子献上此地，划道直线，把伸入汉界部分割让汉朝，可省去两名都尉和数百名士卒，以此报答汉天子的厚恩，天子必然会回赏丰厚。"单于说："这是天子给你的旨意？还是你自己提出的要求？"夏侯藩说："是天子的旨意。不过，我也是替单于筹划一个好计策。"单于说："这是温偶骄王居住的地方，我不清楚它的地形、物产的情况，请让我派人查问清楚再说。"

夏侯藩、韩容归国后，又被奉派出使匈奴。一到匈奴，就提出求地的要求。单于说："自呼韩邪单于开始，我们父子兄弟已传位五代，汉朝从未要求割让此地，偏偏到我继位后，忽然提出这个要求，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已问过温偶骄王，他说匈奴西边各诸侯制作帐幕和车子，都仰赖此地山上出产的木材。况且它是先父遗留下来的土地，我是不敢轻易丢失的。"夏侯藩只好回国复命，被调任太原太守。后来单于派使者来长安上书给汉天子，陈述夏侯藩要求割地的情况。天子下诏回复单于说："夏侯藩擅自假称诏旨，向单于求地，依法应当处死，因为经过两次大赦，现改调他为济南太守，不再让他去匈奴。"

8冬，十月，十四日，王根因病被免去官职。

9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后，不得顾私亲[9]，十一月，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太子议欲谢；少傅阎崇以为"为人后之礼，不得顾私亲，不当谢"；太傅赵玄以为"当谢"，太子从之。诏问所以谢状，尚书劾奏玄，左迁少府；以光禄勋师丹为太傅。

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养视;及为太子,诏傅太后、丁姬自居定陶国邸,不得相见。顷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统,当共养陛下,不得复顾私亲。"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养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养太子,独不得。

10 卫尉、侍中淳于长有宠于上,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牧、守,赂遗、赏赐累巨万,淫于声色。许后姊嬺为龙雒思侯夫人[2],寡居;长与嬺私通,因取为小妻。许后时居长定宫,因嬺赂遗长,欲求复为婕妤。长受许后金钱乘舆、服御物前后千余万,诈许为白上,立为左皇后。嬺每入长定宫,辄与嬺书,戏侮许后,嫚易无不言;交通书记[3],赂遗连年。

时曲阳侯根辅政,久病,数乞骸骨。长以外亲居九卿位,次第当代根。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心害长宠,私闻其事。莽侍曲阳侯病,因言:"长见将军久病意喜,自以当代辅政,至对衣冠议语署置[4]。"具言其罪过。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将军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东宫!"莽求见太后,具言长骄佚[5],欲代曲阳侯;私与长定贵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儿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长官,勿治罪,遣就国。

初,红阳侯立不得辅政,疑为长毁谮,常怨毒长;上知之。及长当就国,立嗣子融从长请车骑,长以珍宝因融重

遗立。立因上封事，为长求留曰："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诚不可更有他计。"于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验。吏捕融，立令融自杀以灭口。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长具服戏侮长定宫，谋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狱中[6]。妻子当坐者徙合浦；母若归故郡。上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丞相方进复劾奏"红阳侯立，狡猾不道，请下狱。"上曰："红阳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国。"于是方进复奏立党友后将军朱博、巨鹿太守孙闳，皆免官，与故光禄大夫陈咸皆归故郡。咸自知废锢，以忧死[7]。

方进智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饰[8]，号为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9]，奏事无不当意。方淳于长用事，方进独与长交，称荐之；及长坐大逆诛，上以方进大臣，为之隐讳，方进内惭，上疏乞骸骨。上报曰："定陵侯长已伏其辜，君虽交通，《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君何疑焉！其专心壹意，毋怠医药，以自持。"方进起视事，复条奏长所厚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余人。函谷都尉、建平侯杜业[10]，素与方进不平，方进奏"业受红阳侯书听请，不敬。"免，就国。

上以王莽首发大奸，称其忠直；王根因荐莽自代。丙寅，以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11]。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12]，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13]，见之者以为僮使，

问知其夫人。其饰名如此。

"丞相方进、大司空武奏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十二月,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12 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14],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15],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16],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而不备而就大不备,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17],至于陷大辟[18],受刑戮者不绝,由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诐[19],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终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20],按行长安城南营表[21],未作而罢。时又有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

刘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

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而卒[22]。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注释】

①私亲：自己的亲属。

②嬖（mi 迷）。

③书记：指用以记事的书写文字，如书籍书信之类。

④衣冠：指当时士大夫及贵族子弟。

⑤骄佚：骄横奢侈，荒淫放肆。

⑥淳于长（？～公元前8年）：元城县（今河北大名县）人。字子孺。少子太后姊子为黄门郎。历迁至九卿。死于狱中。

⑦陈咸：（？～公元前8年）：相县（今安徽濉溪县）人。字子康。有异才，抗直数言事。元帝时为御史中丞，累官南阳太守，后升为少府，因与左进有隙，方进奏归咸故郡，以忧死。

⑧缘饰：比喻衣服镶边加饰。

⑨微指：隐微的旨意。指能识出天子的心意。

⑩函谷：关名。在今河南新安县东。

⑪克己：约束克制自身的言行和私欲，使之合乎某种规范。

⑫邑钱：封邑所入的钱。

⑬蔽膝：护膝的围裙。跪拜时用。

⑭犍为郡：治所武阳县（今四川彭山县东）。

⑮辟雍：郑玄曰："辟，明也。雍，和也。"指以明和教化于天下。

⑯俎（zǔ 组）豆：古代祭祀、设宴时陈置牲口的礼器，木制，漆饰。

⑰悖（bèi 背）逆：指违反正道，犯上作乱。

⑱大辟：死刑。

⑲贪饕（tāo 涛）：贪得无厌。险诐（bi 毕）：邪谄不正。

⑳辟雍（yong 雍）：也作辟雍。

㉑营表：度量基地，立表以定位置。

㉒刘向（约公元前77～前8年）：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曾任谏议大夫、

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屡次上书劾奏外戚专权,敢于直言。元帝时为中垒校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曾校书天禄阁,著成《别录》。大都亡佚。流传至今的有《洪范五行传》、《列女传》、《列仙传》、《新序》、《说苑》等书。

【译文】

9 皇上因太子既然入奉为大宗,依礼就不能再顾念自己的骨肉亲属。十一月,册封楚孝王的孙子刘景为定陶王。太子与左右商议,欲上书叩谢。少傅阎崇认为:"既为他人的继承人,依礼,就不能照顾自己的骨肉亲属,所以不当叩谢。"太傅赵玄则认为:"应当叩谢。"太子听从了太傅赵玄的建议。皇上诏问太子为何叩谢的情况,尚书就此事弹劾赵玄,赵玄被降为少府,任命光禄勋师丹为太傅。

当初,太子年幼时,是由祖母傅太后亲自抚养。等到立为太子,皇上诏令傅太后和生母丁姬留住京师定陶国府邸,不许和太子相见。不久,王太后想让傅太后、丁姬每隔十天到太子宫探望一次,皇帝说:"太子已承继正统,礼应奉养太后,不得再去照顾自己的骨肉亲人。"王太后说:"太子从小就是傅太后养大的,现在让她到太子宫看望,不过是以乳母的身份罢了,这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同意傅太后到太子宫看望。丁姬因为没有抚养太子,就没有让她去。

10 卫尉、侍中淳于长因受皇上的宠爱,而大受重用和信任,权贵压倒公卿。他又外交结诸侯、州牧、太守,那些人贿赂他的钱财和皇上赐赏,累积巨万,用而整天纵情于声色之中。许皇后的姐姐许嬿,原是龙雒思侯韩宝的夫人,守寡在家,淳于长和她私通,而后娶她为妾。许皇后当时住在长定宫,就利用姐姐的关系贿赂淳于长,想托他在皇上面为她求情,使她再做婕妤。淳于长接受了许后金钱、车马、衣物器件等,前后有千余万,却欺骗许后,假装答应为她向皇上请求,立她为左皇后。许嬿每次去长定宫看望许后,淳于长便让许嬿捎书信给许后,内容是戏弄侮辱许后,甚至还用种种轻佻污秽的语言。这种书信、贿赂往来,连续好几年。

当时是曲阳侯王根辅政，因久病在床，多次请求辞职。淳于长以外戚身份，位居九卿，按顺序应当是他代替王根职位。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对淳于长的得宠，心怀妒忌，就暗中探听到他的不少坏事。王莽在伺侯曲阳侯王根的病时，就趁机说："淳于长见将军久病，心里很高兴，自以为应当代替将军辅政，甚至还对士大夫及贵人谈论谁担任什么官，谁主管什么事。"同时把淳于长的罪过，一一诉出。王根大怒说："竟然有这样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王莽说："因为不知将军心里的想法，所以不敢告诉你。"王根说："快去禀告太后！"王莽去求见太后，详细讲述了淳于长骄横奢侈，荒淫放肆，想代替曲阳侯辅政，私通许嬖，以及暗中与许后交结，接受她贿赂的衣物等罪恶。太后也发怒说："这孩子竟敢如此放肆！走！快奏告皇帝！"王莽又奏告了皇上。皇上因淳于长是太后姐姐的儿子，只免淳于长的官职，没有治他的罪，把他遣回到定陵侯国去。

起初，红阳侯王立不得辅政时，曾怀疑是淳于长诽谤诬陷他结果，因而时常怨恨他。皇上也知道这些情况。等到淳于长将回到封国去时，王立的嫡长子王融，请求淳于长把他坐的车骑送给他。淳于长就借机让王融捎回赠送给王立的珍宝等很多极贵重的礼物。王立因此便上密封奏书，请求把淳于长留在京师。奏章上说："陛下既然在诏书说是因皇太后的缘故，不加罪于淳于长，那么就不应该再给他其他惩罪。"于是，引起了天子的怀疑，就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去调查审理。有关部门便逮捕了王融，王立怕事情泄漏，即逼令王融自杀灭口。皇上更怀疑这当中有更大奸谋，就逮捕了淳于长，关在洛阳的特别监狱里，严加拷问。淳于长全部供认戏弄侮辱许后，计划立她为左皇后，罪大恶极，就处死在狱中。妻儿们依法连坐，被放逐到合浦。淳于长的母亲王若遣回原籍魏郡。皇上派廷尉孔光持节前往长定宫，赐毒药给废后许氏，让她自杀。丞相翟方进又弹劾："红阳侯王立，狡猾无道，请求逮捕归狱。"皇上说："红阳侯是我的舅父，我不忍心惩办他，也遣送他回封国吧！"于是翟方进又

上奏弹劾王立的党羽后将军朱博、巨鹿太守孙闳，因此他们都被免去官职，和以前的光禄大夫陈咸一起回归故郡。陈咸自知被禁止再任职，因此郁闷而死。

翟方进很有智谋和才能，还兼精通法令文书和官吏治事等公务，又善能用儒学经典装饰自己，使言行显得温文尔雅，被人称为通达明理的丞相，深受天子的器重。又善于选取天子的隐微的旨意，所奏之事，没有不合天子的心意。当淳于长受重用时，翟方进只和淳于长交往，并在皇上面前称赞和推荐他。等到淳于犯有大逆不道的死罪，皇上因翟方进是朝廷重臣，特意为他隐瞒掩饰与淳于长的交结关系。翟方进内心深感惭愧，便上疏乞求辞职。皇上批答说："定陵侯淳于长已经伏罪，你虽然曾与他有过交往，古书上不是说过：'早上的过失，晚上就改正，君子都会赞许的。'你还有什么好怀疑呢！你应当专心一意休养，不要耽误了医药，自己保重。"于是翟方进又出来任职办事，又上奏把和淳于长有特别交往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以及刺史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二十余人分列条目，向皇上弹劾，因此都被罢免官职。函谷都尉、建平侯杜业，向来与翟方进不和，翟方进上奏说："杜业曾接受红阳侯书信嘱托，犯了大不敬之罪。"杜业因此也被罢官，遣回封国。

皇上因为王莽首先揭发淳于长的奸恶，称赞他忠心正直。王根因而保荐王莽接任自己的职务。二十六日，任命王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王莽既然从同列中提拔上来，继四位伯父、叔父，而成为辅政大臣，想让自己的名誉超越前人，便竭力克制自身的言行和私欲，刻苦修养，自励不倦。聘请各种贤良人才，做为自己的部属，协助处理政事。皇上的赏赐和封邑的收入，全部都用来供养名士。自己却比以前越发俭朴节约，当他母亲患病时，公卿诸侯都派夫人去探问，王莽的妻子出来迎接她们，衣裙长不拖地，膝前围着大布巾，看见她的人，还以为是他家里佣人，询问之后，方知是王莽的夫人。他伪饰做作，巧取虚名，竟达如此地步。

11 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上奏说："《春秋》上所讲的大义，是用尊贵的人去治理卑贱的人，而不是让卑贱的人临驾在尊贵的人之上。刺史官位低于大夫，却能监督二千石的官员，这轻重的标准是不相符。所以我请求废掉刺史，改设州牧，以符合古制。"十二月，下诏废掉刺史，改设州牧，官秩二千石。

12 犍为郡有人在水边拾得十六枚古时做为乐器用的玉石，议论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刘向因此劝皇上说："应该在京师设立学府，在各地开办学堂，陈设礼乐，大力提倡《雅·颂》之乐，极力使礼貌谦让之风盛行；用来教化天下。如果这样，仍治理不好天下，那是从未有过。或许有人会说：'置备礼仪无法周全。'礼是以培养人为根本，如有些差错，或欠缺，还是可以运用它去培养人。刑罚出现过失，有时还致人死伤，今天的刑罚，并不是皋陶时代的刑法，而有关部门请定制定刑法，他们会随着情况不同，该删的删，该增的增，其目的是用来救治时弊。一提到礼乐，却推辞说不敢妄动。这就是敢于杀人，却不敢于培养人啊！就因俎豆、管弦等乐器稍有欠缺，就拒绝做礼乐的事，这是舍弃小有不备而趋就于大不备，竟迷惑到这种程度！教化与刑法比较起来，刑法为轻，不兴礼乐，就是舍弃重而急于捡起轻的。教化，是治理国家的依靠；刑法，是治理国家的辅助。而今舍弃依靠而单单去注意辅助，这是不可能引致天下太平的。自京师起，总有些背逆不孝的子孙，甚至因此把他们处以死刑，而因不孝受刑戮的人仍然不绝，这都是由于不讲习仁、义、礼、智、信五常的道理的缘故。汉朝承袭了千年之久衰落的周朝，又继承了残暴的秦朝遗留下的残风败俗，人民群众已逐渐染上那恶劣的习俗，贪得无厌，邪谄不正，不明义理。如果再不用仁义教化来开导他们，而单靠刑罚来约束他们，那末，目前这种现状是无法改变的！"皇帝把刘向的建议交给公卿讨论，丞相、大司空也奏请设立京师学府，并探测长安城南郊地址，树立了标志，还未开工就作罢。当时又有人说："孔子只是一位平民，却有弟子三千人，现在为了太学

的弟子太少。"于是又增太学弟子到三千人。只实行一年多，又恢复原来的人数。

刘向见自己能得到皇上的信任，就常常替刘氏宗室所受的委屈，提出抱怨，讥讽王氏以及在位大臣，言词都沉痛恳切，出于内心至诚。皇上多次想任用他为九卿，可是却得不到在高位的王氏及丞相、御史的支持，因此刘向始终未能升迁。他停留在大夫的行列，前后三十多年，直到他的逝世。在他死后十三年，王莽取代了汉朝。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三十三

汉纪二十五　起阏逢摄提格，尽旃蒙单阏，凡二年。

孝成皇帝下

绥和二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2 二月，壬子，丞相方进薨[1]。

时荧惑守心[2]，丞相府议曹平陵李寻奏记方进[3]，言："灾变迫切，大责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4]！阖府三百余人[5]，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方进忧之，不知所出。会郎贲丽善为星，言大臣宜当之。上乃召见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赐册，责让以政事不治，灾害并臻，百姓穷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策赠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

至,礼赐异于他相故事。

臣光曰:晏婴有言:"天命不慆,不贰其命。"祸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诸股肱[6],何益也!"藉其灾可移,仁君犹不忍为,况不可乎!使方进罪不至死而诛之,以当大变,是诬天也;方进有罪当刑,隐其诛而厚其葬,是诬人也;孝成欲诬天、人而卒无所益,可谓不知命矣。

3 三月,上行幸河东,祠后土。

4 丙戌,帝崩于未央宫[7]。

帝素强无疾病,是时,楚思王衍、梁王立来朝,明旦,当辞去,上宿供张白虎殿;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侯印,书赞。昏夜,平善,乡晨,傅绔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8]。民间灌哗,咸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

班彪赞曰:臣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堪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5 是日,孔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6 富平侯张放闻帝崩，思慕哭泣而死。

荀悦论曰：放非不爱上，忠不存焉。故爱而不忠，仁之贼也！

7 皇太后诏南、北郊长安如故。

8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初立，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9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9]。

10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

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丞相孔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与政事，不欲与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上从武言。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亲属，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书言："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师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谦让，纳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称尊号。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注释】

①翟方进(?～公元前7年):字子威,汝南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成帝时,乃任朔方刺史、御史大夫,后为丞相,封高陵侯。任相十年,后因皇族内讧,以"灾异"罪名,被迫自杀。

②荧惑:这里是指火星。因隐现不定,令人迷惑,故名荧惑。

③平陵: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

④斥逐:驱逐。

⑤阖(hé 何):全。

⑥股肱:大腿和胳膊。常以喻辅佐君主的大臣。

⑦成帝:刘骜(公元前52～前7年)在位二十六年,寿终四十五岁。

⑧昼漏:漏,漏壶。古时滴水计时的器具。昼漏,谓白天的时间。

⑨延陵:今陕西咸阳市境。

【译文】

汉纪二十五　起甲寅(公元前7年),止乙卯(公元前6年),共二年。

孝成皇帝下

绥和二年(甲寅,公元前7年)

1 春,正月,皇上到甘泉祭祀泰畤。

2 二月,十三日,丞相翟方进逝世。

当时火星停留在心宿,丞相府议曹、平陵县人李寻上书给翟方进:"灾害异变即近,上天严厉的谴责天天增加,怎样才避免遭受比驱逐更严重惩罚而保全自己呢?丞相全府官属三百余人,只好在君侯中挑选一个合适的人,来尽心竭力,保全节操,才能转移凶险。"为此,翟方进深感忧虑,不知如何是好。恰好郎官贲丽精通天文,擅说大臣应当以自身抵挡灾祸。皇上就召见翟方进,翟方进从宫廷回家,还来不及自裁,皇上就下来策书,指责他政事没有治好,天灾人祸同时并发,百姓穷困,说:"原想免掉你的职务,还不忍心,现派尚书令赐给你千石上等好酒,肥牛一头,你自己谨慎地处理吧!"翟方

进当天自杀。皇上对此事秘而不宣，派遣九卿带着策书，赠送翟方进印信绶带，赐给车子、棺材，屋柱、栏杆都用白布包起来，统由少府陈办。天子数次亲临吊唁，礼仪隆重，赏赐丰满，是过去其他丞相无法相比的。

臣司马光认为：晏婴说过："天命，不容怀疑；命运，无法改变。"祸福降临，怎么可以转移呢？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心将灾祸转移给公卿大臣，说："把心腹的病痛，转移到大腿和胳膊，这有什么好处呢！"假使灾祸可以转移，仁慈的君主仍然不忍心那样做，何况根本没有转移的可能呢！即使翟方进所犯的罪不至于死而诛杀他，用他的死来挡住天灾，这是对上天的诬陷；假使翟方进有罪，罪应处死，却隐瞒他的罪状而杀之，又赐以优厚的葬礼，这是欺骗人民。孝成皇帝想诬陷上天，欺骗人心，最后也没有什么好处，可以说是不知天命。

3 三月，皇上到河东祭祀后土。

4 三月，十八日，成帝在未央宫逝世。

皇帝一向身体很好，没有疾病，当时，楚思王刘衍、梁王刘立来京朝见，第二天早晨，当他辞别回国时，皇上宿在铺设帷帐的白虎殿；又想任命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封侯的印信已刻好，赞辞也写在策书上。黄昏、夜里，一切平安无事，第二天清晨，皇上起床穿裤袜时，突然衣服掉下，不能言语，当计时的昼漏走十刻时，皇上逝世。民间喧哗，都将归罪于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王莽以及御史、丞相、廷尉一起追查审理，查问皇帝起居和发病情况。赵昭仪自杀而死。

班彪赞说：我姑妈曾在后宫充当婕妤，父子、兄弟都在皇帝身边侍奉，他们多次对我说："成帝很喜欢修饰仪容，无论是乘车、站立，不向后看，不匆匆忙忙讲话，不亲有所指。在临朝听政时，深远静默，像无神般的尊崇严肃，正所谓庄严肃穆天子的仪容。博览群书，融贯古今之事，臣下直率言辞，宽容接

受;公卿的奏议,道理清楚。遭逢太平盛世,上下和睦相亲。然而,耽于酒色,赵飞燕姐妹秽乱于内宫;外戚专权,说来令人忧叹!"从建始元年以来,王氏开始执掌国家大权,哀帝、平帝短命而死,王莽终于篡位,王氏的威福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5 成帝逝世当天,孔光在大行皇帝灵柩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信、绶带。

6 富平侯张放听说皇帝逝世,思念痛哭而死。

荀悦评论说:张放并非不爱皇上,但只有爱心,而无忠心。所以爱而不忠,是对仁义的伤害!

7 皇太后下诏:恢复长安南、北郊祭天地的礼仪。

8 夏,四月,初八,太子刘欣即位,祭告汉高祖刘邦庙陵。尊皇太后为太皇太皇,皇后为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即位之初,亲自厉行节约,减省各项开支,凡政事都由自己处理,朝廷上下和谐,大家认为国家有希望治理好。

9 五月,十二日,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10 太皇太后命令傅太后、丁姬每十天到未央宫探望哀帝。

皇上下诏询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应当住在那个宫里才适宜?"丞相孔光素来听说傅太后为人刚强暴戾,工于心计,善于弄权,当皇帝在襁褓中时,便由她亲自抚养长大,教导成人,皇帝被立为太子时,她又尽了力。孔光深怕傅太后干预政事,不想她与皇帝旦夕接触,于是就建议说:"定陶太后应另建宫室居住。"大司空何武却说:"可以住在北宫。"皇上听从何武的建议。北宫有紫房复道直通未央宫,傅太后果然从复道早晚到皇帝住所,请求皇帝加封她尊号,重用宠信她的亲属,使皇上不能按正道行事。高昌侯董宏迎合他们的心意。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是夏氏,后因被华阳夫人认为嗣子,等到即位后,夏氏,华阳夫人都尊称太后。应该立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皇上把此奏交给有关部门讨论,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主管尚书事师丹联合上奏弹劾董宏:"明知

皇太后是最尊贵的称号，现在天下一统，他却称述引用亡秦的事例来作比喻，欺蒙贻误圣朝，这是不应该说的话，犯了大逆不道的罪！"皇上刚即位，还谦逊忍让，采纳王莽、师丹的意见，把董宏免职，贬为平民。傅太后大怒，要挟皇上，一定称尊号。皇上就转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就命令皇上下诏尊称定陶恭王为恭皇。

11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从弟晏之子也。

12 诏曰："《春秋》，母以子贵。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追尊傅父为崇祖侯，丁父为褒德侯；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子满为平周侯，皇后父晏为孔乡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书令诏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乃复令视事。

13 成帝之世，郑声尤甚[1]，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2]，贵戚至与人主争女乐。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六月，诏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别属他官。"凡所罢省过半。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14 王莽荐中垒校尉刘歆有材行，为侍中，稍迁光禄大

夫,贵幸;更名秀。上复令秀典领《五经》,卒父前业;秀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3]。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诸子,分为九流: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从横,曰杂,曰农,以为:"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如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4];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15 河间惠王良能修献王之行,母太后薨,服丧如礼;诏益封万户,以为宗室仪表。

16 初,董仲舒说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5],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6],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师丹复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

弱愈困，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请：“自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奴婢毋过三十人。期近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贵戚近习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又诏：“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⑦。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注释】

①郑声：古代春秋时郑国的俗乐。

②黄门：宫名。

③《辑略》：群书摘要。《六艺略》：儒家学派的六经。《诸子略》：儒家学派之外的其他学派学说。《诗赋略》：包括屈原、荀况、扬雄等著作。《兵书》：有关权谋、武器、战略、战役。《术数略》：有关天文、历法、占卜、阴阳五行。《方技略》：有关医学、神仙。

④流裔：谓末流。

⑤阡陌：田地中间南北方向小路，也指田界。

⑥卒：通猝(cù 促)：突然，仓促。

⑦任子令：指二千石以上官员，任职满三年，可以保荐同母兄弟或自己的儿子一人为郎。

【译文】

11 五月，十九日，册立傅氏为皇后，她是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

12 皇上下诏说：“《春秋》一书上说，母以子贵。所以应尊称定陶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姬为恭皇后。各自设置左右詹事，采邑与长信宫皇太后、中宫皇后一样。”还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丁姬的

父亲为褒德侯。封舅父丁明为阳安侯,舅父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王政君诏令大司马王莽回居府第,不要作官,以回避皇上的外戚。王莽就上书辞职。皇帝派尚书令持诏书起用王莽,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向太皇太后报告说:"皇帝听到太皇太后的诏书,非常悲痛!大司马如起用,皇帝也就不敢听政!"太皇太后于是又命令王莽上朝理事。

13 汉成帝的时候,靡靡之音的郑乐非常盛行,以致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流,都以巨富而闻名于世,皇亲国戚甚至与皇帝争夺歌妓舞女。哀帝在定陶王时,就厌恶这种事,他生性就不喜欢音乐,于是到六月就下诏说:"孔子不是说过:'不要听郑国音乐,郑国音乐太淫乱。'应撤销乐府官。郊祭大典的音乐及古代兵法武乐,都记载在儒学经典里,不是郑国、卫国的音乐,可由另外的官员来管理。"因而裁减的人员过半。但是百姓长久以来习惯于那种音乐,而又没有制定其他高雅的音乐来变通更替,因此富豪和官民之家,一如既往地沉湎其中。

14 王莽推荐中垒校尉刘歆,因他有才能德行,任命为侍中,稍后又升为光禄大夫,地位尊贵,又受到皇上宠信,遂改名刘秀。皇上又命令刘秀负责审核校对《五经》,完成其父刘向未完成的事业。刘秀于是汇总群书的精华,编成七略:《辑略》、《六艺略》、《诸子》、《诗赋略》、《兵书略》、《方技略》,共书有六略,包括三十八种著作,五百九十六家言论,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叙述诸子的,分为九大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刘秀认为:"九家都是兴起于王道衰微,诸侯争霸的时代,当时的各国的君主好恶大不相同,因此九家学派一时蜂起,各自提出主见,互相争鸣,各持己见,推崇各自所认为好的学说,并用它奔走各国游说,希望各自的学说能投合诸侯们的爱好而被取用。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看起来就像水火不能相容,实际上又互相而生。仁与义,敬

与和，虽然彼此相反，但又都彼此相成。《易经》说：'天下的人殊途而同归，目标一致却有种种思路。'现在各不同学派的人都推崇自己学派的长处，如果深入研究，而找出它的主旨，虽然各自掩护其短，但综合各派学说的宗旨和内容，也不过是儒家《六经》的支派和末流。这些人的学说如果能遇到圣明国君，将其取长补短，加以折中，那样就可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孔子说过：'都城里礼仪失传，却可以到野外求得。'现在距离圣人的时代，已很远了，当时的道德学术不是缺失，就是被废止，无法追寻。而九家学说，岂不是远胜过去野外寻求吗！如果能专心钻研儒家的《六艺》，再参考九派的学说，取长弃短，那么，也就可以精通万种方略。"

15 河间王刘良能继承祖先献王刘德的高尚品德，母亲王太后逝世，他穿戴丧服治丧，完全符合礼制。皇上下诏增加一万户封邑，使他做为皇族的表率。

16 以前董仲舒劝说汉武帝说："秦国采用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度，人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造成富豪的土地连成一大片，贫穷的人却无立锥之地，城邑中有像国君那样尊贵的人，乡村里有像公侯那样的财主，小民怎能不穷困呢？古代的井田制度虽然难以仓促实行，但也应该稍近古制，限制人民占田数额，将余田补给不足之户，以此堵塞兼并土地的途径。废除奴婢，取消主人任意杀害奴婢的特权。减轻赋税，减少徭役，使人民得以休息，然后才可把国家治理好！"等到皇上即位，师丹也建议说："如今，经过连续几代的太平盛世，富豪之家和官民的家产都有巨万之多，而贫弱小民却愈发困苦，应该略加限制占领土地的数额。"天子将他的建议交下去，让大家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从诸侯王、列侯、公主占田分别有所限制。关内侯、吏、民占田都不能超过三十顷。奴婢不能超过三十人。期限定为三年，违犯此令的，没收财产入官。"这样造成一时田宅、奴婢的价格下跌，皇亲贵戚和皇上的亲信都感这对自己不利，于是皇上就下诏书："暂缓行，等待以后再说。"终于搁置

不行。皇上又下诏:"齐国的三服官及其他主管皇家服装的官员,由于那些绮罗的绣花衣服很难织成,而且有害女工的东西,都予停止制作。不再向京师输送。废除任子令以及诽谤诋欺的法令。掖庭中年纪在三十岁以下的宫女,令其出宫嫁人;官府奴婢年纪在五十岁以上,都免除奴婢身份而为庶民。增加官秩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吏俸禄。"

17 上置酒未央宫,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马莽按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1];莽复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2],罢就第。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置中黄门,为莽家给使,十日一赐餐。又下诏益封曲阳侯根、安阳侯爵、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户各有差。以莽为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又还红阳侯立于京师。

傅太后从弟右将军喜,好学问,有志行。王莽既罢退,众庶归望于喜。初,上之官爵外亲也,喜独执谦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庚午,以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喜黄金百斤,上右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以光禄勋淮阳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修洁,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

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3]。忠臣，社稷之卫；鲁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轻重，魏以无忌折冲，项以范增存亡。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汉散万金以疏亚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上亦自重之，故寻复进用焉。

18 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曲阳侯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荐朱博。帝少而闻知王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优之。后月余，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义！"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归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

19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师到北边郡国三十余处，坏城郭，凡压杀四百余人。上以灾异问待诏李寻，对曰："夫日者，众阳之长，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晻昧亡光[4]。间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夺失色，邪气珥、蜺数作[5]。小臣不知内事，窃以日视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唯陛下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6]。诸保阿、乳母甘言卑辞之托[7]，断而勿听。勉强大义，绝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赐以货财，不可私以官位，诚皇天之禁也！

"臣闻月者，众阴之长，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间者月数为变，此为母后与政乱朝，阴阳俱伤，两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唯陛下亲

求贤士,无强所恶,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臣闻五行以水为本,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涌溢为败。今汝、颍漂涌[8],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百川沸腾',咎在皇甫卿士之属[9]。唯陛下少抑外亲大臣!

"臣闻地道柔静,阴之常义也。间者关东地数震,宜务崇阳抑阴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不任职,以强本朝!夫本强则精神折冲;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陵。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弘,汉之名相,于今无比,而尚见轻,何况亡弘之属乎!故曰朝廷亡人,则为贼乱所轻,其道自然也。"

【注释】

①恚(huì 悔):恨,怒。

②安车:用一马拉的可以坐乘的小车。古时车是立乘,此为坐乘,故称安车。

③百寮:同百僚。百官。

④晻昧(yǎnmèi 眼妹):昏暗。

⑤珥(ěr 耳):日月旁的光晕。 蜺(ní 泥):同霓虹。

⑥女谒:通过宫廷嬖宠的女子进行干求请托。

⑦保阿:宫廷里管抚养子女的女妾。

⑧汝:汝水。上游即今河南汝河,经抚水(今洪河)、溵水(今沙河),而入洪河。颍:颍水。安徽颍河。

⑨皇甫卿士:周朝女宠之族。

【译文】

17 皇上在未央宫设置酒会，内者令把傅太后的座席设在太皇太后座位旁边。大司马王莽巡视后。斥责内者令说："定陶太后只不过是藩王的妾，怎么能够和至尊太皇太后并排平起平坐！"撤去她的座位，另行安排座位。傅太后听说后，怒不可遏，不肯参加酒会，极端怨恨王莽。王莽再次提出请求辞职。秋，七月，初一，皇上赐给王莽黄金五百斤，四马驾的大安车一辆，让他辞官回到自己府第。公卿大夫多称赞王莽，皇上就给予特殊的恩宠，在王莽宅设置中黄门官，以供其使令，每隔十天，皇上赐餐一次。又下诏加封曲侯王根、安阳侯王舜、新都侯王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邑户各多少不等。命王莽为特进、给事中，每月初一、十五朝见天子，朝见礼与三公一样。又将红阳侯王立召回京师。

傅太后堂弟、右将军傅喜，好读书，很有学问，志向品行也很高尚。王莽罢职引退后，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傅喜身上。以前，皇上加封外亲的官爵，唯独傅喜称病不肯接受。傅太后刚开始干预朝政，傅喜就多次进言规劝，因此傅太后不想让他来辅政。初四，由左将军师丹任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傅喜黄金百斤，交回右将军印信绶带，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在家养病。任命光禄勋、淮阳人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傅喜操行与道义都很高尚廉洁，忠诚忧国，是位内朝辅弼大臣之人才，现在以卧病为借口，突然将他遣使回家，大家都感到失望，都说：'傅喜是个贤能的人，因见解与定陶太后不合，所以被罢退。'百官没有不为国家痛惜的。忠臣是国家的卫士。鲁国任用季友而治理好了混乱，楚国因子玉的死活而影响国家地位的轻重，魏国依仗王子无忌而战胜强乱，项羽则因范增而判定存亡。百万的群众，还不如一个贤能的人才。所以秦国用千金向赵国行贿，来离间赵王与廉颇的关系；汉高祖散万金使项羽疏远范增。傅喜能担当朝廷大臣，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傅氏兴废的关键。"皇上自己也很器重傅喜，所以过了不久，又举用

他。

18 建平侯杜业上书抵毁曲阳侯王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举荐朱博。皇帝从小就知道王氏骄横，内心对他们没有好感。因为刚即位，所以对他们暂且表示优待。杜业上书一个多月后，司隶校尉解光上奏说："曲阳侯王根，在先帝陵墓还没有完成时，就公然聘取后宫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在家设酒歌舞。王根侄子、成都侯王况，也公然聘娶先帝后宫的贵人为妻。都没有人臣的礼节，犯了大不敬、不道之罪！"于是天子说："先帝对待王根父子，何等优厚，想不到现在他们却如此忘恩负义！"由于王根曾建议立定陶王为太子的国策，仅遣送他返回封国；撤销王况的侯爵，贬为平民，遣归故里。王根及王况的父亲王商所举荐而任官的都予免职。

19 九月，二十五日，发生地震，从京师到北边郡国，三十多处城郭被损坏，共压死四百余人。皇上就拿发生灾异的事询问待诏李寻，李寻回答说："太阳，是所有阳性物质的主宰，也是君王的象征。君王昏乱不修道，则太阳就失去它的常态，暗淡无光。近来太阳尤其不明亮，光明被侵夺而失去原来的光色，太阳四周，邪气侵入，晕霓屡次出现。我不知宫内的事，私下以太阳的变化来观察陛下，志向操守都比即位初期大为衰退。希望陛下执持阳刚之德，意志要坚定，法令要严守，不要听从美女、邪臣的摆布，那些保姆、乳娘甜言恭敬谦虚的请托，绝不要听。要努力实现大义，断绝小不忍之情。实在不得已时，可赐予他们钱财珍宝，千万不可私授官职爵位，因为这实在是上天所禁止的！

"我听说月亮，是阴性物质的主宰，也是后妃、大臣、诸侯的象征。近来，月亮多次发生变异，这显示母后参与朝政，扰乱朝纲，阴阳两败俱伤，两相妨碍。我是外臣不知朝廷之事，私下相信天文，只能就天气演示来判断，便是如此，亲近大臣也就不能依仗了。请求陛下亲自另求取贤德之士，切忌使那些邪恶的人势力强大起来，这样才能使国家兴盛，本朝尊显强大！

"我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水是公平的标准。帝王以仁义公正修明治天下，则百川顺畅，经脉流通；如果偏离仁义，失去了纲常，则水势翻腾外溢，泛滥成灾。而今汝水、颍水腾涨漫溢，和雨水一起肆虐，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害。这正像《诗经》里所说的'百川沸腾'，这些灾害应归咎于皇甫卿士之辈。希望陛下稍稍抑制外戚大臣！

"我听说地道平而无私，是阴性事物的正常状态。近来关东地区多次发生地震，为了挽救上天责备而降下的灾害，应该崇扬阳道，抑制阴道。意志坚强，建立威严，关闭杜绝私下请托之路，提拔引进英俊人才，罢免不称职的官吏，使本朝强盛！根本强盛了，那么就精神振奋，抵制灾害；根本衰弱了，那就招灾惹祸，被邪恶的阴谋所欺凌。听说过去淮南王谋反之时，他所害怕的只有汲黯一人，认为公孙弘等人不值一提。公孙弘是汉朝的名相，今天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可是，还被人看轻，何况今天连公孙弘之辈都没有呢！所以说朝廷没有人才，就会被乱臣贼子轻视，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20 骑都尉平当使领河堤，奏："九河今皆寘灭[1]。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从之。

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2]，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3],东西互有石堤,激水使还,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4],辟伊阙,折底柱[5],破碣石[6],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7],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为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8],多张水门。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9]。冀州

渠首尽，当仰此水门，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注释】

①寘(zhì 置)：填塞。

②污泽：蓄水的湖泊池泽。

③黎阳：县名。今河南浚县东北。

④龙门：山名，也称伊阙山；即今河南洛阳市南龙门。

⑤底柱：山名，也称三门山。在今河南陕县东北黄河中流。成语“中流砥柱”来源于此。

⑥碣石：山名。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仙台山。秦始皇、汉武帝皆东巡至此，刻石观海。曹操用兵乌桓过此，作有《碣石篇》。

⑦濒河十郡：河南郡，治所在雒阳县（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河内郡，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南）；魏郡，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平原郡，治所在平原县（今山东平原县西南）；千乘郡，治所在千乘县（今山东高青县东南苑城北）；信都郡，治所在信都县（今河北冀县）；东郡，治所在濮阳县（今河南濮阳县西南）；清河郡，治所在清阳县（今河北清河县东南）；陈留郡，治所在陈留县（今河南开封市东）；渤海郡，今河北沧县。

⑧淇口：在今河南浚县西南淇口渡。

⑨荥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译文】

20 骑都尉平当，被委派主管治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河，现在都填塞难寻。按照经义记载，治水有决开堵塞的河道、深

挖河床等方法,而没有筑堤防、约束水流的事。黄河从魏郡以东多次发生河水泛滥决口,从洪水流动的走向,难以找到九河的遗迹,四海之内那么多百姓,是欺骗不得的。应广泛征求能挖深水道、疏通河水的人才。"皇上听从他的建议。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种方案。古人建筑都城,居住人民,划分土地进行垦殖时,而要选择在估计水势所不能到达的地。大川不修堤防,而小河水可以流入居住地方,地势低下地方,就利用山坡修筑围坝,形成湖泊池泽,秋季可以用它储藏水量,它水面宽阔,容水量大,水流缓慢而不急迫。大地上有河、川,就像人有口一样,用土石去阻塞河流泛滥,就像为了不让小孩子啼哭,而去塞住他的嘴巴,啼哭声停止了,而小孩的死期也就跟着到了。所以说:'懂得水利的人,开决堤防,疏导水势;懂得治理天下的人,开导人民,使他们畅所欲言。'堤防的修筑,大概是兴起于战国时代。他们各自为了本国的利益,修筑堤防,堵塞百川。齐国与赵国、魏国以黄河为界,赵、魏这边是高山,而齐国那边地势低下,于是齐国在距离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黄河水东下到达齐国堤防,受阻,则向西流入赵、魏,使其泛滥成灾。赵、魏也在距离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虽然采取的方法不正,但因河床比较宽,河水还有流动的地方。洪水不断地时来时去,洪水过去后,使河道淤泥沉积成为肥沃的土壤,人民在上面耕种,或者经过很长的时间未发生水灾,于是就逐渐建筑住宅,遂成村庄。一旦洪水到来,就泛滥成灾,造成田宅人畜漂没,为了自救,就加高堤防的修筑,然后把城镇稍作迁移,排除积水而定居下来。常遭洪水淹没的人民,这样做也是自然的。而今黄河堤防,距离黄河近的只数百步,远的也只有几里,在旧有的大堤之内又筑成数道堤防,人民居住在这里,这都是前代将水排出而形成的。黄河从河内郡的黎阳到魏郡的昭阳,东西两岸都互有用石头筑成堤防,疾驰的洪峰受到石堤阻挡而回转,百余里的间隔,黄河两次向西,三次向东弯折,急迫如此程度,自然不断发生灾

害。

“如今若实行最好的方案，则迁移冀州洪泛区人民，决开黎阳遮害亭的堤坝，使河水向北流入渤海。黄河的西边靠近大山，东边靠近金堤，水势不可能冲击很远，洪水泛滥一个月，自然会平定下来。有人会责难说：‘如果这样，必定毁坏数以万计的城郭、田地、房屋和坟墓，人民会怨恨的。’从前大禹治水，山陵当路，则毁掉山陵，因此凿通龙门山，洞穿伊阙山，中分底柱山，破开碣石山，毁坏了大地固有的面貌。而那些城郭、田地、房屋和坟墓，不过是人力所造，还有什么好考虑的。现在靠近黄河的十个郡，每年整治堤防的费用，达万万之巨，一旦发生大的决口，堤防毁坏无数。如果拿出数年治河的费用，来安置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贤的作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与人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况且大汉朝国土广阔万里，何须与河水去争那一点土地呢！这方案一旦实现，黄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千年不会发生水灾，因此称为最好的方案。

“假如在冀州地区开凿运河渠道，既能使人民用来灌溉田地，又能分杀水势。这虽然不是圣人的作法，但也不失为挽救损毁的办法。可从淇口开始，往东修筑石堤，多设水门。恐怕有人会怀疑，黄河这样大河，用渠道、水门难以控制。荥阳的粮道运河，就足以预测和说明问题。冀州灌溉水渠从头到尾，都仰赖于这种水门。各个水渠往往都要从这里取水分流：天旱则打开东方水流向下的水门，灌溉冀州附近的田地；一旦洪水到来，则开西方高处的水门，分散水流，使农田受到保护，得到适当管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而得到保成。这实在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控制水灾数百年的办法。因此称为中等方案。

“假如只是修补完善原有的堤防，把低的地方增高，单薄的地方加厚，徒费人力物力永无止境，而人民却每隔几年就会遭到洪水泛滥之灾。因此这是最差的方案”。

21 孔光何武奏:"迭毁之次当以时定,请与群臣杂议。"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1]。"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天子七庙。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2],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22 何武后母在蜀郡,遣使归迎;会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盗贼,后母留止。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3],以列侯归国。癸酉,以师丹为大司空。丹见上多匡改成帝之政,乃上书言:"古者谅暗不言[4],听于冢宰[5];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预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流杀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溷浊之应也。

臣伏惟人情无子,年虽六七十,犹博取而广求。孝成皇帝深见天命,烛知至德,以壮年克己,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姓不惧,此先帝圣德,当合天人之功也。臣闻'天威不违颜咫尺',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贵[6],不宜仓卒若

是，其不久长矣。”丹书数十上，多切直之言。

傅太后从弟子迁在左右，尤倾邪，上恶之，免官，遣归故郡[7]。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丞相光与大司空丹奏言：“诏书前后相反，天下疑惑，无所取信。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卒不得迁，复为侍中。其逼于傅太后，皆此类也。

23 议郎耿育上书冤讼陈汤曰：“甘延寿、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8]，边垂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见拘囚[9]，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旋踵及身[10]，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11]，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12]。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13]，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

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14]。"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15]。

【注释】

①亲尽:古时称皇帝的高、曾、祖、父四庙为亲庙,出了四代的就为亲尽。

②宗:指汉武帝庙号世宗。

③策:古代帝王对臣下使用的一种文书。

④谅暗:也作亮阴、凉阴。有二说:一说为天子、诸侯居丧之称;一说为居丧之所。

⑤冢宰:周代官名。为六卿之首。一称大宰。

⑥肺附(fèifù 肺腑):同肺腑。比喻帝王的近亲。

⑦故郡:指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

⑧南郡:今湖北江陵县。

⑨块然:孤独的样子。

⑩旋踵:转足之间,形容迅速。

⑪枭俊(xiāojùn 消进):也谓枭将。勇猛的将领。

⑫后进:这里泛指后辈。

⑬计度:计算度量。

⑭戚戚:忧惧。

⑮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人。元帝时,为西域副校尉。他和西域都护甘延寿发兵至康居,击杀郅至单于,威镇远方。封关内侯。成帝时,以贿徙边,还长安卒。

【译文】

21 孔光、何武上奏说:"拆毁亲情已尽的祖先之庙,应按时确定下来,请与群臣合议。"于是光禄勋彭宜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然功勋卓著,但亲情已尽,庙也应当拆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提出异议说:"根据《礼记》,天子应有七代庙宇。七是正式法定礼数,应该是个不变的数字。被尊为'宗'的,不在这个数字之

中，宗是变数。如果祖先有特殊功德，而被尊为'宗'，不可预先为此设定宗的数字。我们愚昧认为，孝武皇帝功业是那样显赫无比，而孝宣皇帝又如此尊崇他，他的庙不应该毁！"皇上看了他们奏议后，下令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22 何武的后母在蜀郡，何武派属下接她到长安居住。正遇成帝逝世，属下怕路上有盗贼，就把后母留在蜀郡，没有接来。皇上身边的近臣有的就指责何武奉养后母不厚道，皇帝正想更换大臣，如是在冬十月，下诏将何武免职，以列侯身份遣归封国。十月初九，任命师丹为大司空。师丹见皇上对成帝时施政措施多有更改，就上书说："古代天子居丧时间，不发政令，国家大事，听从大宰处理。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父的治国之道。先帝的尸棺尚停在灵堂，就匆匆忙忙给大臣及皇亲封官受爵，全都赫然荣耀起来，如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还未确定，就预封她父亲博晏为孔乡侯，征召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出来治政，诏书连下，政事变动仓猝突然，而不是逐渐地进行。我固然不能公开声明大义，又不能坚决辞让爵位，随波逐流，跟着凭空接受封侯，更增加了陛下的过失。近来郡国多次发生地震，涌出大水，淹死人民。太阳、月亮昏暗无光彩，五星失去它正常的运行，这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固定，法令制度失去常理，阴阳混浊不清的反映。

"我观察人之常情，如果没有儿子，虽然年龄已到六七十，仍然多娶妻妾，广为求子。孝成皇帝深明天命，觉察到陛下有至高的品德，在壮年之时，就能约束克制自身的言行和私欲，使之合乎规范，立陛下太子。先帝舍弃天下而暴死，而陛下继位，四海安宁，人民没有丝毫惊慌。这是先帝的圣德，正合天人合一的功德。我听说：'上天的威严近在咫尺之间。'愿陛下深思先帝之所以选择你作为继承人的心意，并暂且克制自己言行和私欲，身体力行，来观察群臣的顺从归化。天下者，是陛下的私产，皇亲国戚还愁不能富贵，不应该如此仓促封爵受侯，那样是不能长久的。"师丹上书数十次，言词多

是痛切直率。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侍奉在皇帝的身边,行为特别阴险奸邪,皇上很厌恶他,就罢免他的官职,遣回原郡。傅太后知道后,很生气,皇上不得已,又将傅迁留下。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奏说:"两次诏书内容,前后相反,使天下人迷惑,无法取信于民。我请求仍将傅迁送回原郡,以清除奸党。"但傅迁终于未被遣归,又被任命为侍中。皇上受傅太后胁迫的窘况,都是像这个样子。

23 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鸣冤,说:"甘延寿、陈汤为大汉扬威于边远的异域,洗雪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远域不服驯的国君,捕捉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强虏,其功绩谁能与他们相比呢!先帝嘉奖他们,而且公开发布诏书,宣扬他们的突出功绩,甚至为此改元竟宁,使英雄业绩,传之无穷。应是,南郡贡献白虎,边陲再无警报,不用戒备。恰遇先帝卧病在床,可是,他仍然关怀不忘,屡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他们迅速拟定序功等级。唯独丞相匡衡从中阻扰,最后只封甘延寿、陈汤数百户的采邑,而功臣战士,无不大失所望。孝成皇帝继承的是前人的基业,乘征伐之威,兵马不动,战争平息,国家安宁无事。可是大臣歪邪作恶,意欲独占君主的权威,排斥嫉妒有功之臣,使陈汤只身被囚禁于监狱,而无法向皇帝剖明辩冤,最后以无罪而年老之身,被遗弃边陲。敦煌正当通往西域的要道,使威震远方战无不胜的功臣,转眼而成垓下囚,还要遭受郅支单于残余所讥笑,实在令人可悲!至今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节,无不说远诛郅支单于的事情来宣扬汉朝的强盛。借助别人的功绩使敌人惊惶害怕,却抛弃有功之臣,而使谗言陷害的人称心快意,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居安思危,盛必虑衰,而今国家平时没有文帝多年节约积蓄的大量财富,又没有武帝使群臣荐贤才而接受众多杀敌勇猛的将领,所有的仅陈汤一人而已!假如陈汤已经过世,未能赶上陛下当政的时代,还希望国家能追录他的功劳,加封他的坟墓,用以鼓励后来的仁人志士。陈汤有幸得逢圣世,距他立功的时间也不太

久，反而听信奸臣的谗言，把他鞭逐到偏远的边塞，四处逃亡，死无葬身之地。有远见的人士，没有一个不思量，认为陈汤的功劳，几代以来无人可比，而陈汤的过失，却是人情之常见，陈汤的下场尚且如此，我们纵然为国家而粉身碎骨，捐躯疆场，仍免不了被奸臣的口舌所箝制，被嫉妒之臣陷害而成囚犯。这正是我所以为国家特别忧愁的原因。"奏章呈上后，天子下令让陈汤回到长安，后来在长安逝世。

孝哀皇帝上

建平元年

1 春，正月，陨石于北地十六[1]。

2 赦天下。

3 司隶校尉解光奏言："臣闻许美人及故中宫吏曹宫皆御幸孝成皇帝，产子；子隐不见。臣遣吏验问，皆得其状：元延元年，宫有身；其十月，宫乳掖庭牛官令舍。中黄门田客持诏记与掖庭狱丞籍武，令收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女，谁儿也！'宫曰：'善臧我儿胞。丞知是何等儿也！'后三日，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武对：'未死。'客曰：'上与昭仪大怒，奈何不杀！'武叩头啼曰：'不杀儿，自知当死；杀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唯留意！'奏入，客复持诏记取儿，付中黄门王舜。舜受诏，内儿殿中，为择乳母，告'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舜择官婢张弃为乳母。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并药以饮

宫。宫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额上有壮发[2],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得闻之?'遂饮药死。弃所养儿,十一日,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不知所置。

"许美人元延二年怀子,十一月乳。昭仪谓帝曰:'常给我言从中宫来[3]。即从中宫来,许美人儿何从生中!许氏竟当复立邪!'怼[4],以手自捣,以头击壁户柱,从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当安置我,我欲归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为,殊不可晓也!'帝亦不食。昭仪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为!陛下尝自言:'约不负女!今美人有子,竟负约,谓何?'帝曰:'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毋忧也!'后诏使中黄门靳严从许美人取儿去,盛以苇篋,置饰室簾南去[5]。帝与昭仪坐,使御者于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闭户,独与昭仪在。须臾开户,呼客子使緘封篋,及诏记令中黄门吴恭持以与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儿,埋屏处,勿令人知!'武穿狱楼垣下为坎,埋其中。

其他饮药伤堕者无数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谨按:永光三年,男子忠等发长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诏曰:'此朕所不当得赦也!'穷治,尽伏辜。天下以为当。赵昭仪倾乱圣朝,亲灭继嗣,家属当伏天诛。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迫近帷幄,天下寒心,请事穷竟!"丞相以下议正法,帝于是免新成侯赵钦、钦兄子咸阳侯沂皆为庶人,将家属徙辽西郡[6]。

议郎耿育上疏曰："臣闻继嗣失统，废适立庶，圣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见历知适，逡循固让[7]，委身吴、粤[8]，权变所设，不计常法，致位王季，以崇圣嗣，卒有天下，子孙承业，七八百载，功冠三王，道德最备，是以尊号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变，然后乃有非常之谋。孝成皇帝自知继嗣不以时立，念虽末有皇子，万岁之后未能持国，权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骄盛则奢欲无极[9]，少主幼弱则大臣不使，世无周公抱负之辅，恐危社稷，倾乱天下。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仁孝子爱之恩，怀独见之明，内断于身，故废后宫就馆之渐，绝微嗣祸乱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庙。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10]，定金匮之计[11]，又不知推演圣德，述先帝之志，乃反复校省内，暴露私燕，诬污先帝倾惑之过，成结宠妾妒媚之诛，甚失贤圣远见之明，逆负先帝忧国之意！夫论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众，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万万于众臣，陛下圣德盛茂所以符合于皇天也，岂当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12]！且褒广将顺君父之美，匡救销灭既往之过，古今通义也。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各随指阿从以求容媚；晏驾之后[13]，尊号已定，万万已讫，乃探追不及之事，讦扬幽昧之过[14]，此臣所深痛也！愿下有司议，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晓知先帝圣意所起。不然，空使谤议上及山陵，下流后世，远闻百蛮，近布海内，甚非先帝托后之意也。盖孝者，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帝亦以为太子颇得赵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赵太后，赵太后亦归心，故太皇太后

及王氏皆怨之。

【注释】

①北地:郡名。地域在今甘肃东南部和宁夏南部一带。

②杜发:额前下生的头发。

③绐(dài 待):欺骗。

④怼(duì 兑):怨恨。

⑤饰室:室内用金玉装饰,指昭阳舍,赵飞燕的居室。

⑥辽西郡:治所在阳乐县(今辽宁义县)。

⑦逡循(qūnxún 群旬):欲行又止。

⑧委身:以身事人。

⑨嗜欲:嗜好与欲望。

⑩愚臣:指解光等。

⑪金匮:谓长久之计,藏于金匮石室。

⑫内燕:指私燕,即衽席之私。

⑬斗筲:是容量很小的量器,因用来比喻人的才识短浅,器量狭小。

⑭晏驾:古人讳言帝王死亡,称为晏驾。

⑮讦扬:揭发暴露。 幽昧:昏暗不明。

【译文】

孝哀皇帝上

建平元年(乙卯,公元前6年)

1 春,正月,有十六颗陨石坠落在北地郡。

2 赦免天下。

3 司隶校尉解光奏说:"我听说许美人和已故中宫女官曹宫,都曾蒙幸孝成皇帝相亲,而且生了儿子。可是,至今儿子下落不明。我派官吏查问,他们都告诉我说:元延元年,曹宫怀孕,同年十月,曹宫在掖庭牛官令舍分娩。中黄门田客拿着诏书给掖庭狱丞籍武看,命令他把曹宫关进暴室狱。并吩咐:'不许问生的是男是女,是谁的

儿子!'曹宫说:'请将我儿子的胎衣收藏好,你知道我儿是什么人的小孩吗?'三天后,田客又拿着诏书给籍武,并问:'小孩死了没有?'籍武回答说:'没有死。'田客说:'皇上和赵昭仪很恼火,问你为什么不杀死!'籍武叩头哭着说:'不杀他,自知难逃一死;杀了,也是死!'便让田客代为呈递密封奏书说:'陛下还没有继承人,儿子不分贵贱,请陛下能加注意!'奏入,田客又拿着诏书来取走了小孩,交给中黄门王舜。王舜接受手诏,把小孩送入内宫殿中,为他挑选奶妈,告说:'好好喂养小孩,会有赏赐的,这件事不准泄漏出去!'王舜选了宫婢张弃当奶妈。三天后,田客又拿着手诏和毒药,让曹宫自尽。曹宫说:'果然,赵飞燕姐妹俩想独霸天下!我的小孩,是男的,额前下生的头发,跟孝元皇帝一样。现在我儿在哪里?大概被她们杀害了吧!为什么要使太后知道呢?'遂饮毒药而死。张弃喂养那个小孩,刚十一天,宫长李南就拿诏书,把小孩带走了。此后就再不知其下落。

"许美人在元延二年怀孕,十一月分娩。赵昭仪对皇帝说:'你经常欺骗我说从皇后那里来。既然从皇后的宫里来,许美人的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难道许氏还想立为皇后吗?'赵飞燕非常怨恨,用手打自己,用头撞墙壁和门柱,从床上故意滚倒地下,哭啼着不肯吃饭。说:'你现在就安排我,我想回家!'皇帝说:'我今天特意地告诉你,反而招来发怒,真是令人费解!'皇帝也不吃饭。赵飞燕说:'陛下知道自己是对的,为什么也不吃饭?陛下曾亲口说:"誓不负你!"现在许美人有了孩子,竟然违背誓约,这怎么解释?'皇帝说:'就因为有赵氏誓约的缘故,不立许氏为皇后,使天下人没有能在赵氏之上的,你不要忧虑!'后来皇上下诏派中黄门靳严从许美人那里取来,装在苇草编小箱里,放在饰室门帘的南边而离开。皇帝和赵昭仪坐着,命侍者于客子解开苇箱绳子。一会儿,皇帝叫于客子和侍者都退出去,自己将门关好,单独和赵昭仪在一起。不久,打开门,呼喊于客子,叫他将苇箱捆好,并写诏书令中黄门吴恭拿着

给籍武,并交待说:'告诉籍武,箱子里有死婴,把他埋在隐秘的地方,不许让人知道!'籍武在狱楼墙下挖个了个坑,将那死婴埋下。

"其他强迫喝毒药、堕胎的事还不少,都是发生在四月十八日赦免令发布前。我谨考察:永光三年,男子叫忠的等人发掘长陵傅夫人的墓,事经大赦,孝元皇帝下诏说:'这件事,我是不应赦免的!'于是彻底追究,严厉处理,全都诛杀。天下人都认为处理得当。赵昭仪倾覆扰乱圣朝,亲手杀害皇家继嗣,家属应为天所诛伐。可是她的兄弟姐妹仍都处在尊贵的位置,亲近天子,天下人为之寒心。请陛下彻底追究这件事。"丞相以下朝廷大臣都认为应按正常法制处理。于是皇帝罢免了新成侯赵钦赵铁侄子咸阳侯赵诉的爵位,贬为平民。将赵氏家属迁到辽西郡。

议郎耿育上书说:"我听说,皇位继承顺序失去准则,废嫡立庶,这是圣人立法禁止的,也是古今最为戒备的事。但是,吴太伯发现王季适合王位的继承人,虽有犹豫,仍坚决辞让,然后逃到吴、粤躲避,这是遇特殊情况而随机应变的权宜之法,不应计较常法。吴太伯把嫡子的地位让给王季,以尊崇圣嗣,结果周文王姬昌终于统一天下,子孙继承事业,达七、八百年之久,功勋居夏、商、周三王之首,道德最为完备,因此尊号追加到太王。所以,世事必有非常的变化,然后才有非常的谋策。孝成皇帝自知早年没有及时生下嗣子,想到晚年可能得皇子,但自己百年去世后,孩子年幼,不能自己掌管国家大政,这样朝廷大权,必然控制在母后之手,母后骄纵太过,就会贪欲无厌,无所不为。少主幼弱,大臣们也不会俯首从命,到那时,如果没有周公辅佐成王的忠心大臣,恐怕就会危害国家,天下就会混乱。先帝知陛下有圣贤明达的品德,仁爱孝顺的恩惠,具有独特的视力,能自身克制自己欲望,所以废除后宫所设的分娩侧室,断绝了由于幼主而带来祸乱的根由,一心想把皇位传给陛下,以保证宗庙的安定。臣等既不能远引国家安危之事,定出长久之计。又不知推广宣扬圣德、继承先帝的遗志,反而一再追查禁宫之

事，暴露先帝的隐私，诬蔑先帝好色误国的过失，造成爱妾因妒嫉而残杀，有失圣贤远见的明知，违背和辜负了先帝为国忧虑的本意！谈论大德就不能拘于世俗的偏见，建立大功是不会迎合众的，这正是孝成皇帝卓越思想远胜过众臣万万倍的原因，也是陛下圣德广大正符合皇天选择的原因。这岂是当代平庸识浅之臣所能赶得上的呢！况且赞扬遵循君父的美德，扶救补救销除已往的过失，是古今共同的大义。遇到事情不对时，就应坚决力争，以防患于未然；如果各自随顺迎合、阿谀献媚，以求容悦；光帝逝世后，尊号已经确定，万事都已完毕，你们就探究追查无法挽回的往事，揭发暴露那昏暗不明的过错，这实在令我深切心痛！希望陛下把这事交给主管官吏讨论，假如同意我所说的，就应宣布于天下，使天下人都知道先帝圣德兴起的用心。不然，让虚构、毁谤言论向上涉及先帝，向下流传到后代，远传异族，近布海内，这绝对不是先帝托付给陛下的本意。孝顺的人，是善于遵循先父的遗志，善于完成先人未完成的事业，请陛下省览详察！"皇帝也认为自己被立为太子，赵太后是出了力的，终于不再追究这件事。傅太后感激赵太后立哀帝之功，赵太后现在又心悦归服，所以太皇太后以及王氏权贵们都怨恨赵太后。

4 丁酉，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5 秋，九月，甲辰，陨石于虞二。

6 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复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复引定陶藩国之名，以冠大号；车马、衣服宜皆称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职；又宜为共皇立庙京师。"上复下其议，群下多顺指言："母以子贵，宜立

尊号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马喜、大司空丹以为不可。丹曰:"圣王制礼,取法于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者,母从子,妻从夫之义也。欲立宫置吏,车服与太皇太后并,非所以明'尊无二上'之义也。定陶共皇号谥已前定,义不得复改。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无爵父之义,尊父母也。为人后者为之子,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2],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故为共王立后,奉承祭祀,令共皇长为一国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备。陛下既继体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庙、天地、社稷之祀,义不可复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庙。今欲立庙于京师,使臣下祭之,是无主也。又,亲尽当毁,空去一国太祖不堕之祀而就无主当毁不正之礼,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会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丹老人,忘其前语,复从公卿议。又丹使吏书奏,吏私写其草;丁、傅子弟闻之,使人上书告"丹上封事。行道人编持其书。"上以问将军、中朝臣,皆对曰:"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言:"丹经、行无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发愤懑,奏封事,不及深思远虑,使主簿书,漏泄之过不在丹,以此贬黜,恐不厌众心。"上贬咸、钦各二等;遂策免丹

曰[3]："朕惟君位尊任重，怀谬迷国，进退违命，反复异言，甚为君耻之！以君尝托傅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乐侯印绶，罢归！"

尚书令唐林上疏曰："窃见免大司空丹策书，泰深痛切。君子作文，为贤者讳。丹，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耇[4]，亲傅圣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见其大过。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师识者咸以为宜复丹爵邑，使奉朝请。唯陛下裁览众心，有以尉复师傅之臣！"上从林言，下诏，赐丹爵关内侯。

上用杜业之言，召见朱博，起家复为光禄大夫；迁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为大司空。

7 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5]，祖母冯太后自养视，数祷祠解。上遣中郎谒者张由将医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发，怒去，西归长安。尚书簿责由擅去状，由恐，因诬言中山太后祝诅上及傅太后[6]。傅太后与冯太后并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按验；数十日，无所得。更使中谒者令史立治之[7]；立受傅太后指，冀得封侯，治冯太后女弟习及弟妇君之，死者数十人，诬奏云："祝诅，谋弑上，立中山王。"责问冯太后，无服辞。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还谓左右："此乃中语，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饮药自杀。宜乡侯参、君之、习及夫、子当相坐者，或自杀，或伏法，凡死者十七人。众莫不怜之。

司隶孙宝奏请覆治冯氏狱，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隶，主使察我！冯氏反事明白，故欲摘抉以扬我恶，我当坐

之!"上乃顺指,下宝狱。尚书仆射唐林争之,上以林朋党比周,左迁敦煌鱼泽障候[8]。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固争,上为言太后,出宝,复官。张由以先告,赐爵关内侯;史立迁中太仆。

【注释】

①虞:县名,今河南虞城县。

②斩衰:旧时五种丧服中最重的一种。用粗麻布制成的丧服,左右和下边不缝。子、未嫁女对父母,媳对公婆,都服斩衰。

③策:指策书。皇帝命令中的一种,多用于封土授爵、任免三公。

④耇(gǒu 苟):高寿。

⑤眚(shěng 省):眼睛球上所生障蔽视线的膜。

⑥祝诅:诉于鬼神,使降祸于憎恶的人。

⑦中谒者令:官名,是中宫宦官为之。

⑧鱼泽障:就是效谷县,今甘肃安西县。

【译文】

4 初四,任命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5 秋,九月,十五日,虞县坠落两颗陨石。

6 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又上奏说:"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都不应再引用定陶藩国的名称,加在尊号的上面。车马、衣服也都应与'皇'的身份相称。设置二千石以下官吏在那里供职。还应为共皇在京师长安建立宗庙。"皇上又将这奏章交大臣们讨论,大多数大臣都顺从此意说:"母以子贵,应该建立尊号,以厚孝道。"唯独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大司空师丹认为不可以。师丹说:"圣王制度礼仪,是取法于天地。上尊下卑,是确定天地的位置,决不能混乱。现在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已表示母从子,妻从夫的意思。想要建官设吏,车马、衣服与太皇太后一样,这就无法

表明'尊无二上'的道理。定陶共皇的尊号、谥号前已确定，在道理上是不能再更改的。《礼记》记载：'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祭祀父亲时，儿子虽然要用天子之礼去祭祀，但父亲的殡服仍必须是士服。'因为儿子没有加封父亲爵位的道理，是表示尊重父母。过继为他人作后嗣的，也就是他人的儿子，因此就要过继的父母穿不缝边的粗麻布制成的衣服守三年孝，而对亲生父母守孝的时间则要缩短，以表明尊崇所过继的祖先，而持重正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特意为共王选定继承人，以承奉祭祀，使共皇能长久为藩国的太祖，香火万代不灭，恩义已备至。陛下既为先帝的继承人，身居嫡系大宗的重要地位，承袭了宗庙、天地、社稷的祭祀，在道义上就不能再承奉定陶共皇，到共皇庙去祭祀祖先。现在想在京师建立共皇庙，使臣下去祭祀，这就成为无主的祭祀。再有，亲情已尽，其庙当毁，如今徒然去除掉一个藩万世不毁的祭祀，而去趋就一个既无主，又当撤除，依礼仪又不符合正道的祭祀，这不是尊崇厚待共皇的作法！"师丹因此渐渐不合皇上的心意。

恰好有人上书说："古代用龟甲、贝壳做为货币，而今用钱币来取代，人民因此贫困，应该改革币制。"皇上问师丹的意见，师丹回答可以更改。奏章交给主管部门讨论，都认为使用钱币的时间已很久了，难以一下改变。师丹年纪大了，忘了他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又顺从公卿们的议论。此外，师丹让属官抄写奏章，属官私自抄写了一份他的草稿。丁、傅两家子弟知道了，派人上书告发说："师丹呈上机密奏章，街上行人都拿着他的文稿。"皇上问将军和朝中大臣对这件事的看法，都回答说："忠臣是不显耀他对君王劝谏的内容。大臣上奏的事情，不应该向外泄漏，应把师丹交廷尉治罪。"此案交给廷尉审查，廷尉弹劾师丹犯大不敬罪。事情还未最后判定，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说："师丹的经学、德行无人可比，自近世以来，像师丹这样的大臣太少了。师丹因宣洩郁闷，上呈机密奏书，未能深思远虑，就让主簿抄写，泄漏的过错不在师丹，用这个理由将

他贬黜，恐怕不能使大家心悦口服。"皇上将申咸、炔钦各降级二等。接着下策书罢免师丹，说："我见你官位尊贵，责任重大，却心怀诈欺，扰乱国家，举止违背诏令，说话反复无常，前后矛盾，我深为你感到羞耻！因你曾居太傅之位，我不忍心将依法治罪，令你交还大司空、高乐侯的印信、绶带，免职回家！"

尚书令唐林上疏说："我看到罢免大司空师丹的策书，非常沉痛悲切。君子作文时，要为贤德的人掩饰过失。师丹精通五经，是当代儒学的宗师，品德高尚，是国家的老前辈，亲自教导圣上，位居三公；而所犯的过失很小，海内的人都未见他犯有什么重大过错。事情既成为过去，免除爵位的处分，未免太重。京师有识之士都认为应该恢复师丹的爵位封邑，令奉朝会请召。请陛下考虑裁决众人的心意，用以安慰报答当过师傅的大臣！"皇上听从了唐林的意见，下诏赐师丹关内侯的爵位。

皇上采纳杜业的意见，召见朱博，再起用为光禄大夫；后升调京兆尹。冬，十月，二十三日，任命朱博为大司空。

7 中山王刘箕子，从小就患有眼病，祖母冯太后亲自抚养看护，屡次祈祷，求神给他除病。皇上派遣中郎谒者张由带医师去给刘箕子治病。张由原来就有发狂变态病，到中山国后，突然发病，就发怒而离开，回到西边的长安。尚书用文簿责问张由擅开中山国的原因，张由恐惧，就诬告中山太后祝祷诅咒皇后及傅太后。傅太后与冯太后都是一起事奉元帝的，傅太后追想旧怨而恨她，因此派遣御史丁玄审查验证。调查几十天，没有查出实据。就另派中谒者令史立去审理。史立受了傅太后的旨意，希望因此立功封侯，于是处治了冯太后的妹妹冯习以及弟媳君之，被整死的竟达数十人。随后史立诬告上奏说："冯太后诉于鬼神，加害皇上，另立中山王。"但责问冯太后，却没有认罪的口供。史立说："当年熊从栏中逃出，直扑皇上殿前，你走前直立，用身相挡，是何等勇敢，如今为什么如此胆怯呢？"冯太后回宫后对身边的人说："这是宫中的话，史立怎么知道

的?这明显是要陷害我,已经应验了!"于是服毒自杀。宣乡侯冯参、君之、冯习和丈夫、儿子,凡被牵连此案而治罪的,有的自杀而死,有的受刑而死,共死了十七人。人们都很同情他们。

司隶孙宝奏请重新审理冯氏一案,傅太后大怒说:"皇帝设置司隶官,难道是为了追查我!冯氏谋反的事情很清楚,孙宝想故意挑剔,是为了显扬我的过失,我要治他的罪!"皇上顺从傅太后的旨意,将孙宝关进监狱。尚书仆射唐林为孙宝辩护,皇上以唐林结党营私的罪名贬调敦煌郡效谷县当军侯。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极力争辩,皇上就把这件事告诉太后,才释放孙宝,恢复他的官职。张由因先告发有功,赐爵为关内侯。史立升为中太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三十四

汉纪二十六 起柔兆执徐，尽著雍敦牂，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

1 春，正月，有星孛于牵牛。

2 丁、傅宗族骄奢，皆嫉傅喜之恭俭。又，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喜与孔光、师丹共执以为不可。上重违大臣正议，又内迫傅太后，依违者连岁。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朱博与孔乡侯傅晏连结，共谋成尊号事，数燕见[1]，奏封事，毁短喜及孔光[2]。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御史大夫官既罢，议者多以为古今异制，汉自天子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独改三公，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于是朱博奏言："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

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愚臣以为大司空官可罢，复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率！"上从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阳安侯明为大司马、卫将军，置官属；大司马冠号如故事。

3 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叛，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请，其遣就国！"

4 丞相孔光，自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与朱博为表里，共毁谤光。乙亥，策免光为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1]。

上以问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及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2]，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虽然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也。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上不听。

朱博既为丞相，上遂用其议，下诏曰："定陶共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共

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于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太皇太后语，至谓之"妪"。时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为公卿列侯者甚众；然帝不甚假以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5 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号之议，而为关内侯师丹所劾奏，免为庶人。时天下衰粗[59]，委政于丹，丹不深惟褒广尊号之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圣，昭然定尊号，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丹恶逆暴著，虽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请免为庶人。"奏可。

又奏："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60]，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亲属，皆遣就国。

天下多冤王氏者！谏大夫杨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庙之重，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从避丁、傅，行道之人为之陨涕，况于陛下！登高远望，独不惭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复封成都侯商中子邑为成都侯。

【注释】

①燕见：臣下在皇帝内廷朝见，以别于朝会。

②毁短：揭露他人的短处，加以诽谤。

③陛者：皇帝身边的卫士。

④岁月日之中：一岁分为三分，则四月已为岁之中；将一日分为三分，则辰、巳已为日之中。

⑤衰粗：丧服。

⑥爵土：爵位和封土。

【译文】

汉纪二十六　起丙辰（公元前5年），止戊午（公元前3年），共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5年）

1 春，正月，有孛星出现在牵牛星旁。

2 丁、傅宗族的人骄横奢侈，对傅喜的谦恭节俭十分忌恨。还有，傅太后要求称尊号，想与成帝母亲尊号一样尊贵；当时傅喜与孔光、师丹都坚决不同意，认为不能这样做。皇上很难违背大臣们的正当议论，又内受傅太后的逼迫，犹豫一年多还未定下来。傅太后大怒，皇上不得已，就先免了师丹的官职，想以此来影响和触动傅喜的想法。傅喜始终不顺从。朱博与孔乡侯傅晏勾结一起，共谋成就傅太后尊号之事，屡次在皇帝内廷相见，亦呈上机密奏章，诽谤傅喜、孔光的短处。丁丑，皇上终于下策书罢免傅喜的官职，以侯爵身份回家。

御史大夫的官职撤销后，很多议论的人认为古今制度不同，汉朝上自天子的称号，下至佐史的名称，都与古代不同，而唯独更改三公，责任职权难以分清，这对国家混乱的治理并没有好处。于是朱博上奏说："根据先例：选拔郡国守、相，治绩优良者可官秩中二千石的官，再从二千石的官员中挑选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能胜任职务的，则升为丞相。这样官位有定顺序晋升，就能尊敬皇上的恩德，

看重丞相的权威。而今中二千石的官员未经御史大夫的官职，而直接任命为丞相，权威过轻，就能加强国家威望。我愚昧地认为，大司空官职可以撤销，再设置御史大夫，遵行旧制。我愿竭尽心力做御史大夫，成为百官的表率！"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夏，四月、初二，改任朱博为御史大夫。又任命丁太后的哥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设置官属。大司马所加尊号和以前一样。

3 傅太后又亲自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附和下属，蒙蔽皇上，与前任大司空师丹思想一致，共同背离，不听教令，毁坏宗族，不应该让他奉朝会请召，遣送他回封国去！"

4 丞相孔光，自先帝讨论立继承人时，就对定陶王持有异议，因而与傅太后、哀帝已有怨恨，以后又经常背违傅太后的旨意，于是傅氏在朝廷任职的人，就与朱博内外勾结，一起诋毁孔光。十九日，皇帝下策书把孔光免职贬为平民。任命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为阳乡侯。又任命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当二人延登接受皇上策书时，忽然传出像钟鸣的声音，殿里中郎、吏以及卫士全都听到了。

皇上为这件怪事问黄门郎、蜀郡人扬雄和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里所说的那种鼓妖。根据师授之法，认为国君耳目闭塞，被人迷惑，使有名无实之人进入朝廷，并担任重要职位，那时出现有声音而没有形状的怪事，让人不知从何处发出。《传》说：'鼓妖出现在年、月、日的中期，预示正卿要承受灾难。'现在是四月，又是一天的辰、巳时，出现怪异，正是岁、月、日的中期。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该罢免丞相、御史，以适应上天的变异。即使现在不罢免他们，不出一年，他们自己也会遭受灾祸。"扬雄也认为："鼓妖的出现，是国君耳目失灵的象征。朱博为人刚强坚毅，多权变之谋，适宜为将，不宜为相，如不引退，恐怕会激怒上天，而遭凶恶急疾的灾祸。"皇上不听他们的意见。

朱博既为丞相，皇上就采用他的建议，颁诏说："定陶共皇这个称号，不应再有'定陶'二字。现尊共皇太后为帝太太后，称永信宫；

共皇后为帝太后，称中安宫。并为共皇在京师建立寝庙，比照宣帝的父亲悼皇考的寝庙规定建立。”于是，傅太后、丁太后、赵太后、太皇太后四位太后各自设置少府、太仆，官秩都为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取得尊号，更加骄横，在和太皇太后说话时，甚至称她为“老妪”。当时丁、傅两家在一二年内突然兴起，权势格外强威，被封为公卿列侯的人很多。但是皇帝却不赋予他们很多的实权，在实权上还赶不上王氏在成帝的时代。

5 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前高昌侯董宏，首先倡议尊号之事，因而遭受关内爵侯师丹的弹劾，被贬为平民。当时天子正在守丧，国家政事都交给师丹处理，师丹不深思褒扬广大尊号的大义，反而乱加陈说，压抑贬低尊号，损伤陛下的孝道，这是最大的不忠！陛下圣明仁慈，彰明大义确定了尊号，董宏因忠孝而再封为高昌侯；师丹罪恶违逆，已明白显露，虽然蒙受赦免不治死罪，也不应该再有爵位封邑，请求皇上将他贬为平民。”皇上同意。

朱博、赵玄又上奏说：“新都侯王莽，以前为大司马，不阐扬尊崇尊亲的大义，反压抑贬低尊号，损伤陛下的孝道，应当明正典刑，处决示众。幸蒙赦令得免死罪，但不应该有爵位封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皇上说：“因为王莽是太皇太后的亲属，不要免他的爵位和封土，遣送回封国算了。”此外，平阿侯王仁隐藏赵昭仪亲属，都被遣送回封国。

天下人多为王氏受屈而不平。谏大夫杨宣上机密奏书说：“孝成皇帝深思宗庙的重要，称赞陛下至高的品德，让陛下承继帝王的正统。圣明的决策，意思深远，对陛下的恩德极其深厚。追念先帝的本意，岂不是想陛下代替自己来侍奉太皇太皇吗！太皇太后已年高七十，屡经国丧的忧伤，还下令要自己亲属引退，以避让丁、傅二氏，路上的行人都为此而伤心落泪。更何况陛下呢！陛下若登高远望，面对成帝的陵寝，难道不感到羞愧吗！”皇帝深为此言所感动，就又封成都侯王商的次子王邑为成都侯。

6 朱博又奏言:"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1],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上从之。

7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诏归葬定陶共皇之园[2],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3]。

8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以教渤海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复私以相教。上即位,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4]。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遣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无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上久寝疾,冀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9 秋,七月,以谓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5],勿徙郡国民。

10 上既改号月余,寝疾自若。夏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无验,八月,诏曰:"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冀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夫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11 上以寝疾，尽复前世所尝兴诸神祠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12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乡侯凤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与御史大夫赵玄议之，玄曰：“事已前决，得无不宜？”博曰：“已许孔乡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许可。博恶独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前亦坐过免就国，事与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无益于治，虽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当也；皆请免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尝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诣尚书问状，玄辞服。有诏：“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6]”，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7]，不敬，请召诣廷尉诏狱”。上减玄死罪一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博自杀[8]，国除。

13 九月，以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迁为丞相；以冬月故，且赐爵关内侯。以京兆尹平陵王喜为御史大夫。

14 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9]，是岁，策免左将军淮阳彭宣[10]，以关内侯归家，而以光禄勋丁望代为左将军。

15 乌孙卑爰疐侵盗匈奴西界，单于遣兵击之，杀数百人，略千余人，驱牛畜去。卑爰疐恐，遣子趋逢为质匈奴，单于受，以状闻。汉遣使者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爰疐质

子;单于受诏遣归。

【注释】

①陵夷:衰落。

②定陶国:今山东定陶县。

③陈留:郡名。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陈留城。济阴: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穿复土:穿圹填塞的事,也是挖坑放棺,再把土填而成坟。

④待诏:诸以材技征召,没有正官,是谓待诏。

⑤渭城:县名,在今陕西咸阳市。

⑥中朝者:汉代朝廷的官有中朝、外朝之分。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等为中朝。

⑦不道:汉以"不道"作为刑律的名目。

⑧朱博:(公元前?—前5年);字子元。杜陵县(今陕西长安县)人。伉侠好交。御史中丞陈咸下狱,博以计救出,由是显名。成帝时,历栎阳、云阳、平陵、长安四县县令,累升冀、并二州刺史。入为左冯翊。绳络张设,敢于诛杀。每易官,常以奇谋服人。哀帝即位,拜御史大夫。代孔光为丞相,封阳乡侯。后以附傅晏下廷尉诏狱,自杀。

⑨爪牙官:保卫王室的武臣。

⑩淮阳:国名,治所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县)。

【译文】

6 朱博又上奏说:"根据汉家前例,设置部刺史,官位低而赏赐丰厚,因而人人劝勉立功,乐于进取。前几年,撤销刺史,更设州牧,官禄为二千石,官位次于九卿;九卿中有缺额,就由州牧中优胜者递补。州牧中的中等人才,就只求苟且自保而已,这样,恐怕州牧的职能就会逐渐废驰,奸邪不轨的行为就不能禁止。我请求撤销州牧,还跟以前一样,设置刺史。"皇上采取他的建议。

7 六月,初五,帝太后丁氏逝世,皇上下诏,运回定陶国,葬于定陶共皇的陵园。征发陈留郡济阴郡靠近定陶地区的民夫五万人,挖

上筑坟。

8 以前，成帝在位时，齐国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正遇到天地的一次大终极，应当再受命于天。并以这个观点传授渤海人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上奏说，甘忠可假借鬼神，欺骗皇上，蛊惑人心。于是把甘忠可关进监狱，并追究他挟诈欺罔之罪，还没判决，他就病死了。夏贺良等人还在暗中互相传授。皇上即位后，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向皇帝介绍夏贺良等人，使他们都成为待诏黄门。夏贺良等人多次被皇帝召见，并向皇帝述说："汉朝的寿命已中途衰落，应当再受天命。成帝不受天命，因此断绝子嗣。如今陛下常年生病，天灾变异不断发生，这是上天对人们发出谴责和警告。应当赶快更换年号，才能延年益寿，诞生皇子，这样，才能平息灾害异变。知道这个道理，而不实行，则灾祸无处不有：洪水将涌出，大火将会燃起，人民将遭到冲洗和流离失所。"皇上久病在床，希望病情好转，就听从夏贺良等人的建议，下诏大赦天下，并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把计时的刻漏改为一百二十刻度。

9 秋，七月，皇帝选中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一带划为自己的陵墓，不要迁移郡国的人民去居住。

10 皇上改元易号一个多月之后，他的病情还同以前一样，并未好转。夏贺良等人又想妄动更变朝廷政事，大臣们就与他们争辩，认为不能答应他们。夏贺良等上奏说："大臣们都不知天命，应该将丞相、御史罢免，任用解光、李寻等辅助朝政。"皇上因为他们的话没有应验，八月，下诏说："待招夏贺良等人，建议改元易号，增加漏器的刻度，这样就可以使国家永保平定。由于我对天道的信奉不笃厚，误听了他们的话，希望能因此而为百姓谋取幸福，结果没有得到好的应验。有过失而不改正，才是真正的过错！六月初九发下的诏书，除大赦令外，统统作废。夏贺良等背离天道，蛊惑人心，奸恶行为应彻底追究。"如是夏贺良等人都关进监狱，处以死刑。李寻和

解光减死罪一等,放逐到郭煌郡。

11 皇上因卧病在床,恢复所有前代曾经祭祀的各种神祠共七百余所,一年需祭祀的次数,多达三万七千次。

12 傅太后还在怨恨傅喜,令派孔乡侯傅晏劝告丞相朱博,使他上奏要求免除傅喜的侯爵。朱博就和御史大夫赵玄商议,赵玄说:"这件事以前已作了裁决,再提恐怕不合适吧?"朱博说:"我已经答应孔乡侯了。匹夫间相交,还能以死相报,何况是傅太后的相求!我朱博唯有一死,单独去做!"赵玄也就同意去做。朱博不好单独上奏指控傅喜一人,由于大司空、汜乡何武,以前也因过失被免职而遣归封国,情况与傅喜相似,就同时上奏弹劾说:"傅喜、何武两人以前在位时,对治理国家都没有帮助,虽然已经罢免官职,但还有爵位封邑,这是不妥当的。请求将他们都贬为平民。"皇上知道傅太后一直怨恨傅喜,就怀疑朱博、赵玄是受傅太后旨意,于是立即召赵玄到尚书处,查问原由,赵玄口供认罪。下诏说:"左将军彭宣和中朝官一起审问这件事。"彭宣等上奏弹劾说:"朱博、赵玄、傅晏都犯有不道、不敬之罪,请求将他们召到廷尉诏狱审处。"皇上减赵玄死罪三等,削去傅晏四分之一的封邑;又派谒者持节召丞相朱博到廷尉那里受审问,朱博自杀,封国撤除。

13 九月,任命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十月,初一,升平当为丞相。因冬月不宜封侯,所以暂时先赐爵关内侯。任命京兆尹、平陵人王喜为御史大夫。

14 皇上想让丁、傅两族亲人处在捍卫王室的爪牙官。本年,下策书免去左将军、淮阳人彭宣的官职,以关内侯身份回家,而派光禄勋丁望代替彭宣为左将军。

15 乌孙国卑爱疆侵犯掠劫匈奴西部边境地区,匈奴单于派兵还击,杀死数百人,掠夺千余人,驱赶牛畜而归。卑爱疆恐慌,派遣他的儿子到匈奴充当人质。单于接受了,亦将这事呈报汉朝。汉朝派使节到匈奴指责单于,诏令他归还卑爱疆作为人质的儿子。单于接

到诏令，就把他送回乌孙。

三　年

1 春，正月，立广德夷王弟广汉为广平王。

2 帝太太后所居桂宫正殿火。

3 上使使者召丞相平当，欲封之；当病笃，不应。室家或谓当："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邪？"当曰："吾居大位，已负素餐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余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遂上书乞骸骨，上不许。三月，己酉，当薨[1]。

4 有星孛于河鼓。

5 夏，四月，丁酉，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骏之子也。嘉以时政苛急，郡国守相数有变动，乃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2]，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遣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复狱，劾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十数日，宣帝征敞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

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举劾苛细,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为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司隶、刺史,或上书告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叛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故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爱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3]。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4],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预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皆故二千石有名称者,天子纳而用之。

6 六月,立鲁顷王子部乡侯闵为王。

7 上以寝疾未定,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诏复

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上亦不能亲至甘泉、河东，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

8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5]，如驰道状；又，瓠山石转立。东平王云及后谒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河内息夫躬、长安孙宠相与谋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计也！"乃与中郎右师谭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是时上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谒下狱验治；服"祠祭诅祝上，为云求天子，以为石立，宜帝起之表也。"有司请诛王，有诏，废徙房陵[6]。云自杀，谒及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弃市。事连御史大夫王崇，左迁大司农。擢宠为南阳太守，谭颍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注释】

①平当（？～公元前4年）：平陵县（在今陕西咸阳市）人。字子思。成帝时认为他对《禹贡》、《尚书》有研究，派他去整治黄河，主持河堤工程。哀帝时，官至丞相。

②郡守重于古诸侯：周朝初期，诸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汉朝郡守地方千里，连城十多个，所以重于古诸侯。

③敢告之：师古说：这是下官告者之辞，绝其相诬也。

④盩厔：县名。在今陕西周至县。

⑤无盐：县名。在今山东东平县。

⑥房陵：县名。在今湖北房县。

【译文】

三年（丁巳，公元前4年）

1春，正月，册封广德夷王的弟弟广汉为广平王。

2 帝太太后居住的桂宫正殿遭受火灾。

3 皇上派使者召丞相平当,打算封他为侯;平当当时病重,没有应召前往。家属中有人对平当说:"为子孙后代着想,你难道不能勉强支撑着去接受侯印吗?"平当说:"我居丞相的高位,已背着白吃饭不干事的罪责了。若再起来接受侯印,回家卧床而死,是死有余辜。现在我不起来接受侯印,正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遂上书请求辞职,皇上不准。三月,二十八日,平当逝世。

4 有孛星出现在河鼓星旁。

5 夏,四月,十七日,任命王嘉为丞相,任命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王崇,京兆尹王骏的儿子。王嘉有感当时的施政繁碎紧迫,郡太守、国相变动频繁,就上书说:"我听说圣王的功绩在于取得贤能人才的辅佐,孔子曰:'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选立诸侯的继承人,多少要有点像其祖父、父亲的贤德。'即使不能全都是贤能人才,但天子可以为他选择良臣,任命贤卿来辅佐他。据有这样国家,就历代受到尊重,然后国人才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推行,而治功才能建立。而今郡太守的职权重于古代诸侯,过去郡太守的职务是极力选择有贤能的人来担任,而贤能人才难得,就提拔可以胜任的人,或有起用囚犯的事例。从前魏尚因事犯法,汉文帝被冯唐的话所感动,就派遣使者持符节去赦免魏尚的罪,并授任他为云中郡太守,匈奴对他深为畏惧。汉武帝(应是景帝)从罪犯中选拔韩安国,授任他为梁国内史,因而使刘氏骨肉得以平安。张敞为京兆尹,犯了罪当被赦免,狡猾的小吏明知而故意冒犯张敞,张敞抓住他,并把他杀了。死者家属为死者鸣冤叫屈,使者详查此案后,弹劾张敞残害杀人罪,上奏皇帝,请求逮捕张敞,宣帝搁置不批,不久,恰好遇到赦免,张敞逃亡十多天后,宣帝召征他任命为冀州的刺史,终于得到重用。前代君王并非偏爱他们三人,而是看中他们的才能对国家有益。孝文帝时,任官职的小吏,有些人就让子孙长大以官名为姓氏,如仓氏、库氏就是仓库官的后代。那些官秩在二

千石的高级官员也安于官位，乐于尽职。然后上下相互察看着，没有苟且偷生的心意。后来情况稍微有所变改，公卿以下的官员相互督促很严，又不断更改政事，司隶、部刺史检举弹劾十分苛刻，细微的过失都不放过，还揭发宣扬别人的隐私，以至有的官吏在位只几个月就被罢免，这样送走旧官和迎接新官的人，交错行走在道路上。中等才能的人，苟且处事，以求自保；下等才能的人，满怀恐惧，内心顾虑很多。不论干什么都是营谋私利的人多。二千石的官员更是被人轻视而看不起，下属和群众对他们很轻侮，有的抓住他们的轻微过失，扩大而成罪状，向司隶、刺史报告，或者直接上书向皇上告发。大家都知道这些官吏那么容易倒台，稍有不如已意，就产生背叛之心。前些时，山阳郡亡命之徒苏令等人纵横各郡国，官吏和士兵面对危难，没有一人肯为节而殉，为义而死，这是因为郡太守、诸侯相的威信和权力平素就被人剥夺去了。孝成皇帝感到懊悔，下诏书说，二千石的官员不是故意纵使犯罪的，就派遣使臣赏赐他们黄金，表示安慰厚待的旨意。这实在是国家有急难，需要二千石的官员出力办理，只有二千石的官员受到尊重，危难才能平息。孝宣皇帝爱护那些善于治理地方的官吏，有弹劾他们的奏章都留在宫中，不予批复，遇到大赦，就令一切解除。根据以前事例：尚书很少将章转付有关管理部门查办，为的是怕骚扰百姓，取证、审查、下狱治罪，有些人就屈死狱中。弹劾奏章上必须写有'敢告之'三字，才将它转交有关部门查办。希望陛下留意选择贤能之人，记住他的善绩，忘掉他的过失，宽容忍耐他们，不要对他们求全责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中有才能称职的官员，在人情关系上难免会有过失，应该宽恕其小过失，使竭尽心力者受到勉励。这是当前最紧急的大事，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前些时发生苏令作乱，想派遣大夫去追逐他们，并询问他们作乱的原因，当时朝廷中大夫竟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就征召盩厔令尹逢，授为谏大夫，派遣他去。而今那些大夫中有才能的非常少，应该预先培养可造就的人

才,才能使他们赴难时不惜以死报效朝廷。不然,事到临头,才仓猝去寻求,这就不能表示朝廷有人才了。"王嘉趁此推荐儒家学者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干的官吏萧威、薛修,他们都是过去二千石官员中卓有名望的官员,天子采纳了王嘉的建议而任用了他们。

6 六月,立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刘闵为王。

7 皇上的病情仍没有好转,冬,十月,初五,由太皇太后下诏书: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的祭祀。撤销长安南、北郊的祭祀。皇上也不能亲自到甘泉、河东郡祭祀,就派主管官员代他去祭祀。

8 无盐县内危山的泥土自动翻起压盖草木,像是一条驰道。此外,瓠山上的石头突然转侧起立。东平王刘云和王后谒亲自前往石头地方祭拜。并在王宫树立一块与瓠山立石相似的石块,捆扎上黄倍草,一并祭祀。河内人息夫躬、长安人孙宠共同谋划一起向朝廷告发这件事,说:"这是取得封侯的好计谋!"就和中郎右师谭一起通过中常侍宋弘上奏变乱之事,予以告发。这时皇上生病,对很多事情都很厌恶,就将这件事交付主管部门处理,主管官员立即逮捕王后谒,关进监狱,查讯审理。王后招认"祭祀山石,诅咒皇上,为求神灵保祐刘云做天子。以山石起立,是以前宣帝应天命而为天子的预兆。"主管官员请求杀东平王,皇上下诏,废掉刘云的王位,放逐到房陵。刘云自杀,王后谒与刘云舅父伍宏,以及成帝的舅母安成共侯夫人放,都处以死刑,并将尸体暴露街头。事情牵连御史大夫王崇,被贬为大司农。擢升孙宠为南阳郡太守,右师谭为颍川都尉,宋弘、息夫躬都升为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四　年

1 春,正月,大旱。

2 关东民无故惊走，持桑或椒一枚，转相付与，曰“行西王母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郡国二十六至京师，不可禁止。民又聚会里巷阡陌，设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3 上欲封傅太后从父弟侍中、光禄大夫商，尚书仆射平陵郑崇谏曰：“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黄，昼昏，日中有黑气。孔乡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缘。今无故复欲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愿以身命当国咎！”崇因持诏书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为天子乃反为一臣所颛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诏封商为汝昌侯。

4 附马都尉、侍中云阳董贤得幸于上，出则参乘，入御左右，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又诏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位次皇后。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以贤父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土木之功，穷极技巧。赐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弟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乃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匣，豫以赐贤[2]，无不备具。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3]，内为便房，刚柏题湊，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4]。

郑崇以贤贵宠过度谏上，由是重得罪，数以职事见责；发疾颈痈，欲乞骸骨，不敢。尚书令赵昌佞谄，素害崇；

知见疏,因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请治。"上责崇曰:"君门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愿得考覆!"上怒,下崇狱。司隶孙宝上书曰:"按尚书令昌奏仆射崇狱,覆治,榜掠将死,卒无一辞;道路称冤。疑昌与崇内有纤介[5],浸润相陷。自禁门枢机近臣,蒙受冤谮,亏损国家[6],为谤不小。臣请治昌以解众心。"书奏,上下诏曰:"司隶宝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诋欺,遂其奸心,盖国之贼也。免宝为庶人。"崇竟死狱中。

5 三月,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6 上欲侯董贤而未有缘,侍中傅嘉劝上定息夫躬、孙宠告东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贤以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赐爵关内侯。顷之,上欲封贤等而心惮王嘉,乃先使孔乡侯晏持诏书示丞相、御史。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余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暴评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其事亦议,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臣嘉,臣延,材驽不称,死有余责,知顺指不迕,可得容身须臾;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上不得已,且为之止。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

【注释】

①棷(zōu 邹):麻杆。

②东园秘器:汉有官署称东园,掌管王公贵族墓内器物的制作,所以称棺木为东园秘器。

③义陵:哀帝的预先作的陵园。

④罘罳(fú sī 俘斯):镂木为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为方空,或为连琐,其状扶疏,故曰罘罳。"宋人程大为注。是设置在门阙上交疏透孔的帘栊。

⑤纤介:细微。

⑥亏损:亏缺损坏。

【译文】

四年(戊午、公元前3年)

1 春,正月,大旱。

2 关东地区人无缘无故惊慌奔走,手里拿着一根禾杆或麻杆,彼此转手交换,说:"拿着西王母的策划,行于天下。"在沿途中互相转手传告,参与的多达千余人。有的人披头散发光着脚,有的夜里绕关而行,有的翻墙而入,有的乘车骑马奔驰,利用置设驿站沿途传递。经过二十六个郡、国,传递到了京师,官府竟无法禁止。人们又聚会在街巷、田间,摆设博戏的工具,唱歌跳舞祭祀西王母,一直闹到秋天才停止。

3 皇上想封傅太后的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为侯,尚书仆射平陵人郑崇谏说:"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人为侯,天色因此而变赤黄,白天昏暗,太阳中有黑气。孔乡侯傅晏,因为是皇后父亲,高武侯傅喜因位列三公而封侯,这还有根据和理由。现在无缘无故又想封傅商,既破坏了汉家制度,又违逆天意、人心,这不是傅氏的福气!我愿意以生命承当惩罚!"说罢,郑崇就拿着诏书文稿站起来。傅太后大怒说:"哪有做天子的却反被一个臣子控制的道理!"二月,二十八日,皇上还是下诏封傅商为汝昌侯。

4 附马都尉、侍中、云阳人董贤很得皇上的宠爱,出则同乘一车,

入则随侍身边,赏赐累积巨万,尊贵震惊朝廷。董贤常与皇上睡在一起,曾经有一次白天睡觉,董贤侧身睡在皇上的袖子上,皇上想起床,但董贤还未睡醒,就不想惊动他,于是把袖子割断再起来。又诏命董贤的妻子可以得到出入宫门的牒籍,住在董贤在宫中的住所。又召董贤的妹妹入宫,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昭仪、董贤和妻子早晚侍候在皇上身边。任命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下诏书,命令将作大匠为董贤在北宫门附近建筑宏大的房屋,里面有前后大殿,重重相对,土木工程浩大,精巧豪华无以伦比。又赐给他武器库里宫中专用的兵器和卫兵和宫中珍宝。经挑选,上等的精制珍宝器物,都进了董贤的家中,而皇上所用的却是次等的。甚至连皇家丧葬用的棺木、用珠串缀成的短寿衣、用玉制成的寿裤,都预先赐给董贤,无不齐备。又下令将作大匠在义陵旁边为董贤建筑坟墓,内修休息地方,用坚实的柏木做椁室。木头都内向,外修巡行警戒道路,环绕墙边有数里之长墓。园大门的双柱上有很多雕刻的屏风。

郑崇因董贤贵宠过度而劝谏皇上,因此更得罪皇上,皇上多次借公事谴责他。后来,郑崇预子上长毒痈,想请求退休,又不敢提出。尚书令赵昌是个谄媚之人,平常就想害郑崇,知道皇上已疏远了郑崇,就趁机上奏说:"郑崇与刘氏宗族中的人交往密切,我怀疑有奸谋,请求查处。"皇上谴责郑崇说:"你家门庭若市,为什么要禁止我交朋友?"郑崇回答说:"我家是门庭若市,但我心像水一样清白,希望皇上考察审核。"皇上发怒,将郑崇关进监狱。司隶孙宝上书说:"根据尚书令赵昌上奏指控仆射郑崇一案,经过反复审查,笞击考问,即将死去,终无一句口供。道路上的行人都说郑崇冤枉。我怀疑赵昌与郑崇怀有私人的宿怨,因此用诬告来陷害郑崇。假如连皇帝身边主管机要的大臣,都遭诬陷而蒙受冤屈,致使国家受到损威,这个诬谤不小。我请求追查赵昌诬谤罪,以解众人心中的困惑。"奏章呈上后,皇上下诏说:"司隶孙宝附和臣下,欺骗皇上,利

用春月宽赦之时，毁谤赵昌，欺骗朝廷，以达到救助郑崇的奸恶用心，是害国的奸贼。罢免孙宝的官职，贬为平民。”郑崇最终死于狱中。

5 三月，任命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6 皇上想封董贤侯爵，苦于没有理由，侍中傅嘉劝皇上更改息夫躬、孙宠控告东平王刘震奏章、把宋弘的名字抹去，改说是由董贤告知的，将要以这个功劳来封董贤侯爵，把告发有功的人先都封为关内侯。不久，皇上想要封董贤等人，心里又怕王嘉反对，就先派孔乡侯傅晏持诏书给丞相、御史看。于是王嘉和御史大夫贾延呈进机密奏章说：“我们见到董贤等三人刚被赐封关内侯时，众人议论纷纷，都说董贤得封是因皇上的宠爱，其他两人也跟着而受封，至今流言还没有平息。陛下对董贤等人仁恩不止，就应该把董贤等人的奏章原文公布，询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请他考查是否合乎古今的事例，所奏之事理是否合乎道义，然后再决定是否加封爵位采邑。不然的话，恐怕大失众心，天下人就会要伸颈议论抨击。若公开让大臣们评论此事，必定有人说应当加封他们的，这样，陛下不过是采纳其建议，天下人即使不高兴，责任也有人分担，就不单在陛下一人了。以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时，也是经过讨论的，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当封侯，众人就怪罪于谷永，先帝因而没有单独蒙受讥刺。我们无才无能，又不称职，死有余责，明知顺从陛下的旨意，不违逆陛下，可以暂时安稳保身，所以不敢这样做，实是想报答皇上深德厚恩。”皇上不得已，暂且搁下这件事。

7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为皇太太后。

8 秋，八月，辛卯，上下诏切责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之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今东平

王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殷殷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故也。赖宗庙之灵，侍中、附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咸伏厥辜。《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恽子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亲近，数进见言事，议论无所避，上疏历诋公卿大臣。众畏其口，见之仄目[1]。

9 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执金吾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任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成，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2]！'臣请收还武库。"上不说。

顷之，傅太后使谒者贱买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买贱，请更平直。"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无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请与永信宫争贵贱之贾，伤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国之言[3]，左迁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为谏大夫，尝奏封事言："古者选诸侯入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故上思其言而

宥之。

10 谏大夫渤海鲍宣上书曰："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

"今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

"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陛下擢臣岩穴[4]，诚冀有益毫毛，岂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5]。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6]，苍头庐儿[7]，

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足以移众,强可用独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剧者也,宜以时罢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师傅。急征故大司马傅喜,使领外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经皆更博士,位皆历三公;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宣语虽刻切,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注释】

①厌目:斜着眼睛看,不敢正视,形容畏惧。

②三家:鲁国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

③安国之言:指当时推荐刘欣为太子的建议。

④岩穴:山洞。古时隐士多居住深山,故称岩穴之士。

⑤从《尸鸠》:其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

⑥浆酒霍肉:视酒肉如浆霍,指饮食的豪侈。

⑦苍头:指奴仆。汉时奴仆以深青色巾包头,所以称苍头。庐儿:侍从,也指奴仆。

【译文】

8秋,八月,十九日,皇上下诏严厉斥责公卿说:"从前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此忧虑不敢正坐。近代有汲黯,阻止了淮南王叛乱的阴谋。而今东平王刘宇等人甚至有谋杀天子叛逆作乱的阴谋,

这是公卿大臣们不能尽心职守、致力于视听，在阴谋没有发生之前加以消灭的缘故啊！幸赖祖宗在天之灵，侍中、附马都尉董贤等人发觉并报告给我，使他们都获罪。《书经》不是说过吗：'要用恩德来彰明善行。'将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关内侯爵位。"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恽子郑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能亲近皇上，他就趁机多次向皇上讲一些事情，议论起来，毫无避讳，上书诋毁所有公卿大臣。朝廷百官都惧怕他的口舌，遇见他都不敢正视。

9 皇上派中黄到武库拿兵器，前后共有十次，送到董贤和皇上乳母王阿的家里。执金吾毋将隆上奏说："武库兵器，是天下人公用的。国家的武器装备，修理制作，其费用开支都出自大司农处。大司农的钱，就是天子的生活费用都不供给。天子的生活费和劳赐开支，都出自少府。因为不把国家用于根本的储备用在不重要的地方，不把民力去供作不必要的开支。这是区别公私，以示正道。古代诸侯、方伯受命专行征代的任务时，才赐给他们斧钺。汉朝守边官吏职务是抵御外来侵略，也赐给他们武库的兵器，这都是因有军事任务，然后才接受兵器。《春秋》的道理，官民之家不能私藏器甲，这是为了抑制臣下的威势，削弱地方私人势力。而今董贤等人是阿谀逢迎而成为皇上所亲近狎玩之臣，因对皇上有私人恩惠的卑贱奴仆，皇上却拿天下公用的兵器，给予私人门户，取国家的兵器，供给他们家里作武备，使民力分散到狎玩之臣的手中，国家武库的兵器陈设在卑贱奴仆之家，这种设置是很不妥当的，更增强他们骄横，使其超越身份，这不能给四方之民做出好的榜样啊！孔子说：'雍乐为什么在三家大夫祭祖的厅堂上！'我请求陛下收兵器归库。"皇上很不高兴。

不久，傅太后派谒者以低价买来执金吾官府的八名宫婢，毋将隆上奏说："买宫婢的价钱太低，请改用公平价格。"皇上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说："毋将隆位列九卿，既不能扶正朝廷的过失，反而

奏请与永信宫的傅太后争论价格的高低，有伤教化，败坏风俗。因念他以前有安定国家的建议，只贬降为沛郡都尉。"当初，成帝末年，毋将隆为谏大夫，曾进呈机密奏章说："古代选拔诸侯入朝为公卿，是为了褒奖功德。应征召定陶王入京，令他住在定陶王府邸，以镇定天下。"所以皇上念及他的话而宽恕了他。

10 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说："我看成帝时，外戚把持权柄，人人都引荐各自所偏爱的亲信来充塞朝廷，阻碍贤能之士进升的途径，混乱天下，穷奢极欲，没有节度，使百姓穷困，因此发生了十次日食，彗星四起。这些危亡的征兆，是陛下所亲自见到的，如今为什么比以前更厉害呢！

"如今人民苦难是七种原因所造成：阴阳不和造成水旱之灾频繁，这是第一种原因；县官加重征收更赋和税租，这是第二种原因；贪官污吏借口为公，勒索无止境，这是第三种原因；豪强大族，蚕食地方，贪得无厌，这是第四种原因；苛刻繁杂的徭役，使农夫误了农时，这是第五种原因；村落鸣鼓示警，男女列队遮拦，这是第六种原因；盗贼抢劫，掠夺财物，这是第七种原因。这七种苦难，人民还可勉强忍受。然而还要面对七种死亡：其一、被酷吏殴打致死；其二、入狱后，被虐待致死；其三、无辜被冤枉陷害而死；其四、被盗贼杀死；其五、因仇怨而互相残杀致死；其六、荒年饥馑，被活活饿死；其七、被瘟疫传染而死。人民有七种苦难而无一种可以逃避，想让国家安定，实在太难了；人民有七死而却没有一条生路，想希望无人犯法，刑法搁置不用，更实在太难。这难道不是公卿、守相贪婪残忍成风所造成的后果吗？

"群臣有幸能身居高官，享受丰厚的俸禄，哪里还有谁肯对小民有恻隐之心，帮助陛下推广教化啊！他们的志向是如何经营自己的私产，满足宾客的要求，以图营私利而已。他们以苟且迎合时势以求容身，委曲自己以顺从别人为贤德。以拱手沉默、尸位食禄而不理事为明智，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愚蠢的。陛下把我从布衣提拔

为朝臣，希望我对朝廷能有丝毫助益，难道只是让我饱尝美食、身居高位、无所作为地更进步站在高门大殿上吗！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的儿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是替上天来主管教养人民，应当一视同仁，就如《尸鸠》一诗中布谷鸟爱它的七个儿子一样。如今穷人连野菜都吃不饱，衣又不蔽体，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实在令人悲痛而鼻辛酸。陛下若不救助他们，将让他们到哪里去安身呢！为什么单独供养外戚和宠臣董良，赏赐之多，动以巨万，使奴仆、宾客，视酒肉如浆霍。奴仆、侍从都成为富翁，这可不是天意啊！

“至于汝昌侯傅商，无功而被封侯。这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而是天下人的官爵。陛下选定的人不配受此官位，此官也不应加给此人，却希望上天喜悦，民众心服，岂不太难了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巧言善辩，足以改变人们的看法，强暴的手段，足以凭个人而自立。是奸邪人中魁首，迷惑世人中最厉害的人物，应即时将他们罢免。那些外戚幼童不懂经术的，都应命令他们辞职回家，向老师学习经术。赶快征召前大司马傅喜，令他统率外戚；前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丞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他们的经学都出自名师传授，而官位都高列三公。龚胜为司直，郡国都谨慎严肃地向朝廷举荐人才。这些人都能委以重任。陛下起先因小事不快而不能容忍，就把何武等人罢退，使天下大失所望。陛下对无功无德的人尚且能容忍，为什么竟不能容忍何武等有用的人呢！治理天下的人，就应当以天下人心为心，不能只凭自己高兴而独断行事。”鲍宣的话虽然深刻激烈，皇上因为鲍宣是名儒，所以也就宽容了他。

11 匈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1]。”上

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然不敢窥西河[2],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3],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时,匈奴悖慢[4],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棘门、细柳、霸上以备之[5],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6],虏名王、贵人以数百;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7]?以为不壹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8],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9]。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

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10]，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11]，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12]，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肆以恶，其强难诎[13]，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控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犂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毅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

而许之。赐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未发,会病,复遣使愿朝明年;上许之。

12 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息夫躬谋欲求居位辅政。会单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隅强盛,东结单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势以并乌孙;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诈为卑爰疐使者来上书,欲因天子威告单于归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

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躬欲逆诈,进不信之谋,不可许。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藩;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竟忧也!"躬掎禄曰:"臣为国家计,冀先谋将然,豫图未形,为万世虑。而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臣与禄异议,未可同日语也!"上曰:"善!"乃罢群臣,独与躬议。

躬因建言:"灾异屡见,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上然之,以问丞相嘉,对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虚造匈奴、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

欲动安之危，辩口快耳，其实未可从。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惠、深刻也。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其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14]，名垂于后世。愿陛下观览古戒，反复参考[15]，无以先入之语为主！"上不听。

【注释】

①大故：重大事故，国家的大丧。

②西河：指今宁夏、内蒙古间黄河河段。

③平城：县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古城。

④悖慢：违逆傲慢。

⑤棘门：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细柳：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霸上：在今西安市东白鹿原北首。

⑥瀚海：所指因时而异。汉武帝时拟指今苏联贝加尔湖。

⑦狼望：地名。谓狼烟候望的地方。

⑧喙(hui 惠)：借指人嘴。

⑨卢山：山名，即田颜山。今地不详。

⑩大化：广泛深入的教化。神明：如神之明，无所不知。

⑪扶伏：扶地爬行，如匍匐。

⑫忿鸷(fen 奋 zhi 稚)：残忍凶狠。

⑬诎(qū)：屈服。

⑭黄发之言：指秦缪公所作《秦誓》。

⑮参考：综合他事他说，加以参定。

【译文】

11 匈奴单于上书请求建平五年入朝。这时皇帝正在病中，有人说："匈奴从黄河上游的西北方向来，气势压人。自黄龙、竟宁年间起，单于每到中国朝见，中国就会发生重大丧事。"皇上因此感到难

办,就询问公卿们,他们也都认为朝见浪费官府财贷,可暂且拒绝。单于使节辞别而去,还未动身,黄门郎扬雄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儒家《六经》中所说治理国家的道义,贵在变乱未发生之前就能消除它;兵家的取胜,贵在不通过战争厮杀而制服对方。以上二者都很精微深奥,但是大事的根本所在,不能不明察。现在单于上书请求入朝,国家拒绝而辞去,我认为汉朝与匈奴从此种下怨恨的种子。匈奴原本是五帝所不能臣服,三王所不能控制的国家,所以不能使匈奴有怨恨之心是很明显的。我不敢追溯太远的历史来论证,谨就秦朝以来史实加以说明:

凭著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雄威,仍然不敢窥伺西河,只好修筑长城,作为界限。等到汉朝初兴,以汉高祖威灵,三十万汉军仍被困于平城,当时奇异的谋士、筹划决策的谋臣很多,最后所以能脱险的原因,世人都不知道。又如吕后时,匈奴违逆傲慢,幸赖大臣们通权达变,将谦卑之词的回信递给单于,才把危险化解。到了孝文帝时,匈奴大举侵犯北部边境,巡逻侦察骑兵深入汉朝雍城、甘泉,京师震骇,派出徐厉、周亚夫、刘礼三位将军,率兵分别驻守棘门、细柳、霸上以防备匈奴,几个月后才撤兵而回。孝武帝即位,设下马邑之计,想引诱匈奴主力深入,结果既浪费财物,又劳累军队,连一个匈奴人也没有见到,更何况能见单于呢!此后,武帝深为国家安危大计着想,就筹划扩大疆域使其万年安定的策略,动员数十万大军,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前后奋战十余年,渡过西河,穿越大漠,攻破窦颜山,袭击单于所居之地——王庭,深入匈奴内地,追击逃奔的单于和残兵败将,在狼居胥山筑坛祭天,在姑衍山祭地,汉军迫近瀚海,擒获名王、贵人数百人。从此以后,匈奴震惊惧怕,越发迫切要求和亲。然而,仍不肯向朝廷称臣。

前代的人难道愿意耗费庞大的费用,驱使无罪的国民,到狼烟遍地的北方浴血奋战,是求一时之快吗?那是由于不做一次劳师动众,就得不到长久的安逸,不暂时花费钱财,就得不到长久安宁,因

此才忍心投入百万大军，摧毁饿虎之口，搬运府库的钱财，来填塞卢山的沟壑而不懊悔。到本始初年，匈奴有暴戾不顺之心，企图劫掠乌孙国，侵害乌孙公主，于是朝廷就派田广明、范明友、韩增、赵充国、田顺五员大将，率领十五万骑兵去袭击匈奴。当时很少有所收获，仅仅是震扬汉朝的国威，显示汉军行动像风雷般的疾速而已！纵然是徒劳往返，朝廷还是诛杀了田广明、田顺两位将军，所以北方的蛮族不顺服，中国就不能高枕无忧。等到元康、神爵年间，广深教化如神之明，皇恩浩荡，而匈奴内部发生叛乱，五个单于争夺汗位，日逐、呼韩邪率领国民归顺朝廷匍匐称臣，然而朝廷还要对他们实行笼络，以礼相待，而不将他们完全置于汉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自此之后，匈奴想来朝见，都不拒绝，不想来朝见的，也不勉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化外之人天性凶猛好怒，体魄魁悟健壮，凭借自身气力，感化他们向善很难，让他们学习行恶却很容易，对他们实行强制，难以使其屈服，与他们保持和睦相处，又十分难得。所以他们未顺服时，朝廷劳师远攻，竭尽国力，耗光财物，伏尸沙场，流血成河，攻坚破城，打败敌人，是如此的困难；已经降服之后，朝廷还要慰劳安抚，往来赠送礼物，接待的礼节隆重威严，又是如此完备而周详。过去汉军曾攻破大宛的都城，犁平乌孙的军营，袭击姑绘的营壁，践踏荡姐战场，砍断朝鲜国的旗柄，拔取两越军旗，历时短的战役，不过十天一个月，长的也不超过半年辛劳，一定能犁平王庭以为田，扫除他们原来的部落编制，改设郡县，犹如云之散，如席之卷，天清地净，不会给后世留下丝毫祸根。唯独北狄不是如此，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的强敌，东、西、南三陲之敌，与它相比，实在相差太远了。前世对匈奴甚为重视，现在也不能改变而轻视他们。

如今单于归心教化，怀着诚恳之心，想离开自己的王庭，来京师朝见陛下，这是前代遗留下来的计划，也是神灵所盼望的。国家虽然有所破费，也是不得已的。怎么能用'匈奴从上游来厌人'妄词，推说以后没有确定的日期，加以拒绝，使匈奴与汉朝疏远，往昔

之恩德,毁于一旦,开启未来的怨恨!匈奴如果由怀疑而生怨恨,含恨在心,依仗以前和好之言语,援引往昔和好之辞句,对照今天拒绝他入朝的言辞,把怨恨归罪于汉朝,由此自动断绝与朝廷原来的友好关系,终于放弃臣服之心,那时,既威胁不住他,好言开导又安抚不了,怎能不构成重大的忧患呢!眼明的人能看到无形的东西,耳聪的人能听到无声的音响,确实事先防患于未然,也就是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不然,一旦产生嫌隙之后,虽然有智者在朝廷内辛苦策划,善辩者在外面频频接触,奔走相劝,还是不如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况且以前图谋西域,制服车师国,设置三十六国城郭都护,那里是为了防备康居国、乌孙国能越过白龙堆沙漠,而侵犯我西部边境,乃是为了制服匈奴。百年的辛劳,一天之内就被破坏而失去,花费十分费用来制服匈奴的成果,现在吝惜一分费用而令其全部掉失,我私下深为国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在还未发生变乱、战争之时稍加注意,以遏止北边战祸的萌生!"奏书呈上,天子醒悟,召回匈奴使节,更换给单于的书信,答应单于朝见的要求。赐给扬雄绸段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还未启程,就赶上生病,于是,又派遣使节来京师,希望明年入朝;皇上同意。

12 董贤尊宠日盛,丁、傅两族十分嫉妒他的宠爱,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想取得辅政大臣的官位,遇到单于生病未能来朝,息夫躬趁此上奏,认为:"单于应该在十一月入关,后来以生病为借口而不来,怀疑有其他变故。乌孙两位昆弥势弱,卑爰疐势力强盛,他向东与匈奴单于勾结,并派遣儿子前去侍候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后,则匈奴势力强盛而西域就陷于险境啊。可使归降的胡人假装卑爰疐的使节来长安上书,想借天子的威严谕告单于,使其归还入侍的儿子,就将奏章交给主管部门处理时,让匈奴使者知道。这就是所谓'用兵上策,是破坏敌方的计划,其次是断绝敌方的外援。'"

书奏呈上,皇上召见息夫躬,又召集公卿、将军们广泛深入地

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经常依仗威望和信义，安抚夷狄，使其伏首听命，息夫躬事先即猜疑匈奴，又存心欺诈他们，进呈这种不讲信义的谋策，是不能同意的。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自称藩国，愿为中国保卫边塞。如今单于因生病不能入朝庆贺，派遣使节前来陈述情况，并未失去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能保证在我死之前，是不会见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息夫躬紧接着公孙禄的话说："我为国家计谋，希望在事变尚未发生而预先有个防范的计策，未形成的阴谋而早作图谋，这是为万世安危着想。而你公孙禄只想以有生之年保证看不见变事。我与公孙禄的不同意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皇上说："好！"便让群臣退下，单独和息夫躬商议。

息夫躬建议说："灾异屡次出现，恐怕一定有非常的事变，可派大将军巡视边境，整顿军备，斩一个郡的太守以树威，震惊四方蛮族，借此抑制妖异，以应验变异。"皇上认为有道理，就拿这建议去询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我听说影响下民，要靠实际行动，不能靠空洞的言辞，顺应天命要靠切合实际的内容，而不能靠表面文章。下民虽然轻微细小，尚且不能诈骗，更何况对于上天神明是可以欺骗的吗！上天显示变异，是用来警戒君王，想使他们觉悟，改正自己的过失，诚心诚意施行善政，民心喜悦，上天也就满意了。有口才的人只看见事物的一个方面，有的随意用自己的意思去附会星辰，凭空捏造匈奴、西羌将要发难的谎言，谋划大动干戈，预设下随机应变的策略，这不是顺应上天的办法。太守、国相有罪，就自用车子很快地押赴皇帝的殿庭，反缚双臂，接受死刑，如此地恐惧，而善于言谈的人却想动摇国家安全大计，把国家推向危难，能言善辩，使人听了悦耳，其实是不能听从的。讨论国家大事，最可恶的是一些谄媚、倾覆危险、善辩无实、严峻刻薄的上奏。从前，秦缪公不听百里奚、蹇叔的劝告，以致丧师辱国，后悔恨自责，痛恨那些贻误大事的大臣，思念黄发老人的谏言，作《秦誓》以悔过，得以名垂后世。希望陛下观览古代的戒鉴，反复考定，不要以先入为主！"皇上不听。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三十五

汉纪二十七　起屠维协洽，尽玄黓阏茂，凡四年。

孝哀皇帝下

元寿元年

1 春，正月，辛丑朔，诏将军、中二千石举明习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2 是日，日有食之。上诏公卿大夫悉心除过失；又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1]。大赦天下。

丞相嘉奏封事曰："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尝幸上林，后宫冯贵人从临兽圈，猛兽惊出，贵人前当之，元帝嘉美其义，赐钱五万。掖庭见亲，有加赏赐，属其人勿众谢。示平恶偏，重失人心，赏赐节约。是时外戚贵千万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见钱多也。虽遭初元、永

光凶年饥僅，加以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臧内充实也。孝成皇帝时，谏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宠专爱，耽于酒色，损德伤年，其言甚切，然终不怨怒也。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育数贬退，家赀不满千万，放斥逐就国，长榜死于狱，不以私爱害公义，故虽多内讥，朝廷安平，传业陛下。

陛下在国之时，好《诗》、《书》，上俭节，征来，所过道上称诵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帐，去锦绣[2]，乘舆席缘绨缯而已[3]。共皇寝庙比当作，忧闵元元，惟用度不足，以义割恩，辄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驸马都尉董贤亦起官寺上林中，又为贤治大第，开门乡北阙，引王渠灌园池，使者护作，赏赐吏卒，甚于治宗庙。贤母病，长安厨给祠具，道中过者皆饮食。为贤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赐其工；自贡献宗庙、三宫[4]，犹不至此。贤家有宾婚及见亲，诸官并共，赐及仓头、奴婢人十万钱。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道路灌哗，群臣惶惑。诏书罢苑，而以赐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5]。奢僭放纵，变乱阴阳，灾异众多，百姓讹言，持筹相惊，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讥。

孔子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备位，窃内悲伤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于国，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独乡，察众人之所共疑！往者邓通、韩嫣，骄贵失度，逸豫无厌，小人不胜情欲，卒陷罪辜，乱国亡躯，不终其禄，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宜

深览前世,以节贤宠,全安其命。"上由是于嘉浸不说。

前凉州刺史杜邺以方正对策曰[6]:"臣闻阳尊阴卑,天之道也。是以男虽贱,各为其家阳;女虽贵,犹为其国阴。故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母之德,必系于子。昔郑伯随姜氏之欲,终有叔段篡国之祸;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难,而遭居郑之危。汉兴,吕太后权私亲属,几危社稷。窃见陛下约俭正身,欲与天下更始,然嘉瑞未应,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日食,明阳为阴所临。坤以法地,为土,为母,以安静为德;震,不阴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问从令之义,孔子曰:'是何言与!'善闵子骞守礼不苟从亲,所行无非理者,故无可间也。今诸外家昆弟,无贤不肖,并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卫,或将军屯,宠意并于一家,积贵之势,世所希见,所希闻也。至乃并置大司马、将军之官,皇甫虽盛,三桓虽隆,鲁为作三军,无以甚此!当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后,临事而发者,明陛下谦逊无专,承指非一,所言辄听,所欲辄随,有罪恶者不坐辜罚,无功能者毕受官爵,流渐积猥,过在于是,欲令昭昭以觉圣朝。昔诗人所刺,《春秋》所讥,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后视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镜见,则以为可,计之过者。愿陛下加致精诚,思承始初,事稽诸古,以厌下心,则黎庶群生无不说喜,上帝百神收还威怒,祯祥福禄,何嫌不报!"

上又征孔光诣公车[7],问以日食事,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位次丞相。

初，王莽既就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国三岁，吏民上书冤讼莽者百数。至是，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复深讼莽功德；上于是征莽及平阿侯仁还京师，侍太后。

【注释】

①贤良：贤良文学的简称。为汉代选拔官吏科目之一。方正：也是汉代选拔官吏科目之一。

②锦绣：锦，织采为文；绣，刺采为文。都是女工的精工功艺。

③绨(tí 提)：比绸子厚实、粗糙的纺织品，用蚕丝做经，棉线做纬织成。

④三宫：指太皇太后住的长信宫，傅太后住的永信宫，丁姬住的中安宫。

⑤均田之制：汉代限田制度。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都有限定的顷数。

⑥对策：自汉以来考试取士，用政事、经义等设问并写在简策上，让应试人对答，叫作对策。

⑦公车：汉代官署名。卫尉的下属机构，设公车令，掌管宫殿中司马门的警卫工作。臣民上书和征召，都由公车接待。

【译文】

汉纪二十七　起己未(公元前2年)，止壬戌(公元2年)共四年。

孝哀皇帝下

元寿元年(己未，公元前2年)

1 春，正月，初一，下诏，命将军、中二千石的官员，推举精通兵法的人各一名，借此即任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2 这一天，出现了日食。皇上下诏公卿大夫尽心陈述过失。又命令推举贤良、方正、能正直言进谏的各一人。大赦天下。

丞相王嘉上秘密奏书说："孝元皇帝永继帝位，温良恭敬，欲望很少，国库存钱达四十亿。元帝曾到上林苑游玩，后宫冯贵人随着

一起到了兽圈附近,猛兽受惊突然窜出,冯责人挺身上前阻挡猛兽,遮挡皇帝,元帝嘉勉她的义勇,赏赐不过五万。掖庭宫人的亲戚来见皇上,加以赏赐,都嘱咐他们不要在众人面前谢恩。这是为了表示公平,厌恶偏党,重失人心,而赏赐节省。那时外戚资财达千万的很少,因而少府、水衡储存的钱就多。虽然遭遇初元,永光年间的荒年饥馑,加上西羌的叛变,对外要供给军队的费用,对内要赈济灾民,然而国家始终没有倒覆的忧虑,因为国库储藏充实。孝成皇帝时,谏臣们都提出皇帝微服出行的危害,以及独爱宠幸的美女,耽于酒色,有损德行,伤身减寿,言词恳切厉害,然而成帝始终不对他们抱怨恨而发怒。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三人,史育屡次被贬降,家产不满千万;张放被斥退回到封国;淳于长在监狱里被拷打而死。成帝并以不个人宠爱而损害公义,所以虽有女色之好而遭受许多讥刺,但朝廷平安无事,将帝业传给陛下。

陛下在定陶共国的时候,喜好《诗经》、《书经》,崇尚俭朴节约,被征召来京师为皇太子时,一路所经之处,大家都称颂陛下的美德,这正是天下之人爱戴成帝的原因。陛下刚即位时,更换帷帐,撤去锦绣的服饰,车马和座位的靠垫只不过用绨绘沿其边为装饰而已。共皇寝庙屡次要建,都因怜悯百姓,想到国家经费不足,以义割恩,常常将它暂停修建,直到现在才开始兴建。而附马都尉董贤也在上林苑里盖了官府,陛下还为他修建高大的邸宅,大门朝着皇宫正门而开,引导王渠的水来灌溉园林水池,陛下派专人监督施工,赏赐吏卒,这远远超过修建宗庙时的情况。董贤的母亲生病,由长安的厨官供给祈祷的用具和食品,道路过往行人都可获得施舍的饮食。陛下还为董贤制造器具,器具制成,必须呈奏陛下审查后,才能送去,有工精艺巧的,还特地赏赐匠工。即使奉献宗庙、皇帝、太后、皇后三宫,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遇董贤家有宾客、婚事以及亲戚相见,百官各以所掌之事及财物供应,赐给奴仆婢女每人十万钱。董贤及其家人在市场购买物品,陛下派人专门陪同、监视交易,

使商贾震动，路人喧哗，群众为之惶恐困惑。陛下诏令停建园林苑，而以二千多顷田地赐给董贤，使均田之制从此破坏。过分地挥霍浪费，不循常轨，变乱阴阳，灾异频繁，谣言四起，众人手持禾秆麻秆惊走相告，上天也被此意所惑，不能使他们自行停止。陛下一向仁慈明智，谨慎行事，如今却遭受这样大的讥讽。

孔子说：'如果君王遇到危险，做为大臣不去扶持他，要跌倒时，做为大臣不去搀扶他，那么要这样的大臣有什么用呢？'臣王嘉有幸官居丞相之位，私下常内心悲伤，无法使陛下相信我愚笨的尽忠。如果我身死能有益于国家，绝不敢爱惜。希望陛下能审慎地对待自己的偏宠，明察大家共同的迷惑。过去邓通、韩嫣，骄横显贵失去法度。安乐无厌，这些小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情欲，终于犯下大罪，扰乱了国家，自己也丧生，不能终身享受荣华富贵。正所谓'本是爱他，却反而害了他。应该深入观览前代的教训，节制对董贤的宠爱，以保全他的生命。"皇上从此对王嘉渐渐不悦。

前凉州刺史杜郭，用方正对策说："我听说阳尊阴卑，是上天行事之道。因此男子即使卑贱，仍然是各家之阳；女子即使尊贵，仍是国中之阴。因此礼教明确规定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准则，即使有周文王母亲的德行，也必须依附于儿子。从前郑庄公顺从母亲姜氏的意愿，结果酿成共叔段篡国的大祸。周襄王内受母后责难，外受亲弟弟叔带召狄人的攻击，而遭遇逃亡到郑国的危难。汉朝兴起后，后太后把朝廷大权私自交给她的亲属，几乎断送了汉王朝。我私下看见陛下节俭修身，想重新开始治理天下，然而，祥瑞的征兆未能应验，反而日食、地震接连发生。查阅《春秋》记载的灾异情况，上天是用灾异景象作为语言来告戒世人。日食，表明阳被阴侵犯。阴为坤，坤表示地，所以称为土、为母，大地以安静为美德。地震，就是大地不遵循阴道的验证。占卜天象变化非常明显，我不敢不直率说这些事！从前曾子问孔子听命于父亲，可算是孝顺吗？孔子说：'这是什么话！'他特别赞扬闵子骞谨守礼仪，不随

便盲从父母的命令，所作所为没有不合乎道理的，所以别人也就无法离间他同父母的关系。如今这些外戚的兄弟，不管有无才能或不正派的，都进入宫廷、侍从陛下，分列在显要的职位上，或手握兵权，主管京师皇宫侍卫，或统率大军驻防在外，宠爱集中于一家，积聚的权势，是世所罕见。甚至同时设置两个大司马、将军的官职。从前周朝皇甫氏虽然强盛，三桓的隆盛，鲁国虽然建立三军、三分公室，也没有办法和今天的丁、傅两家相比！就在任命大司马、将军的当天，白天阴暗，发生日食。不前不后，偏偏在拜授官职的时刻发生日食，这表明陛下太过谦逊，不敢专断，承受傅太后的旨意，不只一次，她所说的都听，所需要的都满足。外戚中有罪恶的，可以不受法律制裁；无功无能的，都封官受禄。这类事情逐渐流传，愈积愈多，陛下的过失正是如此。我不过是想让这些过失更加显明，从而使陛下觉醒。从前诗人所讽刺的，《春秋》一书中所讥讽的，所指的正是这种现象，恐怕不是针对其他方面。由后世人来看前代人的过失行为，就愤怒忧郁地指责他们，等到自己也这样做，就不能鉴照自察，自以为正确，其实计策已失误了。希望陛下更加精诚治国，当有所作为时，就要追思自己的初衷，事事都考察古人作为，以为鉴戒，来满足人民的心愿。如此则黎民百姓无不喜悦，上帝百神也会收回威怒，何愁吉祥福禄不降临！"

皇上又征召孔光到公车，询问日食的情况，并任命孔光为光禄大夫，官秩中二千石，给事中，位仅次于丞相。

当初，王莽回到封国后，把自己关在家中，不让别人来拜访，也不与外界往来。他的第二个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加痛斥王获，命他自杀。在封国三年，官吏，百姓上书为王莽申冤的，数以百计。直到这时，贤良周护、宋崇等应对策问，又大加赞颂王莽的功德。皇上于是征召王莽和平阿侯王仁回到京师，让他们侍奉太皇太后。

3 董贤因日食之变以沮傅晏、息夫躬之策，辛卯，上收晏印绶，罢就第。

4 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称孝元傅皇后。

5 丞相、御史奏息夫躬、孙宠等罪过，上乃免躬、宠官，遣就国；又罢侍中、诸曹、黄门郎数十人。

鲍宣上书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养黎民；即位以来，父亏明，母震动，子讹言相惊恐。今日食于三始[1]，诚可畏惧。小民正朔日尚恐毁败器物，何况于日亏乎！陛下深内自责，避正殿，举直言，求过失，罢退外亲及旁仄素餐之人，征拜孔光为光禄大夫，发觉孙宠、息夫躬过恶，免官遣就国，众庶歙然，莫不说喜。天人同心，人心说则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十日，连阴不雨，此天下忧结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附马都尉董贤，本无葭莩之亲[2]，但以令色、谀言自进，赏赐无度，竭尽府臧，并合二第，尚以为小，复坏暴室[3]。贤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将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赏赐，上冢有会，辄太官为供[4]。海内贡献，当养一君，今反尽之贤家，岂天意与民意邪！天不可久负，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诚欲哀贤，宜为谢过天地，解仇海内，免遣就国，收乘舆器物还之县官[5]，可以父子终其性命；不者，海内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孙宠、息夫躬不宜居国，可皆免，以视天下。复征何武、师丹、彭宣、傅喜，旷然使民易视，以应天心，建立大政，兴太平之端。"上感大异，纳宣言，征何武、彭宣；拜鲍宣为司隶。

6 上托傅太后遗诏，令太皇太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董

贤二千户，赐孔乡侯、汝昌侯、阳新侯国。王嘉封还诏书，因奉封事谏曰："臣闻爵禄、土地，天之有也。《书》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则众庶不服，感动阴阳，其害疾自深。今圣体久不平，此臣嘉所内惧也。高安侯贤，佞幸之臣，陛下倾爵位以贵之，单货财以富之，损至尊以宠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财皆民力所为，孝文欲起露台，重百金之费，克己不作。今贤散公赋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流闻四方，皆同怨之。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常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遗诏诏丞相、御史，益贤户，赐三侯国，臣嘉窃惑。山崩、地动、日食于三朝，皆阴侵阳之戒也。前贤已再封[6]，晏、商再易邑[7]，业缘私横求，恩已过厚，求索自恣，不知厌足，甚伤尊尊之义，不可以示天下，为害痛矣！臣骄侵罔，阴阳失节，气感相动，害及身体。陛下寝疾久不平，继嗣未立，宜思正万事，顺天人之心，以求福祐，乃何轻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传之无穷哉！臣谨封上诏书，不敢露见；非爱死而不自法，恐太下闻之，故不敢自劾。"

【注释】

①三始：指正月初一，也称三朝。因正月初一，是岁之始，月之始，日之始。

②葭莩(jia fu 家浮)：芦苇中的薄膜。比喻关系疏远淡薄的亲戚。

③暴室：汉代官署名。属掖廷令，主织作染将，取暴晒为名。

④太官：官名。掌皇帝欲食宴会，属少府。

⑤乘舆：这里是指皇帝用的器物。

⑥贤已再封：指董贤先封关内侯，继封高安侯。

⑦晏、商再邑：指傅晏开始封三千户，后来又增加二千户，傅商先继承崇祖侯，后改封汝昌侯。

【译文】

3 董贤利用日食的变异，阻止了傅晏、息夫躬挑动对匈奴战争的策划。十一日，皇上收缴傅晏印信绶带，免官回家。

4 十七日，皇太太后傅氏逝世，与元帝合葬于渭陵，称为"孝元傅皇后"。

5 丞相、御史上奉弹劾息夫躬、孙宠等人的罪过，皇上于是罢免了息夫躬、孙宠的官职，遣回他们的封国。又罢免了侍中、诸曹、黄门郎 数十人。

鲍宣上书说："陛下把天地当作父母来侍奉，把黎民百姓当作子女来抚养。即位以来，上天欠缺光明，大地发生地震，黎民百姓讹言流传，互相惊恐。如今日食发生在正月初一，实在令人畏惧。小民们在正月初一这天还怕损坏器具物品，更何况日食发生在这一天呢！陛下在内心深刻地责备自己，避开在正殿听政，选拔直言的人，征求过失，罢免斥退外戚以及身边白吃饭不干事之人，征召任命孔光为光禄大夫，察觉孙宠、息夫躬的过错罪恶，把他们罢官遣送回封国。众人都很和顺，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天人同心，人心喜悦，则上天的愤怒自然消解了。可是在二月十六日，白气犯太阳，气候又连阴不雨，这表示上天的忧虑郁积还没有解化，黎民百姓心怀不满还没有平息的缘故。侍中、附马都尉董贤，本来和陛下毫无亲戚关系，只是凭着他花言巧语，装出一副讨陛下喜欢的面孔而自进，结果陛下对他赏赐没有限度，竭尽了府库钱财，合并三座上等房屋为一座赐给他，还嫌宅太小，又折除暴室来扩充它的面积。董贤父子可以随意指使天子的使者，令将作大匠为他修建宅第，为他夜间巡逻的吏卒都得到赏赐，他家上坟祭典和会见宾客，都由太官供应墓祭用品和食 物。全国各地进献的财物，本当是奉养天子一

人,而今反而都在董贤的家里,这难道是天意和民意吗!上天是不可以长久背弃的,对董贤如此厚待,反而会因此而害了他!如果真心想怜悯董贤,就应该向天地谢罪,解除天下人对他的仇视,罢免他的官职,遣送回封国,收回所赐天子御用的器物,还给官府,这样,董贤父子方可保全性命。不然,在天下人的仇视下,不可能有长久平安。孙宠、息夫躬,不应该封侯,都应免除爵位,以告示天下。再征召何武、师丹、彭宣、傅喜,使人民清楚看到陛下所垂示的无私,以顺天心,则治理之政建立,太平盛世开始。"皇上感到灾异之事严重,就采纳鲍宣的建议,征召何武、彭宣,并授任鲍宣为司隶。

6 皇上假托傅太后的遗诏,请太皇太后下令给丞相、御史,要他们增加董贤二千户,赐孔乡侯傅晏、汝昌侯傅商、阳新侯郑业三人国邑。王嘉把诏书封起来,退呈给天子,并上密封奏书劝谏说:"我听说爵位、俸禄、土地,是上天所拥有的。《书经》说:'皇天命有德之人位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规定了五色五图的服装,以表示尊卑。'君王代替上天将爵禄给人,更须谨慎。分割土地封给别人,如果处理不当,则民心不服,触动阴阳,就会使天子的病情加重。如今陛下圣体久不能痊愈,这使臣王嘉内心深为恐惧。高安侯董贤,是个靠巧言谄媚而得宠的臣子,陛下把全部爵位都封给他,使他显贵,竭尽财货赐给他,使他富,甚至贬降皇帝的身分去宠爱他,所以,君王权威已被减损,国库的储积已被耗尽,而仍不能满足。财富都是人民创造的,孝文帝想修建露台,因吝惜那百金的兴建费而克制自己不去兴建。如今董贤散发国家的赋税来施布他个人恩惠,甚至一家可得千金的赏赐,古往今来的宠臣,还没有像董贤这样的。关于董贤所作所为,已流传全国各地,人们都很怨恨他。里巷流行的谚语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我常为此而寒心。现在太皇太后拿永信太后的遗诏命令丞相、御史,增加董贤采邑人户,赐给三个侯国,臣王嘉私下感到很迷惑。山崩、地震、日食同时发生在正月初一,这都上是天因为阴侵阳而显示的警告。以前董贤已一再封爵,

傅晏、傅商也再次改换封国采邑，郑邺因私宠而贪求无度，陛下对他们的恩惠已够厚了，他们仍恣意求索，不知满足，这样则深深伤害尊崇傅太后本意，实在无法向天下人公布，为害极大！臣属骄横，欺蔽圣上，使阴阳失去调节，阴阳二气互相冲动，伤害身体。陛下久病不愈，继承人还未确定，应该想到把万事纳入正轨，顺应天心人心，以求上天的保佑，怎么可以任意轻视自身健康，不念及高祖创业的艰苦，建立制度，而使它传之无穷！我谨慎地把诏书封还，不敢显示给外人看见，并非爱惜生命而以违拒诏旨之法自劾，实在是怕天下人知道诏书的内容，所以不敢自我弹劾。”

初，廷尉梁相治东平王云狱时，冬月未尽二旬，而相心疑云冤狱，有饰辞[1]，奏欲传之长安，更下公卿复治。尚书令鞫谭，仆射宗伯凤以为可许。天子以为相等皆见上休不平，外内顾望[2]，操持两心，幸云逾冬，无讨贼疾恶主仇之意，免相等皆为庶人。后数月，大赦，嘉荐“相等皆有材行，圣王有计功除过，臣窃为朝廷惜此三人。”书奏，上不能平。后二十余日，嘉封还益董贤户事，上乃发怒，召嘉诣尚书，责问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恶著闻，君时辄已自劾；今又称誉，云‘为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谢罪。

事下将军朝者，光禄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谒者召嘉诣廷尉诏狱。”议郎龚等以为“嘉言事前后相违[3]，宜夺爵土，免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为“嘉罪名虽应法[4]，大臣括发关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国，褻宗庙也。”上不听，诏“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诏狱。”

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5],共和药进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使者危坐府门上,主簿复前进药。嘉引药杯以击地,谓官属曰:"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嘉遂装,出见使者,再拜受诏;乘吏小车,去盖,不冠,随使者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绶[6],缚嘉载致都船诏狱[7]。上闻嘉生自诣吏,大怒,使将军以下与五二千石杂治。吏诘问嘉,嘉对曰:"案事者思得实。窃见相等前治东平王狱,不以云为不当死,欲关公卿,示重慎,诚不见其外内顾望、阿附为云验,复幸得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窃为国惜贤,不私此三人。"狱吏曰:"苟如此,则君何以为罪,犹当有以负国,不空入狱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叹曰:"幸得充备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是负国,死有余责。"吏问贤、不肖主名。嘉曰:"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乱朝,而不能退。罪当死,死无所恨!"嘉系狱二十余日,不食,欧血而死。

已而上览其对,思嘉言,会御史大夫贾延免,夏,五月,乙卯,以孔光为御史大夫。秋,七月,丙午,以光为丞相,复故国博山侯;又以汜乡侯何武为御史大夫。上乃知孔光前免非其罪,以过近臣毁短光者,曰:"傅嘉前为侍中,毁谮仁贤,诬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其免嘉为庶人,归故郡。"

【注释】

①饰辞：掩蔽真相的言辞。

②顾望：观望。含有畏忌、踌躇之意。

③议郎龚：龚人名，姓不详。

④永信少府猛：猛人名，姓不详。

⑤掾史：分曹治事的属吏、胥吏。自此以后，中央及各州府县都置掾史，如廷掾、狱掾、佐史、令史等。

⑥印绶：印，官印。绶，系印的丝带。

⑦都船：汉代金吾属官。

【译文】

当初，廷尉梁相审理东平王刘云一案时，正是冬月不到二十天，而梁相心里怀疑刘云一案是冤案，有不实的供辞，因而上奏，想把案犯解到长安，换由公卿再加审理。尚书令鞠谭、仆射宗伯凤认为可以答应。天子却认为梁相等人看到皇上身体不适，对朝廷内外的事，有所顾虑而观望，持有模棱两可的心意，企图把刘云一案拖过冬季，就可减刑免死，毫无讨伐贼寇、痛恨奸恶、为主上复仇的心意，于是罢免了梁相等人的官职，都贬为平民。数月后，大赦，王嘉又推荐说："梁相等都有才能德行，圣明的君王对臣下总是录其功，免其过，我私下为朝廷怜惜这三个人。"书奏呈上，皇上愤慨不满。过了二十多天，王嘉将增封董贤户数的诏书封还，皇上就发怒，召王嘉到尚书处，责问他："梁相等人以前犯了不忠之罪，罪恶昭著，人所共知，当时你也曾自我弹劾；现在你又称赞他们，说什么'为朝廷怜惜他们'，这是什么意思？"王嘉脱帽谢罪。

皇上把这件事交给朝见的文武大臣们讨论，光禄大夫孔光等人弹劾王嘉，说："王嘉迷乱国家，蒙骗圣上，犯大逆不道之罪，请派谒者将王嘉召到廷尉处，关入诏狱。"议郎龚等认为："王嘉奏言之事，前后互相矛盾，应该剥夺爵位食邑，免去官职，贬为平民。"永信少府猛等认为："王嘉的罪名虽然应该依法处治，但把国家大臣束

结其发,全身镣铐,裸露身体,鞭笞拷打,这不是尊重国家、褒扬宗庙的作法。"皇上不听猛等的劝说,下诏"令谒者持节,召丞相王嘉到廷尉诏狱去。"

使者到了丞相府,府掾、史等官吏流泪哭泣,一起将毒药调好,呈给王嘉,王嘉不肯喝。主簿说:"将相犯罪,不与执法官面陈冤屈的,这是世代相沿而成的惯例,君侯该自杀才是。"使者严肃端正地坐在府门,主簿又走上前去,将毒药呈给王嘉。王嘉拿起药杯摔在地下,对相府的官吏说:"丞相我有幸得位居三公,如果奉职不谨慎,有负于国家,应当在都市公开伏刑受死,以示百姓。丞相我不是小儿妇女,为什么要喝毒药而死!"王嘉于是穿上朝服,出来见使者,再拜接受诏书,然而乘坐吏属的小车,除掉车蓬,不戴官帽,随着使者去廷尉处。廷尉收缴了王嘉的丞相、新甫侯印绶,把王嘉捆绑起来,用车子押送到都船诏狱。皇上听说王嘉活着自动来见治吏,非常愤怒,派将军以下和五位二千石的官员一起来审理。官吏审讯王嘉,王嘉回答说:"审理案件的人,总希望得到真实情况。我私下见到梁相等人以前审理东平王一案,并不认为刘云不该处死,只是想通过公卿参与审理,以表示更加慎重而已。实在看不出他们对朝廷内外之事,有所顾虑和观望、阿谀攀附刘云的罪证。以后又幸蒙受大赦。梁相他们都是善良官吏,我私下为国惜才,并不是偏袒他们三人。"狱吏说:"假如是这样,那么,凭什么给你定罪呢?当初他们三人被罢官时你也认为是应当的,而且还自我弹劾,现在却又替他们三人辩白,所以你是有负国之罪,不是凭空把你关进监狱的。"狱吏开始侵犯凌辱王嘉,王嘉喟然仰天长叹说:"我有幸能充任丞相,却不能引进贤才,斥退不正派的人,因此是犯有负国之罪,死有余辜。"狱吏问贤者、不正派人的名字,王嘉说:"贤者,前丞相孔光、前大司空何武,他们却不能进用;恶者,高安侯董贤父子扰乱朝政,却不能斥退他们。罪当处死,死而无恨!"王嘉关押在监狱二十多天,不进饮食,吐血而死。

不久，皇上看到王嘉的供词，思考王嘉的话，恰好御史大夫贾延被免职，于是在夏五月十七日，任命孔光为御史大夫，秋，七月，初九，任命孔光为丞相，恢复他原先的博山侯的爵位。又任用汜乡侯何武为御史大夫。皇上才知道孔光从前被免职，并不是他真的有罪，而是亲近自己的大臣诋毁诬谄所造成的。于是说："傅嘉以前为侍中，谗言诽谤仁贤，诬谄大臣，使杰出的人才长久失去他的职位。现在免除傅嘉的官职，贬为平民，回到原郡去。"

7 八月，何武徙为前将军。辛卯，光禄大夫彭宣为御史大夫。

8 司隶鲍宣坐摧辱丞相，拒闭使者，无人臣礼，减死髡钳[1]。

9 大司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怜之；九月，乙卯，册免明，使就第。

10 冬，十一月，壬午，以故定陶太傅、光禄大夫韦贤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己丑，贤卒。

11 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驸马都尉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册曰："建尔于公，以为汉辅！往悉尔心，匡正庶事，允执其中[2]！"是时贤年二十二，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事，百官因贤奏事。以父卫尉恭不宜在卿位，徙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宽信代贤为驸马都尉。董氏亲属皆侍中、诸曹、奉朝请[3]，宠在丁、傅之右矣。

初，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贤父恭为御史，事光；及贤

为大司马，与光并为三公。上故令贤私过光。光雅恭谨，知上欲尊宠贤。及闻贤当来也，光警戒衣冠出门待，望见贤车乃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阁，既下车，乃出，拜谒、送迎甚谦，不敢以宾客钧敌之礼。上闻之，喜，立拜光两兄子为谏大夫、常侍。贤自是权与人主侔矣[4]。

是时，成帝外家王氏衰废，唯平阿侯谭子去疾为侍中，弟闳为中常侍。闳妻父中郎将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贤父恭慕之，欲为子宽信求咸女为妇，使闳言之。咸惶恐不敢当，私谓闳曰："董公为大司马，册文言'允执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5]，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闳性有知略，闻咸言，亦悟；乃还报恭，深达咸自谦薄之意。恭叹曰："我家何用负天下，而为人所畏如是！"意不说。后上置酒麒麟殿，贤父子、亲属宴饮，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王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上默然不说，左右皆恐。于是遣闳出归郎署。

久之，太皇太后为闳谢，复召闳还。闳遂上书谏曰："臣闻王者立三公，法三光，居之者当得贤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6]，'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邓通，不过中大夫，武帝幸韩嫣，赏赐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马、卫将军董贤，无功于汉朝，又无肺腑之连，复无名迹高行以矫世，升擢数年，列备鼎足，典卫禁兵，无功封爵，父子、兄弟横蒙拔擢，赏赐空竭帑藏，万民喧哗，偶言道路，

诚不当天心也！昔褒神蚖变化为人，实生褒姒，乱周国，恐陛下有过失之讥，贤有小人不知进退之祸，非所以垂法后世也！”上虽不从闳言，多其年少志强，亦不罪。

【注释】

①髡钳(kūn qián 昆前)：一种剃去头发而以铁圈束颈的刑罚。

②允执其中：允，信，忠实。执，执守。中，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

③奉朝请：古代诸侯春季朝见天子叫朝，秋季朝见叫请。汉代对退职大臣、将军及皇室、外戚，多给以奉朝请名义，使得参加朝会。

④侔(móu 谋)：等同。

⑤尧禅舜之文：指《论语》一书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⑥馎(sù 束)：鼎内的食物。

【译文】

7 八月，何武被调任前将军。二十四日，任命光禄大夫为御史大夫。

8 司隶鲍宣因侮辱丞相，闭门拒绝使者，因没有做臣子的礼仪而获罪，将死罪减为髡钳刑罚。

9 大司马丁明一向敬重王嘉，因而对他死感到怜惜。九月，十九日，颁布策书，将丁明免职，令他回家。

10 冬，闰十一月，十七日，任命以前定陶太傅、光禄大夫韦贤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闰十一月，二十四日，韦贤逝世。

11 十二月，初六，任命侍中、附马都尉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策书说：“封立你为三公，作为汉朝的辅佐大臣！以后要悉力尽忠，扶正国家众事，要忠诚地坚持着那正确的道理。”当时董贤才二十二岁，虽位在三公，却常在皇帝左右侍从主管尚书事，百官必须通过董贤才能进呈国事，而不掌三公职事。因董贤的父亲卫尉董恭不再

适合处在卿的位置,皇上就调升为光禄大夫、官秩二千石。董贤的弟弟董宽信接替董贤为驸马都尉。董氏亲属都被任命为侍中、诸曹,奉朝请,宠爱远在丁、傅两家之上。

以前,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时,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御史,侍奉孔光。等到董贤做大司马,与孔光并列三公。皇上故意让董贤私下去拜访孔光。孔光素来恭敬谨慎,知道皇上想尊宠董贤。听说董贤的驾快到了。孔光很谨慎地穿戴衣冠走出大门等候,等望见了董贤的座车,孔光才退入门内。董贤车驾到了中门,孔光退大门旁的小门,等候董贤下车后,孔光马上出来拜见,迎接之礼非常恭敬,不敢用同等宾客的礼节相待。皇上听说后,非常高兴,立即任命孔光两个侄儿为谏大夫、常侍。从此董贤的权势与皇帝相等了。

这时,成帝的外祖父母和舅舅家王氏已衰落稀疏,只有平阿侯王谭的儿子王去疾做侍中的官,弟弟王闳做中常侍。王闳的岳父是萧咸中郎将,萧咸是故将军萧望之的儿子。董贤的父亲董恭很仰慕萧咸,想为儿子求娶萧咸的女儿为妻,就请王闳去告诉萧咸。萧咸恐惧不敢答应,私下对王闳说:"任命董贤为大司马时,策书中有一句:'允执其中'。这是唐尧禅让皇帝位给虞舜时所说的一句话,不是策三公所惯用的话,长老们看了,无不感到恐惧。这哪是我们普通人家的女儿所能承受得起的?"王闳原本有智谋才略,听了萧咸的话,也就领悟了。于是就回答董恭,转达了萧咸自感地位卑微,高攀不上的意思,代致深深的歉意。董恭叹说:"我家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天下,而竟被人们如此地畏惧!"内心很不高兴。后来,皇上在麒麟设置酒宴,董贤父子、亲属都参加了宴会,侍中、中常侍都在傍侍候。皇上有醉意,从容地看着董贤,笑着说:"我想效法唐尧禅让帝位给虞舜,你看怎么样?"王闳立即进言说:"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并非陛下所有!陛下既然承继宗庙,就应当传给子孙万代,继统天下大业,是至关重大,天子不可戏言!"皇上默然不悦,左右两傍的人都感惶恐。于是,就命王闳出宫,回到郎署,不得再侍禁中。

很久之后，太皇太后向皇帝替王阏谢罪，才又将王阏召回。王阏就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帝王设立三公的官职，是效法天上日、月、星的意思，居此位的人必须是贤德的人。《易经》说：'鼎的脚被折断，里面的食物就会倾倒出来。'这是比喻任职三公之人不是贤能者所造成的后果。从前孝文皇帝宠爱邓通，只不过让他做一个中大夫的官；武帝宠爱韩嫣，也不过赏赐而已，他们两人都不居高位。而今大司马、卫将军董贤，既无功于汉朝，又不是皇上的近亲，更没有著名的事迹、崇高的德行以矫正世俗，却连年擢升，位居三公，而且掌管禁卫军队。无功而加封爵位，父子、兄弟蒙受越级的提拔，赏赐之多，使国库空虚，万民为之喧哗，路上行人不禁窃窃私语，实在不合天意！从前褒邑的毒蛇变化为人，后来生下褒似，而使周王朝大乱。我恐怕陛下会有过失而被讥讽，董贤会因小人不知进退而遭灾祸，这种作法，是不能用来留给后代效法的！"皇上虽然听不进王阏的劝谏，但却赞许他年少志壮，因此也就未加罪于他。

二 年

1 春，正月，匈奴单于及乌孙大昆弥伊秩靡皆来朝，汉以为荣。是时西域凡五十国，自译长至将、相、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自黄龙以来，单于每入朝，其赏赐锦绣、缯絮辄加厚于前[1]，以慰接之。单于宴见，群臣在前，单于怪董贤年少，以问译。上令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是时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单于

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不悦。

2 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3 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职。大司马、卫将军董贤为大司马;丞相孔光为大司徒;彭宣为大司空,封长平侯。

4 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宫。

帝睹孝成之世禄去王室,及即位,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然而宠信谗谄,憎疾忠直,汉业由是遂衰。

太皇太后闻帝崩,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2]。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箱,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晓习故事,吾令莽佐君。"贤顿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莽以太后指,使尚书劾贤,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宫殿司马中[3];贤不知所为,诣阙免冠徒跣谢。己未,莽使谒者以太后诏即阙下册贤曰:"贤年少,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即日,贤与妻皆自杀[4];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诈死;有司奏请发贤棺,至狱诊视,因埋狱中。太皇太后诏"公卿举可大司马者"。莽故大司马,辞位避丁、傅,众庶称以为贤,又太皇太后近亲,自大司徒孔光以下,举朝皆举莽。独前将军何武、左将军公孙禄二人相与谋,以为"往时惠、昭之世,外戚吕、霍、上官持权,几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无嗣,方当选立近亲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权;亲疏相错,为国计便。"于是武举公孙禄可大司马,而禄亦举武。庚申,太皇太后自

用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

太皇太后与莽议立嗣。安阳侯王舜，莽之从弟，其人修饬，太皇太后所信爱也，莽白以舜为车骑将军。秋，七月，遣舜与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中山王箕子以为嗣。

莽又白太皇太后，诏有司以皇太后与女弟昭仪专宠锢寝，残灭继嗣，贬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又以定陶共王太后与孔乡侯晏同心合谋，背恩忘本，专恣不轨，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宫，傅氏、丁氏皆免官爵归故郡，傅晏将妻子徙合浦。独下诏褒扬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悫，论议忠直，虽与故定陶太后有属，终不顺指从邪，介然守节[5]，以故斥逐就国。《传》不云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其还喜长安，位特进，奉朝请。"喜虽外见褒赏，孤立忧惧；后复遣就国，以寿终。莽又贬傅太后号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号曰丁姬。莽又奏董贤父子骄恣奢僭，请收没入财物县官[6]，诸以贤为官者皆免；父恭、弟宽信与家属徙合浦，母别归故郡巨鹿。长安中小民钲哗，乡其第哭，几获盗之。县官斥卖董氏财，凡四十三万万。贤所厚吏沛朱诩自劾去大司马府，买棺衣，收贤尸葬之；莽闻之，以他罪击杀诩。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诸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7]，为请奏草，令邯持与光，以太后指风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辄可其奏。于是劾奏何武、公孙禄互相称举，皆免官，武就国。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为佞邪[8]，夺爵。又奏南郡太守毋将隆前

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关内侯张由诬告骨肉，中太仆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河内太守赵昌谮害郑崇，幸逢赦令，皆不宜处位在中土，免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狱，本立、玄自典考之，但与隆连名奏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挤之。

红阳侯立，太后亲弟，虽不居位，莽以诸父内敬惮之[9]，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复令光奏立罪恶："前知定陵侯长犯大逆罪，为言误朝；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太后不听。莽曰："今汉家衰，比世无嗣，太后独代幼主统政，诚可畏惧。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从；今以私恩逆大臣议，如此，群下倾邪，乱从此起。宜可且遣就国。安后复征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国。莽之所以胁持上下，皆此类也。

于是附顺莽者拔擢，忤恨者诛灭，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秀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秀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焉。

5 八月，莽复白太皇太后，废孝成皇后、孝哀皇后为庶人，就其园。是日，皆自杀[10]。

6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专权，乃上书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美实。臣资性浅薄，年齿老眊[11]，数伏疾

病，昏乱遗忘，愿上大司空、长平侯印绶，乞骸骨归乡里，竢窦沟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国。莽恨宣求退，故不赐黄金、安车、驷马。宣居国数年[13]，薨。

班固赞曰：薛广德保县车之荣[14]，平当逡巡有耻，彭宣见险而止，异乎苟患失之者矣！

7 戊午，右将军王崇为大司空，光禄勋东海马宫为右将军，左曹、中郎将甄丰为光禄勋。

8 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

平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莽权日盛，孔光忧惧，不知所出，上书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师傅，徙光为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以马宫为大司徒，甄丰为右将军。

9 冬，十月，壬寅，葬孝哀帝于义陵[15]。

【注释】

①缯絮（zēng xù 曾序）：以缯帛粗棉所制的衣服。

②玺绶：古代印玺上系有彩色组绶，称玺绶。用以指印玺。

③司马中：指皇宫内门，在司马门内。

④董贤（公元前23年～前1年）：字圣卿。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人。为汉哀帝所宠幸，常同床共枕，二十二岁官至大司马，操纵朝政。哀帝死后，罢官，自杀。

⑤介然：专一。坚定不移。

⑥县官：指朝廷、官府。

⑦傅致：罗织入罪。

⑧董宏……为佞邪：指请立丁姬为帝太后之事。

⑨诸父:是对同宗族伯叔辈的通称。

⑩赵飞燕(?～前1年):汉成帝皇后。善歌舞,以体轻,故称"飞燕"。成帝时入宫,为婕妤,后立为皇后。平帝即位,被废为庶人,自杀。

⑪眊(mào 冒):年老。

⑫沟壑(gou hè 沟喝):山沟、溪谷。填尸山沟。

⑬彭宣: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字子佩。求学于张禹,禹受《易经》于彭宣,由是施家有张彭之学。张禹荐彭宣明经博古,有威重、可任政事。哀帝时,官至大司空,封长平侯。王莽专权,乞归卒。

⑭县车:悬至其车。意谓不再作官。

⑮义陵:在今陕西咸阳市。

【译文】

二年(庚申,公元前1年)

1 春,正月,匈奴单于及乌孙国大昆弥伊秋靡都来京师朝见,汉朝认为这是件荣耀的事。这时西域共有五十个王国,从译长到将、相、侯、王都佩带汉朝颁赐的丝带系着官印,共有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等国,都因离汉朝太远,不包括在五十国之内,他们如果来进贡,汉朝也派使节行报聘之礼,但不把他们归属西域都护管辖范围。自黄龙年间以来,单于每次来朝,所赏赐锦绣、缯絮等都比以前丰厚,来慰劳接待他们。单于以闲宴时而入见天子,群臣们在殿前作陪,单于见董贤那么年轻感到惊奇,就询问翻译官。皇上命翻译官回答说:"大司马虽然年轻,却是因有超越才能而居高位。"单于就起身,跪拜恭贺汉朝得此贤臣。这时皇上因太岁在申,申为南向,为了能以咒诅之术制胜煞神,将单于安排住在上林苑蒲陶宫。告诉宫里的人对单于要以特别礼待。后来单于知道汉朝把他视为煞神,就十分不悦。

2 夏,四月,三十日,日食。

3 五月,初二,确定三公官名和各分管的职权范围。大司马、卫将军董贤为大司马;丞相孔光为大司徒;彭宣为大司空、封为长平侯。

4 六月，二十六日，哀帝在未央宫逝世。

哀帝亲眼看见孝成皇帝时代政权旁落在王氏手中的情况，等到自己即位后，屡次诛大臣，想效法汉武帝、宣帝以加强国君的权威。然而宠任奸佞，听信谗言，憎恶痛恨忠心耿直的大臣，汉朝的大业从此开始衰落。

太皇太后听说哀帝逝世，当天就驾临未央宫，收取皇帝印玺。太后召大司马董贤，在东厢接见，询问他皇上丧事如何安排。董贤内心忧虑，不能回答，只好脱帽谢罪。太后说："新都侯王莽，以前做大司马，曾办理过先帝的丧事，熟悉丧事中的规章制度，我命他来帮助你。"董贤叩头说："这太好了！"太后派遣使者快去召王莽，并诏令尚书、所有征调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武士，都归王莽掌管。王莽按太后的旨意，命尚书弹劾董贤，说在哀帝重病时，董贤不亲自侍奉医药，因此禁止董贤进入宫殿司马门内。董贤不知道如何才好，只好到皇宫大门口，脱下官帽，打着赤脚叩头谢罪。二十七日，王莽派谒者拿着太后诏书，就在皇宫门口颁策书给董贤说："董贤年轻，未经事理，做大司马，不合民心，应收回大司马的印绶，免职归第。"当天，董贤和妻子都自杀了。家人非常恐惧，趁夜里将他们偷偷埋葬了。王莽怀疑他们诈死。于是主管官吏奏请发掘董贤墓，把棺材送到狱中，开棺殓尸，因而就将他埋葬在狱中。太皇太后诏令"公卿推举可以担任大司马的人选。"王莽以前担任过大司马，为了避让丁、傅两家而退辞去职位，大家都称赞他贤德，又是太皇太后的近亲，自大司徒孔光以下满朝文武大臣，全都推举王莽担任大司马，唯独前将军何武和左将军公孙禄二人互相商议，认为"过去在惠帝、昭帝时代，外戚吕氏、霍氏、上官氏把持朝政，几乎危及刘家天下。如今孝成、孝哀两代没有后嗣，正当面临选立刘氏近亲为幼主之时，不应再使外戚大臣把持朝政。应让外戚与异姓大臣互相掺杂，为治国之策，以此为宜。"于是何武推举公孙禄为大司马人选，而公孙禄也推举何武为大司马。二十八日，太皇太后亲自决

定用王莽为大司马,主管尚书事。

太皇太后与王莽商议关于皇位继承人的事。安阳侯王舜,是王莽的堂弟,为人处事谨慎,深得太皇太后的宠爱和信任,王莽奏请太皇太后,任命王舜为车骑将军。秋,七月,派王舜和大鸿胪左咸拿着符节迎接中山王刘箕进京,立为皇位的继承人。

王莽又奏报太皇太后,请她诏主管官因皇太后赵飞燕与妹妹赵昭仪专宠专房,杜塞后宫侍寝之路,残害灭绝成帝后代,将她贬为孝成皇后,迁住到北宫去;又因定陶共王太后傅氏和孔乡侯傅晏同心合谋,背恩忘本,专横放肆,图谋不轨,将孝哀皇后贬居桂宫,傅氏、丁氏两家都免除官职,剥夺爵位,遣回原郡,傅晏和妻子全家遣到合浦。唯独下诏嘉奖表扬傅喜说:"高武侯傅喜,生性正直诚实,议论忠诚耿直,虽然跟已故定陶太后有亲属关系,但始终不肯顺从旨意,趋向邪恶,坚定不移地信守名分,保持节操。因而被斥遣回原封国。古书不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应将傅喜召回长安,官位特进,并参加朝会。"傅喜虽例外被褒赏,但内心深感孤立和忧惧。后来又被遣回封国,寿终正寝。王莽又把傅太后号贬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贬为丁姬。王莽又上奏说:董贤父子恣横放纵,挥霍无度,请求将财物没收归还官府。凡因董贤关系而做官的,都一律免职。他的父亲董恭、弟弟董宽信及其家属谪戍合浦,他母亲例外地回归故郡巨鹿。长安城内的市民喧哗,有些人前往董家假装哭泣致哀,实际想乘机偷点东西。官府变卖董家的财物,共得钱四十三亿之多。董贤以前厚待过的沛郡人朱诩自我弹劾,辞去大司马府的官职,买了棺材、寿衣等,收殓董贤的尸体安葬。王莽知道后,就借口其他的罪名而把朱诩处死。王莽因为大司徒孔光是著名的儒家学者,辅助过成帝、哀帝、平帝三位君主,为太皇太后所尊敬,天下人也都信赖他,因此对孔光非常推崇尊重。提拔孔光的女婿甄邯做侍中、奉车都尉。那些平素他所不喜欢的人,王莽都罗织其罪名,以弹劾奏章的形式,让甄邯拿给孔光,并暗示孔光,这是太

后的旨意。孔光平素胆小谨慎，不敢不呈上去。王莽然后向太后说明自己的意见，所以太后就同意孔光送上的奏章。于是，弹劾何武、公孙禄互相荐举之罪，都免除官职，何武遣回封国。又奏说高昌侯董武的父亲董宏，奸佞邪恶，应剥夺董宏爵位。又奏说南郡太守毋将隆以前担任冀州牧时，审理中山王冯太后一案，冤枉陷罪无辜；关内侯张由诬告皇帝骨肉之亲；中太仆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害人至判处极刑；河内郡太守赵昌，诬谄郑崇。幸好遇到大赦免令，因而免除死罪，但都不应再留住中原地区，应免去官职，贬为平民，谪戍到合浦去。中山王一案，本是史立、丁玄亲自审理的，而毋将隆只是联名上奏。王莽年轻时非常爱慕毋将隆为人，渴望与他结交，而毋将隆却不怎么依附他，王莽因而借此事把他排挤掉。

红阳侯王立，是太后的亲弟弟，虽然不居官位，王莽因为他是叔父的关系，内心对他既敬重又畏惧，害怕王立在太后面前从容谈论政事，使自己不能为所欲为。又命孔光弹劾王立的罪恶："从前，王立知道定陵侯淳于长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行，王立因受淳于长的贿赂，就为淳于长说情，贻误朝廷。后来又没有根据地把婢女杨寄的私生子当作皇子，大家都说：'昌氏、少帝的局面再度出现。'天下人纷纷质疑回难，很难垂示后世，以实现辅佐幼主的功绩。请求遣送王立回封国。"太后不同意。王莽说："如今汉家天下衰落，接连两代皇帝都没继承人，太后独自代替幼主主持朝政，实在令人感到畏惧。即使尽力作到公正无私，而先为天下人着想，尚怕人心不服；如今因私人的恩情而拒绝大臣们的公议，这样一来，恐怕邪恶的人在下面互相倾轧，祸乱从此而起。应该暂且派人送他回封国，等局势安定之后，再征召他回来。"太后不得已，只好遣送王立回封国。王莽用威力强迫上下都听从他的手段，都类似于此。

于是，附会顺从王莽的人被提拔，不顺从他，怨恨他的人则被诛杀灭绝。任用王舜、王邑为心腹；甄丰、甄邯主管举劾断狱；平晏主管机要；刘秀掌管礼乐法度；孙建为武臣。甄丰的儿子甄寻、刘秀

的儿子刘棻、涿郡人崔发、南阳人陈崇，都因有材能而受到王莽的器重。王莽外貌矜严，而言行不一，他要想做什么，只需略微有点表情，他的党羽就能承受其指意公然上奏。王莽却叩头哭泣，坚决推让。用这种手段，对上迷惑太后，对下表示他的谦恭美德，使众民信任他。

5 八月，王莽又奏告太皇太后，要求废除孝成皇后赵飞燕、孝哀皇后傅氏为平民，遣送到成帝、哀帝的陵园守墓。当天，她们都自杀了。

6 大司空彭宣因王莽专权，就上书说："三公好比鼎的三只脚，一起承奉国君，如一只脚不能胜任，就会使鼎倾覆，搅乱鼎中美食。我资质浅薄，年纪又老，多次患病卧床，头脑昏迷，记忆不好，愿交上大司空、长平侯印绶，请求批准我辞职，归回乡里，以待寿终。"王莽告诉太后下策免去彭宣官职，让他返回封国。王莽怨恨彭宣的请求辞职，所以不按惯例赐给他黄金、安车、驷马。彭宣在封国居住数年而逝世。

班固赞叹说：薛广德能保住悬车的荣耀；平当不受封侯，明礼知耻；彭宣看到险境而中止做官。他们实与苟且患失之辈截然不同！

7 二十七日，右将军王崇被任命为大司空，光禄勋、东海人马宫被任命为右将军，左曹、中郎将甄丰被任命为光禄勋。

8 九月，初一，中山王刘箕子即帝位，大赦天下。

平帝即位，时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听政，大司马王莽把持朝政，百官各统己职，以听命于王莽。王莽的政势日益上升，孔光忧虑惧怕，不知如何是好，就上书请求辞职。王莽告诉太后，说皇帝年幼，应为他设置师傅，于是调孔光为平帝的太傅，位居四辅，兼给事中，兼管皇宫宿卫、供养、宫中署门户，察看御用服装、车马、食物。任命马宫为大司徒，甄丰为右将军。

9 冬，十月，十二日，葬孝哀帝于义陵。

孝平皇帝上

元始元年

1 春，正月，王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于是群臣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太后诏尚书具其事。莽上书言：“臣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定策；今愿独条光等功赏，寝置臣莽，勿随辈列。”列邯白太后下诏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君有安宗庙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隐不扬，君其勿辞！”莽复上书固让数四，称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夺莽意，但条孔光等，”莽乃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诏：“以太傅、博山侯光为太师，车骑将军、安阳侯舜为太保，皆益封万户；左将军、光禄勋丰为少傅，封广阳侯；皆授四辅之职。侍中、奉车都尉邯封承阳侯。”四人既受赏，莽尚未起。群臣复上言：“莽虽克让，朝所宜章，以时加赏，明重元功，无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诏：“以大司马、新都侯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益封二万八千户。”于是莽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事，云：“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群臣复争，太后诏曰：“公自期百姓家给，是以听之，其令公奉赐皆倍故。百姓家给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闻。”莽复让不受，而建言褒赏宗室群臣，立故东平王云太子开明为王；又以故东平思王孙成都为中山王，奉孝王后；封宣帝耳孙信等二十六人皆为列侯；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皆赐爵关

内侯。又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无子而有孙若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下及庶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

莽既媚说吏民，又欲专断；知太后老，厌政，乃风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迁至二千石，州部所举茂材异等吏，率多不称，宜皆见安汉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亲省小事，"令太后下诏曰："自今以来，唯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于是莽人人延问，密政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

2 置羲和官，秩二千石。

3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以下举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4 王莽恐帝外家卫氏夺其权，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义，自贵外家丁、傅，挠乱国家，几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复奉大宗为成帝后，宜明一统之义，以戒前事，为后代法。"六月，遣甄丰奉玺绶，即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赐帝女弟三人号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

扶风功曹申屠刚以直言对策曰："臣闻成王幼少，周公摄政，听言下贤，均权布宠，动顺天地，举措不失；然近则召公不说，远则四国流言。今圣主始免襁褓，即位以

来，至亲分离，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②，亲疏相错，杜塞间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征中山太后，置之别宫，令时朝见，又召冯、卫二族，裁与宂职，使得执戟亲奉宿卫，以抑患祸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下诏曰："刚所言僻经妄说，违背大义！"罢归田里。

5 丙午，封鲁顷公之八世孙公子宽为褒鲁侯，奉周公祀；封褒成君孔霸曾孙均为褒成侯，奉孔子祀。

6 诏"天下女徒已论，归家，出雇山钱，月三百。复贞妇，乡一人。大司农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劝农桑。"

7 秋，九月，赦天下徒。

【注释】

①襁褓(qiáng bǎo 强保)：背负小儿用的背带和布兜。引申为婴儿时期。

②姻戚：有婚姻关系的亲戚。

【译文】

孝平皇帝上

元始元年(辛酉，公元 1 年)

1 春，正月，王莽暗示益州地方官，命令边塞外的蛮族自称越裳氏部落，通过一再翻译才语言相通，而其献上一只白色的野鸡，两只黑色的野鸡。王莽告诉太后，请她下诏令，将一只白色野鸡进献宗庙。于是，群臣极力赞美王莽的功德，认为王莽"引来周公使成王获得白色野鸡的祥瑞。周公在世时，就托名为周公，如今王莽也是安国定汉的大臣，应赐号为安汉公，增加邑户，使其与他的爵位相等。"太后下诏，令尚书备办此事。王莽上书说："我与孔光、王舜、甄

丰、甄邯共同决定策略，如今只希望让孔光等人论功行赏，抛开我王莽，不要与他们一起列举。"甄邯禀告太后下诏说："'不偏私，不偏袒，先王之道广远。'你有安邦定国的大功，不能因你是我的骨肉亲戚，就遮盖隐瞒起来而不宣扬，请你不要推辞了！"王莽又上书四次坚决推辞，甚至称病不视事。左右大臣禀告太后说："最好不要强夺王莽的心意，只给孔光等人论功行赏吧。"王莽才肯入朝视事。二月，二十八日，太后下诏："使太傅、博山侯孔光为太师，车骑将军、安阳侯王舜为太保，都增封为万户侯；又任命左将军、光禄勋甄丰为少傅，封为广阳侯；他们三人都授予四辅的职位。侍中、奉车都尉甄邯封为承阳侯。"四人既然接受了封赏，而王莽还是不入朝理事。群臣又上书说："王莽虽能谦让，但朝廷应该彰明他的功绩，及时予以奖赏，以表明重视首功之人，不要使百官和人民感到失望！"于是，太后就下诏："任命大司马、新都侯王莽为太傅，主管四辅之事，称号为安汉公，增封二万八千户。"于是，王莽感到害怕，不得已而视事，接受太傅、安汉公的称号，却推让增加封邑的赏赐。他说："我要等待天下百姓都能自足之后才能接受加赏。"群臣又为王莽力争，太后下诏说："他自己期望等到天下百姓都能自给之后才接受加封，这可以听从他，唯有他的俸禄和岁时常赐著明在令，应比往常增加一倍。等到天下百姓都能自给自足时，大司徒、大司空即时再行奏报。"王莽还是谦让而不肯接受，并建议表扬奖赏宗室群臣。于是，立已故东平王刘云的太子刘开明为东平王；又立已故东平思王刘宇的孙子刘成都为中山王，承奉中山孝王之后；封宣帝的曾孙刘信等三十六人都为列侯；又赐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的关内侯爵位。又命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凡无儿子而有孙子或同母兄弟的儿子的，都可继承王位、爵位；皇宗近亲支系的后代，因犯罪而被断绝的，恢复其属籍；全国在俸禄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因年老退休的，以原奉禄的三分之一作为退休金，直到死为止。下至平民百姓、鳏夫寡妇，都予以照顾，有关恩德之政，无不实施。

王莽既讨好于吏民，又想独断专权。他知道太后年老，厌恶政事，就暗示公卿上奏说："过去官吏因功绩按顺序逐渐升到二千石的高官，部刺史所推荐的茂材以及材能优异的人被委任官职的，大多数是不称职的，应该让他们在被任命之前都去见安汉公，由安汉公亲自考察。另外，太后年事已高，不适宜再亲自过问小事。"让太后下诏说："从今以后，只有封爵之事禀告给我，其他事情，可由安汉公、四辅公平处理。州牧、二千石以及茂材出身的官吏等新近任职有事上奏的，就直接引进到接近大内的官署去见安汉公，由安汉公考察他们前任的治绩，并问到任后如何施政，从而了解他们是否称职。"于是王莽对新任官员一一召见询问，并向他们表达周到的恩情，还赠送丰厚礼品。对其中不迎合他的旨意的人，就公然奏报，予以免职。王莽的权势与皇帝相等了。

2 设置羲和官职，官秩二千石。

3 夏，五月，初一，日食。大赦天下。公卿以下官员推举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4 王莽怕平帝外戚卫氏夺去他权力，就禀告太后说："从前哀帝登基，背离恩义，只信任自己外戚傅丁二家，使他们显贵，因而扰乱了国家，几乎使国家处于危险境地。而今平帝年幼，又承继大宗而成为成帝之后，应该明示正统相承的大义，以防备再次出现以前的事情，并为后代所效法。"六月，派遣甄丰捧着玺绶，在中山国拜平帝的母亲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平帝舅父卫宝、卫玄关内侯的爵位。赐平帝的三位妹妹尊号为君。他们都留在中山国，不得来到京师。

扶风郡功曹申屠刚在直言对策中说："我听说周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能礼贤下士，听取直言，权力均等，广布恩宠，惟为顺应天地之心意，举措没有错失。即使这样，近有召公的不悦；远有管、蔡、商、奄四国散布没有根据的话。如今皇上刚离襁褓，即位以来，就与亲骨肉分离，外戚隔绝，使恩情不能相通。况且汉朝用人制度，

虽多任用优秀贤良人才，仍然要引进姻亲，亲疏交错，堵塞空隙，这是用来安定宗庙，巩固社稷的良策。应该赶快派遣使者征召中山太后来朝，安置于别宫，使母子按时相见。再征召冯、卫两家来京，授予闲散的官职，使他们能执持武器，亲自担任宫中的警卫，以抑止祸患的发生。这样，上可安定国家，下可保全四辅。"王莽使太后下诏说："申屠刚的话，是违反常理的妄说，违背大义！"于是罢免官职，令回乡里。

5 二十日，封顷公的八世孙公子宽为褒鲁侯，承奉周公的祭祀。封褒成君孔霸的曾孙孔均为褒成侯，承奉孔子的祭祀。

6 太后下诏："天下凡是被判刑的女子，准予释放回家，令每月出三百钱，由官府雇人在山伐木以自赎。每乡核定一名贞节女子，免除她家的差役。派遣大司农部丞十三人，前往十三州，每人负责一州，鼓励农妇耕织。"

7 秋，九月，赦免天下囚犯。

二 年

1 春，黄支国献犀牛。黄支在南海中，去京师三万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遗其王，令遣使贡献。

2 越巂郡上黄龙游江中[1]，太师光、大司徒宫等咸称"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庙。"大司农孙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今风雨未时，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声，得无非其美者？"时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时承制罢议者。会宝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独遣妻子。司直陈崇劾奏宝，事下三公即讯。宝对

曰："年七十，谆眊，恩衰共养，营妻子，如章。"宝坐免，终于家[2]。

3 帝更名衎[3]。

4 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谢病免，以避王莽。

5 夏，四月，丁酉，左将军甄丰为大司空，右将军孙建为左将军，光禄勋甄邯为右将军。

6 立代孝王玄孙之子如意为广宗王，江都易王孙盱台侯宫为广川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绍封汉兴以来大功臣之后周共等皆为列侯及关内侯[4]，凡百一十七人。

7 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缯练，颇损膳，以示天下。莽因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于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献田宅者二是三十人，以口赋贫民。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莽帅群臣奏太后言："幸赖陛下德泽，间者风雨时，甘露降，神芝生，蓂荚、朱草、嘉禾，休征同时并至[5]。愿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复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尽欢心，备共养！"莽又令太后下诏，不许。每有水旱，莽辄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诏莽曰："闻公菜食，忧民深矣。今秋幸孰，公以时食肉，爱身为国！"

8 六月，陨石于巨鹿二。

9 光禄大夫楚国龚胜、太中大夫琅邪邴汉以王莽专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诏之曰："联愍以官职之事烦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终高年。"皆加优礼而遣之。

10 梅福知王莽必篡汉祚，一朝弃妻子去，不知所之。其

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6]，变姓名为吴市门卒云。

11 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赦天下徒。

12 遣执金吾侯陈茂谕说江湖贼成重等二百余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云阳[7]，赐公田宅。

13 王莽欲悦太后以威德至盛，异于前，乃风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待太后，所以赏赐之甚厚。

14 车师后王国有新道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之。车师后王姑句以当道供给使者，心不便也。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系之。其妻股紫陬谓姑句曰[8]："前车师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今久击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来王唐兜与赤水羌数相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单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书言状曰："臣谨已受。"诏遣中郎将韩隆等使匈奴，责让单于；单于叩头谢罪，执二虏还付使者。诏使中郎将王萌待于西域恶都奴界上。单于遣使送，因请其罪；使者以闻。莽不听，诏会西域诸国王，陈军斩姑句、唐兜以示之；乃造设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将王骏、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寻使匈奴，班四条与单于，杂函封，付单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为约束封函还。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

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说，白太后，遣使者答谕，厚赏赐焉。

15 莽欲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长秋宫未建⑨，掖庭媵未充⑩。乃者国家之难，本从无嗣，配取不正，请考论《五经》，定取后礼，正十二女之义，以广继嗣，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适子女。”事下有司，上众女名，王氏女多在选中者，莽恐其与己女争，即上言：“身无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太后以为至诚，乃下诏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咸言：“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莽遣长史以下分部晓止公卿及诸生，而上书者愈甚。太后不得已，听公卿采莽女。莽复自白：“宜博选众女。”公卿争曰：“不宜采诸女以贰正统。”莽乃曰：“愿见女。”

【注释】

①越巂郡：治所在邛都县（今四川西昌县东西）。

②孙宝：河南郾陵县人。字子严。以明经为郡吏，后为议郎、谏大夫。历益州、冀州刺史，广汉郡太守，蛮夷安辑，吏民称赞，后任为京兆尹。哀帝时为司隶，上书讼尚书仆射郑崇冤，被贬为平民。平帝时起为大司农。坐不迎母罪免官，终于家。

③衎（kàn 看）。

④周共：绛（jiàng 强）侯周勃的玄孙。

⑤休征：吉利的征兆。

⑥会稽：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⑦云阳:县名。今陕西淳化县。

⑧陬(zōu 邹)。

⑨长秋宫:皇后所居的宫。长者,久也;秋者,万物成熟之初也。所以名曰长秋宫。请立皇后,不敢指言,故以宫称之。后来便以长秋指皇后。

⑩媵(yìng 硬):陪嫁的女子。

【译文】

二年(壬戌,公元2年)

1 春,黄支国进献犀牛。黄支国在南中国海一带,距离京师三万里。王莽想炫耀自己的声威和德行,所以先遣使臣向黄支国王赠送丰厚的礼物,让黄支国王派使臣向汉朝进贡。

2 越嶲郡奏报长江中发现黄龙在游动,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等都认为:"王莽的功德可以上比周公,应该祭告宗庙。"大司农孙宝说:"周公是尊崇圣人,召公是大贤,他们两人之间,尚且有矛盾,这是被记载在经典之中,但对他们的名声、品德都没有损害。如今风雨失调,百姓贫困,每遇到一件小事,群臣都异口同声赞颂王莽,难道就不觉得这样赞颂有点失常吗?"当时大臣们都脸为之惊恐变色。甄邯立即宣布,奉旨停止议论。恰巧这时孙宝派遣府吏迎接母亲,母亲在途中患病,就独留住孙宝弟弟的家中,只将妻子接回京师。司直陈崇借这事弹劾孙宝,事情交付三公立即审讯,孙宝回答说:"我年已七十,老迈糊涂,供养母亲的恩情衰退,只思虑妻子,就像奏章所说一样。"孙宝因而获罪免职,病死家中。

3 平帝改名为刘衎。

4 三月,二十一日,大司空王崇为了躲避王莽,称病请求辞职。

5 夏,四月,十六日,左将军甄丰被任命为大司空,右将军孙建被任命为左将军,光禄勋甄邯被任命为右将军。

6 立代孝王玄孙的儿子刘如意为广崇王,江都的易王孙子盱台侯刘宫为广川王,广川惠王的曾孙刘伦为广德王。继封汉朝兴起以

来大功臣的后代周共等一百十七人的列侯及关内侯的爵位。

7 郡国发生大旱灾、蝗灾，青州尤其严重，人民流散逃亡。王莽禀告太后：应该改穿没有文采的丝服，御用膳食的数量应多加省减，以向天下人表示自己节约。王莽并乘机上书，愿意捐钱一百万，献田三十顷，交付大司农以赈济贫民。于是，公卿大臣都仰慕而效法，共有二百三十人捐献田宅，按照贫民人数而分给田宅。又在长安城里建了五个乡里，住宅二百所，用以安置贫民居住。然后，王莽率领群臣上奏太后说："幸好仰赖陛下的恩德，近来风雨适时，甘露下降，是灵芝生长，蓂草、朱草、嘉禾等美好的征兆，同时并至。愿陛下遵照常规穿帝王的常服，恢复太官规定的正常膳食，使做臣子的各能竭尽欢心，精心供养！"王莽又使太后下诏，表示不同意。每遇有水、旱灾害，王莽就吃素食。左右近臣就把这事禀告太后，太后派使臣诏令王莽说："听说安汉公只吃素食，真是忧国爱民至深。今年秋天，庄稼幸而丰收，你应该及时吃肉，为国家保养自己的身体。"

8 六月，有两颗石坠落在巨鹿。

9 光禄大夫楚国人龚胜、大中大夫琅邪人邴汉因王莽专政，都请求辞职。王莽使太后下策书说："朕不能勉强用官职的事情烦劳两位大夫，你们应修养身心，遵守常道，以终天年。"对他们都给予优厚的赐赏，遣送回乡。

10 梅福看出王莽必定要篡夺汉朝政权，突然有一天抛弃妻子而走，一时不知去向。后来，有人在会稽郡见到梅福，已改名换姓，做吴县城市守门的差事。

11 秋，九月，二十日，发生日食。赦天下囚犯。

12 派遣执金吾侯陈茂去谕示劝说江湖盗贼成重，成重等二百余人都投降自首，把他各自送回自己的县邑。成重则迁到云阳县安顿，并赐给他公田和住宅。

13 王莽想使太后觉得她的威望和恩德已达到顶点，是前无古人的，以此来取得太后的欢心，就暗示单于，让单于派遣王昭君的女

儿须卜居次云入宫奉侍太后，因此对单于的赏赐非常丰厚。

14 车师后王国有一条新道直通玉门关，往来交通比原先的大道要近，戊己校尉徐普打算拓宽成大道。车师后王姑句认为他们正处于西域前往中国的要冲，如果拓宽成大道，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的沿途供给，就落在他们身上，所以心感不便。徐普想要勘明新道的路线分界，然后上奏朝廷，就召来姑句，让他证明新道确较旧道为近，姑句不肯证实，徐普就将姑句扣押了。姑句的妻子股紫陬对姑句说："从前车师前王被都护司马所杀，如今你长久囚禁必死，不如投降匈奴！"当即疾驱突围，冲出高昌壁，逃到匈奴。就在这时，去胡来王唐兜与赤水羌多次互相攻击，唐兜不能取胜，就向西域都护告急，都护但钦没有及时去救助。唐兜被困危急，怨恨但钦不救援，就向东退走，想进入玉门关，而玉门关守将不让他进关，他只好率领妻子、百姓千余人逃亡投降匈奴。单于接受他们的投降，将他们安置在左谷蠡王所居住的地方，并派遣使臣上奏汉朝，报告实情说："我很谨慎地接受他们来降。"诏派遣中郎将韩隆等出使匈奴，指责单于不该收纳他们。单于叩头谢罪，并将姑句、唐兜拘捕起来，交付给使者。又下诏派遣中郎将王萌在西域恶都奴的边界上等待接受姑句、唐兜。单于派遣使者护送汉使押解姑句、唐兜到恶都奴，并代请朝廷宽恕他两人的背叛之罪。汉朝使节回到长安，向王莽转告了单于的请求，王莽不听，并下诏召集西域各国国王来长安，陈列军队，当众将姑句、唐兜斩首。于是，制定四条新约：逃亡到匈奴的中国人，逃亡投降匈奴的乌孙国人，投降匈奴的西域诸国佩带中国印绶的人，投降匈奴的乌桓国人，都不能接纳。派遣中郎将王骏、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寻出使匈奴，向单于颁布四条新规定，把它与玺书同函封好，交付单于遵，命令单于遵照执行。并就此机会把过去宣帝所制定的约束匈奴的诏令，加封收回。这时王莽上奏，要求下令命中国人不准取两个字的名字，因而派遣使节暗示单于应该上书表示向往并接受教化，改为一个字的名字，汉朝一定加以优厚的

赏赐。单于同意，就上书说："我有幸能充当汉朝的藩国臣属，私下为太平圣制而高兴。我原名囊知牙斯，现在恭敬改名为知。"王莽非常高兴，禀告太后，派遣使节到匈奴回答知晓，并给单于以丰厚的奖赏。

15 王莽想把女儿嫁给平帝而成为皇后，用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就上奏说："皇帝即位已有三年，皇后还未确定，掖庭陪嫁的女子也不够数。以往国家的危难，在于皇帝无子，而皇帝无子，则是由于后妃的来路不正。请考查《五经》的有关记载，制定聘娶皇后的礼仪，使天子一娶十二人的规定纳入正轨，以广求继嗣，多方采纳殷、周二王的后裔、周公、孔子的后代，以及列侯在长安的嫡女。太后将此事交给有关官吏办理，有关官吏呈上众女名单，王氏的女子多数被选的名册里。王莽深怕王氏其他女子和自己的女儿竞争，就上书说："我没有高尚品德，女儿才能低下，所以她不适宜与众女子一起参加挑选。"太后以为王莽是诚心实意谦虚，就下诏说："王氏女子，是我的娘家人，就不必参加挑选。"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官吏，守候在皇宫大门前上书的，每天有一千多人；公卿、大夫有的来到殿廷之中，有的俯伏在省门之下，一致要求说："安汉公有如此高显盛大的功德，而今挑选皇后之时，为什么单独不让他的女儿入选呢？这样天下人将要归顺谁呢？我们都希望安汉公的女儿做皇后！"王莽派遣长史以下官员分别布署劝阻公卿及诸生的请愿。然而上书请求的人，反而增加很多。太后不得已，就听从公卿的请求，挑选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又为自己辩白说："应广选众女。"公卿们争辩说："不应该采纳其他女子而有失正统。"王莽只好说："愿意令我女儿出见诸位。"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三十六

汉纪二十八　起昭阳大渊献，尽著雍执徐，凡六年。

孝平皇帝下

元始三年

1 春，太后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尚书令平晏纳采见女[1]。还，奏言："公女渐渍德化[2]，有窈窕之容[3]，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师光、大司徒宫、大司空丰、左将军孙建、执金吾尹赏、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刘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积，以礼杂卜筮[4]，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庙。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莽深辞让。受六千三百万，而以其四千三百万分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贫者[5]。

2 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

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郡国、县邑、乡聚皆置学官。

3 大司徒司直陈崇使张敞孙竦草奏，盛称安汉公功德，以为："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赐之品亦皆如之，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后以示群公。群公方议其事，会吕宽事起。

初，莽长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久后受祸，即私与卫宝通书，教卫后上书谢恩，因陈丁、傅旧恶，冀得至京师。莽白太皇太后，诏有司褒赏中山孝王后，益汤沐邑七千户[6]。卫后日夜啼泣，思见帝面，而但益户邑；宇复教令上书求至京师。莽不听。宇与师吴章及妇兄吕宽议其故，章以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章因推类说令归政卫氏。宇即使宽夜持血洒莽第，门吏发觉之；莽执宇送狱，饮药死。宇妻焉怀子，系狱，须产子已，杀之。甄邯等白太后，下诏曰："公居周公之位，辅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诛，不以亲亲害尊尊，朕其嘉之！"莽尽灭卫氏支属，唯卫后在。吴章要斩[7]，磔尸东市门[8]。

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不得仕宦[9]，门人尽更名他师。平陵云敞时为大司徒掾[10]，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归，棺敛葬之，京师称焉。

莽于是因吕宽之狱，遂穷治党与，连引素所恶者悉诛之。元帝女弟敬武长公主素附丁、傅，及莽专政，复非议莽；红阳侯王立，莽之尊属；平阿侯王仁，素刚直；莽皆以太皇太后诏，遣使迫守，令自杀。莽白太后，主暴病薨；太

后欲临其丧，莽固争而止。甄丰遣使者乘传案治卫氏党与，郡国豪杰及汉忠直臣不附莽，皆诬以罪法而杀之。何武、鲍宣及王商子乐昌侯安、辛庆忌三子护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皆坐死。凡死者数百人，海内震焉。北海逢萌谓友人曰[11]："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12]，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

莽召明礼少府宗伯凤入说为人后之谊[13]，白令公卿、将军、侍中、朝臣并听，欲以内厉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议。先是，秺侯金日磾子赏、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以无子国绝[14]，莽以曾孙当及安上孙京兆尹钦绍其封。钦谓"当宜为其父、祖立庙，而使大夫主赏祭也。"甄邯时在旁，廷叱钦，因劾奏"钦诬祖不孝，大不敬；"下狱，自杀。邯以纲纪国体，无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户。更封安上曾孙汤为都成侯。汤受封日，不敢还归家，以明为人后之谊。

4是岁，尚书令颍川钟元为大理。颍川太守陵阳严诩本以孝行为官[15]，谓掾、史为师友，有过辄闭阁自责，终不大言。郡中乱。王莽遣使征诩，官属数百人为设祖道，诩据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征，不宜若此！"诩曰："吾哀颍川士，身岂有忧哉！我以柔弱征，必选刚猛代；代到，将有儁仆者，故相吊耳！"诩至，拜为美俗使者；徙陇西太守何并为颍川太守。并到郡，捕钟元弟威及阳翟轻侠赵季、李款[16]，皆杀之；郡中震栗。

【注释】

①纳采：古婚礼六礼之一。男方具送求婚的礼物。即行聘。

②渐渍：浸润，引申为沾染、感化。

③窈窕：文静的美好。

④卜筮：古时占卜，用龟甲称卜，用蓍草称筮，合称卜筮。

⑤九旗：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己、儿子、孙儿、曾孙、玄孙。

⑥汤沐邑：天子赐给诸侯的封邑，邑内收入供诸侯作汤沐之用。

⑦要(yāo 腰)斩：古时酷刑，将犯人肢体斩为两截。

⑧磔(zhé 折)尸：古时的一种酷刑，把肢体分裂。

⑨禁锢：禁止封闭，勒令不准作官，犹后世之永不录用。

⑩平陵：地名，今陕西咸阳市。

⑪北海：郡名，今山东昌乐县。

⑫东都城门：指长安城东南门。

⑬为人后：宗法制度，支子立为大宗的继承人，称为人后。

⑭柁(duò 舵)：古地名，在济阴县。

⑮陵阳：县名。今安徽石台县。

⑯阳翟：县名。今河南禹县。

【译文】

汉纪二十八　起癸亥(公元3年)，止丁卯(公元7年)，共六年。

孝平皇帝下

元始三年(癸亥，公元3年)

1春，太后派遣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尚书令平晏前往王莽家行聘，并面见王莽的女儿。回来后，他们上奏说："安汉公的女儿受到最好的教育，有窈窕之貌，可以继承帝王的世系，承受皇家祭祀之事。"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左将军孙建、执金吾尹赏、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刘秀以及太卜、太史令，都戴鹿皮帽、穿上素服，按照礼仪一起占兆和占卦。然后，他们将卜卦的结果奏报说："占兆遇金生水的征兆，占卦遇父母和睦喜悦，正所谓本身康

乐强的预兆，子孙大吉的征兆。”又用牛、羊、猪兼备策书祭告宗庙。主管官吏奏说：“按照先例，皇后的聘礼，黄金二万斤，折合钱是二万万。”王莽执意推辞，只接受钱六千三百万，还在这数中拿出四千三百万，分给十一个被选为从嫁女子的家人以及九族中的贫苦亲属。

2夏，安汉公王莽上奏有关车马和章服制度，全国官吏平民事养父母、丧葬送终、男婚女嫁，以及奴婢的待遇，田地房产的买卖，各种器械的使用，都分别制定等级。还设置祭祀五谷的神庙。并在各郡国、县邑、乡聚，都设置学官。

3大司徒司直陈崇要张敞的孙儿张竦起草奏章，歌颂王莽的功德，说：“应该扩大王莽的封国面积，使他也像周公辅助周朝一样；王莽的长子，也应像周公的儿子伯禽一样得到封爵，所赏赐之物，也都要比照他们。其他儿子的封赐，也应像周公的六个儿子一样。”太后将这奏章交给大臣们看。正当大臣们在议论这件事时，发生了吕宽事件。

当初，王莽长子王宇反对王莽隔离卫氏，恐怕以后要遭受灾祸，就私下跟卫宝通信，怂恿卫后上书谢恩，顺着陈述王、傅两家过去的罪恶，希望能召来京师。王莽禀告太皇太后，下诏让主管官员褒扬赏赐中山孝王后，增加汤沐邑七千户。卫后日夜哭泣，思念儿子，想与儿子见面，然而得到的只是增加封邑的户数。王宇又怂恿她上书，请求来京师。王莽不听。王宇又和老师吴章以及内兄吕宽商议这件事，吴章认为王莽不能劝谏，但他相信鬼神，可用灾异变怪之事来惊吓他，吴章就根据灾异变怪而类推，劝说王莽将政权移交给卫氏。王宇就让吕宽在夜里拿血涂洒王莽的住宅，结果被看门的官吏发觉，王莽将儿子王宇捉拿起来，送进监狱，令他服毒药而死。王宇的妻子吕焉，因怀有身孕，被关进监狱，等她生了孩子后，再杀掉。甄邯等禀告太后，太后下诏说：“安汉公身处周公的地位，辅佐像周成王这样的幼主，而施行对管叔、蔡叔的诛杀，不因骨肉

私情而损伤君臣的大义，朕特予嘉奖王莽！”王莽将卫氏家族全都屠杀，只留下卫后。吴章被腰斩，并在东市门施以分尸。

吴章是当代著名的儒家学者，传授学业很盛，学生达千余人之多。王莽认为他们都是恶人党，都应当监禁起来，不得作官，后世永不起用。于是，学生们都隐瞒自己的身分，改投他人为师。平陵人云敞，当时任大司徒掾，自己承认是吴章的学生，为吴章收尸，并用棺材收殓埋葬，京师人都称赞他的品德。

王莽于是凭借吕宽事件，就下令彻底追查吕宽的同党，牵连平素他所厌恶的人都予以杀害。如元帝的妹妹敬武长公主平素与丁、傅两家关系较好，在王莽专权时，又责难王莽；红阳侯王立，是王莽的亲叔父；平阿侯王仁，为人一向刚强正直。王莽都用太皇太后的名义颁下诏书，派遣使者监督，强令他们自杀。王莽禀告太后，说敬武长公主暴病身亡；太后要亲临她家看死者的遗体，王莽就竭力劝阻，才未去。甄丰派遣使者乘驿马车前往各地清查处理卫氏同党，各郡、国的豪杰以及汉朝的忠臣义士，凡不依附王莽的，都被诬陷其罪而被杀掉。前任前将军何武、前任司隶校尉鲍宣，以及王商的儿子乐昌侯王安、前任左将军辛庆忌的三个儿子：护羌校尉辛通、函谷都尉辛遵、水衡都尉辛茂，南郡太守辛伯也是辛氏家族的一员，全都被处死刑。这次共杀死数百人，全国为之震惊。北海人逢萌对朋友说：“君臣、父子、夫妇的伦常都已丧尽，我们再不离开，大祸就要临头！”说完后，就脱下官帽悬挂在东都城门上，回家后，带着家属乘船过渤海，旅居辽东。

王莽召深明古礼的少府宗伯凤入宫向太后说明为人后者，不得顾及私亲的道义，并禀告太后令公卿、将军、侍中及朝廷文武百官，都来参加宗伯凤的讲解，是想以此对内讽厉天子；对外杜绝百姓的议论。在此之前，秺侯金日磾的儿子金赏、都成侯金安上的儿子金常，因为没有儿子而封国被废除，王莽就以金日磾的曾孙金当以及金安上的孙儿京兆尹金钦，分别继承他们的封国。金钦在宫殿

上说："金当应该给他父亲、祖父建立祭庙，而派大夫主持伯祖父金赏的祭祀。"甄邯当时正在旁边，当廷叱责金钦，弹劾上奏："金钦诬谄祖先不孝，犯了大不敬之罪。"金钦被关进监狱，自杀而死。甄邯被认为是维护国家纲纪的贤人，不徇私情，忠孝两全，增封邑一千户。另封金安上的曾孙金汤为都成侯。金汤受封的当天，不敢回家，以明为人后的道义。

4 这一年，尚书令颍川人钟元，担任大理之职。颍川郡太守陵阳人严诩，当初因对父母孝顺而被推荐做官，使掾、吏等属官做为老师和朋友，每遇有错失，就闭门自责，从不说夸大的话。后来，郡中骚乱，王莽派遣使臣征召严诩，郡府官吏数百人，设宴为严诩饯行，严诩伏地哭泣。掾、吏说："朝廷征召您，这是吉祥的征兆，不应这样。"严诩说："我是为颍川人悲伤，岂是为我自身忧愁啊！我因柔弱被征召，一定会派选一位刚猛的人来接替。等到接替的人到任，必定有人死亡，所以相吊祭哭了！"严诩到了京师，被任命为美俗使者，改任陇西太守。何并为颍川太守。何并到任后，立即逮捕钟元的弟弟钟咸以及阳翟侠士赵季、李款，都予以杀掉，全郡人都震惊害怕。

四　年

1 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2 改殷绍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郑公。

3 诏："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已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1]，他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著令！"

4 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宫、大司空丰等奉乘舆法驾迎皇

后于安汉公第，授皇后绂玺，入未央宫。大赦天下。

5 遣太仆王恽等八人各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6 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书者八千余人，咸请"如陈崇言，加赏于安汉公。"章下有司，有司请"益封公以召陵、新息二县及黄邮聚、新野田[2]；采伊尹、周公称号，加公为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称'敢言之'[3]；赐公太夫人号曰功显君；封公子男二人安为褒新侯，临为赏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万，合为一万万，以明大礼；太后临前殿亲封拜，安汉公拜前，二子拜后，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辞让，出奏封事："愿独受母号，还安、临印韨及号位户邑[4]。"事下，太师光等皆曰："赏未足以直功；谦约退让，公之常节，终不可听。忠臣之节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义。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节承制诏公亟入视事；诏尚书勿复受公之让奏。"奏可。莽乃起视事，止减召陵、黄邮、新野之田而已。

莽复以所益纳征钱千万遗太后左右奉共养者，莽虽专权，然所以诳耀媚事太后，下至旁侧长御，方故万端，赂遗以千万数。自尊太后姊、妹号皆为君，食汤沐邑。以故左右日夜共誉莽。莽又知太后妇人，厌居深宫中，莽欲虞乐以市其权，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贞妇，所至属县，辄施恩惠，赐民钱帛、牛酒，岁以为常。太后旁弄儿病，在外舍，莽自亲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

太保舜奏言："天下闻公不受千乘之土，辞万金之币，莫不乡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

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于是孔光愈恐，固称疾辞位。太后诏：“太师毋朝，十日一入省中，置几杖，赐餐十七物，然后归；官属按职如故。”

【注释】

①不道：汉以来以“不道”作为刑律的名目，至隋列为十大罪之一。唐律有“十恶”，其五为“不道”。

②召陵：县名。今河南郾城县。新息：县名。今河南息县。新野：县名，今河南新野县。

③“敢言”：这是古时下属对上级言事时的套语。为冒昧陈辞。

④韨(fú 弗)：拴玺印的绳子。

【译文】

四年(甲子，公元4年)

1 春，正月，平帝在长安郊外祭高祖以上天配享，在明堂祭孝文帝以天神配享。

2 改殷绍嘉为宋公，周承休公为郑公。

3 平帝下诏：“妇女不是本身犯法，以及男子八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家人除非犯不道之罪，或皇帝下达命令指名逮捕的，其他都不准拘囚。必须证验时，就应在他们所住的地方进行查问。此诏书就是法令，从即日起生效。”

4 二月，初七，派遣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等奉引御用车驾和皇家仪仗队，前往安汉公王莽家去迎接皇后，呈上皇后印玺，迎入未央宫。大赦天下。

5 派遣太仆王恽等八人为使节，并各设置副使，依恃朝廷的符节，分别巡视各地，考察社会风俗。

6 夏，太保王舜等以及吏民八千余人上书，一致请求：“采纳大司徒司直陈崇的建议，增加赏赐于安汉公王莽。”奏章交给主管官吏，

主管官吏请求："加封安汉公王莽的封地，把召陵、新息二县以及黄邮聚、新野县的田地都划归王莽。采用伊尹、周公的称号，给安汉公加上宰衡的官号，位列上公，三公与安汉公论事，要称'敢言之'。赐王莽母亲号为功显君，封王莽的两个儿子：王安为褒新侯，王临为赏都侯。增加皇后聘礼为三千七百万，前后合起是一万万，以表示隆重的礼仪。太皇亲临前殿拜官授爵，安汉公王莽拜在前，两个儿子拜在后，按照周公的先例。"王莽叩头谦让，出宫后就送上机密奏章："我只愿接受母亲的封号，而归还王安、王临的玺印以及爵位、称号、户邑。"此事交给大臣们讨论，太师孔光等都说："赏赐不足以抵当功绩，谦逊退让是安汉公的一贯气节，不一定听从。忠臣的气节，有时也应自屈，而伸张主上的大义。应该派遣大司徒、太司空持节、捧着圣制，诏安汉公赶快入朝视事。并诏令尚书不得再接受安汉公的谦让奏章。"奏章被核可。王莽这才出来视事，仅减少召陵、黄邮、新野等三县的封田罢了。

王莽又在所增加的聘礼中拿出一千万送给太后左右侍从人员。王莽虽然独揽大权，但他为了迷惑逢迎取悦太后，甚至连太后左右的女官、婢女，他都用尽各种方法进行贿赂，用的钱是成千上万。又陈述尊崇太后的姐姐、妹妹称号为君，封汤沐邑。因此，太后身边的人员就日夜在她身边赞誉王莽。王莽知道太后仍是个妇道人，厌恶久居深宫的生活，王莽想用娱乐来求取还掌握在她手里的权力，于是，一年四季，都请太后坐车到长安四郊游览，慰问孤儿、寡妇、贞妇，所到各县，都施布恩惠，赐给平民的钱、帛、牛肉、酒，每年都是如此。太后身旁的弄儿有病，住在外舍，王莽就亲自去看望，王莽就是使用这些手段得到太后的欢心。

太保王舜上奏说："天下百姓听说安汉公王莽不接受百里的封地，辞退给女儿黄金万两的聘礼，没有人不仰慕感化。蜀郡男子跻建等人停止诉讼，惭愧地回去了，即使周文王感化虞、芮二国国君因争田地而相让各返回本国，又怎能比得上呢！应该布告天下，让

全国百姓都知道这件事。"于是,孔光更加害怕,一再声称有病,要辞去职位。太后下诏:"太师不必上朝,每十天入朝一次就可以了。为你置备几案和手杖,赐给有十七种食物的美餐,然后再回家。太师府的属官各照常行使职务。"

7 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1],为学者筑舍万区,制度其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人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天文、图讖、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前后至者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又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其大略异者,长水校尉平陵关并言:[2]"河决率常于平原、东郡左右[3],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虽时易处,犹不能离此。上古难识。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室而已。"御史临淮韩牧以为[4]:"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常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寖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5]。《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6],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宜却徙完平处更开空,使缘西

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司空掾沛国桓谭典其议[7]，为甄丰言：“凡此数者，必有一是；宜详考验，皆可豫见。计定然后举事，费不过数亿万，亦可以事诸浮食无产业民。空居与行役，同当衣食，衣食县官而为之作，乃两便，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时莽但崇空语，无施行者。

8 群臣奏言：“昔周公摄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汉公辅政四年，营作二旬，大功毕成，宜升宰衡位在诸侯王上[8]。”诏曰：“可。”仍令议九锡之法[9]。

9 莽奏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又奏毁孝宣皇考庙勿修；罢南陵、云陵为县[10]。奏可。

10 莽自以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宪等奏言：“羌豪良愿等种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11]，平地美草，皆与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问良愿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12]，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孰，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凰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宜以时处业，置属国领护。”事下莽，莽复奏：“今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13]，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14]。分天下为十二州，应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

11 梁王立坐与卫氏交通，废，徙南郑[15]；自杀。

12 分京师置前辉光、后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

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国所属，罢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矣。

【注释】

①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此举行。辟雍：汉班固在《白虎通·辟雍》一书中说："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尺，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灵台：在长安西北，为观测天象之所。

②平陵：县名。在今陕西咸阳市。

③平原：郡名。在今山东平原县。东郡：在今河南濮阳县。

④临淮：郡名。在今江苏泗洪县。

⑤西山：指太行山。

⑥都：指魏国国都大梁，在今河南开封市。

⑦沛国：即沛县，在今江苏沛县。

⑧宰衡：殷汤时伊尹为阿衡，周武王时周公为太宰。汉王莽专权，汉平帝加王莽称号为宰衡，意谓可媲美伊尹、周公。

⑨九锡：车马、衣服、乐器、朱户、纳陛、虎贲百人、铁钺、弓矢、秬鬯。

⑩南陵县：在今陕西西安市。云陵县：在今陕西淳化县。

⑪鲜水海：即青海湖。

⑫圣明：封建时代称颂皇帝或临朝皇后、皇太后的套词。是说英明无所不知之意。

⑬东海郡：在今山东郯城县。南海郡：在今广东广州市。北海郡：在今山东昌乐县。

⑭西海郡：在今青海海晏县。

⑮南郑：县名。在今陕西汉中市。

【译文】

7 王莽上奏提议兴建明堂、辟雍、灵台，给学员建房一万间，规模庞大而隆重。在太学设立《乐经》课程，增加博士名额，每经各五人。

征求全国精通六艺中的一艺，而且教授弟子十一人以上的艺师，以及收藏有《逸礼》、古书、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而通晓其意义的人，都请到公车署来。网罗全国奇才异士，前后来到京师数以千计，都令他们到朝廷说明自己观点，并记录下来，而且用他们来改正谬误，使不同的说法趋于一致。

王莽又征召能治理黄河的人才一百多位，各人的主张并不相同。如长水校尉平陵人关并认为："黄河溃决的地点，经常是在平原、东郡左右，这一带地势低下，土质松软。听说夏禹治理黄河时，本来就把这一带空出来，不让人居住，作为调节地带。认为水大这一带就可蓄水，水少时就逐渐干涸。虽然时代变更不同，但还是不能离开这个办法。上古时代的事遥远，难以知道。考察近代秦、汉以来的状况，黄河在济阴、定陶、东郡及魏郡黎阳等地决口，而南北距离不过百八十里。可以让这块地方空起来，再不要在这里修建宫亭、民宅罢了。"御史临淮人韩牧认为："根据《禹贡》关于九条河流的记载，我们只要在九条河流的故道上略加疏通，即使不能疏通九条河流，只要疏通四、五条河，应该是有好处的。"大司空掾王横说："黄河流入渤海，在入口处地势较高，所以地面高出韩牧所想挖掘的。过去，阴雨连绵，东北风起，海水倒灌，使黄河水向西南倒流，淹没数百里，古九河的故道，早就被海水逐渐覆盖了。夏禹当初疏导黄河的水，本来是顺着西山向东北流去。《周谱》说：'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如今黄河所经的河道，并不是当年夏禹所挖掘的河道。还有，过去秦国攻打魏国时，决黄河堤，用黄河水灌入魏国国都大梁，因此决口地方扩大，无法进行堵塞。应迁移到平原地区，另行开通河道，使黄河水顺着西山的山麓、趁着地势高而向东北流入渤海，才能避免水灾。"司空掾沛国人桓谭主持这次讨论，对少傅甄丰说："这些不同的方案中，一定有一种方案是对的，应该进行详细考察，就都能预见利弊得失。计划既定而后行动，费用不过几亿万，又可以使一些吃浮食的无职业的游民役使。这些人游手好闲不从事

生产,让他们服役,同样都需要维持生存的衣服和饮食,现在由县官供给他们的衣服和饮食,而使他们修治黄河,这于朝廷和他们都有好处。这样上可以继承夏禹的功绩,下可以为百姓除害。"当时王莽只是崇尚空话,所以没有具体加以施行。

8 文武大臣们上奏说:"从前周公代周成王处理国政七年,国家制度才制定下来。如今安汉公辅助国政只四年,而实际上负责不过两旬,就大功告成。所以,应该把宰衡的地位升高在诸侯王之上。"下诏说:"可以。"随着下令商议九锡的法规。

9 王莽奏请: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又奏请:被毁的孝宣皇考庙不要修理;撤除南陵、云陵而改成为县。上奏被批准。

10 王莽自以为他的德威,感化了北边的匈奴,东边到达海外,南边怀柔黄支国,只有西边还没有施加影响,于是派遣中郎将平宪等人携带很多金币礼物去引诱塞外的羌人,使他们献出土地,愿意归顺汉朝。平宪等人上奏报说:"羌人首领良愿等部落,人口约一万二千,愿为汉朝的属国,献出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原美草,都给汉民。自己住到险峻边塞地区,愿为汉朝的屏障。询问良愿归降的意愿,他回答说:'太皇太后英明,安汉公最仁慈,天下太平,五谷丰收,禾苗有的长一丈多高,一粟有的包含三粒米,有的不种植而自己生长,不要养蚕而茧可以自结而成;甘露从天而降,甘美的泉水从地下涌出;招来凤凰,神雀会集。自从安汉公辅政四年以来,羌人没有遭受过什么痛苦,所以很乐意归属汉朝。'所以应及时安排他们居住地方,安于生产,设置属国领护。"事情交给王莽处理,王莽回报说:"现在已有东海、南海、北海三个郡,请求接受良愿等所献的土地设为西海郡。将全国分为十二州,以合古代的制度。"上奏被批准。冬,设置西海郡。又增订法律五十条,犯法的被流放到西海郡。被流放的人,数以千计,百姓开始怨恨。

11 梁王刘立被指控犯了与卫氏往来的罪,废除封国,放逐到南郑县。刘立自杀。

12 京师长安被划分为前辉光、后承烈两个郡。更改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的官名、等级以及十二州名、分界线。划分郡、国的管辖区域，采取撤除、新置、改动、变更等办法，从此天下事端增多，官吏都记不胜记。

五 年

1 春，正月，祫祭明堂[1]；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礼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

2 安汉公又奏复长安南、北郊。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凡五徙焉[2]。

3 诏曰："宗室子自汉元至今十余万人，其令郡国各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

4 夏，四月，乙未，博山简烈侯孔光薨[3]，赠赐、葬送甚盛，车万余辆。以马宫以太师。

5 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于是莽上书言："诸臣民所上章下议者，事皆寝勿上，使臣莽得尽力毕制礼作乐；事成，愿赐骸骨归家，避贤者路。"甄邯等白太后，诏曰："公每见辄流涕叩头言，愿不受赏；赏即加，不敢当位。方制作未定，事须公而决，故且听公制作；毕成，群公以闻，究于前议。其九锡礼仪亟奏！"

五月，策命安汉公莽以九锡，莽稽首再拜，受绿韨，衮冕，衣裳，珩琫、珩珌[4]，句履，鸾路、乘马，龙旗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弓矢、卢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5]，圭瓒二，九命青珪玉二，朱户，纳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

6 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闰月，丁酉，诏以羲和刘秀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方国齐同，皆封为列侯[6]。

时广平相班稚独不上嘉瑞及歌谣；琅邪太守公孙闳言灾害于公府。甄丰遣属驰至两郡，讽吏民，而劾"闳空造不祥，稚绝嘉应，嫉害圣政，皆不道。"稚，班倢伃弟也。太后曰："不宣德美，宜与言灾害者异罚。且班稚后宫贤家，我所哀也。"闳独下狱，诛。稚惧，上书陈恩谢罪，愿归相印，入补延陵园郎；太后许焉。

7 莽又奏为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7]。

8 莽复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家高与元帝山齐，怀帝太后、皇太太后玺绶以葬。请发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玺绶；徙共王母归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为既已之事，不须复发。莽固争之，太后诏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请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

阿莽指，入钱帛，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凡十余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间，皆平。莽又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又隳坏共皇庙[18]，诸造议者冷褒、段犹皆徙合浦。

征师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数月，更封丹为义阳侯；月余，薨[19]。

初，哀帝时，马宫为光禄勋，与丞相、御史杂议傅太后谥曰孝元傅皇后。及莽追诛前议者，宫为莽所厚，独不及。宫内惭惧，上书言："臣前议定陶共王母谥，希指雷同，诡经僻说，以惑误主上，为臣不忠。幸蒙洒心自新，诚无颜复望阙庭，无心复居官府，无宜复食国邑。愿上太师、大司徒、扶德侯印绶，避贤者路。"八月，壬午，莽以太后诏赐宫策曰："四辅之职，为国维纲，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鲜明固守，无以居位。君言至诚，不敢文过，朕甚多之。不夺君之爵邑，其上太师、大司徒印绶使者，以侯就第。"

【注释】

①祫（xiá 侠）：合祭。

②五徙：指成帝建始元年撤除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设立长安南、北郊祭天祭地；永始三年，恢复甘泉天神坛及汾阴后土祠；取消长安南北郊祭天、祭地；成帝崩，皇太后诏复长安南、北郊祭天祭地；哀帝建平三年，又恢复甘泉天神坛及汾阴后土神祠；撤除长安南北郊祭天祭地；今年（元始五年）又恢复长安南、北郊祭天祭地。

③孔光（公元前65～公元5年）：字子夏。鲁（今山东曲阜）人。深谙经学。成帝时，举为博士，又以高第为尚书令，掌管枢机十余年。后任御史大夫、丞相等官职。哀帝时，与大司空何武拟定限田、限奴婢方案，其逾限者归官。因遭贵

族官僚反对，未能实行。他为人正派，不结私党。其弟子多成为博士、大夫，终无荐举。

④珲(yáng 杨)珲、珲瑟(bì 毖)：珲玉名。佩刀上装饰物，上称珲、下称瑟。

⑤秬鬯(jù chàng 句倡)：祭祀时灌地所用的以郁金草合黍酿造的酒，色黄而芬香。

⑥皆封为列侯：指刘秀为红休侯、平晏为防乡侯、孔永为宁乡侯、孙迁为定乡侯。王恽为常乡侯、阎迁为望乡侯、陈崇为南乡侯、李翕为邑乡侯、郝党为亭乡侯、谢殷为章乡侯、逢普为蒙乡侯、陈凤为卢乡侯。

⑦象刑：传说上古尧舜时无肉刑，以特异的服饰象征五刑，以示耻辱，谓之象刑。

⑧隳(huī 徽)：毁坏。

⑨师丹(？—公元3年)：字仲公。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少治《诗》，举孝廉为郎。元帝时为博士，后免官。成帝末年，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为左将军，领尚书事，遂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月余，徙为大司空。主张限田、限奴婢，抑制非法兼并，但遭贵族官僚反对，未能实行。

【译文】

五年(乙丑，公元5年)

1 春，正月，毁庙之主，都放在明堂和太祖合祭。征召来陪祭的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一百二十人，宗室子弟九百余人。祭礼完毕，凡有封爵的增加食邑户数，没有封爵的赐爵位，有爵位的赐金帛，有俸秩的增加俸禄，没有官位的补吏，各有等级。

2 安汉公王莽又奏请恢复长安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祭礼。三十多年以来，祭礼天地的地方，已更迁过五次。

3 下诏说："自汉朝建立至今，宗室子弟已有十余万人。各郡、国应设置宗室教师负责教育训导他们。"

4 夏，四月，初一，博山简烈侯孔光逝世，赐赠丰厚，葬礼隆重，仅送葬车就有一万余辆。任命马宫为太师。

5 全国吏民因为王莽不接受新野县的田地而上书的，前后有四

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以及诸侯王、公卿、列侯、宗室被召见的，都叩头说："应该赶快给安汉公赏赐。"于是，王莽上书说："全国臣民所上奏章而交下商议的，其中有关赏赐之事，都不要呈上，使我王莽能竭尽全力来完成制礼作乐。等这项任务完成，希望准许辞职回家，以让贤能人才进用任事。"右将军甄邯等禀告太后，太后下诏说："安汉公每次进见，都流着眼泪叩头说，希望不要接受赏赐；如果一定要给予赏赐，他就辞位不干。现在制礼作乐的任务还未完成，这事必须由安汉公自己决定，故暂且听从安汉公专心制礼作乐。等任务完成，群公告知，再研究大家从前的建议。但关于九锡礼仪须尽快制定上奏！"

五月，用策书任命安汉公王莽，赐给九锡。王莽再次叩头下拜，接受绿色祭服的蔽膝、礼服、礼帽、衣服，用美玉装饰的佩刀，其形岐突的鞋，四匹马拉的天子座的车，画交龙图纹的旗，用白鹿皮制作古冠，细褶白布衫，兵车车马，朱红色的弓、箭，黑色的弓、箭，左边竖着红色大斧，右边竖着金色大斧，一套铠甲、头盔，两罇香酒，两个用玉石做的酒器，两枚上公举行隆重仪式时用的青色玉珪，家里可以装修红漆大门和檐内台阶，设置宗官、祝官、卜官、史官，以及护卫勇士三百人。

6 王恽等八人奉命考察风俗回京，说全国风俗相同，编户郡、国歌谣，歌功颂德，共三万字。闰五月，初四，下诏命羲和刘秀等四人，负责兴建明堂、辟雍，使汉朝土木工程跟周文王建筑灵台、周公建筑洛邑能相符合。太仆王恽等八人奉命考察风俗，宣扬朝廷以德感人道理，使全国风俗相同，刘秀等四人、王恽等八人，都被封为列侯。

当时只有广平国丞相班稚不肯进呈祥瑞和歌谣，琅邪郡太守公孙闳在郡府公开讲民间灾害。御史大夫甄丰派遣属官疾驱广平国、琅邪郡，暗示官吏和平民进呈祥瑞而讳灾害，并上书弹劾："公孙闳捏造灾害之事，班稚拒绝反映祥瑞之兆，他们二人嫉妒新恨朝

廷的圣政，都犯不道之罪。"班稚是班婕妤的弟弟。太后说："不宣扬美德，应该和捏造灾害的处罚不同。而且班稚是后宫有贤德的班婕妤的弟弟，我所以同情他。"于是，单独将公孙宏关进监狱，被杀。班稚恐惧，上书陈述自己世受国恩，请求恕罪，愿意归还相印，到延陵，补个掌守园寝门户的园郎。太后答应了他的请求。

7 王莽又上奏制定买卖没有两种价格，官府没有诉讼案件，城市没有盗贼，乡村没有饥民，道不拾遗，以及男女分路行走的制度。凡是违犯的，只在服装上加以特异区别，以示耻辱。

8 王莽又上奏说："定陶共王的母亲傅太后、丁姬，以前不遵守臣妾的规矩，坟墓竟然和元帝坟墓一样高，怀抱着帝太后、皇太太后的印玺埋葬。请求发掘定陶共王的母亲以及丁姬的坟墓，取出印玺。将定陶共王母的遗体迁移到定陶国，葬在定陶共王的墓园。"太后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起。王莽固执己见，太后只好下诏，用傅太后原来的棺木改葬。王莽又奏说："定陶共王母亲以及丁姬的棺材，都是用最名贵的香梓木作成的，穿着珠襦玉匣的殓服，这都不是藩臣之妾应该享有的。请求改用普通棺木，除去珠襦玉匣。将丁姬葬在陪嫁女子坟墓旁边。"上奏被批准。在位的公卿大臣都迎合王莽的意旨，进献钱帛，派遣子弟以及众儒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夷共十余万人，拿着锹、箩筐等工具，帮助挖掘定陶共王母亲、丁姬的坟墓。二十天左右，全部铲平。王莽又用荆棘把原地围起来，作为世人的鉴戒。又下令毁坏共王庙，当初提议造庙的冷褒、段犹，都被放逐到合浦去。

征召师丹到公车府，赐给关内侯的爵位，恢复他原来封邑。数月后，改封师丹为义阳侯；一个多月后，师丹逝世。

当初，哀帝时，马宫为光禄勋，与丞相、御史会议傅太后的谥号为孝元傅皇后。等到王莽追究诛杀以前参与会议的人，马宫为王莽所看重，唯独没有被杀。马宫内心感到惭愧害怕，于是上书说："从前在商议定陶共王母的谥号时，我承受上意，随声附和，违反常道，

胡乱陈说，而迷惑贻误皇上，这是我的不忠。幸运受到改过自新，实在无颜面再在朝廷议政，也没有心思再留住官府，更不应该再享有封爵食邑。我愿上交太师、大司徒、扶德侯的官印，以让贤能人才来充任。”八月，二十日，王莽用太后的名义，下诏赐马宫的策书说：“四辅的职务，是维护国的法度；三公的责任，是辅佐君王。不能处事明决，坚持节操，就无法居于高位。你的陈述，十分诚恳，不掩饰自己的错误，我非常器重。仍保留你的爵位食邑，可上交太师、大司徒的官印给使臣，以侯爵身份回家。”

9 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1]，从杜陵直绝南山，经汉中。

10 泉陵侯刘庆上书言：“周成王幼小，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下事，如周公。”群臣皆言：“宜如庆言。”

11“时帝春秋益壮，以卫后故，怨不悦。冬，十二月，莽因腊日上椒酒[2]，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愿以身代，藏策金縢[3]，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丙午[4]，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敛孝平，加元服，葬康陵[5]。

班固赞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无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至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12 以长乐少府平晏为大司徒。

13 太后与群臣议立嗣。时元帝世绝，而宣帝曾孙有见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为后。"乃悉征宣帝玄孙，选立之。

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6]，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谓太后曰："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他，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为可，然力不能制，乃听许。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诏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征孝宣皇帝玄孙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后。玄孙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汉公莽，辅政三世，与周公异世同符。今前辉光嚣、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具礼仪奏！"于是群臣奏言："太后圣德昭然，深见天意，诏令安汉公居摄。臣请安汉公践祚，服天子韨冕，背斧依立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臣民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以奉顺皇天之心，辅翼汉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托之义，隆治平之化。其朝见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复臣节。自施政教于宫家国采[7]，如诸侯礼仪故事。"太后诏曰："可。"

【注释】

①子午道：古栈道名。汉平帝元始五年开辟的从关中至汉中的通道。古代以北方为子，南为午，因该道通南北，故名子午道。

②腊日：古时岁终祭祀百神之日。椒酒：用椒实浸制的酒。

③金縢（téng 滕）：因其匮缄之以金，故称金縢。武王生病，周公祈祷于三王，愿以身代。史纳其祝策于金縢匮中；其后周公因受管叔、蔡叔的流言，而避居东都，成王开匮得其祝文，乃知周公的忠诚，拿着书哭泣，遂迎周公归。

④丙午：疑有误。

⑤康陵：在今陕西咸阳市。

⑥武功：县名。在今陕西眉县。

⑦宫：指王莽的安汉公第。家：指王莽原来的家宅。国：指王莽被封的新都国，即在今河南新野县。采：指作为采邑的武功县。

【译文】

9 王莽认为皇后有生育子女的祥瑞，修子午道，从陕西长安杜陵县穿过终南山，直通汉中郡。

10 泉陵侯刘庆上书说："周成王年幼，由周公居位摄政。当今平帝年幼，应当让安汉公王莽施行天下之政，就像周公一样。"文武群臣都说："应当照刘庆所说的办。"

11 这时平帝年龄益长，因自己母亲卫后不能到京城的缘故，就怨恨王莽而心情不乐。冬天十二月，王莽趁腊日大祭，向平帝进献椒酒的时候，将毒药放在酒中。平帝中毒生病，王莽写下策书，到泰畤替平帝向天神请求解除疾病，保全性命，愿意自己代替平帝而死。他把策书藏在金縢柜里，放在前殿，告诫文武大臣不准说出去。丙午，平帝在未央宫逝世。大赦天下。王莽命令全国年俸六百石以上官吏，都要守丧三年。又上奏太后，尊称成帝庙为统宗，孝平庙为元宗。将平帝收敛，穿戴成人的衣冠，葬在康陵。

班固认为：孝平帝在位期间，由王莽发号施令，褒扬善德、宣扬功绩，用来显示他自己的尊贵显赫。审察他那有文藻的言

语，边远地区的蛮夷，没有一个不归顺的。吉祥的征兆应验，歌颂之声四起。至于上有天象的变异，下有黎民百姓的怨恨，这些，王莽也就无法掩饰了。

12 任命长乐少府平晏为大司徒。

13 太后与文武大臣商议立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这时元帝的后代已断绝，而宣帝的曾孙中被封为王的有五人，为列侯的四十八人。王莽厌恶他们长大成人，便说："兄弟不能相继为后代之。"于是就征召宣帝玄孙，审慎选拔一人立为皇帝。

这个月，前辉光大夫谢嚣上奏说，武功县令孟通在修井挖深时得到一块白色的石头，上圆而下方，石头上还写有"予安汉公王莽为皇帝"的朱红色的文字。上天赐给帝王的祥瑞征兆的兴起，从此开始了。王莽指使诸大臣将这件事禀告太后，太后说："这是欺骗天下人，不能让它流行！"太保王舜对太后说："事已如此，无可奈何。要想阻止它，已没有力量了。再说王莽不敢有别的企图，只是想公开摄政来加强自己的权势，好去镇服天下人心罢了！"太后心里知道不能这样做，但无力制止，只好听便。王舜等人就一起令太后下诏说："孝平皇帝短命而逝世，已经命令主管官吏征召孝宣皇帝玄孙二十二人，选择其中合适的，让他来继承孝平皇帝的帝位。玄孙年龄幼小，如果得不到有德高望重的君子来辅弼，谁却使其安居帝位呢？安汉公王莽，辅佐朝政已经三代，和周公的时代虽然不同，但功业都相同。现在前辉光大夫谢嚣、武功县令孟通上奏说红字白石的符命，我深思其意，所谓'为皇帝'的意思，就是代行皇帝的职权。应当让安汉公暂居皇帝之位，处理政务，依照周公的成例，准备行礼的仪式上奏。"于是大臣们上奏说："太后圣德昭然，深深知道天意，下诏让安汉公暂居皇帝之位，处理政务。我们请求安汉公登上天子之位，穿着天子的礼服，背靠着设置在门窗之间的斧形图案屏风，面向南方，接见群臣，听取政事。他的进出要有侍卫，所经过的地方，要有人清道，并禁止行人，臣下和平民要向他自称臣妾，全部按

照天子的礼仪制度行事。在郊外祭祀天地，在明堂和宗庙祭祀祖宗，祭祀各种神灵，祝祭之辞称'假皇帝'，平民和臣下称他为'摄皇帝'，自称为'予'。评定决断朝廷大事，通常用皇帝的诏书称为'制'，从而承受和顺应上天的心意，辅佐汉朝，保护孝平皇帝的幼小继承人，完成委托的大义，尊崇国家太平安定的教化。其朝见太皇太后、帝皇后，都回复臣子的礼节。在他自己的宫馆、家宅、封国、采邑，可以独立实行政治教化，按照诸侯礼仪的往例。"太后下诏说："可。"

王莽上

居摄元年

1 春，正月，王莽祀上帝于南郊，又行迎春、大射、养老之礼。

2 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婴，广戚侯显之子也。年二岁；托以卜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

3 以王舜为太傅、左辅，甄丰为太阿、右拂，甄邯为太保、后承；又置四少[1]，秩皆二千石。

4 四月，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谋曰："安汉公莽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莫敢先举，此乃宗室之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绍等从者百余人遂攻宛[2]；不得入而败。

绍从弟竦与崇族父嘉诣阙自归；莽赦弗罪。竦因为嘉作奏，称莽德美，罪状刘崇："愿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负笼荷锸[3]，驰之南阳，猪崇宫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

社,以赐诸侯,用永监戒!"于是莽大说,封嘉为率礼侯,嘉子七人皆赐爵关内侯;后又封竦为淑德侯。长安为之语曰:"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自后谋反皆污池云。

群臣复白:"刘崇等谋逆者,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五月,甲辰,太后诏莽朝见太后称"假皇帝"。

5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6 十二月,群臣奏请以安汉公庐为摄省[5],府为摄殿[6],第为摄宫[8]。奏可。

7 是岁,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

二 年

1 春,窦况等击破西羌。

2 五月,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民多盗铸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直。

3 东郡太守翟义,方进之子也,与姊子上蔡陈丰谋曰:"新都侯摄天子位,号令天下,故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依托周公辅成王之义,且以观望,必代汉家,其渐可见。方今宗室衰弱,外无强蕃,天下倾首服从,莫能亢扞国难。[7]吾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以安社稷;欲举兵西,诛不当摄者,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设令时命不成,死国埋名,犹可以不惭于先帝。今欲发之,汝肯从我乎?"丰年十八,勇壮,许诺。义遂与东郡都尉

刘宇、严乡侯刘信、信第武平侯刘璜结谋，以九月都尉日斩观令[88]，因勒其车骑、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将帅。信子匡时为东平王，乃并东平兵，立信为天子；义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移檄郡国，言"莽鸩杀孝平皇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罚！"郡国皆震。比至山阳，众十余万。

莽闻之，惶惧不能食。太皇太后谓左右曰："人心不相远也。我虽妇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拜其党、亲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89]，光禄勋、成都侯王邑为虎牙将军，明义侯王骏为强弩将军，春王城门校尉王况为震威将军，宗伯、忠孝侯刘宏为奋冲将军，中少府、建威侯王吕为中坚将军，中郎将、震羌侯窦况为奋威将军，凡七人，自择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将关东甲卒，发奔命以击义焉。复以太仆武让为积弩将军，屯函谷关[90]；将作大匠蒙乡侯逢并为横桥将军，屯武关[91]；羲和、红休侯刘秀为扬武将军，屯宛。

三辅闻翟义起，自茂陵以西至沛二十三县[92]，盗贼并发。槐里男子赵朋[93]、霍鸿等自称将军，攻烧官寺，杀右辅都尉及蠡令[94]，相与谋曰："诸将精兵悉东，京师空，可攻长安！"众稍多至十余万，火见未央宫前殿。莽复拜卫尉王级为虎贲将军、太鸿胪、望乡侯阎迁为折冲将军，西击朋等。以常乡侯王恽为车骑将军，屯平乐馆[95]；骑都尉王璜为建威将军，屯城北；城门校尉赵恢为城门将军；皆勒兵自备。以太保、后承、承阳侯甄邯为大将军，受钺高庙[96]，领天下

兵，左杖节，右把钺，屯城外。王舜、甄丰昼夜循行殿中。

莽日抱孺子祷郊庙，会群臣，称曰："昔成王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叛。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群臣皆曰："不遭此变，不章圣德！"冬，十月，甲子，莽依《周书》作《大诰》曰："粤其闻日，宗室之俊有四百人，民献仪九万夫，予敬以终此谋继嗣图功。"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天下，以当反位孺子之意。

诸将东至陈留菑，与翟义会战，破之，斩刘璜首。莽大喜，复下诏先封车骑都尉孙贤等五十五人皆为列侯，即军中拜授。因大赦天下。于是吏士精锐遂攻围义于圉城，十三日，大破之，义与刘信弃军亡，至固始界中，捕得义，尸磔陈都市；卒不得信。

【注释】

①四少：少师、少傅、少阿、少保。

②宛：地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③笼：用竹片编成的盛土用的工具。

④寝：指王莽在宫殿中休息的地方。

⑤寺：指王莽办公的地方。

⑥第：指王莽的住宅。

⑦亢扞(kàng hàn,抗旱)：抗御，捍卫。

⑧都试日：汉制称考试为都试，以立秋日总试骑士，故谓都试日。

⑨党、亲：指孙建、刘宏、窦况是王莽的同党；王邑、王骏、王况、王昌是王莽的亲属。

⑩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境内。

⑪武关：在今陕西商洛县西南丹江北岸。

⑫茂陵：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汧：县名。在今陕西陇县南。

⑬槐里：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

⑭櫟(tái 台)：县名，在今陕西扶风县境。

⑮平乐馆：在今陕西西安市西。为西汉上林苑内宫观之一。

⑯钺(yuè 阅)：古代兵器、形状像斧而较大。多用于礼仪，以象征帝王的威权。

⑰斗筲：斗，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都是容量很小的量器，因用来比喻人之才识短浅，器量狭小。也喻职位低微。

⑱圉(yǔ 语)城：在今河南杞县。

⑲固始：县名，在今河南太康县境。

【译文】

王莽上

居摄元年(丙寅，公元6年)

1 春，正月，王莽到南郊祭祀上帝，又举行迎春、大射、养老的仪式。

2 三月，初一，册立宣帝玄孙刘婴为皇太子，称号为孺子。刘婴是广戚侯刘显的儿子，年仅二岁。王莽用求签卜卦的结果，认为他最吉利，所以就册立他。尊皇后为皇太后。

3 任命王舜为太傅、左辅，甄丰为太阿、右拂，甄邯为太保、后承。又设置四少官位，年俸都是二千石。

4 四月，安众侯刘崇与封国丞相张绍商议说："安汉公王莽一定会危害刘氏，天下人都责怪他，竟没有一人敢首先举事，这是我们宗室的耻辱。我率领宗族的人首先举事，全国必定响应。"张绍等跟随他的一百多人就进攻宛县，没有攻打进城就失败了。

张绍的堂弟张竦和刘崇族父刘嘉到朝廷自首，王莽赦免他们而不加罪。张竦就为刘嘉写奏书，称赞王莽的美德，陈述刘崇的罪状："愿为宗室首倡，父子兄弟背着土篮，扛着铁锹，赶到南阳郡，将刘崇的宫室铲平，成蓄积污水的池沼，使它和古代的制度一样。让

刘崇的社稷像当年殷商的亳社，在周武王灭殷之后，把它分赐其他诸侯，用来永远作为鉴戒！"于是王莽非常高兴，封刘嘉为率礼侯，刘嘉的七个儿子也都赐封关内侯的爵位。后来又赐封张竦为淑德侯。当时长安城内流传说："要想封，求张伯松；拚命斗，不如巧为奏。"自此以后，凡是谋反的人其宫室都被铲平而成污池。

群臣又禀告说："刘崇等人敢于阴谋叛逆，是因为王莽的权力还小的缘故。应该尊崇提高王莽的权力以镇服天下人。"五月，十七日，太后诏令王莽在朝见她的时候称为"假皇帝。"

5 冬，十月，初一，日食。

6 十二月，群臣上奏请求把安汉公在宫中休息地方称为摄省，住宅称为摄宫。这奏章被认可。

7 这一年，西羌人庞恬和傅幡等人怨恨王莽掠夺他们的土地，就反攻西海郡太守程永，程永逃走。王莽杀了程永，派遣护羌校尉窦况进攻西羌。

二年(丁卯，公元7年)

1 春，窦况等人打败了西羌。

2 五月，改铸货币：错刀，一枚值五千钱；契刀，一枚值五百钱；大钱，一枚值五十钱；这些货币与五铢钱同时流通，民间私铸货币的很多。王莽下禁令，从列侯以下不准私藏黄金，私人黄金应送到御府去兑换，然而始终不给兑换。

3 东郡太守翟义是翟方进的儿子，与姐姐的儿子上蔡人陈丰密谋说："新都侯王莽代理帝位，向全国发号施令，故意择选宗族中的幼小者作为儒子，假托周公辅助成王的意义，且以试探全国人心，将来必然要取代汉朝，它的迹象日趋于明显。而今皇族衰弱，外面没有强大的同姓诸侯，可使天下人倾首顺从，也没有人能抗御国家面临的灾难。我有幸是宰相的儿子，自己又是大郡的太守，父子都承受汉朝的厚恩，有义务为国家讨伐叛贼，使国家安定。所以想兴兵西进，诛灭那不应代理帝位的人，而另选择宗室子孙，辅助其当

皇帝。假如这个使命不能完成，为国牺牲，身虽埋葬而英名长存，还是不愧对于先帝。我马上准备起兵行动，你肯跟从我吗？"陈汴时年十八岁，勇武雄壮，一口承诺。翟义于是和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刘信的弟弟武平侯刘璜合谋，决定在九月都试那天，发动攻击，将观县县令斩杀，控制他的车马和士兵，再征郡中勇士，安排将领。刘信的儿子刘匡，当时是东平王，于是就联合东平国的军队，护立刘信为皇帝。翟义自称大司马、柱天大将军。用檄文通告各郡、国，说："王莽用鸩酒毒死孝平皇帝，代理帝位，其目的是想断绝汉室。现在，天子已经即位，当共同代天行罚！"各郡、国大为震动。大军抵达山阳郡时，人数已有十余万。

王莽听到这个消息，惊惶失惜，连饭都吃不下去。太皇太后对她的近臣说："人心所见略同。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也知道王莽必定因此而危险。"王莽就任命他同党和亲属：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光禄勋、成都侯王邑为虎牙将军，明义侯王骏为强弩将军，春王城门校尉王况为震威将军，宗伯、忠孝侯刘宏为奋冲将军，中少府、建威侯王昌为中坚将军，中郎将、震羌侯窦况为奋威将军，共七人，各自选择任命关西人做校尉、军吏，率领关东士兵，发出紧急命令，去攻打翟义。又派太仆武让为积弩将军，驻防函谷关；命将作大匠、蒙乡侯逢并为横野将军，驻防武关；羲和、红休侯刘秀为扬武将军，驻防宛县。

京畿附近的三辅地区知道翟义起兵的消息，东自茂陵县，西到汧县，共二十三县，盗贼并发。槐里县男子赵明、霍鸿等自称将军，攻打、焚烧官府，杀死右扶风都尉以及鄠县县令，他们互相商议说："各将领都率领精锐部队去了东边，京师空虚，我们可以直接进攻长安！"人数逐渐增加到十多万，火光照耀未央宫前殿。王莽又任命卫尉王级为虎贲将军，大鸿胪、望乡侯阎迁为折冲将军，向西攻击赵明等。派常乡侯王恽为军骑将军，驻防平乐馆；骑都尉董晏为建威将军，驻防城北；城门校尉赵恢为城门将军；都统率军队以自备。

派太保、后承、承阳侯甄邯为大将军，在高庙接受大斧，统率天下的军队，左边执持符节，右边把握大斧，驻扎在京师城外。王舜、甄丰昼夜在宫殿里巡视。

王莽每天抱着孺子到郊庙里祷告，集合文武群臣声称："从前周成王年幼，由周公代行国事，而管叔、蔡叔却挟持殷纣王的儿子[illegible]翟义也挟持刘信而作乱。自古以来，伟大的圣人尚[illegible]群臣[illegible]意思。

各位将领向东追击陈崇[illegible]义，杀了刘璜。王莽非常高兴，[illegible]五大都为列侯，就在年中接受爵位。并借此大赦天下。于是，崇的部队围攻翟义于圉城。十二月，攻下圉城，翟义与刘信会合军队而只身逃亡。逃到固始县的边界，翟义被捕，押到淮阳国所辖陈县，施以分裂肢体的酷刑，放在闹市示众。而刘信始终没有抓到

始初元年

1 春，地震。大赦天下。

2 王邑等还京师，西与王级等合击赵朋、霍鸿。二月，朋等殄灭，诸县息平。还师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劳赐将帅。诏陈崇治校军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

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奋怒，东指西击，羌寇、蛮盗、反虏、逆贼，不得旋踵，应时殄灭，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当赐爵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26]，又数百人。莽发翟义父方进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烧其棺柩[27]；夷灭三族，诛及种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28]。又取义及赵朋、霍鸿党众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阳、无盐、圉、槐里、盩厔凡五所[29]，建表木于其上，书曰："反虏逆贼鱷鯢[30]。"义等既败，莽于是自谓威德日盛，遂谋即真之事矣。

3 群臣复奏：进摄皇帝孺子安、临爵为公；封兄子光为衍功侯。是时莽还归新都国；群臣复白以封莽孙宗为新都侯。

4 九月，莽母功显君死。莽自以居摄践阼[31]，奉汉太宗之后，为功显君缌缞弁而加麻环绖，如天子吊诸侯服。凡壹吊再会；而令新都侯宗为主，服丧三年云。

5 司威陈崇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报执金吾窦况，令杀人；况为收系，致其法。莽大怒，切责光。光母曰："汝自视孰与长孙、中孙！"长孙、中孙者，宇及获之字也。遂母子自杀，及况皆死。初，莽以事母、养嫂、抚兄子为名，及后悖虐，复以示公义焉。令光子嘉嗣爵为侯。

6 是岁，广饶侯刘京言齐郡新井，车骑将军千人扈云言巴郡石牛，太保属臧鸿言扶风雍石；莽皆迎受。十二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32]，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广饶侯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

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帛图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骑都尉崔发等视说。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皇、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其号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摄';以居摄三年为始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臣莽夙夜养育隆就孺子,令与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万方,期于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复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众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公博议别奏,以示即真之渐矣。

【注释】

①附城:王莽设置爵位名。王莽为此爵名,效古时的附庸意思。

②柩(jiu 救):装着尸体的棺材。《礼·曲礼》下:"在床曰尸,在棺曰柩。"

③五毒:指石胆、丹砂、雄黄、礜石、慈石五种毒药。

④盩厔(zhou 洲制):县名,在今陕西周至县。

⑤鲸鲵(jing ni 京尼):鲸鱼。雄曰鲸,雌曰鲵。喻凶恶的人。

⑥践阼:指皇帝新登位。

⑦十二世:汉朝自刘邦到刘婴,以辈分计,共十一世,以帝位计,则共十三个皇帝。所谓十二世,并不正确。三七:二百一十年,而汉朝自从公元前二〇六年建立,到公元八年,共二百一十四年,也超过四年。

【译文】

始初元年(戊辰,公元8年)

1春,发生地震。大赦天下。

2 王邑等人从前线回到京师，又向西与王级等人会合攻击赵朋、霍鸿。二月，赵朋等人被消灭，各县之乱平息，秩序恢复，军队凯旋而归，王莽就在白虎殿举行宴会，慰劳和奖赐将帅。诏令陈崇办理审核军功，评列他们的高下，依照周朝的制度，把爵位分为五等，赐封功臣为侯、伯、子、男，共三百九十五人。说："你们都怀着愤怒的心情，东征西讨，羌寇、蛮盗、反虏、逆贼，还没有站稳脚跟，就立即被消灭，天下人都敬服。"这就是按功封爵的理由。应当封关内侯的，改称为附城，又有几百人。王莽下令挖掘翟义父亲翟方进以及在汝南的祖先坟墓，烧掉棺柩，杀灭三族，连幼儿都不能幸免。斩杀之后，把男女老少的尸体都推到一个大坑中，用荆棘、五毒一起与他们埋葬。又把翟义、赵朋、霍鸿同党的尸体，聚集在濮阳、无盐、阳、槐里、益垣等五个县的交通大道的旁边，把写有："反虏、逆贼、鲸鲵。"标志的木牌，插在尸堆上。翟义等人都失败了，王莽于是自认为他的声威德行日益兴盛，就密谋正式登上帝位的事情。

3 群臣们又上奏：选择王莽的儿子王安、王临为公爵，因为王莽哥哥王永的儿子王光为信乡侯。这时，王莽安还了新都侯，群臣们又禀告赐封王莽的孙子王宗为新都侯。

4 九月，王莽的母亲功显君逝世。王莽自以为代理帝位，登上宫廷的宝座，承继汉朝太宗的后代，于是为功显君穿缌缞的丧服，帽子上面加上用麻环绕而成的麻带，仿照天子吊唁诸侯的丧服。共吊唁一次，行祭时，让新都侯王宗主祭，由他守丧三年。

5 司威陈崇奏说：王莽的侄儿衍功侯王光私下告知执金吾窦况，命窦况杀人，窦况就为他拘禁了那个人，并施以刑法。王莽大怒，严厉地责备了王光。王光的母亲说："你看看自己的样子比长孙、中孙怎样？"长孙、中孙，是王宇、王获的字。于是王光母子便自杀了，连窦况也都死了。起初，王莽因服事母亲、供养嫂嫂、抚育侄儿而出名，等到后来悖逆暴虐，又假装显示公正无私。命令王光的儿子王嘉继承衍功侯的爵位。

6这年年，广饶侯刘京说齐郡出现一口新井，车骑将军千人官扈云说巴郡发现一头石牛；太保属臧鸿说扶风郡雍县发现石文。这符命，王莽都接受。十一月，二十一日，王莽向太后奏说："陛下正遇到汉朝十二代、'三七'数字的困厄，秉承上天威严的命令，下诏让我王莽代居皇帝之位而行其事。广饶侯刘京上书说：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夜作几次梦，梦中有人对他说：'我是天公的使者。天公要我告诉亭长：代理皇帝当作真皇帝。假如不相信我，这个亭中应当有口新井。'亭长早晨起来，到亭里去看，果真有口新井，井深将近一百尺。十一月，初九，这天是冬至，日月连星，巴郡出现石牛，十五日，雍县发现石文，都运送到未央宫的前殿。我和太保安阳侯王舜等去看时，忽然刮起大风，灰土飞扬，天色为之晦冥。当大风停止时，在石头面前得到铜符帛图，上面的文字是：'上天下告的帝符，进献的人封侯。'骑都尉崔发等人看了这文字并能说出它的意思。孔子说：'怕天命，怕爵位高的人，怕圣人的话。'我王莽敢不承受施行！我请求一起侍事天神地祇、宗庙，向太皇太后、孝平皇后奏报，都自称假皇帝。至于向全国发号施令，全国臣民向我奏说事情，都不用说是'摄'。把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把计时的漏刻改为一百二十刻，用来顺应上天的旨意。我王莽一定日夜培养教育孺子成长，使他能与周成王的德行相媲美，并向全国宣扬彰明太皇太后威德，期待他年幼成长中而受到好的教育。等到他加冠后，我再把明君的权力归还给他，跟周公当初所作的一样。"太皇太后同意了。广大群众知道王莽是信奉符命的意图，大臣们又广采众议，分别奏报太皇太后，以显示正式登上帝位的现象逐渐形成。

7期门郎张充等六人谋共劫莽，立楚王。发觉，诛死。

8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1]，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

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玺某传予皇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章闻齐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禅，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莽将即真，先奉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惊。是时以孺子未立，玺藏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

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

莽又欲改太后汉家旧号，易其玺绶，恐不见听；而莽疏属王谏欲谄莽，上书言："皇天废去汉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当随汉废，以奉天命。"莽以其书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悖德之臣也，罪当诛！"于是冠军张永献符命铜璧文[2]，言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诏从之。于是鸩杀王谏而封张永为贡符子。

班彪赞曰：三代以来，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宠。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小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3]，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

【注释】

①梓潼：县名。今四川梓潼县。

②冠军：县名，在今河南邓县。

③五将：指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王莽，因为他们都作过大司马的官。十侯：阳平顷侯王禁、阳平敬侯王凤、安成侯王崇、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红

阳侯王立、曲阳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时、安阳侯王音、新都侯王莽。

【译文】

7 期门郎张充等六人策划一起劫持王莽，拥立楚王刘纡为皇帝。结果被发觉而处死。

8 梓潼县人哀章在长安求学，平素品行不好，喜欢说大话，看到王莽代居帝位，就制作一只铜匮，制作两道封书题签，一道写的是"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道写的是"赤帝玺某传予皇帝金策书"。所谓某，就是高皇帝的名字。策书说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遵照天命行事。图和书都写是王莽的八个大臣，再增加王兴、王盛的名字，并把哀章自己的名字也塞进里面共十二人。都写明了官职和爵位，作为辅佐。哀章听说齐郡新井、巴郡石牛事件已交下面有关部门办理，就在当天黄昏的时候，他穿着黄色的衣服，拿着铜匮到高庙去，把它交给了仆射。仆射就向上奏报。二十五日，王莽到高庙拜受天神命令转让帝位的铜匮。王莽戴着帝王的冠冕，拜谒太后，回来便坐在未央宫的前殿，下文告说："我没有什么德行，凭借是皇初祖考皇帝的后代，皇始祖考虞帝的后裔，又是太皇太后的亲族。皇天上帝赐给显赫，大加保佑，完成天命，继承皇统，上天降下的符契、图文、铜匮、策书，都是神灵明显昭示，把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命运托付给我。赤帝汉朝高皇帝的神灵，秉承上天的命令，传下铜匮策书，转让帝位给我，我十分敬畏，敢不谨慎接受！据占卜，二十五日正好是吉日，我戴着帝王的冠冕，登上真天子的宝座，定国号为新。决定改变历法，变易服色，改换供祭祀用的牲畜，更换旌旗，变换礼器制度。把今年十二月初一定为始建国元年正月的初一，以鸡鸣的丑时作为十二时的开始。服装的颜色配合上德崇尚黄色，祭祀用的牲畜全是白色，使节所持符节的旄头都采用纯黄色，上面写着'新使五威节'，表明我是秉承皇天上帝威严的命令。"

王莽要正式即皇帝位，先让人捧上那些符命祥瑞，向太后禀

告，太后看后大吃一惊。这时，因孺子刘婴没有即位，所以皇帝御印藏在太后住的长乐宫里。等到王莽即位、请太后交出御印，太后不肯给王莽。王莽要安阳侯王舜告知旨意。王舜一向谨慎而整饬，深受太后的雅爱和信任。王舜见了太后，太后知道他是为王莽来求取御印，勃然大怒，当面骂王舜："你们父子兄弟、家庭宗族，蒙受汉家的力量，几代享受荣华富贵，不但没有报答，反而利用别人孤寡寄国的机会，夺取别人的政权，不再顾念恩德情义。这种人，连猪狗都不吃他剩余的东西，天下怎么会有你们兄弟这样的人！而且王莽自认为凭着铜匮符命而当新皇帝，改变历法、服装制度，也应当刻一枚自己的御印，使它传之万世，为什么要用这颗亡国不祥的御印，却要向我求取呢？我是汉家的一个老寡妇，早晚要死的，打算和御印一起埋葬。我不给他，他最终是得不到的。"太后是一面哭泣，一面说的，身旁侍从人员也都跟着落泪。王舜也悲伤落泪，不能自止。过了很久，王舜才抬头对太后说："我等已无话可说了，但王莽一定要得到传国御印，太后难道能始终不给他？"太后听王舜的话恳切，又恐怕王莽要威胁她，就把御印投掷在地上，说："我快要老死了，然而知道你们兄弟即将被灭其族！"王舜得到传国的御印之后，就进呈给王莽。王莽非常高兴，就在未央宫渐台宴请太后，使大家纵情地作乐。

王莽又想更改太后在汉朝旧有的称号，更易她的印信，又怕太后不听从。而王莽的远房亲属王谏想讨好王莽，就上书说："皇天废除汉朝而命令建立新朝，太皇太后不宜再用汉朝的尊号，应当随着汉朝而同时废除，以顺应天命。"王莽把这奏书禀告太后，太后说："这话是对的！"王莽看太后神色不对，趁机说："这是个惑乱德行的人，其罪当杀！"于是，冠军人张永献上玉璧形状的铜片，上面有神秘文字，说太皇太后应当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莽就下诏采纳。于是王莽就用鸩酒毒死王谏而封张永为贡符子。

班彪评论说：三代以来，君王或诸侯失去政权，很少不是

因为宠爱女人的结果。直到王莽的兴起，也是如此。从孝元帝皇后王政君经历四个朝代，身居国母的高位，享受朝廷奉养六十余年，成群小人，世代把持政权，轮换掌握国家命脉，共出现五个大将军、十个侯爵，最后终于促成王莽篡汉。君王的名位、尊号已转移他人而建立新王朝、而太皇太后还眷恋地紧握一颗御印，不想交给王莽，妇人这等仁慈之心，令人可悲！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三十七

汉纪二十九　起屠维大荒落，尽阏逢阉茂，凡六年。

王莽中

始建国元年

1 春，正月，朔，莽帅公侯卿上奉皇太后玺韨，上太皇太后，顺符命，去汉号焉。

初，莽娶故丞相王讲孙宜春侯咸女为妻，立以为皇后；生四男，宇、获前诛死，安颇荒忽，乃以临为皇太子，安为新嘉辟。封宇子六人皆为公[1]。大赦天下。

莽乃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曰[2]："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百僚陪位，莫不

感动。

又按金匮封拜辅臣：以太傅、左辅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刘秀为国师，嘉新公；广汉梓潼哀章为国将[3]，美新公；是为四辅，位上公。太保、后承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丞进侯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将军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是为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甄丰为更始将军，广新公；京兆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轻车将军孙建为立国将军，成新公；京兆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是为四将。凡十一公。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以示神焉。

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官凡数百人，诸刘为郡守者皆徙为谏大夫。改明光宫为定安馆，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皆置门卫使者监领。救阿乳母不得与婴语，常在四壁中，至于长大，不能名六畜；后莽以女孙宇子妻之。

莽策命群司各以其职，如典诰之文。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4]。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分属三公。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诸职。又更光禄勋等名为六监[5]，皆上卿。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县令、长曰宰；长乐宫曰常乐室，长安曰常安；其余官官、官室、郡县尽易其名，不可胜纪。

封王氏齐缞之属为侯[6]，大功为伯[7]，小功为子[8]，緦麻为男[9]；其女皆为任[10]。男以"睦"，女以"隆"为号焉。

又曰："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于是汉诸侯王三十二人皆降为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为子，其后皆夺爵焉。

2 莽又封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之后皆为公、侯，使各奉其祭祀[11]。

【注释】

①六人皆为公：指王千为功隆公，王寿为功明公，王吉为功成公，王宗为功崇公，王世为功昭公，王利为功著公。

②歔欷(xu xi 虚希)：哽咽

③梓潼：县名，即今四川梓潼县

④孤卿：官名，王莽托古改制，以三孤为三公之佐，分属三人，孤遂为少卿、少傅、少保的别称

⑤六监：光禄勋改名司中，太仆改名太御，卫尉改名太卫，执金吾改名奋武，中尉改名军正，另设大餐官，主管乘舆服御物。

⑥齐缞(cui 衰)：丧服名。为五服之一，次于斩衰，以粗麻布做成，因其缉边缝齐，故称齐功。

⑦大功：丧服五服之一，服期九个月。其服用熟麻布做成，较齐衰稍细，较小功为粗，故称大功。

⑧小功：丧服五服之一，服期五个月。用较粗的熟布制成。

⑨緦麻：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緦麻)中最轻的一种。用疏织细麻制成孝服，服丧三个月。

⑩任：女爵位名。王莽改称公为任。

⑪封黄帝……之后皆为公侯：姚恂作为黄帝的后代为初睦侯，桓护作为少昊的后代为修远伯，刘歆作为颛顼的后代为初烈伯，皇孙王千作为帝喾后

代为功隆公，国师刘秀儿子刘叠作为尧的后代为伊休侯，妫昌作为舜后代为始睦侯，山遵作皋陶的后代为褒谋侯，伊玄作伊尹代为褒衡子。周后代卫公姬党改封为章平公。殷后代宋公孔弘改封为章昭侯。夏后代辽西郡如丰封为章功侯。

【译文】

汉纪二十九　起己巳（公元9年），止甲戌（公元14年）共六年。

王莽中

始建国元年（己巳，公元9年）

1春，正月，初一，王莽率领公侯卿士捧着新制的皇太后御印，呈上太皇太后，顺从上天的符命，除去汉朝的尊号。

当初，王莽娶原丞相王讲的孙子宜春侯王咸的女儿为妻，如今立她为皇后。她生四个儿子，王宇、王获前些时已被杀身死，王安又神志不清，便把王临立为皇太子，王安封为新嘉辟。赐封王宇的六个儿子为公爵。大赦天下。

王莽下策书命孺子刘婴为定安公，封一万户食邑，地方为百里。在他的封国内可以建立汉朝祖宗的祠庙，与周朝的后代一视同仁，可以采用汉朝的历法、历马和服色。把孝平皇后立为定安太后。宣读策书完毕，王莽亲自握着孺子刘婴的手，流泪叹息说："从前周公代居帝位而行其事，最后还是把明君的政权归还给成王；如今我只是迫于上天威严的命令，而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悲伤叹息很久。中傅带着孺子刘婴下殿去，向北面称臣。百官都在帝边作陪，没有人不受感动。

王莽又按照哀章所献金匮图、金策书上的人名，都加封为辅政大臣：任命大傅、左辅王舜为太师，赐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为太傅，赐封就新公；少阿、羲和刘秀为国师，赐封嘉新公；广汉郡梓潼人哀章为国将，赐封美新公；这是四辅，位列上公。太保、后承甄邯为大司马，赐封承新公；丕进侯王寻为大司徒，赐封章新公；步兵将

军王邑为大司空,赐封隆新公;这是三公。太阿、右佛、大司空甄丰为更始将军,赐封广新公;京兆人王兴为卫将军,赐封奉新公;轻车将军孙建为立国将军,赐封为成新公;京兆人王盛为前将军,赐封崇新公;这是四将。共十一公。王兴这个人,原是城门令史,王盛这个人,是卖饼的。王莽按照符命,找到十多个和此姓名相同的人,其中这两人的相貌符合占卜和看相的要求,便直接从平民进升录用,以显示神奇。

当天,还封赐和任命卿大夫、侍中、尚书官共几百人。凡刘氏皇族担任郡太守的,都调任谏大夫。把明光宫改为定安馆,让安定太后居住。把大鸿胪府定为定安公住宅。都设置门卫、使者监督管理。告诫随从乳母不准跟定安公谈话,让他常住空洞洞的屋子里,直至长大成人,他还不能叫出六畜的名称。后来王莽把孙女王宇的女儿嫁给他。

王莽用策书规定百官的职责,都按《尚书》典、诰的文章为标准。设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职位都是孤卿。把大司农改称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大理改为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水衡都尉改为予虞;与司允、司直、司若三公司卿分别归三公管辖。设置大夫二十七、元士八十一,分别负责京师各官府的各种职务。又把光禄勋等改为六监,职位都是上卿。把郡太守改为大尹,都尉改为大尉,县令、长改为宰;长乐宫改为常乐室,长安改为常安;其余百官、宫室、郡县全部改了名称,不可能完全记录下来。

赐封王氏丧服为齐缞的亲属为侯爵,服期九个月的为伯爵,服期五个月的为子爵,服期三个月的为男爵;其中女的都为任爵。男的用"睦"字作称号,女的用"隆"字作称号。

王莽又说:"汉朝有的诸侯称王,以至四方夷族也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与古代典制相违背的,也违背离了大一统的原则。应确定诸侯王的称号都称公,以及四方夷族超越本身的称号而称王的都

改为侯。"于是汉朝诸侯称王的三十二人都降为公，王的子弟称侯的一百八十一人都降为子，后来他们的爵位又被剥夺。

2 王莽又赐封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夏、商、周以及皋陶、伊尹的后代都为公、侯，使他们分别供奉自己祖先的祭祀。

3 莽因汉承平之业，府库百官之富，百蛮宾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欲更为疏阔。乃自谓黄帝、虞舜之后，至齐王建孙济北王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故以黄帝为初祖，虞帝为始祖。追尊陈胡公为陈胡王、田敬仲为田敬王、济北王安为济北愍王。立祖庙五，亲庙四。天下姚、妫、陈、田、王五姓皆为宗室，世世复，无所与。封陈崇、田丰为侯，以奉胡王、敬王后。

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义、赵朋等作乱，领州郡，怀忠孝，封牧为男，守为附城。

以汉高庙为文祖庙。汉氏园寝庙在京师者，勿罢，祠荐如故。诸刘勿解其复，各终厥身；州牧数存问，勿令有侵冤。

4 莽以刘之为字"卯、金、刀"也，诏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雲错刀、契刀及五铢钱，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

5 夏，四月，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于其国，快兄

殷，故汉胶东王，时为扶崇公。快举兵攻即墨[9]，殷闭城门，自系狱。吏民距快；快败走，至长广死[10]。莽赦殷，益其国满万户，地方百里。

6 莽曰："古者一夫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秦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制于民臣，颛断其命，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7 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大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大赦天下。

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鹫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五帅，将持节，帅持幢。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6]；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7]，改句町王为侯；西出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言章。

8 冬，雷，桐华。

9 以统睦侯陈崇为司命，主司察上公以下。又以说符侯崔发等为中城、四关将军，主十二城门及绕溜、羊头、肴黾、汧陇之固[8]，皆以五威冠其号。

10 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

11 是岁，真定、常山大雨雹[9]。

【注释】

①刚卯：是一种佩在身上用作避邪的装饰品，或用金、或用玉、或用桃木、长一寸，宽一寸，于正月卯日作成。刻有"……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等字样。

②其国：指刘快的封国徐乡县，在今山东黄县。

③即墨：县名。在今山东郯城县。

④长广：县名。今山东莱阳县。

⑤虞帝故事：指当时不服从虞舜的控制的四个部族的首领。即浑敦、穷奇、梼杌、饕餮。都被虞舜流放。

⑥玄菟：郡名。今辽宁新宾县。乐浪：郡名。今朝鲜平壤市。高句骊：县名。今辽宁东宾县。夫余：县名。今吉林吉图县。

⑦益州：郡名。今云南晋宁县。

⑧绕溜：陕西商县境七盘十二绕险要。羊头：山西长子县羊头关。肴黾：肴山、渑池，在河南陕县的东边。汧、陇：汧水、陇山。在陕西陇县。

⑨真定：郡名。今河北正定县。常山：郡名。今河北元氏县。

【译文】

3 王莽因承受汉王朝盛世的庞大基业，以及丰厚的官府仓库和文武百官财产，所有蛮族都归附顺从，天下安定。而王莽一旦攫为已有，他的心意仍不满足，认为汉朝的制度格局太小，而想变改使其更为精密。就说自己是黄帝、虞舜的后裔，直到齐王田建的孙子济北王田安失去政权，齐人称他是"王家"，就以此为姓"王"。所以姓王的初祖应是黄帝，始祖应是虞舜。追封陈胡公为陈胡王，田敬

仲为田敬王,济北王田安为济北愍王。又建立五座祖宗祭庙,四座皇亲祭庙。天下姚、妫、陈、田、王五姓都是宗室,世世代代免除赋税、徭役。赐封陈崇、田丰二人侯爵,使他们分别作陈胡王妫满、田敬王田完的后代。

全国州牧、太守,在翟义、赵朋等人造反时,都能掌领州郡,坚守职位,心怀忠孝,所以王莽 就把所有州牧都封为男爵,太守都封为附城。

王莽把汉高庙作为文祖庙。在京师的刘家皇帝陵园寝庙,仍维原状,祭祀同原来一样。刘氏皇族仍然免去他们的赋税徭役,直到他们去世。各州州牧要经常去慰问安抚,不要使他们遭受侵辱和冤屈。

4 王莽认为刘字是由"卯、金、刀"拼成的,因而下诏,禁止正月刚卯和钱币金刀的通行。于是废除错刀币、契刀币以及五铢钱,另制小钱,直径六分,重量一铢,上面铸有"小钱值一"的文字,和以前"大钱五十"的货币为两类,同时通行。为了防止民间私自铸造,就下令禁止私人挟带铜、炭。

5 夏,四月,徐乡侯刘快集结党羽数千人,在他的封国里兴兵起义。刘快的哥哥刘殷,是前汉朝的胶东王,这时已改为扶崇公。刘快兴兵攻打即墨城,刘殷关闭城门,自投监狱。由吏民抗拒刘快,刘快被打败而逃走,到了长广县就死了。王莽赦免刘殷之罪,还增加他的封国达一万户,面积方园一百里。

6 王莽说:"古代一个成年男人耕田一百亩,按十分之一交租税,因而国家丰裕,百姓富足,所以歌颂之声也就兴起。秦朝破坏圣人的制度,废除井田制度,因此土地兼并之风兴起,贪婪卑鄙的行为发生了,强者占田以千亩计算,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又设置买卖奴婢的市场,与牛马一同关栏圈里,被地方官吏控制,专断他们的命运,实违背'天地本姓,人最尊贵'的大义。汉朝减轻土地税租,按三十分之一征税,但是经常加有其他的赋税,年老病残而丧失劳动

能力的人都要计口交税。加之豪强们的侵犯欺凌，利用租佃关系残酷剥削贫民，其名义上是按三十分之一征税，实际上都是十分之五的税。所以豪富之家犬马有吃不完的粮食，骄纵而为恶；贫穷人家连糟糠都不能饱腹，因贫困而作邪恶。他们都陷于犯罪，刑罚因此不能搁置不用。如今把天下的田地改名为'王田'，奴婢为'私属'，都不准买卖。那些家庭男子人数不满八人，而占有田亩超过九百亩的，就必须把多余的田地分给亲属、领里和同乡亲友。使原来无田户，现在应当分得田地，按照规定办理。有敢破坏井田措施、圣人首创的制度，无视法纪，蛊惑民众的人，就把他流放到四方边远的地方，去抵御妖怪鬼神，如同我的始祖虞舜惩罚四凶的成例。"

7 秋，派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颁行四十二篇符命：德祥类五篇、符合类二十五篇、福应类十二篇。五成将捧着符命，带着印信，凡王侯以下以及官吏更改名称的，还有边境匈奴、西域和远方的异族，都就地授予新朝的印信，并收缴原来汉朝的印信。大赦天下。

五威将乘着绘有天文图像的车子，套着六匹母马，后面插着锦鸡的羽毛，服装佩饰很雄伟。每一位五威将下面设置五个元帅，由五威将手持符节，五帅举着旌旗，他们东边到玄菟郡、东浪郡、高句丽县、夹余国。南边到边塞之外，经过益州郡，把句町王改为为句町侯。西边到西域，把那里所有各国国王都改为侯。北方到匈奴王庭，授予单于印信，更改汉朝印信的文字，即不用玺字而用章字。

8 冬，打雷，桐树开花。

9 任命统睦侯陈崇为司命，负责监视三公以下的朝廷官员。又任命说符侯崔发等人为中城、四关将军，分别负责京城十二城门以及绕溜、羊头、脊黾、汧水、陇坻的防务，都用五威放在上面做他的称号。

10 王莽又派遣谏大夫五十人，分别到各郡、国去铸造钱币。

11 这一年，真定县、常山郡下大冰雹。

二 年

1 春，二月，赦天下。

2 五威将帅七十二人还奏事，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无违命者。独故广阳王嘉以献符命，鲁王闵以献神书，中山王成都以献书言莽德，皆封列侯。

班固论曰：昔周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所以亲亲贤贤，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召相其治，致刑错；衰则五伯扶其弱[1]，与共守；天下谓之共主，强大弗之敢倾。历载八百余年，数极德尽，降为庶人，用天年终。秦讪笑三代，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藩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梃，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秦不及期，国势然也。

汉兴之初，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渡河、济，渐于海，为齐、赵；谷、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亙九嶷，为长沙。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2]，北自云中至陇西[3]，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

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④，故文帝分齐、赵，景帝削吴、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祚，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无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

【注释】

①五伯：五霸。此五霸是指齐桓、晋文、宋襄、秦穆、吴子夫差。

②江陵：县名。今湖北江陵县。巴：郡名。今四川重庆市。蜀：郡名。今四川成都市。

③云中：郡、县名。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陇西：郡名。今甘肃临洮县。

④睽孤：乖离而独处。横逆：强暴不顺理。

【译文】

二年(庚午,公元10年)

1 春,二月,大赦天下。

2 五威将帅七十二人回到京师向王莽奏报,汉朝的诸侯王去掉王号改称为公的,都上交印信而为平民,没有违抗命令的。只有前广阳王刘嘉呈献符命,鲁王刘闵呈献神书,中山王刘成都呈书歌颂王莽的功德,都被改封为侯爵。

班固评论说:"从前周朝分封侯国八百个,其中同姓家族就有五十余个,这是为了亲其当亲,亲而又贤,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深根固本,使外人无法动摇它。所以兴盛时,有周公、召公共同辅助治理,使刑罚停止不用。衰落时,有五霸在下扶助,共同防卫。天下人仍然称周王为共主,诸侯的力量虽然强大,还是不敢倾灭周朝。经历八百余年,直到命运终了,德行已尽,被降为平民,才终其天年。秦朝讥笑夏、商、周三代,竟然自称皇帝,而让子弟做匹夫,在朝廷内没有骨肉至亲的辅助,外没有藩属封国护卫;所以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项羽接着灭秦。所以说,周朝超过了它的寿命,而秦朝却未到时候——短至二世而灭亡,这是国家形势所造成的结果。

汉朝建立的初期,以秦朝是因皇族孤立而失败作为教训,于是大封刘氏宗室子弟为王,一开始就封九个诸侯王国。从雁门郡以东到辽阳,为燕国、代国;常山郡以南,太行山以东,渡黄河,过济水,直到黄海、渤海,为齐国、赵国;谷水、泗水以南,龟山、蒙山一带,为梁国、楚国;东边围绕长江、太湖,迫近会稽郡,为荆国、吴国;北边与淮河为界,经过庐山、衡,是淮南国;顺着汉水而下,九嶷山一带,为长沙国。各封国边界相接,环绕东、南、北三面边疆,北连接匈奴,南连接南越。皇帝自己控制的地区,有河东郡、河南郡、河内郡、东郡、颍川郡、南阳郡,东边江陵县,西到巴郡、蜀郡,北起云中郡,南到陇西郡,加上京

师、内史，共十五个郡。在这十五个郡中，又有很多公主、列侯的食邑。大的藩国跨州兼郡，连接几十个城镇、宫室、百官制度与朝廷完全相同，可说是矫枉过正。高祖创建大业，事务繁忙，没有空闲；孝惠帝在位的时间又短，高后吕雉代居帝位而临朝执政，而全国却一派升平，没有叛乱的忧虑。后来终于平安了吕氏的篡权的阴谋，出现太宗的盛世，这也是依赖诸侯的力量。

然而，封国的诸侯本是皇族的末流，末流太滥，就会满溢出来，造成灾害。小者荒淫无道，触犯朝廷法律，大者背离朝廷而横行，结果为害自身，丧失封国。所以文帝分割齐国、越国，景帝削弱吴国、楚国，武帝颁布推广恩惠的教令，而使封国自己分解。从此以后，齐国分为七国，赵国分为六国，梁国分为五国，淮南国分为三国。皇子开始封亲王时，大的封国也不过十几个城镇。长沙、燕、代等国，虽然仍保留旧有名称，已不再紧邻南北边塞。景帝遭遇吴、楚等七国之乱，更贬抑诸侯王地位，减少封国官员的编制。武帝时衡山王刘赐、淮南王刘安的谋反，就制定仕于诸侯的法律，以示地位低于朝廷官员，设置附益之法。封国诸侯只能获得供穿衣吃饭的租税，不可参与政事。到了哀帝、平帝时代，那些诸侯都是后代子孙，和皇帝的血缘关系更加疏远，生长在封闭的王宫之中，受不到士民的尊敬，事实上与富豪的财主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本朝国运短促，成帝、哀帝、平帝都过早去世，一连三代没有继嗣。所以王莽知道汉朝内外都已瘫痪，无论根本或末稍都已衰弱，所以王莽才毫无顾忌惧怕而敢于妄为，并产生奸恶之心，凭借太皇太后的权势，假托伊尹、周公的美名，在朝廷上擅自作威作福，用不着走下台阶就把汉朝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诈谋成功以后，就凭借皇帝的尊严，分别派遣五威将、帅，疾驰全国，颁行符命。而汉家的诸侯王顿脚叩头，双手捧上印信，只怕落在人后。

有些人还歌颂王莽功德,以求取欢颜,岂不令人悲哀吗!

3 国师公刘秀言:"周有泉府之官[1],收不售,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周礼》有赊贷[2],《乐语》有五均[3],传记各有箴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箴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钱府官。司市常以四时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贾,各为其市平。民卖五谷、布帛、丝绵之物不售者,均官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物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又民有乏绝欲赊贷者,钱府予之;每月百钱收息三钱。

又以《周官》税民,凡由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宂作,县官衣食之。诸取金、银、连、锡、鸟、兽、鱼、鳖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卜祝及他方技,商贩、贾人,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

羲和鲁匡复奏请榷酒酤,莽从之。又禁民不得挟弩、铠,犯者徙西海。

4 初,莽既班四条于匈奴,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遣使者责税,收乌桓酋豪,缚,倒悬

之。酋豪兄弟怒，共杀匈奴使。单于闻之，发左贤王兵入乌桓，攻击之，颇杀人民，殴妇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乌桓曰："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乌桓持财畜往赎，匈奴受，留不遣。

及五威将王骏等六人至匈奴，重遗单于金帛，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将率既至，授单于印绂，诏令上故印绶。单于再拜受诏。译前，欲解取故印绂，单于举掖绶之。左姑夕侯苏从旁谓单于曰："未见新印文，宜且勿与。"单于止，不肯与。请使者坐穹庐，单于欲前为寿。五威将曰："故印绂当以时上。"单于曰："诺。"复举掖授译，苏复曰："未见印文，且勿与。"单于曰："印文何由变更！"遂解故印绂奉上将帅，受著新绂，不解视印。饮食至夜，乃罢。右帅陈饶谓诸将帅曰："冥者姑夕侯疑印文，几令单于不与人。如令视印，见其变改，必求故印，此非辞说所能距也。既得而复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绝祸根。"将帅犹与，莫有应者。饶、燕士，果悍，即引斧椎坏之。明日，单于果遣右骨都侯当白将帅曰："汉单于印言'玺'不言'章'，又无'汉'字；诸王已下乃有'汉'，言'章'。今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将帅示以故印，谓曰："新室顺天制作，故印随将帅所自为破坏。单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当还归，单于知已无可奈何，又多得赂遗，即遣弟右贤王舆奉马牛随将帅入谢，因上书求故印。将帅还左犂汙王咸所居地，见乌桓民多，以问咸；咸具言

状。将帅曰:"前封四条,不得不受乌桓降者。亟还之!"咸曰:"请密与单于相闻,得语,归之。"单于使咸报曰:"当从塞内还之邪,从塞外还之邪?"将帅不敢颛决,以闻。诏报:"从塞外还之。"莽悉封五威将为子,帅为男;独陈饶以破玺之功,封威德子。

单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拒汉语,后以求税乌桓不得,因寇掠其人民,衅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十余人将兵众万骑,以护送乌桓为名,勒兵朔方塞下[4],朔方太守以闻。莽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惮于供给烦费,谋亡入匈奴;都护但钦召置离,斩之。置离兄辅国侯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余人,亡降匈奴;单于受之,遣兵与狐兰支共入寇,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及狐兰兵复还入匈奴。

时戊己校尉刁护病,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相与谋曰:"西域诸国颇背叛,匈奴大侵,要死,可杀校尉,帅人众降匈奴。"遂杀护及其子男、昆弟,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单于号良、带曰乌贲都尉。

【注释】

①泉府:官名。《周礼》地官的属官,掌管国家税收、收购市场上的滞销货物等。

②赊贷:出借财物,借者缓期偿还。

③五均:管理市场物价的官署。

④朔方：郡名。今内蒙杭锦旗境内。

【译文】

3 国师公刘秀说："周朝有泉府的官职，收购民间剩余的产品，供应民间缺乏的货物，就是《易经》所说的"管理财政，要端正言行，使货物各得其所，禁止人民为非作歹。'"于是王莽下诏："《周礼》载有由官府办理信贷的方法，《乐语》载有五均之制，古书中记载各有管辖。现在开办信贷之法，建立五均之制，设立若干国家经营之业，目的在于帮助众多的平民，抑制富豪侵吞兼并。"于是在长安城以及洛阳城、邯郸县、临淄县、宛县、成都县设立五均司市、钱府官。司市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对货物定出上、中、下三等价格，保持市价的稳定。民间卖不出去的五谷、布帛、丝绵等物，由均官调查核实，依照成本收购。如果物价一旦上涨，超过平均价一钱，均官就将所藏货物以平均价卖给百姓。如果物价比平均价低，就任由百姓自由买卖。百姓如果缺乏资金需要赊贷，就由钱府借钱，每月利息百分之三。

同时，王莽又依照《周礼》，规定：凡有田地而不耕种，使其荒芜，是为不殖，须缴纳三个人的赋税；城市中住宅周围不种树果木、蔬菜的，须缴纳三个人缴的布匹；游手好闲而无职业的人，须缴纳布匹一匹；如缴纳不起布匹，为得为官做散工，由地方政府供给他们的生活费用。凡是在山林、水泽开采金矿、银矿、铜矿、锡矿的工人，捕猎鸟、兽、鱼鳖的渔民猎人，以及从事畜牧业的牧民，养蚕、种桑、纺织、缝纫的妇女，工匠、医生、巫师、算卦、祭祀及其他技能的人等，还有摊贩、商人，全都各自申报营利所得的总额，由地方官府扣除他们的成本，在纯利润中征收十分之一作为贡税。如有拒绝申报、或申报不实的，就没收其全部资产，并处罚为官府服役十年。

羲和鲁匡又上奏请求酒类由官府专卖，王莽同意请求。又下令禁止民间挟带弩弓、铠甲，违犯者就流放到西海郡。

4.最初,王莽向匈奴颁布了关于处理来降匈奴的人的四条规定,后来,护乌桓使者告诉乌桓国各部落,不要再给匈奴进贡兽皮、布匹税。匈奴派遣使者向乌桓催税,并将乌桓国的酋长抓起来,捆绑着倒挂起来。酋长的兄弟非常愤怒,一起将匈奴的使者杀了。匈奴单于知道这件事后,发动左贤王的属兵侵入乌桓,展开攻击,杀戮人民,掳掠妇女儿童二千人而离乌桓、安置在左地,告诉乌桓:"拿马匹牲畜、兽皮和布匹来赎人!"乌桓国只好拿马畜、兽皮和财货送去赎,可是匈奴收了如数的实物,却不放被掳掠的群众。

等到五威将王骏等六人到匈奴,赠送单于黄金、丝绸等厚重礼物,说明新朝接受天命取代汉朝的情况,因此须收换单于的旧印信。旧印的字是匈奴单于玺,王莽更改为:新匈奴单于章。将帅到达后,授予单于新印信,诏令上交回旧印信。单于拜谢,接受诏书。翻译人员走向前去,想从单于身上解取旧印信,单于抬起手臂交印信。左姑夕侯苏从旁对单于说:"没有看到新印文,暂且不要交给他们。"单于就放下手臂,也不准翻译人员解取旧印信,只请使者坐在帐幕里,单于准备上前敬酒。五威将说:"旧的印信应按时上交。"单于说:"好。"又举起手臂想解开交给翻释人员。这时苏又说:"我们没有看见印章的文字,暂且不能给他们。"单于说:"印文怎会变更!"于是解下旧印呈交五威将帅,接收新印;而他没有打开包装看印章的文字,就杯盘交错,开怀畅饮,至午夜方散。右师陈饶对将帅们说:"刚才姑夕侯怀疑印文,几乎使单于不予交出。假如使他看到印章,发现印文变改,必须要求拿回旧印,这不是用话语所能阻挡得了的。旧印已经到手而又失去,是对我们的使命最大的侮辱。不如把旧印击坏,以断绝祸根。"五威将帅们都犹豫不决,没有一人响应。陈饶是燕人,果断而勇悍,立即举起斧头把旧印劈坏。第二天,单于果然派遣右骨都侯当对五威将帅说:"汉朝发给单于的印信是'玺'而不是'章',又没有'汉'字。各王以下的官员的印文有'汉'字,最下一个字是'章'。而今,不但把'玺'改成'章',而且又加上

'新'字，这样使单于与臣属之间没有分别。希望得到旧印章。"五威将帅拿击破的旧印给他看，向他解释说："新朝承受天命，而制定新的印章，旧印自交回后，就存放我们身边，没有人动它，它却自行破坏。单于应承受天命，奉行新朝的制度！"右骨都侯当回去报告单于，单于知道事已如此，也无可奈何，而且又得到新朝许多馈赠，只好派遣他的弟弟右贤王舆带着进贡的马牛，随从五威将帅来新朝谢恩，仍上书要求袭用旧印。五威将帅回国途中，经过左犁汙王咸管辖的地区，看到很多乌桓人，就询问咸，咸就将以前略夺乌桓国的情况详细告诉他们。五威将帅说："以前中国对匈奴曾有密封四项约束，其中有一项就是不能接受逃亡投降的乌桓人，立刻放他们回去！"左犁汙王咸说："请允许我秘密和单于商量，只要得到单于同意，就让他们回去。"单于教左犁汙王咸询问："应当在塞内遣回他们？还是在塞外遣回他们？"五威将帅就不敢擅作决定，就禀告朝廷。王莽下诏答说："从塞外放回。"王莽把出使匈奴的五威将等都封为子舜，帅封为男爵。唯独陈饶因有击坏单于印玺的功劳，就赐封威德子。

单于最早因汉朝中郎将夏侯藩向他求取土地而遭拒绝，后来因向乌桓索取赋税而没有得到，就寇贼掠夺乌桓人民，中国和匈奴之间裂痕从此产生。再加以这次印文的改变，所以对中国怨恨。于是派遣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十多人，率领一万多骑兵，以护送乌桓群众回国的名义，屯军于朔方郡边塞附近，朔方郡的太守知道这件事后，就奏报朝廷。王莽任命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准备出使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听到这个消息，深怕供给的费用庞大，就谋划逃亡匈奴。西域都护但钦召见须置离，将他斩首。须置离的哥哥辅国侯狐兰支率领须置离的部属二千多人，逃亡投降匈奴。匈奴单于接受了他们，并派兵和狐兰支一起侵入掠夺，攻击车师，斩杀车师后城长，击伤西域都护司马，又和狐兰支一起撤回匈奴。

这时，戊己校尉刁有病，校尉之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

曲侯任商共同商议说："西域各国多有背叛，匈奴又大举入侵，我们面临死亡的危险，可以杀掉校尉，率领大家投降匈奴。"于是，杀了校尉刁护跟他的儿子、兄弟，胁持戊已校尉所有的吏士男女二千余人投奔匈奴。单于任命陈良、终带为乌贲都尉。

5 冬，十一月，立国将军孙建奏："九月，辛巳，陈良、终带自称废汉大将军，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收系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1]。皆逆天违命，大逆无道。汉氏宗庙不当在常安城中。及诸刘当与汉俱废。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众侯刘崇等更聚众谋反，令狂狡之虏复依托亡汉，至犯夷灭连未止者，此圣恩不蚤绝其萌芽故也。臣请汉氏诸庙在京师者皆罢；诸刘为吏者皆待除于家。"莽曰："可。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明德侯刘棐、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或捕告反虏，厥功茂焉。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赐姓曰王。"唯国师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赐姓。

6 安定公太后自刘氏之废，常称疾不朝会。时年未二十，莽敬惮伤哀，欲嫁之，乃更号曰黄皇室主，欲绝之于汉；令孙建世子盛饰，将医往问疾。后大怒，鞭笞其傍侍御，因发病，不肯起。莽遂不复强也。

7 十二月，雷。

8 莽恃府库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下诏遣立国将军孙建等率十二将分道并出：五威将军苗訢、虎贲将军王况出五原[2]；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出云中[3]；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出代郡[4]；相威将军李棼、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5]；诛貉将军杨俊、讨涉将军严尤出渔阳[6]；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出张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输衣裘、兵器、粮食，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先至者屯边郡，须毕具乃同时出；穷追匈奴，内之丁令[7]。分其国土人民以为十五，立呼韩邪子孙十五人皆为单于。

9 莽以钱币讫不行，复下书曰：“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于是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钱货六品[8]，金货一品[9]，银货二品[10]，龟货四品[11]，贝货五品[12]，布货十品[13]，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铸作钱布，皆用铜，杂以连、锡。百姓溃乱，其货不行。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吏民出入持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行之。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及坐卖买田宅、

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10 莽之谋篡也，吏民争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司命陈崇白莽曰："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宜绝其原。"莽亦厌之，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治，非五威将帅所班，皆下狱。

初，甄丰、刘秀、王舜为莽心腹，唱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秀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据摄之萌，出于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莽辄复封舜、秀、丰等子孙以报之。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桀；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秀内惧而已。丰素刚强，莽觉其不说，故托符命文，徙丰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儿王盛同列；丰父子默默。时子寻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从之，拜丰为右伯。当述职西出，未行，寻复作符命，言故汉氏平帝后黄皇室主为寻之妻。莽以诈立，心疑大臣怨谤，欲震威以惧下，因是发怒曰："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收捕寻。寻亡，丰自杀。寻随方士入华山[四]，岁余，捕得，辞连国师公秀子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长水校尉、伐虏侯泳、大司空邑弟左关将军、掌威侯奇及秀门人侍中、骑都尉丁隆等，牵引公卿党、亲、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乃流棻于幽州[五]，放

寻于三危[16]，殛隆于羽山[17]，皆驿车传致尸云。

11是岁，莽始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18]，起八风台，台成万金；又种五梁禾于殿中，先以宝玉渍种，计粟斛成一金。

【注释】

①常安：即长安。王莽改长安为常安。今陕西西安市。

②五原：郡名。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

③云中：郡名。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

④代郡：在今河北蔚县。

⑤西河：郡名。在今内蒙古东胜县。蓼(chēn 琛)。

⑥渔阳：郡名。在今北京市密云县。涉(hui 惠)。

⑦丁令：即丁灵。在今贝加尔湖附近。

⑧钱货六品：1、直径六分，重一铢，刻文："小钱值一"。2、直径七分，重三铢，刻文："幺钱一十"。3、直径八分，重五铢，刻文："中钱三十"。4、直径九分，重七铢，刻文："中钱三十"。5、直径一寸，重九铢，刻文："壮钱四十"。6、市面流通的"大钱五"，共六种。

⑨金币：黄金一斤，值一万钱。

⑩钱币二品：1、朱提钱，重八两，值一千五百八十钱。2、其他杂银，重八两，值一千钱。朱提，山名，在四川宜宾市西南，有高品位的银矿。

⑪龟货四品：1、元龟币，横宽一尺二寸，值二千六百一十钱。2、公龟币，横宽九寸，值五百钱。3、侯龟币，横宽七寸以上，值三百钱。4、子龟币，横宽五寸以上，值一百钱。

⑫贝货五品：1、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两个为一对，一对值二百一十六钱。2、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一对值五十钱。3、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一对值三十钱。4、小贝，一寸二分以上，一对值十钱。5、不满一寸二分，不以对为单位，而以个计，值三钱。

⑬布币十品：布币不是用布做的钱，而是用铜做的钱。1、大布。2、次布。3、弟布。4、壮布。5、中布。6、差布。7、厚布。8、幼布。9、幺布。10、小布。自小

布以上，每一等长多一分，重十五铢，值多一百。如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值一千钱。

⑭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南。

⑮幽州：在今北京市。

⑯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县。

⑰羽山：在今山东蓬莱县境。

⑱方士：方术之士。指求仙、炼丹，自言能长生不死的人。

【译文】

5 冬，十一月，立国将军孙建奏说："九月，十八日，陈良、终带自称废汉大将军，逃入匈奴。此外，本月，癸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闯出一个男子，拦在我的车前，自称是'汉氏刘子舆，是成帝小妻的儿子。刘氏要重登基，快去把宫殿腾出来。'当时逮捕了这个男子，经审问，原来是常安人，姓武名仲。这些人都是逆天行事，违背符命，大逆不道。因此，汉朝的宗庙不应当设在常安城里，刘姓家族为官者应该和汉朝同时废除。陛下仁德之至，一直不忍心早作决定。以前原安众侯刘崇等聚众谋反，使一些狂妄狡猾之徒又依托已亡的汉朝，以致犯杀身灭族大罪的事接连不断发生，这就是圣上一味开恩不及早杜绝在萌芽状态的缘故。我建议：凡是在京师的汉朝君王祠庙，都予废除；凡是在朝廷当官的刘氏宗室，都予以罢免，在家听候派遣。"王莽说："可以。嘉新公、国师刘秀应符命做我的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三十二人，都懂得上命的令，有的进献天符，有的献上善言，有的拘捕或告发反贼，他们的功劳都很大。各刘姓皇族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的，都不免职，但赐姓为王。"只有国师公因把女儿许配给王莽的儿子王临，所以不赐姓。

6 安定公太后自从刘氏被废以后，经常假称有病，不去朝见。当时她还不满二十岁，王莽对她既尊敬害怕，又忧伤哀怜，想让她改嫁，就取消定安公太后称号，改称黄皇室主，想跟汉朝断绝关系。命孙建的儿子穿着华美的服饰，领着御医前去请安问疾。安定公太后

大怒，用鞭子打她身边侍从官。因生气动怒而病发，卧床不肯起。王莽于是就不再勉强她。

7 十二月，打雷。

8 王莽凭恃国库储藏丰富，想在匈奴面前树立国威，就把匈奴单于改称"降奴服于"，下诏征伐。派遣立国将军孙建等率领十二个将领，分路并进：五威将军苗诉、虎贲将军王况从五原郡出发；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从云中郡出发；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从代郡出发；相威将军李棼、镇远将军李翁从西河郡出发；诛貉将军杨俊、讨涉将军严尤从渔阳郡出发；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从张掖郡出发。还有偏将与裨将以下一百八十八，招募天下囚犯、壮丁、共士三十万人，运输军衣皮服、兵器、粮食，从沿海、长江、淮河流域直到北部边郡，使者驾驿站车马急行监督催促，按照战争状态法令办事。先到达的部队驻扎在边郡，等全部到达才同时出动。要穷追匈奴，直追到丁令国。将匈奴的国土和人民分成十部分，立呼韩邪单于的十五个子孙做单于。

9 王莽因为钱币迄今不能流通，又下诏说："货币都是大面额，不能应付小额交易；货币都是小面额，则运输装载就麻烦费事。轻重大小各有等级，那么使用方便，百姓乐意。"于是，改制金、银、龟、贝、钱、布等六种宝币。其中钱币六种，金币一种，银币二种，龟币四种，贝币五种，布币十种。总计，宝币由金、银、铜、龟、贝五种物质制成，有金币、银币、龟币、贝币、钱币、布币六种名称，二十八种币值。钱币、布币都是用铜铸造，其中混杂铅、锡。因货币种类太多，百姓生活陷于混乱，货币不能流通。王莽知道人民怨愁，于是下令只行用值一钱的小钱和值五十的大钱两种，龟币、布币等暂且停止使用。私铸货币的不能禁止，就加重其刑罚，一家私铸货币，领居五家连坐，把他们放在官府作奴婢。官民外出要携带货币，必须与符传相合，才能通行；不拿符传的，沿途住宿、饮食之处，不得收留，关卡和渡口要盘问扣留。公卿大夫都要带着符传才能进入宫殿之门，想

用这样的办法而使其货币流通。当时百姓认为汉铸的五铢钱方便安稳,而王莽铸的大小钱两种同时流通,不易分辨。又经常变动,百姓不信任它,都私下用五铢钱在市场上购买商品。一时谣言四起,说大钱会被废除,都不肯挟带。王莽深感忧虑,又下诏书:"那些挟带五铢钱,说大钱要废除的人,仿照诽谤井田制度,放逐到四方极远的地方去!"这就导致被指控卖买田宅、奴婢、私自铸钱的人,从诸侯、卿大夫到庶民,抵偿其应负的罪责,多得无法计算。于是,农民、商人失业,全国经济崩溃,甚至百姓在市道旁边哭泣。

10 王莽阴谋篡位时,官民争先恐后地伪造符命呈献,都被封侯。那些没有伪造符命呈献的人,就相互戏言说:"唯独你没有接到上帝的任命书吗?"司命陈崇禀告王莽说:"这是为奸臣开辟追求利禄的途径而扰乱天命,应该斩绝其源。"王莽也厌恶这些伪造符命的人,于是就派尚书大夫赵并负责审查处理,凡不是五威将、帅所颁布的符命,而自行制造的人一律逮捕入狱。

当初,甄丰、刘秀、王舜都是王莽的心腹,他们都为王莽夺取大权而在当吹鼓手,为王莽歌功颂德。安汉公和宰衡的称号以及赐封王莽的母亲、两个儿子、侄子,都是甄丰等人所共同策划的,而甄丰、王舜、刘秀也得到王莽的恩惠,都名利双收了,也就不想再让王莽居位摄政。王莽居位摄位的初谋,是出自泉陵侯刘庆、而辉光大谢嵩和长安令田终术。这时,王莽左右辅佐的人业已结成,内心想居位摄政,甄丰等人便顺从他的旨意,王莽就再封王舜、刘秀、甄丰等人的子孙来加以报答。甄丰等人爵位已显赫,心意已得到满足,又实在害怕刘氏宗室和天下豪杰。而那些被王莽疏远的人,就想作符命而得其信任以便升官,王莽就依据哀章等人的符命,而正式登上帝位,王舜、刘秀只是内心恐惧罢了。甄丰一向刚毅强硬,王莽发觉他高兴,所以就假借符命的文字,把他调任更始将军,和卖饼儿王盛地位相等。甄丰父子默默无言。这时,甄丰的儿子甄寻做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便制造符命,说新朝应当把京师附近地区

以陕县为界分开治理，设立两个地区长官，任命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仿照周公、召公的成例。王莽就听从，任命甄丰为右伯。当甄丰述职后准备出发西行时，甄寻又制造符命，说原汉平帝的皇后黄皇室主是甄寻的妻子。王莽是依靠骗术登上帝位，心里怀疑大臣怨恨指责，正想要显示自己的威严来摄服臣下，因此发怒说："黄皇室主是天下人之母。甄寻说的是什么话！"便下令拘捕甄寻。甄寻逃跑了，甄丰自杀。甄寻跟着江湖术士躲进了华山，过了一年多后被抓到，供词牵涉到国师公刘秀的儿子隆威侯刘棻、刘棻的弟弟右曹、长水校尉、伐虏侯刘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左关将军、掌威侯王奇以及刘秀的学生侍中、骑都尉丁隆等人，牵制公卿、乡党、亲戚、列侯以下，死的就有数百人。于是把刘棻流放到幽州，把甄寻流放到三危山，丁隆杀死在羽山，都用驿车装运他们的尸体。

11 这一年，王莽开始崇拜神仙，听信方士苏乐的话，兴建八风台，用费黄金万两。又在宫殿里种植五色谷米，播种之前，先用煮宝玉的水去渍种，计算一斛粟的成本，须要黄金一斤。

三　年

1 遣田禾将军赵并发戍卒屯田五原、北假[1]，以助军粮。

2 莽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诸子，欲以次拜为十五单于。苞、级使译出塞，诱呼左犁汙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助为顺单于，皆厚加赏赐；传送助、登长安。莽封苞为宣威公，拜为虎牙将军；封级为扬威公，拜为虎贲将军。单于闻之，怒曰："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

呼卢訾及左贤王乐将兵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是后，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

是时诸将在边，以大众未集，未敢出击匈奴。讨涉将军严尤谏曰："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猃狁内侵[2]，至于泾阳[3]；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4]，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5]，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今天下遭阳九之厄，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自当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6]，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镬、薪炭[7]，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

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今既发兵，宜纵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击，且以创艾胡虏。"莽不听尤言，转兵谷如故，天下骚动。

咸既受莽孝单于之号，驰出塞归庭，具以见胁状白单于；单于更以为于栗置支侯，匈奴贱官也。后助病死，莽以登代助为顺单于。

吏士屯边者所在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始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号皆兼称将军[20]，遣著武将军逯并等镇名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镇缘边大郡，督大奸猾擅弄兵者。皆乘便为奸于外，挠乱州郡，货赂为市，侵渔百姓。莽下书切责之曰："自今以来，敢犯此者，辄捕系，以名闻！"然犹放纵自若。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注释】

①北假：秦汉时期称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夹山带河地区为北假。

②猃狁（xiǎn yǔn 险允）：北方部族。

③泾阳：县名。在今甘肃平凉县。

④蜢（měng 蒙）：虫名，如牛蜢。

⑤袤（mào 茂）：长。

⑥揆(kuí 奎):推测揣度。

⑦镬(fù 复):釜属,似瓮。

⑧七公、六卿:七公指四辅、三公。 六卿:指羲和、作士、秩宗、典乐、共工、予虞。

【译文】

三年(辛未,公元11年)

1 派遣田禾将军赵并发动边防士卒在五原、北假一带,开荒垦殖,来资助军粮。

2 王莽派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率领一万余骑兵,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到云中郡的边塞附近,招引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几个儿子,想按照顺序任命为十五个单于。蔺苞、戴级派翻译人员出塞,引诱左犁汙王栾提咸以及他的儿子栾提登、栾提助三人来到云中郡的边塞。到后,就用威胁手段,任命栾提咸为孝单于,栾提助为顺单于,都给予丰厚的赏赐,并用驿车把栾提登、栾提助兄弟二人送到京师长安。王莽封蔺苞为宣威公、虎牙将军,封戴级为扬威公、虎贲将军。匈奴单于栾提知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说:"呼韩邪单于所受汉宣帝的恩惠,不能辜负。现在的皇帝不是宣帝的子孙,凭什么做皇帝!"于是派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卢訾以及左谷蠡王乐,率领军队侵入云中郡益寿塞,大肆屠杀中国官民。从这以后,匈奴单于栾提知逐一告诉左右大都尉、接近汉朝边界的那些王侯,要他们入侵边塞,从事抢劫掠夺,大规模的一次有一万余人,中等规模的一次也有数千人,规模最小的一次则数百人。他们杀死雁门郡、朔方郡太守、都尉,掠夺官民牲畜,不可胜数。边境从此衰败。

这时,将领们虽然都在边塞,但应到的兵马却没有都到,因而不敢主动出击匈奴。讨涉将军严尤劝谏说:"我听说匈奴侵害中国,由来已久,但从未听说上古之时有非征伐他们不可的事。后来,周、秦、汉三代才用武力征伐他们,然而都没有找到上策。周朝用的是

中策，汉朝用的是下策，秦朝则是无策可言。周宣王的时候，猃狁部落的入侵，深入到达泾阳县，周朝就命令将领率兵还击，把他们逐出境外而归。周宣王看戎狄的入侵，犹如蚊子、虱子一般，只要赶走也就算了，所以天下都称赞他英明，这是中策。汉武帝挑选将领，训练军队，携带少数衣装和粮草，深入遥远戍守，虽有克敌制胜的功绩，但匈奴也常常回击，以致战争相连，祸患不息，前后三十余年，中国疲惫虚损，匈奴也受惩戒而畏惧，然而天下人都称赞勇武，这是下策。秦始皇忍不住小的耻辱，轻率地浪费民力，修筑长城，坚固结实，长达万里，作为运输的通道，从海滨开始，虽然保持疆界的完整，国内却告枯竭，终于使秦王朝传到二世就丧失国家政权，这是没有策略。如今天下正遭受灾荒和厄运，连年饥馑，西北边境，尤其严重。而朝廷发动三十万大军，准备三百天粮食，向东援引海滨、岱山，向南取自长江、淮河，然后才齐备。计算它的路程，耗时一年，兵马还不能集合完成。而先到边塞的军队露天而居，无所隐蔽，结果士气疲惫，武器损坏，在气势上已不可以作战，这是困难之一。边塞已经空虚，无法供应军粮，从内地各郡、国征集运送，很难保证供给，这是困难之二。估计一个士兵三百天所用干粮，就要十八斛，不用牛力运输，是不能胜任的。而牛本身也要携带饲料，再加上二十斛，牛的负担实在太重了。匈奴境内，尽是沙漠碱地，缺乏水草，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军队出发不到一百天，牛必定全部死光，剩下的粮食却很多，士兵又无法背负，这是困难之三。匈奴境内秋冬天气寒冷，而春夏风大，行军要带很多炊具、柴炭，重得背不动，吃干粮喝水，一年四季如此，使军队有发生疾病的忧虑，所以从前讨伐匈奴都不超过一百天，并不是不想久战，而是势力不够，这是困难之四。部队随身携带供给物资，轻装精锐的部队就很少，因而不能快速行军，即使敌人慢慢撤退，也无法追及。幸而追上，能与他们交战，又被携带物资所累，难以获胜。如遇到险阻，队伍前后单行，不能并驱，敌人只要在前后夹击，危险不能预测，这是困难之五。大规

模动用民力,功劳又未必能建立,这是我所忧虑的!如今既然派出军队,就应该让先到边塞的军队发动攻击,命令臣严尤等对匈奴进行迅速猛烈的攻击,并且给予严重创伤。"王莽不听严尤的谏言,照从前一样运输兵器粮物,于是天下动乱不安。

被王莽封为孝单于的栾提咸,乘防卫不备纵马飞驰出边塞,回到匈奴王庭,将自己被胁迫的情况详细向单于栾提知报告。单于就封他为于粟置支侯,这是匈奴低贱的官职。后来,被王莽封为顺单于的栾提助病死,王莽让栾提登为顺单于。

在边塞集结的部军到处放任骚扰,不循常轨。而关内诸郡又为征兵摧税而发愁,百姓不堪痛苦而离乡背井,开始逃亡而做盗贼,其中以并州、平州尤为严重。王莽命令七公、六卿都兼称将军;派遣著武将军逯并等镇守各著名都令;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别镇守边境大郡,本来是监察大奸巨滑、擅动干戈兴兵作乱的刁徒,结果他们自己都乘机在各地作奸犯科,扰乱州郡,贿赂像做买卖一样公开交易,掠夺百姓财物。王莽下诏书严厉指责他们说:"自今以后,胆敢再犯此法的,就是逮捕入狱,把名字报上来。"然而他们还是照样纵情非为。北部边境自从汉宣帝以来,几代看不见战争的警报,人民旺盛,牛马遍野。到王莽扰乱匈奴,与匈奴结成仇怨,边境人民或死亡,或被抓,在几年之间,北方边境一片荒凉,野外已有无人掩埋的白骨。

3 太师王舜自莽篡位后,病悸寝剧,死[1]。

4 莽为太子置师、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马宫等为师疑、傅丞、阿辅、保拂,是为四师;故尚书令唐林等为胥附、奔走、先后、御侮,是为四友。又置师友、侍中、谏

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

遣使者奉玺书、印绶、安车、驷马迎龚胜，即拜为师友祭酒。使者与郡太守、县长吏、三老、官属、行义、诸生千人以上入胜里致诏。使者欲令胜起迎，久立门外。胜称病笃，为床室中户西、南牖下，东首加朝服拖绅。使者付玺书，奉印绶，内安车、驷马，进谓胜曰："圣朝未尝忘君，制作未定，待君为政；思闻所欲施行，以安海内。"胜对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随使君上道，必死道路，无益万分！"使者要说，至以印绶就加胜身；胜辄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热，胜病少气，可须秋凉乃发。"有诏许之。使者五日壹与太守俱问起居，为胜两子及门人高晖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虽疾病，宜移动至传舍，示有行意；必为子孙遗大业。"晖等白使者语，胜自知不见听，即谓晖等："吾受汉家厚恩，无以报；今年老矣，日暮入地，宜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胜因敕以棺敛丧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语毕，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死时[2]，七十九矣。

是时清名之士，又有琅琊纪逡、齐薛方、太原郇越、郇相、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经饬行显名于世。纪逡、两唐皆仕莽，封侯，贵重，历公卿位。唐林数上疏谏正，有忠直节。唐尊衣敝，履空，被虚伪名。郇相为莽太子四友，病死[3]，莽太子遣使裣以衣衿[4]，其子攀棺不听，曰："死父遗言：'师友之送，勿有所受！'今于皇太子得托友官，故不受也。"京师称之。莽以安车迎薛方，方因使者辞谢曰："尧、舜在上，

下有巢、由。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使者以闻。莽说其言，不强致。

初，隃麋郭钦为南郡太守[5]，杜陵蒋诩为兖州刺史，亦以廉直为名。莽居摄，钦、诩皆以病免官[6]，归乡里，卧不出户，卒于家。哀、平之际，沛国陈咸以律令为尚书。莽辅政，多改汉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鲍宣死，咸叹曰："《易》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职。及莽篡位，召咸为掌寇大夫；咸谢病不肯应。时三子参、钦、丰皆在位，咸悉令解官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悉收敛其家律令、书文，壁藏之。又，齐栗融、北海禽庆、苏章、山阳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

班固赞曰：春秋列国卿大夫及汉兴将相名臣，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贡之材，优于龚、鲍。守死善道，胜实蹈焉。贞而不谅，薛方近之。郭钦、蒋诩，好遁不污，绝纪、唐矣。

5 是岁，濒河郡蝗生。

6 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7]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

【注释】

①王舜(？～公元[10]年)：王莽堂弟。为人敦谨慎，为太后所信爱。在王莽篡后先为车骑将军，后为太师。封新安公。病死。

②龚胜(公元前68～公元[10]年)：西汉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字君宾。三

举孝廉，哀帝时，征为谏议大夫。胜居谏官，数上书，论议朝政。后出为勃海太守。王莽摄政，归隐乡里，王莽数遣使臣征召，拜上卿，他拒不接受。绝食十四天死。终年七十九岁。

③郇相（？～公元[49]年）：有清名。王莽时征为太子四友。病卒。

④裞（shui 说）：赠丧衣被。　衾（qīn 侵）：覆盖尸体的单被。

⑤隃麋：县名。在今陕西千阳县境。

⑥郭钦：隃麋（今陕西千阳县人）。哀帝时为丞相司直，以论董贤，贬为卢奴令。平帝时迁南郡太守。以廉直名。王莽摄政，以病免官。卒于家。蒋诩：杜陵县（今陕西长安县）人。字元卿。尝于屋前竹下开三径，与友人游赏。哀帝时为兖州刺史，以廉直名。王莽摄政，以病免官。卒于家。

⑦元城：县名，在今河北大名县境。

【译文】

3 太师王舜自王莽篡位后，心悸病逐渐加重，终于病故。

4 王莽为太子设置师、友各四人，以大夫的官禄授职。任命前大司徒马宫等人为师疑、傅丞、阿辅、保拂，这是四师。任命前尚书令唐林等人为胥附、奔走、先后、御侮，这是四友。又设置师友、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共九个祭酒，俸禄都按照上卿。

王莽遣使臣带着诏书、印信、安车、驷马去迎接龚胜，并立即任命为师友祭酒。使臣与郡太守、县长史、三老、官属、行义、诸生，共千余人进入龚胜的乡里宣读诏书。使臣想使龚胜起身迎接，长久地站在门外。龚胜说自己病重，不能起立，就把床放到卧室门西侧、南窗之下，头向东方，身穿朝服。使臣把诏书、印信交给他，并呈献安车、驷马，上前对龚胜说："圣朝没有忘记您，制度还未确定，等待您去行政；想听听您的施政意见，以便安定天下。"龚胜回答说："我素来愚昧，加上年老病重，命在旦夕，如果随您上路，必定死在途中，实在没有一点好处。"使臣要胁劝说，还要把印信佩戴在龚胜身上，龚胜推辞不接受。使臣只好上奏说："时值盛夏，天气炎热，龚胜生病，体力不好，是否等到秋凉时再动身？"王莽下诏同意。使臣每隔五天

就和太守一起去问龚胜起居饮食，并向龚胜的两个儿子以及学生高晖等人说："朝廷毫无成见地用封侯的礼仪来对待龚老先生，他虽然身患疾病，也应该移动到驿站去住官舍，表示确有启程的诚意，这样也为子孙后代留下封邑。"高晖等人把使臣的话转告给龚胜，龚胜知道自己不可能顺从，就对高晖等人说："我受汉家的厚恩，无以报答。如今年已衰老，死在旦夕，在道义上，怎能以一身而侍奉两个不同姓的君王？死后如何面见故主？"龚胜就吩咐准备棺木、殡敛后事："衣服只要包住身体就够了，棺材只要包住衣服就可。葬后，不要随俗动冢土、种植柏树，修建祠堂。"话一说完，就不再开口喝水吃饭，历时十四天而死。死时，七十九岁。

当时的清名人士，还有琅琊人纪逡、齐郡人薛方、太原人郇越赵、郇相、沛人唐林、唐尊，都是精通经学，谨慎行事而闻名于当世。纪逡、唐林、唐尊都在新朝做官，被封侯爵，地位尊贵，深受敬重，历任公卿的位置。唐林多次上书直言规劝，有忠直的节操。唐尊则身着破衣服，脚穿破鞋，假冒俭朴，享受虚名。郇相是王莽太子王临的四友之一，去世后，太子派使臣送去寿衣、寿被，郇相的儿子手攀着棺材拒绝接受，说："父亲死前留有遗言：'对教师与宾友的馈赠，不可接受！'如今皇太子自称是我父亲的朋友，所以不能接受。"从而受到京师人们的称赞。王莽用安车去迎接薛方，薛方通过使臣婉谢说："唐尧、虞舜在上，下面准许有巢父、许由他们。如今圣明的君主，其美德可与唐尧、虞舜比高，小臣我愿与许由一样隐居箕山守节。"使臣禀报王莽。王莽听后，非常高兴，不再勉强招引。

当初，隃麋人郭钦任南郡太守，杜陵人蒋诩任兖州刺史，也因廉洁正直而闻名。王莽代帝位而摄政时，郭钦、蒋诩都因病而免除官职，回到家乡，卧病闭门不出，在家去世。在哀帝、平帝的时候，沛郡人陈咸由于通晓律令而被任命为尚书。王莽辅佐朝政，大量更改汉朝制度，陈咸内心很怨恨。等到何武、鲍宣被杀，陈咸叹息说："《易经》说：'抓住时机，立即行动，不要坐等错过时机。'我可以离

开了！"就请求去职退休。等到王莽篡位，征召陈咸为掌寇大夫，陈咸就以病婉谢，不肯答应。当时，他的三个儿子陈参、陈钦、陈丰都在当朝作官，陈咸命令他们都辞官回家，闭门不出，年终祭祀，还是沿用汉家之规和日子。别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陈咸说："我的祖先怎么知道新王朝年终的腊祭呢！"并把家中所有的律令、书籍都藏在墙壁里。还有齐郡人栗融、北海郡人禽庆、苏章、山阳人曹竟，都是儒生，辞去官职，脱离新王朝。

班固评论说：从春秋到国卿大夫一直到汉朝的将相名臣，由于沉溺宠爱而丧失自己的世家，多不胜数。因此具有高洁节操的士人至为可贵。然而，大多数只能约束自己，却不能影响别人。王吉、禹贡的才能，强于龚胜、鲍宣。但坚守死节，宏扬正道，龚胜却是实地履行了。坚守正道，而不必讲小信，薛方很相似。郭钦、蒋诩不仕于王莽，遁逃浊乱，志节不污，与纪逡、唐林，唐尊又完全不同。

5 这一年，靠近黄河各郡，产生蝗灾。

6 黄河在魏郡决口，使清河以东数郡泛滥成灾。在这之前，王莽深怕黄河决口淹没元城王莽的祖坟。到黄河决口，水向东泛滥，元城就可被免水灾，所以决定不筑堤堵塞。

四　年

1 春，二月，赦天下。

2 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上言："捕得虏生口验问，言虏犯边者皆孝单于咸子角所为。"莽乃会诸夷，斩咸子登于长安市。

3 大司马甄邯死[1]。

4 莽至明堂，下书："以洛阳为东都，常安为西都。帮畿连体，各有采、任。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为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29]，以俟有功。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其余以是为差。今已受封者，公侯以下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五十一人；以图薄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诸侯皆困乏，至有佣作者。

5 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嚣嚣[30]，陷刑者众。莽知民愁怨，乃下诏："诸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然他政悖乱，刑罚深刻，赋敛重数，犹如故焉。

6 初，五威将帅出西南夷，改句町王为侯[1]，王邯怨怒不附。莽讽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2]。邯弟承起兵杀歆，州郡击之，不能服。莽又发高句骊兵击匈奴；高句骊不欲行，郡强迫，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貊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涉貊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涉貊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于是貊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莽志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专念稽古之事，复下书："以此年二月东巡狩，具礼仪调度。"既而以文母太后体不安，且止待后。

7 初，莽为安汉公时，欲谄太皇太后，以斩郅支功奏尊元

年庙为高宗，太后晏驾后，当以礼配食云。及莽改号太后为新室文母，绝之于汉，不令得体元帝，堕坏孝元庙，更为文母太后起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馔食堂[10]，既成，名曰长寿宫，以太后在，故未谓之庙。莽置酒长寿宫，请太后。既至，见孝元庙废彻涂地，太后惊泣曰："此汉家宗庙，皆有神灵，与何治而坏之！且使鬼神无知，又何用庙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岂宜辱帝之堂以陈馈食哉！"私谓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饮酒不乐而罢。自莽篡位后，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者无不为，然愈不说。莽更汉家黑貂著黄貂；又改汉正朔、伏腊日。太后令其官属黑貂；至汉家正、腊日，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食。

五　年

1 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与元帝合，而沟绝之。新室世世献祭其庙；元帝配食，坐于床下。莽为太后服丧三年。

2 乌孙大、小昆弥遣使贡献。莽以乌孙国人多亲附小昆弥，见匈奴诸边并侵，意欲得乌孙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弥使坐大昆弥使上。师友祭酒满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国有礼谊，故诎而服从。大昆弥，君子。今序臣使于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3 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焉耆先叛[7]，杀都护但钦；西域遂瓦解。

4 十一月，彗星出；二十余日，不见。

5 是岁，以挟铜炭者多，除其法。

6 匈奴乌珠留单于死，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又素与伊栗置支侯咸厚善，见咸前后为莽所拜，故遂立咸为乌累若鞮单于。乌累单于咸立，以弟舆为右谷蠡王。乌珠留单于子苏屠胡本为左贤王，后更谓之护于，欲传以国。咸怨乌珠留单于贬己号，乃贬护于为左屠耆王。

【注释】

①甄邯(？～公元[illegible]年)：孔光的女婿。王莽引为侍中。王莽篡位，按金匮拜为大司马，封承新公。

②附城：爵位名。是王莽设此爵名，为的是效古之附庸。

③嗷嗷(áo 敖)：众口愁声。

④句町(gou ding 句丁)：县名。今云南广南县。

⑤牂柯(zang ke 臧科)：郡名。今贵州黄平县。

⑥窜(cuàn 篡)：祭品名。

⑦焉耆：国名。今新疆焉耆县。

【译文】

四年(壬申，公元12年)

1 春，二月，大赦天下。

2 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上书说："在边境捕到的匈奴俘虏，经审问，供称匈奴屡次侵犯边境，都是孝单于栾提咸的儿子栾提角所为。"王莽于是召集在京师的各族夷人，当着他们的面，在长安街上把栾提咸的儿子栾提登斩首示众。

3 大司马甄邯去世。

4 王莽到明堂下诏书说："把洛阳定为东郡，常安定为西郡。帮畿相连为一体，男女各有它的食邑。依照《禹贡》把全国分为九州。依照周期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为一千八百名，附城的数

量也是如此，以等待有功之人。凡是公爵，都是地方百里，一万户人家。其他爵位，以此为等差。如今已经受封的，公侯以下共七百九十六人，附城一千五百五十一人。只因户籍地簿还没有调查测量完毕，无法授给封国食邑，暂且向大司农所属都内 府接受俸禄，每月支钱数千。"诸侯们都贫困，甚至有替人帮工的。

5 王莽性情急躁好动，不能平静，每干一件事，总是思慕古代的制度，不管是否适合当时的需要，而制度又始终不能确定。贪官污吏乘机为非作歹，天下悲声四起，犯罪的人也很多。王莽知道百姓愁苦怨恨，就下诏说："国家土地，都可以自由变卖，不受法律拘束。而私自买卖平民的，暂且一律不追究。"然而，其他政令惑乱，刑罚残酷，赋税繁重，还是像过去一样。

6 当初，五威将帅出使西南夷，把句町王改为侯，句町王邯怨恨愤怒而不愿服从。王莽示意牂柯郡太尹周歆采取欺骗手法杀死了句町王邯。邯的弟弟承起兵杀死周歆。王莽令州郡发兵讨伐承，却不能使他降服。王莽又动员高句骊的军队去进攻匈奴，高句骊军队不想去，因被郡府所强迫，就都逃出边界，因犯法而沦为贼寇。辽西太尹田谭追击他们，被他们所杀。州、郡官府将罪责归在高句骊侯驺的身上，严尤上奏说："貉人犯法，不是从驺开始的。假使驺别有用心，也应当命令州郡去安抚他们。如今突然加以重大罪名，恐怕促成他们叛变，而夫余部族一定会有附和的。匈奴没有平定，而夫余、涉貉又兴起，这是很大的忧患！"王莽不加安抚，涉貉于是反叛。王莽下诏命严尤进攻他们。严尤引诱高句骊侯驺到来，将他斩首，亦将首级传送到长安。王莽非常高兴，把高句骊改为下句骊。这样一来，貉人更加侵犯边境，东部、北部和西南的各蛮夷都作乱了。王莽正值志高意满，认为四方蛮夷不值得去并吞消灭，专心研习古事，又下书说："在本年二月，我要到东方巡视，有关部门要把礼仪程序开列出来。"随后，因为文母太后身体不适，暂缓出发。

7 当初，王莽为安汉公时，想谄媚太皇太后，借口斩匈奴郅支单

于的功劳，上奏尊称汉元帝庙为高宗，待太皇太后去世后，牌位就该送到高宗庙，跟元帝分享祭祀香火。到王莽新朝建立后，王莽将太后的名号改为新室文母，表示跟汉朝断绝关系，为了不让她与元帝为一体享受汉王朝的祭祀，就毁坏孝元庙，而另为文母太后建庙，只保留孝元庙的一个旧殿作为文母放置膳具之堂。落成之后，称为长寿宫。因为太后健在，所以不能叫庙。王莽在长寿宫设置酒会，宴请太后。太后到了之后，看到孝元庙被彻底毁坏，满地泥土，不可收拾，不禁惊骇悲伤，哭着说："这是汉家宗庙，都有神灵保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非把它毁坏不可！假使没有鬼神，何必要建庙呢！假使有鬼神，我是他妻子，岂能把他的庙堂改成陈设祭食之处，以侮辱元帝！"她私下对待从说："这个人得罪神灵很多，能长久获得神灵的保佑吗？"酒宴在不愉快中结束。王莽篡权后，知道太后怨恨他，所以凡是可以取悦讨好太后的手段，全部使用。这样却愈发使太后不高兴。王莽改汉家宫廷黑貂服装为黄貂服装。又把汉朝以正月一日作为元旦，改为十二月一日作为元旦。太后命令她的官属仍穿黑貂服装。甚至在汉朝元旦和祭祀百神之日，独自和左右聚餐。

五年(癸酉，公元13年)

1 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去世，终年八十四岁。葬在渭陵，与元帝合葬一处，中间用条沟把它们分开。规定新室世世代代在其庙献物致祭。元帝配祭，神主安放在太后神的衾架下面。王莽为太后守丧三年。

2 乌孙国大、小昆弥派遣使者来进贡。王莽认为乌孙国的人多亲附小昆弥，又看到匈奴的那些边境都受到侵掠，心想要博得乌孙人的欢心，就派遣使臣带领小昆弥的使者坐在大昆弥使者的上位。师友祭酒满昌上奏弹劾使臣说："夷狄因为中国是礼义之邦，所以委屈服从。大昆弥是国君。现在将臣子使者坐在国君使者的上位，这不是使夷狄归从的方法。接待的使臣犯了不大敬之罪！"王莽大

怒，罢免满昌的官职。

3 西域各国由于王莽多次失去恩德、信义，焉耆国首先背叛，杀死西域都护但钦。西域与新室关系于是瓦解。

4 十一月，彗星出现，经过二十余天，消失不见。

5 这一年，由于私藏铜、炭的人太多，就废除了该项法令。

6 匈奴乌珠留单于去世，执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就是王昭君的女儿伊墨居次云的丈夫。云常想和中国求亲相好，又一向与伊栗置支侯侯咸很要好，看到咸前后被王莽封为孝单于，所以就立咸为乌累若鞮单于。乌累单于咸即位后，封弟弟舆为右谷蠡王。乌珠留单于的儿子苏屠胡，本是左贤王，后来改称为护于，想将单于的宝座传给他。咸怨恨乌珠留单于贬低自己的称号，就把护于苏屠胡贬为左屠耆王。

天凤元年

1 春，正月，赦天下。

2 莽下诏："将以是岁四仲月遍行巡狩之礼，太官赍糒、干肉，内者行张坐卧；所过毋得有所给。俟毕北巡狩之礼，即于土中居洛阳之都。"群公奏曰："皇帝至孝，新遭文母之丧，颜色未复，饮食损少；今一岁四巡，道路万里，春秋尊，非糒、干肉之所能堪。且无巡狩，须阅大服中，以安圣体。"莽从之，要期以天凤七年巡狩；厥明年，即土之中，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洛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云。

3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以灾异策大司马

逯并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领尚书事。以利苗男沂为大司马。莽即真,尤备大臣,抑夺下权,朝臣有言其过失者,辄拔擢。孔仁、赵博、费兴等以敢击大臣,故见信任,择名官而居之。国将哀章颇不清,莽为选置和叔,敕曰:"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诸公皆轻贱,而章尤甚。

4 夏,四月,陨霜杀草木,海濒尤甚。六月,黄雾四塞。秋,七月,大风拔树,飞北阙直城门屋瓦。雨雹,杀牛羊。

5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又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分长安城旁六乡,置帅各一人。分三辅为六尉郡[2];河内、河东、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3]。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属县满三十,置六郊州长各一人,人主五县。及他官名悉改。大郡至分为五,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又仿古六服为惟城、惟宁、惟翰、惟屏、惟垣、惟藩,各以其方为称,总为万国焉。其后,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云。

6 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伊墨居次云劝单于和亲,遣人之西虎猛制虏塞下,告塞吏云:"欲见和亲侯。"和亲侯者,王昭君兄子歙也[4]。中部都尉以闻,莽遣歙、歙弟骑都尉、展德侯飒使匈奴,贺单于初立,赐黄金、衣被、缯帛;绐言侍子登在,因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尽收陈良等二十七人,皆械槛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飒。莽作焚如之刑[5],烧杀陈良等。

7 缘边大饥，人相食。谏大夫如普行边兵还。言“军士久屯寒苦，边郡无以相赡。今单于新和，宜因是罢兵。”校尉韩威进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赍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莽壮其言，以威为将军。然采普言，征还诸将在边者，免陈钦等十八人，又罢四关镇都尉诸屯兵。

单于贪莽赂遗，故外不失汉故事，然内利寇掠；又使还，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虏从左地入不绝。使者问单于，辄曰：“乌桓与匈奴无状黠民共为寇入塞，譬如中国有盗贼耳！咸初立持国，威信尚浅，尽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复发军屯。

8 益州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之。

9 莽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货泉二品并行[1]。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

【注释】

①阕(que 确)：尽也。

②六尉郡：王莽改郡为大夫。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义渠十县，属京尉大夫，居故长安寺；高陵以北十县，属师尉大夫，居故廷尉府；新丰(陕西临潼)县以东至湖(河南灵宝)十县，属诩尉大夫，居城东；霸陵(陕西西安市东北)县、杜陵，东至蓝田(陕西蓝田)县，西至武功(陕西眉县)县、郁夷(陕西宝鸡)十县，属光尉大夫，居城南；茂陵(陕西平县)、槐里(陕西兴平)县，至汧(陕西千阳)十县，属扶尉大夫，居城西；长陵(陕西咸阳市)、池阳(陕西泾阳)县以

北，至云阳(陕西淳化)县、栒邑(陕西旬邑)十县，属烈尉大夫，居城北。

③六队郡：队音"遂"。河内后队，河东兆队。弘农右队，荥阳祈队，颍川左队，南阳前队。

④歙(xi 昔)：吸气。

⑤焚如：《易经》有"焚如""死如"字样，王莽用作刑名。

⑥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钱。　货泉：重五铢，值一钱。

【译文】

天凤元年(甲戌，公元14年)

1 春，正月，大赦天下。

2 王莽下诏："定于本岁四季度的第二个月周游天下，行巡守之礼，太官准备干粮干肉，内者令在途负责帷帐褥垫。所经过之处，不须地方供给。等结束北方的巡守之礼后，就定全国的中心洛阳为首都。"众大臣上奏说："皇帝非常孝顺，而近遭文母的丧事，容颜没有恢复，饮食又减少。如今一年四次出巡，路程万里，年岁已高，不是干粮干肉所能支持得了。可暂不要巡守，等待三年丧服期满之后，再行巡守，以保重身体。"王莽答应了，改定天凤七年为巡守之期；第二年，到全国的中心洛阳城。于是，派遣太傅平晏、太司空王邑前往洛阳，选择基地，营建居宅、坛城、茔界。绘出宗庙、社稷、祭祀天地的坛址。

3 三月，寅正二月三十日，出现日食。大赦天下。因灾异之故，王莽下策书大司马逢并以侯爵就朝位，免去太傅平晏所兼领尚书事。任命利苗人王沂为大司马。王莽正式登上帝位后，特别防备大臣，限制、剥夺他们的权力，朝中之臣有说大臣过失的，就加提拔。孔仁、赵博、费兴等人因为敢于攻击大臣，所以获得信任，选择好的官职让他们担任。国将哀章行为很端正，王莽特为他设置和叔的官位，做国将之副，敕令说："不仅要保住国将的家门，还要保住他在西州的亲属。"诸公都被王莽所轻贱，而以哀章为甚。

4 夏，四月，降霜冻死了草本，沿海尤其厉害。六月，黄雾弥漫。七月，大风将树连根拔起，刮走了北阙直城门屋上的瓦。下冰雹，打死牛羊。

5 王莽按照《周官》、《王制》的文字，设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务像太守一样。又设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把长安城郊划分为六个乡，每乡设置乡帅一人。把三辅地区划分为六个尉郡。把河内郡、河东郡、弘农郡、河南郡、颍川郡、南阳郡作为六个队郡。改称河南大尹为保忠信卿。增加河南郡属县达三十个。设置六郊州长各一人，每人管辖五个县。及其他官名全都更改。大郡一个甚至分为五个郡，全国共计一百二十五个郡。九州之内，共有二千二百零一县。又仿照古制六服，把国土分为惟城、惟宁、惟翰、惟屏、惟垣、惟藩，各以其方位称呼，合起来是万国。后来，每年都有变动，甚至一郡改了五次名称，而又回复它原来的名称。官民无法记住，每次下诏书，总要新名之下加上旧名。

6 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伊墨居次云劝单于栾提咸与中国求亲相好，栾提咸同意，派遣人到西河郡虎猛县制虏塞下，告诉边塞官吏说："匈奴单于想见和亲侯。"和亲侯，就是王昭君的侄子王歙。中部都尉奏报朝廷，王莽派遣王歙与王歙的弟弟骑都尉、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恭贺栾提咸登基，赏赐黄金、衣服、被褥、丝织品，欺哄说作为人质的栾提登还在，并趁机悬赏寻求陈良、终带等人。单于栾提咸便把陈良等二十七人逮捕，全部带上枷锁、镣铐，囚禁起来，交给中国使者。派遣厨唯姑夕王栾提富等四十人护送王歙、王飒回国。王莽就制作一种烧杀刑，把陈良等人活活烧死。

7 北方沿着边境地区发生严重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谏大夫如普巡视边境驻军，回来说："军士长久在寒苦的边境戍守，边郡没有办法供应。如今单于刚刚与我们和好，应该趁此机会撤军。"校尉韩威上前说："凭着新朝的威严，吞并匈奴，就好像吃掉口里的跳蚤虱子一样。我愿意求得勇敢的士兵五千人，不携带一斗粮食，

饥了就吃胡虏的肉,渴了就喝他们的血,可以在匈奴境内横冲直撞。"王莽认为他的话很豪壮,就任命韩威为将军。然而,王莽采纳了如普的建议,调回驻扎在边境的将士,免去陈钦等十八人职务,又撤回四关镇都尉的那些屯兵。

匈奴单于贪图王莽的贿赂的财物,所以在外表上仍保持对汉朝旧有的礼节;事实上却以侵掠为利。同时,匈奴使者从中国回去后,知道儿子栾提登早已被处死,怨恨更深,就不断从左地一带入侵边境。新朝使臣问单于栾提咸,单于栾提咸就回答说:"乌孙国和匈奴的一些不肖奸猾无赖,合伙为寇而侵入关塞,就像中国的强盗匪徒一样。我刚刚登位管理国家,威信还不高,但我当尽力禁止,决不敢有背逆之心!"王莽又派军队到边境戍守。

8 益州蛮夷因愁苦困扰,全都反叛,又把益州大尹程隆杀了。王莽派遣平蛮将军冯茂调发巴郡、蜀郡、犍为郡等地方官兵,粮饷就地向百姓征收,以进击益州叛乱民众。

9 王莽又申令恢复金、银、龟、贝等货币,只对其价值略加调整。废除大钱、小钱,改制货布、货泉两种同时通行。又因大钱通行已久,一旦废除,恐怕无法禁绝人们携带,就准许大钱暂可通用,以六年为期,过此期限,则不得再持用大钱。每改变一次币制,百姓随着而破产一次,往往因此而陷于刑网。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三十八

汉纪三十　起旃蒙大渊献，尽玄黓敦牂，凡八年。

王莽下

天凤二年

1 春，二月，大赦天下。

2 民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1]，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莽恶之，捕系，问所从起；不能得。

3 单于咸既和亲，求其子登尸。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当诛侍子者故将军陈钦，以他罪杀之。莽选辩士济南王咸为大使[2]。夏，五月，莽复遣和亲侯歙与咸等送左厨唯姑夕王，因奉归前所斩侍子登及诸贵人从者丧；单于遣云、当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之。咸到单于庭，陈莽威德，莽亦多遗单于金珍，因谕说改其号，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赐印绶，封骨都侯当为后

安公，当子男奢为后安侯。单于贪莽金币，故曲听之；然寇盗如故。

4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论议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按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多。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愦眊不渫[3]。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待者至三岁。谷籴常贵，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莽遣捕盗将军孔仁将兵与县郡合击，岁余乃定。

5 邯郸以北大雨，水出，深者数丈，流杀数千人。

【注释】

①黄山宫：西汉惠帝建，在今陕西兴平县西南。

②济南：郡名。在今山东章丘县。

③愦眊(kuimāo 溃冒)：昏乱糊涂。　渫(xiè 卸)：疏通。

【译文】

汉纪三十 起乙亥(公元15年),壬午(公元22年),共八年。

王莽下

天凤二年(乙亥,公元15年)

1 春,二月,大赦天下。

2 民间谣传黄龙在黄山宫中摔死,前去看热闹的百姓有一万人之多。王莽讨厌这件事,下令逮捕,并追查谣言的起因,但没能找到。

3 匈奴单于栾提咸既跟中国和好,就要新朝归还他儿子栾提登的尸体。王莽准备派使臣送去,又恐怕栾提咸因怨生恨,杀害护送使臣,便逮捕从前建议要处死栾提登的原将军陈钦,用别的罪名处死。王莽挑选擅长辩士济南人王咸作大使。夏,五月,王莽又派和亲侯王歙和王咸等人护送右厨唯姑夕王,趁便归还以前所斩首的侍子栾提登及侍从贵人的棺材。单于派伊墨居次云、右骨都侯须卜当的儿子大且渠奢等人到边境迎接。王咸到达单于王庭,陈述王莽的声威德行,加上王莽又赠送单于栾提咸大量金银珍宝,就借机说服他更改称号,改匈奴为恭奴,单于为善于,赐予新朝颁发的印信。封骨都侯须卜当为后安公,须卜当的儿子奢为后安侯。单于栾提咸贪图王莽的金银珍宝,所以勉强听从。但对边塞的入侵抢劫,依然如故。

4 王莽心想制度已确定,天下就会自然平定,所以精心思考划分地域,制度礼仪,创作乐歌,考证儒家《六经》的真义。公卿大臣早晨上朝,晚上出朝回家,整天都在议论,一连数年,不能作最后决定,根本没有时间过问诉讼案件和被冤陷者的呼号,以及人民急切之事。有些县数年没有县宰,都是由大尹兼任,各种贪赃枉法的行径,一天比一天厉害。派驻在郡、国的中郎将、绣衣执法,都凭仗自己的权势,互相检举奏报。还有十一公士分布各地,劝勉农耕与蚕桑,宣告季节时令,以及各种规章政令,这些官吏往来不绝,在道路上擦

肩而过。每到一处,召集吏民,稍不如意,就逮捕证人。郡、县官府不得不苛征暴敛,用来转相贿赂,以求平安,是非混淆,黑白不分,前往朝廷申诉冤苦的人很多。王莽知道自己从前因独揽大权而取得了汉朝政权,所以现在自己仍独揽一切事务,主办官吏只是按既定的政令办事,以图免罪责而已。那些珍宝名器、钱库、钱谷官,都由宦官兼管。吏民进呈的密封奏章,也都由宦官、近臣开拆,尚书反而不知。他畏惧提防臣下就是这样。又喜欢改变制度,政令又烦多,本来应当由下面奉命执行的,却要反复请示后才去办理,以致前面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后面的事情又跟着来了,使王莽心乱目昏而不能治。王莽时常在灯光下办公,直到天明还是不能办完。尚书借此机会舞弊,阻塞下情,上书等待回答的一连几年得不到解决,被关押在郡县监狱里的人遇到大赦才得出狱,京城卫戍士兵未交替的已达三年之久。谷物出售常常很贵,戍边军队二十多万人都靠县府供给衣食。五原郡、代郡尤其遭殃,迫使他们起来做盗贼,几千人成群结队,转到邻近各郡。王莽派遣捕盗将军孔仁率领军队同地方官兵联合去攻击,经过一年多才平定。

5 邯郸以北,连绵大雨,地下冒出的水,深的地方有几丈,洪水淹死数千人。

三 年

1 春,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书,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许,曰:"夫地有动有震,震者有害,动者不害。《春秋》记地震,《易系》坤动;动静辟翕[1],万物生焉。"其好自诬饰,皆此类也。

2 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

禄。夏，五月，莽下书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骚动，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缓布二疋[2]，或帛一疋。予每念之，未尝不戚焉。今厄会已度，府帑虽未能充，略颇稍给。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赋吏禄皆如制度。"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称。上至四辅而为万斛云。莽又曰："古者岁丰穰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其用上计时通计，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损膳焉。自十一公、六司、六卿以下，各分州郡、国邑保其灾害[3]，亦以十率多少而损其禄。郎、从官、中都官吏食禄都内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备损而为节。冀上下同心，劝进农业，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焉。

3 戊辰，长平馆西崖崩，雒泾水不流，毁而北行。群臣上寿，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匈奴灭亡之祥也。莽乃遣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萌等将兵击奴匈，至边止屯。

4 秋，七月，辛酉[4]，霸城门灾[5]。

5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

6 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征还，下狱死。冬，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莽征丹、熊，丹、

熊愿益调度，必克乃还，复大赋敛。就都大尹冯英不肯给[6]，上言："自西南夷反叛以来，积且十年，郡县距击不已，续用冯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7]，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罹毒气死者什七[8]。今丹、熊惧于自诡，期会调发诸郡兵谷，复訾民取其什四，空破梁州[9]，功终不遂。宜罢兵屯田，明设购赏。"莽怒，免英官；后颇觉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复以英为长沙连率。越巂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

7 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8 是岁，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骏欲袭击之，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命郭钦及佐帅何封别将居后。骏等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封犊、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骏，皆杀之。钦后至焉耆，焉耆兵未还，钦袭击，杀其老弱，从车师还入塞。莽拜钦为填外将军，封剿胡子[10]；何封为集胡男。李崇收余士，还保龟兹。及莽败，崇没，西域遂绝。

【注释】

①翕(xi 稀)：和顺。

②缯(zōng 宗)：古代布帛在二尺二寸的幅度内含径线八十根为一缯。

③各分州郡、国邑保其灾害：东岳，太师、立国将军，保东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岳，太傅、前将军，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岳，国师、宁始将军，保西方二州、二部、三十五郡；北岳，国将、卫将军，保北方二州、一部、二

十五郡；大司马，保纳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队、右队、中部左洎前七部；大司徒，保乐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队、前队，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师尉、烈尉，祈队、后队，中部洎后十郡。六司、六卿，各受所属的公爵保护。

④辛酉：疑有误。

⑤霸城门：长安城南头第一门。也叫青门。

⑥就都：郡名。在今四川广都县。

⑦僰(bó 驳)道：县名。在今四川宜宾市。

⑧罹(lí 离)：遭受。

⑨梁州：王莽改益州为梁州。

⑩剿(jiǎo 绞)。

【译文】

三年(丙子，公元 16 年)

1 春，二月，地震，下大雪，关东一带尤其厉害，雪深之处竟有一丈，竹子、柏树都枯死。大司空王邑上书，以地震为由，请求辞职。王莽不准，批示说："大地有动有震，震有害而动无害。《春秋》记载地震《易经·系辞上传》只说地动，动静配合得宜，万物就滋生。"王莽喜欢自我欺骗，都是像这样的。

2 以前，王莽以制度厘订未完为由，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俸禄。夏，五月，王莽诏说："我因遭到阳九困厄的命运，灾难难避，国家用度不足，人民生活困难而引其骚动，从公卿以下，一个月的俸禄，不过十缗粗布二匹，或绸缎一匹。我每想到这件事，没有不忧愁的。而今，困厄的命运已经过去，国库虽然还不充足，但总算略微宽裕。将从六月一日开始，按照制度发放官吏俸禄。"四辅、公卿、大夫、士、舆、僚，共十五等。僚的俸禄每年米谷六十六斛，按照等差上升；到四辅则是每年一万斛。王莽又下诏说："古时候，年岁丰收，则俸禄增加，年岁歉收，则俸禄减少，表示官吏与百姓同欢乐共忧愁。其费用是每岁郡、国到京师进呈计簿时总计，所以是用丰收年

岁作为最高标准,因为天下没有灾害,太官供应膳食品类就比较完备。如有灾害,则视灾害的轻重,则分等级依次降低减少。从十一公爵开始,六司、六卿以下,分别到各州郡、国,负责自己的灾害,也视灾害的轻重,分等级依次降减俸禄。从京师由府领取俸禄的郎官、侍从官京师官吏,则依据太官供应膳食的完足与减损之数而决定他们俸禄降低减少。希望上下一心,鼓励促进农业生产,安定民生。"王莽的制度是如此繁杂琐碎,因丰收灾害等级无法确定,计算的方法就无法精确,所以在执行中就很难办理。以致官吏始终得不到俸禄,就纷纷利用自己的职权做不法之事,靠受取贿赂来供给自己。

3 初九,长平馆西岸坍塌,使泾河水流阻塞,河水冲破决口而向北流。大臣们向王莽祝贺,认为《河图》上说的"用土去镇服水",正是匈奴灭亡的预兆。王莽相信这种解释,就派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萌等人率领军队去攻击匈奴,到了北方边境驻扎下来。

4 秋,七月,辛酉(疑误),霸城门发生火灾。

5 寅正六月二十九日,日食,大赦天下。

6 平蛮将军冯茂攻打句町国,士兵因瘟疫而死亡的有十分之六七;而向人民征收的军事费用,赋税额高达十分之五。弄得益州民穷财尽,而战争仍然未取得胜利。王莽把冯茂召回、关进监狱,冯茂死于狱中。冬,王莽另派宁始将军廉丹和庸部牧史熊,大规模征发天水县、陇西县的骑兵,广汉、巴、蜀、犍为等郡官民十万人,加上负责粮草运输的共二十万人,去攻打句町。一开始时,斩杀敌人数千。后来,军粮供应不上,士兵饥寒,又染上瘟疫。王莽征召廉丹、史熊回京师,廉丹、史熊要求增加支援,重新安排,一定要取胜方班师还朝。于是,捐税更重,就都大尹冯英不肯供给,上书说:"自从西南夷叛变,十有余年,郡、县先已不停出兵进行抗击,继而派用冯茂,并用尽了所有办法,企图一击平定。僰道县以南,山高谷深,林恶水险,冯茂把百姓赶到远地居住,花费以亿计算,官兵中毒气而死的,

为数达十分之七。如今廉丹、史熊害怕追究自己的责任，指定期限调用各郡的士兵、粮秣，又搜索民财十分之四，弄得梁州地方民穷财尽，而仍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应该撤回军队，让他驻守边境和开垦耕种田地，明令规定重赏，奖励那些抗击有功的军民。"王莽大怒，免除冯英的官职。后来他有点觉悟，说："对冯英不应该这么深责。"又任命冯英为长沙郡连率。越嶲郡蛮夷酋长杀死太守枚根。

7 翟义的党羽王孙庆被抓到，王莽命太医、尚方和高明的屠夫一起将王孙庆解剖，测量五脏，用小竹签贯通他的经脉，弄清脉膊终始，据说可以用来治病。

8 这一年，王莽派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出使西域。各国都到郊外迎接，并供应民夫及粮秣。王骏准备袭击焉耆国，焉耆国假装投降，却秘密集结军队，以防备袭击。王骏等人率领莎车国、龟兹国的军队七千余人，分为几个队伍，命令郭钦和佐帅何封另率一支军队作为后卫。王骏等人进入焉耆国。焉耆国的伏兵突起，切断王骏等退路。而姑墨、封犊、危须等国军队，届时全部叛变，与焉耆军队一起进袭王骏，把王骏等全部斩杀。郭钦稍后抵达焉耆国，这时，焉耆国军队还没有回来，郭钦发动袭击，屠杀老人、妇女、儿童，从车师国进入边塞回国。王莽任命郭钦为填外将军，封为剿胡子，封何封为集胡男。李崇收集残余的军队，转回护卫龟兹国。等到王莽新王朝覆灭，李崇去世，西域遂跟中国隔绝。

四 年

1 夏，六月，莽更授诸侯王茅土于明堂；亲设文石之平，陈菁茅四色之土[1]，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

授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实吝啬，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

2 秋，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3 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92]。郡有数人，皆用富贾为之，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是岁，莽复下诏申明六筦，每一筦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奸民猾吏并侵，众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调士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纳言冯常以六筦谏，莽大怒，免常官。法令烦苛，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繇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别，贫者无以自存，于是并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临淮瓜田仪依阻会稽长州[93]；琅邪吕母聚党数千人[94]，杀海曲宰[95]，入海中为盗，其众浸多，至万数。荆州饥馑[96]，民众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97]，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98]，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者南阳马武、颍川王常、成丹等，皆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臧于绿林山中[99]，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等与王匡俱起[100]，众皆万人。莽遣使者即赦盗贼，还言："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莽大怒，

免之。其或顺指言："民骄黠当诛"及言"时运适然，且灭不久"，莽说，辄迁官。

【注释】

①四色泥土：指青、赤、白、黑四种颜的泥土。代表东、南、西、北四方。

②五均：管理市场物价的官署。分别设在长安、洛阳、临淄、宛城、成都、邯郸等六大都市。　六筦：对酤酒、卖盐、铁器、铸钱以及从名山大泽开采物资产，统一由政府主管征税，加强对人民的剥削。

③临淮：郡名。在今江苏泗洪县。　会稽：郡名。在今江苏苏州市。

④琅邪：郡名。在今山东诸城县。

⑤海曲：县名。在今山东日照县。

⑥荆州：指河南南部，穿过湖北中部，一直到湖南西一带。

⑦鬼祟（fu ci 蜉辞）：指孚莽。

⑧新市：在今湖北京山县。

⑨绿林中：即今湖北大洪山。

⑩南郡：在今湖北江陵县。　江夏：郡名。在今湖北新洲县。

【译文】

四年（丁丑，公元17年）

1 夏，六月，王莽在明堂重新把象征封国的茅草和泥土交予诸侯王。亲自摆设平正的文石，陈列菁茅、四色泥土，祭告东山、社、后土、先祖、先妣，而后颁授他们。王莽喜好说空话，羡慕古代的法制，大肆封爵，而本性实在刻薄吝啬，器量狭小。形式上虽赐人爵位，但借托地界还没有划定清楚，所以暂授给象征封国的茅土，用来安慰那些喜欢封爵的人。

2 秋，八月，王莽亲自到京师南郊，铸作威斗，威斗是用五色矿石跟铜一起烧炼，铸成一个像北斗七星的东西，长二尺五寸，用以诅咒镇压所有叛乱。铸成之后，命司命背着它，王莽出巡，威斗先行。王莽回宫，就放在御座之旁。

3 王莽设置羲和命士，督促实行管理财经的五均、六筦制度。每郡有数人主持，都由富商之家担任。他们乘坐驿车，谋求私利，来往全国，乘机与郡、县官吏勾结，设立假帐。府库钱财都不确实，而百姓更加穷苦。这一年，王莽又下诏，重申肯定六筦。并为每一项设立法令规章，加以防范，触犯的人罪重的甚至处死。贪官污吏跟奸猾之徒，勾结密切，同时侵害百姓，使人民都不能安定生活。此外，公爵以下所有征集有奴婢的人，每一奴婢要缴纳三千六百钱的税金。天下人更加愁苦。纳言冯常，就六筦制度，规劝撤销，王莽大怒，把冯常免职。新朝的法令琐碎苛刻，百姓随便一动，就触犯法网。而差役既多又重，百姓不能耕田纺织。同时，旱灾、蝗虫灾接连发生，诉讼案子长久不能解决。官吏用苛刻残暴的手段，建立威严；利用王莽的禁令，掠夺百姓财物。使富人不能自保，穷人无法活命。于是，无论贫富，大家都自行武装，盘据高山大湖，当起盗贼。官吏不能制服他们，只好蒙蔽上级，以致逐渐扩大，变民遍地。临淮人瓜田仪盘据会稽郡的长州苑，琅邪人吕母聚集党羽数千人，杀死海曲县宰，乘船入海，当起海盗，人数越来越多，达到近万人。荆州发生大饥荒，人们逃入山野沼泽，挖掌茅而食，人多而掌茅有限，因而常互相争夺。新市人王匡、王凤因为秉公处理民间纠纷，于是被推举为首领，拥有数百人。于是，一些逃亡在外的南阳人马武、颍州人王常、成丹等，都来跟从王匡；他们一起攻打距城市较远的村落，盘据在绿林山中，数月之间，集结七八千人。又有南郡人张霸、江夏人羊牧等，与王匡同时兴起，人数都达万人。王莽派出使臣，就地赦免这些盗贼，希望能平息民变。使臣回京后，奏称："盗贼们解散之后，不久就又聚集一起。问他们原因，都说：'为法令烦琐苛刻所愁苦，无法靠劳力谋生，辛苦所得还不够缴纳赋税。就是闭门自守，又往往因邻居私自铸钱币或携带铜件，要连坐入狱，贪官污吏就借此逼人欲死。'百姓走投无路，才都不得已而为寇。"王莽大怒，立即将使臣免职。如有人顺着他的意思，说："小民倨傲狡猾，应该诛杀。"或说：

"这只是一时的反常现象，不久自然消灭。"王莽就会高兴，给他升官。

五 年

1 春，正月，朔，北军南门灾。

2 以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牧；见，问到部方略，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冀可以解释安集。"莽怒，免兴官。

3 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莽乃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公府士驰传天下，考复食饔，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奸，而奸愈甚。

4 莽孙功崇公宗坐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玉印，发觉，自杀。宗姊妨为卫将军王兴夫人，坐祝诅姑，杀婢以绝口，与兴皆自杀。

5 是岁，扬雄卒[92]。初，成帝之世，雄为郎，给事黄门，与莽及刘秀并列；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莽、贤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好古乐道，欲以文章成名于后世，乃作《太玄》以综天、地、人之道；又见诸子各以其智舛驰[93]，大抵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

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号曰《法言》。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唯刘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钜鹿侯芭师事焉。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1]，薄仁义，非礼学，然后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2]，则必度越诸子矣！"

6 琅邪樊崇起兵于莒[3]，众百余人，转入太山。群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崇同郡人逢安[4]，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共还攻莒，不能下，转掠青、徐间。又有东海刀子都，亦起兵抄击徐、兖。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

7 乌累单于死，弟左贤王舆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舆既立，贪利赏赐，遣大且渠奢与伊墨居次云女弟之子醯棱王俱奉献至长安[5]。莽遣和亲侯歙与奢等俱至制虏塞下，与云及须卜当会；因以兵迫胁云、当，将至长安。云、当小男从塞下得脱，归匈奴。当至长安，莽拜为须卜单于，欲出大兵以辅立之，兵调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并入北边为寇。

【注释】

①三印：其印文为维祉冠，存已夏，处南山藏薄冰。肃圣宝维。德封昌图。

②扬雄（前53—后18）：西汉著名哲学家、辞赋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人。幼时好学，博闻强记，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后官为大夫。为人口吃不能剧谈，以文章名世。早年所作《长扬赋》、《甘泉赋》多仿司马相如，并与之齐名。后来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学说。又著《方言》一书，记述各地方言，是研究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又仿《苍颉篇》编成《训纂篇》，对文字学也有贡献。

③舛（chuǎn 喘）驰：背道而驰。

④老聃（dàn 担）：老子李耳。

⑤圣人：指周公、孔子。

⑥莒（jǔ 举）：县名。今山东莒县。

⑦逢（páng 旁）：姓。

⑧醯棱（xidū 西读）。

【译文】

五年（戊寅，公元18年）

1 春，正月，初一，北军营南门失火。

2 任命大司马允费兴为荆州牧，王莽接见并询问他到任后的施政方针，费兴回答说："荆、扬二州的百姓大都依靠林湖沼，以捕鱼、采樵为业。近来，国家申张六筦制度，征收山林湖沼税，损害、剥夺了百姓的利益，加上一连数年旱灾，百姓饥饿贫穷，无法活命，所以沦为盗贼。我到任后，想要明令晓喻盗贼，返回乡里，贷放衣食、耕牛、种子和粮食，放宽他们的租税，希望能使他们消愁怨，安于其业。"王莽发怒，免掉了费兴的官职。

3 天下的官吏因为得不到俸禄，都全靠贪赃枉法，牟取私利，郡尹、县宰家里，都积累上千斤黄金。王莽调查始建国二年匈奴扰乱中国以来，所有军吏和边境官吏大夫以上牟取非法利益而增加产

业发了财的，下令没收他们全部财产的五分之四，用来资助边防急需。此令一下，各公府官吏乘坐驿车很快跑遍全国，审查贪得无厌的人，启发士兵控告自己的将领，奴婢告发自己的主人，原来希望用此来禁止奸邪，而奸邪反而越发严重。

4 王莽的孙子功崇公王宗，被控穿天子衣服，戴天子帽子自画了一幅像，私刻三枚印章，王宗自杀。王宗的姐姐王妨是卫将军王兴的夫人，被控诅咒婆母，为了灭口，又杀死婢女；王妨、王兴都自杀身死。

5 这一年，扬雄去世。最初，汉成帝时，扬雄为郎官、给事黄门，与王莽、刘秀官位相同；哀帝初期，又和董贤官位相同。后来王莽、董贤任三公之职，权力超过皇帝，只要推荐保举，没有不被提拔；可是，扬雄历经了三任皇帝，却仍是原职。到王莽篡夺帝位，扬雄才以受人尊敬的老前辈资格，提升为大夫。扬雄对势利看得很淡漠，只崇拜古人古事，乐守圣贤之道，想以文章使自己留名于后世，于是撰写《太玄》一书，以综合天、地、人三方面的道理。扬雄又发现先秦诸子的学说，各有其智慧之言，与儒家背道而驰，大都是诋毁儒家学派的圣人、奇异荒诞，似是而非的言词，以扰乱时政。即使是小小的巧辩，但终究可能破坏儒家学派的基础，而迷惑群众，使人们信奉它，却不知道它是不对的。所以当时有人向扬雄提出问题，扬雄常用合乎礼法的言论回答，遂收集成书，定名《法言》。只求自省，不向外宣扬，因此被当时忽视了。只有刘秀和范逡对他尊敬，而桓谭也认为他的书无与伦比，钜鹿人侯芭用师礼侍奉他。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听说扬雄去世，对桓谭说："你经常称赞扬雄的著作，难道能留传后世吗？"桓谭说："一定能留传，只可惜你与我都看不到罢了。平庸的人以近为贱，以远为贵，亲眼看见的扬雄，官位这么小，地位这么低，容貌又这么平庸，都没有动人之处，所以瞧不起他的著作。从前，李耳著虚无之说两篇，轻视仁义，抨击礼学，可是，后来喜欢它的人，还以为它的价值超过《五经》，从汉文帝、汉景帝以及

司马迁，都有这样的说法。如今扬雄的著作，文字功力和内容，都十分深刻，但所发议论却不违背儒家学派的圣人，将来一定超过其他学派的学说。”

6 琅邪人樊崇在莒城聚众起兵，有百余人，辗转进入泰山。附近变民敬服樊崇的勇猛，纷纷归附，一年之间，集结万余人。樊崇同郡人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自聚众起兵，总共有数万人之多。于是，跟樊崇会合，回军进攻莒城，不能攻下。就回过来在青、徐二州一带抢劫。又有东海人刁子都，也聚众起兵，在徐、兖二州一带抄掠骚扰。王莽派遣使臣征调各郡、国的军队去攻击，不能取胜。

7 匈奴乌累单于去世，他的弟弟左贤王栾提舆继位，称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栾提舆即位后，贪图赏赐，派遣大且渠奢和伊墨居次云的妹妹的儿子醯棱王，一起到长安进贡。王莽派遣和亲侯王歙和奢等人一起到制虏塞，跟伊墨居次仁、须卜当会面。并趁机用兵把云、当二人胁迫到长安。云、当的小儿子从塞下逃脱，回归匈奴。须卜当到长安后，王莽任命他为须卜单于，想派大军帮助他在匈奴登位。而大军一时无法集结。而匈奴对新朝更加恼怒，并侵入北方边境抢劫。

六　年

1 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自言“己当如黄帝仙升天”，欲以诳耀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

2 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

3 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能克。益州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嶲夷人大牟亦叛[1]，杀略吏人。莽召丹还，更

遣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太傅羲叔士孙喜清洁江湖之盗贼。而匈奴寇边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2]，以为锐卒。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缣帛皆输长安。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吏尽复以与民。又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理军，赐以车马，待发。

初，莽之欲诱迎须卜也，大司马严尤谏曰："当在匈奴右部，兵不侵边，单于动静辄语中国，此方面之大助也。今迎当置长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听。既得当，欲遣尤与廉丹击匈奴，皆赐姓征氏，号二征将军，令诛单于舆而立当代之。出车城西横厩，未发。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数谏不从；及当出，廷议，尤固言"匈奴可且以为后，先忧山东盗贼。"莽大怒，策免尤。

4 大司空议曹史代郡范升奏记王邑曰[3]："升闻子以人不间于其父母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今众人咸称朝圣，皆曰公明；盖明者无不见，圣者无不闻。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则元元焉所呼天！公以为是而不言，则过小矣；知而从令，则过大矣；二者于公无可以免，宜乎天下归怨于公矣。朝以远者

不服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为重忧。今动与时戾，事与道反，驰骛覆车之辙，踵循败事之后，后出益可怪，晚发愈可惧耳。方春岁首而动发远役，藜藿不充[1]，田荒不耕，谷价腾跃，斛至数千，吏民陷于汤火之中，非国家之民也。如此，则胡、貊守阙[2]，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县[3]，免元元之急；不可书传，愿蒙引见，极陈所坏。"邑不听。

5 翼平连率田况奏郡县訾民不实[7]，莽复三十取一；以况忠言忧国，进爵为伯，赐钱两百万，众庶皆詈之。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

6 夙夜连率韩博上言[8]："有奇士、长丈，大十围，来至臣府，欲奋击胡虏，自谓巨毋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濒，轺车不能载[9]，三马不能胜。即日以大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诣阙。霸卧则枕鼓，以铁箸食，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愿陛下作大甲、高车、贲·育之衣，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街道，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以示百蛮，镇安天下。"博意欲以风莽；莽闻，恶之，留霸在所新丰[10]，更其姓曰巨母氏，谓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征博，下狱，以非所宜言，弃市。

7 关东饥旱连年，刁子都等党众寖多，至六七万。

【注释】

①越巂(xi 稀)：郡名，在今四川西昌县。

②猪突豨勇：王莽军队名。说如豕之触突，一往无前。

③代郡：在今河北蔚县。

④藜藿(lí huò 黎霍):藜与藿,都是可食的野菜。

⑤胡:古代泛称我国北方边地与西域的民族为胡。 貊(mò 莫):古代称居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为貊。

⑥倒县:头向下脚向上地被倒挂,比喻处境极困苦危急。

⑦连率:王莽改郡守为连率。 翼平:郡名,在今山东寿光县。

⑧夙夜:郡名。在今山东不夜县。

⑨轺(yáo 姚):古代一种轻便的车。

⑩新丰:县名。在今陕西临潼县。

【译文】

六年(己卯,公元19年)

1 春,王莽眼见全国民变越来越多,就命令太史推算三万六千年的日历,每隔六年改换一次年号,布告天下。又下诏书说:"我会和轩辕黄帝一样,成仙升天。"想以此来欺骗迷惑人民,瓦解民变。听到的人都哑然失笑。

2 王莽初次把他御制的《新乐》呈献于明堂、太庙。

3 更始将军廉丹攻击益州郡叛乱的蛮族,无法取胜。益州郡蛮族栋蚕、若豆部落等起兵谋反,杀死郡太守。越嶲郡夷人大牟也起兵谋反,屠杀官民,并侵占他们的财产。王莽把廉丹召回来,再派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去打蛮夷若豆等部落,派太傅羲叔士孙喜去清除江湖的民变。这时,匈奴侵犯边境,形势更为严重。王莽就大规模招募全国壮丁以及死罪囚犯、官吏、平民和奴仆,起名为猪突、豨勇,作为精锐部队。扩大征收捐税,所有赋税都由全国官民负担,收取人民财产的三十分之一,绸绢全部运送到长安。又下令公卿以下直到郡县最低级官员,都要负责饲养并保护军马,饲养保护军马数目,根据各人的俸禄规定等级。而官吏都把它转给百姓保养。又广泛招集全国可以攻击匈奴的奇巧技术的人才,允许不局限正轨制度,越级提升他们。于是,上书陈述方略的数以万计。有的声称:渡过江河可以不用舟船,只要使战马首尾相接,就可运送百

万雄师。有的声称：不用携带军粮，只要服一种药物，军队就不会饥饿。有的声称：能够飞行，一日飞行一千里，可以深入匈奴心脏侦察。王莽就当面让他们试验，他们拿大鸟羽毛做成两个大翅膀，头上和全身都贴满羽毛，遍身用环形纽带缠绕，飞行几百步就掉下来了。王莽知道这种技术不能用，却要博取珍惜人才的名声，都任命为理军，赐给车马，等待出发。

当初，王莽想引诱须卜当来长安，大司马严尤劝谏说："须卜当在匈奴右部，他的部队从来没有侵犯过边境，匈奴单于的一举一动，他都及时告诉中国，这对中国是很大的帮助。如今把须卜当迎来长安并安置在长安槁街，则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匈奴人而已，不如让他留在匈奴，对中国更有益。"王莽拒不听。把须卜当弄来后，王莽想派严尤和廉丹去攻打匈奴，特赐姓征氏，号称二征将军，要他们杀死单于栾提舆而立须卜当去代替他。从长安车城西横厩出发，但没有起行。严尤是一位很有智谋和才干的将领，一向反对王莽攻打四方蛮族，屡次规劝，王莽都不采纳。这次出征时，举行廷议，严尤坚持说："匈奴可以暂且放在后面，我们最大的忧虑，是山东地区的盗贼。"王莽大怒，把严尤免职。

4 大司空议曹史代郡人范升，向大司空王邑提出签呈："我听说，做儿子的，不离间父母之间的感情，才称为孝子。做臣子的，有过即谏，不诋毁国君，才称为忠臣。而今，人们都歌颂皇神圣，赞扬你英明。然而，神圣就是无所不知，英明就是无所不见。如今天下大事，像日月一样昭明，像雷霆万钧一样震撼。然而，皇上不知道，你也听不见。善良的人们，去哪里呼喊苍天？你认为措施是对的而不说，过错还小。明知是错的而仍奉命执行，那么过失就大了。这两种情形，你都不可能避免，怪不得天下人将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你的身上。朝廷因为四夷不服，是最大的忧虑，我则认为国内人民不心悦诚服，才是最大的忧虑。现在任何举措都不合时宜，所决定的事情跟常规相背。在翻车的道路上奔驰，在失败的轨迹上步步踯进，往

后降临的灾祸更加令人震惊，爆发得越晚，灾祸的程度就越可怕。而今，正逢一年开始的春天，却发兵远征，野菜都不够吃，田地荒芜，无人耕种，谷价猛涨，一斛竟高达数千钱，低级官吏和全国人民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已不再是国家的基石。这样，就好比胡人、貊人把守未央宫宫门，青州、徐州的贼寇近在帐幕之内。我有一言，可以解除天下危急，免除百姓的痛苦。无法用文字表达，希望蒙受引见皇帝，当面陈述。"王邑不予理会。

5 翼平郡连率田况奏报，郡、县所报人民的财产不确实，王莽又按三十分之一征税一次。王莽认为田况进呈忠言，忧国忧民，进升为伯爵，还赐给两百万钱，大家都咒骂田况。青、徐二州的百姓大批离乡背井，向外逃亡。老弱饿死于道路，而年轻力壮的加入盗贼。

6 夙夜郡连率韩博奏报说："有个奇士，身高一丈，腰粗十围，来到臣的官府，声称：要从军出征匈奴，自我介绍他叫巨毋霸，生长在蓬莱山东南、五城西北的昭如海边，小车不能载他，三匹马拖不动他。当天，我就用四匹马的大车，竖立虎旗，载巨毋霸前来京师。巨毋霸躺着就用鼓做枕头，用铁筷子吃饭，这是皇天派他来辅助新朝的。希望陛下为他特制大铠甲、高车，孟贲、夏育穿的衣服，派遣一员大将，勇士百余人，在道路上迎接他。京师门户如果不能容纳，就增高加大。用以显示给所有蛮族看看，以镇服天下。"韩博意思是讽刺王莽。王莽听说大为厌恶。就命巨毋霸留在所到达的新丰县，并将他的姓改为巨母氏，说是因文母太后出现这个人，而使自己成为霸王的符命。然后，征召韩博，关进监狱，以出言不当为由，将他斩首。

7 函谷关以东连年大饥馑荒旱，刁子都等党羽逐渐增多，已达六、七万人。

地皇元年

1 春，正月[1]，乙未，赦天下；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

2 莽下书曰："方出军行师，敢有趋谨犯法者辄论斩，毋须时！"于是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

3 莽见四方盗贼多，复欲厌之，又下书曰："予之皇初祖考黄帝定天下，将兵为大将军，内设大将，外置大司马五人，大将军至士吏凡七十三万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万人。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将条备焉。"于是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位，赐诸州牧至县宰皆有大将军、偏、裨、校尉之号焉[2]。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仓无见谷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取办于民。

4 秋，七月，大风毁王路堂[3]。莽下书曰："乃王午铺时，有烈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昔符命立安为新迁王，临国洛阳，为统义阳王，议者皆曰：'临国洛阳为统，谓据土中为新室统也，宜为皇太子。'自此后，临久病，虽瘳不平。临有兄而称太子，名不正。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谷稼鲜耗，蛮夷猾夏，寇盗奸宄，人民征营，无所错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义阳王。"

5 莽又下书曰："宝黄厮赤。其令郎从官皆衣绛[4]。"

6 望气为数者多言有土功象；九月，甲申，莽起九庙于长安城南，黄帝庙方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制度甚威。博征天下工匠及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者，骆驿道路；穷极百工之功；功费数百余万，卒徒死者万数。

7 是月,大雨六十余日。

8 钜鹿男子马适求等谋举燕、赵兵以诛莽。大司空士王丹发觉,以闻。莽遣三公大夫逮治党与,连及郡国豪杰数千人,皆诛死。封丹为辅国侯。

9 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

10 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为太傅。尊曰:"国虚民贫,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褏,乘牝马、柴车、藉稾,以瓦器饮食,又以历遗公卿。出,见男女不异路者,尊自下车,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莽闻而说之,下诏申敕公卿:"思与厥齐;"封尊为平化侯。

11 汝南郅恽明天文历数,以为汉必再受命,上书说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于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莽大怒,系恽诏狱,逾冬,会赦得出。

【注释】

①乙未:疑有误。

②大将军:指州牧。偏将军:指卒正、连率、大尹。裨将军:指副令、长。校尉:指县宰。

③王路堂:王莽改未央宫前殿为王路堂。

④奸宄(guǐ 轨):指为非作歹的人(由内而起叫奸,由外而起叫宄)。

⑤绛(jiàng 降):深红色。

【译文】

地皇元年(庚辰,公元20年)

1 春，正月，乙未，大赦天下，依据三万六千年日历，改年号为地皇。

2 王莽下诏书说："正当大军行军的时候，敢有人在街头奔跑、号叫，触犯法令的，立即斩首，不必等到行刑的秋季！"于是，春、夏二季在城市里开杀，百姓震骇恐惧，行路之人见了熟人只有以目示意，不敢互相说话。

3 王莽看到各地盗贼越来越多，企图用诅咒镇住他们，又下诏书说："我的皇初祖黄帝平定天下，自己统率军队担任大将军，内设置大将，外设置大司马五人，自大将军到士吏，共七十三万八千九百人，士兵一千三百五十万人。我接受符命，取法古人，即将逐条使其完备。"于是，设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的官位，从各州牧到县宰都赐予大将军、偏将军、裨将军、校尉的称号。乘坐驿站马车的使臣经过各郡、国，每天都有十来批，仓库已没有存粮可以供给，驿站马车也不能满足，途中遇到民间马匹、车辆，就强行夺取，或直接向民间征收。

4 秋，七月，狂风摧毁未央宫的王路堂。王莽下诏书说："在壬午下午三至五时，发生狂风暴雨，摧毁房屋，折断树木的灾变，我内心十分恐惧。沉思十天之久，才终于解开这场迷惑。从前上天下降符命文说要立王安为新迁王，王临的采邑在洛阳，为统义阳王。有人议论说：'王临封国洛阳，算是正统，是说他据于全国的中心，是新室的正统，应当做皇太子。'于是封王临为皇太子，从此以后，王临长久生病，后来虽然痊愈，但身体并未恢复健康。王临上有兄长而称皇太子，名分不正。我自即位以来，阴阳未能调和，粮食歉收，蛮夷侵犯中国，盗贼到处作恶，百姓惶恐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深思其过错，在于名分不正的缘故。应当立王安为新迁王，王临为统义阳王。"

5 王莽又下诏书说："黄色尊贵，赤色轻贱，郎官、侍从官应都穿深红色的衣服。"

6 专门观察云气的人很多都说将有土木移动之征兆。王莽为了使它应验，九月，甲申，在长安城的南面建筑九座祭庙，以轩辕黄帝的祭庙最大，占地四十丈平方，高十七丈，其他祭庙则只有它的一半大，富丽堂皇，极为壮观。广征全国工匠及义务捐粮捐粮赞助兴建者，在道路上络绎不断，极尽百工精巧之能事，工事费用数百万钱，而工人、士兵死亡的在一万人左右。

7 九月份开始，大雨一连下了六十多天。

8 钜鹿郡男子马适求等人在燕、赵地区阴谋策动兵变，以讨伐王莽，大司空的属吏王丹发觉后，向上禀报。王莽派遣三公大夫去逮捕其党羽，加以治罪，牵连地方绅士豪杰数千人，都处以死刑。封王丹为辅国侯。

9 王莽规定，凡是私自铸造钱币的处以死刑；损坏宝货的一律流放到四方荒远的地方。因犯法的太多，使法律无法执行。于是，就把处罚减轻，私自铸钱的，夫妻同时没收送进官府做奴婢，官吏和邻居知道而不检举告发的同罪。散布谣言破坏钱币信誉的，百姓就罚一年劳役，官吏就免其官职。

10 太傅平晏逝世。任命于虞唐尊为太傅。唐尊说："国家空虚，人民穷苦，原因在于奢侈过甚。"于是，就身穿小袖短衣，骑母马，乘坐简陋的车子，用草作坐卧时的衬垫，用瓦器作餐具，又用瓦器盛着食物赠送公卿。外出时，看到男女不分路而走，唐尊就亲自下车，施以象征性的刑罚，用红土泥水弄脏他们的衣服。王莽听说后，很赞赏他的作法，下诏给所有文武官员："你们要向唐尊看齐。"封唐尊为平化侯。

11 汝南人郅恽深明天文星象、历法，认为汉氏一定复兴，上书说服王莽说："上天所以发生灾异，是想使陛下觉悟，早日回到臣子的位置上。陛下的帝位，取之于天，现在应还之于天，才算是知道天命。"王莽大怒，将郅恽下入诏狱，过了一个冬天，逢到赦免，而得以出狱。

二 年

1 春，正月，莽妻死，谥曰孝睦皇后。初，莽妻以莽数杀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临居中养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临亦通焉；恐事泄，谋共杀莽。临妻憙[1]，国师公女，能为星，语临宫中且有白衣会，临喜，以为所谋且成；后贬为统义阳王，出在外第，愈忧恐。会莽妻病困，临予书曰："上于子孙至严，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见其书，大怒，疑临有恶意，不令得会丧。既葬，收原碧等考问，具服奸、谋杀状。莽欲秘之，使杀案事使者司命从事，埋狱中，家不知所在。赐临药；临不肯饮，自刺死。又诏国师公："临本不知星，事从憙起。"憙亦自杀。

2 是月，新迁王安病死。初，莽为侯就国时，幸侍者增秩、怀能，生子兴、匡，皆留新都国[2]，以其不明故也。及安死，莽乃以王车遣使者迎兴、匡，封兴为功修公，匡为功建公。

3 卜者王况谓魏成大尹李焉曰[3]："汉家当复兴，李氏为辅。"因为焉作谶书[4]，合十余万言。事发，莽皆杀之。

4 莽遣太师羲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将兵击青、徐贼，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皆不能克。军师放纵，百姓重困。

5 莽又转天下谷帛诣西河、五原、朔方、渔阳，每一郡以百万数，欲以击匈奴。须卜当病死，莽以庶女妻其子后安公奢，所以尊宠之甚厚，终欲为出兵立之者。会莽败，云、奢亦死。

6 秋，陨霜杀菽，关东大饥，蝗。

7 莽既轻私铸钱之法，犯者愈众，及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女子步，以铁琐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

8 上谷储夏自请说瓜田仪降之[5]；仪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为起冢、祠室，谥曰瓜宁殇男。

9 闰月，丙辰，大赦。

10 郎阳成修献符命，言继立民母；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于是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

11 莽恶汉高庙神灵，遣虎贲武士入高庙，四面提击，斧坏户牖，桃汤、赭鞭鞭洒屋壁[6]，令轻车校尉居其中。

【注释】

①愔(yīn 姻)。

②新都国：县名。在今四川新都县。

③魏成：郡名。在今河南临漳县。

④谶(chèn 趁)书：迷信的人指未来要应验的预言、预兆。

⑤上谷：郡名。在今河北怀来县。

⑥桃汤：古时迷信以桃木能驱鬼，因用桃木煮汤挥洒。后来于春节时，以桃汤为饮料，用以辟邪祈福。

【译文】

二年(辛巳，公元21年)

1 春，正月，王莽妻子逝世，尊称孝睦皇后。当初，王莽的妻子由于王莽一连杀死亲生儿子王获、王宇，哭瞎了眼睛。王莽让太子王

临住进皇宫，就近奉养她。王莽妻子身边有个得力的美丽侍女原碧，王莽和她发生过关系，王临步老子后尘，也和她私通。王临怕事情泄漏，就计划共同杀死王莽。王临的妻子刘愔，是国师公刘秀的女儿，会观察星象，告诉王临，宫廷里将有木、金二星相会的白衣之会。王临心中暗喜，认为计划一定成功。不久，王临被贬为统义阳王，不准留住皇宫，就更加忧惧。恰好遇到王莽的妻子病重，王临就写信给母亲，说："皇上对于子孙极为严厉，以前王宇、王获，都是三十岁而被处死。如今我年正三十，深怕母后一旦有什么不幸，我就不知道会死在何处！"王莽去探望妻子的病情，看见了这封信，大怒，怀疑王临有恶意，在他妻子去世后，不让王临参加丧礼。安葬一结束，就把原碧等人抓起来，拷打审问，原碧承认通奸及谋杀等事。王莽想要掩盖这件丑事，决定杀人灭口，就派人把办案的司命从事秘密处死，尸首埋在狱中，连家人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王莽赐给王临毒药，王临不肯喝，拔剑自杀。王莽又诏令国师公刘秀说："王临本来不懂星象，事情是从刘愔发端的。"刘愔也自杀。

2 新迁王王安在这个月病死。当初，王莽以侯爵身份返回封国时，宠幸侍女增秩、怀能，生下王兴、王匡二个儿子，一直留在新都国，这是因为他们身份不明的缘故。等到王安死了，王莽就用帝王之车，派遣使臣把王兴、王匡迎接到京师，封王兴为功修公，王匡为功建公。

3 卜卦算命的王况对魏成郡大尹李焉说："汉家会复兴，李氏将当辅佐大臣。"遂替李焉编造预知未来的谶书，合起来有十多万字。事被告发，二人全被王莽所杀。

4 王莽派遣太师羲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大军去攻打青、徐二州地区的贼寇，国师和仲曹放协助郭兴去攻打句町国，两支部队都没有取胜。军纪败坏，百姓更加困苦。

5 王莽又将全国的粮食、布帛转运到西河、五原、朔方、渔阳等郡，每郡以百万计，想用来攻击匈奴。这时须卜当病死，王莽将庶

女王捷嫁给须卜当的儿子后安公须卜奢，所以对他尊荣赏赐，都很丰厚，并决心要用武力送他回国即位。不久，王莽失败，而栾提云、须卜奢也先后在中国去世。

6 秋，重霜伤害庄稼，函谷关以东大饥馑，蝗虫成灾。

7 王莽既减轻私自铸钱的处罚，犯法的人愈来愈多。邻居连坐、被收作官府奴婢。其中男子装入囚车，女子步行，都用铁锁链锁住他们的脖子，押送到长安铸钱官府，人数数十万。到了那儿，拆散夫妇，强迫改配，愁苦而死的十有六七。

8 上谷郡人储夏，自我推荐，愿去说服变民首领瓜田仪投降。瓜田仪还没有出面就去世了。王莽求取他的尸体，将其安葬，为他修墓和祠庙，追封瓜宁殇男。

9 闰八月二十七日，大赦天下。

10 郎官阳成修进献命，说要继立皇后，又说："轩辕黄帝当初是因为有一百二十位女子侍候他，使他成为神仙。"王莽于是派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途巡视全国，广泛选取乡里所推崇的美丽淑女，呈送她们的姓名。

11 王莽对汉高祖刘邦祭庙的神灵深为厌恶，派遣虎贲武士到高祖庙，用武器四面捶击，用斧头砍坏门窗，用桃木煮的水挥洒墙壁，并用涂满红泥的皮鞭抽打墙壁，命令轻车校尉住在那里。

12 是岁，南郡秦丰聚众且万人[1]；平原女子迟昭平亦聚数千人在河阻中[2]。莽召问群臣禽贼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与议，禄曰："太史令宗宣，典星历，候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饰虚伪以偷名位，贼夫人之子；国师嘉信公秀，

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羲和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说符侯崔发，阿谀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当与和亲。臣恐新室忧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贲扶禄出，然颇采其言，左迁鲁匡为五原卒正[3]，以百姓怨诽故也；六筦非匡所独造，莽厌众意而出之。

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不敢略有城邑，日阙而已；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贼非敢欲杀之也，而莽终不谕其故。是岁，荆州牧发奔命二万人讨绿林贼；贼帅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杜[4]，大破牧军，杀数千人，尽获辎重。牧欲北归，马武等复遮击之，钩牧车屏泥，刺杀其骖乘，然终不敢杀牧。贼遂攻拔竟陵[5]，转击云杜、安陆[6]，多略妇女，还入绿林中，至有五万余口，州郡不能制。又，大司马士接章豫州，为贼所获，贼送付县。士还，上书具言状。莽大怒，以为逆罔，因下书责七公曰[7]："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养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奸，捕诛盗贼，义之节也。今则不然。盗贼不辄得，至成群党遮略乘传宰士。士得脱者又妄自言：'我责数贼："何为如是？"贼曰："以贫穷故耳。"贼护出我。'今俗人议者率多若此。惟贫困饥寒犯法为非，大者群盗，小者偷穴，不过二科；今乃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岂饥寒之谓邪！七公其严敕卿大夫、卒正、连率、庶尹，谨牧养善民，急捕殄盗贼！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黠

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于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州郡又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

唯翼平连率田况素果敢[8]，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与刻石为约；樊崇等闻之，不敢入界。况自劾奏；莽让况："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罪乏兴。以况自诡必禽灭贼，故且勿治。"后况自请出界击贼，所向皆破。莽以玺书令况领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长吏不为意，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辄督责，遂至延蔓连州，乃遣将帅，多使者，传相监趣。郡县力事上官，应塞诘对，共酒食，具资用，以救断斩，不暇复忧盗贼、治官事。将帅又不能躬率吏士，战则为贼所破，吏气浸伤，徒费百姓。前幸蒙赦令，贼欲解散，或反遮击，恐入山谷，转相告语；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恐见诈灭，因饥馑易动。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阳以东，米石二千，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二人爪牙重臣，多从人众，道上空竭，少则无以威示远方。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藏谷食，并力固守。贼来攻城，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今空复多出将帅，郡县苦之，反甚于贼。宜尽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莽畏恶况，阴为发代，遣使者赐况玺书。使者至，见况，因令代监其兵，遣况西诣长安，拜为师尉大夫。况去，齐地遂败。

【注释】

①南郡：在今湖北江陵县。

②平原：县名。在今山东平原县。

③五原：郡名。在今内蒙古包头市。

④云杜：县名。在今湖北京山县。

⑤竟陵：县名。在今湖北潜江县。

⑥安陆：县名。在今湖北安陆县。

⑦七公：指四辅加三公。

⑧翼平：郡名。在今山东诸城县。

【译文】

12这一年，南郡人秦丰聚集部众近万人。平原郡女子迟昭平也在黄河险要地区聚集几千人。王莽召集大臣询问镇压民变策略，都说："这些人得罪了上天，只是行尸走肉，顷刻之间，就会消灭。"原左将军公孙禄被召来议事，公孙禄说："太史令宗宣，主管星象历算，推测气节的变化，把凶险的征象说是吉祥的征象，扰乱天文，贻误朝廷。太傅平化侯唐尊，使用虚伪的言行来窃取名誉地位，害了人家子弟。国师嘉信公刘秀，颠倒《五经》，毁坏经师所传授的方法，造成学术界的思想混乱。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创议井田制，使人民丧失土地产业。羲和鲁匡，设立六筦制度，使工商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说符侯崔发，谄媚拍马，阻塞下情不能上达。应该处死这几个人，来安慰天下！"又说"不能攻打匈奴，应当与他们和亲而和平相处。我怕新朝的忧患不在匈奴，而在国境之内。"王莽一听大怒，命虎贲武士把他扶出去。然而采纳了他的一些意见，把鲁匡降调为五原郡卒正，因为百姓怨恨抨击他的缘故。六筦制度并不是鲁匡所独创，王莽为了满足大家的愿望，就把他外放。

起初，各地百姓都由饥寒贫困才铤而走险去作盗贼，逐渐聚集在一起，却总是盼望年景好转，仍回乡园。聚众虽以万计，却不敢掠夺占有城市，只求能维持当天的生活就可以。地方州牧、长史都是

自己乱碰乱撞被兵刃所伤而死的，盗贼并不敢击杀他们。可是，王莽却始终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沦为盗贼的原因。这年，荆州牧发动奔命兵二万人攻击绿林盗贼。贼帅王匡等率部队在云杜县迎战，大破荆州牧的军队，杀死数千人，获得所有军用物资。荆州牧准备向北撤退，绿林将领马武等又予伏击，钓住荆州牧所坐车车前挡泥板，刺杀在车右的陪乘的人，然而，却不敢杀害荆州牧。贼寇于是攻下竟陵，转过来袭击云杜、安陆等县，大量掳掠妇女，退回绿林山中。此时人数已达五万多人，州郡官府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另外，大司马士到豫州去办案，被盗贼俘虏了，盗贼把他送交县府。此人回到长安后，上书禀告这他的亲身经历详情。王莽大怒，认为他以不实之辞欺骗人，就下诏指责四辅、三公，说："吏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宣扬政德，彰明恩泽，去管教养育人民，是仁政的原则。压制豪强，明察奸恶，捕杀盗贼，是正义的品德。而今就不是这个样子。贼盗四起，不但不能逮捕他们，反而成群结党，劫掠乘坐驿车政府官吏，官吏能逃脱身的又胡言白说：'我曾经责问盗贼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回答说因为贫穷的缘故。盗贼还护送我出来。'现在庸俗之人，谈论事情，大都如此。想想看，只因贫困饥寒而犯法做盗贼，大的一伙去抢劫，小的一个去偷窃，不外就这两种。可是，现在竟然合谋结党，人数以千百计算，这是最大的叛乱，怎么能饥寒来解释呢？四辅、三公要严厉告诫卿大夫、卒正、连帅、庶尹，认真谨慎抚养善良的人民，迅速捕杀盗贼！如果有人不同心合力，不痛恨狡猾的盗贼，而胡说因饥寒所迫才做盗贼，就把他逮捕下狱，查办他罪过！"于是，朝廷官吏更加惶恐，不敢再反映盗贼的实情，州、郡又无权擅自调动军队，盗贼因此始终无法制服。

只有翼平郡连率田况平素勇敢果断，擅自动员十八岁以上的丁壮四万余人，发给他们兵库的武器，把誓约刻在石头上。樊崇等人听说就不敢侵入郡境。田况上奏章自我弹劾，王莽责备田况："没有发给虎符而擅自调动军队，这是玩弄兵权，这种罪和贻误军机是

相同的。因为田况自己保证一定擒灭盗贼，所以姑且不予治罪。”后来田况自动请求出郡击贼，他所到之处，无不攻破。王莽就用盖了印章的诏书命令田况统领青、徐二州的政事。田况上奏说：“盗贼刚兴起时，他们的势力原本是很薄弱，部吏、伍人就能捉拿他们。责任在于长吏们不将它放在心上，县欺骗郡，郡欺骗朝廷，实际有百人，却报说十人；实际有一千人，却报说百人。朝廷不重视，不能及时督察责罚，于是发展到蔓延数州，才派遣将帅和很多使臣，乘驿车赶去追查。郡、县官吏只知服事上司，应对塞责，供给酒饭，奉献金银财宝，来解救自己的死罪，哪有时间去考虑盗贼和办理公事。而将帅又不能身先士卒，一交战就被盗贼所败，士气沮丧，只是害苦了百姓。前次幸而蒙受朝廷的赦免，盗贼们打算解散，想不到，反而受到伏击，他们只好再逃入山谷，互相转告。以致各郡、县已投降的盗贼，大为惊骇，都害怕被欺骗而消灭。就乘饥馑，人民不能安居而容易激动的心理，在十天左右，又集结十余万人，这就是盗贼所以众多的缘故。如今洛阳以东地区，米价每石高达二千钱。我看到诏书，说要派遣太师、更始将军前来，他们二人是朝廷重臣，随从人员过多，沿途无法供给；随从人员太少，又无法用来威震远方。应该赶快在州牧、大尹以下官吏中，选拔有才干之士，申明赏罚，让他们收集流亡的乡众，或没有城郭的小封国，把它们所有年老体弱者迁移到附近大都城里，储积粮食，合力坚守。盗贼来攻城，就不能攻下，所经过的地方没有粮食，必不能大规模聚集。到那时候，如果招抚，他们一定会投降；如果攻打，他们必定会被消灭。而今徒然派出许多将帅，郡、县所遭受的灾害，反而比应付盗贼还厉害。应该召回所有乘坐驿车到各郡县的使臣，让郡、县得到休养生息。委任我田况负责所属的青、徐二州盗贼的平定任务，我一定可以平定他们。”对田况的才干，王莽既畏惧又厌恶，就暗中派使臣接替他代监他的军队，又派遣使臣赐给田况盖有印章的诏书。使臣到达田况处，面见田况时，即宣布接管他的军权的命令。送田况到西边的长安，任命

他为师尉大夫。田况走后,齐地的局势全部乱了。

三 年

1 春,正月,九庙成,纳神主。莽谒见,大驾乘六马,以五采毛为龙文衣,著角,长三尺。又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载以四轮车;辇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辆车[1],非仙物也。"

2 二月,樊崇等杀景尚。

3 关东人相食。

4 夏,四月,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东讨众贼。初,樊崇等众既寖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其中最尊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及闻太师、更始将讨之,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匡、丹合将锐士十余万人,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卒如田况之言。

5 莽又多遣大夫、谒者分教民煮草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费。

6 绿林贼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凤、王匡、马武及其支党朱鲔、张印等北入南阳[2],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莽遣司命大将军孔仁部豫州,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荆州,各从吏士百余人,乘传到部募士。尤谓茂曰:"遣将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是犹绁韩卢而责之获也[3]。"

7 蝗从东方来，飞蔽天。

8 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赡官禀食之，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禀，饥死者什七八。

先是，莽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买，贱取于民；民甚患之。业以省费为功，赐爵附城。莽闻城中饥馑，以问业。业曰："皆流民也。"乃市所卖粱饭、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9 秋，七月，新市贼王匡等进攻随[4]；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余人[5]，号"平林兵"，以应之。

10 莽诏书让廉丹曰："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丹惶恐，夜，召其掾冯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张良以五世相韩，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其于周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从之。今方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厉其节，纳雄杰之士，询忠智之谋，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于无穷，功烈著于不灭；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丹不听。衍，左将军奉世曾孙也。

冬，无盐索卢恢等举兵[6]，反城附贼，廉丹、王匡攻拔之，斩首万余级。莽遣中郎将奉玺书劳丹、匡，进爵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余人。

赤眉别校董宪等众数万人在梁郡，王匡欲进击之；廉丹以为新拔城罢劳，当且休士养威。匡不听，引兵独进，丹

随之。合战成昌，兵败，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绂、节付匡曰："小儿可走，吾不可！"遂止，战死⑦。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人别斗，闻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谁为生！"驰奔贼，皆战死。

国将哀章自请愿平山东⑧，莽遣章驰东与太师匡并力。又遣大将军阳浚守敖仓⑨；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洛阳，镇南宫；大司马董忠养士习射中军北垒；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职。

【注释】

①辅(ér 而)：丧车。

②鲔(wěi 伟)。卬(áng 昂)。

③缷(xiè 卸)：捆；拴。　韩卢：战国时韩国著名的猎狗。

④随：县名。在今湖北随州市。

⑤平林：在今湖北随州市东北。

⑥无盐：县名。在今山东东平县。

⑦廉丹(?～公元22年)：王莽时将领。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任大司马庸部(益州)牧。后为更始将军，公元22年在成昌(今山东东平西)为赤眉所破，被击毙。

⑧山：指今河南洛宁县西北的崤山。

⑨敖仓：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敖山。

【译文】

三年(壬午，公元22年)

1 春，正月，九所祭庙落成，安放神主。王莽前往参拜谒见，他乘六匹马驾的大车，用五色羽毛织成神龙图案的套子，披在马身上，头上装有角，有三尺长。又制造御用九层的伞盖，高八丈一尺，用四轮大车装载，拉车的人都高呼"登仙"的口号。王莽外出时，由此车

在前开道。文武百官窃窃私语说："这像丧车，不是什么仙物。"

2 二月，青、徐二州盗贼首领樊崇杀死派来攻打他们的朝廷大臣景尚。

3 函谷以东地区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4 夏，四月，派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讨伐东边盗贼。最初，樊崇等人声势逐渐扩张，就互相约定："杀人抵命，伤人养创。"其中最尊崇的称号是三老，其次是从事，再次是卒史。等到听说太师与更始将军率军来讨伐他们的消息，怕自己的部队与王莽的军队在作战时难以辨别，于是下令用朱砂涂抹双眉，以资辨别，因此号称赤眉。王匡、廉丹联合率领精兵十余万人，军纪败坏，所经过地方，不受任何约束，干尽坏事。东部地区百姓哀号说："宁愿遇到赤眉，也不愿遇到太师兵。太师兵还勉强可以，更始兵就要杀我！"确实像田况所说的一样。

5 王莽又派出大批大夫、谒者分别到各地告诉百姓用草本煮成酪浆充饥。但这种食物不能吃，而派出大批官吏反倒增加百姓负担。

6 绿林盗贼突然遇到严重瘟疫，死亡将近一半。于是就各自分散离开绿林山。王常、成丹等率领一部份，向西进入南郡，称下江兵；王凤、王匡、马武及其支党朱鲔、张卬等率领一部份，向北进南阳郡，称新市兵；他们都自称将军。王莽派遣司命大将军孔仁统领豫州，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攻打荆州地区盗贼。各随带官员百余人，乘坐驿车到达所辖各州县，招募士兵。严尤对陈茂说："派遣出将领，却不发给可以调动军队的兵符。遇事一定要先请示然后才能行动，这就跟用绳子拴住猎犬韩卢，而要求它去获取猎物，有什么分别？"

7 蝗虫从东向西蔓延，满天横飞，遮蔽太阳。

8 流亡的人进入函谷关内的有数十万，朝廷在各地设置养赡官吏供给食物，由使臣监督，他们却与小吏一起盗窃这些食物，致使

流民饿死的十有七八。

在此之前，王莽派遣中黄门王业负责长安城买卖工作，用很低的价格购取货物，百姓深受其苦。王业却因此为国家节省而立功，被赐爵为附城。王莽听说京城里发生饥荒，就询问王业，王业回答说："这些都是流民。"还拿出证据，把市面上售卖的米饭、肉羹，呈送给王莽看，说："本城居民吃的都是这些东西。"王莽相信了他的话。

9 秋，七月，新市兵首领王匡等进攻随县。平林人陈牧、廖湛，也聚众起兵，有一千余人，称为平林兵，来响应王匡。

10 王莽下诏书指责廉丹说："仓库粮食已尽，国库财物已空，应该愤怒，应该出击。将军身受朝廷的重任，如果不能捐躯于中原战场，就无法报答朝廷的厚恩，不能尽到所负的重大责任！"廉丹恐惧，当晚就召唤他的文书冯衍，把诏书拿给他看。冯衍趁机对廉丹说："张良因为五代都是韩国的相国，所以才在博浪沙中，用铁椎谋刺秦始皇。将军的祖先，是汉朝的信臣。新王朝兴起，天下英雄豪杰都不亲附。如今全国溃散混乱，百姓怀念汉朝的恩惠，远远超过周朝百姓怀念召公。人们所歌颂赞美的，上天一定顺从他。如今，我为将军谋划，最好把部队驻扎在一个大郡，安抚吏士，奖励砥砺他们的志节，接纳英雄豪杰之士，请教忠直智慧的谋略，为国家兴利，替万民除害。那么，你的福禄就会流传无穷，功业将永垂青史。为什么要连同你军队一齐在中原毁灭，使你的躯体同草木一起腐烂在荒野，身败名裂，使祖先蒙辱！"廉丹不听冯衍的劝告。冯衍是左将军冯奉世的曾孙。

冬，无盐县索卢恢等人聚集起兵，占据县城，响应赤眉。廉丹、王匡攻陷无盐且城，杀一万余人。王莽派遣中郎将捧着加盖印章的文书慰劳廉丹、王匡，进升二人为公爵，又封有功官吏十余人。

赤眉别校黄宪等数万部队，据守梁郡，王匡想攻打他们，廉丹认为刚攻下县城，军队疲劳，应该让部队暂且休整，恢复军威。王匡

不听，率领军队单独挺进，廉丹只好追随。在成昌会战，王匡兵败逃走。廉丹派人把他的印信、符节全送交王匡。叹息说："小儿可以逃走，我却不能！"遂战死。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人正在另外一处作战，听说廉丹战死的消息，都说："廉将军已死，我们还为谁活？"直奔敌阵，都战死。

国将哀章，主动请求去平定崤山以东地区的盗贼，王莽派遣哀章赶往东部地区与太师王匡会合。又派遣大将军阳浚防守敖仓。司徒王寻率领十余万人驻扎洛阳，镇守南宫。大司马董忠在北军中垒营地训练士兵骑射。大司空王邑被任命兼负三公的职责。

11 初，长沙定王发生舂陵节侯买[1]，买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湿，徙封南阳之白水乡[2]，与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国除。节侯少子外为郁林太守[3]，外生巨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4]。钦娶湖阳樊重女[5]，生三男：縯、仲、秀[6]，兄弟早孤，养于叔父良。縯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秀隆准日角，性勤稼穑；縯常非笑之，比于高祖兄仲。秀姊元为新野邓晨妻[7]，秀尝与晨俱过穰人蔡少公[8]，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秀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

宛人李守[9]，好星历、谶记，为莽宗卿师，尝谓其子通曰："刘氏当兴，李氏为辅。"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阳骚动，通从弟轶谓通曰："今四方扰乱，汉当复兴。南阳宗室，独

刘伯升兄弟汎爱容众[10]，可与谋大事。"通笑曰："吾意也！"会秀卖谷于宛，通遣轶往迎秀，与相见，因具言谶文事，与相约结，定计议。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试骑士日[11]，劫前队大夫甄阜及属正梁丘赐，因以号令大众，使轶与秀归舂陵举兵以相应。于是缜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众皆然之。于是分遣亲客于诸县起兵，缜自发舂陵子弟。诸家子弟恐惧，皆亡匿，曰："伯升杀我！"及见秀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置宾客。自称"柱天都部"。秀时年二十八。李通未发，事觉，亡走；父守及家属坐死者六十四人。

缜使族人嘉招说新市、平林兵，与其帅王凤、陈牧西击长聚；进屠唐子乡[12]，又杀湖阳尉[13]。军中分财物不均，众恚恨，欲反攻诸刘；刘秀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进拔棘阳[14]，李轶、邓晨皆将宾客来会。

12 严尤、陈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张卬等收散卒入婴溪[15]，略钟、龙间[16]，众复振；引军与荆州牧战于上唐[17]，大破之。

13 十一月，有星孛于张。

14 刘缜欲进攻宛，至小长安聚[18]，与甄阜、梁丘赐战；时天密雾，汉军大败。秀单马走，遇女弟伯姬，与共骑而奔；前行，复见姊元，趣令上马，元以手挥曰："行矣，不能相救，无为两没也！"会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缜弟仲及宗

从死者数十人。

缜复收会兵众，还保棘阳。阜、赐乘胜留辎重于蓝乡[19]，引精兵十万南渡潢淳[20]，临沘水[21]，阻两川间为营，绝后桥，示无还心。新市、平林见汉兵数败，阜、赐军大至，各欲解去，缜甚患之。会下江兵五千余人至宜秋[22]，缜即与秀及李通造其壁曰："愿见下江一贤将，议大事。"众推王常。缜见常。说以合从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残虐，百姓思汉。今刘氏复兴，即真主也；诚思出身为用，辅成大功。"缜曰："如事成，岂敢独飨之哉！"遂与常深相结而去。常还，具为余将成丹、张印言之。丹、印负其众曰："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晓说其将帅曰："王莽苛酷，积失百姓之心，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故便吾属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负强恃勇，触情恣欲，虽得天下，必复失之。以秦、项之势，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泽，以此行之，灭亡之道也。今南阳诸刘举兵，观其来议者，皆有深计大虑，王公之才，与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福吾属也！"下江诸将虽桀强少识，然素敬常，乃皆谢曰："无王将军，吾属几陷于不义！"即引兵与汉军、新市、平林合。于是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缜大飨军士，设盟约，休卒三日，分为六部；十二月，晦，潜师夜起，袭取蓝乡，尽获其辎重。

【注释】

①舂(chōng 充)陵:县名。在今湖南宁远县。

②白水乡:在今湖北枣阳县。

③郁林:郡名。在今广西桂平县。

④南顿:县名。在今河南项城县。

⑤湖阳:县名。在今河南唐河县。

⑥缜(yǎn 演):人名,刘缜。

⑦新野:县名。河南新野县。

⑧穰(ráng 瓤):县名。在今河南邓县。

⑨宛:县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⑩刘伯升:即刘缜。

⑪都试:考试。汉制以立秋日总试骑士。

⑫唐子乡:在今河南唐河县西南。

⑬湖阳:县名。在今河南唐河县。

⑭棘阳:县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⑮蒌溪:地名。在今湖北随州市北。

⑯钟:指湖北随州市北三钟山。龙:指湖北应山县北石龙山。

⑰上唐:地名。在今枣阳县东北。

⑱小长安聚:地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南十八公里。

⑲蓝乡:地名。在今河南新野县东。

⑳潢淳:水名。在新野县境。

㉑泚水:即今河南西南部泌阳河及其下游唐河。

㉒宜秋:聚名,在今唐河县东南。

【译文】

11 最初,汉朝长沙王刘发,生舂陵节侯刘买,刘买生戴侯刘熊渠,刘熊渠生考侯刘仁。刘仁因南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汉朝就把他的采邑改封到南阳郡的白水乡,和家族定居一起。刘仁死后,儿子刘敞继承爵位。正逢王莽篡汉,建立新室,封国被废除。节侯刘买的幼子刘外,为郁林太守,刘外生巨鹿郡都尉刘回,刘回生南顿

县令刘钦。刘钦娶湖阳县樊重的女儿为妻，生三个儿子：刘縯、刘仲、刘秀，兄弟三人幼年丧父，被叔父刘良抚养成人。刘縯个性刚强坚毅，慷慨大度，自从王莽篡夺汉朝政权后，他一直愤愤不平，怀有光复汉朝志向。平常不但不经营家产，反而倾身破产，用来广交天下英雄豪杰。刘秀鼻子很高，额角隆起，形状如日，性格爱好农事。刘縯常讥笑他，把他比作刘邦的兄长刘仲。刘秀的姐姐刘元是新野县邓晨的妻子，刘秀曾经和邓晨一起去拜访穰县蔡少公，蔡少公对宣扬符命占验的书很有研究，说："刘秀当为天子！"有人接着说："是说国师公刘秀吧？"刘秀开玩笑说："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呢！"在坐的人都哄堂大笑。只有邓晨暗自高兴。

宛城人李守，喜好星象、讖书，作王莽的宗卿师，曾对他的儿子李通说："刘氏当复兴，李氏为辅佐大臣。"后来，新市兵、平林兵纷纷崛起，南阳郡人心骚动，李通的堂弟李轶对李通说："方今天下混乱不安，汉王朝应当复兴。南阳郡刘家宗室，只有刘縯兄弟博爱，容纳人才，可以和他们图谋国家大事。"李通笑着说："我正有此意！"正好，刘秀运粮食到宛城出卖，李通派李轶去迎接刘秀，到家后，和他见面，就详细地把讖文上的事告诉刘秀，相互交换意见。于是互相结交，共同商议计谋。李通主张在立秋那天，趁着骑士总考试时，劫持南阳郡守甄阜以及属正梁丘赐，而后发号施令，聚众起兵，让李轶和刘秀回舂陵县起兵响应。刘秀回舂陵县后，刘縯召集当地豪杰商议说："王莽残暴酷虐，百姓分崩离析；如今连年旱灾，到处兵荒马乱，这是上天灭亡王莽的时机。恢复汉高祖的大业，奠定千秋万世的基业，正是这个时候！"大家一致同意。于是，分别派出亲近宾客，到各县策动兴兵起事。刘縯自己发动舂陵县的子弟。各家子弟一听说是谋反，都很害怕，纷纷逃避躲藏，说："刘縯害死了我！"可是，一见刘秀身穿红衣，头戴武官的大帽，都吃惊地说："谨慎忠厚的人也都这样干了！"他们心里才逐渐安定下来。最后，刘縯他们一共集结子弟七、八千人，将宾客加以调配安置，自称柱天都部。刘

秀当时二十八岁。李通聚众起兵还没有实现就泄漏了，李通逃亡出走，他的父亲李守与家属牵连犯罪被王莽杀害，共六十四人。

刘縯派同族人刘嘉去招抚说服新市兵、平林兵，和他们的主帅王凤、陈牧联合西击长聚。攻陷唐子乡，又杀死湖阳县尉。军中由于分配抢夺来的财物不公平，大家都很怨恨，要反击刘縯的兵马。刘秀就收集同族人所得的财物，完全交给他们，大家才高兴。军队向前挺进，攻下棘阳县，李轶、邓晨都率领宾客前来会合。

严尤、陈茂打败下江兵。成丹、王常、张印等，收集散兵，退入蒌溪，在三钟山和石龙山一带，重整部队。不久，带领军队在上唐乡和荆州牧作战，大破州府官军。

13 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南方张宿。

14 刘縯打算攻打宛县，挺进到小长安聚，与甄阜、梁丘赐交战。当时大雾迷漫，刘縯率领的汉军大败。刘秀单骑逃命，遇到妹妹刘伯姬，就兄妹共乘一马逃跑。在逃跑的路上，又遇见姐姐刘元，刘秀叫她赶快上马。刘元挥手说："快走！你们不能救我，不要彼此都死！"这时追兵已到，刘元以及三个女儿都被杀害。刘縯的弟弟刘仲，以及其他家族，战死的有数十人。

刘縯又集结残兵，撤退到棘阳县。甄阜、梁丘赐趁胜将军粮装备留在蓝乡，率领十万精兵南渡潢淳水，到达沘水，在潢淳水与沘水之险要地区扎营布防，破坏后退的水上桥梁，表示绝无生还的决心。新市兵、平林兵眼看到刘縯的汉军屡次遭受挫败，而甄阜、梁丘赐的军队又大批到来，就准备脱离刘縯而逃走，刘縯深感忧虑。正好，下江兵五千余人到了宜秋聚，刘縯立即带刘秀、李通到们营寨拜访，说："我们希望会见贵军的一位贤明将领，商议大事。"下江兵推举王常。刘縯见到王常，向他说明联合作战的好处，分散作战之弊。王常大为省悟，说："王莽残酷暴虐，百姓都思念汉朝。如今刘氏再次兴起，就是真命天子，我们应该挺身而出为之所用，帮助你完成大业。"刘縯说："如果大事成功，我岂敢独自享受！"于是与王

常深相结交，告辞而去。王常回到军营，就向其他将领成丹、张印详细说明这件事情。成丹、张印凭仗自己的兵力强大，说："大丈夫既然起事，就应各自做主宰，为什么要受别人控制呢？"王常就慢慢地向他们说明利害，说："王莽苛刻残酷，民心丧尽，百姓歌颂思念汉朝，已经不是一天的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趁机兴起。百姓所怨恨的，上天定会铲除；百姓所想念的，上天定会赐予。兴举大事，必须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业才能完成。如果只凭仗自己强大勇猛，为所欲为，即使得到天下，最后还是要失去的。以秦始皇、项羽的威势，尚且遭到覆灭，何况如今我们这些平民，在山林水泽聚集成群，如果也放纵情欲，那是自取灭亡。如今，南阳郡刘氏家族领头起兵，观察他们派来跟我们商议的几位，都有深谋远虑，具有帝王的才能，与他们合作，大功必成，这正是上天所用来保佑我的啊！"下江兵的将领们虽然倔强，缺少见识，却一向尊敬王常，于是都道歉说："没有王将军，我们几乎成为不义之人！"立即率军与汉军、新市兵、平林兵会合。于是，各部同心合力，士气高昂。刘縯大宴士卒，订立盟约，让士卒休息三天。然后把联合起来的军队分为六路。十二月三十日，刘縯下令秘密拔营起寨，乘夜袭击蓝乡，把甄阳军的物资全部夺获。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三十九

汉纪三十一　起昭阳协洽，尽阏逢涒滩，凡二年。

淮阳王

更始元年

1 春，正月，甲子朔，汉兵与下江兵共攻甄阜、梁立赐，斩之，杀士卒二万余人。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引兵欲据宛，刘縯与战于淯阳下，大破之，遂围宛。先是，青、徐贼众虽数十万人，讫无文书、号令、旌旗、部曲；及汉兵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移书称说。莽闻之，始惧。

春陵戴侯曾孙玄在平林兵中，号更始将军。时汉兵已十余万，诸将议以兵多而无所统一，欲立刘氏以从人望。南阳豪杰及王常等皆欲立刘縯；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縯威明，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召縯示其议。縯曰："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

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2]，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不如且称王以号令，王势亦足以斩诸将。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必不夺吾爵位；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诸将多曰："善！"张卬拔剑击地曰："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众皆从之。二月，辛巳朔，设坛场于淯水上沙中[3]，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惭流汗，举手不能言。于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由是豪杰失望，多不服。

2 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须发，立杜陵史谌女为皇后；置后宫，位号视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

3 莽赦天下，诏："王匡、哀章等讨青、徐盗贼，严尤、陈茂等讨前队丑虏，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复迷惑不解散，将遣大司空、隆新公将百万之师剿绝之矣[4]。"

4 三月，王凤与太常偏将军刘秀徇昆阳、定陵、郾[5]，皆下之。

5 王莽闻严尤、陈茂败，乃遣司空王邑驰传，与司徒王寻发兵平定山东；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备军吏，以长人巨毋霸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邑至洛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三万人，号百万；余在道者，旌旗、辎重[6]，千里不绝。夏，五月，寻、邑

南出颍川，与严尤、陈茂合。

诸将见寻、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阳，惶怖，忧念妻孥[7]，欲散归诸城。刘秀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拔，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秀笑而起。会候骑还，言："大兵且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素轻秀，及迫急，乃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秀复为图画成败，诸将皆曰："诺。"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凤与廷尉大将军王常守昆阳，夜与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于外收兵。

时莽兵到城下者且十万，秀等几不得出。寻、邑纵兵围昆阳，严尤说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邑曰："吾昔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当先屠此城，蹀血而进[8]，前歌后舞，顾不快邪！"遂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钲鼓之声闻数十里[9]，或为地道、冲辒撞城[10]；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王凤等乞降，不许。寻、邑自以为功在漏刻，不以军事为忧。严尤曰："《兵法》：'围城为之阙'，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听。

【注释】

①淯阳：县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南。

②遽(jù 踞)：匆忙。

③淯水：一作育水。即今河南白河。

④剿(jiǎo 绞)绝：灭绝。

⑤昆阳：县名，即今河南叶县。 定陵：县名，在今河南舞阳县。 郾(yǎn 奄)：县名，即今河南郾城县。

⑥辎(zi 滋)重：辎是一种有帷盖的大车，辎重本是指出行时所带的包裹箱笼，但后来多用指军用物资。

⑦孥(nú 奴)：儿女。

⑧蹀(dié 迭)血：踏血。

⑨钲(zheng 征)鼓：古代军中鸣钲以示休止，擂鼓以进击。

⑩冲棚(péng 朋)：冲是冲车，古代撞击敌城之用；棚是棚车，也叫楼车，高窥敌城之用。

【译文】

汉纪三十一 起癸未(公元 23 年)，止甲申(公元 24 年)，共二年。

淮阳王

更始元年(癸未，公元 23 年)

1 春，正月，初一，汉军与下江兵一起攻打甄阜、梁丘赐，将甄阜、梁丘赐斩首，还杀了二万多士兵。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率领军队想驻防宛县，刘縯与他们在淯阳县会战，大破严尤、陈茂军，就包围宛县。在此之前，青、徐二州地区的盗贼虽有几十万人之多，但一直是没有公书、号令、旗帜、编制的乌合之众。自刘縯兴起，他们都自称将军，攻城掠地，传递张贴文书，斥责王莽的罪行。王莽知道这个消息，才开始担心害怕。

舂陵戴侯刘熊渠的曾孙刘玄，原来在平林兵中，称更始将军。这时，汉兵已有十余万人，将领们商议，军队虽多，却没有共同的领袖，打算拥立一位刘氏，以便顺从大家的愿望。南阳郡的豪杰与下江兵王常等，都主张立刘縯；而新市兵、平林兵的将领因乐于放纵

的生活，害怕刘縯的威严明察，贪图刘玄的懦弱无能，预先共同决定策立刘玄，然后征求刘縯的意见。刘縯说："蒙各位将军厚爱，尊重刘氏宗室，想推戴刘玄为领袖，我很感动。问题是现在赤眉在青、徐二州兴起，已拥有数十万人，一旦听说南阳立宗室为领袖的消息，恐怕他们也要拥立一位宗室为领袖。这样就会造成王莽未灭，而宗室就开始相攻，使天下人不知所从，而自己伤害自己的力量，这恐怕不是消灭王莽的好办法。舂陵县到宛县不过三百城，仓猝自称领袖，成为天下攻击的目标，使后来的人能趁我们的疲敝而所有利用，这不是好的计谋。不如暂且称王以发号施令，而王的权力同样可以斩杀诸将。如果赤眉所拥立的人贤能，我们就率领人马去归附他，他绝不会夺取我们的官爵。如果赤眉没有立领袖，那么，就等我们消灭王莽，收服赤眉，然后再称皇帝，也不算晚。"将领们多数说："好！"张印却拔出宝剑，砍击地面，说："对自己做的事情，抱着怀疑态度，就不能建功，今天的决定，不允许有第二种想法！"大家一致赞成。二月，初一，在淯水河畔沙滩上设置高坛，刘玄登上皇帝之位，面向南方站立，接受群臣朝拜。刘玄既羞惭又紧张，汗流满面，举手而不能说话。于是宣布大赦，改变年号，任命堂叔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将领都为九卿将军。因此豪杰感到失望，内心不服。

2 王莽为了显示自己镇静自若，特别把白了的头发和胡子染黑，选立杜陵人史谌的女儿做皇后。还设置后宫，有嫔妃一百二十人，地位封号分别比照公、卿、大夫、元士。

3 王莽大赦天下，下诏说："王匡、哀章等人讨伐青、徐二州地区的盗贼，严尤、陈茂等人讨伐前队郡地区的群虏，公开告诉他们来降者不杀、立字为信；如果仍然执迷不悟，拒绝解散，即将派大司空、隆新公王邑率领百万大军剿灭他们。"

4 三月，王凤与太常偏将军刘秀等人率领汉军进取昆阳、定陵、

郾城等三县，都予攻克。

5 王莽听说严尤、陈茂战败，就派司空王邑乘上传车快速赶去，和司徒王寻发兵平定崤山以东地区；征集懂得兵法的人有六十三家以充军吏，用长人巨毋霸为垒尉，又驱使各种猛兽虎、豹、犀牛、大象之类来壮军威。王邑到了洛阳，各地州郡分头选派精兵，由州牧、郡守自己率领，定期会合的有四十三万人，号称百万；其余还在道路上的，尽是旌旗、辎重，络绎千里不绝。这年夏天五月里，王寻、王邑等向南出发到颍川，和严尤、陈茂会合。

各个将领们看到王邑、王寻兵势浩大，都退走，进入昆阳，恐惶不安，挂念妻子儿女，想分兵散归各城，刘秀说："如今兵粮既少，而城外的敌人又强大，合力抵御，还可能成功；如果想要分散，势必无法保全。况且宛城尚未拿下，不能前来救援；昆阳如被攻下，只要一天的时间，各路军队也就会被消灭。现在不同心协力，共成功名，倒还想守住妻子儿女财物！"将领们发怒说："刘将军怎敢这样！"刘秀笑着站起身。当时正好侦察的骑兵回来，说："大兵即将到达城北，军阵长达数百里，不见尽头。"将领们一向看不起刘秀，等到形势迫急，才互相说："再去请刘将军来商量！"刘秀再给大家规划成败，将领们都说："是。"当时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刘秀让王凤和廷尉大将军王常守昆阳，趁夜里自己和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昆阳城南门，到外边去征调救兵。

当时王莽大军到达城下的已将近十万，刘秀等人差一点出不去。王寻、王邑摆开兵马包围昆阳，严尤劝说王邑道："昆阳城小而坚固，现在假号称帝的在宛城，赶快把大军开过去，这伙人一定逃走；宛城那边溃败了，昆阳自然就会降服。"王邑说："我前次围攻翟义，因为没有当场把他生擒受到谴责，如今统率百万大军，碰上城池不能攻克，不能显示军威。该先屠此城，踏血前进，前歌后舞，岂不痛快！"于是就把昆阳城包围上几十重，布列营垒数以百计，钲鼓的声音传出数十里，有的地段挖掘地道，用冲车辒车撞城，弓弩乱

发，箭如雨下，城中的人只能背着门板去打水。王凤等人乞求投降，也不允许。王寻、王邑等自以为顷刻之间便可成功，不再为军事操心。严尤说："兵法上说，围城要留有缺口。应该让他们能够逃出去，让宛城外的敌人感到恐惧。"王邑又不听从。

6 棘阳守长岑彭与前队贰严说共守宛城，汉兵攻之数月，城中人相食，乃举城降；更始入都之。诸将欲杀彭，刘縯曰："彭，郡之大吏，执心固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为归德侯。

7 刘秀至郾、定陵[1]，悉发诸营兵；诸将贪惜财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之有！"乃悉发之。六月，己卯朔，秀与诸营俱进，自将步骑千余为前锋，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秀奔之，斩首数十级[2]。诸将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秀复进，寻、邑兵却，请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诸将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秀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易之，自将万余人行陈，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军不敢擅相救；寻、邑陈乱，汉兵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伏尸百余里。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3]，虎豹皆股战，士卒赴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

尤、陈茂轻骑乘死人渡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4]。士卒奔走，各还其郡，王邑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洛阳，关中闻之震恐。于是海内豪杰翕然响应[5]，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徧于天下。

8 莽闻汉兵言莽鸩杀孝平皇帝，乃会公卿于王路堂，开所为平帝请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群臣。

9 刘秀复徇颍川，攻父城不下[6]，屯兵巾车乡[7]。颍川郡掾冯异监五县，为汉兵所获。异曰："异有老母在父城，愿归，据五城以效功报德！"秀许之。异归，谓父城长苗萌曰："诸将多暴横，独刘将军所到不虏略，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遂与萌率五县以降。

10 新市、平林诸将以刘縯兄弟威名益盛，阴劝更始除之。秀谓縯曰："事欲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会诸将，取縯宝剑视之；绣衣御史申徒建随献玉玦；更始不敢发。縯舅樊宏谓縯曰："建得无有范增之意乎？"縯不应。李轶初与縯兄弟善，后更谄事新贵[8]；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复信！"縯不从，縯部将刘稷，勇冠三军，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更始以稷为抗威将军，稷不肯拜；更始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先收稷，将诛之；縯固争。李轶、朱鲔因劝更始并执縯，即日杀之；以族兄光禄勋赐为大司徒。秀闻之，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秀，秀不与交私语，惟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縯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

更始以是惭，拜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注释】

①郾(yán 眼)：县名，今河南郾城县。 定陵：县名，今河南舞阳县。

②斩首数十级：秦法斩一个敌的头赐爵一级，后来就把斩几个人头叫做斩首若干级。

③滍(zhi 雉)川：经过昆阳城北的一条河流。

④燔(fán 凡)：烧。

⑤翕(xi 吸)：一致。

⑥父城：县名，在今河南宝丰县。

⑦巾车乡：在今河南平顶山市南。

⑧新贵：指朱鲔等人。

【译文】

6 棘阳守长岑彭和前队副将严说共守宛城，汉军围攻了几个月，城里因缺食物而出现人相食，不能抵抗，举城投降。刘玄进入宛城，作为首都。将领们都想杀岑彭，刘縯说："岑彭，是一郡的长官，坚守城垣，是他应尽的节操。我们如今兴起大事，应当表扬义士，还不如封他官爵为好。"刘玄就封岑彭为归德侯。

刘秀到郾城、定陵，就把各路军营里的兵马全部调出来，将领们贪恋财物，想要分兵看守。刘秀说："现在如能打败敌军，珍宝比这里多上万倍，大功也可告成；如果被打败，连脑袋都留不住，还能有什么财物！"于是就把军队全部调出来。六月，初一，刘秀和诸营兵马进逼敌军，他亲自率领了一千多步兵、骑兵充当前锋，在离敌军四五里处摆下了阵势。王寻、王邑也派几千兵马来交战，刘秀带兵冲杀过去，斩首好几十个敌人。将领们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见到小敌胆怯，今天见到大敌反而勇敢，真令人惊奇！请将军再作前锋，我们帮助将军！"刘秀又前进，王寻、王邑的军队后退，各路兵马

一起杀上去，斩杀千百余人首级。接连获胜，就乘势杀过去，将领们的胆子更大了，无不以一当百，刘秀就和三千敢死队员从城西水边冲击敌阵的主将营垒。王寻、王邑轻视汉军，亲自率领一万余人在阵前巡视；指示各营按部停驻不得妄动，单独迎战汉军，不利，大军又不敢擅自救援；王寻、王邑的军阵混乱，汉军乘着锐气击溃他们，就此杀死了王寻。城里也擂起鼓，呼喊着冲来，内外呼应，杀声震动天地；王莽军彻底溃败，逃命的互相践踏，长达百余里的路上躺满尸体。正好遇上气候剧变，巨雷响起，狂风大作，屋上的瓦片都被刮飞。暴雨倾盆而下，滍川的水涨溢出来，虎、豹都害怕得腿发抖，士卒跑到水里被淹死的，数以万计，弄得水都堵塞而流不动。王邑、严尤、陈茂装备轻便，骑马从死人尸体上渡水逃走。把王莽军的辎重统统缴获，多得无法清点，连月搬运都运不完，余下的就只好烧掉。王莽军溃散的士卒，四处逃走，各自回到自己的郡邑，只有王邑和他率领的长安勇敢之士数千人返回洛阳。关中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于是海内豪杰一起响应，都杀死当地的州牧、太守，自称将军，改用汉朝的年号以等待诏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遍及全国。

8 王莽听到汉军说他用鸩酒毒杀了汉平帝，就召集公卿到王路堂，打开以前他为平帝向上天请求解除疾病、保全性命而放在铁柜里的策书，哭着拿给大臣们看。

9 刘秀又向颍川一带进军，进攻父城未克，大军驻扎巾车乡。颍川郡椽冯异督察五县，被汉军生擒。冯异说："我有老母在父城县，希望回去，献上这五座县城，来报答恩德！"刘秀答应了他的请求。冯异回去后，对父城县长苗萌说："刘玄的将领们多数凶暴蛮横，只有刘秀将军所到之处，不抢劫百姓和财物。看他的言谈举止，不是一个庸碌之辈。"就和苗萌一起率领五县的官民投降刘秀。

10 新市兵、平林兵的将领们因为刘縯兄弟威名日盛，暗中劝刘玄将他们除掉。刘秀对刘縯说："看情况，事情对我们不妙。"刘縯笑着说："一向就是如此。"不久，刘玄集合全体将领，教刘縯拿出他的

宝剑，刘玄接过去仔细观察。这时，绣衣御史申徒建随即献上玉玦，刘玄不敢发令。刘縯的舅舅樊宏对刘縯说："申徒建莫非有范增杀刘邦的意图？"刘縯不理。李轶最初跟刘縯兄弟感情很好，后来转向谄媚有权柄的新贵，刘秀提醒刘縯说："对这个人不能再信任了！"刘縯不听。刘縯的部将刘稷，勇冠三军，听说刘玄登位当皇帝，就发怒说："当初起兵图谋大事的，是刘縯兄弟。如今刘玄算个什么！"刘玄任命刘稷为抗威将军，刘稷不肯拜受。于是刘玄就和将领们布置数千士兵，先逮捕刘稷，准备杀掉，刘縯坚决反对。李轶、朱鲔趁机劝刘玄将刘縯一起抓起来，并于当天就把他们二人杀了。刘玄任命堂兄光禄勋刘赐为大司徒。刘秀得知这个消息，立即从父城奔回宛城，向刘玄请罪。司徒所属官员迎接刘秀，并表示哀悼，刘秀不与他们谈一句私话，只是深自责备而已，不曾自夸昆阳之战的功劳。又不敢为刘縯穿丧服，饮食说笑跟平常一样。刘玄因此惭愧，任命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11道士西门君惠谓王莽卫将军王涉曰："谶文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遂与国师公刘秀、大司马董忠、司中大赞孙伋谋，以所部兵劫莽降汉，以全宗族。秋，七月，伋以其谋告莽，莽召忠诘责，因格杀之，使虎贲以斩马剑剉忠，收其宗族，以醇醯、毒药、白刃、丛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杀。莽以其骨肉、旧臣，恶其内溃，故隐其诛。莽以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亡所信，不能复远念郡国，乃召王邑还，为大司马，以大长秋张邯为大司徒，崔发为大司空，司中寿容苗訢为国师。莽忧懑不能食，俾饮酒，

啖鳆鱼；读军书倦，因冯几寐，不复就枕矣。

12 成纪隗崔、隗义、上邽杨广、冀人周宗同起兵以应汉[1]，攻平襄[2]，杀莽镇戎大尹李育。崔兄子嚣，素有名，好经书，崔等共推为上将军；崔为白虎将军，义为左将军。嚣遣使聘平陵方望[3]，以为军师。望说嚣立高庙于邑东；已已，祠高祖、太宗、世宗，嚣等皆称臣执事，杀马同盟，以兴辅刘宗，移檄郡国，数莽罪恶。勒兵十万，击杀雍州牧陈庆、安定大尹王向[4]。分遣诸将徇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5]，皆下之。

13 初，茂陵公孙述为清水长[6]，有能名；迁导江卒正[7]，治临邛[8]。汉兵起，南阳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汉中以应汉，杀王莽庸部牧宋遵，众合数万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虏掠暴横。述召郡中豪杰谓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故闻汉将军到，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此寇贼，非义兵也。"乃使人诈称汉使者，假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授；选精兵西击成等，杀之，并其众。

14 前钟武侯刘望起兵汝南，严尤、陈茂往归之；八月，望即皇帝位，以尤为大司马，茂为丞相。

【注释】

①成纪：县名，在今甘肃静宁县。 上邽(guī圭)：县名，在今甘肃天水市。冀：县名，在今甘肃甘谷县。

②平襄：县名，在今甘肃渭通县。

③平陵：县名，在今陕西咸阳市。

④雍州:郡名,在今甘肃东部。 安定:郡名,在今甘肃固原县。

⑤陇西:郡名,在今甘肃临洮县。 武都:郡名,在今甘肃西和县。 金城:郡名,在今甘肃永靖县。 武威:郡名,在今甘肃武威县。 酒泉:郡名,在今甘肃酒泉县。 张掖:郡名,在今甘肃张掖县。

⑥茂陵: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 清水:县名,即今甘肃清水县。

⑦导江:郡名,即蜀郡,在今四川成都市。

⑧临邛(qiong 穷):县名,在今四川邛崃县。

【译文】

11 道士西门君惠对王莽卫将军王涉说:"谶书记载刘氏应当复兴,国师公的姓名就是。"于是王涉就和国师公刘秀、大司马董忠、司中大赞孙伋商议,准备用他们所统领的部队,劫持王莽,投降刘玄,而保全自己的家族。秋,七月,孙伋向王莽告密。王莽就召见董忠责问,并当场格杀,命虎贲武士用斩马剑把董忠尸体剁成碎片,逮捕董忠的家族,全推一个大坑里,浇上浓醋、毒药、利刀、荆棘搅拌,然后埋葬。刘秀、王涉都自杀。王莽因为王涉是他的亲人,刘秀是他的旧臣,嫌厌人家说他的内部崩溃了,只好秘而不宣。王莽因为军队在外面吃了败仗,大臣们又在内部反叛,身边没有可信之人,不能再考虑远方的的郡国,就将王邑召回,做大司马。同时,还任命大长秋张邯为大司徒,崔发为大司空,司中寿容、苗訢为国师。王莽忧愁烦闷,吃不下饭,只是喝酒、吃鳆鱼。阅读军书疲倦了,便靠着几案打盹,不再上床睡觉。

12 成纪人隗崔和隗义、上邽人杨广、冀县人周宗同时聚众起兵,响应刘玄的汉军,攻打平襄县,杀死王莽镇戎郡大尹李育。隗崔的侄儿隗嚣一向很有声望,喜好读经书,隗崔等人共同推举隗嚣当上将军,隗崔为白虎将军,隗义为左将军。隗嚣派遣使者聘请平陵人方望担任军师。方望对隗嚣说,在平襄县东郊兴建汉高祖祭庙。七月,二十一日,祭祀汉高祖、太宗、世宗,隗嚣等人都称臣执事,杀马盟誓,同心合力来振兴辅佐刘氏宗亲。向各郡、国传递文告,声讨王

莽罪行。统率十万军队，击杀雍州牧陈庆，安定大尹王向。又分别派遣将领招抚陇西、武都、金城、张掖、酒泉、敦煌等郡，都归顺隗嚣。

13 最初，茂陵人公孙述做清水县长，以才能干练闻名于世。后升导江卒正，郡府设在临邛县。汉兵兴起，南阳人宗成、商县人王岑也起兵响应，夺取汉中郡，杀死王莽的庸部牧宋遵，聚众数万人。公孙述派人迎接宗成等人，宗成等到成都，劫夺抢掠，残暴蛮横。公孙述召集郡中豪杰说："天下人不堪王莽的迫害，思念刘氏很久了，所以听说汉室的将军到来，都跑到道路上迎接。如今人民无罪，而妻子儿女却遭受凌辱，他们是盗贼，而不是义军。"于是派人假冒刘玄的使者，任命公孙述为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颁发印信。公孙述选择精兵西击宗成等，杀死宗成、王岑，合并他们的部队。

14 前钟武侯刘望在汝南聚众起兵，严尤、陈茂去归附他。八月，刘望登皇帝位，任命严尤为大司马，陈茂为丞相。

15 王莽使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守洛阳。更始遣定国上公王匡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关[1]，三辅震动。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南乡以应汉[2]，攻武关都尉朱萌，萌降；进攻右队大夫宋纲[3]，杀之；西拔湖[4]。莽愈忧，不知所出。崔发言："古者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气尽，伏而叩头。诸生、小民旦夕会哭，为设餐粥；甚悲哀者，除以为郎，郎至五千余人。

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以

东，内其妻子宫中以为质。时省中黄金尚六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莽愈爱之，赐九虎士人四千钱；众重怨，无斗意。九虎至华阴回溪，距隘自守。于匡、邓晔击之，六虎败走；二虎诣阙归死[5]，莽使使责死者安在，皆自杀；其四虎亡。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师仓[6]。

邓晔开武关迎汉兵。李松将三千余人至湖，与晔等共攻京师仓，未下。晔以弘农掾王宪为校尉，将数百人北渡渭，入左冯翊界。李松遣偏将军韩臣等径西至新丰击莽波水将军[7]，追奔至长门宫。王宪北至频阳[8]，所过迎降。诸县大姓各起兵称汉将军，率众随宪。李松、邓晔引军至华阴，而长安旁兵四会城下；又闻天水隗氏方到，皆争欲入城，贪立大功、卤掠之利。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杀豨、饮其血，与誓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使更始将军史谌将之。渡渭桥[9]，皆散走；谌空还。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

九月，戊申朔，兵从宣平城门入[10]。张邯逢兵见杀；王邑、王林、王巡、楚恽等分将兵距击北阙下[11]，会日暮，官府、邸第尽奔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恐见卤掠，趋讙并和，烧作室门，斧敬法闼，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黄皇室主所居。黄皇室主曰[12]："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

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莽绀袀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于前，莽旋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渐台，公

卿从官尚千余人随之。王邑昼夜战，罢极，士死伤略尽，驰入宫，间关至渐台，见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还，父子共守莽。军人入殿中，闻莽在渐台，众共围之数百重。台上犹与相射，矢尽，短兵接；王邑父子、萱恽、王巡战死，莽入室。下铺时，众兵上台，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吴杀莽[19]，校尉东海公宾就斩莽首；军人分莽身，节解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公宾就持莽首诣王宪。宪自称汉大将军，城中兵数十万皆属焉；舍东宫，妻莽后宫，乘其车服。癸丑，李松、邓晔入长安，将军赵萌、申屠建亦至；以王宪得玺绶不上，多挟宫女，建天子鼓旗，收斩之。传莽首诣宛，县于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班固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及居位辅政，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岂所谓'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20]，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害遍生民，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俱用灭亡，皆圣王之驱除云尔。

【注释】

①武关:在今陕西商洛县。

②南乡:乡名,在今河南西峡县境内。 析:县名,在今河南西陕县。

③右队:郡名,王莽改弘农郡为右队郡,在今河南灵宝县。

④湖:县名,在今河南灵宝县。

⑤二虎:即史熊、王况。

⑥三虎:即郭钦、陈翠(hui 辉)、成重。 渭口:在今陕西华阴县灌水注入渭水处。

⑦新丰:县名,在今陕西临潼县。

⑧频阳:县名,在今陕西富平县。

⑨渭桥:又名中渭桥、横门桥、石柱桥。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秦咸阳城南渭河上。

⑩宣平城门:长安城北头第一门。

⑪甞(dài 带):姓氏。

⑫黄皇室主:汉平帝正妻,王莽的女儿。死年二十二岁。

⑬商:县名,今陕西商县。

⑭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见群臣,皆南面而坐。

【译文】

15 王莽命太师王匡、国将哀章防守洛阳。刘玄派遣定国上公王匡攻打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徒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打武关。三辅震动。析县人邓晔、于匡在南乡聚众起兵以响应汉军,攻打武关都尉朱萌,朱萌投降。邓晔等再进攻右队大夫宋纲,杀死宋纲。向西挺进,攻下湖县。接连失地损将,使王莽忧惧交加,束手无策。大司空崔发说:"古代,国家遇有重大的灾害,就用哭声来化解。我们应该祷告上天祈求救助!"王莽相信他的话,就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南郊,陈述他接受符命的始末,然后仰天大哭,声嘶气绝,再伏地叩头。众儒生和老百姓每天早、晚都集合一起大哭,王莽为他们准备稀饭。对哭得非常悲哀的人,就任命为郎官,一时郎官多达五千余

人。

王莽任命九位将军，都用虎字做称号，命他们率领禁卫军精锐士兵几万人出发东征，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接到宫里，作为人质。这时宫中储存的黄金还有六十多万斤，其他的贵重珍宝差不多也是这个数目。王莽却爱不释手，对九虎将军部属，每人仅赏赐四千钱。大家更加怨恨，毫无斗志。九虎将军率领部队到达华阴县的回溪，扼守险要。于匡、邓晔率军攻打他们，九虎军崩溃。六位虎将军战败逃走，其中二位虎将军回到朝廷请罪。王莽让使者责问他们那些战死的人在哪里，二人自杀。那四位虎将军逃跑不知去向。其他三位虎将军收集残兵败将，退去保卫渭口京师仓。

邓晔大开武关关门，迎接汉军。李松率领三千多人到达湖县，与邓晔等会合，一起攻打京师仓，没有攻下。邓晔任命弘农郡掾王宪为校尉，率领数百人北渡渭水，进入左冯翊境内。李松派遣偏将军韩臣等，直接向西到达新丰县，攻打王莽波水将军窦融。窦融败退，韩臣追击，直抵长门宫。王宪率领军队推进到频阳县，所经之地，都望风迎降，各地乡绅也纷纷聚众起兵，自称是汉将军，率领部队追随王宪。这时，李松、邓晔带领军队已抵达华阴县，而长安城外附近的军队从四方前来，会合城下。又听说天水郡隗家军正好来到，都争先想进城，以图大功，并得到抢劫财宝的好处。这时，王莽赦免城里各监狱的囚犯，发给他们武器，杀猪饮血，和他们立誓说："有人不为新室尽力的，由土地神记住他！"派更始将军史谌率领他们。这些人渡过渭桥，都四散逃跑了。史谌只好一人回来。又军士兵把王莽妻子、儿子、父亲、祖先的坟墓，全部挖掘，焚烧他们的棺材以及九庙、明堂和辟雍，火光冲天，映照城中。

九月，初一，攻城军队从宣平城门进入。大司徒张邯巡视城门，遇到士兵被杀。大司马王邑和王林、王巡、崔恽等人分别率领军队在未央宫北门抗击。黄昏时，官府、邸宅里的人都逃亡一空。初二，城里少年朱弟、张鱼等人害怕被抢劫，就成群结队，奔跑喧哗，直扑

未央宫,纵火焚烧作室门,砍开敬法殿的小门,喊叫说:"反贼王莽,为什么还不出来投降?"大火迅速蔓延到后宫、承明殿。承明殿是黄皇室主所居住的地方。黄皇室主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汉朝家人?"纵身投入火中而烧死。

王莽逃到未央宫室前殿避火,而火也跟迹而至。王莽穿着深青色而露着红色的衣服,拿着虞舜的匕首。天文郎在前面按着星盘,随时拨动指针,王莽转动座位,随着斗柄所指的方向而坐,说:"上天既然赋予我这样好的品德,汉军能把我怎样呢?"九月,初三,天刚亮,大臣们扶着王莽从前殿逃往渐台,这时公卿侍从还有一千多人追随左右。王邑日夜作战,疲倦不能支持,士兵杀伤将尽。王邑奔回皇宫,转辗进入渐台,碰见他儿子侍中王睦脱下官衣官帽,准备逃跑,王邑就大声斥责他,命令他回来,父子一起守卫王莽。义军进入殿中,听说王莽在渐台,就把渐台重重包围达数百层。这时渐台守军还发箭拒抗,等到箭射光了,义军冲近,双方短兵相接。王邑父子、萱恽、王巡战死,王莽逃入室内。下午申时,也就是傍晚,大批士兵杀入渐台。国师苗訢、太傅唐尊、王盛等,全被杀死。商县人杜吴杀死王莽,校尉东海郡人公宾就砍下王莽人头。众兵分割王莽的身体,四肢关节、肌肉、骨骼被切成碎块,争着砍杀的有几十人。公宾就拿着王莽人头,进献给王宪。王宪自称汉室大将军,城里几十万士兵都归属他。王宪住在长乐宫,把王莽的妃嫔都作为妻妾,使用王莽的车马、衣服。九月,初六,李松、邓晔进入长安,将军赵萌、西屏大将军申屠建,接踵而至。因为王宪缴获皇帝玉玺印信不肯上交,又挟持很多宫女,建立天子旗帜鼓号,就把他捉来杀掉了。把王莽的人头送到宛城,悬挂街市示众。愤怒的人民一起掷击他,有人甚至切下他的舌头来吃。

班固评论说:王莽开始以外戚起家,屈己下人,尽力做事,以便博取声誉。等到身居高位,辅佐朝政,为国家辛勤工作,一切按照正直道路行事。岂不是孔子所说的"表面上好像爱好仁

德，行动上违背它”的人吗？王莽既不仁德，却有奸邪谄佞的特殊才干，又利用四位伯、叔父历代所掌管的权势，遇上汉朝中途衰落，成帝、哀帝，平帝三代没有皇位继承人，而太后偏偏享有高寿，做了一宗之主，所以才能放纵他的邪恶，从而造成篡夺政权，窃取皇位的灾祸。根据这些事实来推论，这也是天命，不是人力所能作得到的。等到他窃取帝位，颠覆的局势，比夏桀、商纣的时候还要危险。可是王莽却安然地自认为是黄帝、虞舜的再世复出。就开始凶暴残酷，施展其威力和诈术，毒害流布全国，混乱蔓延蛮夷，还不能使他的欲望得到满足。因此，全国之内，一片愁苦，人民丧失生存的乐趣。朝廷内外，上下愤恨，远近同时发生起义，城邑不能守，躯体分裂，终于使天下城邑成为废墟，害苦了天下百姓。自从古书记载乱臣贼子以来，考察他们引起的祸患与失败的凄惨，从没有一个超过王莽！从前秦朝焚烧《诗经》、《书经》等典籍，从而制定自己的一家主张。王莽却利用《六经》来文饰奸言，他们的方法虽然不同，目的却是一样，都由此而导致灭亡，不过是替圣明的君王开道铺路而已！

16 定国上公王匡拔洛阳，生缚莽太师王匡、哀章，皆斩之。冬，十月，奋威大将军刘信击杀刘望于汝南，并诛严尤、陈茂，郡县皆降。

17 更始将都洛阳，以刘秀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秀乃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1]，莫不笑之；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

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

更始北都洛阳,分遣使者徇郡国,曰:"先降者复爵位!"使者至上谷[2],上谷太守扶风耿况迎,上印绶;使者纳之,一宿,无还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见使者,请之,使者不与,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胁之邪!"恂曰:"非敢胁使君,窃伤计之不详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节衔命,郡国莫不延颈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堕大信,将复何以号令他郡乎!"使者不应。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进取印绶带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诏之,况受而归。

宛人彭宠、吴汉亡命在渔阳[3],乡人韩鸿为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宠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以汉为安乐令[4]。

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闻汉室复兴,即留其兵,将渠帅二十余人随使者至洛阳,更始皆封为列侯。崇等既未有国邑,而留众稍有离叛者,乃复亡归其营[5]。

18 王莽庐江连率颍川李宪据郡自守[6],称淮南王。

19 故梁王立之子永诣洛阳;更始封为梁王,都睢阳[7]。

20 更始欲令亲近大将徇河北,大司徒赐言:"诸家子独有文叔可用。"朱鲔等以为不可[8],更始狐疑,赐深劝之;更始乃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

21 以大司徒赐为丞相,令先入关修宗庙、宫室。

22 大司马秀至河北,所过郡县,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秀皆不受。

南阳邓禹杖策追秀,及于邺[9]。秀曰:"我得专封拜,生

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秀曰：“即如是，何欲为？”禹曰：“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10]！”秀笑，因留宿间语；禹进说曰：“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11]。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历观往古圣人之兴，二科而已，天时与人事也。今以天时观之，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以人事观之，帝王大业非凡夫所任，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也。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向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12]，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悦，因令禹宿止于中，与定计议；每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皆当其才。

秀自兄縯之死，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主簿冯异独叩头宽譬[13]；秀止之曰：“卿勿妄言！”异因进说曰：“更始政乱，百姓无所依戴[14]。夫人久饥渴，易为充饱。今公专命方面，宜分遣官属徇行郡县，宣布惠泽。”秀纳之。

骑都尉宋子耿纯谒秀于邯郸[15]，退，见官属将兵法度不与他将同，遂自结纳[16]。

23 故赵缪王子林说秀决列人河水以灌赤眉[17]，秀不从，去之真定[18]。林素任侠于赵、魏间[19]，王莽时，长安中有自称成帝子子舆者，莽杀之。邯郸卜者王郎缘是诈称真子舆，云“母故成帝讴者，尝见黄气从上下，遂任身；赵后欲害

之，伪易他人子，以故得全。”林等信之，与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谋共立郎[20]。会民间传赤眉将渡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当立刘子舆”，以观众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车骑数百晨入邯郸城，止于王宫，立郎为天子；分遣将帅徇下幽、冀[21]，移檄州郡，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望风响应。

【注释】

①幘(zé 责)：包头发的巾。初为民间所服，到西汉末年上下通行。

②上谷：郡名，在今河北怀来县。

③渔阳：郡名，在今北京市密云县。

④安乐：县名，在今北京市顺义县。

⑤营：指赤眉当时驻地——濮阳(今河南濮阳县)。

⑥庐江：郡名，在今安徽庐江县。

⑦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市。

⑧鲔(wěi 伟)：人名。

⑨郾(yě 页)：县名，今河北临漳县。

⑩竹帛：竹指竹简，帛指白，古代初无纸，用以书写文字。后用以指书册。

⑪青犊(dú 读)：农民起义军的称号。

⑫延揽：招纳。

⑬宽譬：宽慰劝解。

⑭依戴：亲附尊奉。在旁为依，在上称戴。

⑮宋子：县名，在今河北赵县。

⑯结纳：犹结交。

⑰列人：县名，在今河北肥乡县。

⑱真定：县名，在今河北正定县。

⑲赵、魏：指今河北省南部。

⑳赵国：在今河北邯郸市。

㉑幽、冀：幽州在今河北省北部；冀州：在今河北省中部地区。

【译文】

16 定国上公王匡攻陷洛阳，生擒王莽的太师王匡、国将哀章，都斩首。冬，十月，奋威大将军刘信在汝南击杀刚刚称帝的刘望，并斩杀刚刚被任命的大司马严尤、丞相陈茂，所属郡县，全都降附。

17 刘玄准备建都洛阳，任命刘秀为司隶校尉，派他先去洛阳修建宫殿和宫府。刘秀依照西汉旧制，设置属官，用正式公文通知所属郡县，处理政事等。当时三辅吏士派代表到洛阳迎接刘玄，看见将领们穿着狼狈，用布包头，穿着女人的服装，没有一个讥笑。等到看见刘秀的下属官吏，都高兴得不能自制，年纪大的官吏甚至流泪说："想不到今天还能看到汉朝官员的威仪！"从此，有见识的人，都心悦诚服地归附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就分别派遣使臣巡视郡、国，宣布："最先投降的，保持他的封爵官位。"使臣到达上谷郡，上谷郡太守扶风人耿况出迎，缴纳印信，使臣接受。可是，过了一夜，并无发还的意思。功曹寇恂率兵拜见使臣，请求发还印信，使臣不给，说："我是天子的使臣，你打算威胁我吗？"寇恂说："我亦不敢威胁您，只是替您的思虑不够周密而感到可惜。今天下刚平定，您执持符节奉命，各郡、国没有一个不伸长脖子洗耳恭听的。可是现在刚到上谷郡，便先自毁承诺，以后如何再向其他的郡发号施令呢！"使臣不理。寇恂大声斥责左右随从，教他们以使臣的名义召耿况来；耿况来后，寇恂上前去拿印信交给耿况。使臣无可奈何，只好奉承国君的制命赐给他，耿况接受后告辞。

宛城人彭宠、吴汉逃亡到渔阳郡，同乡韩鸿为刘玄的使臣，前往北方沿边郡县巡视，奉承国君的制命，任命彭宠为偏将军，代理渔阳郡太守；任命吴汉为安乐县令。

刘玄派遣使臣说降赤眉。樊崇等人听说汉室复兴消息，就将部众留下，率领二十余名将领，随同使臣前往洛阳，刘玄把他们都封侯爵。樊崇等人既没有采邑，而留在原地的部众，有人开始背叛离

去,樊崇等又逃回他们的营地。

18 王莽庐江连率颍川人李宪占据本郡,自称淮南王。

19 前梁王刘立的儿子刘永前往洛阳。刘玄封他为梁王,首府设在睢阳县。

20 刘玄想派亲信大将招抚河北地区,大司徒刘赐说:"南阳宗族子弟中,只有刘秀可以胜任。"朱鲔等认为不可以,刘玄就犹豫不决,刘赐恳切规劝他,刘玄才任命刘秀兼管大司马之事,执持符节,北渡黄河,安抚慰问各州郡。

21 刘玄任命大司徒刘赐为丞相,派他先进入函谷关,修建宗庙、宫室。

22 大司马刘秀到达河北,所经郡县,考察官吏政绩,有才能的晋升,表现不好的贬退,平反冤错案,废除王莽时代的暴政,恢复汉朝官名制度。官民一片欢腾,争先恐后地拿着牛肉、美酒来迎接慰劳。刘秀一律不接收。

南阳人邓禹骑马投奔刘秀,追到鄗城,才追到刘秀。刘秀说:"我有封爵任官的权力,你从那么远追来,莫非想进入仕途?"邓禹说:"不想。"刘秀说:"既然如此,你想干什么?"邓禹说:"只希望您的威望和恩德普及全国,我能在您的属下尽尺寸之力,使功业、名声流传在史册而已!"刘秀笑笑,就留邓禹住下,私下交谈。邓禹进而建议说:"而今崤山之东仍然没有完全平定,赤眉、青犊所属的部队都数以万计。刘玄不过一个平凡人物,而且不能自己听取陈述,作出决策。将领们都是平庸之辈,靠着机运而突然兴起,他们的志向在于发财,卖弄权势,只图朝夕自乐罢了,亦没有忠良明智、深谋远虑,更没有安邦定国的志向。历观古代圣明君主的兴起,只有两个条件:天时和人事。现在从天时来看,刘玄即位以后,灾变更多;从人事来看,帝王大业不是平凡人所能胜任的。分崩离析的形势,至为明显。您虽然建立辅佐的功勋,到时候恐怕也会无立足之地。何况您一向具有盛大的德行和功业,为天下人所向往和敬佩,无论

从政或带兵，纪律严肃，赏罚分明信实。当今之计，不如招揽英雄，收回民心，创立汉高祖当年创立的功业，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以您的远虑，天下不难平定！"刘秀非常高兴，因而命邓禹在营中下榻，和他随时商定计谋。刘秀每次任命将领，大都征求邓禹的意见，而所用的将领都和他们的才干相当。

刘秀自从兄长刘缜被诬杀后，表面上十分平静，但每逢独处之时，就是不吃酒肉，枕头上常有他悲伤哥哥的泪痕。主簿冯异独自跪下磕头，进言规劝。刘秀阻止他说："你不要乱讲！"冯异趁机建议说："刘玄政治混乱，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一个人饥渴得太久，就容易使他吃饱。如今您独当一面，应该派遣部属巡行郡县，宣扬善政恩德。"刘秀接纳了他的建议。

骑都尉宋子县人耿纯在邯郸晋见刘秀。告辞后，发现刘秀的属官带兵的方法和其他的将领大不相同，就主动留下来，和刘秀结交。

23 汉朝已故赵缪王的儿子刘林向刘秀建议，把黄河在列人县的那段堤防掘开，用以淹没赤眉军。刘秀没有听从，离开而到真定县。刘林在赵、魏一带一向仗义行侠，王莽时，长安城中有人自称是成帝的儿子刘子舆，王莽把他杀了。现在邯郸一位占卜先生王郎，因此谎称自己是真正的刘子舆，他解释说："母亲以前是成帝的歌女，曾见一股黄气罩到她的身上，就怀了孕。赵飞燕想谋害她，就假换别人的儿子顶替，因此才得保全生命。"刘林等就信以为真，于是，与赵国有影响力的豪绅李育、张参等人商议，准备立王郎做天子。恰好这时民间传说赤眉将西渡黄河，刘林等趁机公开说"赤眉应立刘子舆做天子"，以试探人心，而百姓大多数相信这件事。十二月，刘林等率领车骑数百人，在凌晨进入邯郸城，停息在以前的赵王之宫，立王郎为天子。然后，分别派遣将领攻下幽、冀二州，致文告分送各郡、州，赵国以北，辽东以西，听到消息，都望风响应。

二 年

1 春，正月，大司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1]。

2 申屠建、李松自长安迎更始迁都；二月，更始发洛阳。初，三辅豪杰假号诛莽者，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斩王宪，又扬言"三辅儿大黠，共杀其主。"吏民惶恐，属县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长安，乃下诏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于是三辅悉平。

时长安唯未央宫被焚，其余宫室、供帐、仓库、官府皆按堵如故，市里不改于旧。更始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2]，不敢视。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惊愕相视。

李松与棘阳赵萌说更始宜悉王诸功臣；朱鲔争之，以为高祖约，非刘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诸宗室：祉为定陶王，庆为燕王，歙为元氏王，嘉为汉中王，赐为宛王，信为汝阴王；然后立王匡为洨阳王，王凤为宜城王，朱鲔为胶东王，王常为邓王，申屠建为平氏王，陈牧为阴平王，卫尉大将军张卬为淮阳王，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尚书胡殷为随王，柱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五威中郎将李轶为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为襄邑王，骠骑大将军宗佻为颍阴王，尹尊为郾王。唯朱鲔辞不受；乃以鲔为左大司马，宛王赐为前大司马，使与李轶等镇抚关东。又使李通镇荆州[3]，王常行南阳太守事。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秉内任。

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故委政于萌，日夜饮宴后庭；

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与语。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邪！"起，抵破书案。赵萌专权，生杀自恣。郎吏有说萌放纵者，更始怒，拔剑斩之，自是无敢复言。以至群小、膳夫皆滥授官爵，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军师将军李淑上书谏曰："陛下定业，虽因下江、平林之势，斯盖临时济用，不可施之既安。唯名与器，圣人所重；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万分，犹缘木求鱼，升山采珠。海内望此，有以窥度汉祚！"更始怒，囚之。诸将在外者皆专行诛赏，各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由是关中离心，四海怨叛。

【注释】

①蓟(jì 寄)：县名，在今北京城西南。

②俛(fǔ 俯)首：低头。

③荆州：西汉武帝置十三刺史部之一，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

【译文】

二年(甲申，公元 24 年)

1 春，正月，大司马刘秀因为王郎处于兴盛时，于是就向北攻掠蓟县。

2 申屠建、李松从长安迎接刘玄迁都。二月，刘玄从洛阳出发。最初，三辅的豪杰假借汉将军号诛杀王莽，人人都盼望封侯。申屠建既把王宪杀了，又公开说："三辅男人够奸猾的，一起杀死了他们的君主。"于是，官民一片恐慌，所属各县各自加紧聚集军队以自保，使申屠建等人不能攻下。刘玄到长安后，就下诏大赦，除王莽的子

孙外，其他的都免其罪，于是三辅的局势才告平息。

当时长安只有未央宫被烧，其他宫室、供帐、仓库、官府仍保持原状，城里街市也同原来的一样没有什么改变。刘玄住在长乐宫，登上前殿，接见群臣，官员们按照次序，排列在前殿的院子里等候朝见。刘玄一见这庄严肃穆的场面，羞愧变色，低头擦席，不敢看人。有些将领后到的，刘玄就问："你掳掠所得有多少？"左右侍从官都是宫中的旧吏，听到刘玄问话，都惊异不已，相视无语。

李松与棘阳人赵萌向刘玄进言，说应该将有功之臣都封为王。朱鲔不同意，认为汉高祖刘邦约定，不是姓刘的，不能封王。刘玄就先封刘氏宗室：刘祉为定陶王，刘庆为燕王，刘歙为元氏王，刘嘉为汉中王，刘赐为宛王，刘信为汝阴王。然后再封非刘姓的功臣：王匡为淮阳王，王凤为宜城王，朱鲔为胶东王，王常为邓王，申屠建为平氏王，陈牧为阴平王，卫尉大将军张印为淮阳王，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尚书胡殷为随王，柱天大将军为西平王，五威中郎将李轶为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为襄邑王，骠骑大将军宗佻为颍阴王，尹尊为郾王。唯独朱鲔一人推辞不受。刘玄遂任命朱鲔为左大司马，宛王刘赐为前大司马，让他们与李轶等人安抚函谷关以东地区。又派李通镇守荆州，王常兼管南阳郡太守之事。任命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同主持朝政。

刘玄娶赵萌女儿做夫人，所以把朝政大权都委托赵萌处理，他自己日夜在后宫欢宴。大臣们想奏请或议论政事，刘玄总是因醉酒而不能接见，实在不能推辞，就命侍中坐帐幕之中代他回答。韩夫人尤其爱好喝酒，每当侍奉刘玄喝酒，看见中常侍前来上呈奏事，就大发脾气说："我正在陪皇上喝酒，你偏要在这时奏事！"跳起来，击破书案。赵萌独揽大权，肆无忌惮，想杀谁就杀谁。郎官中有人说赵萌过于放任，不受约束，刘玄就发怒，拔剑杀了那个人，从此之后，再没有人敢说赵萌的不是。以至成群的小人、厨子，都被授官封爵。当时长安街头流传这样的歌谣："灶下炊烹忙，可做中郎将；煮

烂羊胃，可做骑都尉；煮烂羊头，可做关内侯。”军师将军李淑上书规劝说：“陛下完成大业，虽然是靠着下江兵、平林兵的势力，但这只能在临时有所帮助，却不能用它安邦定国。只有用以分尊卑贵贱的爵号和车服，是圣人所看重的，不可随便给人。而今所赐给的，都是不应该给的人，希望他们对国家有万分贡献，这犹如椽木求鱼，登高山而采珠。四海之内看到这样，定会有人暗中窥伺汉朝皇位。”刘玄大怒，把李淑逮捕下狱。将领们在全国各地，各自施行诛杀和赏赐，各自设置州牧和太守，州、郡行政官吏互相重叠，不知服从谁好。因此关中地区人民离心，全国人民怨恨，有的开始叛乱。

3 更始征隗嚣及其叔父崔、义等。嚣将行，方望以更始成败未可知，固止之；嚣不听，望以书辞谢而去。嚣等至长安，更始以嚣为右将军，崔、义皆即旧号。

4 耿况遣其子弇奉奏诣长安[1]，弇时年二十一。行至宋子[2]，会王郎起，弇从吏孙仓、卫包曰：“刘子舆，成帝正统；舍此不归，远行安之！”弇按剑叱：“子舆弊贼，卒为降虏耳！我至长安，与国家陈上谷、渔阳兵马，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观公等不识去就，灭族不久也！”仓、包遂亡，降王郎。

弇闻大司马秀在卢奴[3]，乃驰北上谒；秀留署长史，与俱北至蓟。王郎移檄购秀十万户，秀令功曹令史颍川王霸至市中募人击王郎，市人皆大笑，举手邪揄之，霸惭懔而反[4]。秀将南归，耿弇曰：“今兵从南方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

万骑，邯郸不足虑也。"秀官属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会故广阳王子接起兵蓟中以应郎，城内扰乱，言邯郸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于是秀趣驾而出，至南城门，门已闭；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驰，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芜蒌亭[5]，时天寒烈，冯异上豆粥。至饶阳，官属皆乏食。秀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传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绐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秀升车欲驰，既而惧不免，徐还坐，曰："请邯郸将军入。"久，乃驾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

至下曲阳[6]，传闻王郎兵在后，从者皆恐。至滹沱河[7]，候吏还白"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济"。秀使王霸往视之。霸恐惊众，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坚可度。"官属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护渡，未毕数骑而冰解。至南宫，遇大风雨，秀引车入道傍空舍，冯异抱薪，邓禹爇火，秀对灶燎衣，冯异复进麦饭。

进至下博城西[8]，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驰赴之。是时郡国皆已降王郎，独信都太守南阳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从[9]。光自以孤城独守，恐不能全，闻秀至，大喜；吏民皆称万岁。邳彤亦自和戎来会，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汉久矣，故更始举尊号而天下响应，三辅清宫除道以迎之。今卜者

王郎，假名因势，驱集乌合之众，遂振燕、赵之地，无有根本之固。明公奋二郡之兵以讨之，何患不克！今释此而归，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堕损威重，非计之得者也。若明公无复征伐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何者？明公既西，则邯郸势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

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军中；任光以为不可。乃发傍县，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为左大将军，信都都尉李忠为右大将军，邳彤为后大将军，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万修为偏将军，皆封列侯。留南阳宗广领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万修将兵以从；邳彤将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力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击诸反虏！"遣骑驰至巨鹿界中。吏民得檄，传相告语。秀投暮入堂阳界[10]，多张骑火，弥满泽中，堂阳即降；又击贯县[11]，降之。城头子路者，东平爰曾也[12]，寇掠河、济间，有众二十余万，力子都有众六七万，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刘植聚兵数千人据昌城[13]，迎秀；秀以植为骁骑将军。耿纯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老病者皆载木自随，迎秀于育；拜纯为前将军。进攻下曲阳，降之。众稍合，至数万人，复北击中山[14]。耿纯恐宗家异心，乃使从弟诉宿归，烧庐舍以绝其反顾之望。

秀进拔卢奴，所过发奔命兵，移檄边郡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时真定王杨起兵附王郎，众十余万，秀遣刘植说杨，杨乃降。秀因留真定，纳杨甥郭氏为夫人以结之。

进击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鄗[15]，击斩王郎将李恽；至柏人[16]，复破郎将李育。育还保城；攻之，不下。

5 南郑人延岑起兵据汉中[17]；汉中王嘉击降之，有众数十万。校尉南阳贾复见更始政乱，乃说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无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为书荐复及长史南阳陈俊于刘秀。复等见秀于柏人，秀以复为破虏将军，俊为安集掾。

秀舍中儿犯法，军市令颍川祭遵格杀之[18]，秀怒，命收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19]，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贳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6 初，王莽既杀鲍宣，上党都尉路平欲杀其子永[20]；太守苟谏保护之，永由是得全。更始征永为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将兵安集河东、并州，得自置偏裨。永至河东，击青犊，大破之。以冯衍为立汉将军，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以捍卫并土。

【注释】

①弇(yǎn 眼)：人名。

②宋子：县名，在今河北赵县。

③卢奴：县名，在今河北定县。

④惭懅(jù 句)：惭愧。

⑤芜蒌亭：地名，在今河北饶阳县东。

⑥下曲阳：县名，在今河北晋县。

⑦滹沱河：即今山西、河北二省境内滹沱河。

⑧下博：县名，在今河北深县。

⑨和戎：郡名，在今河北晋县。 信都：县名，在今河北冀县。 邳(pī 丕)：姓氏。

⑩堂阳：县名，在今河北新河县。

⑪贳(shì 试)：县名，在今河北束鹿县。

⑫东平：县名，在今山东东平县。

⑬昌城：县名，在今河北丰南县。

⑭中山：郡名，在今河北定县。

⑮鄗(hào 浩)：古县名，在今河北柏乡县。

⑯柏人：县名，在今河北隆尧县。

⑰南郑：县名，在今陕西汉中市东。

⑱军市令：古时军中立市，进行贸易。军市令就是管制军市的长官。

⑲明公：古代对有名位者的尊称。

⑳上党：郡名，在今山西长子县。

【译文】

3 刘玄征召隗嚣和他的叔父隗崔、隗义等人。隗嚣将要出发，方望认为刘玄政权的成败，仍是一个未定数，就极力劝阻；隗嚣不听，方望就留下辞职书而离去。隗嚣等人到达长安，刘玄就任命隗嚣为右将军，隗崔、隗义仍维持其旧号：白虎将军，左将军。

4 耿况派遣他的儿子耿弇捧着奏章到长安，耿弇时年二十一岁。走到宋子县，正遇上王郎起兵，耿弇的随从官孙仓、卫包说："刘子舆，是汉成帝的嫡亲骨肉，舍弃他不归附，还要远走到哪里去？"耿弇手握剑柄说："刘子舆是个蒙蔽贼子，最终会被俘虏的！我到长安，是向朝廷陈述上谷、渔阳两郡的兵马状况，回去后征发突击部队，来践踏那些乌合之众，犹如摧折枯木腐物一般。我看你们不知取舍，不久就会被诛灭全族！"孙仓、卫包于是逃亡、投降王郎。

耿弇听说大司马刘秀在卢奴，就赶到北方去拜见他。刘秀把他留在府中任长史，又一块儿北上到达蓟县。王郎命人传递声讨的文

告,用十万户的采邑作悬赏,购买刘秀的人头。刘秀命令功曹令吏颍川人王霸到市里召募人打击王郎。市人都忍不住大笑,举手戏弄他,王霸惭愧而回。刘秀打算南下返回首都长安。耿弇说:"如今军队从南方来,不可再回南方。渔阳太守彭宠,是您的同乡;上谷太守,是我的父亲。如果发动这两郡骑兵一万,就用不着担心邯郸。"而刘秀的属官和亲信都不肯,说:"人死了,头还要朝南,怎么可以远投北方,而进入布袋里去呢?"刘秀指着耿弇说:"这是我北路的主人。"

恰好原广阳王的儿子刘接在蓟县起兵,以响应王郎,城内混乱,说王郎的使臣刚到,二千石以下的官吏都出城迎接。于是刘秀急忙驾车而出,到了南方,城门已经关闭,只好攻打,破城而出。于是昼夜向南奔驰,不敢进入城邑,食宿都在路旁。跑到芜蔞亭,正逢天气酷寒,冯异捧上豆粥。再抵达饶阳县,属官都缺乏粮食。刘秀无奈,只好自己冒充是王郎的使臣,进入客馆,正遇客馆的官吏正在吃饭,刘秀的随从饥饿难忍,就争抢而食。客馆的官吏怀疑他们是冒充使臣,于是用棒槌击鼓数十遍,欺哄说:"邯郸将军到。"刘秀的属官都吓得变了脸色。刘秀打算登车逃走,后来又怕逃不出去,就慢慢地回到座位上,说:"请邯郸将军进来。"过了很久,刘秀才乘车离开。日夜兼程,顶霜冒雪,面部都被冻裂。

刘秀到了下曲阳县,传闻王郎的军队在后面追赶,刘秀的随从人员都很害怕。刘秀他们来到滹沱河边,走在前面的探马回来禀告说:"河水解冻,没有船只,无法过渡。"刘秀就派王霸前往观看,情况如探马禀告一样。王霸怕惊动大家,打算再往前去,却被河水所阻而回,就欺骗说:"河水结冰,坚实可渡。"属官一听都很高兴。刘秀笑着说:"探马果然说话荒谬!"就继续前进。等他们到了河边,真的出现河水已经结冰的奇事。刘秀就命王霸部署渡河,最后有几个骑士还没有渡过去,河冰也就溶解了。刘秀等到达南宫县,又遇到大风雨,他们就进入路旁的空屋躲避,冯异抱来柴草,邓禹点燃火,

刘秀对着炉灶烤衣服，冯异再奉上麦饭。

刘秀等人前进到达下博县的城西，因不了解情况而害怕不知该到那里去。正好一位白衣老汉在路旁，指着前面说："大家再努一把力！信都郡是长安的门户，离这里只八十里。"刘秀立即奔赴那里。这时，各郡、国都归附王郎，只有信都郡太守南阳人任光、和戎郡太守信都人邳彤不肯归附。任光正忧愁一座孤城，难以独守而保全，听说刘秀到来，不禁大喜，全城吏民高喊万岁。邳彤也从和戎郡前来会合。参与商议的人，多数说可以依靠信都郡的军队护送刘秀，西回长安。邳彤说："吏民歌唱吟咏思念汉室已经很久了，所以刘玄举起尊号而天下响应，三辅一带，清理宫室，打扫街道，来迎接他。如今一个占卜先生王郎，冒充汉成帝庶子之名，利用形势，驱赶集合起来的乌合之众，虽攻下燕、赵之地，但基础并不稳固。您如果发动信都、和戎二郡的兵力去讨伐他，何须担忧不能取胜呢！现在放弃此事而不图，只求回去，不但白白地失去了黄河以北，而且势必惊动三辅，大大地损毁朝廷的威严，这不是良好的计谋。假如您没有讨伐王郎的意思，却希望信都地方部队护送，更不可能。为什么？您到了西边，那么邯郸局势就会安定。人民绝不肯抛弃父母妻子，背叛已经登位的国君，千里迢迢去护送您。他们逃亡离散是必然的！"刘秀于是决定留下。

刘秀因为两郡的兵力太弱，想投奔城头子路、力子都的部队。任光坚决反对。刘秀就下令征集邻县丁壮，得精锐部队四千余人，任命任光为左大将军，信都都尉李忠为右大将军，邳彤为后大将军，仍兼和戎太守，信都令万修为偏将军，都封为列侯。留南阳人宗广兼管信都郡太守事，命令任光、李忠、万修率领全部兵马讨伐王郎。邳彤带兵充当前锋。任光就写大量的声讨文告说："大司马刘公率领城头子路、力子都等大军百万，从东方西征，讨伐叛贼！"派骑兵赶到巨鹿郡内散发。吏民看到声讨文告，互相告诉。刘秀在傍晚时进入堂阳县界，设置大量骑兵，拿着火把，布满在草泽中，远见

水边一片光亮，堂阳县令误以为大军压境，就开城投降。紧接攻打贾县，贾县也投降。城头子路，是东平郡人爰曾，在黄河、济水一带抢劫掳掠，有部众二十余万，而力子都部众也有六、七万，实力强大，所以刘秀想依附他们。昌城人刘植聚集军队数千人，占据昌城县，迎接刘秀。刘秀任命刘植为骁骑将军。耿纯率领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年老患病的，各自带着棺木，在育县迎接刘秀。任命耿纯为前将军。攻打下曲阳，下曲阳投降。这时刘秀军队逐渐增多，已达数万人，又向北进攻中山郡。耿纯怕宗族怀有二心，就派他的堂弟耿诉回到故乡，把所有房舍都纵火烧掉，以断绝他们回头的希望。

刘秀攻下卢奴县，所经之处，就紧急征发地方兵马，传送檄文给边塞郡、县，一起攻打邯郸城。郡、县纷纷响应。这时，真定王刘杨起兵依附王郎，部众十余万。刘秀派遣刘植去游说刘杨，刘杨愿意投降。刘秀因此留在真定县，并娶刘杨的外甥女郭氏为夫人，用以团结刘杨。接着攻打元氏县、防子县，都被攻下。进抵鄗县，击杀王郎部将李恽。进抵柏人县，又击败王郎部将李育。李育撤回柏人县城。刘秀围攻，未能攻下。

5 南郑人延岑，聚众起兵占据汉中。汉中王刘嘉攻击延岑，延岑被迫投降。刘嘉部众有数十万。校尉南阳人贾复，眼见刘玄政治混乱，向刘嘉建议："如今天下还未安定，而大王却安守汉中郡，汉中郡恐怕未必能保？"刘嘉说："你说的话，关系重大，不是我能胜任的。大司马刘秀在河北，必定能任用你。"于是写信给刘秀，推荐贾复和长史南阳人陈俊。贾复等人在柏人县拜见刘秀，刘秀任命贾复为破虏将军，陈俊为安集掾。

刘秀的年经仆人在军市中犯了法，军市令颍川人祭遵把他打死了。刘秀大怒，命人逮捕了祭遵。主簿陈副劝谏刘秀说："您常要求众军军纪整肃，现在祭遵执法毫不回避，这是您的教令得到了贯彻执行呀！"刘秀于是饶恕了祭遵，用他担任刺奸将军。刘秀跟众将说："你们应当心祭遵！我的小仆人犯法，尚且给杀了，他决不会偏

袒你们。”

6 最初，王莽既诬杀鲍宣，上党郡都尉路平想杀死鲍宣的儿子鲍永。上党郡太守荀谏竭力保护，鲍永才得以保命。刘玄征召鲍永为尚书仆射，兼管大将军事，率领军队安抚河东郡及并州所属郡县，可以自行任命偏将与裨将。鲍永到达河东郡，攻打青犊兵，将他们打得大败。任命冯异为立汉将军，驻兵太原郡，与上党郡太守田邑等人整治兵甲。训练士卒，以保卫并州疆土。

7 或说大司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巨鹿，秀乃引兵东北拔广阿[1]。秀披舆地图，指示邓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殷乱[2]，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8 蓟中之乱，耿弇与刘秀相失，北走昌平[3]，就其父况，因说况击邯郸。时王郎遣将徇渔阳、上谷[4]，急发其兵，北州疑惑，多欲从之。上谷功曹寇恂、门下掾闵业说况曰：“邯郸拔起，难可信向。大司马，刘伯升母弟，尊贤下士，可以归之。”况曰：“邯郸方盛，力不能独拒，如何？”对曰：“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5]，可以详择去就。恂请东约渔阳，齐心合众，邯郸不足图也！”况然之，遣恂东约彭宠，欲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诣大司马秀。

安乐令吴汉、护军盖延、狐奴令王梁亦劝宠从秀[6]，宠以为然；而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出止外亭，遇一

儒生，召而食之，问以所闻。生言："大司马刘公，所过为郡县所称；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秀书，移檄渔阳，使生赍以诣宠，令具以所闻说之。会寇恂至，宠乃发步骑三千人，以吴汉行长史，与盖延、王梁将之，南攻蓟，杀王郎大将赵闳。

冠恂还，遂与上谷长史景丹及耿弇将兵俱南，与渔阳军合，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凡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巨鹿、清河、河间凡二十二县。前及广阿，闻城中车骑甚众，丹等勒兵问曰："此何兵？"曰："大司马刘公也。"诸将喜，即进至城下。城下初传言二郡兵为邯郸来，众皆恐。刘秀自登西城楼勒兵问之；耿弇拜于城下，即召入，具言发兵状。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郸将帅数言我发渔阳，上谷兵，吾聊应言'我亦发之'，何意二郡良为吾来！方与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盖延、吴汉、王梁皆为偏将军，使还领其兵，加耿况、彭宠大将军；封况、宠、丹、延皆为列侯。

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然沈厚有智略，邓禹数荐之于秀，秀渐亲重之。

更始遣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讨王郎，不能下；秀至，与之合军，东围巨鹿，月余未下。王郎遣将攻信都，大姓马宠等开门内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还，行太守事。王郎遣将倪宏、刘奉率数万人救巨鹿，秀逆战于南栾[7]，不利。景丹等纵突骑击之，宏等大败。秀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见其战，乐可言邪！"

耿纯言于秀曰："久守巨鹿，士众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锐，进攻邯郸，若王郎已诛，巨鹿不战自服矣。"秀从之。夏，四月，留将军邓满守钜鹿；进军邯郸，连战，破之，郎乃使其谏大夫杜威请降。威雅称郎实成帝遗体，秀曰："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威请求万户侯，秀曰："顾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余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开门内汉兵，遂拔邯郸。郎夜亡走[8]，王霸追斩之。秀收郎文书，得吏民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秀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秀部分吏卒各隶诸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大树将军者，偏将军冯异也，为人谦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战受敌，常行诸营之后。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故军中号曰"大树将军"。

护军宛人朱祜言于秀曰："长安政乱，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奸收护军！"祜乃不敢复言。

更始遣使立秀为萧王，悉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诣行在所；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并北之部。

萧王居邯郸宫，昼卧温明殿[9]，耿弇入，造床下请间，因说曰："吏士死伤者多，请归上谷益兵。"萧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复用兵何为？"弇曰："王郎虽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听也。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百万人，所向无前，圣公不能办也，败必不久。"萧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斩卿！"弇曰："大王

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萧王曰:"我戏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复思刘氏,闻汉兵起,莫不欢喜,如去虎口得归慈母。今更始为天子,而诸将擅命于山东,贵戚纵横于都内,虏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败也。公功名已著,以义征伐,天下可传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萧王乃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始贰于更始。

是时,诸贼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14],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萧王欲击之,乃拜吴汉、耿弇俱为大将军,持节北发幽州十郡突骑[15];苗曾闻之,阴敕诸郡不得应调。吴汉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16],曾出迎于路,汉即收曾,斩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韦顺、蔡充,斩之。北州震骇,于是悉发其兵。

秋,萧王击铜马于鄗[17],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18],上马甚盛,汉悉上兵簿于莫府,请所付与,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将军沛国朱浮为大将军、幽州牧,使治蓟城。铜马食尽,夜遁,萧王追击于馆陶[19],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余众合;萧王复与大战于蒲阳[20],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诸将未能信贼,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归营勒兵,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赤眉别帅与青犊、上江、大彤、铁胫、五幡十余万众在射犬[21],萧王

引兵进击，大破之；南徇河内，河内太守韩歆降。

【注释】

①广阿：县名，在今河北隆尧县。

②殽(xiáo 淆)乱：错杂混乱。

③昌平：县名，在今北京市昌平县。

④渔阳：郡名，在今北京市密云县。

⑤控弦：拉弓。引申称士兵。

⑥安乐：县名，在今北京市顺义县。　狐令：县名，在今北京市顺义县。

⑦南緣(luán 峦)：县名，在今河北巨鹿县。

⑧王郎(?～公元24年)：邯郸人，本以卜相为业，后冒称为汉成帝之子刘子舆。更始二年(公元24年)被西汉宗室刘林和大豪李育等立为汉帝，都邯郸。不久，刘秀攻破邯郸，被杀。

⑨温明殿：指赵王刘如意的宫殿，故基在邯郸县内。

⑩铜马：首领东山荒秃、上淮况等。　大彤：首领樊重。　尤来：首领樊崇。　五校：首领高扈。　五楼：首领张文。　富平：首领徐少。　获索：首领古师郎。其他则史无记载。这些称号或他们的根据地名了，或以军容强盛为号。

⑪幽州十郡：指涿郡、广阳郡、代郡、上谷郡、渔阳郡、辽西郡、辽东郡、右北平郡、玄菟郡、乐浪郡。

⑫无终：县名，在今天津市蓟县。

⑬鄡(qiáo 悄)：古县名，在今河北东鹿县。

⑭清阳：古县名，在今河北清河县。

⑮馆陶：县名，即今山东馆陶县。

⑯蒲阳：县名，在今河北定县。

⑰射犬：聚名，在今河南沁阳县。

【译文】

7 有人劝说大司马刘秀，与其固守柏人县，不如去平定巨鹿郡。刘秀认为有理，就率军向东北，攻下钜鹿郡的广阿县。刘秀翻开地图，指给邓禹看，说："天下郡、国这么多，到现在我才得其中的一

个。你前些时却认为我不必忧虑天下不平定，是什么道理？"邓禹回答说："当今天下混乱，人们渴望出现英明的君主，就好像初生的婴儿思念慈母。古代兴起的帝王，都取定他们品德的厚薄，而不在他们占地盘的大小。"

8 蓟中之乱时，耿弇和刘秀分散，向北逃到昌平县，回到他父亲耿况那里，劝说他父亲耿况攻打邯郸。这时，王郎派遣将领进掠渔阳郡、上谷郡，并紧急征调沿边郡县的部队，北方沿边州郡疑惧不安，但多数都打算顺从王郎。上谷郡功曹寇恂、门下掾闵业向耿况建议说："邯郸突然崛起，前途难测。大司马刘秀，是刘縯的亲弟弟，礼贤下士，我们应该归附他。"耿况说："邯郸势力正日益强盛，我们不能单独抵抗，应该怎么办？"寇恂回答说："如今上谷郡充实坚固，拥有骑兵万人，应该认真选择去就。如果您决心确定，我愿意前往东方的渔阳郡，联络彭宠，同心合力，就用不着把邯郸放在心上。"耿况同意，就派遣寇恂前往联合彭宠，打算各自派出骑兵突击队两千人、步兵一千人，去支援大司马刘秀。

安乐县令吴汉、护军盖延、狐奴县令王梁也劝告彭宠归附刘秀，彭宠同意。可是，他的部属都想归附王郎，彭宠不能最后定夺。吴汉出城巡查，在城外的亭子里休息时，遇到一位儒生，就召他一起进餐，并向他打听消息。儒生说："大司马刘秀，所经过的郡、县，都受到当地官民的称赞；邯郸那位皇帝，并不是刘氏子弟。"吴汉非常高兴，立即伪造一份刘秀致渔阳郡的文告，教那儒生拿去送给彭宠，嘱咐他把所听到的消息详细告诉彭宠。恰好寇恂抵达，彭宠于是决定派出步骑三千，命吴汉为长史，与盖延、王梁一起率领，南下攻打蓟县，杀死王郎大将赵闳。

寇恂返回上谷郡，与上谷郡长史景丹以及耿弇率军南下，与渔阳郡的军队会合，所经过的地方，斩杀王郎的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共计约三万人。平定涿郡、中山、巨鹿、清河、河间县等二十二县。前锋到达广阿县，听说城里兵马很多，景丹等停兵打听消息，

问："这是什么人的军队？"回答说："是大司马刘秀的。"众将都很高兴，立即抵达城下。城里最初谣传上谷、渔阳二郡的军队是王郎派来的，大家都很惶恐。刘秀整治军队，亲自登上西城楼，询问来意。耿弇下马，就在城下拜见。刘秀立即请他进城，耿弇就详细说明了两郡发兵经过。刘秀于是把景丹等将领全请到城里来，笑着说："邯郸将领屡次说我动员渔阳、上谷二郡部队，我应付说：'我是征召了。'想不到二郡兵马确是为我而来！我正要和各位士大夫共同建功名。"就任命景丹、寇恂、耿弇、盖延、吴汉、王梁等为偏将军，回去统领自己的部队。擢升耿况、彭宠为大将军。封耿况、彭宠、景丹、盖延等为列侯。

吴汉为人忠厚朴实，不善言辞，遇到紧急情况，就词不达意。然而沉着稳重，有智谋才略。邓禹曾多次向刘秀推荐，刘秀逐渐对他亲近敬重。

刘玄派尚书令谢躬率领六位将军讨伐王郎，毫无进展。刘秀到后，和他们军队会合，向东围攻巨鹿郡，一月有余，不能取胜。王郎派遣将领攻打信都郡，城内世家大族马宠等人打开城门迎接。刘玄派遣军队反击，收复信都郡，刘秀命李忠返回信都郡，代理太守。王郎派遣将领倪宏、刘奉率领数万士兵救巨鹿郡，刘秀在南栾迎战，结果失利。景丹等及时派出突击敌军的骑兵进行攻打，倪宏等大败。刘秀说："我听说突击敌军的骑兵，是天下的精锐部队，今天亲眼看到他们作战，真是令人喜悦。"

耿纯对刘秀说："我们长久困在巨鹿城下，官兵疲惫。不如用我们精锐部队，直接进攻邯郸，一旦王郎被杀，巨鹿不用去打就自动降服了。"刘秀采纳了他的意见。夏，四月，刘秀留下将军邓禹继续围困巨鹿；亲自率领大军向邯郸挺进，连战连胜，王郎支持不住，派他的谏大夫杜威请求投降。杜威强调王郎确实是汉成帝嫡亲骨肉，刘秀说："假使成帝复活，也不能再得天下，何况他的冒牌儿子？"杜威请求封王郎万户侯，刘秀说："饶他不死已经足够了。"杜威发怒

而告辞。刘秀向邯郸城发动猛烈攻击,历时二十余天。五月初一,王郎少傅李立打开城门,迎接汉军,邯郸陷落。王郎当夜逃走,被王霸追获,就地斩首。刘秀在收集王郎文书档案时,发现有自己吏民的奏章数千件之多,其内容除了向王郎表示效忠外,还有谤毁刘秀之言。刘秀不追查,集合全体将领,当大家的面,把这些文书用火烧毁,说:"使反复无常的人安心!"

刘秀重新调整兵马,把新收容的官兵分配给各将领,大家都说愿意隶属大树将军。所谓大树将军,就是指偏将军冯异。冯异为人谦虚退让,不夸耀自己的才能,功劳。命令他的部队,除非跟敌人交战或遭受敌人的攻击,其他时候都要排在别的部队后面。每停留一个地方,众将领聚在一起谈论战功,只有冯异独自隐在树下。所以军中称他"大树将军"。

护军宛人朱祐对刘秀说:"长安政令混乱,您有帝王的相貌,这是天神的旨意啊!"刘秀说:"快教刺奸将军祭遵捕护军朱祐!"朱祐就不敢再说了。

刘玄派遣使臣封刘秀为萧王,命令他们停战,并与有功将领一同返回长安。另行任命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郡太守、蔡充为渔阳郡太守,同时到北方赴任。

萧王刘秀住在邯郸赵王宫,白天睡在温明殿,耿弇入殿,走到床边请求单独谈话。乘机说:"吏卒死伤太多,请准许我回上谷郡补充兵源。"刘秀说:"王郎已经消灭,河北也稍微太平,还补充兵干什么呢?"耿弇说:"王郎虽被消灭,全国性的战争则刚刚开始。如今刘玄的使臣从西方来,想罢兵,决不可听从。铜马、赤眉之类的部队有数十个之多,而每一支团伙都有数十万人,有的甚至百万人。所向无阻,您不能制服他们,不久就会失败。"刘秀从床上坐起来说:"你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只有杀你!"耿弇说:"大王怜爱厚待我如同父子,所以我才掏出赤心。"刘秀说:"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请把你的意思讲出来!"耿弇说:"全国人民被王莽害得苦不堪言,因而思

念刘氏，听说汉军兴起，无不高兴，就像脱离虎口而回到慈母怀抱一样。如今刘玄做皇帝，而崤山以东的将领们不受节制，在长安的皇帝国戚，恣肆横行，无所忌惮，人民怨愤，甚至思念王莽时代。因此可以断定刘玄必定失败。您功业英名传播海内，用仁义作号召进行讨伐，传递檄文，天下就可平定。最重要的是得天下，您可自行夺取，切莫让他姓的人得到它！"刘秀就以河北尚未平定为藉口，而推辞回长安，开始与刘玄离异。

当时，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脛、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贼寇，各自率领部队，总数是几百万人，到处抢夺掳掠。刘秀想攻打他们，就任命吴汉，耿弇为大将军，持节征调幽州所属十郡的骑兵突击队。幽州牧苗曾听到这个消息，暗中吩咐各郡不予理会。吴汉率领二十余骑兵驰往幽州无终县。苗曾出城迎接，吴汉当场逮捕苗曾，就地斩首。耿弇到达上谷，也逮捕韦顺、蔡充，就地斩首。北方各州大为震惊，于是，纷纷发兵，听从调遣。

秋，刘秀攻打铜马于鄗县。吴汉率领骑兵突击队赶到清阳与刘秀会合，军容雄壮。吴汉到将帅治事的地方呈上所有官兵名册，然后再请指令，不敢私自留用，刘秀更加敬重他。刘秀任命偏将军沛国人朱浮为大将军、兼幽州牧，把州府设在蓟城。铜马被困粮尽，乘夜逃跑，刘秀追击到馆陶县，铜马大败。刘秀正要接受铜马投降，而高湖，重连等从东南来，与还没有投降的铜马会合，向北进发。刘秀又和他们在蒲阳县大战，高湖等大败而投降。刘秀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刘秀的将领们不敢相信降兵降将的诚意，而降兵降将内心也不能自安。刘秀知道他们的心意，就命令降将们各自回到营地、整编队伍，统率军队，刘秀自己只带少数轻装的骑兵，按照次序去巡视部队。降兵降将们互相告诫说："萧王对我们推心置腹，怎么能不教我们为他牺牲生命呢？"从此大家心悦诚服。刘秀把投降的部队分配给各将领，此时人数已达数十万。赤眉的另一位头领与青犊、

上江、大彤、铁脛、五幡等共约有十余万人，集结在射犬聚，刘秀率领军队，前去攻击，大获全胜。刘秀向南招抚河内郡，河内郡太守韩歆投降。

9 初，谢躬与萧王共灭王郎，数与萧王违戾，常欲袭萧王，畏其兵强而止；虽俱在邯郸，遂分城而处，然萧王有以慰安之。躬勤于吏职，萧王常称之曰："谢尚书，真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常戒之曰："君与刘公积不相能，而信其虚谈，终受制矣！"躬不纳。既而躬率其兵数万还屯于邺[1]。及萧王南击青犊，使躬邀击尤来于隆虑山[2]，躬兵大败。萧王因躬在外，使吴汉与刺奸大将军岑彭袭据邺城。躬不知，轻骑还邺，汉等收斩之，其众悉降。

10 更始遣枉功侯李宝、益州刺史李忠将兵万余人徇蜀、汉；公孙述遣其弟恢击宝、忠于绵竹，大破走之。述遂自立为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

11 冬，更始遣中郎将归德侯飒、大司马护军陈遵使匈奴，授单于汉旧制玺绶，因送云、当余亲属、贵人、从者还匈奴。单于舆骄，谓遵、飒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遵与相掌拒[3]，单于终持此言。

12 赤眉樊崇等将兵入颍川，分其众为二部，崇与逢安为

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赤眉虽数战胜，而疲弊厌兵，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4]；崇等计议，虑众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于是崇、安自武关[5]，宣等从陆浑关[6]，两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与抗威将军刘均等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

13 萧王将北徇燕、赵，度赤眉必破长安，又欲乘衅并关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邓禹为前将军，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可与俱者，时朱鲔、李轶、田立、陈侨将兵号三十万，与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阳；鲍永、田邑在并州。萧王以河内险要富实，欲择诸将守河内者而难其人，问于邓禹。邓禹曰："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萧王谓恂曰："昔高祖留萧何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当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拜冯异为孟津将军，统魏郡、河内兵于河上，以拒洛阳。萧王亲送邓禹至野王[7]，禹既西，萧王乃复引兵而北。寇恂调粮粮、治器械以供军；军虽远征，未尝乏绝。

14 隗崔、隗义谋叛归天水[8]；隗嚣恐并及祸，乃告之。更始诛崔、义，以嚣为御史大夫。

15 梁王永据国起兵，招诸郡豪杰，沛人周建等并署为将帅，攻下济阴、山阳、沛、楚、淮阳、汝南[9]，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贼帅山阳佼强为横行将军，东海贼帅董宪为翼汉大将军，琅邪贼帅张步为辅汉大将军，督青、徐二州，与之连兵，遂专据东方。

16 邔人秦丰起兵于黎丘[10]，攻得邔、宜城等十余县，有众万人，自号楚黎王。

17 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自称扫地大将军；转寇郡县，众数万人。

【注释】

①鄴(yè 页)：古县名，在今河北临漳县。

②隆虑山：又名林虑山，在今河南林县西。

③蒙(chēng 称)拒：顶撞，争执不下。

④东归：赤眉原是琅邪一带饥民，东归，指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⑤武关：在今陕西商洛县西南丹江北岸。

⑥陆浑关：在今河南嵩县。

⑦野王：县名，在今河南沁阳县。

⑧天水：郡名，在今甘肃通渭县。

⑨济阴：郡名，在今山东定陶县。 山阳：郡名，在今山东金乡县。 沛郡：在今安徽濉溪县。 楚郡：在今江苏徐州市。 淮阳：封国名，在今河南淮阳县。

⑩邔(qi 期)：县名，在今湖北宜城县。

【译文】

9 最初，刘玄的尚书令谢躬与刘秀一起消灭王郎，但他们之间多次因看法不一致而发生争执，谢躬常想偷袭刘秀，都因畏惧刘秀军队强大而不敢动。他们的部队，虽然都在邯郸，却各有营地防区，然而刘秀常设法安慰他。谢躬对官职很勤勉，刘秀常称赞他说："谢尚书，真是一个好官吏！"所以谢躬也就不怀疑。谢躬的妻子知道这情况，就常常告戒他说："你跟刘秀的怨仇已深，互不相容，可是你却相信他表面上那套虚情假意，最后会被他制裁的。"谢躬不接受她的劝告。后来，谢躬率领他几万军队回到鄴城驻守。等到刘秀向南

攻打青犊时，命谢躬在隆虑山截击尤来，谢躬的军队被打得大败。刘秀趁谢躬领兵在外，城内空虚，命吴汉和刺奸将军岑彭偷袭占据邺城。谢躬不知道城内变化，仅率领少数轻装骑兵返回邺城，吴汉等把谢躬抓起来杀了，他的部队也就全部投降。

10 刘玄派遣枉功侯李宝、益州刺史李忠率军万余人去攻打蜀郡、汉中郡。据守成都的公孙述，派他的弟弟公孙恢在绵竹县迎击李宝、李忠，大败刘玄军，李宝、李忠逃走。公孙述就自立为蜀王，建都成都。汉民、外族都归附他。

11 冬，刘玄派遣中郎将归德侯刘飒、大司马护军陈遵出使匈奴，向单于颁发汉朝旧有印信，顺便把栾提云与他大夫须卜当尚存的亲属、贵人、随从送回匈奴。匈奴单于栾提舆态度傲慢，对陈遵、刘飒说："匈奴与汉朝本来是兄弟，因匈奴曾一度内乱，孝宣皇帝帮助而立呼韩邪单于，所以才称臣以示尊敬汉朝。如今汉朝也大乱，政权被王莽所篡夺，匈奴也曾出兵攻打王莽，使他的北方边境空虚，引起天下骚动，产生'人心思汉'后果。王莽最终失败，而汉朝复兴，也是我们匈奴的力量，汉朝应该称臣，以示尊敬匈奴。"陈遵和他争执不下，单于栾提舆坚持自己的意见。

12 赤眉首领樊崇等率军进入颍川郡，把部队分为两部分。樊崇、逢安率领一部分；徐宣、谢禄、杨音率领一部分。赤眉虽然屡打胜仗，但已精疲力尽，讨厌作战，忧愁不安，日夜哭泣，都想回到自己的家乡东方。樊崇等商议，认为一旦回到东方，部众势必一哄而散，各奔家乡。不如向西攻打长安。于是樊崇、逢安从武关，徐宣等从陆浑关，分为两路，向长安进军。刘玄派王匡、成丹和抗威将军刘均等人分别驻守河东郡、弘农郡堵截赤眉。

13 刘秀打算向北夺取燕、赵地区，因估计赤眉必然会攻破长安，所以又想利用刘玄与赤眉的争端而并吞关中，但不知道把这任务交给谁好。最后任命邓禹为前将军，交给他部下精兵两万，派他西入函谷关，并让他自己选择副将和幕僚。这时，刘玄的将领朱鲔、李

轶、田立、陈侨，率领军队，号称三十万，和河南郡太守武勃，共同防守洛阳。另外鲍永、田邑驻军并州。刘因河内郡地势险要，物产充足，想在诸将领中选择一位有才干的守河内郡，却难于找到，就问邓禹。邓禹说："寇恂文武兼备，有统御群众的能力，除了他再没有更合适的人可派！"刘秀就任命寇恂为河内郡太守，并代理大将军职务。刘秀对寇恂说："从前，汉高祖把关中交给萧何，如今我把河内郡委托给你。应当使军粮充足，统率训练兵马，防范其他的军队，不使他们北渡黄河就可以了！"刘秀又任命冯异为孟津将军，统领魏、河内两郡的地方兵力，沿着黄河北岸布防，以抗拒洛阳方面的刘玄部队。刘秀亲自送邓禹到野王县，邓禹既向西去后，刘秀就又率领军队北上。寇恂征调干粮，制造兵器，供给前方军队使用；军队即使推进很远，也不匮乏物资。

14 隗崔、隗义计谋背叛刘玄，回到天水郡。隗嚣害怕事情败露而牵连自己，就向刘玄告发他们。刘玄诛杀隗崔、隗义，任命隗嚣为御史大夫。

15 梁王刘永，在他的封国起兵，寻求各郡的豪杰，沛郡人周建等都被任命为将领。一连攻陷济阴、山阳、沛、楚、淮阳、汝南等，共得二十八座城池。又派遣使者任命西防县贼帅山阳人佼强为横行将军，东海郡贼帅董宪为翼汉大将军，琅邪郡贼帅张步为辅汉大将军，督察青、徐二州，并把军队都集结起来，在东方称霸。

16 邳县人秦丰起兵于黎丘，攻下邳县、宜城等十余县，有部众万余人，自称楚黎王。

17 汝南人田戎攻陷夷陵县，自称扫地大将军。转战劫掠各郡县，有众数万人。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四十

汉纪三十二　起旃蒙作噩，尽柔兆阏茂，凡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

建武元年

1 春，正月，方望与安陵人弓林共立前定安公婴为天子[1]，聚党数千人，居临泾[2]。更始遣丞相松等击破，皆斩之。

2 邓禹至箕关[3]，击破河东都尉，进围安邑[4]。

3 赤眉二部俱会弘农。更始遣讨难将军苏茂拒之；茂军大败。赤眉众遂大集，乃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三月，更始遣丞相松与赤眉战于莽乡[5]，松等大败，死者三万余人；赤眉遂转北至湖[6]。

4 蜀郡功曹李熊说公孙述宜称天子。夏，四月，述即帝位，号成家，改元龙兴；李熊为大司徒，述弟光为大司马，

恢为大司空。越嶲任贵据郡降述[7]。

5 萧王北击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8]，追至北平[9]，连破之；又战于顺水北，乘胜轻进，反为所败。王自投高岸，突骑王丰下马授王，王仅而得免；散兵归保范阳[10]。军中不见王，或云已杀，诸将不知所为，吴汉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阳，何忧无主！"众恐惧，数日乃定。贼虽战胜，而惮王威名，夜，遂引去。大军复进至安次[11]，连战，破之。贼退入渔阳，所过虏掠。强弩将军陈俊言于王曰："贼无辎重，宜令轻骑出贼前，使百姓各自坚壁以绝其食，可不战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将轻骑驰出贼前，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王谓俊曰："困此虏者，将军策也。"

6 冯异遗李轶书，为陈祸福，劝令归附萧王；轶知长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报书曰："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今轶守洛阳，将军镇孟津，俱据机轴[12]，千载一会，思成断金。唯深达萧王，愿进愚策以佐国安民。"轶自通书之后，不复与异争锋，故异得北攻天井关[13]，拔上党两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东十三县[14]，降者十余万。武勃将万余人攻诸畔者，异与战于士乡下[15]，大破，斩勃；轶闭门不救。异见其信效，具以白王。王报异曰："季文多诈，人不能得其要领。移其书告守、尉当警备者。"众皆怪王宣露轶书；朱鲔闻之，使人刺杀轶，由是城中乖离，多有降者。

朱鲔闻王北征而河内孤，乃遣其将苏茂、贾强将兵三万余人渡巩河，攻温[16]；鲔自将数万人攻平阴以缀异[17]。檄

书至河内，寇恂即勒军驰出，亦移告属县，发兵会温下。军吏皆谏曰："今洛阳兵渡河，前后不绝；宜待众军毕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之。旦日，合战，而冯异遣救及诸县兵适至，恂令士卒乘城鼓噪[18]，大呼言曰："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陈动；恂因奔击，大破之。冯异亦渡河击朱鲔，鲔走；异与恂追至洛阳，环城一匝而归[19]。自是洛阳震恐，城门昼闭。

异、恂移檄上状，诸将入贺，因上尊号。将军南阳马武先进曰："大王虽执谦退，奈宗庙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议征伐。今此谁贼而驰骛击之乎？"王惊曰："何将军出此言？可斩也！"乃引军还蓟。复遣吴汉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将军追尤来等，斩首万三千余级，遂穷追至浚靡而还[20]。贼散入辽西、辽东[21]，为乌桓、貊人所钞击略尽。

都护将军贾复与五校战于真定，复伤创甚；王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复病寻愈，追及王于蓟，相见甚欢。

还至中山，诸将复上尊号；王又不听。行到南平棘[22]，诸将复固请之；王不许。诸将且出，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攀龙鳞，附凤翼[23]，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纯言甚诚切，王深感曰："吾将思之。"

行至鄗[24]，召冯异，问四方动静。异曰："更始必败，宗

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会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29]来诣王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请。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

【注释】

①安陵：县名，在今陕西咸阳市。

②临泾：县名，在今甘肃镇原县。

③箕关：一名潼关。在今河南济源县西、王屋山南。

④安邑：县名，在今山西夏县。

⑤蒙乡：地名，在今河南灵宝县境。

⑥湖：县名，在今河南灵宝县。

⑦越嶲(xi 溪)：郡名，在今四川会理县。

⑧元氏：县名，即今河北元氏县。

⑨北平：县名，在今河北满城县。

⑩范阳：县名，在今河北定兴县。

⑪安次：县名，即今河北安次县。

⑫机轴：机，弩牙；轴，车轴。比喻枢要之位。

⑬天井关：一名太行关。在今山西晋城县南太行山上。

⑭成皋：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

⑮士乡：聚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

⑯温：县名，即今河南温县。

⑰平阴：县名，在今河南孟津县。

⑱鼓噪：古代指出战时擂鼓呐喊，以张声势。今泛指喧嚷。

⑲一匝(zā 扎)：一周。

⑳浚靡：县名，在今河北遵化县。

㉑辽西：郡名，在今辽宁义县。辽东：郡名，在今辽宁辽阳市。

㉒南平棘：县名，在今河北赵县。

㉓攀龙鳞，附凤翼：喻依附有声望的人而立名。后来特指依附帝王以建立

功业。

㉔鄗(hào 昊):古县名,在今河北柏乡县。

㉕赤优符:汉代流行的一种谶语。

【译文】

汉纪三十二　起乙酉(公元 25 年),止丙戌(公元 26 年),共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

建武元年(乙酉,公元 25 年)

1 春,正月,方望和安陵人弓林共同立前安定公刘嬰为天子,聚集党徒数千人,占据临泾县。刘玄派遣丞相李松等率军击破,全部斩杀。

2 邓禹的军队抵达箕关,打败河东郡都尉,进军包围了安邑县。

3 赤眉军的两支部队在弘农郡会合。刘玄派遣讨难将军苏茂拦截,苏茂军被打得大败。赤眉军进行大集结,每一万人编成一营,一共编为三十营。三月,刘玄派遣丞相李松和赤眉军大战于蓍乡,结果李松等大败,死了三万余人。赤眉军转向北推进到了湖县。

4 蜀郡功曹李熊劝说公孙述应当称为天子。夏,四月,公孙述即帝位,称号成家,改年号为龙兴。公孙述任命李熊为大司徒,弟弟公孙光为大司马,公孙恢为大司空。越嶲人任贵献郡归降公孙述。

5 刘秀率军北进在元氏县攻打尤来、大枪、五幡等几支盗贼,追至北平县,接连打败他们。又在顺水河的北岸交战,乘胜轻率冒进,反被打败。刘秀被逼走投无路,独自逃到悬崖之上,幸而遇到骑兵突击队的王丰,王丰把马给刘秀骑,刘秀才免于一死。失散的兵卒退归范阳县时,发现刘秀不见了,有人说刘秀已被敌军所杀,将领们都不知该怎么办。吴汉说:"大家再努一把力!刘秀哥哥的儿子就在南阳郡,我们何必忧愁没有国君!"但大家仍然感到恐慌,经过几天之后,大家才安定下来。贼军虽然打了胜仗,因被刘秀的威名

所震慑，于是乘夜撤走。刘秀的军队又追到安次县，接连交战，都大败贼军。贼军败退入渔阳郡，所经之处，大肆掳掠。强弩将军陈俊向刘秀进言："贼军没有粮食辎重，应该派轻骑兵挡在贼军的前面，让沿途的百姓各自坚壁清野，以断绝他们的粮食，这样就用不着攻打，贼军自会消灭。"刘秀非常赞同，随即派遣陈俊率领轻骑兵奔驰到贼军前面，视察那些坚固完整的壁垒，就下令百姓固守待援；分散在野外荒郊的食物，就抢先掠取走。贼军到达之后，什么也得不到，就自然溃散。刘秀对陈俊说："使这些贼军受困，全是将军的谋策。"

6 冯异给李轶写信，说明利害关系，劝他归附刘秀。李轶知道长安已危在旦夕，但因刘縯之死，心里很不自安。于是回信给冯异说："我本来同刘秀首先合谋重建汉朝。如今我守洛阳，将军您镇守孟津，都是据于战略重地，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你我二人同心协力，其义足可断金。请你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刘秀，我甘愿进献愚策，帮助他定国安民。"李轶自与冯异通信后，就不再和冯异交战，所以冯异能向北进攻天井关，攻取上党郡的两个县城，又挥师南下，攻取河南郡成皋以东十三个县，收受降军十余万人。刘玄的将领武勃率领万余人攻打那些叛变的部队，冯异和武勃在洛阳东上乡聚展开激战，大破武勃军，斩了武勃。李轶却紧闭城门，不予救援。冯异见李轶守信有效，就详细向刘秀禀告。刘秀回复冯异说："李轶诡诈多端，一般人都抓不到他的要领。现在把他给你的信转告各守、尉将领，加以警备。"大家都奇怪刘秀为什么要公开李轶的书信。不久，朱鲔听说了这件事，就派人刺杀了李轶。因此，洛阳城中人心背离，有很多人越城投降。

朱鲔听说刘秀北征，而河内郡力单势孤，就派遣部将苏茂、贾强领兵三万余人渡过巩河，攻打温县；朱鲔亲自领兵数万人攻打平阴县，以牵制冯异的军队。檄书传到河内郡，寇恂立即带领军队急快出城，并传令所属各县火速发兵，到温县城下会合。军吏都劝阻

说："眼下洛阳的大军北渡黄河，前后不绝；应该等到各县军队都聚集一处，才能出兵迎战。"寇恂说："温县，是河内郡的屏障，温县一失守，河内郡就守不住。"于是率军赶去。第二天，寇恂和苏茂军交战，这时冯异派来的救兵以及各县的军队正好到达，寇恂命士兵登城，击鼓呼喊，大声叫说："刘公大军到了！"苏茂部队听到后，阵列骚动。寇恂乘势追击，苏茂军队大败。这时，冯异也率军渡过黄河，直抵平阴县。攻击朱鲔部队，朱鲔溃逃。冯异和寇恂追击到洛阳，绕城一周而还。从此洛阳全城震恐，白天也紧闭城门。

冯异、寇恂向刘秀呈报战果，各路将领纷纷向刘秀祝贺，趁机恳请刘秀称帝。将军南阳人马武首先说："大王您虽然谦虚退让，但国家宗庙社稷托付给谁？最好是您先即帝位，然后再讨论征伐的事。如今号位不正，东闯西杀，到底谁是贼、谁是盗？"刘秀吃惊说："将军怎么说出这种话，应该杀头！"于是率军返回蓟县。又派遣吴汉率领耿弇、景丹等十三位将军追击尤来等贼寇，斩首一万三千余人。直追到浚靡县才返回。贼寇分散进入辽西、辽东郡，被乌桓、貊部落抄掠击杀，几乎死光。

都护将军贾复与五校在真定交战，贾复身负重伤。刘秀得知大惊说："我所以不让贾复单独率军，就是怕他轻敌。果然，丧失我一员名将！听说他的妻子身怀有孕，如果生女，将来我的儿子就娶她为妻；如果生男，将来我的女儿就嫁给他。告诉贾复，不要为妻子儿女担忧。"贾复的伤势不久痊愈，在蓟县追到刘秀，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

刘秀回到中山县，将领们再次请求他当皇帝，他再次拒绝。大军来到南平棘，将领们又坚决请求刘秀当皇帝，他仍不答应。将领们告辞出，耿纯进劝说："天下的士大夫，抛弃亲戚，离开故土，追随大王您于枪林箭雨之中，目的是希望能攀龙附凤，来成全自己的志向。如今大王您拖延时间，违背众意，不正号位，我恐怕天下的士大夫希望断绝，无计可施，从而产生退归故里的念头，不想长期忍耐

下去。大家一散,就很难再集合在一起了。"耿纯的话非常诚恳真切,刘秀深受感动,说:"我将考虑这个问题。"

刘秀到达鄗县,召见冯异,询问各地的动静。冯异说:"刘玄必败,宗庙社稷的忧虑,全落在大王您的身上,应该接受大家的建议。"恰好这时儒生强华从关中捧着《赤伏符》来进见,符上说:"刘秀发兵惩奸贼,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们趁机又上奏请。六月,二十二日,刘秀在鄗县南郊即皇帝位,改换年号,大赦天下。

7 邓禹围安邑[1],数月未下,更始大将军樊参将数万人渡大阳[2],欲攻禹;禹逆击于解南[3],斩之。王匡、成丹、刘均合军十余万,复共击禹,禹军不利。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穷日[4],不出,禹因得更治兵。甲子,匡悉军出攻禹;禹令军中毋得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亦进,大破之。匡等皆走,禹追斩均及河东太守杨宝,遂定河东,匡等奔还长安。

张卬与诸将议曰:"赤眉旦暮且至,见灭不久,不如掠长安,东归南阳;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乃共入,说更始;更始怒不应,莫敢复言。更始使王匡、陈牧、成丹、赵萌屯新丰,李松军槐[5],以拒赤眉。张卬、廖湛、胡殷、申屠建与隗嚣合谋,欲以立秋日怒滕时共劫更始[6],俱成前计。更始知之,托病不出,召张卬等人,将悉诛之;唯隗嚣称疾不入,会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狐疑不决,卬、湛、殷疑有变,遂突出;独申屠建在,更始斩建,使执金

吾邓晔将兵围隗嚣第。印、湛、殷勒兵烧门，入战宫中，更始大败；嚣亦溃围，走归天水。明旦，更始东奔赵萌于新丰。更始复疑王匡、陈牧、成丹与张印等同谋，乃并召入；牧、丹先至，即斩之。王匡惧，将兵入长安，与张印等合。

8 赤眉进至华阴，军中有齐巫[7]，常鼓舞祠城阳景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方望弟阳说樊崇等曰："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从！"崇等以为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郑[8]，乃相与议曰："今迫近长安，而鬼神若此，当求刘氏共尊立之。"

先是，赤眉过式[9]，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随。恭少习《尚书》，随樊崇等降更始于洛阳，复封式侯，为侍中，在长安。茂与盆子留军中，属右校卒史刘侠卿，主牧牛。及崇等欲立帝，求军中景王后，得七十余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为近属。崇等曰："闻占者天子将兵称上将军，"乃书札为符曰"上将军"，又以两空札置笥中，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诸三老、从事皆大会；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后探，得符；诸将皆称臣，拜。盆子时年十五，被发徒跣，敝衣赭汗，见众拜，恐畏欲啼。茂谓曰："善臧符！"盆子即啮折，弃之。以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逢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其余皆列卿、将军。盆子虽立，犹朝夕拜刘侠卿，时

欲出从牧儿戏;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复候视也。

【注释】

①安邑:县名,在今山西夏县。

②大阳:县名,在今山西平陆县。

③解:县名,在今山西临猗县。

④六甲穷日:指用天干地支相配计算时日,为癸亥日,是以甲子日推而周行,至癸亥为终一甲,故称穷日。迷信的说法以此日为忌。

⑤撷:城镇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

⑥貙膢(chúlóu 出楼):立秋名。膢,祭名。貙,虎属。古代常以立秋日祭兽;王者亦以此日出猎,还,以祭宗庙,故称貙膢之祭。

⑦齐:指山东。

⑧郑:县名,在今陕西华县。

⑨式:县名,在今山东滋阳县。

【译文】

7 邓禹率军包围安邑县几个月,都攻不下。刘玄的大将军樊参率领几万人从大阳渡过黄河,准备攻打邓禹。邓禹率军在解县南郊迎头痛击,杀了樊参。王匡、成丹、刘均纠集军队十余万,一起又来攻打邓禹,邓禹的军队交战失利。第二天,二十六日,王匡等人认为这天是干支记日的最后一天,是忌日,所以不愿出战。而邓禹因此就利用这天调整部署自己的军队。二十七日,王匡等全军攻击邓禹,邓禹下令军队不得轻举妄动,等王匡的军队到达营垒附近时,才传令将领们,突然击鼓进军,大破敌军。王匡等人逃走,邓禹乘胜追击,杀了刘均和河东郡太守杨宝,于是平定河东。王匡等逃回长安。

刘玄的卫尉大将军张印和将领们商议,说:"赤眉军早晚就会到来,我们的灭亡就在眼前。与其等死,不如抢掠了长安的财物,向东回到南阳郡。事情如果不成,我们只好再到江湖中,重新做强盗好了!"于是就一同入宫晋见,说服刘玄。刘玄满脸怒气,一言不发,

张印等人也就不敢再说。刘玄命王匡、陈牧、成丹、赵萌率军驻守新丰县，命李松驻军槐城，来抵抗赤眉军。张印、廖湛、胡殷、申屠建与隗嚣合谋，想借立秋大祭之时，劫持刘玄，实现原先东归南阳的计划。刘玄得知这消息后，到立秋大祭时，称病不出，就召张印等进宫，准备一齐斩首。当时只有隗嚣称病没有进宫，和他的宾客王遵、周宗等率领军士戒备。刘玄犹豫不决。张印、廖湛、胡殷怀疑事情有变化，就突然出宫。只有申屠建仍留在宫中，刘玄就杀了申屠建，派执金吾邓晔领兵包围隗嚣的住宅。张印、廖湛、胡殷率领军队，火烧宫门，杀入宫中，刘玄大败。隗嚣也突破包围，逃出长安回到天水郡。第二天早晨，刘玄逃出宫中向东投奔在新丰县驻守的赵萌。刘玄又怀疑王匡、陈牧、成丹和张印等是共同谋划，就将他们一起召入。陈牧、成丹先到，就被杀了。王匡害怕，就率领军队进入长安，和张印等会合。

8 赤眉军进入华阴县，随军有一位齐国的巫师，经常击鼓而舞，祭祀城阳景王刘章。巫师口出狂言："景王刘章大发雷霆，说：'要当就当天子，为什么要做盗贼！'"当时军中有人讥笑巫师的就生病，因此军中为之惊动。方望弟弟方阳劝说赤眉军首领樊崇等人说："现在将军拥有百万大军，向西边京城进军，却没有一个称号，被人看作一伙盗贼，这样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不如立个刘氏宗室，挟天子的名义前去讨伐，从此发号施令，谁敢不服从！"樊崇等人认为说得很对，而巫师的狂言也越来越厉害。军队向前到达郑县，于是他们互相商议说："如今已逼近长安，而鬼神的旨意如此明显，应该寻求一位刘氏宗室来当皇帝。"

在此之前，赤眉军经过式县，把西汉时故式侯刘萌的儿子刘恭、刘茂、刘盆子三人劫持在军中当兵。刘恭自幼学习《尚书》，随着樊崇等人到洛阳投降刘玄，又封为式侯，为侍中，留在长安。刘茂和刘盆子，仍留在赤眉军营，归右校卒史刘俠卿管辖，负责放牛。等到樊崇等人要立刘氏为帝，则在军中寻找景王刘章的后代，共找得七

十余人，其中只有刘茂、刘盆子以及前西安侯刘孝是血统最亲近的。樊崇等人说："听说古代天子亲自率领军队都称上将军。"于是就将"上将军"三个字写在木简上，做为符命，又把两片未写字的木简一起放在竹筒中。在郑县的北面设立祭坛，祭祀城阳景王，各位三老、从事都参加祭典。请刘盆子等三人排列在中间站着，按照长幼顺序抽取木简。刘盆子年纪最小，最后抽取，抽得有符命的木简。将领们都向刘盆子称臣、下跪行礼。刘盆子当年十五岁，披头散发，光着双脚，穿着破衣服，脸发红、身冒汗，看到各位将领向他称臣跪拜，惊恐得想哭。刘茂对他说："把你抽得的符命藏好！"刘盆子却把它咬断，扔掉。然而，他已无法摆脱被选定为皇帝的命运，于是任命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逢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其余将领都被任命为卿、将军。刘盆子虽被立为皇帝，但每天早晚还要向刘侠卿跪拜，经常想出去和牧童玩耍。刘侠卿发怒制止他去，樊崇等人也不再来问候探视。

9 秋，七月，辛未，帝使使持节拜邓禹为大司徒，封酇侯、食邑万户[1]；禹时年二十四。又议选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丁丑，以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2]。又欲以谶文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咸不悦。壬午，以吴汉为大司马。

初，更始以琅邪伏湛为平原太守；时天下兵起，湛独晏然，抚循百姓。门下督谋为湛起兵、湛收斩之；于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赖湛以全。帝征湛为尚书，使典定旧制。又以邓禹西征，拜湛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

留镇守。

10 邓禹自汾阴渡河[3]，入夏阳[4]，更始左辅都尉公乘歙引其众十万与左冯翊兵共拒禹于衙[5]；禹复破走之。

宗室刘茂聚众京、密间[6]，自称厌新将军，攻下颍川、汝南，众十余万人。帝使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弇、强弩将军陈俊攻之；茂来降，封为中山王。

11 己亥[7]，帝幸怀[8]，遣耿弇、陈俊军五社津[9]，备荥阳以东；使吴汉率建议大将军朱祐等十一将军围朱鲔于洛阳。八月，进幸河阳[10]。

12 李松自撅引兵还[11]，以更始与赵萌共攻王匡、张卬于长安。连战月余，匡等败走，更始徙居长信宫。

赤眉至高陵[12]，王匡、张卬等迎降之，遂共连兵进攻东都门。李松出战，赤眉生得松；松弟况为城门校尉，开门纳之。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单骑走，从厨城门出。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系诏狱；闻更始败走，乃出，见定陶王祉，祉为之除械，相与从更始于渭滨。右辅都尉严本，恐失更始为赤眉所诛，即将更始至高陵，本将兵宿卫，其实围之。更始将相皆降赤眉，独丞相曹竟不降，手剑格死。

13 辛未，诏封更始为淮阳王；吏民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其送诣吏者封列侯。

14 初，宛人卓茂，宽仁恭爱，恬荡乐道，雅实不为华貌，行己在于清浊之间，自束发至白首，未尝与人有争竞，乡党故旧，虽行能与茂不同，而皆爱慕欣欣焉。哀、平间为密令，视民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民亲爱，不忍欺之。

民尝有言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曰："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嘱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民曰："往遗之耳。"茂曰："遗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窃闻贤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遗之；吏既卒受，故来言耳。"茂曰："汝为敝民矣！凡人所以群居不乱，异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礼义，知相敬事也。汝独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邪！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初，茂到县，有所废置，吏民笑之，邻城闻者蚩其不能。河南郡为置守令；茂不为嫌，治事自若。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迁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及王莽居摄，以病免归。上即位，先访求茂，茂时年七十余。甲申，诏曰："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

臣光曰：孔子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是以舜举皋陶，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12]，宾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

【注释】

①鄾(cuó 瘥)：西汉封为侯国，东汉复为县。在今湖北光化县。

②野王：县名，在今河南沁阳县。

③汾阴：县名，在今山西万荣县。

④夏阳：县名，在今陕西韩城县。

⑤衙：县名，在今陕西白水县。

⑥京：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密：县名，在今河南密县。

⑦己亥：七月无此日。

⑧怀：县名，在今河南武陟县。

⑨五社津：渡口名，在今河南巩县境内。

⑩河阳：县名，在今河南孟县。

⑪揄(zhōu 洲)：城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

⑫高陵：县名，即今陕西高陵县。

⑬草莱：田野，比喻未出仕的人。

【译文】

9 秋，七月，初五，皇上派遣使臣持符节任命邓禹为大司徒，封为鄾侯、食邑万户。当年邓禹二十四岁。又商议选拔大司空，皇上因为《赤伏符》上说的“王梁主卫作玄武”，十一日，任命野王县令王梁为大司空。皇上又想据谶书的记载，起用平狄将军孙咸代理大司马的职务，对此，大家都不高兴。十六日，任命吴汉为大司马。

起初，刘玄以琅邪人伏湛为平原郡太守。当时全国一片混乱，各地纷纷起兵，唯独伏湛所在的平原郡安然无事，因为他安抚百姓，才避免战祸。门下督为伏湛策划起兵的事，伏湛把他抓起来杀了。因此吏民信赖归向他，所以整个平原郡境内靠着他而保全下来。皇上征召伏湛为尚书，让他负责审订旧有的典章制度。又因邓禹率军西征，任命伏湛为司直，兼管大司徒之事。皇上每次外出亲征，常常把伏湛留下镇守。

10 邓禹率军从汾阴县渡过黄河，进入夏阳县。刘玄的左辅都尉

公乘歙率领十万大军和左冯翊的军队在衙县阻击邓禹。邓禹又打败他们,公乘歙等逃走。

宗室刘茂在京、密二县间聚集群众起兵,自称厌新将军,接连攻下颍川、汝南两郡,部队达十余万人。皇上派遣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弇、强弩将军陈茂攻打刘茂。刘茂率军前来投降,刘秀封他为中山王。

11 己亥,皇上驾临怀县,派遣耿弇,陈俊驻军五社津,防备荥阳以东的变化。同时派吴汉率领建议大将军朱祐等十一位将军包围在洛阳的朱鲔。八月,皇上驾临河阳县。

12 李松从摐城率领军队回新丰,追随刘玄和赵萌合师一起攻打在长安的王匡、张印。一连攻打一个多月,王匡等兵败溃逃,刘玄重新占据长安,迁居长信宫。

赤眉军到达高陵县,王匡、张印率军投降赤眉军,于是他们联合一起攻打长安的东都门。李松出城迎战,被赤眉生擒。李松的弟弟李况任城门校尉,就打开城门,将赤眉军放进来。九月,赤眉军进入长安。刘玄单独骑马从厨城门逃出长安。式侯刘恭因为赤眉军立他弟弟刘盆子为皇帝,就自己囚禁在诏狱里。听说刘玄兵败逃走,才出诏狱,碰见定陶王刘祉,刘祉替他解下身上刑具,一起追随刘玄到渭水河畔。右辅都尉严本,害怕刘玄走失,被赤眉军所杀,就把刘玄带到高陵县,严本率领军队守卫,实际是把他包围看管起来。刘玄的将相都投降赤眉军,只有丞相曹竟不投降,手持宝剑抗击,被杀。

13 九月初六,刘秀下诏封刘玄为淮阳王。诏书说,无论官吏或百姓敢有伤害刘玄的,以大逆罪论处;有人把刘玄送到官府的,封为侯爵。

14 当初,宛城人卓茂宽厚仁义,恭谦慈爱,性情安恬坦荡,乐守圣贤之道,雅正朴实,不注重浮华的外貌,自己的行为在清浊之间,从成童到白发苍苍的老年,还没有跟别人争执过,家乡的亲朋好友

虽然行为才干与卓茂不同，但尊敬仰慕他，而且是心悦诚服。卓茂在西汉哀帝、平帝时为密县令，他爱民如子，推行善言善行来教化百姓，从来不口出恶言，官吏和百姓对他很敬爱，都不忍心欺骗他。曾有人上告说，卓茂属下的亭长接受他所馈赠的粮食和肉类的礼物，卓茂说："是亭长向你要的呢？还是你有事托他而送给他的呢？或平时就有恩惠情感而赠送他的呢？"那个人说："是我自己拿出送给他的。"卓茂说："是你自己送去他才接受的，为什么还要上告呢？"那个人说："我听说贤明的国君在位，使老百姓不怕官吏，而官吏也不向老百姓索取财物。现在我怕官吏，所以才送财物给他。那个官吏最后还是接受我送的财物，所以我要上告他。"卓茂说："你真是个德薄的人！人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而不混乱，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类有仁爱礼义，懂得互相尊敬。而你却不遵循这些，难道你能远走高飞，不在人间吗？官吏固然不应该凭权力强求索取。亭长平素是个好官，每年送他一点礼物，正是礼的体现。"那个人说："如果是这样，那法律为什么又禁止这样做呢？"卓茂笑着说："法律是就行为立下的规范，礼义是顺应人情。现在我用礼义开导你，你一定没有怨恨厌恶；如果我用法律惩办你，你就不知该怎么办了！同是一类的事情，小的可以论罪，大的就可以杀头。你姑且回去想想吧！"当初，卓茂刚到密县，对一些事情，有所废弃搁置，官民不理解而嘲笑他，邻近县城的官民知道后也都讥笑他没有才能。河南郡为此在密县又安置一位守令与卓茂平起平坐。卓茂也不感到憎恶，照常办公，神态自若。经过几年之后，他所推行教化已形成风气，以致路不拾遗。后卓茂被升京部丞，密县的老少都流泪为他送行。等到王莽代理皇帝摄政之后，卓茂就称病辞官回家。刘秀称帝后，就先寻访卓茂的下落。卓茂当时已七十余岁。九月十九日，皇上下诏书："名誉满天下的，应当受最重的奖赏。现任命卓茂为太傅，封为褒德侯。"

臣司马光认为：孔子说："你提拔好人，教育无能的人，他

们就会互相鼓励。"所以虞舜推荐皋陶,商汤推荐伊尹,而不仁的人就远去,这是因为这两位品德高尚的缘故。刘秀刚刚即位,群雄竞逐,天下混乱,那些冲锋陷阵的猛将,擅长谋略、雄辩善言的策士,正被世人所敬重。而唯独刘秀能起用忠厚的大臣,表彰奉公守法的官吏,从低微的民间选拔人才,安排在公卿首位。刘秀之所以能光复汉室,享受长治久安,是由于他深知首先必须做什么才能达到根本目的的缘故。

15 诸将围洛阳数月,朱鲔坚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尝为鲔校尉,令往说之。鲔在城上;彭在城下,为陈成败。鲔曰:"大司徒被害时,鲔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不敢降!"彭还,具言于帝。帝曰:"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复往告鲔,鲔从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鲔见其诚,即许降。辛卯,朱鲔面缚,与岑彭俱诣河阳[1]。帝解其缚,召见之,复令彭夜送鲔归城。明旦,与苏茂等悉其众出降。拜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后为少府,传封累世。

帝使侍御史河内杜诗安集洛阳[2]。将军萧广纵兵士暴横,诗敕晓不改,遂格杀广,还,以状闻。上召见,赐以棨戟[3],遂擢任之。

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遂定都焉。

16 赤眉下书曰:"圣公降者,封为长沙王;过二十日,勿

受。"更始遣刘恭请降，赤眉使其将谢禄往受之。更始随禄，肉袒[4]，上玺绶于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将杀之；刘恭、谢禄为请，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刘恭追呼曰："臣诚力极，请得先死！"拔剑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为畏威侯。刘恭复为固请，竟得封长沙王。更始常依谢禄居，刘恭亦拥护之。

17 刘盆子居长乐宫，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暴掠吏民，由是皆复固守。

百姓不知所归，闻邓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禹所止，辄停车拄节以劳来之，父老、童稚、垂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

诸将豪杰皆劝禹径攻长安，禹曰："不然。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谷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5]，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敝，乃可图也。"于是引军北至栒邑[6]，所到，诸营保郡邑皆开门归附。

18 上遣岑彭击荆州群贼，下犨、叶等十余城[7]。

19 十一月，甲午，上幸怀[8]。

20 梁王永称帝于睢阳[9]。

21 十二月，丙戌[10]，上还洛阳。

22 三辅苦赤眉暴虐，皆怜更始，欲盗出之；张卬等深以

为虐，使谢禄缢杀之。刘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诏邓禹葬之于霸陵。中郎将宛人赵熹将出武关，道遇更始亲属，皆裸跣饥困[11]，熹竭其资粮以与之，将护而前；宛王赐闻之，迎还乡里。

23 隗嚣归天水[12]，复招聚其众，兴修故业，自称西州上将军[13]。三辅士大夫避乱者多归嚣，嚣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平陵范逡为师友，前凉州刺史河内郑兴为祭酒，茂陵申屠刚、杜林为治书，马援为绥德将军，杨广、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阳王捷、长陵王元为大将军[14]，安陵班彪之属为宾客，由此名震西州，闻于山东。马援少时，以家用不足辞其兄况，欲就边郡田牧。况曰："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后有畜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财产，贵其能赈施也，否则守钱虏耳！"乃尽散于亲旧。闻隗嚣好士，往从之。嚣甚敬重，与决筹策。班彪，稚之子也。

【注释】

①河阳：县名，在今河南孟县。

②河内：郡名，在今河南武陟县。

③棨戟(qiji 起几)：古代官吏出行时用做前导的一种仪仗。

④肉袒：脱去上衣，裸露肢体。古人在谢罪时，常脱衣露体，表示惶惧。

⑤上郡：郡名，在今陕西榆林县。北地：郡名，在今甘肃庆阳县。 安定：郡名在今宁夏固原县。

⑥栒邑：县名，在今陕西旬邑县。

⑦犨(chōu 抽)：县名，在今河南鲁山县。 叶：县名，即今河南叶县。

⑧怀：县名，在今河南武陟县。

⑨睢阳：县名，在今河南商丘市。

⑩丙戌：十二月无此日。

⑪跣(xiǎn 显)：光着脚。

⑫天水：郡名，在今甘肃通渭县。

⑬西州：这时泛指凉州为西州，相当今甘肃中部和西北部一带。

⑭平襄：县名，在今甘肃通渭县。　阿阳：县名，在今山东禹城县。

【译文】

15 刘秀的将领们包围洛阳达几个月，因朱鲔坚守而未能攻下。因廷尉岑彭曾做朱鲔的校尉，刘秀就派他前去说服朱鲔。朱鲔站在城楼上，岑彭站在城楼下面，向朱鲔陈述利害关系。朱鲔说："大司徒刘縯被害的时候，我曾参与谋划，后来又劝刘玄不要派遣刘秀北伐，我知道自己罪恶深重，所以不敢投降！"岑彭返回，把朱鲔的话向皇上禀报，皇上说："要办大事的人，就不计较小的怨仇。朱鲔如果投降，官职和爵位就可保全，怎么会论罪被罚呢？黄河之水可以作证，我决不食言！"岑彭又去告诉朱鲔，朱鲔从城上放下大绳子，说："如果要相信是真的，请你攀绳而上。"岑彭上前要攀登而上，朱鲔看他确有诚意，就答应投降。九月二十六日，朱鲔把自己双手反绑，和岑彭一起到达河阳。刘秀亲自解开他的绳索，接见了他。又让岑彭当天夜里送朱鲔返回洛阳。第二天早晨，朱鲔和苏茂等带领所有士卒出城投降。刘秀任命朱鲔为平狄将军，封为扶沟侯。朱鲔后来做少府，封号世代相传。

皇上派侍御史河内人杜诗前往洛阳，安定民心。将军萧广纵容兵卒为非作歹，杜诗劝戒告谕他而不改正，于是杜诗就杀了萧广，回来后把情况禀告给皇上，皇上召见杜诗，赐给他王公以下通用的棨戟，并提拔任用。

冬，十月，十八日，皇上进入洛阳，住在南宫。于是定都洛阳。

16 赤眉军写信给刘玄说："刘玄如果投降，封为长沙王。超过二

十天就不接受他投降。"刘玄已走投无路，只好派遣刘恭前去请降。赤眉军命右大司马谢禄前往接受刘玄投降。刘玄跟着谢禄，光着臂膀，向刘盆子呈上印玺绶带。赤眉军将领们将刘玄坐在大庭中央，准备杀掉他。刘恭、谢禄替他求情，他们不允许。然后他们把刘玄拉出去行刑。刘恭追上去，高喊："陛下，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请让我先死！"拔剑想自杀。樊崇等人急忙上前阻止。这才赦免了刘玄，封为畏威侯。刘恭又替他坚持请求封号，终于被封为长沙王。刘玄常依靠谢禄而生活，刘恭也支持保护他。

17 刘盆子住在长乐宫，三辅郡、县、营长，纷纷派遣使节向长安进贡。赤眉军常在中途把它抢走，又多次残暴地掠夺吏民，吏民因此就又回到各自的营寨坚守。

三辅百姓不知应归附谁，听说邓禹的军队连打胜仗，所向披靡，而且军纪严明，于是全都仰望他们的风声，携幼扶老，老远看见邓禹的军队即迎上前去，归顺的人每天以千数计算。军众号称百万。邓禹所到之处，就停车竖立符节，慰劳归顺的群众。父老儿童围满在邓禹的车边，没有一个不感激喜悦的。于是邓禹的威名震动关西。

各将领豪杰都劝邓禹直接攻打长安，邓禹说："不行，眼下我们的人数虽然很多，可是能打仗的人很少。前方没有可靠的粮草，后方没有供给我们的物资。赤眉刚刚攻占长安，钱粮充足，锐不可当。但一群强盗纠合在一起，没有长远打算，钱粮虽然多，而内部变化多端，岂能长期坚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地广人稀，粮食丰足，牲畜繁多，我们暂且领兵向北，休养士卒，依靠粮草养精蓄锐。来观察赤眉军的毛病，才可以设法消灭他们。"于是邓禹率军向北到达栒邑县。所到之外，各营寨郡邑都开门归顺。

18 皇上派岑彭攻打荆州一带的贼军，攻下犨、叶二县等十余座城镇。

19 十一月，三十日，皇上驾临怀县。

20 梁王刘永在睢阳称帝。

21 十二月，丙戌，皇上回到洛阳。

22 三辅人民苦于赤眉军的暴虐，都同情刘玄，想将他从赤眉军中救出来。而张卬等人深感忧虑，于是就派谢禄勒死刘玄。刘恭连夜前往收拾刘玄的尸体。皇上听说后，就命邓禹把刘玄安葬在霸陵。原刘玄的中郎将宛城人赵熹率兵将出武关，途中遇到刘玄的亲属，都赤脚露体，饥饿困乏。赵熹把自己所有的钱财粮食给他们，并一路护送他们。宛王刘赐得知这件事，把他们迎回故乡。

23 隗嚣回到天水郡，又重新招集他的部下，重整旧时功业，自称西州上将军。三辅的士大夫为躲避战乱，很多都归附隗嚣。隗嚣也热诚接待，把自己看作平民，和他们交朋友。并以平陵人范逡为师友，前凉州刺史河内人郑兴为祭酒，以茂陵人申屠刚、杜林为治书侍御史，马援为绥德将军，杨广、王遵、周宗以及平襄人行巡、阿阳人王捷、长陵人王元为大将军，安陵人班彪等为宾客，因此威名震动西州，闻名于华山之东。马援年轻时，因家庭贫困，辞别他的哥哥马况，想到边郡一带垦荒放牧。马况说："你是大器晚成的人，一个能工巧匠从不向人显示未雕琢的玉石，权且顺从你自己的意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于是，马援就到北地郡垦荒放牧。他常对宾客说："大丈夫所怀之志，处境愈穷困，志节愈应坚定，年虽老而志更壮烈。"后来，他拥有数千头牲口，数万斛粮食。不久，叹说："大凡聚敛财富，可贵之处在于能够赈救施舍；否则，只是一个守财奴罢了！"于是，他把全部家产分送给亲朋好友。他听说隗嚣礼贤下士，就去投奔他。隗嚣很器重马援，让他参与决策。班彪是班稚的儿子。

24 初，平陵窦融累世仕宦河西[1]，知其土俗，与更始右大司马赵萌善，私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

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乃因萌求往河西。萌荐融于更始，以为张掖属国都尉。融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是时，酒泉太守安定梁统、金城太守库钧、张掖都尉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2]，并州郡英俊，融皆与厚善。及更始败，融与梁统等计议曰："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3]，观时变动。"议既定，而各谦让。以位次，咸共推梁统；统固辞，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并孤立无党，乃共移书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绶去。于是以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肜为敦煌太守。融居属国，领都尉职如故；置从事，监察五郡。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4]；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羌、胡皆震服亲附，内郡流民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25 王莽之世，天下咸思汉德，安定三水卢芳居左谷中[5]，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云"曾祖母，匈奴浑邪王之姊也；"常以是言诳惑安定间。王莽末，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更始至长安，征芳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更始败，三水豪杰共立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单于以为："汉氏中绝，刘氏来归，我亦当如呼韩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将数千骑迎芳兄弟入匈奴，立

芳为汉帝，以芳弟程为中郎将，将胡骑还入安定。

26 帝以关中未定，而邓禹久不进兵，赐书责之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民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6]，系百姓之心！"禹犹执前意，别攻上郡诸县，更征兵引谷，归至大要[7]。积弩将军冯愔、车骑将军宗歆守栒邑，二人争权相攻，愔遂杀歆，因反击禹，禹遣使以闻。帝问使人："愔所亲爱为谁？"对曰："护军黄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势必相忤，因报禹曰："缚冯愔者，必黄防也。"乃遣尚书宗广持节往降之。后月余，防果执愔，将其众归罪。更始诸将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诣广降，广与东归；至安邑，道欲亡，广悉斩之。

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嚣逆击，破之于高平[8]，尽获其辎重。于是禹承制遣使持节命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

27 腊日，赤眉设乐大会，酒未行，群臣更相辩斗；而兵众遂各逾宫，斩关入，掠酒肉，互相杀伤。卫尉诸葛稚闻之，勒兵入，格杀百余人，乃定。刘盆子惶恐，日夜啼泣，从官皆怜之。

28 帝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9]，与田邑连战十余合，延不得进。及更始败，邑遣使请降；即拜为上党太守。帝又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征鲍永；永未知更始存亡，疑不肯从，收系大伯，遣使驰至长安，诇问虚实[10]。

29 初，帝从更始在宛，纳新野阴氏之女丽华。是岁，遣使迎丽华与帝姊湖阳公主、妹宁平公主俱到洛阳；以丽华为

贵人。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宁平公主，上征通为卫尉。

30初，更始以王闳为琅邪太守，张步据郡拒之。闳谕降，得赣榆等六县[11]；收兵与步战，不胜。步既受刘永官号，治兵于剧[12]，遣将徇泰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齐郡[13]，皆下之。闳力不敌，乃诣步相见。步大陈兵而见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见攻之甚！"闳按剑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拥兵相拒。闳攻贼耳，何谓甚邪？"步起跪谢，与之宴饮，待为上宾，令闳关掌郡事。

【注释】

①河西：汉时指今甘肃、青海二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带。

②酒泉：郡名，在今甘肃酒泉县。　金城：郡名，在今甘肃永靖县。

③五郡：指张掖、酒泉、金城、敦煌、武威等五郡。

④富殖：财货充足，殖，指生产的东西多。

⑤三水：县名，在今宁夏同心县。

⑥西京：西汉都长安，东汉改都洛阳，因称洛阳为东京，长安为西京。

⑦大要：县名，在今甘肃宁县。

⑧高平：县名，在今宁夏固原县。

⑨天井关：一名太行关，在今山西晋城县南太行山上。

⑩讻(xiòng 复)：侦察。

⑪赣榆：县名，即今江苏赣榆县。

⑫剧：县名，在今山东寿光县。

⑬泰山：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泰安县。　东莱：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掖县。城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莒县。　胶东：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平度县。　北海：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昌乐县。　济南：郡名，治所在今山东章丘县。　齐郡：治所在今山东淄博市。

【译文】

24 当初，平陵人窦融一家几代人都在河西地区做官，深知当地风俗民情。窦融和刘玄的右大司马赵萌关系很好。窦融私下对他的弟弟说："天下的安危不能预测。河西非常富足，东面又有黄河作为牢固的屏障。张掖属国有一万精锐骑兵，一旦有危急的情况，断绝黄河渡口，完全可以保存自己。这是个保全自己不怕绝灭的好地方！"窦融凭借赵萌的关系而请求到河西去。赵萌将窦融推荐给刘玄，刘玄就派他做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到任后，就抚慰部众，结交英豪，招来西羌各部族，深受他们的欢心。当时，酒泉郡太守安定人梁统、金城郡太守库钧、张掖郡都尉茂陵人史苞、酒泉郡都尉竺曾，敦煌郡都尉辛彤，都是州郡的英雄俊杰，窦融和他们的交往甚厚。等到刘玄失败，窦融和梁统等人商议说："如今天下大乱，不知该归向谁。河西一带僻绝在羌、胡的中间，如不同心协力，就不能防守自己，然而权力和力量都相等，就谁也不能统率谁。应当推举一个人做大将军，共同保全五个郡，来观察时局的变化。"商定之后，大家各自谦让。后来按照名位的次序，一致推举梁统为大将军。梁统坚决推辞，于是就推举窦融兼管河西五郡大将军之事。武威郡太守马期、张掖郡太守任仲都势单力孤，窦融等就致书告诉他们。他们就马上交出印章绶带而离开。于是任命梁统为武威郡太守，史苞为张掖郡太守，竺曾为酒泉郡太守、辛彤为敦煌郡太守。窦融居住在张掖属国，依然任都尉之职。设置从事，监督五个郡。河西一带民风朴实，而窦融等人施政也宽厚和平，所以上下相亲相敬，一片安定富足的景象。平时训练兵马，练习战技，熟悉点燃烽火，进行实战演习。羌、胡等人侵犯边塞，窦融总是亲自率领兵卒和各郡的军队相救助，每次出击都不失期约，每战也都能把敌人打败。后来羌、胡等各部族全都被威名所震，亲近归附。内地各郡躲避战乱饥饿的流亡百姓也络绎不绝地归顺窦融。

25 王莽摄政时，天下人都思念汉朝恩惠。安定郡三水县人卢芳

住在左谷里，诈称自己是汉武帝的曾孙刘文伯，说："我的曾祖母是匈奴浑邪王的姐姐。"卢芳常用这些话在安定一带欺骗蛊惑大家。王莽末年，卢芳和三水属国的羌、胡人一起兴兵。刘玄到达长安，征召卢芳为骑都尉，让他镇守安抚安定郡以西地区。刘玄失败后，三水豪杰共同拥立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卢芳派遣使臣同西羌、匈奴结亲和好。匈奴单于认为："汉朝政权中途断绝，刘氏皇族前来归附，我也应当像当年汉朝对待呼韩邪那样，确定卢芳的地位，使他尊敬侍奉我。"于是就派遣句林王率领数千骑兵迎接卢芳兄弟到匈奴，立卢芳为汉帝；任命卢芳的弟弟卢程为中郎将，让他们率领胡人骑兵返回安定郡。

26 皇上因关中还未平定，而邓禹又迟迟不发兵进攻长安，就写信指责邓禹说："你是大司徒，应该是圣明的唐尧；亡命的贼寇，是暴虐的夏桀。长安城的官民终日遑遑不安，没有可以依靠的。你应该抓住时机，进攻讨伐，坐镇抚慰长安，维系百姓之心！"邓禹还是坚持以前自己的意见，避开长安，另外攻打上郡各县，继而征兵屯粮，返回大要县。积弩将军冯愔、车骑将军宗歆共同防守栒邑县，两人因争权夺利而互相攻击，冯愔终于将宗歆杀了，并乘机反过来攻打邓禹。邓禹派遣使者向皇帝禀告。皇上问使者："冯愔最亲近的人是谁？"使者回答说："是护军黄防。"皇上估计冯愔、黄防不能长久相和，势必相攻，就回答邓禹说："将来捆绑冯愔的，一定是黄防。"于是派遣尚书宗广持符节前往招降他们。一个多月后，黄防果然将冯愔抓起来，率领他的部属回来请罪。刘玄的几位将领王匡、胡殷、成丹等都到宗广那里投降。宗广和他们一起回到洛阳。走到安邑县路上，想逃跑的，宗广都将他们杀了。

冯愔开始叛变时，率领军队向西攻打天水郡，隗嚣迎击，在高平县打败冯愔，获得全部辎重。于是，邓禹临时以皇帝的命令，派遣使者持符节任命隗嚣为西州大将军，能全权处理凉州、朔方郡的军政大事。

27 岁终祭祀百神之日，赤眉军在长安举行盛大宴会，酒还没有开始喝，文武百官就互相吵闹争斗。而士兵们也纷纷跳墙进入皇宫，劈开大门，掠夺宴席上的酒肉，彼此互相残杀。卫尉诸葛稚得到消息，带领军队进宫，斩杀一百余人，才平定下来。刘盆子吓得要命，日夜哭泣，左右侍从官都很怜悯他。

28 当初，皇上派遣宗正刘延攻打天井关，同刘玄的守将田邑连战十余次，刘延终不得前进。等到刘玄失败，田邑派使者请求投降。皇上就任命田邑为上党郡太守。皇上又派谏议大夫储大伯持符节征召鲍永。而鲍永不知刘玄的存亡，心怀疑虑不愿归顺，就囚禁了储大伯，并派遣使者到长安，探听虚实。

29 当初，皇上跟随刘玄在宛县时，娶新野县阴氏的女儿阴丽华为妻。本年，派遣使者前去迎接阴丽华和皇上的姐姐湖阳公主、妹妹宁平公主一起来到洛阳。皇上封阴丽华为贵人。刘玄的西平王李通先娶宁平公主为妻，皇上就征召李通为卫尉 。

30 当初，刘玄任命王闳为琅邪郡太守，张步占据琅邪郡拒绝王闳。王闳传谕招降，获得赣榆等六个县。然后聚集兵力同张步交战，不能取胜。张步即接受在睢阳即位的刘永的官职，在剧县训练军队，派遣将领掠夺泰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齐郡等郡，先后都被占领。王闳的力量敌不过张步，就到张步的驻地见张步。张步陈列大军而见王闳，发怒说："我有什么罪，你攻打那么厉害！"王闳手按着剑说："我是太守，奉朝廷的命令到任，而你却聚集军队抗拒，我只是攻打贼寇罢了！什么厉害不厉害！"张步起身跪拜谢罪，设宴对饮，待为上宾，并由王闳掌握处理全郡之事。

二 年

1 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2 刘恭知赤眉必败，密教弟盆子归玺绶，习为辞让之言。及正旦大会，恭先曰："诸君共立恭弟为帝，德诚深厚！立且一年，殷乱日甚[1]，诚不足以相成，恐死而无益，愿得退为庶人，更求贤知，唯诸君省察！"樊崇等谢曰："此皆樊等罪也。"恭复固请，或曰："此宁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床解玺绶，叩头曰："今设置县官而为贼如故，四方怨恨，不复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愿乞骸骨，避贤圣路！必欲杀盆子以塞责者，无所离死！"因涕泣嘘唏[2]。崇等及会者数百人，莫不哀怜之，乃皆避席顿首曰："臣无状，负陛下，请自今已后，不敢复放纵！"因共抱持盆子，带以玺绶；盆子号呼，不得已。既罢出，各闭营自守。三辅翕然，称天子聪明，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后二十余日，复出，大掠如故。

3 刀子都为其部曲所杀[3]，余党与诸贼会檀乡[4]，号檀乡贼，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弟陆谋反城迎檀乡，或以告魏郡太守颍川铫期[5]，期召问熊，熊叩头首服，愿与老母俱就死。期曰："为吏倘不若为贼乐者，可归与老母往就陆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陆，将诣邺城西门[6]；陆不胜愧惭，自杀以谢期。期嗟叹，以礼葬之，而还熊故职。于是郡中服其威信。

帝遣吴汉率王梁等九将军击檀乡于邺东漳水上，大破之，十余万众皆降。又使梁与大将军杜茂将兵安辑魏郡、清河、东郡，悉平诸营保，三郡清静，边路流通。

4 庚辰，悉封诸功臣为列侯；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皆食

四县。博士丁恭议曰："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阴乡侯阴识，贵人之兄也，以军功当增封，识叩头让曰："天下初定，将帅有功者众，臣托属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为亲戚受赏，国人计功也。"帝从之。帝令诸将各言所乐，皆占美县；河南太守颍川丁綝独求封本乡[7]。或问其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乡亭厚矣！"帝从其志，封新安乡侯[8]。帝使郎中魏郡冯勤典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轻重，国土远近，地势丰薄，不相逾越，莫不厌服焉。帝以为能，尚书众事皆令总录之。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次补之，帝始用孝廉为尚书郎。

5 起高庙于洛阳，四时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庙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6 长安城中粮尽，赤眉收载珍宝，大纵火烧宫室、市里，恣行杀掠，长安城中无复人行；乃引兵而西，众号百万，自南山转掠城邑[9]，遂入安定、北地。邓禹引兵南至长安，军昆明池，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10]，送诣洛阳；因巡行园陵，为置吏士奉守焉。

7 真定王杨造谶记曰："赤九之后，瘿杨为主[11]。"杨病瘿，欲以惑众；与绵曼贼交通[12]。帝遣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征之，杨闭城门不内。帝复遣前将军耿纯持节行幽、冀，所过劳慰王、侯，密敕收杨。纯至真定，止传舍，邀杨相见。纯，真定宗室之出也，故杨不以为疑，且自恃众强，而纯意

安静，即从官属诣之；杨兄弟亦将轻兵在门外。杨入，见纯，纯接以礼敬，因延请其兄弟皆入；乃闭阁，悉诛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帝怜杨谋未发而诛，复封其子为真定王。

【注释】

①殽(xiáo 淆)乱：错杂混乱。

②嘘唏(xūxī 需希)：哽咽。

③刁子都：据守山东东海郡(今郯城县的变民首领)。

④檀乡：县名，在今山东滋阳县。

⑤铫(yáo 摇)：姓。

⑥邺城：当时魏郡治所所在地，即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

⑦绿(lín 琳)：人名。

⑧新安乡侯：汉制，大县侯位视三公，小县侯位视上卿，乡亭侯位视中二千石。　丁绿：定陵县(今河南舞阳县)人，新安乡属定陵县。

⑨南山：一名终南山、中南山、周南山。即今陕西秦岭山脉。

⑩十一帝神主：指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

⑪"赤九之后，瘿杨为主。"：李贤原注：汉朝以火作为象征，所以称赤。刘秀又是刘邦的第九代子孙，所以称九。赤九之后，也就是刘秀之后，应该是刘杨为帝。

⑫绵曼：县名，在今河北获鹿县。

【译文】

二年(丙戌，公元26年)

1 春，正月，初一，日食。

2 刘恭深知赤眉政权必定失败，就暗中嘱咐弟弟刘盆子交出玉玺绶带，并教他说一番推辞谦让的话。赶上元旦那天，大会群臣，刘恭抢先说："诸公一起拥立我的弟弟做皇帝，恩德实在太深厚了！他

即位快一年，可是，天下混乱一天比一天厉害。他实在不能有所成效，恐怕死了也不会对国家有好处。所以请求让他退位，做一个普通老百姓。而再寻求贤德明智的人选，谨请诸公能详察！"樊崇等人谢罪说："这都是我们的过失。"刘恭再次坚决请求退位。有人说："这是式侯你的事吗？"刘恭害怕而起身离去。于是刘盆子下了宝座解下玉玺绶带，向诸公磕头说："如今虽设立了皇帝，而大家仍旧做强盗，天下百姓怨恨，不再信服归向我们，这都是因为皇帝拥立错了所造成的。恳请各位让我辞职，为圣贤明君让路！如果一定要杀我以推御此责，我也不避死！"说完，就痛哭流涕。樊崇等和参加朝会的数百人，听了刘盆子的话，没有一个不同情可怜他的，于是都离开座位向刘盆子跪下磕头说："都是我们不好，对不起陛下，从今以后，我们不敢再胡作非为！"就一起把刘盆子抱上宝座，给他系上玉玺绶带。刘盆子挣扎喊叫，但身不由己。散会出宫以后，将领们各自紧闭营门，不放官兵外出。三辅协调一致，人民称颂皇帝聪明，都争先恐后返回长安，街头巷里都挤满了人。可二十多天之后，赤眉军的官兵们又跑出营门，照旧大肆掠夺。

3 刀子都被他的部下所杀，余党和其他贼寇在檀乡会合，被称檀乡贼。他们掠夺魏郡、清河郡。魏郡大吏李熊的弟弟李陆阴谋在城里叛变，迎接檀乡贼。有人把这消息告诉魏郡太守颍川人铫期。铫期召见李熊质问，李熊磕头承认有此事，并愿和老母一块儿赴死。铫期说："如果认为在城里做官，还不如做贼快乐，那就回去和老母一块儿去投奔你的弟弟李陆！"铫期派官吏把李熊母子送出城。李熊出城，找到李陆，和他一起来到邺城西门，李陆不胜惭愧，就以自杀向铫期谢罪。铫期叹息，按照礼节安葬李陆，并恢复李熊的官职。于是，魏郡的人都敬服铫期的威望。

皇上派遣吴汉率领王梁等九位将军，在邺城东面的漳水河畔攻打檀乡贼，大败贼兵，十余万人全部投降。皇上又派王梁和大将军杜茂率领军队安抚魏郡、清河郡、东郡，扫平各自保守的营堡，使

三个郡得以清静，通往边疆的道路畅通无阻。

4 正月十七日，皇上封所有功臣为列侯。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都是赐四个县的食邑。博士丁恭建议说："古代封诸侯，地不过百里，为的是使树干强壮，树枝弱小，所以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现在封四个县的食邑，不合法制。"皇上说："古代亡国都是因为不行仁政，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功臣的封地多而亡国的。"阴乡侯阴识，是贵人阴丽华的哥哥，因为战功应当增加封地，阴识磕头辞谢说："天下刚开始平定，有战功的将帅很多，我作为后宫的亲属，仍然要增加爵位食邑，就无法面对天下百姓。这正符合公孙龙告诉赵胜的话：'亲戚们受到赏赐，全国人民都在评价他的贡献。'"皇上表示接受他的意见。皇上让将领们各自说出自己最愿意封在什么地方。大家都指出富庶的县分。只有河南郡太守颍川人丁綝，唯独请求给本乡封给他。有人问他原因，丁綝说："我能力微薄，功劳也小，能够封个乡亭侯就很优厚了。"皇上尊重他志愿，封为新安乡侯。皇上命郎中魏郡人冯勤主持诸侯分封事宜。冯勤衡量每人功劳的大小、先后轻重，国土的远近，土地的肥沃贫瘠，论功行赏，使彼此没有差错，大家全都心服。皇上认为冯勤很有才干，尚书的很多事都让他统领，负责去办。按照往例，尚书即是用资深的尚书令史依次补实，到光武皇帝开始用孝廉为尚书郎。

5 皇上在洛阳建筑高庙，每年四季一起祭祀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在宗庙的右边建筑社稷。在城南建筑祭祀天地之坛。

6 长安城里粮食耗尽，赤眉军将领们大肆收搜珍珠宝物而载走，恣意纵火焚烧宫室、城市里巷，任意杀人抢劫，长安城里再也看不见行人。赤眉军于是带领兵卒向西去，号称百万大军。从南山起，所经过的城邑都被抢掠一空，随后进入安定、北地二郡。邓禹率领军队向南到达长安，驻扎在昆明池，拜谒祭祀高庙，收集西汉十一位皇帝的神位，送往洛阳，并巡视历代皇帝的墓园，为它们设立官员及卫士奉行祭祀和看守。

7 真定王刘杨造谶书说："赤九之后，瘿杨为主。"刘杨脖子上生有赘瘤，想以此迷惑民众，并和绵曼县的盗贼暗中勾结。皇上派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征召他，刘杨关闭城门，拒绝他们入城。皇上又派遣前将军耿纯持符节巡视幽、冀二州，所过之处，慰劳王、侯，并密令耿纯逮捕刘杨。耿纯到达真定县，就住在驿站，邀请刘杨相见。耿纯的母亲，是真定王刘杨的姊妹，所以刘杨不疑而来见耿纯，而且仗着自己人多势众。而耿纯神态安详，刘杨就带着随从官吏前来会见耿纯。刘杨兄弟率领强兵守在门外。刘杨进去，见到耿纯，耿纯接待他很有礼貌，也很恭敬，并邀请他的兄弟们都进来。于是关闭房门，把他们全都杀了，然后率领军队离开。真定县处于震慑与恐怖之中，但没有人敢妄动。皇上因刘杨谋反还未行动就被杀而怜悯他，就又封刘杨的儿子刘德为真定王。

8 二月。己酉，车驾幸修武[1]。

9 鲍永、冯衍审知更始已亡，乃发丧，出储大伯等，封上印绶，悉罢兵，幅巾诣河内[2]。帝见永，问曰："卿众何在？"永离席叩头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诚惭以其众幸富贵，故悉罢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既而永以立功见用，衍遂废弃。永谓衍曰："昔高祖赏季布之罪，诛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忧哉！"衍曰："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其长者骂而少者报之。后其夫死，取其长者。或谓之曰：'夫非骂尔者邪？'曰：'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也！'夫天命难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10 大司空王梁屡违诏命，帝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即军中

斩梁;广槛车送京师。既至,赦之,以为中郎将,北守箕关[3]。

11 壬子,以太中大夫京兆宋弘为大司空。弘荐沛国桓谭,为议郎、给事中。帝令谭鼓琴,爱其繁声[4]。弘闻之,不悦;伺谭内出[5],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谭至,不与席而让之[6],且曰:"能自改邪,将令相举以法乎[7]?"谭顿首辞谢;良久,乃遣之。后大会群臣,帝使谭鼓琴;谭见弘,失其常度。帝怪而问之,弘乃离席免冠谢曰:"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8],臣之罪也。"帝改容谢之。

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其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9]。"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12 帝之讨王郎也,彭宠发突骑以助军,转粮食,前后不绝。及帝追铜马至蓟,宠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及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叹曰:"如此,我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

是时北州破散,而渔阳差完,有旧铁官,宠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厉风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10],皆引置幕府[11],多发诸郡仓谷禀赠其妻子。宠以为天下未定,师旅方

起，不宜多置官属以损军实[12]，不从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宠亦狠强，嫌怨转积。浮数谮构之，密奏宠多聚兵谷，意计难量。上辄漏泄宠闻，以胁恐之。至是，有诏征宠，宠上疏，愿与浮俱征；帝不许。宠益以自疑；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固劝无受征，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为雄，渔阳大郡，兵马最精，何故为人所奏而弃此去乎！"宠又与所亲信吏计议，皆怀怨于浮，莫有劝行者。帝遣宠从弟子后兰卿喻之；宠因留子后兰卿，遂发兵反，拜署将帅，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又以与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赏并薄，数遣使邀诱况；况不受，斩其使。

13 延岑复反，围南郑[13]。汉中王嘉兵败走，岑遂据汉中，进兵武都[14]；为更始柱功侯李宝破。岑走天水。公孙述遣将侯丹取南郑；嘉收散卒得数万人，以李宝为相，从武都南击侯丹，不利，还军河池、下辨[15]，复与延岑连战。岑引北，入散关[16]，至陈仓[17]；嘉追击，破之。

公孙述又遣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汇州[18]，东据捍关[19]，于是尽有益州之地。

14 辛卯[20]，上还洛阳。

【注释】

①修武：县名，在今河南获嘉县。

②幅巾：古代男子用绢一幅束发，谓幅巾。

③箕关：一名漯关。在今河南济源县西、王屋山南。

④繁声：指浮靡的音乐。

⑤伺（si 祀）观察，守候。

⑥不与席:不给席位。古时坐席不坐椅,主客异席而坐。

⑦相:副词,表示二人之间的关系;由一方发出的行为,施及另一个。举以法:据法检举,大概是要纠举桓谭失职。

⑧耽(dān 丹)悦:喜爱。郑声:本指郑国的民间音乐,这里借指不够典雅的凡俗音乐。

⑨糟糠之妻:一同吃过糟糠的妻子,即一起度过贫苦生活的妻子。 下堂:离开堂屋,意思是把她休走,强迫离婚。

⑩辟:征召。

⑪幕府:将帅在外的营帐。军旅无固定住所,以帐幕为府署,故称幕府。这里是指衙署。

⑫军实:指器械、粮饷等军事物资。

⑬南郑:县名,即今陕西南郑县。

⑭武都:县名,在今甘肃西和县。

⑮河池:县名,在今甘肃徽县。 下辨:县名,在今甘肃成县。

⑯散关:关名,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

⑰陈仓:县名,在今陕西宝鸡市。

⑱江州:县名,在今四川重庆市。

⑲捍(hàn 汗)关:一名江关,又名瞿塘关,在今四川奉节县东赤甲山上。

⑳辛卯:疑误。

【译文】

8 二月,十六日,皇上前往修武县。

9 刘玄的部将鲍永、冯衍探知刘玄确实已死,于是就为他发丧追悼,并放出储大伯等人,把印玺绶带封好呈上,遣散所有部队,自己用布巾包头往河内归降。皇上召见鲍永,问他:"你的部队在哪里?"鲍永离开席位,跪下磕头,说:"我效忠刘玄,却不能保全他。如果再用刘玄的部队作为企望富贵的资本,我就更感到惭愧,所以全都把他们遣散了。"皇上说:"你说得很好。"而以其归降太晚,皇上脸上显出不高兴。后来,鲍永因立战功而被皇上重用,冯衍则被废弃不用。鲍永对冯衍说:"从前汉高祖奖赏有罪的季布,而诛杀有功的丁

固。现在我们遇到了圣明的国君，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冯衍说：“从前，有人挑逗邻居的妻子，年长的就诟骂她，年轻却向她表示好感。后来她丈夫死了，她就嫁给年长者。有人对他说：‘她不是你诟骂过的人吗？’某人说：‘她是别人的妻子，我盼她接受我的挑逗，她是我的妻子，我希望她诟骂别人。’天命是难以预料的，而做人的道理却很易于遵守。遵守做人道理的臣子，岂在乎死亡？”

10 大司空王梁屡次违抗诏令，皇上很恼火，派遣尚书宗广持符节到王梁的军营中就地处决王梁。宗广逮捕王梁后，用囚车把他送到首都洛阳。既到洛阳，皇上又将他赦免，并任命他为中郎将，防守北过的箕关。

11 二月，十九日，皇上任命太中大夫京兆人宋弘为大司空。宋弘推荐沛国人桓谭，当了议郎、给事中。皇上让桓谭弹琴，喜欢听那种复杂的音调。宋弘听说这事，很不愉快。派人探听桓谭从宫里出来了，宋弘便整整公服坐在官府堂上，派个官吏去叫桓谭。桓谭来到，宋弘不给他让座就指责他，并且说：“能自己改正改失呢？还是让我根据法律检举你呢？”桓谭磕头谢罪。过了很久，宋弘才让他走。后来有一天皇上大会群臣，皇上叫桓谭弹琴；桓谭不禁看了看宋弘，失去了常态。皇上觉得奇怪，就问怎么回事？宋弘于是离开座席，脱掉官帽，谢罪说：“我推荐桓谭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用忠正之道来辅导君主；而他呢，叫您喜爱上了凡俗的音乐，这是我的罪过。”皇上一听，表情由奇怪变为惭愧，并向宋弘表示了歉意。

湖阳公主死去丈夫不久，皇上跟她一起谈论朝廷大臣，从而细微地观察她对谁有意。公主说：“宋公的威仪容貌，道德气度，群臣没有赶得上的。”皇上说：“我正要考虑这问题。”后来宋弘被召见，事先皇上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面窃听，皇上就跟宋弘说：“俗语说‘地位高了换朋友，钱财多了换老婆’这合乎人情吧？”宋弘说：“我听说过：贫穷时候的朋友不能忘，一块吃过苦的老婆不能休退。”皇上回过头来跟公主说：“事情不成喽！”

12 皇上征讨王郎时，彭宠征调骑兵突击队协助作战；运输粮食，前后不断。等到皇上追击铜马军到蓟县，彭宠仗着自己的功劳，愿望很高；而皇上却未能满足他的愿望，因此心怀不平。等到刘秀登位之后，吴汉、王梁过去都是彭宠的部下，并列为三公，而彭宠唯独没有加官，更加显出不服气、不得志的样子。叹息说："如果他们列为三公，我应当封王；然而只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是陛下把我给忘了！"

这时，北方各州郡破散，只有渔阳郡比较好，这里还设置有铁官，矿产丰富，彭宠用来购买粮食，囤积金银财宝，更加富裕强大。幽州牧朱浮，年轻而才华出众，想激励风化之迹，收拢士子之心，征召州中素来有名望的人，以及王莽时俸禄二千石的旧官吏，都接引安置在幕府里；调拨各郡县的粮食赡养他们的妻子儿女。彭宠认为天下还没有安定，战争方兴未艾，不应设置很多官员来损耗甲兵、粮储，因此拒绝朱浮的命令。朱浮性情褊执急躁，自以为是；彭宠性格执拗好强，使二人之间的嫌隙怨恨，越来越深。朱浮屡次向皇上进谗言，诽谤彭宠，秘密上奏说彭宠聚集军队，囤积粮草，意图很难预测。皇上就故意将些事泄露让彭宠知道，以此胁迫，使他害怕。到这时，有诏书征召彭宠，彭宠就给皇上疏，请求和朱浮一起征召；可是，皇上不同意。彭宠因此更加惊疑。他的妻子素来刚强，不能忍受这种压抑和屈辱，力劝彭宠不要接受征召，说："天下没有安定，四方英雄割据称雄，渔阳是个大郡，兵精马壮，为什么被小人的谗言而放弃这里前去呢？"彭宠又和自己亲信官吏商议，大家都怀恨朱浮，没有一人劝彭宠去洛阳的。皇上派彭宠的堂弟子后兰卿到渔阳开导彭宠。彭宠藉此扣留子后兰卿，随着起兵造反。设立统帅部，任命各级将领，亲自率领二万多人，攻打在蓟县的朱浮。彭宠又因为和耿况都有大功，而封赏都同样微薄，就数次派遣使者邀约诱惑耿况。耿况拒绝，并斩了他的使者。

13 延岑又叛变，领兵包围南郑县。汉中王刘嘉兵败逃走，延岑于

是占据汉中，随后进攻武都县。被刘玄的柱功侯李宝击败，延岑逃往天水郡。公孙述派遣将军侯丹夺取南郑县。刘嘉收集残兵达数万人，派李宝做丞相，从武都县向南攻打侯丹，失利，退回到河池县、下辨县，又和延岑连战。延岑领兵北走，进入散关，抵达陈仓。刘嘉在后追击，打败延岑。

公孙述又派遣将军任满从阆中县南下攻陷江州县，向东占据捍关，从此全部拥有益州地区。

14 辛卯，刘秀返回洛阳。

15 三月，乙未[1]，大赦。

16 更始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诸将议兵事，以檄叩地曰[2]："郾最强[3]，宛为次，谁当击之？"贾复率然对曰："臣请击郾。"帝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大司马当击宛。"遂遣复击郾，破之；尹尊降。又东击更始淮阳太守暴汜[4]，汜降。

17 夏，四月，虎牙大将军盖延督驸马都尉马武等四将军击刘永，破之；遂围永于睢阳。

故更始将苏茂反，杀淮阳太守潘蹇[5]，据广乐而臣于永[6]；永以茂为大司马、淮阳王。

18 吴汉击宛，宛王赐奉更始妻子诣洛阳降；帝封赐为慎侯。叔父良、族父歙、族兄祉皆自长安来。甲午，封良为广阳王，祉为城阳王；又封兄缜子章为太原王，兴为鲁王；更始三子求、歆、鲤皆为列侯。

19 邓王王常降，帝见之甚欢，曰："吾见王廷尉，不忧南方矣！"拜为左曹，封山桑侯。

20 五月，庚辰，封族父歙为泗水王。

21 帝以阴贵人雅性宽仁[7]，欲立以为后。贵人以郭贵人有子，终不肯当。六月，戊戌，立贵人郭氏为皇后，以其子强为皇太子；大赦。

22 丙午，封泗水王子终为淄川王。

23 秋，贾复南击召陵、新息[8]，平之。复部将杀人于颍川，颍川太守寇恂捕得，系狱。时尚草创，军营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于市。复以为耻，还，过颍川，谓左右曰："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为其所陷，今见恂，必手剑之！"恂知其谋，不欲与相见。姊子谷崇曰："崇，将也，得带剑侍侧；卒有变，足以相当。"恂曰："不然，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乃敕属县盛供具，储酒醪[9]；执金吾军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馔[10]。恂出迎于道，称疾而还。复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过去。恂遣谷崇以状闻，帝乃征恂。恂至，引见；时贾复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于是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24 八月，帝自率诸将征五校[11]；丙辰，幸内黄[12]，大破五校于蒲阳[13]，降其众五万人。

25 帝遣游击将军邓隆助朱浮讨彭宠；隆军潞南[14]，浮军雍奴[15]，遣吏奏状。帝读檄，怒，谓使吏曰[16]："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相及！比若还，北军必败矣。"彭宠果遣轻兵击隆

军，大破之；浮远，遂不能救。

26 盖延围睢阳数月，克之。刘永走至虞[17]，虞人反，杀其母、妻；永与麾下数十人奔谯[18]。苏茂、佼强、周建合军三万余人救永；延与战于沛西[19]，大破之。永、强、建走保湖陵[20]，茂奔还广乐；延遂定沛、楚、临淮。

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节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国。青、徐群盗闻刘永破败，皆惶怖请降。张步遣其掾孙昱随隆诣阙上书，献鳆鱼。隆，湛之子也。

27 堵乡人董诉反宛城[21]，执南阳太守刘驎。扬化将军坚镡攻宛，拔之；诉走还堵乡。

28 吴汉徇南阳诸县，所过多侵暴。破虏将军邓奉谒归新野，怒汉掠其乡里，遂反，击破汉军，屯据淯阳[22]，与诸贼合从。

【注释】

①乙未：疑误。

②檄（xí 习）：古代官方用来征召、晓喻或声讨的文书。《说文》云：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以号召。

③郾（yǎn 眼）：县名，在今河南郾城县。

④氾（fàn 泛）：人名。

⑤蹇（jiǎn 检）：人名。

⑥广乐：县名，在今河南虞城县。

⑦贵人：西汉后宫之号有十四等，没有贵人。光武中兴，后宫初创，惟有皇后、贵人。

⑧召陵：县名，在今河南郾城县。新息：县名，在今河南息县。

⑨酒醪（láo 劳）：汁滓混合之酒。

⑩馔（zhuàn 转）：饮食。

⑪五校:农民起义军的名称。

⑫内黄:县名,即今河南内黄县。

⑬蒲(xi 戏)阳:聚名,在今河内黄县西南。

⑭潞:县名,在今河北三河县。

⑮雍奴:县名,在今天津市武清县。

⑯使吏:派吏为使,所以称使吏。

⑰虞:县名,在今河南虞城县。

⑱谯:县名,在今安徽亳县。

⑲沛:郡名,在今安徽濉溪县。

⑳湖陵:县名,在今山东鱼台县。

㉑堵乡:县名,在今河南方城县。

㉒淯阳:县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译文】

15 三月,乙未,大赦。

16 刘玄那些在南方的大将没有投降的还很多。皇上召集将领们商议军事,用檄文击地说:"郾县最强,宛县其次,谁能承担攻击它的任务?"贾复冲口而出:"我请求攻打郾县。"皇上笑着说:"执金吾率兵攻打郾县,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大司马吴汉应率兵攻打宛县。"于是,派遣贾复攻打郾县,郾县陷落,尹尊投降。又向东进攻刘玄的淮阳郡太守暴汜,暴汜归降。

17 夏,四月,虎牙大将军盖延督率驸马都尉马武等四位将军进攻在睢阳称帝的刘永。打败刘永军。于是,将刘永包围在睢阳县。

原刘玄将领苏茂叛变,杀睢阳郡太守潘蹇,占据广乐县,向刘永称臣。刘永任命苏茂为大司马,封淮阳王。

18 吴汉率兵攻打宛县,宛王刘赐跟随刘玄的妻子儿女到洛阳投降。皇上封刘赐为慎侯。皇上的叔父刘良、堂叔刘歙、堂兄刘祉都从长安来洛阳。四月初二,皇上封刘良为广阳王,刘歙为城阳王;又封哥哥刘縯的儿子刘章为太原王、刘兴为鲁王。刘玄的三个儿子刘

求、刘歆、刘鲤都封为侯爵。

19 邓王王常归降，皇上见到他非常高兴，说："我看到王廷尉，不再忧虑南方了！"并任命他为左曹，封为山桑侯。

20 五月，十九日，封堂叔刘歙为泗水王。

21 皇上因贵人阴丽华素性温柔宽厚，想立她为皇后。阴丽华因为郭贵人已有儿子，始终不肯答应。六月，初七，皇上封贵人郭氏为皇后，以她生的儿子刘强为皇太子。大赦。

22 六月十五日，皇上封泗水王的儿子刘终为淄川王。

23 秋，贾复率军南下，夺取召陵、新息两县。贾复的部将在颍川杀人，颍川郡太守寇恂把他捕获，关进监狱。当时还是初创时期，军营犯法的，大多互相包容，而寇恂把这位部将绑到街市上斩首。贾复认为是羞辱他，在班师回来经过颍川时，对左右亲信说："我和寇恂同样都是将帅，而我却被他欺侮。今天见到寇恂，定要亲手给他一剑！"寇恂知道贾复的预谋，不想和他见面。寇恂外甥谷崇说："我是一名武将，能佩剑侍候在您身边；一旦有什么变化，足够抵挡。"寇恂说："不必。从前，蔺相如不怕秦王而受辱于廉颇，完全是为了国家。"于是下令所属各县盛设食物和醇香的酒。执金吾贾复的军队进入颍川郡境内，每人全都是两份酒食。寇恂亲自出城在道旁迎接，然后声称有病而返回城内。贾复带领军队想追他，而将领士兵们都醉了，于是，只好过境而去。寇恂派遣谷崇到洛阳把情况向皇上禀告，皇上就征召寇恂。寇恂到达洛阳，被接见。这时贾复先在座，听说寇恂来了，想起身回避。皇上说："天下未定，两虎怎么能为私而斗！今天由我来给你们调解。"于是，两人并肩而坐，摈弃前嫌，然后同乘一辆车子而出宫，互相结成好友。

24 八月，皇上亲自统率大军征伐五校军。二十六日，到达内黄县，在蒲阳把五校军打得大败，接受归降部众五万人。

25 皇上派游击将军邓隆协助朱浮讨伐彭宠。邓隆的军队屯驻在潞县的南边，朱浮的军队屯驻在雍奴县，然后派专使向皇上禀告布

防情况。皇上看过檄文,发怒,对专使说:"两军营地相距百里,这种阵势怎么能够相互救援!等你回去,屯驻在北面潞县南边的军队一定吃了败仗。"彭宠果然派遣轻装的精兵攻击邓隆的军队,大破邓隆军。而朱浮距离很远,终于不能相救。

26 盖延率军包围睢阳达数月之久,最后终于攻克。刘永逃到虞县,虞县人民起来造反,杀了刘永的母亲和妻子。刘永和部下数十人再逃到谯县。苏茂、佼强、周建联合军队共三万余人,来救刘永。盖延和他们在沛郡西边交战,大破苏茂等援军。刘永、佼强、周建逃到湖陵县,苏茂逃回广乐县。盖延于是平定沛郡、楚郡、临淮郡。

皇上派太中大夫伏隆执持符节出使青、徐二州,招降刘永管辖下的各郡、国。青、徐二州的盗贼们知道刘永被打败,都惶恐而请求投降。张步派遣他的佐助孙昱随从伏隆到洛阳给皇上奉上奏书,献上鳆鱼。伏隆,是伏湛的儿子。

27 堵乡人董诉在宛城叛变,逮捕了南阳郡太守刘驎。扬化将军坚镡进攻宛城,将它攻下;董诉逃回堵乡。

28 吴汉率军进攻南阳郡的各县,所经过之处,多有侵犯强夺。破虏将军邓奉请假而回新野县,看到吴汉军队掳掠他的乡里,十分愤怒,于是叛变,击败吴汉的军队。邓奉驻扎淯阳县,和其各路贼寇联合起来。

29 九月,壬戌,帝自内黄还。

30 陕贼苏况破弘农;帝使景丹讨之。会丹薨,征虏将军祭遵击弘农、柏华、蛮中贼[1],皆平之。

31 赤眉引兵欲西上陇,隗嚣遣将军杨广迎击,破之;又追败之于乌氏、泾阳间[2]。赤眉至阳城番须中[3],逢大雪,坑

谷皆满，士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凡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贼遂污辱吕后尸。邓禹遣兵击之于郁夷[4]，反为所败；禹乃出之云阳。赤眉复入长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将逢安击之。邓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袭长安；会谢禄救至，禹兵败走。延岑击逢安，大破之，死者十余万人。

廖湛将赤眉十八万攻汉中王嘉；嘉与战于谷口[5]，大破之，嘉手杀湛[6]，遂到云阳就谷。嘉妻兄新野来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邓禹招嘉，嘉因歙诣禹降。李宝倨慢，禹斩之。

32 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帝于大会中指王常谓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常为汉忠将军，使与岑彭率建义大将军朱祐等七将军讨邓奉、董訢。彭等先击堵乡[7]，邓奉救之。朱祐军败，为奉所获。

33 铜马、青犊、尤来余贼共立孙登为天子。登将乐玄杀登，以其众五万余人降。

34 邓禹自冯愔叛后，威名稍损，又乏粮食，战数不利，归附者日益离散。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将军冯异代禹讨之，车驾送至河南[8]，敕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丑，元元涂炭，无所依诉。将军今奉辞讨诸不轨，营保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9]；坏其营壁，无使复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

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异顿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盗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颂武王之德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陈威德安民而已。观光武之所以取关中,用是道也。岂不美哉!

35 又诏征邓禹还,曰:"慎毋与穷寇争锋!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折箠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

帝以伏隆为光禄大夫,复使于张步,拜步东莱太守,并与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东。诏隆辄拜令,长以下。

36 十二月,戊午,诏宗室列侯为王莽所绝者,皆复故国。

37 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民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壁清野。赤眉虏掠无所得,乃引兵而东归,众尚二十余万,随道复散。帝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①],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屯宜阳[②],以要其还路,敕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冯异与赤眉遇于华阴[③],相拒六十余日,战数十合,降其将卒五千余人。

【注释】

①弘农:县名,在今河南灵宝县。 柏华:聚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 蛮中:聚名,在今河南伊川县境。

②乌氏:县名,在今甘肃固原县。 泾阳:县名,在今甘肃平凉县。

③阳城:县名,在今河南登封县。 番须:在今陕西陇县。

④郁夷:县名,在今陕西宝鸡县。

⑤谷口：县名，在今陕西礼泉县。

⑥廖湛（？～公元26年）：绿林起义军将领。平林（今湖北随县）人。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与陈牧等在平林起兵，称"平林兵"，后合于绿林军。王莽失败后，刘玄封他为穰王。后遭刘玄疑忌，几为所杀，乃率兵归赤眉军。

⑦堵乡：在今河南方城县。

⑧河南：县名，在今河南洛阳市西郊。

⑨农桑：农耕与蚕桑，指耕织。

⑩新安：县名，在今河南渑池县。

⑪宜阳：县名，在今河南宜阳县。

⑫华阴：县名，在今陕西华阴县。

【译文】

29 九月，初二，皇上从内黄县返回洛阳。

30 陕县盗贼苏况攻下弘农县。皇上派景丹出兵征讨。遇到景丹去世。改派征虏将军祭遵攻打弘农县、柏华、蛮中各地盗贼，把他们全部平定。

31 赤眉军想向西去陇县，隗嚣派遣将军杨广迎击。将他们打败；又乘胜追击，在乌氏、泾阳两县间击败赤眉军。赤眉军逃到阳城、番须一带，遇到大雪，把坑谷都填满了，很多士卒被冻死。于是，又返回转，挖掘西汉皇帝陵墓，盗取陪葬的金银财宝。凡是用金缕玉衣入殓的尸体，大都栩栩如生。赤眉军于是侮辱吕后的尸体。邓禹派兵在郁夷县攻打赤眉军，反而被击败。邓禹就从云阳县出走。赤眉军又进入长安。延岑这时驻扎杜陵，赤眉军的将领逢安攻打延岑。邓禹因逢安的精锐部队在外边，长安空虚，就带领军队袭击长安；恰巧赤眉大将谢禄救兵赶到，邓禹战败逃走。延岑攻击逢安，大破赤眉军，杀死十余万人。

廖湛率十八万赤眉军进攻汉中王刘嘉；刘嘉和他在谷口县交战，廖湛大败，刘嘉亲自杀了廖湛。随后就到云阳县夺取粮草。刘嘉妻子的哥哥新野县人来歙，是皇上姑妈的儿子，皇上命令邓禹招

降刘嘉。刘嘉就借着来歙的关系到邓禹那里归降。刘嘉的丞相李宝,态度傲慢,邓禹把他杀了。

32 冬,十一月,皇上任命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皇上在大会群臣时,指着王常对文武大臣说:"此人率领下江众将辅佐汉室,心像金石一般坚硬,真是个忠臣!"当天,任命王常为汉忠将军,派他和岑彭率领建义大将军朱祐等七位将军去讨伐邓奉、董訢。岑彭等先攻打堵乡董訢,邓奉出兵援救。朱祐军败,被邓奉俘虏。

33 铜马、青犊、尤来等残余部众共同拥立孙登当皇帝。孙登部将乐玄叛变,杀了孙登,率领他的部下五万人投降刘秀。

34 邓禹自从冯愔叛变后,声望低落,威名受损,又缺乏粮食,几次与赤眉军作战都不能取胜,归附的人开始逐渐离开他。赤眉军、延岑军在三辅施暴作乱,郡、县的豪门大族各自拥有军队,邓禹不能平定他们。皇上就派偏将军冯异代替邓禹讨伐他们,并亲自送冯异到河南县,告诫冯异说:"三辅地区遭受王莽、刘玄战乱,又加赤眉、延岑的暴行,人民涂炭,没有地方哀告倾诉。将军现在奉命讨伐叛逆,保护归降的人,把他们的首领送到京师洛阳,遣散他们的部队,让他们回家耕田种桑;推毁他们的营垒,使他们不能再聚集起来。出征讨伐并不一定非要夺取土地、攻破敌城后、屠杀全城人民。最重要的是平息叛乱,安抚百姓。将领们并非不英勇善战,然而就是喜好掳掠。你原擅长驾驭部队,希望能自己告诫自己,不要给郡县人民带来痛苦!"冯异跪下磕头,接受命令,率领军队向西进发。所到之处,展示威望,建立信誉,很多贼寇归降。

臣司马光认为:从前,西周时代的人歌颂武王的恩德说:"把令人怀念的美德宣扬出来,我去追求的只是天下安定。"是说君王的军事行动,目的在于宣扬恩德,使人民安居乐业而已。观察光武帝所以能取得关中,所遵循的就是这个原则。难道不是好事吗?

35 皇上又下诏令,征召邓禹回洛阳,说:"要小心,千万不要和穷

途末路的贼寇争高低！赤眉军断粮，自然会向东撤退。我们以饱食来等待他们的饥饿，以逸代劳，到那时，用短杖就可制敌，你们不必忧虑，不能再轻率地进攻。”

皇上任命伏隆为光禄大夫，再派他出使到张步那儿去，任命张步为东莱郡太守，并和新任命的青州牧、太守、都尉一起东下。并授权伏隆可以任命县令、长以下的各级官员。

36 十二月，三十日，诏令凡被王莽废除的刘氏宗室列侯，都恢复原来的封国。

37 三辅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城郭空旷，白骨遍野。侥幸生存下来的人往往聚在一起兴筑营堡以自保，各自坚壁清野。赤眉军在这种情况掳掠不到东西，就率领军队回到东边，人数还有二十多万，随着长途行军，一路又散失逃不少。皇上派遣破奸将军侯进等驻军新安县，派遣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人驻军宜阳县，来拦截赤眉军的归路，并告诫诸将说：“贼寇如果向东逃跑，可带领宜阳的军队到新安与新安的军队会合；贼寇如果向南逃走，可带领新安的军队到宜阳与宜阳的军队会合。”冯异的军队和赤眉军在华阴县遭遇，互相对峙六十余天，交战数十次，赤眉军有五千人投降。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四十一

汉纪三十三　起强圉大渊献，尽屠维赤奋若，凡三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

建武三年

1 春，正月，甲子，以冯异为征西大将军。邓禹惭于受任无功，数以饥卒徼赤眉战，辄不利；乃率车骑将军邓弘等自河北度至湖[1]，要冯异共攻赤眉。异曰："异与贼相拒数十日，虽虏获雄将，余众尚多，可稍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诸将屯澠池[2]，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禹、弘不从，弘遂大战移日[3]。赤眉阳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异与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异以士卒饥倦，可且休；禹不听，复战，大为所败，死伤者三千余人，禹以二十四骑脱归宜阳。异奔马奔走，上回溪阪，与

麾下数人归营[4]，收其散卒，复坚壁自守。

2 辛巳，立四亲庙于雒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

3 壬午，大赦。

4 闰月，乙巳，邓禹上大司徒、梁侯印绶；诏还梁侯印绶，以为右将军。

5 冯异与赤眉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少出兵以救之；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5]，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之于崤底[6]，降男女八万人。帝降玺书劳异曰："始虽垂翅回溪[7]，终能奋翼渑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8]。方论功赏，以答大勋。"

赤眉余众东向宜阳。甲辰，帝亲勒六军[9]，严陈以待之。赤眉忽遇大军，惊震不知所谓，乃遣刘恭乞降曰："盆子将百万众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肉袒降，上所得传国玺绶。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10]。赤眉众尚十余万人，帝令县厨皆赐食。明旦，大陈兵马临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观之。帝谓樊崇等曰："得无悔降乎？朕今遣卿归营，勒兵鸣鼓相攻，决其胜负，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头曰："臣等出长安东都门，君臣主议，归命圣德。百姓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故不告众耳。今日得降，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也！"帝曰："卿所谓铁中铮铮[11]，庸中佼佼者也[12]！"戊申，还自宜阳。帝令樊崇等各与妻子居雒

阳，赐之田宅。其后樊崇，逢安反，诛；杨音、徐宜卒于乡里。帝怜盆子，以为赵王郎中；后病失明，赐荥阳均输官地，使食其税终身。刘恭为更始报仇，杀谢禄，自系狱；帝赦不诛。

【注释】

①湖：县名，在今河南灵宝县。

②澠池：县名，即今河南澠池县。

③移日：日影移动，言时间长久。

④麾(hui 晖)下：指将帅的部下。

⑤日昃(zè 侧)：太阳偏西。

⑥崤底：谷名，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崤谷之底。

⑦垂翅：鸟翅下垂不能高飞，比喻人受挫折。

⑧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隅，日出处；桑榆，日将落的余光照在桑榆之间。比喻这个时候失利，另一个时候得到补偿。

⑨六军：周制，天子有六军，诸侯国有三军、二军、一军不等，这里是作为军队的统称。

⑩熊耳山：在今河南卢氏县南。

⑪铁中铮铮：比喻胜过一般人的人。铮铮：金属相碰的声音。

⑫庸中佼佼：平常人中的突出者。佼佼：美好。

【译文】

汉纪三十三　起丁亥(公元27年)，止己丑(公元29年)，共三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

建武三年(丁亥，公元27年)

1春，正月，初六，皇上任命冯异为征西将军。邓禹因受重任而无功劳感到惭愧，屡次驱使饥饿的兵卒和赤眉军作战，都总是失利，

他就率领车骑将军邓弘等从河北县渡黄河抵达湖县，要求冯异一起去攻打赤眉军。冯异说："我和赤眉军对阵几十天，虽然俘虏了他们的战将，可是，他们剩下的人数还很多，可以逐渐用恩德信义去诱服他们，很难用武力打败他们。皇上现在派将领们驻扎在渑池县，在东边阻截赤眉军，而我在西边攻打赤眉军，只要一战，就能取胜，这是万无一失的计谋！"邓禹、邓弘不接受冯异的意见。邓弘于是就和赤眉军大战一整天。赤眉军假装战败，抛弃辎重、粮食逃走。实际上辎重车上载的不是粮食，而是泥土，仅表面上盖一层豆子。邓弘士兵饥饿，就互相争夺。赤眉军乘机反击，邓弘军被打得溃散混乱。冯异和邓禹联军去急救邓弘，赤眉军稍稍后退。冯异认为士兵饥饿疲倦，应暂且休息。邓禹不听，又向赤眉军发动攻击，结果被赤眉军打得大败，死伤三千余人。邓禹仅带二十四名骑兵脱险而回到宜阳。冯异弃马奔跑，回到回溪阪，和几个部下回到营寨，收集散兵，再坚守壁垒，不与赤眉军交战。

2 二十三日，皇上在洛阳建立四座亲庙，祭祀他的父亲南顿君刘钦以及上至高祖父舂陵节侯刘买。

3 二十四日，大赦。

4 二月，十八日，邓禹呈上大司徒、梁侯的官印和系印的丝带。皇上诏令归还梁侯的官印和系印的丝带，并任命邓禹为右将军。

5 冯异与赤眉军约好交战日期，冯异事先挑选些精壮士兵，让他们改穿与赤眉军一样的服装，埋伏在路旁。第二天，赤眉军派出万余人攻打冯异的正面，冯异只用少数军队增援。赤眉军发现冯异人少势弱，就全军出动，攻击冯异，冯异就发兵同赤眉军大战。打到太阳偏西时，赤眉军士气衰竭，路旁的冯异伏兵突然杀出来，因服装相混，使赤眉军不能分辨敌我，于是惊骇溃散。冯异率军追击，在崤谷大败赤眉军，降服男女八万人。皇上下诏书慰劳冯异说："你开始虽然在回溪阪时受到挫折，而如今能在渑池发奋有为。彼时的失利此时得到了补赏。正要给你论功行赏，以酬答你的卓越功勋。"

赤眉军残余军队向东边溃退到宜阳县附近。二月十七日，皇上亲自率领大军，在宜阳县摆好严密的阵势以等待赤眉军。赤眉军突然遇到东汉大军，惊骇得不知该怎么办，就派刘恭请求乞降，说："刘盆子率领百万部众投降陛下，陛下如何对待他呢？"皇上说："饶恕他不死！"二月十九日，刘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千余人都脱去上衣，裸露肢体而来投降，并献出所得的皇帝印章。赤眉军的兵器都堆积在宜阳城的西边，其堆积高度几乎和熊耳山相等。这时，赤眉军还有十余万人，皇上命令宜阳县的厨子为他们准备食物，赐给他们。第二天早晨，皇上在洛水边陈列大批兵马，命刘盆子君臣列队观看。皇上对樊崇等人说："对投降，你们是否后悔？我今天让你们回营，率领你们的军队鸣鼓再战，决定彼此的胜负，我不想勉强你们服输。"徐宣等磕头说："我们走出长安东都门，君臣商议，都愿归顺圣上。百姓只能和他们享受成果，却不能和他们一开始就进行图谋，所以没有告诉他们。今天能投降，就像离开虎口，回到慈母的怀抱，确实高兴欣喜，没有一点怨恨！"皇上说："你可以说是铁中之钢，庸人中的英豪。"二月二十一日，皇上从宜阳县回到洛阳。皇上让樊崇等人跟他们的妻子居在洛阳，并赐给他们土地、住宅。后来，樊崇、逢安谋反，被杀；杨音、徐宣在家乡去世。皇上怜悯刘盆子，任命他为赵王刘良的郎中。后来，刘盆子因病而双目失明，皇上就任命他为荥阳县的均输官，并把均输官的土地赐给他，使他终身享用此赋税。刘恭替刘玄报仇，把谢禄杀了，自己投入监狱；皇上赦免了他，不予诛杀。

6 二月，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永闻伏隆至剧[1]，亦遣使张步为齐王。步贪王爵，犹豫未决。隆晓譬曰："高祖与天

下约，非刘氏不王；今可得为十万户侯耳！”步欲留隆，与共守二州；隆不听，求得反命，步遂执隆而受永封。隆遣间使上书曰：“臣隆奉使无状，受执凶逆；虽在困厄，授命不顾。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愿以时进兵，无以臣隆为念！臣隆得生到阙廷，受诛有司，此其大愿。若令没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长累陛下。陛下与皇后、太子永享万国，与天无极！”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许而遽求还也！”其后步遂杀之。帝方北忧渔阳，南事梁、楚，故张步得专集齐地，据郡十二焉[2]。

7 帝幸怀。

8 吴汉率耿弇、盖延击青犊于轵西[3]，大破降之。

9 三月，壬寅，以司直伏湛为大司徒。

10 涿郡太守张丰反，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宠，上疏求救。诏报曰：“往年赤眉跋扈长安[4]，吾策其无谷必东；果来归附。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浮城中粮尽，人相食，会耿况遣骑来救，浮乃得脱身走，蓟城遂降于彭宠。宠自称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数县[5]，赂遗匈奴，借兵为助；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贼，皆与交通。

11 帝自将征邓奉，至堵阳[6]；奉逃归淯阳[7]，董訢降。夏，四月，帝追奉至小长安[8]，与战，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祜降。帝怜奉旧功臣，且衅起吴汉，欲全宥之。岑彭、耿弇谏曰：“邓奉背恩反逆，暴师经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亲在行陈，兵败乃降；若不诛奉，无以惩恶！”于是斩之。复朱祜

位。

12 延岑既破赤眉，即拜置牧守，欲据关中[9]。时关中众寇犹盛，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邽，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公孙守据长陵，杨周据谷口，吕鲔据陈仓，角闳据汧，骆延据盩厔，任良据[10]鄠，汝章据槐里，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余人，少者数千人，转相攻击。冯异且战且行，屯军上林苑中[11]。延岑引张邯、任良共击异；异击，大破之，诸营保附岑者皆来降，岑遂自武关走南阳。时百姓饥饿，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冯异军士悉以果实为粮。诏拜南阳赵匡为右扶风，将兵助异，并送缣、谷。异兵谷渐盛，乃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诸营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威行关中。唯吕鲔、张邯、蒋震遣使降蜀。其余悉平。

【注释】

①剧：县名，在今山东昌乐县。

②十二郡：指城阳、琅邪、高密、胶东、东莱、北海、齐、千乘、济南、平原、泰山、菑川等郡。

③轵(zhi 趾)：县名，在今河南济源县。

④跋扈：骄横，强暴。

⑤右北平：县名，在今河北丰润县。

⑥堵阳：县名，在今河南方城县。

⑦淯阳：县名，在今河南南阳市南。

⑧小长安：地名，在河南南阳市境内。

⑨关中：胡三省注称关中"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关。"是指今河南灵宝县及其以西陕西关中盆地和丹江流域。

⑩鄠(hù 糊)：县名，在今陕西户县。

⑪上林苑：在今陕西西安市及周至、户县，周三百余里。秦汉时为帝王射猎、游乐之所。

【译文】

6 二月，刘永封董宪为海西王。刘永知道伏隆抵达剧县，也派遣使者封张步为齐王。张步因贪图王爵，而犹豫不决。伏隆明白譬解说："汉高祖曾向天下宣布，不是刘氏就不得封王，如今封你为十万户侯爵应说就算不错了。"张步想留下伏隆跟他合作，共同据守青、徐二州。伏隆不同意，要求返回洛阳复命，张步就把伏隆抓起来，并接受刘永的王爵封号。伏隆秘密地派人给皇上上书说："我奉命出使，没有什么成绩，被凶恶的叛逆拘禁。我虽然身处险恶之中，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再有，吏民们知道张步叛变，内心都不愿归附他，希望陛下按时进军，不要以我的生死为念！我能活着回到朝廷，接受主管官吏的诛杀，这是我的最大愿望。假使我死在叛贼之手，父母兄弟就要长期托付给陛下照应。祝愿陛下和皇后、太子永远享受万国的拥戴，与上天一样永无穷尽！"皇上看到伏隆的密奏，就召见伏隆的父亲伏湛，流着眼泪给他伏隆的上书，说："我恨不得答应张步封王爵的要求而马上求得伏隆生还！"后来，张步把伏隆杀了。当时，皇上正忧虑北方的渔阳郡，南方正对梁、楚用兵，所以张步能够独霸齐地，占据十二个郡。

7 皇上驾临怀县。

8 吴汉率领耿弇、盖延在轵县西边攻打青犊军，大破青犊军并使之投降。

9 三月，十六日，皇上提拔司直伏湛为大司徒。

10 涿郡太守张丰叛变，自称无上大将军，和彭宠的军队联合起来。朱浮因皇上不亲自征讨彭宠，就上奏疏求救。皇上下诏回答说："以前赤眉军在长安骄横，我计算他们在没有粮食的时候，一定会向东撤走。果然后来归顺。现在估计这些叛贼，势必不能长久保全

生存，他们内部之间一定会有互相残杀的现象。现在我军的军需物资不充足，所以要等收割麦子才行！"朱浮所在的蓟城粮食吃尽，出现人吃人的惨景，恰好耿况派遣骑兵来相救，朱浮才得脱身逃走，蓟城于是投降彭宠。彭宠自称为燕王，一连攻陷右北平、上谷等几个县，又用赠送财物贿赂北方匈奴，向他借兵相助。再向南边结交张步，以及富平、获索等农民军，都同他们往来。

11 皇上亲自率军讨伐邓奉，抵达堵阳县。邓奉逃回到淯阳县，而董訢投降。夏，四月，皇上率军追击邓奉到小长安，同邓奉交战，大败邓奉。邓奉脱去上身，裸露肢体，因朱祐之故而投降。皇上怜悯邓奉是过去的有功之臣，而且他的反叛是因吴汉所逼而发生的，想要完全宽恕他。岑彭、耿弇劝谏说："邓奉背恩反叛，起兵叛乱整整一年，陛下亲征抵达堵阳，他不知后悔而改错，反而亲自上阵与您交战，因被打败才投降。如果不杀邓奉，就无法惩戒恶人！"于是，杀邓奉，恢复朱祐的官职。

12 延岑打败赤眉军之后，即刻任命设置州牧、太守，打算占据关中。当时关中地区盗贼还很强大，延岑占据蓝田县，王歆占据下邽县，芳丹占据新丰县，蒋震占据霸陵县，张邯占据长安县，公孙守占据长陵县，杨周占据谷口县，吕鲔占据陈仓县，角闳占据汧县，骆延占据盩厔县，任良占据鄠县，汝章占据槐里县，各自称将军，拥有士兵多的万余人，少的数千人，各部之间互相攻击。冯异率军一边作战，一边向前推进，驻军在上林苑中。延岑带领张邯、任良一起攻打冯异。冯异迎击，大败延岑等联军。这样，很多亲附延岑的营堡都来投降冯异，延岑于是从武关逃到南阳县。当时，这带百姓饥饿，一斤黄金只能换五升豆子，道路断绝，运送的粮食不能到达，冯异的士兵以树上的野果充饥。皇上下诏任命南阳人赵匡为右扶风，率领军队去协助冯异，并运送布匹、粮食。冯异士兵有了粮食，士气逐渐旺盛，于是对那些不服从命令的豪强加以诛杀，对投降有功的人则加以奖赏，把各营堡的首领都送到京城，遣散他们的部属，令他们

各自去从事本来的行业。冯异威震关中。只有吕鲔、张邯、蒋震派出使节投降西蜀公孙述，其余都被扫平。

13 吴汉率骠骑大将军杜茂等七将军围苏茂于广乐；周建招集得十余万人救之。汉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诸将谓汉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飨士[1]，慰勉之，士气自倍。旦日，苏茂、周建出兵围汉；汉奋击，大破之，茂走还湖陵。睢阳人反城迎刘永，盖延率诸将围之；吴汉留杜茂、陈俊守广乐，自将兵助延围睢阳。

14 车驾自小长安引还，令岑彭率傅俊、臧宫、刘宏等三余人南击秦丰。五月，己酉，车驾还宫。

15 乙卯晦，日有食之。

16 六月，壬戌，大赦。

17 延岑攻南阳，得数城；建威大将军耿弇与战于穰，大破之。岑与数骑走东阳，与秦丰合；丰以女妻之。建义大将军朱祐率祭遵等与岑战于东阳[2]，破之；岑走归秦丰。祐遂南与岑彭等军合。

延岑护军邓仲况拥兵据阴县，而刘歆孙龚为其谋主。前侍中扶风苏竟以书说之，仲况与龚降。竟终不伐其功[3]，隐身乐道，寿终于家。

秦丰拒岑彭于邓，秋，七月，彭击破之。进围丰于黎丘[4]，别遣积弩将军傅俊将兵徇江东，扬州悉定。

18 盖延围睢阳百日，刘永、苏茂、周建突出，将走酇[5]；延追击之急，永将庆吾斩永首降。苏茂、周建奔垂惠[6]，共立永子纡为梁王。佼强奔保西防[7]。

19 冬，十月，壬申，上幸舂陵，祠园庙[8]。

20 耿弇从容言于帝，自请北收上谷兵未发者，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帝壮其意，许之。

21 十一月，乙未，帝还自舂陵。

22 是岁，李宪称帝，置百官，拥九城[9]，众十余万。

23 帝谓太中大夫来歙曰："今西州未附[10]，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歙曰："臣尝与隗嚣相遇长安。其人始起，以汉为名。臣愿得奉威命，开以丹青之信，嚣必束手自归；则述自亡之势，不足图也！"帝然之，始令歙使于嚣。嚣既有功于汉，又受邓禹爵署，其腹心议者多劝通使京师，嚣乃奉奏诣阙。帝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甚厚。

【注释】

①椎牛：杀牛。

②东阳：城名，在今河南邓县南穰东镇。

③苏竟：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字伯况，汉平帝时以明易为博士读书祭酒。善图纬，通百家言。拜代郡中尉。时匈奴扰乱，竟完辑一郡。光武即位，拜代郡太守。后为侍中，以病免。

④黎丘：城名，在今湖北宜城县西北。

⑤酇(cuó 矬)：县名，在今河南永城县。

⑥垂惠：聚名，在今安徽蒙县北。

⑦西防：县名，在今山东单县。

⑧园庙：皇帝墓地所在的宗庙。园，陵寝，帝后的葬地。庙，祭祀祖先的地方。这里是指刘秀祖先的园庙。

⑨九城：指庐江郡所属十二县，李宪占了九县。

⑩西州：指隗嚣，当时他占据西州地区。

【译文】

13 吴汉率领骠骑大将军杜茂等七位将军在广乐城包围苏茂。刘永的另一大将周建结集十余万人去救苏茂。吴汉迎战周建，失利，吴汉从马上摔下，膝盖受伤，回到营地。周建等人带兵入城。将领们对吴汉说："大敌当前，而您受伤躺在床上，军心恐惧！"吴汉就包扎好伤口，勃然起身，杀牛慰劳将士，并勉励他们，于是军中士气倍增。第二天，苏茂、周建出兵包围吴汉，吴汉奋力回击，大败敌军。苏茂逃回湖陵县。这时，睢阳人占城反叛，迎接刘永进城。盖延率领将领包围睢阳城。吴汉留下杜茂、陈俊防守广乐城，自己带领军队去支援盖延，包围睢阳城。

14 皇上从小长安率军返回，命令岑彭率领傅俊、臧宫、刘宏等三万余人向南攻打秦丰。五月，二十四日，皇上回宫。

15 五月，三十日，日食。

16 六月，初七，大赦。

17 延岑攻打南阳郡，夺取几座县城。建威大将军耿弇同延岑在穰县作战，把延岑打得大败。延岑和几个骑兵逃到东阳县，与秦丰会合。秦丰把女儿嫁给延岑。建义大将军朱祐率领祭遵等同延岑在东阳作战，打败延岑。延岑逃回到秦丰的驻地黎丘。于是朱祐率军向南和岑彭等军队汇合。

延岑的护军邓仲况拥兵占据阴县，而刘歆的孙子刘龚是他的主谋人。前侍中扶风人苏竟写信劝说他，邓仲况、刘龚听了苏竟的劝说而投降。苏竟始终不夸耀自己的功劳，隐居故里，安贫乐道，在

家乡寿终。

秦丰在邓县抵抗岑彭，秋，七月，岑彭打败秦丰。进攻黎丘城，包围秦丰，另外派遣积弩将军傅俊率领军队招抚长江以东，扬州地区全部平定。

18 盖延包围睢阳一百天，刘永、苏茂、周建突围出城，将要到赞县。盖延急速追击，刘永的将领庆吾斩刘永首级而投降。苏茂、周建逃到垂惠聚，又共立刘永的儿子刘纡为梁王。刘永另一个将领佼强逃到西防县据守。

19 冬，十月，十九日，皇上回到故乡舂陵县，祭祀祖先陵寝。

20 耿弇不慌不忙地向皇上表示，自动请求到北方收集上谷郡还没有遣散的士兵，去平定渔阳郡的彭宠，再在涿郡捉拿张丰；转回来收复富平、获索军；向东攻打张步，从而平定齐地。皇上认为他有雄心壮志，答应了他请求。

21 十一月，十二日，皇上从舂陵返回洛阳。

22 这一年，李宪在庐江称帝，设置文武百官，拥有九个县城，人数十余万。

23 皇上对太中大夫来歙说："现在西州还没有平定，公孙述又自称帝，道路险阻遥远，将领们正专力于函谷关以东的军事行动，西州究竟如何攻取，一直想不出办法来。"来歙说："我曾经和隗嚣在长安相遇。此人最初起兵时，是以汉为名义。我愿意奉陛下之命，凭陛下的声威和信誉来开导隗嚣，隗嚣一定会束手来归。那样公孙述就处自趋灭亡的境地，也就不值得费力图谋了！"皇上同意来歙的意见，并派他出使到隗嚣那儿去。隗嚣既对汉室有功，又接受邓禹爵位的题署，他的心腹及谋士们多劝他派使节和洛阳取得联系。于是隗嚣就捧着奏疏到朝廷。皇上用特殊的礼仪接待隗嚣，说话称他的字，用对待地位平等国家的礼仪相持，尽意抚慰。

四 年

1 正月，甲申，大赦。

2 二月，壬子，上行幸怀；壬申，还雒阳。

3 延岑复寇顺阳[1]；遣邓禹将兵击破之。岑奔汉中；公孙述以岑为大司马，封汝宁王。

4 田戎闻秦丰破，恐惧，欲降。其妻兄辛臣图彭宠、张步、董宪、公孙述等所得郡国以示戎曰："雒阳地如掌耳，不如且按甲以观其变。"戎曰："以秦王之强，犹为征南所围，吾降决矣！"乃留辛臣使守夷陵[2]，自将兵沿江泝沔上黎丘[3]。辛臣于后盗戎珍宝，从间道先降于岑彭，而以书招戎曰："宜以时降，无拘前计！"戎疑臣卖己，灼龟卜降，兆中坼，遂复反，与秦丰合；岑彭击破之，戎亡归夷陵。

5 夏，四月，丁巳，上行幸郾[4]；己巳，幸临平[5]，遣吴汉、陈俊、王梁击破五校于临平。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吴汉曰："使鬲反者，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诸将乃服，曰："不战而下城，非众所及也！"

6 五月，上幸元氏[7]；辛巳，幸卢奴[8]，将亲征彭宠。伏湛谏曰："今兖、豫、青、冀，中国之都，而寇贼从横，未及从化。渔阳边外荒耗，岂足先图！陛下舍近务远，弃易求难，诚臣之所惑也！"上乃还。

7 帝遣建议大将军朱祐、建威大将军耿弇、征虏将军祭遵、骁骑将军刘喜讨张丰于涿郡。祭遵先至，急攻丰；禽之。初，丰好方术，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

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之,遂反。既执,当斩,犹曰"肘石有玉玺"。傍人为椎破之,丰乃知被诈,仰天叹曰:"当死无恨!"

上诏耿弇进击彭宠。弇以父况与宠同功,又兄弟无在京师者,不敢独进,求诣雒阳。诏报曰:"将军举宗为国,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征!"况闻之,更遣弇弟国入侍。时祭遵屯良乡[9],刘喜屯阳乡[10],彭宠引匈奴兵欲击之;耿况使其子舒袭破匈奴兵,斩两王,宠乃退走。

8 六月,辛亥,车驾还宫。

9 秋,七月,丁亥,上幸谯[11],遣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围刘纡、周建于垂惠。

10 董宪将贲休以兰陵降[12];宪闻之,自郯围之[13]。盖延及平狄将军山阳庞萌在楚[14],请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拷郯[15],则兰陵自解。"延等以贲休城危,遂先赴之。宪逆战而阳败退,延等因拔围入城。明日,宪大出兵合围;延等惧,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让之曰:"间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贼计已立,围岂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宪遂拔兰陵,杀贲休。

11 八月,戊午,上幸寿春[16],遣扬武将军南阳马成率诛虏将军南阳刘隆等三将军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李宪[17]。九月,围宪于舒[18]。

王莽末,天下乱,临淮大尹河南侯霸独能保全其郡[19]。帝征霸会寿春,拜尚书令。时朝廷无故典,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甲寅，车驾还宫。

【注释】

①顺阳：县名，在今河南淅川县。

②夷陵：县名，在今湖北宜昌市。

③沔：即沔水。也就是今汉江。

④邺：县名，在今河北临漳县。

⑤临平：县名，在今河北晋县。

⑥鬲(lì 厉)：县名，在今山东陵县。

⑦元氏：县名，即今河北元氏县。

⑧卢奴：县名，在今河北定县。

⑨良乡：县名，在今北京市房山县。

⑩阳乡：侯国名，在今河北涿县。

⑪谯：县名，在今安徽亳县。

⑫兰陵：县名，在今山东苍山县。

⑬郯(tán 谈)：县名，在今山东郯城县。

⑭山阳：郡名，在今山东金乡县。　楚：国名，在今江苏徐州市。

⑮祷(dǎo 岛)：攻击。

⑯寿春：县名，在今安徽寿县。

⑰会稽：郡名，在今江苏苏州市。　丹阳：郡名，在今安徽宣城县。　九江：郡名，在今安徽寿县。　六安：郡名，在今安徽六安县。

⑱舒：县名，在今安徽庐江县。

⑲临淮：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泗洪县。

【译文】

四年(戊子，公元 28 年)

1 正月，初二，大赦。

2 二月，初一，皇上巡视怀县。二十日，返回洛阳。

3 延岑又侵犯顺阳县。皇上派遣邓禹率军击败他们。延岑逃到汉

中郡。公孙述任命延岑为大司马,封为汝宁王。

4 田戎听说秦丰被打败,非常恐慌,就想投降。田戎妻子的哥哥辛臣打开地图,指着彭宠、张步、董宪、公孙述等所占据的郡、国给田戎看,并对他说:"洛阳之地,就像手掌那么大,不如暂且按兵不动,以观察局势的变化。"田戎说:"凭秦丰的强盛,还被征南将军岑彭所围困,我决心投降!"于是留下辛臣,让他守卫夷陵县,自己率领军队沿江而下至沔水,再由沔水逆流而上到达黎丘聚。辛臣在田戎出发后,就盗取田戎的珍珠宝物,从小路逃跑,先向岑彭投降。而后写信招降田戎说:"你应该及时投降,不要拘束以前我们的打算!"田戎怀疑辛臣出卖自己,就用龟甲占卜是否投降,呈现的是龟甲从中裂开,不吉。于是田戎又反叛,同秦丰联合。岑彭率军打败田戎,田戎逃回夷陵县。

5 夏,四月,初七,皇上巡视鄄县。十九日,皇上前往临平县,派遣吴汉、陈俊、王梁在临平县击败五校军。鬲县有五家豪门大族联合起来赶走该县守长,占据县城而叛变。将领们争先恐后地要去攻打。吴汉说:"使鬲县人反叛的,是守长的罪过。谁敢轻易冒进,一律斩首!"于是就用公文通告郡府拘捕守长,并派人向鬲县人认错。城中五家豪大族非常高兴,立即相继投降。将领们就心悦诚服,说:"不经过交战而能取得城池,这不是我们所能赶得上的!"

6 五月,皇上驾临元氏县。初一,皇上驾临卢奴县,打算亲自征讨彭宠。伏湛劝谏说:"如今兖、豫、青、冀等州,是中国内地,而盗匪贼寇横行无阻,还没有使他们顺服,接受教化。渔阳郡和外夷接境,荒凉空虚,那里值得先去图谋!陛下舍近求远,弃易求难,实在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皇上才打消亲征彭宠的念头。

7 皇上派遣建义大将军朱祐、建威大将军耿弇、征虏将军祭遵、骁骑将军刘喜到涿郡讨伐张丰。祭遵率军先到,就发动猛烈攻击,生擒张丰。当初,张丰喜好方术,有位道士说张丰应当做天子,用五彩口袋包一块石头,系在张丰的手腕上,说:"石头里有皇帝用的玉

玺。"张丰深信不疑，于是叛变。既被生擒，当要斩首时，张丰还说："手腕系的石头里藏有玉玺。"旁边的人用槌子把石头敲破，里面什么都没有。张丰这才知道受骗，仰天长叹说："我应该死，死而无憾！"

皇上诏令耿弇率军进攻彭宠。耿弇因父亲耿况和彭宠同有助汉的功劳，又没有兄弟在京师做人质，不敢单独进军，就要求回洛阳。皇上下诏书回答说："将军全族人都为国效忠，功劳显著，避什么嫌？怀什么疑？而要求征召呢？"耿况得知这件事后，就派耿弇的弟弟耿国入京侍从。这时，祭遵驻军在良乡县，刘喜驻军在阳乡县。彭宠率领匈奴军队，准备袭击。耿况派他的儿子耿舒偷袭匈奴军队，将他们打败，斩了两位匈奴亲王。彭宠才败退而逃走。

8 六月，初二，皇上返回洛阳。

9 秋，七月，初八，皇上驾临谯县。派遣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在垂惠聚包围梁王刘纡、周建。

10 董宪的部将贲休献出兰陵县而投降东汉。董宪知道后，就从郯县亲自率军去包围兰陵县。盖延跟平狄将军山阳县人庞萌驻扎在楚地，请求前往兰陵救援贲休。皇上告诫说："可直接去攻打空虚的郯县，那样，兰陵县的围困自然解除。"盖延等人认为贲休的城邑危急，就决定先去救贲休。董宪迎战而假装被打败退兵，盖延等打破包围，进入兰陵城。第二天，董宪率领大军重新包围兰陵城。盖延等人恐惧，就迅速出城突围逃走，前往攻打郯县。皇上责备盖延等人说："先要你们攻打郯县，为的是出其不意！现在既然奔走，敌军的谋略已定，怎么还能解除兰陵城之围呢！"盖延等到了郯县，果然不能取胜。而董宪却攻下兰陵县，杀了贲休。

11 八月，初十，皇上驾临寿春县，派遣杨武将军南阳人马成率领诛虏将军南阳人刘隆等三位将军征集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个郡的兵力去攻打李宪。九月，在舒县包围李宪。

王莽末年，天下大乱。唯独临淮郡大尹河南人侯霸保全一郡平

安。皇上征召侯霸到寿春会见,任命为尚书令。当时,东汉朝廷没有旧的典章可依,又缺少西汉老臣,而侯霸熟悉过去典章法度,就让他收集失散的文献档案,分条呈奏前代的善政法制,加以实行。

冬,十月,初七,皇上回宫。

12 隗嚣使马援往观公孙述。援素与述同里闬[1],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交让冠[2],会百官于宗庙中,立旧交之位,述鸾旗、旄骑[3],警跸就东[4],磬折而入[5],礼飨官属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将军位。宾客皆乐留,援晓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6],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辞归,谓嚣曰:"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嚣乃使援奉书雒阳。援初到,良久,中黄门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庑下,但帻[7],坐,迎笑,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后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帝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13 太傅卓茂薨[8]。

14 十一月，丙申，上行幸宛。岑彭攻秦丰三岁，斩首九万余级；丰余兵裁千人，食且尽。十二月，丙寅，帝幸黎丘，遣使招丰，丰不肯降；乃使朱祐等代岑彭围黎丘，使岑彭、傅俊南击田戎。

15 公孙述聚兵数十万人，积粮汉中；又造十层楼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遣将军李育、程乌将数万众出屯陈仓，就吕鲔，将徇三辅；冯异迎击，大破之，育、乌俱奔汉中。异还，击破吕鲔，营保降者甚众。

是时，隗嚣遣兵佐异有功，遗使上状，帝报以手书曰："慕乐德义，思相结纳。昔文王三分，犹服事殷，但驽马、铅刀，不可强扶，数蒙伯乐一顾之价[9]。将军南拒公孙之兵，北御羌、胡之乱，是以冯异西征，得以数千百人蹂躏三辅[10]。微将军之助，则咸阳已为他人禽矣！如令子阳到汉中，三辅愿因将军兵马，鼓旗相当。倘肯如言，即智士计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鲍子。'自今以后，手书相闻，勿用傍人间构之言[11]。"其后公孙述数遣将间出，嚣辄与冯异合势，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绶嚣；嚣斩其使，出兵击之，以故蜀兵不复北出。

16 泰山豪杰多与张步连兵。吴汉荐强弩大将军陈俊为泰山太守，击破步兵，遂定泰山。

【注释】

①里闬(hàn 悍)：乡里。

②都布：布名，即答布。单衣：仅次于朝服的盛服。

③鸾旗：天子车上之旗。赤色，编以羽毛，上绣鸾鸟。 旄(máo 茅)：即旄

头骑。皇帝仪仗队中警卫先驱的骑兵。

④警跸:古时帝王出入称警跸。左右侍卫为警;止人清道为跸,以戒止行人。

⑤磬(qìng 亲)折:谓身偻折如磬之背,以示恭敬。

⑥吐哺:吐出口中的食物。相传周公接待宾客,甚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停下来招待客人。

⑦帻(zé 择):包头巾。初为民间所服,到西汉末年,上下通行。

⑧卓茂(?~公元28年):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人。字子康。习《诗》、《礼》、历算。汉平帝时为密县(今河南密县)县令。王莽专政,任京部丞。王莽摄位,因病免职归家。光武建武元年征为大傅,封褒德侯。

⑨伯乐一顾之价:《战国策》载:有人出售骏马,在市场上站了三天,没有人问津。马主求见伯乐,说:"如果你一再去察看,临走时还频频回头,表示不忍舍弃,我愿献出十分之一的价款。"伯乐照他的话去做,一天之内,该马身价上涨十倍。

⑩躑躅(zhízhú 植筑):踏步不前。

⑪间构:离间中伤之意。

【译文】

12 隗嚣派马援前往成都观察公孙述的动向。马援和公孙述原本是同乡,一向关系很好。马援认为到达以后,一定像过去那样握手相欢。但公孙述禁卫军列阵,戒备森严,然后引导马援进入。行过交拜礼之后,就要马援出宫,到宾馆休息。另外为马援用答布制做仅次于朝服的盛服。交让冠,在宗庙召集文武百官,在皇帝座位旁设立旧友的座位。准备就绪后,公孙述设立天子的弯旗,由仪仗队作为前导,开路清道,禁止行人,公孙述从皇宫乘车出来,身偻折如磬之背,以示恭敬,进入宗庙。设盛宴待宾客,百官阵容强大。公孙述想封马援侯爵,任命他为大将军。马援带领的宾客们都很高兴,愿意留下,马援告诉他们说:"天下胜负还没有决定。公孙述不懂得以一饭三吐哺来迎接人士,和他们共同商议成败大事,反而只注意

衣着、仪表，就像一个木偶人，这种人如何留得住天下贤士呢？"就告辞而回。马援回去后，对隗嚣说："公孙述不过井底之蛙罢了！他却狂妄自大，不如专心实意与东方刘秀联系。"

隗嚣就派马援带着给刘秀的书信到洛阳。马援刚到，等了很久，由中黄门领进。皇上在宣德殿南面的堂屋里，只是戴着普通的包头巾，坐在那里，对马援笑面相迎。皇上对马援说："先生趟游二个皇帝之间；今天看见您，使我感到惭愧。"马援磕头拜谢，说："当今之世，不但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要选择君主。我和公孙述是同乡，从小就很要好；我前些时到成都，公孙述近臣持戟卫于陛侧，然后才让我进去。我今天远道而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奸人，而如此简装跟我见面？"皇上又笑说："先生不是刺客，只是个说客罢了！"马援说："天下大局，反复未定，窃取名号，称帝称王的人，不计其数；今天我见陛下宽宏大度，和汉高祖一个模样，才知道帝王自有其本性。"

13 太傅卓茂逝世。

14 十一月，十九日，皇上驾临宛县。岑彭围攻秦丰三年，杀了九万余人；秦丰剩余的士卒才千余人，而粮食又快用尽。十二月，二十日，皇上驾临黎丘城，派遣使者招降秦丰，秦丰却不肯投降。于是派遣朱祐等人代替岑彭围困黎丘，派遣岑彭、傅俊率军南下，攻打田戎。

15 公孙述聚集兵马数十万，在汉中郡囤积粮食。又建造十层的楼船，大量刻制天下州牧、太守的印章。派遣将军李育、程乌率领数万军队在陈仓驻扎，与吕鲔合兵，打算掠夺三辅地区；冯异率军迎击，大败敌军。李育、程乌都逃回汉中郡。冯异转回，又击败吕鲔，各地营堡投降的很多。

当时，隗嚣派遣军队协助冯异作战有功，就派遣使向朝廷禀告。皇上就亲笔写信回答说：仰慕德义，盼望与将军结交。从前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还侍奉殷商。只是我像劣马、铅刀，不能勉强扶

持,然而屡蒙您这位伯乐一顾而增价十倍。您在南方抗拒公孙述的军队,在北方抵御羌、胡外族的作乱,因此冯异的西征,能凭着数千人在三辅地区作拉锯战,如果没有将军的支援,那么咸阳早已被人占领了!假如公孙述亲自到汉中郡北征,三辅地区愿凭借将军的兵马和他对抗,双方力量就旗鼓相当。如果我的话能够实现,那就是给智士贤人计算功劳、封地为王的时候!管仲说:'生养我的是父母,成就我的是鲍叔牙。'从今以后,我们之间用亲笔信相通,不要听信旁人挑拨离间的话。"从那以后,公孙述屡次派遣将领趁隙进攻三辅地区,隗嚣就同冯异联合出兵,共同挫败他们的攻势。公孙述派遣使都拿着大司空、扶安王的印章授给隗嚣;隗嚣杀使者,并出兵攻打公孙述。因此,公孙述的蜀兵也就不再向北出动。

16 泰山郡的很多豪杰和张步的军队联合。吴汉推荐强弩大将军陈俊为泰山郡太守,打败张步的军队,于是平定泰山郡。

五　年

1 春,正月,癸巳,车驾还宫。

2 帝使来歙持节送马援归陇右[1]。隗嚣与援共卧起,问以东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燕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辨,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嚣意不怿[2],曰:"如卿言,反复胜邪!"

3 二月,丙午,大赦。

4 苏茂将五校兵救周建于垂惠。马武为茂、建所败，奔过王霸营，大呼求救。霸曰："贼兵盛，出必两败，努力而已！"乃闭营坚壁。军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锐，其众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虏与我相恃，两军不一，此败道也。今闭营固守，示不相援，贼必乘胜轻进；捕虏无救，其战自倍。如此，茂众疲劳，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战良久，霸军中壮士数十人断发请战，霸乃开营后，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霸、武各归营。茂、建复聚兵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飨士作倡乐；茂雨射营中，中霸前酒樽[3]，霸安坐不动。军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击也！"霸曰："不然，苏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数挑战，以徼一时之胜[4]。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5]。"茂、建既不得战，乃引还营。其夜，周建兄子诵反，闭城拒之；建于道死；茂奔下邳[6]，与董宪合；刘纡奔佼强。

5 乙丑，上行幸魏郡。

6 彭宠妻数为恶梦，又多见怪变；卜筮、望气者皆言兵当从中起[7]。宠以子后兰卿质汉归，不信之，使将兵居外，无亲于中。宠斋在便室，苍头子密等三人因宠卧寐，共缚著床，告外吏云："大王斋禁，皆使吏休。"伪称宠命，收缚奴婢，各置一处。又以宠命呼其妻，妻入，惊曰："奴反！"奴乃捽其头[8]，击其颊[9]。宠急呼曰："趣为诸将军办装[10]！"于是两奴将妻入取宝物，留一奴守宠。宠谓守奴曰："若小儿，吾素所爱也。今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缚，当以女珠妻汝，家中财物皆以与若。"小奴意欲解之，视户外，见子密听其

语，遂不敢解。于是收金玉衣物，至宠所装之，被马六匹[11]，使妻缝两缣囊。昏夜后，解宠手，令作记告城门将军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兰卿所，勿稽留之。"书成，斩宠及妻头置囊中，便持记驰出城，因以诣阙[12]。明旦，闾门不开[13]，官属逾墙而入，见宠尸，惊怖。其尚书韩立等共立宠子午为王，国师韩利斩午首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为不义侯。

权德舆议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归于乱，罪不相蔽，宜各致于法，昭示王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不义'为名。且举以不义，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汉爵为不足劝矣。《春秋》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义，无乃异于是乎！

【注释】

①陇右：指陇山以西地区，约当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

②怿(yì 诣)：喜欢。

③樽(zūn 尊)：古代的盛酒器具。

④徼(jiǎo 矫)：求。

⑤不战而屈人兵：引自《孙子》："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⑥下邳：县名，在今江苏睢宁县。

⑦卜筮(shì 轼)：古代占卜，用龟甲称卜，用蓍草称筮，合称卜筮。望气：古代迷信占卜法，望云气附会人事，预言吉凶。

⑧捽(zuó 昨)：揪。

⑨颊(jiá 夹)：脸的两侧从眼到下颌的部分，通称脸蛋儿。

⑩办装：置办行装。

⑪被马：马背上加上马鞍，称被马。

⑫诣阙：赴皇帝的殿庭。

⑬阁门：小门。

【译文】

五年（己丑，公元29年）

1 春，正月，十七日，皇上回宫。

2 皇上派遣来歙持符节送马援回到陇右。隗嚣和马援感情深厚，常同床而眠，问起东边洛阳的情况。马援说："我到达朝廷后，皇上接见几十次，每次接见，说话都很随便，从夜晚到早晨，无所不谈。他的聪明才智，不是一般人所能匹敌的。并且心胸开阔，开诚布公，没有可隐藏的东西。器度恢宏，注重大节，和汉高祖相同。他博览经学，处理政事，遵循典章制度，前代的君王无人能跟他相比。"隗嚣说："你认为他跟汉高祖相比怎样？"马援说："他不如汉高祖。汉高祖的性格是无可无不可。而当今皇上喜好处理政务，行动都有节制，又不喜欢喝酒。"隗嚣听了，心里很不高兴，说："照你所说，刘秀反而又胜过刘邦！"

3 二月，初一，大赦。

4 苏茂率领五校军到垂惠聚去救周建。马武被苏茂、周建打败，逃过王霸军营时，大声呼救。王霸说："敌军士气旺盛，我如果出兵援救，也会失败，等于白费气力！"于是就紧闭军营，坚壁自守。军官们都争着要出兵营救，王霸说："苏茂的军队精锐，人数又多，而我们的军士心怀恐惧，而捕虏将军马武与我相依附，两军指挥又不能统一，这是失败的必由之路。如今我们闭营坚守，表示不援助马武。这样，贼军定会乘胜轻率进兵；捕虏将军马武得不到救兵，作战的勇气就自然培增。这样，当苏茂的军队精疲力尽，我们趁他疲惫时进攻，就可取胜。"苏茂、周建果然倾巢而出进攻马武，双方交战很久，王霸军中有几十个壮士剪断头发，请求出战，王霸就打开营垒

后门，出动精锐的骑兵，偷袭苏茂、周建军的背后。苏茂、周建前后受敌，军队突然惊慌混乱，败阵而逃。王霸、马武各自归营。苏茂、周建又聚集军队挑战，王霸安稳休息不出战，却设盛宴犒劳将士，唱歌作乐。苏茂向王霸营中放箭，箭如雨下，有一箭射中王霸面前的酒杯，王霸安然坐着不动。官兵们都说："前几天苏茂已被我们打败，今天就更容易击败他！"王霸说："不能这样看，苏茂的军队都远道而来，粮食不足，所以屡次挑战，想速战速决，以求得一时的胜利。我们现在关闭营门，休整军队，正是所说的'不用作战，就能使敌人屈服'！"苏茂、周建既然得不到王霸迎战，只好率军回营。当天夜里，周建哥哥的儿子周诵叛变，关闭垂惠城门，不让苏茂、周建等进城。周建死在逃走的道中，苏茂投奔到下邳郡，与董宪的军队联合。梁王刘纡投奔到佼强。

5 二十日，皇上巡视魏郡。

6 彭宠的妻子屡做恶梦，又常见到很多奇异反常的现象。占卜、望气的人都说兵乱将在内部兴起。彭宠因为子后兰卿在洛阳做过人质而回来的，所以不信任他，派他率领军队住在外地，不让他留在宫中。彭宠在便室吃斋静修，奴仆子密等三人趁着彭宠睡觉，就一起把他捆绑在床上，然后告诉外面官吏说："大王正在斋戒，祭忌，令你们一律休息。"又假传彭宠的集合，把其他奴仆、婢女都捆绑起来，分别安置在一个地方。又用彭宠的命令，招请他的妻子。彭宠的妻子一进便殿，十分惊恐，大叫："奴仆反了！"子密等奴仆就揪住她的头发，打她耳光。彭宠急忙喊："赶快为这几位将军置办行装！"于是两个奴仆带着彭宠的妻子到后宫搜取金银财宝，留下一个奴仆看守彭宠。彭宠对看守的奴仆说："你这个小孩，我素来喜爱你。而今只是被子密所强迫而做帮凶！替我解开缚绳，我就把女儿彭珠嫁给你，家里的财宝也都给你。"小奴仆心想为他解开缚绳，就看看屋外动静，见得子密在听他们说话，就不敢去解。于是，子密等搜取财宝衣物，回到彭宠被捆绑的便殿，装入行囊，备好六匹马，叫

彭宠的妻子缝两个绢袋。天黑之后，把彭宠手上的绳索解开，命他给守卫城门的将军写下亲笔命令："今派遣子密等人到子后兰卿处，不要耽搁。"写好后，子密等人杀了彭宠和他妻子，把他们的头装在口袋里，就拿着彭宠的手令骑马出城，直奔东汉首都洛阳。第二天早晨，看见小门不开，官吏们翻墙而入，看见彭宠的尸体，都惊恐万分。彭宠的尚书韩立等人共同立彭宠的儿子彭午为燕王，国师韩利又斩彭午的头，到祭遵处投降，祭遵杀灭彭宠的宗族。皇上封子密为不义侯。

权德舆议说：彭宠叛变，子密弑君，归结起来，都是作乱，罪恶不能遮盖，应各绳之以法，使圣明君主的法度显示于天下。可是，刘秀反而授给子密五等的爵位，又用"不义"做为名称。既然子密的行动不义，就不应封为侯爵。如果这种行为的人却可封侯，那么，东汉的爵位就失去劝勉、奖励的意义。《春秋》记载卫国司寇齐豹因私怨杀害卫侯的哥哥孟縶而称强盗；对庶其、牟夷、郭伋三个叛徒直书其名，难道与这件事不一样？

7 帝以扶风郭伋为渔阳太守。伋承离乱之后，养民训兵，开示威信，盗贼销散，匈奴远迹；在职五年，户口增倍。

8 帝使光禄大夫樊宏持节迎耿况于上谷，曰："边郡寒苦，不足久居。"况至京师，赐甲第，奉朝请，封牟平侯[1]。

吴汉率耿弇、王常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2]，大破之；追讨余党，至渤海，降者四万余人。上因诏弇进讨张步。

9 平敌将军庞萌，为人逊顺，帝信爱之，常称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3]，宠萌是也。"使与盖延共击董

宪。时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以为延谮己，自疑，遂反袭延军，破之；与董宪连和，自号东平王，屯桃乡之北[4]。帝闻之，大怒，自将讨萌，与诸将书曰："吾尝以宠萌为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老贼当族，其各厉兵马，会睢阳！"

庞萌攻破彭城，将杀楚郡太守孙萌。郡吏刘平伏太守身上，号泣请代其死，身被七创；庞萌义而舍之。太守已绝复苏，渴求饮，平倾创血以饮之。

10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尽获其妻子、士众数万人。公孙述以戎为翼江王。

岑彭谋伐蜀，以夷川谷少，水险难漕，留威虏将军冯骏军江州，都尉田鸿军夷陵，领军李玄军夷道[5]；自引兵还屯津乡[6]，当荆州要会[7]，喻告诸蛮夷降者，奏封其君长。

11 夏，四月，旱，蝗。

12 隗嚣问于班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数世然后定。意者从横之事将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8]，在于一人也？"彪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9]，诸侯从政，本根既微[10]，枝叶强大[11]，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12]，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13]。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能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杰带州域者，皆无六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必复兴，已可知矣。"

嚣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

姓号之故，而谓汉复兴，疏矣[14]！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15]，时民复知汉乎？”彪乃为之著《王命论》以风切之曰：“昔尧之禅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16]，至汤、武而有天下。刘氏承尧之祚，尧据火德而汉绍之[17]，有赤帝子之符[18]，故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由是言之，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19]，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夫饿馑流隶，饥寒道路，所愿不过一金。然终转死沟壑[20]，何则？贫穷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涧镬伏质，亨醢分裂；又况幺幺尚不及数子[21]，而欲暗奸天位者乎！昔陈婴之母以婴家世贫贱，卒富贵不祥，止婴勿王；王陵之母知汉王必得天下，伏剑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穷达有命，吉凶由人，婴母知废，陵母知兴，审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加之高祖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举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若乃灵瑞符应，其事甚众，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诚知觉寤，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22]，距逐鹿之瞽说[23]，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

可冀，为二母之所笑；则富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24]！”器不听。彪遂避地河西；窦融以为从事，甚礼重之。彪遂为融画策，使之专意事汉焉。

【注释】

①牟平：县名，在今山东福山县。

②平原：郡名在今山东平原县。

③托六尺之孤：托，托付。六尺之孤，指死去父亲待继位的幼主。古代尺短，六尺，形容幼主尚未成人，身体矮小。百里：指诸侯国。

④桃乡：地名，在今山东宁阳县境。

⑤夷道：县名，在今湖北宜都县。

⑥津乡：地名，在今湖北江陵县境。

⑦荆州：为十三刺史部之一。包括湖南、湖北。

⑧承运：承受天命。　迭(diē 谍)：替换。

⑨爵五：指公、侯、伯、子、男五等。

⑩本根：指王室。

⑪枝叶：指诸侯。

⑫末流：比喻事势的后来发展状态。

⑬百年：指人的一生。

⑭疏：距事理远，不切实际。

⑮掎(jǐ 纪)：抓住。

⑯洎(jì 计)：到。

⑰大德：古代方士有“五德”之说，以帝王受命正值五行的火运，称为火德。相传炎帝神农氏始以火德王，唐尧也为火德。　绍：承继。

⑱赤帝子：指汉高祖刘邦。

⑲神器：指帝位。

⑳沟壑：溪谷，山沟。

㉑幺么：微小。指微不足道的人。

㉒觊觎(jì —yú 祭渔)：非分的冀望或希图。

㉓瞽(gǔ 鼓)说，不合事理的谬论。

㉔天禄：天赐的福禄。

【译文】

7 皇上任命扶风人郭伋为渔阳太守。郭伋接受的是一个纷乱后的残局，他教养人民，训练士兵，显示威信。不久，这个地区盗贼逐渐消散，匈奴也远逃到边塞之外。他任职五年，人口增加一倍。

8 皇上派遣光禄大夫樊宏持符节到上谷郡迎接耿况，说："边塞郡县，严寒贫苦，不适宜长久居住。"耿况到京师，皇上赐给宅第，封为牟平侯，参加朝会。

吴汉率领耿弇、王常在平原郡攻打富平、获索等军，将他们打得大败。又追击余部至勃海郡，投降的有四万余人。皇上接着诏令耿弇进军讨伐张步。

9 平敌将军庞萌为人谦逊和顺，皇上对他很信任和敬爱。常称赞说："可以把幼主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他，他就是庞萌。"派他和盖延一起攻打董宪。当时诏令只单独给盖延而没有给庞萌，庞萌以为是盖延在皇上面前毁谤自己，遂起疑心。于是叛变，攻打盖延，大破盖延军。而后和董宪联合起来，自称东平王，在桃乡以北驻扎军队。皇上听到庞萌叛变的消息，非常愤怒，亲自率领大军征伐庞萌，写信给将领们，说："我曾经认为庞萌是个可以把国家命运托付给他的重臣，你们会不会耻笑这句话？庞萌这个老贼应当全族诛灭，你们要准备好兵马，在睢阳县会师。"

庞萌攻下彭城，要杀楚郡太守孙萌。楚郡官吏刘平趴在太守孙萌的身上，大声号哭，哀求代替太守而死，身上被杀七刀。庞萌认为刘平很有义气，就放了他们。孙萌逐渐苏醒过来，感到口渴要喝水，刘平就侧身把伤口流出的血给他喝。

10 岑彭攻下夷陵县，田戎逃入蜀郡，岑彭全部俘获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士卒数万人。公孙述封田戎为翼江王。

岑彭准备计划讨伐蜀郡,因长江两岸粮食不足,水势湍急,很难运输,就留威虏将军冯骏驻守江州,都尉田鸿驻守夷陵县,领军李玄驻守夷道县。自己带领军队转回驻守津乡,扼守荆州要冲。并明告那些投降的蛮夷,已上奏请封他们的头领。

11 夏,四月,出现旱、蝗灾。

12 隗嚣问班彪:"以前周朝灭亡,出现战国群雄并立,互相争战,经过几代才天下统一。料想合纵连横的故事将会在今天重新出现吗?或承受天命重新实现统一局面,是否在于一个人?"班彪说:"周朝的兴亡,和西汉的兴亡完全不同。过去周朝把爵位分为五等,诸侯国各自为政,王室已经衰弱,诸侯国势力却强大起来,所以到了周朝末年发生了合纵连横的事,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汉朝继承秦朝的政治制度,改设郡、县,君主有专制独裁的威严,而臣子没有终身的权柄。至于汉成帝借助外戚,汉哀帝、平帝在位时间太短,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三次断绝。所以王莽得以专揽朝政,能够篡夺皇位。危机是从上面发生的,伤害也就不及百姓。所以王莽篡位后,天下人没有不伸颈叹息。十多年间,内扰外乱,地不分远近,都有人起来兴兵造反,假借刘氏名号,云聚群雄,都不谋而合。现在拥有州郡的英雄豪杰,都没有那时六国世代创业的资本,而老百姓歌颂、歌咏、思念、仰慕的是大汉天下。汉朝必然会复兴,这已经可以知道了。"

隗嚣说:"先生说的周、汉两朝形势是不错的,至于说只看见愚人习惯于刘氏统治的缘故,就说汉朝肯定会复兴,那就太浅薄了!从前,秦朝失去它的政权,刘邦追逐而获得它,当时的老百姓难道也知道汉朝吗?"班彪就为此撰写了《王命论》,以婉言隐语劝告隗嚣说:"从前,唐尧把帝位禅让给虞舜时说:'天命的运转在你身上。'虞舜也用这句话告诉夏禹。到后稷、殷契都辅佐唐尧、虞舜,直到商汤、周武王而拥有天下。刘邦继承的唐尧的大业,唐尧以火德作为崇拜的象征,而汉朝把它承袭下来,所以保有赤帝之子的符

命，因此被鬼神所保佑，天下人都归向他。从未见过朝代的运转没有根源，功劳恩德不被世人所记，而能突然崛起到天子之位的！世俗的人看到刘邦从一介平民而登上皇帝的高位，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以为得天下好比众人逐鹿，刘邦只是腿快侥幸地先捉住。却不知道帝位取得，是命运所注定，而不是用智慧和武力所能得到。可悲呵，这就是世上为什么那么多乱臣贼子的原因！一遇年岁饥荒，饥民们流离失所，在路途上挨饿受冻，他们所想的不过是一点钱罢了。然而最终还是辗转死在沟壑之间，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贫穷也是命运注定的。何况天子的尊贵，四海的富有，神明的赐福，是能妄想得到的吗？所以国家虽然遭遇困厄时机，权力被窃取，勇猛的像韩信、英布，强悍的像项梁、项籍，既成的像王莽，最后还是被烹杀、腰斩，煮成肉酱，五马分尸。又何况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还赶不上这些人，却想趁朝廷黑暗妄图盗窃帝位！从前陈婴的母亲以为陈婴的家世代贫贱，突然得到富贵，认为是不祥之兆，就阻止陈婴不要称王。王陵的母亲知道刘邦一定能得天下，就用剑自杀，来坚定和勉励王陵紧跟刘邦的决心。凭一个普通老妇人的眼力，还能推断事理的密细，探知祸福的时机，而保全宗庙无尽的祭祀，姓名事迹流传在史书中，更何况是大丈夫的事迹呢！所以贫贱显达是由命运的安排，而吉祥凶险全由自己掌握。陈婴的母亲知道谁会灭亡，王陵的母亲知道谁会兴起，仔细观察、研究这两个事例，帝王的地位也就可以决定了。加上刘邦豁达明智、仁慈宽恕，知人善用。正当吃饭时，张良来献策，刘邦能吐出口中的饭食而接待张良。正在洗脚时，郦食其求见，刘邦能马上拔出脚不洗，向郦食其行礼，倾听他的意见。把韩信从战斗行列中提拔起来，把陈平从逃亡中收留任用。于是，英雄豪杰们献出力量，谋士们群策群力，这就是刘邦的雄才大略，所以才成就了帝王大业。至于说到祥瑞符命和人事相应，这些事情实在太多。所以淮阴侯韩信、留侯张良说是上天所给予的，不是人力所强求的。英雄们如果能及时觉悟，高瞻远瞩，见识深

远，接受王陵、陈婴明确的定分，杜绝韩信、英布非分的贪图，抵制追鹿先得的不合事理的谬论，认识到帝位的传授是上天意旨，不要贪图不能得到东西，而被陈婴、王陵的母亲所讥笑。那么，福分就能流传给子孙，天赐的福禄也会永远享有了！"隗嚣不听他的劝告。班彪于是躲避到黄河以西之地去。窦融任命班彪为从事，对他很礼遇尊重。班彪就替窦融出谋划策，使窦融专心一意地去侍奉东汉。

13 初，窦融等闻帝威德，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乃从隗嚣受建武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说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也！今即所有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败，虽悔无及。方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土宇[1]，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2]。"融等召豪杰议之，其中识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皆言汉有再受命之符，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西门君惠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观者曰：'谶文不误，刘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众所共见者也。况今称帝者数人，而雒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当也！"众议或同或异。

融遂决策东向，遣长史刘钧等奉书诣雒阳。先是，帝亦发使遗融书以招之，遇钧于道，即与俱还。帝见钧欢甚，礼飨毕，乃遣令还，赐融玺书曰："今益州仍有孙子阳，天

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教尉佗制七郡之计[3]。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因授融为凉州牧。玺书至河西，河西皆惊，以为天子明见万里之外。

14 朱祐急攻黎丘，六月，秦丰穷困出降；辎车送雒阳[4]。吴汉劾祐废诏命，受丰降；上诛丰，不罪祐。

15董宪与刘纡、苏茂、佼强去下邳，还兰陵[5]，使茂、强助庞萌围桃城[6]。帝时幸蒙，闻之，乃留辎重，自将轻兵晨夜驰赴。至亢父[7]，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听，复行十里，宿任城[8]，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诸将请进，庞萌等亦勒兵挑战；帝令诸将不得出，休士养锐以挫其锋。时吴汉等在东郡，驰使召之。萌等惊曰："数百里晨夜行，以为至当战，而坚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闻车驾至[9]，众心益固；萌等攻二十余日，众疲困，不能下。吴汉、王常、盖延、王梁、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众军进救桃城，亲自搏战，大破之。庞萌、苏茂、佼强夜走从董宪。

秋，七月，丁丑，帝幸沛，进幸湖陵。董宪与刘纡悉其兵数万人屯昌虑[10]；宪招诱五校余贼，与之拒守建阳。帝至蕃[11]，去宪所百余里，诸将请进；帝不听，知五校乏食当退，敕各坚壁以待其敝。顷之，五校果引去。帝乃亲临，四面攻

宪，三日，大破之；佼强将其众降，苏茂奔张步，宪及庞萌走保郯。八月，己酉，帝幸郯，留吴汉攻之，车驾转徇彭城、下邳。吴汉拔郯，董宪、庞萌走保朐[12]。刘纡不知所归，其军士高扈斩之以降。吴汉进围朐。

【注释】

①土宇：领土。

②尉佗：即赵佗。秦末任嚣为南阳尉，在死之前，命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赵佗行南海尉事，人因呼为尉佗。

③七郡：指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南海郡、日南郡。

④辎(jiàn 见)车：囚车。

⑤兰陵：县名，在今山东苍山县。

⑥桃城：地名，在今山东微山县北。

⑦亢父：县名，在今山东济宁县。

⑧任城：县名，在今山东微山县。

⑨车驾：这里是作为皇帝代称。

⑩昌虑：县名，在今山东滕县。

⑪蕃：县名，在今山东滕县。

⑫朐(qú 渠)：县名，在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镇。

【译文】

13 当初，窦融等人听说皇上威严恩德，一心想归顺他，因河西一带与洛阳相隔遥远，不便直接来往，于是就从隗嚣那里接受建武的历法。隗嚣并给予他将军印章组绶。隗嚣表面上顺应众望，实际上心怀异志，他派说客张玄去劝说窦融，说："刘玄的大业已经成功，但不久又又灭亡，这是刘氏不能再兴起的证明。如今马上就认定君主，隶属于他，一旦被挟制，自己就会失去权力，以后遇致危险失败，即使悔恨，也就来不及了。当今英雄豪杰相互竞争，胜负还没有

决定，我们应当各自占据领土，和陇西隗嚣、西蜀公孙述南北相连，好可以成为战国时代的六国，不好也能为南海尉佗。"窦融等人召集豪杰们商议这件事，其中有见识的人都说："当今皇帝刘秀的姓名见于谶纬符命，像前辈博通事务的法术大师谷子云、夏贺良等都认为汉朝有再次接受天命的符命，所以刘歆改名为刘秀，希望应验它的预料。等到王莽末年，西门君惠阴谋要拥立刘歆做皇帝时，事情败露被杀，西门君惠在被绑刑场的途中，对围观的群众说：'谶书记载的不错，刘秀真的是你们君主！'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人人皆知的。何况当今称帝的几个人中，而刘秀拥有土地最多、兵力最强，纪律最为严明，观看符命，考察人事，其他姓氏的人大概不能胜任！"大家的议论，有的赞同，有的反对。

窦融于是决定归顺刘秀，派遣长史刘钧等人带着书信去洛阳。在这之前，皇上也派出使臣给窦融送信而予以招抚。皇上使臣正好在路途中遇到刘钧，就和他一起返回洛阳。皇上见到刘钧，非常高兴，以礼相见，设宴款待之后，就让他回去，赐给窦融的用印章封记的文书说："现在益州有公孙述，天水有隗嚣将军。当蜀、汉相战，胜败的命运掌握在将军手中，举足向左则蜀重，向右则汉重。由此说来，你如果帮助哪一边，形成的力量之大，岂能衡量？要想建立像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辅助我这个弱小的国家，就应当努力完成这一功业。要想三分天下，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是连横或合纵，也应早作决定。天下还没有统一，我和你相离极远，不能互相吞并。现在议论这件事的，一定有人提出任嚣教尉佗控制七郡的计谋。君王可以分封土地，但不能分割人民，只是自己做认为适合自己的事情罢了。"于是任命窦融为凉州牧。用印章封记的文书传到河西，河西地区之人都感震惊，认为天子能明察万里之外的事情。

14 朱祐猛烈攻打黎丘城。六月，秦丰因处于穷途末路，出城投降。朱祐用囚车把秦丰送到洛阳。吴汉弹劾朱祐违背诏令，接受秦丰投降。皇上杀了秦丰，而不加罪朱祐。

15 董宪和刘纡、苏茂、佼强离开下邳郡，回到兰陵县，派苏茂、佼强协助庞萌围攻桃城。皇上这时正在蒙县，听到了这个消息，就留下辎重，亲自率领轻装部队，日夜奔驰赶赴救援。抵达亢父县时，有人提出，官员们都很疲倦，可暂且停止行军，住宿休息。皇上不同意，又走了十里路，在任城住宿，这里距离桃城只六十里的路程。第二天，众将领请求进军，庞萌等也统率军队挑战。皇上命令众将领不得出城迎战，休整军队，养精蓄锐，来挫败敌军的锐势。当时吴汉等人在东郡，皇上派人将他们急速召来。庞萌等吃惊说："数百里路程日夜兼行，到达之后应立即投入战斗；可是却坚守任城，把我们招致城下，真的是不能前往！"于是庞萌就全力去攻打桃城。桃城里的军民听说皇上亲自来救援，军心更加稳定。庞萌等人攻打二十多天，桃城没有攻下，将士们却疲劳不堪。吴汉、王常、盖延、王梁、马武、王霸等都率军抵达，皇上就率领各路大军去救桃城，并亲自击战，大破庞萌军。庞萌、苏茂、佼强连夜逃跑，投奔董宪。

秋，七月，初四，皇上到达沛县，再到达湖陵县。董宪和刘纡集合全部人马数万人驻守昌虑县。董宪招抚引诱五校残部，驻守建阳县，来和汉军相抗。皇上率领大军抵达蕃县，距离董宪驻地只百余里，众将领请求进军，皇上不同意。知道五校军缺少粮食，必然撤退，命令各路大军坚守壁垒，不与敌方决战，以等待敌军的疲困。不久，五校军果然撤退。皇上就亲临战场，从四面围攻董宪，用了三天时间，就大败董宪的军队。佼强率领他的部队投降，苏茂投奔张步，董宪、庞萌逃到郯县驻守。八月，初六，皇上到达郯县，留下吴汉围攻郯县，而自己率领大军转战彭城、下邳。吴汉攻下郯县，董宪、庞萌逃到朐县驻守。刘纡不知逃往何处，被他的部属军士高扈所杀而投降东汉。吴汉进军包围朐县。

16 冬，十月，帝幸鲁。

17 张步闻耿弇将至，使其大将军费邑军历下[1]，又令兵屯祝阿[2]，别于泰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之[3]。弇渡河，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阿已溃，大恐惧，遂空壁亡去。

费邑分遣弟敢守巨里[4]。弇进兵先胁巨里，严令军中趣修攻具，宣敕诸部，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阴缓生口，令得亡归，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将精兵三万余人来救之。弇喜，谓诸将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致之耳。野兵不击，何以城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冈阪[5]，乘高合战，大破之，临陈斩邑；既而收首级以示城中，城中凶惧[6]。费敢悉众亡归张步。弇复收其积聚，纵兵击诸未下者，平四十余营，遂定济南。

时张步都剧，使其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7]，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临菑[8]，相去四十里。弇进军画中[9]，居二城之间。弇视西安城小而坚，且蓝兵又精，临菑名虽大而实易攻，乃敕诸校后五日会攻西安。蓝闻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诸将皆蓐食[10]，会明，至临菑城。护军荀梁等争之，以为"攻临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临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闻吾欲攻之，日夜为备，方自忧，何暇救人！临菑出不意而至，必惊忧，吾攻之一日，必拔。拔临菑，即西安孤，与剧隔绝，必复亡去，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顿兵坚城，死伤必多。纵能拔之，蓝引军还奔临菑，并兵合势，观人虚实；吾

深入敌地，后无转输[11]，旬月之间，不战而困矣。"遂攻临菑；半日，拔之，入据其城。张蓝闻之，惧，遂将其众亡归剧。

弇乃令军中无得虏掠，须张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闻，大笑曰："以尤来、大彤十余万众，吾皆即其营而破之；今大耿兵少于彼，又皆疲劳，何足惧乎！"乃与三弟蓝、弘、寿及故大彤渠师重异等兵号二十万，至临菑大城东，将攻弇。弇上书曰："臣据临菑，深堑高垒；张步以剧县来攻，疲劳饥渴。欲进，诱而攻之；欲去，随而击之。臣依营而战，精锐百倍，以逸待劳，以实击虚，旬日之间，步首可获。"于是弇先出菑水上[12]，与重异遇；突骑欲纵，弇恐挫其锋，令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使都尉刘歆、泰山太守陈俊分陈于城下。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刘歆等合战。弇升王宫坏台望之[13]，视歆等锋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飞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至暮，罢；弇明旦复勒兵出。

是时帝在鲁，闻弇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陈俊谓弇曰："剧虏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须上来。"弇曰："乘舆且到，臣子当击牛、酾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邪？"乃出兵大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杀伤无数，沟堑皆满。弇知步困将退，预置左右翼为伏以待之；人定时[14]，步果引去，伏兵起纵击，追至巨昧水上[15]，八九十里，僵尸相属，收得辎重二千余两。步还剧，兄弟各分散去。

后数日，车驾至临菑，自劳军，群臣大会。帝谓弇曰：

"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16]，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17]。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勍敌[18]，其功又难于信也。又，田横亨郦生[19]，及田横降，高帝诏卫尉不听为仇；张步前亦杀伏隆，若步来归命，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又事尤相类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进幸剧。

耿弇复追张步，步奔平寿[20]，苏茂将万人来救之。茂让步曰："以南阳兵精，延岑善战，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营？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负负，无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步遂斩茂，诣耿弇军门肉袒降；弇传诣行在所，而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鼓，令步兵以郡人诣旗下，众尚十余万，辎重七千余两，皆罢遣归乡里。张步三弟各自系所在狱，诏皆赦之，封步为安丘侯，与妻子居雒阳。

于是琅邪未平，上徙陈俊为琅邪太守；始入境，盗贼皆散。

耿弇复引兵至城阳[21]，降五校余党，齐地悉平，振旅还京师。弇为将，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22]，未尝挫折焉。

【注释】

①历下：城名，在今山东济南市。

②祝阿：县名，在今山东历城县。

③钟城：在今山东禹城县。

④巨里：城名，即今山东章丘县西龙山镇。

⑤冈阪：冈，山岭。阪，山坡。

⑥凶惧:恐惧骚动。

⑦西安:县名,在今山东临淄县。

⑧临淄:县,在今山东淄博市。是战国时齐国首都。

⑨画中:邑名。

⑩蓐(rù 褥)食:早晨未起在寝席上进食。

⑪转输:运输。

⑫菑水:即今山东淄河。

⑬王宫坏台:战国时齐国王宫中坏台。

⑭入定时:指黄昏后。

⑮巨昧水:即具水,今山东潍河。

⑯发迹:谓立功扬名。

⑰方:等同。

⑱勍敌:强大的敌人。

⑲亨:通烹,是古代用鼎镬煮人的酷刑。

⑳平寿:县名,在今山东昌乐县。

㉑城阳国:在今山东莒县。

㉒屠城:指攻破城池。

【译文】

16冬,十月,皇上驾临鲁县。

17据守在剧县的张步,听说东汉耿弇率军将要到达,派他的大将军费邑驻守历下城;又派军队驻守祝阿县;另外在泰山、钟城陈列数十个营垒,严阵以待。耿弇渡过黄河,先攻打祝阿县,从早晨开始攻城,还没有到中午就攻陷。有意留一个缺口,让他们的残兵能逃回钟城。钟城军队听说祝阿县已经陷落,非常恐惧,就留下一座空城而逃走。

张步的大将军费邑分派他的弟弟费敢驻守巨里聚。耿弇进军先威胁巨里聚,严令军队尽快准备好攻城工具,通告全军,三天后定竭尽全力攻打巨里城。然后有意释放几个俘虏,让他们逃回,把耿弇攻城日期告诉费邑。到第三天,费邑果然亲自率领三万余人赶

来救援。耿弇很高兴，对将领们说："我所以要大家立即准备好攻城的工具，就是要引诱他们的到来。郊野的军队不击破，怎么去攻城！"只分三千人守住巨里聚，自己统率精兵登上山岭和山坡，占有居高的优势和费邑展开激战，大败费军，临阵斩了费邑。接着把费邑头砍下，悬挂城里示众，城里顿时恐惧骚动。费敢就率军队逃奔张步。耿弇又收取费敢留下的积蓄，发兵攻打那些没有投降的营垒，扫平四十余座。于是济南郡被平定。

当时张步以剧县为都城。派遣他的弟弟张蓝率领二万精兵防守西安县，各郡太守联合一万余人防守临淄县，两地相距四十里。耿弇率军到达画中邑，画中邑位于西安和临淄之间。耿弇察看西安，城小而坚固，而且张蓝的军队又精精锐；临淄县名气虽然很大，而实际上却容易攻取。于是，耿弇命令各军营五天后联合攻打西安县。张蓝听到这个消息，日夜警戒防守。到了预定攻打日期，半夜里，耿弇命令各将领都提早在床蓐上吃饭，到了天亮，抵达临淄城。护军荀梁等人据理力争，认为："进攻临淄县，西安县方面必然救援；进攻西安县，临淄县方面不能救援，还不如进攻西安县。"耿弇说："不对。西安方面听说我们要去攻打它，日夜防备，正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哪有闲功夫去救别人！临淄县对我们出其不意攻打它，必定惊慌失措，我们只要攻打一天就能破城。攻陷了临淄，西安县就被孤立，和剧县的交通被我们切断，西安县的守军必然又会弃城而逃，这就是所说的'攻打一座城而得两座城'的道理。如果先攻打西安县，不能很快攻下，军队被困在坚固的城下，伤亡一定很多。纵然能攻陷它，张蓝率军回到临淄，两地军队一会合，再观察我们的虚实；我们深入敌地，后面没有补给，不要一个月的时间，不要作战就已疲困不堪了。"于是决定进攻临淄，只用半天时间，攻下临淄城，占据该城。张蓝听到这个消息，很害怕，就率领他的军队逃回到剧县。

耿弇命令军队不得掳掠，等张步到来时才取财物，以此激怒张

步。张步听说后，大笑说："凭着尤来、大彤十余万军队，我都是一接近他们的军营，就把他们打败。如今耿弇的军队比他们少，又都疲劳，有什么可怕的？"就和三个弟弟张蓝、张弘、张寿以及前大彤军首领重异等军队，号称二十万，抵达临淄大城东边，准备进攻耿弇。耿弇上书说："我军占据临淄县城，挖深壕，筑高墙。张步从剧县来攻打我军，他的军队疲劳饥渴。他如想前进，我就引诱他深入而后反攻；他如想撤退，我就尾随追击。我军是依靠自己的营堡作战，比对方精锐百倍，以逸待劳，以实攻虚，只要十天的时间，就可以获得张步首级。"于是，耿弇率军先到淄水河边，就与大彤军首领重异相遇；骑兵突击队就想放任作战，耿弇怕一开始就挫败敌军的锐气，使张步不敢前进，所以就显示自己懦弱而助长敌人的气势，率军回到临淄小城，把军队布置在城内，派都尉刘歆、泰山郡太守陈俊分别在城下布阵。张步士兵旺盛，直攻打耿弇的军营，同刘歆等人交战。耿弇登上故齐国宫中残破的高台观望，看到刘歆等同张步交锋，就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在东城下拦腰切断张步的军队，将他们打得大败。流箭射中耿弇大腿，耿弇抽出佩刀把它砍断，身边没有一人知道他受伤。战到黄昏，鸣金收兵。第二早晨，耿弇又率军出战。

这时，皇上在鲁城，听说耿弇被张步攻击的消息，就亲自率军前去救援。还没有抵达，陈俊对耿弇说："剧贼士气正盛，我们可暂且关闭军营，休养士卒，而等待皇上驾到。"耿弇说："皇上驾到，我们臣子应当杀牛、酌酒来接待文武百官，怎么反而要把盗贼交给国君去讨伐呢？"就派兵和张步大战。从早晨到黄昏，又大破张步。张步军被杀伤很多，无法计算，尸体都填满了水沟深壕。耿弇知道张步被困而会撤退，就预先设置伏兵在左右两翼来等待。黄昏以后，张步果然率军离去，两边伏兵奋起攻击，一直追到巨昧水附近，前后八、九十里，尸体相连，获得张步的辎重车二千余辆。张步逃回剧县，兄弟各自分兵散离。

几天之后，皇上到达临淄县，亲自慰劳军队，大会群臣。皇上对耿弇说："过去韩信攻破历下城，为汉朝开创了基业；今天将攻下祝阿县而立功扬名，这些地方都是故齐国的西界，你们的功劳足以相等。但是韩信袭击的是已经投降的军队，而将军是独自攻克劲强的敌人，这功劳又比韩信来得艰难。再有，田横曾因受郦食其的欺骗而烹杀郦食其，等到田横投降刘邦，刘邦下诏警戒郦食其弟弟卫尉郦商不要报仇。张步以前也曾杀了伏隆，如果张步来归顺，我也应当下诏给伏隆的父亲大司徒伏湛解除怨恨，这又是极相似的两件事。将军以前在南阳郡时，曾提出建立这伟大的策略，我常以为志气很大，怕疏阔得难以实现。事实证明：有志者事竟成呵！"皇上驾临剧县。

耿弇又追击张步，张步逃到平寿县，苏茂率领一万余人前来救他。苏茂责备张步说："以前凭南阳军的精锐，延岑的勇敢善战，却被耿岑打败，如今大王您为什么轻率地要前去攻击耿弇的营地呢？您既然喊我前来，为什么不能多等一等呢？"张步说："惭愧惭愧，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皇上派遣使者告诉张步、苏茂，谁能杀了对方而投降的，封为列侯。于是张步就杀了苏茂，到耿弇军营门前，脱去上衣，露出肢体向他投降。耿弇就把张步送到皇帝刘秀那里，自己率领军队进据平寿县城，树起十二个郡的旗帜，在旗下擂鼓，命令张步的部队各自按籍贯分别集合在所属郡的旗帜下。张步军队还有十余万，辎重七千余辆，都遣散返回乡里。张步的三位弟弟各自囚禁在所在地的监狱，皇上下诏令全都赦免，并封张步为安丘侯，让他和妻子住在洛阳。

这时，琅邪郡还没有平定，皇上调陈俊为琅邪郡太守。陈俊才进郡上任，盗贼就全都散去。

耿弇又率军抵达城阳郡，收降五校军残部，这时，齐地全部平定。耿弇就整顿部队，凯旋返回京师。耿弇作为带兵的将领，一共平定了四十六个郡，屠城三百座，从来没有受过挫折。

18 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稽式古典，修明礼乐，焕然文物可观矣[1]！

19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为大司徒。霸闻太原闵仲叔之名而辟之[2]，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劳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惧。今见明公，喜惧皆去。以仲叔为不足问邪？不当辟也。辟而不问，是失人也！"遂辞出，投劾而去。

20 初，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鲍、闵堪各起兵自称将军[3]。匈奴单于遣使与兴等和亲，欲令卢芳还汉地为帝。兴等引兵至单于庭迎芳；十二月，与俱入塞，都九原县[4]；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5]，并置守、令，与胡兵侵苦北边。

21 冯异治关中，出入三岁，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陈谢。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22 隗嚣矜己饰智，每自比西伯，与诸将议欲称王。郑兴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诸侯不谋同会，犹还兵待时；高帝征伐累年，犹以沛公行师。今令德虽明，世无宗周之祚[6]；威略虽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举未可之事，昭速祸患，无乃不可乎！"嚣乃止。后又广置职位以自尊高，郑兴曰："夫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当制也。无益于实，有损于名，非尊上之意也。"嚣病之而止。

时关中将帅数上书言蜀可击之状，帝以书示嚣，因使击蜀以效其信。嚣上书，盛言三辅单弱，刘文伯在边，未宜谋蜀。帝知嚣欲持两端[7]，不愿天下统一，于是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仪。帝以嚣与马援、来歙相善，数使歙、援奉使往来，劝令入朝，许以重爵。嚣连遣使，深持谦辞，言无功德，须四方平定，退伏闾里。帝复遣来歙说嚣遣子入侍，嚣闻刘永、彭宠皆已破灭，乃遣长子恂随歙诣阙；帝以为胡骑校尉，封镐羌侯。

郑兴因恂求归葬父母，嚣不听，而徙兴舍，益其秩礼。兴入见曰："今为父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亲为饵也，无礼甚矣，将军焉用之！愿留妻子独归葬，将军又何猜焉？"嚣乃令与妻子俱东。马援亦将家属随恂归雒阳，以所将宾客猥多[8]，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

嚣将王元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不愿专心内事，说嚣曰："昔更始西都[9]，四方响应，天下喁喁[10]，谓之太平；一旦坏败，将军几无所厝[11]。今南有子阳，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数，而欲牵儒生之说，弃千乘之基[12]，羁旅危国以求万全[13]，此循覆车之轨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14]，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敝犹可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与蚯蚓同！"嚣心然元计，虽遣子入质，犹负其险厄，欲专制方面。

申屠刚谏曰："愚闻人所归者天所与，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诚天之所福[15]，非人力也。今玺书数到，委国归信，欲与将军共同吉凶。布依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16]！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变，上负忠孝，下愧当世。夫未至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是以忠言至谏，希得为用，诚愿反覆愚老之言！"嚣不纳，于是游士长者稍稍去之[17]。

【注释】

①文物：这里是指礼乐典章制度。

②辟：征召。

③代郡：在今河北蔚县。

④九原县：在今内蒙古包头市。

⑤定襄：郡名，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

⑥宗周：指周王朝的宗庙社稷。

⑦两端：态度左右不定，脚踏两只船。

⑧猥(wěi 伟)：众多。

⑨西都：指长安。

⑩喁喁(yóng 颙)：比喻群众景仰归向的样子。

⑪厝(cuò 措)：安置。

⑫千乘：战国时期诸侯国，小者称千乘，大者称万乘。

⑬羁旅：旅居作客。

⑭一丸泥：比喻地势险要，用丸泥封塞，即可阻敌。

⑮本朝：指东汉。

⑯万乘：《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诸侯地方百里，出兵车千乘。所以万乘称天子。

⑰游士：从事游说活动的人。　长者：指恭谨朴实的人。

【译文】

18 东汉开始兴建太学。皇上回洛阳，驾临太学，效法古代典制，整治讲明礼乐，使礼乐典章制度焕然一新。

19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职。任命侯霸为大司徒。侯霸听说太原人闵仲叔的名声很大，就征召他来洛阳。闵仲叔到洛阳后，侯霸不与他谈论国家大事，只是慰劳他旅途中的辛苦。闵仲叔后悔说："刚接到征召的命令，既高兴又害怕。今天见到您，高兴害怕全都消失。认为我不值得您发问，就不应该征召我。既然征召又不问政事，是失去人心！"于是告辞出来，呈递引罪自责的辞呈，然后离开洛阳。

20 当初，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各自聚众起兵，自称将军。匈奴单于派人同李兴等人相好，并且想让卢芳返回中国当皇帝。李兴等就率军到单于王庭迎接卢芳。十二月，卢芳和李兴一起进入边塞，建都九原县。夺取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设置郡守、县令，和匈奴军队侵略北方地区，而使人民受苦。

21 冯异治理关中地区，历经三年，上林苑像都市一样繁华。有人给皇上奏章说："冯异威势权力极其高大，人心归附，号称咸阳王。"皇上把奏章给冯异看。冯异十分惶恐，上书认罪。皇上下诏书回答说："将军对于国家，在道义上是君臣关系，在恩情上是父子，有什么疑惑、犹豫和害怕呢？"

22 隗嚣自夸会弄巧设诈，常常把自己比成周文王，和众将领商议，想要称王。郑兴说："从前周文王三分天下，他占有二分，还是听命殷朝；周武王到孟津观兵，不约而来相会的诸侯有八百个，还要把军队带回去等待时机。汉高祖征讨多年，还用沛公的名义带兵出征。如今您的德行虽然很好，但没有周朝世代相承的福祥；权势力虽然很大，又很有经略，但没有汉高祖的战功。您想要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只是招召祸患的到来，恐怕是不可这样做的！"隗嚣于是放弃称王的打算。后来隗嚣又大量设置官职来显自己的尊严和高贵。

郑兴说："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都是帝王才能设置的官衔，不是臣子所应设立的。对实际毫无好处，而对名义却有损害，还不是尊重皇帝的用意。"隗嚣感到很为难，但也只好作罢。

当时关中将领多次上书说明可以攻打西蜀公孙述的理由，皇上把这些上书给隗嚣看，就派遣隗嚣攻打西蜀，以证明他讲信用。隗嚣上书，极力说三辅军队薄弱，卢芳又在北方边境构成威胁，不适宜对西蜀用兵。皇上知道隗嚣想脚踩两只船，不愿天下统一，于是逐渐减少对他的礼仪，而端正君臣的礼节。皇上因隗嚣和马援、来歙关系很好，就多次派遣马援、来歙奉命出使来去，劝隗嚣来京师朝见，并答应封他尊贵的爵位。隗嚣不断派遣使者来洛阳，用十分谦逊的语言，说自己没有功业与德行，等到天下平定，就隐退乡里。皇上又派遣来歙劝说隗嚣派儿子到京师进宫侍奉，隗嚣听说刘永、彭宠都被消灭，就派遣长子隗恂跟随来歙来到朝廷；皇上任命隗恂为胡骑校尉，封为镌羌侯。

郑兴趁隗恂去京师，请求回故乡安葬父母，隗嚣不同意，反而让郑兴迁入另一个房子，更加以礼相待，增加俸禄。郑兴求见隗嚣，说："我因为父母至今还没有安葬，才请求辞职，回归故乡；如果因为增加俸禄，迁移住所，就中途变更，停留下来，这是把双亲作获利的诱饵，太没有礼了！将军怎么能用这样的人呢？我愿留下妻子、儿女，独自返回故乡安葬父母，这样做，将军还猜疑什么呢？"隗嚣于是就让他和妻子、儿女一起回去。马援也带领家属随同隗恂回到洛阳，因为所带的宾客很多，就请求在长安上林苑开垦种田；皇上答应了马援的要求。

隗嚣的将领王元认为，天下混乱，成败还不能预料，因此不愿意专心实意治理已有的地盘，就劝说隗嚣："从前刘玄建都西安，四方都响应他，天下人都归向他，认为是天下太平。可是，一旦刘玄失败，将军您几乎没有安身之处。现在南方有公孙述，北方有卢芳，江湖山海，自称王公的十多位，您却被儒生的说教所牵制，抛弃国家

的基业，寄居在危险的国家，而祈求万元一失，这是沿着翻车的轨道走去。如今天水郡完整富饶，兵强马壮，我请求用一丸泥土替大王守住东边的函谷关，这是创立万世基业的最难得的机会。如果计谋不到这些，而能休养军士，训练战马，占据险要关口严加防守，拖延时日，长久相持，以等待天下形势的变化。图谋王位不成，最差也还能称霸一方。总之，鱼不能脱离水，神龙失去势力，和蚯蚓相同！"隗嚣心里赞同王元的计谋，他虽然派遣长子入朝当人质，仍然倚仗着地势的险要，想称霸一方。

申屠刚劝谏隗嚣说："我听说人心所归向的，上天就会赐与他；人心所叛离的，上天就会除掉他。当今光武帝确实是上天所赐福，不是人力所强求而得的。现在朝廷玺书不断下达，把国事托付给您，完全相信您，愿同您共当祸福。一般平民相交，还有到死也不背弃允诺的信义，何况对于天子呢？如今顺从汉朝有什么可怕的？归附西蜀，又有什么好处可得？却如此长久迟迟不决！一旦形势突变，对上违背忠孝，对下愧对百姓。事情还没发生之前的预言，一般人常以为是虚假的；等到事情发生之后，却又后悔不及。所以忠直之言，恳切之谏，很少能被采纳，实在希望您能再三考虑我这个愚昧老朽所讲的话！"隗嚣不听，于是游士、长者逐渐离开他。

23 王莽末，交趾诸郡闭境自守[1]。岑彭素与交趾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翁、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2]；悉封为列侯。锡光者，汉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礼义；帝复以宛人任延

为九真太守[3]，延教民耕种嫁娶；故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4]。

24 是岁，诏征处士太原周党、会稽严光等至京师。党入见，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5]，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之下[6]，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书奏，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共赐帛四十疋，罢之。"

帝少与严光同游学[7]，及即位，以物色访之，得于齐国，累征乃至，拜谏议大夫，不肯受，去，耕钓于富春山中[8]。以寿终于家。

王良后历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不应，卒于家[9]。

25 元帝之世，莎车王延尝为侍子京师，慕乐中国。及王莽之乱，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属；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延卒，子康立。康率旁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窦融乃

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

【注释】

①交趾：郡名，在今越南河内市。

②江夏：郡名，在今湖北新洲县。 武陵：郡名，在今湖南溆浦县。 长沙：国名，在今湖南长沙市。 零陵：郡名，在今湖南零陵县。 苍梧：郡名，在今广西梧州市。

③九真：郡名，在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县。

④岭南：指五岭以南地区，相当今广东、广西二者及越南北部一带。

⑤佩蹇（jiǎn 检）：高耸，引申为骄傲、傲慢。

⑥云台：汉宫中高台名。

⑦严光：东汉初隐士。字子陵。浙江余姚县人。少与刘秀同学。刘秀即位后，他改名隐居。后被召到京师洛阳，任为谏议大夫，他坚决不肯受，归隐于富春山。

⑧富春山：即今浙江桐庐县西南富春山。

⑨王良：字仲子，山东莒县人。王莽时屡次征召不应。建武中累拜大司徒司直。后以病归乡，一年后又征召。自后连征不应，死于家。

【译文】

23 王莽末年，交趾所属各郡都闭关自守。岑彭平素和交趾牧邓让很要好，就写信给邓让，陈述东汉的声威与德行，刑罚与恩惠；又派遣偏将军屈充在江南地区传布文告，颁布皇上的命令。于是，邓让和江夏郡太守侯登、武陵郡太守王堂、长沙郡相韩福、桂阳郡太守张隆、零陵郡太守田翕、苍梧郡太守杜穆，交趾郡太守锡光等相继派遣使者入朝进贡，皇上都封他们为列侯。锡光，是汉中郡人，在交趾任职，用礼仪教导百姓和外族。皇上又任命宛县人任延为九真郡太守，任延教导当地群众农耕、婚配的礼仪。所以岭南广大地区接受华夏风俗习惯，是从锡光、任延两位太守开始的。

24 这一年，皇上下诏征召处士太原人周党、会稽人严光等到京师。周党晋见，只伏下身子，而不通报姓名，向皇上陈述自己希望恪守自己的志向。博士范升上奏说："太原郡人周党、东海郡人王良、山阳县人王成等，承蒙皇上厚恩派使者三次去聘请，才肯上车前来。等到宫廷晋见陛下，周党竟然不顾礼仪，仅伏下身子，而不通报姓名，高傲强悍，应让他们同时离开。周党等人文不能阐发经义，武不能为国君死，只是沽名钓誉，竟然期望三公的高位。我愿意和他们同坐在云台之下，辩论考证治国的方法。如果我说的不对，愿接受不实的罪名；如果是他们窃取虚名，向上夸耀，谋求高位，就都应以大不敬的罪名惩处。"奏疏呈给皇上，皇上下诏说："自古以来，明王、圣君，都会遇到不愿屈就的士人，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太原郡人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是人各有志。令赐给周党四十匹布帛，免议这件事情。"

皇上幼年和严光同窗读书，等到登上帝位后，就根据他的形貌派人察访，在齐国察访到他。经过多次征召才到京师；皇上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严光不肯接受。离开京师，而在富春山耕种垂钓。最后在家去世。

王良后来历任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时谦恭节俭，用的是布做的被子和瓦质的器具，妻子儿女从不进官府。后因病返回故乡，一年后，又征召回洛阳。途经荥阳县，病情加重，不能继续再走，路过朋友家门，准备拜访。那位朋友不肯见他，说："没有忠言奇谋，却取得高位，为什么要那样不怕烦地往来不停！"于是就拒绝王良登门。王良感到惭愧。从此以后，屡次征召，都不接受，在家去世。

25 在西汉元帝的时候，莎车国王延曾经在京师长安做侍子，仰慕喜欢中国。到了王莽时代，天下大乱，匈奴趁机夺取西域各国，只有延不肯归附。他常常告诫儿子们："应当世代侍奉汉朝，不可辜负！"延去世，由儿子康登王位。康率领西域其他的国家，共同抵抗匈奴，保护原都护官员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千余人，写信给河西，

询问汉朝的消息。窦融就承用旧制，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个国家归属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四十二

汉纪三十四　起上章摄提格，尽旃蒙协洽，凡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

1 春，正月，丙辰，以舂陵乡为章陵县[1]，世世复徭役，比丰、沛[2]。

2 吴汉等拔朐，斩董宪、宠萌，江、淮、山东悉平。诸将还京师，置酒赏赐。

帝积苦兵间，以隗嚣遣子内侍，公孙述远据边垂，乃谓诸将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因休诸将于雒阳，分军士于河内，数腾书陇、蜀[3]，告示祸福。

公孙述屡移书中国，自陈符命，冀以惑众。帝与述书曰："图讖言公孙[4]，即宣帝也。代汉者姓当涂，其名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

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天下神器[5]，不可力争，宜留三思！”署曰“公孙皇帝”。述不答。

其骑都尉平陵荆邯说述曰：“汉高祖起于行陈之中，兵破身困者数矣；然军败复合，疮愈复战。何则？前死而成功，愈于却就于灭亡也！隗嚣遭遇运会[6]，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今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发间使[7]，召携贰[8]，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9]，则五分而有其四；若举兵天水，必至沮溃，天水既定，则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10]，内奉万乘，外给三军，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将有王氏自溃之变矣！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今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述以问群臣，博士吴柱曰：“武王伐殷，八百诸侯不期同辞，然犹还师以待天命。未闻无左右之助而欲出师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东帝无尺土之柄，驱乌合之众，跨马陷敌，所向辄平，不亟乘时与之分功，而坐谈武王之说，是复效隗嚣欲为西伯也！”

述然邯言，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

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述终疑不听，唯公孙氏得任事。

述废铜钱，置铁钱，货币不行，百姓苦之。为政苛细，察于小事，如为清水令时而已。好改易郡县官名。少尝为郎，习汉家故事，出入法驾，鸾旗旄骑[11]。又立其两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或谏曰："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爱子，示无大志也！"述不从，由此大臣皆怨。

【注释】

①章陵县：在今湖北枣阳县。

②丰：县名，即今江苏丰县。

③腾：传递。

④图讖：汉代宣扬符命占验的书。

⑤神器：这里是指帝位。

⑥运会：指时势。

⑦发间使：指来歙、马援。

⑧携贰：指王遵、郑兴、杜林、牛邯先后归顺东汉。

⑨西州：当时指凉州为西州，相当今甘肃中部和西北部一带。

⑩梁州：古九州之一。包括四川及陕西南部。

⑪鸾旗：天子车上的旗。赤色，编以羽毛，上绣鸾鸟。

【译文】

汉纪三十四　起庚寅(公元30年)，止乙未(公元35年)，共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庚寅，公元30年)

1春，正月，十六日，改舂陵乡为章陵县，按照汉高祖刘邦祖籍丰

县、沛县的作法，世世代代免除徭役。

2 吴汉等人攻下朐县，杀了董宪、庞明，长江、淮河、山东一带都被平定。将领们返回京师，皇上设置酒会，加以赏赐。

皇上被多年的戎马生活所苦，不愿再打仗。因为隗嚣派遣长子入朝侍奉，公孙述又在偏远西南边境，就对将领们说："暂且把这两人置之度外！"于是命将领们在洛阳休息，把军队分驻河内郡，屡次写信给隗嚣、公孙述，告诉他们祸福利害关系。

公孙述屡次写信给朝廷，陈述自己有受命于天的凭证，想以此迷惑群众。皇上给公孙述的信说："图讖上说的公孙，是指西汉宣帝。替代汉朝的人姓当涂，名高。您难道就是当涂高这个人吗？您又把所刻的掌纹'公孙帝'，做为祥瑞的象征，像王莽搞的那一套符命，哪里值得效法啊！您不是我的乱臣贼子，只是在天下大乱时，人人都想做君主罢了。您已经年老，妻子儿女还小，应当早日为自己作出决策。帝位是天命所定，不是凭人力所能争得的。您应三思而行！"署名"公孙皇帝"。而公孙述不予回答。

公孙述的骑都尉平陵人荆邯说服公孙述说："汉高祖从军队中兴起，好几次兵败被困，处于险境。然而失败后又重新聚合，养好伤后又投入作战。这是为什么呢？是前进不怕死而得成功，比后退而趋于灭亡好。隗嚣遭逢时势的变迁，占据雍州一带，兵强马壮，士人归附，威望达到崤山之东。遇到刘玄朝政混乱，又失去天下，大家盼望太平，全国却陷于土崩瓦解，隗嚣不趁此时机排除危险，乘胜而争得帝位，却退而想做周文王的事情。隗嚣注重师法章句，礼待宾友隐士，停止战争，用恭敬谦虚的话侍奉东汉。还感叹说，自己是周文王再世。使光武帝不以隗嚣为忧，把精力全放在东边征讨群雄，四分天下，而刘秀占有三分；派出秘密使者，招纳离心未归附的人，使西州地区的豪杰都心向华山以东，那么五分天下，而刘秀就占有四分；如果刘秀派兵攻打天水郡，天水郡一定被打败，天水郡一平定，那样，九分天下，刘秀就占有八分。陛下凭着梁州这块地盘，对

内侍奉天子,对外供给三军的需要;那么百姓忧虑贫困,无法忍受沉重的负担,就会发生王莽那样自败的变乱!以我的愚见,应该趁着天下人的希望太平的愿望没有断绝,豪杰还可以招致,赶紧在这时,动员国内的精锐部队,命令田戎占据江陵县,面临长江的会合处,依赖巫山的险阻,修建壁垒,严加防守;传递檄文到吴、楚各地,那么,长沙以南一定会望风归顺。命令延岑率军北出汉中,平定三辅,那样,天水、陇西二郡就会拱手自服。如果这样,全国就会震动,可能有最大的利益可图。"公孙述以荆邯的话询问文武大臣,博士吴柱说:"周武王伐殷,有八百位诸侯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孟津,都说纣王可伐;然而还是班师返回,等待天命。从来没听说没有邻近的援助,却出兵千里之外的事。"荆邯说:"光武帝当初没有一尺土地的权力,纠集、指挥一群乌合之众,但跨上战马,冲锋陷阵,所经之处都被平定。不赶紧趁此时机和他分享功业,却坐在那里大谈周武王代纣的道理,这是重新效法隗嚣想做周文王!"

公孙述同意荆邯的意见,想动员全部军队,包括北军屯垦的士兵以及山东的客籍军队。派延岑、田戎分两路出发,和汉中郡各将领的军队合并。蜀人和公孙述的弟弟公孙光认为,不应动员全国的兵力征战千里之外,来决定成败。极力争辩,公孙述才停止这一行动。延岑、田戎也屡次请求带兵立功,公孙述始终迟疑不听,只有公孙氏家族能够担任军政大任。

公孙述下诏废除铜钱,铸铁钱,结果货币不通行,百姓引以为苦。公孙述为政苛求细枝末节,详察细小之事,就像当初做清水县令时那样。他喜欢更改郡县官名。年轻时他曾做过郎官,熟悉汉朝旧例,称帝后,进出都乘皇帝的车驾,鸾旗旄骑。又封他的两个儿子为王,以犍为、广汉两郡各数县为食邑。有人劝谏说:"成败还未可知,战士露天而居,无所隐蔽,还要作战却没有奖赏,却先封自己的儿子为王,这表明没有远大的志向!"公孙述不听规劝。从此大臣们都怨恨。

3 冯异自长安入朝，帝为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既罢，赐珍宝、钱帛，诏曰："仓卒芜蒌亭豆粥，虖沱河麦饭，愿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檻车。'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留十余日，令与妻子还西。

4 申屠刚、杜林自隗嚣所来，帝皆拜侍御史。以郑兴为太中大夫。

5 三月，公孙述使田戎出江关[1]，招其故众，欲以取荆州，不克。

帝乃诏隗嚣，欲从天水伐蜀。嚣上言："白水险阻[2]，栈阁败绝[3]。述性严酷，上下相患，须其罪恶孰著而攻之，此大呼响应之势也。"帝知其终不为用，乃谋讨之。

6 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长安，谒园陵；遣耿弇、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蜀[4]，先使中郎将来歙奉玺书赐嚣谕旨。嚣复多设疑故，事久尤豫不决。歙遂发愤质责嚣曰："国家以君知臧否，晓废兴，故以手书畅意。足下推忠诚，既遣伯春委质，而反欲用佞惑之言，为族灭之计邪！"因欲前刺嚣。嚣起入，部勒兵将杀歙，歙徐杖节就车而去，嚣使牛邯将兵围守之。嚣将王遵谏曰："君叔虽单车远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杀之无损于汉，而随以族灭。昔宋执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祸。小国犹不可辱，况于万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为人有信义，言行不违，及往来游说，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为其言，故得免而东归。

五月，己未，车驾至自长安。

隗嚣遂发兵反，使王元据陇坻[5]，伐木塞道。诸将因与嚣战，大败，各引兵下陇；嚣追之急，马武选精骑为后拒，杀数千人，诸军乃得还。

7 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史者并之。"于是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8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执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尧、舜之盛，犹加三考；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至长子孙。当时吏职，何能悉治，论议之徒，岂不喧哗！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而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应也。夫物暴长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坏；如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后，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代易颇简。

【注释】

①江关：名捍关，又名瞿塘关。在今四川奉节县东长江北岸赤甲山上。

②白水：县名，在今四川青川县。

③栈阁：即栈道。因山路悬险，傍山架木而成道路。

④陇西：郡名，在今甘肃临洮县。

⑤陇坻：地名。一名陇阪、陇山、陇首。在今陕西陇县、宝鸡县与甘肃清水

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间。北入沙漠，南止渭河，为关中平原西部屏障。

【译文】

3 冯异从长安进京朝见，皇上对公卿大臣们说："冯异是我兴兵时的主簿，为我披荆斩棘，平定关中。"朝见后，皇上赐赏冯异珍宝、金银和布帛，下诏说："当初在芜蒌亭奉上豆粥，滹沱河献上麦饭，你的深意厚意，久不能回报。"冯异磕头拜谢说："我听说管仲对齐桓公说：'希望君王不要忘记我曾用箭射过您的带钩，我也不要忘记君王曾用槛车囚禁过我。'齐国依靠他们而昌盛。我今天也希望皇上不要忘记当年在河北县的苦难，我也不敢忘记当年在巾车乡您对我的恩德。"冯异在洛阳逗留十余天，皇上就命他和妻子儿女回到西边任所。

4 申屠刚、杜林从隗嚣那里来到洛阳，皇上任命他们为侍御史。任命郑兴为太中大夫。

5 三月，公孙述派田戎西出江关，招集其旧部，想借着他们夺取荆州。结果不能取胜。

皇上就下诏给隗嚣，要他从天水郡南下攻打公孙述。隗嚣上书说："白水县地势险要，栈道残破朽烂，难以通行。公孙述性情严厉残酷，上下彼此忧虑，等到他的罪恶完全显露出来，然后再攻打，就会造成上下、内外夹攻、四方响应的声势。"皇上深知隗嚣终不会被己所用，于是策划出兵讨伐他。

6 夏，四月，初八，皇上巡视长安，拜谒西汉历代皇陵。派遣耿弇、盖延等七位将军从陇西取道攻打公孙述。皇上先派遣中郎将来歙捧着玺书赐给隗嚣，告谕旨意。隗嚣又假托很多疑难的事情而拖延时间，迟疑不决。来歙于是气愤地责问隗嚣说："皇上认为您懂得善恶得失，通晓成败兴亡，所以亲笔写信表达心意，您已推诚效忠，既派您的儿子隗恂入朝做人质，却反而听从谄媚惑乱小人的话，这是灭族的计谋啊！"就想上前刺杀隗嚣。隗嚣起身进去，部署约束兵将

杀来歙，来歙从容地命着符节登车离开。隗嚣派牛邯率兵包围了来歙。隗嚣的部将王遵劝谏说："来歙虽然是乘一车充任远方的使节，但他是陛下的表哥，把他杀了，无损于东汉，却随之而来是灭族之灾。从前，宋国拘捕楚国的使节，结果造成被围，招来宋人易子而食，用人骨作木柴的大祸。对小国尚且不能侮辱，何况对于天子。您还要以隗恂的性命为重！"来歙为人讲信义，言行一致，往来游说，都可考验对证。西州士大夫们都很信任和尊重他，很多人为他求情，所以能幸免于难，回到洛阳。

五月，二十一日，皇上从长安回到洛阳。

隗嚣于是发动军队叛变。派王元率兵据守陇坻，砍伐树木，堵塞东去的道路。东汉将领们和隗嚣作战，被打得大败，各自率兵逃离陇坻。隗嚣急起直追，马武就挑选精锐骑兵断后，杀敌数千人，各路军队才得以返回。

7 六月，二十四日，皇上下诏说："设置官吏，是用来治理人民的。如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但县府地方官吏，设置繁多。应令司隶、州牧各自考察核实，精简官员，无论是县还是国，不够设置长吏的，一律合并。"于是，合并减少四百多个县，官吏的职务也减少了，十个官员，才留一个。

8 九月，三十日，日食。执金吾朱浮上奏疏说："从前，唐尧、虞舜昌平盛世时，还每隔三年对官员考核一次。大汉朝的兴起，也是功绩所带累，官吏都任职时间很长，甚至传给长子长孙。当时官吏职务的管理，哪里能治理得好；论议的人，又哪里能不喧哗！我认为创建天地般的功绩，是不能仓卒完成的；艰难的事业是要经过逐日积累才能办好。然而近来太守、宰相屡被更换，迎新送旧，在路途上疲于奔命。探究起来，这些官员在任的时间很短，不能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既然要求他们严厉峻切，下面人人就不能自保，常为检举、弹劾所迫，又被讽刺讥笑所惧，所以就争着掩饰自己，用欺骗伪装的手段求得虚假的声誉。这就是导致日月不能正常运行，出现日食

的原因。生物突然暴长一定会夭折，功业一下子成功必定很快衰败。如果摧毁长久的大业，而制造快速完成的功业，这不是陛下的福分。希望陛下放宽要求在一年之上，期望治绩在三十年之后，那么，天下人有幸！”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州牧、太守更换次数大为减少。

9 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1]。

10 癸巳，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11 诸将之下陇也，帝诏耿弇军漆[2]，冯异军栒邑[3]，祭遵军汧，吴汉等还屯长安。冯异引军未至栒邑，隗嚣乘胜使王元、行巡将二万人下陇，分遣巡取栒邑，异即驰兵欲先据之。诸将曰：“虏兵盛而乘胜，不可与争锋，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异曰：“虏兵临境，忸忕小利[4]，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辅动摇。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潜往，闭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驰赴之。异乘其不意，卒击鼓、建旗而出。巡军惊乱奔走，追击，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于是北地诸豪长耿定等悉畔隗嚣降。诏异进军义渠[5]，击破卢芳将贾览、匈奴奥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6]。

12 窦融复遣其弟友上书曰：“臣幸得托先后末属，累世二千石，臣复假历将帅，守持一隅，故遣刘钧口陈肝胆，自以底里上露，长无谶介。而玺书盛称蜀、汉二主三分鼎足

之权,任嚣、尉佗之谋;窃自痛伤。臣融虽无识无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无冀之利!此三者,虽问狂夫,犹知去就;而臣独何以用心!谨遣弟友诣阙,口陈至诚。"友至高平,会隗嚣反,道不通,乃遣司马席封间道通书。帝复遣封赐融、友书,所以尉藉之甚厚[7]。

融乃与隗嚣书曰:"将军亲遇厄会之际,国家不利之时,守节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义,愿从役于将军者,良为此也!而忿悖之间[8],改节易图,委成功,造难就,百年累之,一朝毁之,岂不惜乎!殆执事者贪功建谋,以至于此。当今西州地势局迫,民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计若失路不反,闻道犹迷,不南合子阳,则北入文伯耳。夫负虚交而易强御,恃远救而轻近敌,未见其利也。自兵起以来,城郭皆为丘墟,生民转于沟壑。幸赖天运少还,而将军复重其难,是使积疴不得遂瘳[9],幼孤将复流离,言之可为酸鼻;庸人且犹不忍,况仁者乎!融闻为患甚易,得宜实难。忧人太过,以德取怨,知且以言获罪也!"嚣不纳。

融乃与五郡太守共砥厉兵马,上疏请师期;帝深嘉美之。融即与诸郡守将兵入金城,击嚣党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因并河,扬威武,伺候车驾。时大兵未进,融乃引还。

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修理融父坟墓,祠以太牢,数驰轻使,致遗四方珍羞。

梁统犹恐众心疑惑,乃使人刺杀张玄,遂与隗嚣绝,皆解所假将军印绶。

【注释】

①宋弘：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字仲子。西汉哀帝时任侍中。光武即位，征拜太中大夫，后为太司空，封宣平侯。

②漆：县名，在今陕西彬县。

③栒邑：县名，在今陕西旬邑县。

④忸怩（niǔ shi 扭氏）：惯习。

⑤义渠：县名，在今甘肃庆阳县。

⑥北地：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马岭镇。 安定：郡名，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

⑦尉藉：安慰。

⑧忿悁（fèn juān 愤绢）：怨怒。

⑨痾（ke 苛）：病。

【译文】

9 十二月，二十七日，免除宋弘的大司空的职务。

10 二十八日，皇上下诏说："近来征战未停，用度不足，所以按十分之一收税。如今国家粮食储存逐渐增多，应命各郡、国收取现有田租，按三十分之一征税，恢复过去的制度。"

11 东汉将领们从陇坻溃败后，皇上命耿弇在漆县驻屯，冯异在栒邑驻屯，祭遵在汧县驻屯，吴汉等率军返回长安驻守。冯异率军还没到达栒邑，隗嚣就乘胜派王元、行巡率领二万余人从陇坻下来，分派行巡攻取栒邑县。冯异听说这消息，马上带兵赶去，想要抢先占据栒邑县。将领们说："敌军强大，而且乘着胜利的锐气，我们不可和他交战，应该停止行军，就地安营，慢慢图谋良策。"冯异说："敌军压境，是习惯于被占小利冲昏头脑，竟然想进一步深入；如果被敌人取得栒邑县，三辅地区人心就会动摇。采取进攻，我们的兵力不足；采取防守，兵力却有余。现在我们抢先占据栒邑县城，是以逸待劳，不是和敌人相争。"于是秘密进城，关闭城门，偃旗息鼓。行巡不知道这情况，还急忙赶赴栒邑。冯异乘其不备，突然间战鼓齐

鸣、旌旗招展，率军出城。行巡的军队惊慌散乱，四下奔逃；冯异追击，大破敌军。祭遵也在汧县大败王元的军队。于是，北地郡各豪强首领耿定等全都背叛隗嚣，投降东汉。皇上下令冯异进军义渠县，击败了卢芳的将领贾览以及匈奴奥鞬日逐王。北地郡、上郡、安定郡全都归降。

12 窦融又派他的弟弟窦友上书说："我很幸运，是汉文帝窦皇后亲属的后代，历代都是二千石俸禄。我又借助您的恩惠，历任将帅，镇守一方。所以派遣刘钧前来晋见，向您禀告我的忠心赤胆，从内心深处对您毫无隐瞒。而陛下的玺书，却称赞公孙述、隗嚣两位君主三分天下，形成鼎足而立的权力；提及任嚣、尉佗的谋略；内心深自悲痛忧伤。我窦融虽然无知无识，但对利与害、顺与逆的关系，还是能分清的，怎么能背叛真正旧有的主人，去侍奉奸诈虚伪的小人！怎能废弃忠贞的节操，去做颠覆国家的事情！怎能抛弃已经成功的基业，去寻求没有希望的利益！就此三项，即使去问狂夫，尚且知道取舍，唯独我还有别的心肠！谨派舍弟窦友到朝廷，亲口陈述我的挚诚。"窦友到达高平县，正遇隗嚣叛变，道路不通，就派遣司马席封从小路把信带到洛阳。皇上又派席封给窦融、窦友带去亲笔信，用来安慰他们，感情深厚。

窦融就给隗嚣去信，说："将军当年遭遇艰难困苦、国家蒙受不幸的时候，能坚守节操，义无返顾，侍奉当今的东汉。我们所以钦佩您行为高尚合于正义，愿意随从将军征伐，原因就在此。可是，愤恨之间，改变自己的节操，另作图谋，舍弃成功的事业，去开创难以成就的事业，百年所累积的成果，毁于一旦，难道不可惜吗？大概是您手下办事的人为了贪图功业，设计的阴谋，而到今天这个地步。当今西州地区面积狭窄，人民流离失所，士兵散乱，辅助别人是容易的，自己单独开创局面是很艰难的。假若迷途而不知返，知道道理而仍然执迷不悟，那么，不是向南投向公孙述，就是向北投向卢芳。凭着虚假的交情而轻视强敌，仗着远方的救兵而小看近处的敌人，

这就看不到自己的好处。自从起兵混战以来，城郭都成了废墟，人民辗转死于沟壑。幸好靠着上天的保佑，战乱稍稍平息，而将军又重蹈覆辙，重复当初的灾难。这就使得积年的疾病不能痊癒，幼童孤儿将再度流散，说起来真令人伤心落泪。一般人尚且还不忍心这样做，何况是仁慈的人呢？我听说做到忠诚很容易，但要做到合适却很困难。过度地替人担忧，以为对人有恩惠，反而会受到怨恨。而且我知道我将因上述这些话而获罪。"隗嚣拒不采纳。

窦融就和五个郡太守共同厉兵秣马，向东汉上书，请求出兵的日期。皇上深深赞美窦融。窦融随即和各郡太守率领军队进入金城郡，攻打隗嚣的党徒先零羌首领封何等人，大破他们。沿着黄河，展示军威，等候天子。当时东汉大军还未进发，窦融就率军返回。

皇上因窦融很讲信义，成效显著，就更加赞美他。下令整修窦融父亲的坟墓，用牛羊猪各一头祭祀。屡次派遣轻装的使臣，送给窦融四方进贡的珍奇贵重的食物。

梁统仍然担心大家犹豫疑惑，就派人刺杀隗嚣的使者张玄，遂与隗嚣断绝关系，把隗嚣授予的将军印章和组绶全部解下抛弃。

13 先是，马援闻隗嚣欲贰于汉，数以书责譬之，嚣得书增怒。及嚣发兵反，援乃上书曰："臣与隗嚣本实交友，初遣臣东，谓臣曰：'本欲为汉，愿足下往观之，于汝意可，即专心矣。'及臣还反，报以赤心，实欲导之于善，非敢谲以非义。而嚣自挟奸心，盗憎主人，怨毒之情，遂归于臣。臣欲不言，则无以上闻，愿听诣行在所，极陈灭嚣之术。"帝乃召之，援具言谋画。

帝因使援将突骑五千，往来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

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支党。援又为书与嚣将杨广，使晓劝于嚣曰："援窃见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闭拒背畔，为天下表的[1]，常惧海内切齿[2]，思相屠裂，故遗书恋恋，以致恻隐之计[3]。乃闻季孟归罪于援，而纳王游翁谄邪之说，因自谓函谷以西[4]，举足可定。以今而观，竟何如邪！

"援间至河内，过存伯春[5]，见其奴吉从西方还，说伯春小弟仲舒望见吉，欲问伯春无他否，竟不能言，晓夕号泣。又说其家悲愁之状，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毁，援闻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爱，曾、闵不过。夫孝于其亲，岂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6]、自同分羹之事乎！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拥兵众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国而完坟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将破亡之，所欲完者将伤毁之，所欲厚者将反薄之。季孟尝折愧子阳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陆陆往附之[7]，将难为颜乎！若复责以重质，当安从得子主给是哉！往时子阳独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归老，更欲低头与小儿曹共槽枥而食[8]，并肩侧身于怨家之朝乎！

"今国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与诸耆老大人共说季孟，若计画不从，真可引领去矣。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义，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当谏争；语朋友邪，应有切磋。岂有知其无成，而但萎腰咋舌[9]，义手从族乎[10]！及今成计，殊尚善也，过是，欲少味矣！且来

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独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负约。援不得久留，愿急赐报。”广竟不答。

诸将每有疑议，更请呼援，咸敬重焉。

14 隗嚣上疏谢曰：“吏民闻大兵卒至，惊恐自救；臣嚣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废臣子之节，亲自追还。昔虞舜事父，大杖则走，小杖则受。臣虽不敏，敢忘斯义！今臣之事，在于本朝，赐死则死，加刑则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嚣言慢，请诛其子；帝不忍，复使来歙至汧，赐嚣书曰：“昔柴将军云：‘陛下宽仁，诸侯虽有亡叛而后归，辄复位号，不诛也。’今若束手[10]，复遣恂弟归阙庭者，则爵禄获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02]，在兵中十岁，厌浮语虚辞[03]。即不欲，勿报。”嚣知帝审其诈，遂遣使称臣于公孙述。

15 匈奴与卢芳为寇不息，帝令归德侯飒使匈奴以修旧好。单于骄倨[04]，虽遣使报命，而寇暴如故。

【注释】

①表的：目标。贤注：“表犹标也，言为标准为射的也。言背叛之事，为天下所指射也。”

②切齿：咬紧牙齿，表示极端痛恨。

③恻隐：同情。

④函谷：关名，在今河南新安县东。

⑤过存：问候。　伯春：即隗恂。

⑥三木：古代加在犯人颈、手、脚上的刑具。　桡梁：强横。

⑦陆陆：碌碌。

⑧槽枥:养马之所。

⑨萎腇(wěi něi 伟馁):软弱。 咋(zé 则)舌:咬舌。

⑩叉(chā 差)手:拱手。

⑪束手:自缚其手,表示不抵抗。

⑫垂:将近。

⑬浮语虚辞:指大话空话。浮:空虚不实。

⑭骄倨:傲慢自大。

【译文】

13 在此之前,马援听说隗嚣对东汉怀有二心,就屡次写信指责劝导他。隗嚣接读书信后更加愤怒。等到隗嚣兴兵叛变,马援就上书说:"我和隗嚣本是知交挚友,开始派遣我东来,他对我说:'我本打算侍奉汉室,请您去洛阳观察一下,只要您认为可以,我就专心一意拥护东汉。'等我返回,用忠诚之心对他,确实想引导他从善,不敢用不义去欺骗他。可是,隗嚣自怀奸心,就像强盗憎恨主人,把怨恨的情绪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本想不说,以前也没有向陛下禀告,现在希望听从指使,即刻进宫,陈述消灭隗嚣的策略。"皇上召见马援,马援就详细叙说他的谋略。

皇上就派马援率领骑兵突击队五千人,前去游说隗嚣的将领高峻、任禹等,以及羌族首领,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以此离间瓦解隗嚣党羽。马援又写信给隗嚣的将领杨广,让他晓示劝戒隗嚣,说:"我看到天下已平定,万民都有同感。可是隗嚣封闭边界,起兵反叛,成为天下众矢之的。我常怕全国人民对隗嚣极端愤恨,争相屠割,所以连连给他写信,来表达我的怜悯和忧虑。至于听说隗嚣把罪过都推到我身上,而接纳王游翁谄媚佞邪的意见,宣称函谷关以西,举足就可以平定。从现在的局势看,究竟怎样呢?

"我最近到河内郡,慰问隗嚣的儿子隗恂,看见他的仆人吉从西州回来,说隗恂的小弟隗仲舒想见吉,想问隗恂是否已遭意外,竟然说不出话来,早晚哀号哭泣。又说到他家悲惨愁苦的情景,无

法用言语来表达。有怨仇可以指责，却不能用毁灭的手段报复。我听后，情不自禁地哭泣落泪。我一向了解隗嚣孝顺慈爱，曾参、闵子骞也不过如此。孝顺自己的父母，哪有不爱自己的儿子的！能有儿子身戴刑具，而父亲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如同汉高祖要求项羽分羹这类事呢？

“隗嚣平时常说，他所以要拥有军队，是为了保全乡土和父母的坟墓；又说只是优待士大夫罢了。可是现在所要保全乡土的即将丧失灭亡，所要保全的祖坟即将毁坏，所要优厚的即将反叛轻视。隗嚣曾蔑视公孙述而不接受他的爵位，今天却和那些平庸无能之辈要去依附他，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如果公孙述也要以长子做人质，隗嚣将从哪里去找长子给他呢？从前，公孙述唯独要以王相待，却被隗嚣拒绝；现在进入老年，却要低着头和小孩们挤在一个养马槽里吃食，在怨家的朝廷里并肩做官吗！

“现在东汉对待您的情意很深厚，期望很大，你应该请牛邯和受人尊重的长辈共同说服隗嚣。如果说服不了，确实应该调头离开。前些时，我观看地图，看到天下郡、国有一百零六个，怎么能够用陇西、天水两个小郡来抵抗华夏一百零四个郡、国呢？您侍奉隗嚣，对外有君臣的道义，对内有朋友的交情。说到君臣，本应直言规劝，以理相争；说到朋友，也应相互切磋商议。怎么能知道他不能成功，却只是软弱退却，不敢说话，拱手而随着他一起陷入灭族之祸呢？现在改变态度，完成计谋，还算不错，过了这个时机，就不好办。况且来歙是天下忠信之士，东汉尊重他，他对隗嚣也很思慕而依依不舍，常独自为隗嚣讲话。我认为东汉，尤其想在这方面建立信誉，决不负约。我不能长久留在边陲，希望你尽快回信相告。”杨广竟然不作回答。

将领们每有疑难而不能决定的事，都向马援请教，对他十分敬重。

14 隗嚣上疏向东汉谢罪说：“官民听说大军突然到来，惊恐惧

怕，只求自救，我不能禁他们。我的部队虽然打了大胜仗，但我不敢废弃做臣子的礼节，亲自把军队追回。从前，虞舜侍奉他父亲，他父亲用大棍打他，他就逃跑；用小棍打他，他就承受。我虽然不聪明，也不敢忘这个道理。而今我的事情在当今皇朝掌握之中，赐我死，我就死；加我刑，我就受刑。如蒙宽恕，再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那我死也感激不尽。"主管部门认为隗嚣的话傲慢，请杀掉他的儿子隗恂；皇上不忍心，又派遣来歙到汧县赐亲笔信给隗嚣，说："从前汉高祖的大将柴武将军说：'陛下宽厚仁慈，诸侯中即使有逃亡叛变以后又来归顺的，都恢复他原有的职位称号，决不杀戮。'现在你如果自缚其手，不再抵抗，再派遣隗恂的弟弟来朝廷做人质，那你的爵位官禄都可保全，洪福齐天。我年近四十，在军旅中生活了十年，厌恶那些大话、空话。如果不想这样做，就不必回报。"隗嚣知道皇上已看穿他的诈骗术，就派遣使者到成都向公孙述称臣。

15 匈奴和卢芳在边境不断侵扰，皇上就命中德侯刘飒出使匈奴，谋求重修旧好。匈奴单于骄横傲慢，虽然也派使臣到洛阳复命，但侵扰照旧。

七　年

1 春，三月，罢郡国轻车、骑士、材官，令还复民伍。

2 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遣兵往来，为之援势[1]。

3 癸亥晦，日有食之。诏百僚各上封事[2]，其上书者不得言圣。太中大夫郑兴上疏曰："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愿陛下屈己从众，以济群臣让善

之功。顷年日食多在晦，先时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3]，垂意《洪范》之法。"帝躬勤政事，颇伤严急，故兴奏及之。

4 夏，四月，壬午，大赦。

5 五月，戊戌，以前将军李通为大司空。

6 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陈元上疏曰："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4]，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5]，太宗假宰辅之权[6]。及亡新王莽，遭汉中衰，专操国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7]，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激讦为直，至乃陪仆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谋，身为世戮。方今四方尚扰，天下未一，百姓观听，咸张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8]，屈节待贤[9]，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帝从之。

7 酒泉太守竺曾以弟报怨杀人[10]，自免去郡；窦融承制拜曾武锋将军[11]，更以辛肜为酒泉太守。

8 秋，隗嚣将步骑二万侵安定，至阴槃[12]，冯异率诸将拒之；嚣又令别将下陇攻祭遵于汧；并无利而还。

帝将自征隗嚣，先戒窦融师期，会遇雨，道断，且嚣兵已退，乃止。

帝令来歙以书招王遵，遵来降，拜太中大夫，封向义侯。

9 冬，卢芳以事诛其五原太守李兴兄弟；其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乔扈各举郡降，帝令领职如故。

10 帝好图谶，与郑兴议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11 南阳太守杜诗政治清平，兴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方于召信臣。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注释】

①援势：虚张声势以为援助。

②封事：密封的奏章。古代百官上书奏机密事，为防泄露，用皂囊封缄呈进，故称封事，也称封章。

③柔克：以柔和之道治事。《尚书·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

④夷吾：即管仲。

⑤相国：指萧何。

⑥宰辅：指申屠嘉。

⑦公辅：三公和辅相。

⑧劳心：费心思。

⑨屈节：降身相从，谦恭的样子。

⑩弟报怨杀人：指竺曾弟竺要报仇，杀属国侯王胤等。

⑪承制：秉承皇帝旨意。

⑫阴槃：县名，在今陕西长武县。

【译文】

七年(辛卯，公元31年)

1 春，三月，免除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命令他们回到民间

去。

2 公孙述封隗嚣为朔宁王，派出军队往来造声势，作为援助。

3 三十日，日食。皇上诏令百官各自呈密封的奏章，上书的人不能说“圣”字。太中大夫郑兴上疏说：“国家没有好的政治制度，就被日月所惩罚。关键在于顺应民心，用人得当。现在公卿大夫多数推举渔阳郡太守郭伋可以出任大司空，而陛下却不及时决定。外面谣言流传，都说‘朝廷要用有功之臣。’启用功臣当朝廷命官，那样，就使人不称其位，位不宜其人。请陛下委曲自己，顺从大家的意见，以发挥群臣互相谦让的美德。近年，日食大多发生在月末，日月提前重合，都是由于月亮运行过快的缘故。太阳是君主的形象，月亮是臣子的形象，君主过急而臣子迫切，所以月亮运行得快。而今陛下高尚明达，而群臣却惶恐不安。应当以柔和之道治事，留意《尚书·洪范》治国的大法。”皇上亲自处理政事，很被严厉急躁所害，所以郑兴上奏提醒他。

4 夏，四月，十九日，大赦。

5 五月，初六，皇上任命前将军李通为大司空。

6 大司农江冯上书说：“应命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陈元上奏疏说：“我听说以臣下为老师的，可成皇帝；以臣下为宾客的，可成霸王。所以周武王以姜太公为老师，齐桓公以管仲为仲父。就近而言，汉高祖对相国萧何的礼遇特别优厚，汉文帝授予宰相申屠嘉权柄。等到王莽建立新朝，遭遇到西汉中度衰落，王莽独自操纵国家大权而窃取天下。就他自己来说，不信任群臣，剥夺三公和辅相职的权，降低宰相的威严，把探察揭发隐私为明察，揭发人的过失为正直，以至于家仆告发主人，儿子、弟弟告发父亲、哥哥。法网严密，刑法苛刻，大臣们都无所措手足。即使这样，仍不能禁止董忠的叛变，王莽本人也遭杀身之祸。现在全国各地仍然混乱，天下还没有统一，百姓睁大眼睛观看，竖起耳朵倾听。陛下应该遵循周文王、周武王的典籍制度，承继祖先遗留的美德，用心结交知识分子，

谦恭招待贤能的人,实在不应该派有关部门监督考核三公、辅相的名位。"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7 酒泉郡太守竺曾因自己弟弟报私仇而杀人,就自行辞职离郡。窦融秉承皇帝旨意,任命竺曾为武锋将军,另派辛彤为酒泉郡太守。

8 秋,隗嚣率领三万兵马侵犯安定郡,抵达阴槃县,冯异率领诸将领抵御。隗嚣又命其他将领率军下陇山,到汧县攻打祭遵。隗嚣都没有取胜而返回。

皇上准备亲自征伐隗嚣,先和窦融商定出兵的日期,恰好遇上天下雨,道路中断,而且隗嚣的军队已撤退,就停止出兵。

皇上命来歙写信招降王遵,王遵前来投降。皇上任命王遵为太中大夫,封为向义侯。

9 冬,卢芳因事杀他的五原郡太守李兴兄弟;他的朔方郡太守田飒、云中郡太守乔扈各自举郡投降,皇上命他们留任原职。

10 皇上喜好宣扬符命占验的书,和郑兴商议郊外祭祀天地的事,说:"我想用符命占验之法来推断,怎么样?"郑兴回答说:"我不研究符命占验之术!"皇上发怒说:"你不研究符命占验,是认为它不对吗?"郑兴惊慌说:"我没有学过,亦不是认为它不对。"皇上的怒气才消。

11 南阳郡太守杜诗施政清廉公平,兴利除害,人民都安逸无忧。杜诗又兴修水利,大量开垦荒地,南阳郡内,家家户户都很富足。当时人们把杜诗比成西汉元帝时的南阳郡太守召信臣。南阳地区流传着称颂他的话:"从前有召父,现在有杜母。"

八● 年

1 春,来歙将二千余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袭略

阳[1]，斩隗嚣守将金梁。嚣大惊曰："何其神也！"帝闻得略阳，甚喜，曰："略阳，嚣所依阻，心腹已坏，则制其支体易矣！"

吴汉等诸将闻歙据略阳，争驰赴之。上以为嚣失所恃，亡其要城，势必悉以精锐来攻；旷日久围而城不拔，士卒顿敝，乃可乘危而进。皆追汉等还。隗嚣果使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2]，牛邯军瓦亭[3]。嚣自悉其大众数万人围略阳，公孙述遣将李育、田弇助之，斩山筑堤，激水灌城。来歙与将士固死坚守，矢尽，发屋断木以为兵。嚣尽锐攻之，累月不能下。

夏，闰四月，帝自将征隗嚣，光禄勋汝南郭宪谏曰："东方初定，车驾未可远征。"乃当车拔佩刀以断车靷[4]。帝不从，西至漆。诸将多以王师之重，不宜远入险阻，计尤豫未决[5]；帝召马援问之。援因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6]，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昭然可晓。帝曰："虏在吾目中矣！"明旦，遂进军，至高平第一。

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是时军旅草创[7]，诸将朝会礼容多不肃，融先遣从事问会见仪适。帝闻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会，待融等以殊礼。

遂共进军，数道上陇。使王遵以书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于是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嚣将妻子奔西城[8]，从杨广，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阳围

解。帝劳赐来歙，班坐绝席[99]，在诸将之右，赐歙妻缣千匹。

进幸上邽，诏告隗嚣曰："若束手自诣，父子相见，保无他也。若遂欲为黥布者[100]，亦自任也。"嚣终不降，于是诛其子恂。使吴汉、岑彭围西城，耿弇、盖延围上邽。

以四县封窦融为安丰侯[101]，弟友为显亲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102]，遣西还所镇。融以久专方面，惧不自安，数上书求代；诏报曰："吾与将军如左右手耳，数执谦退，何不晓人意！勉循士民，无擅离部曲[103]！"

颍川盗贼群起，寇没属县，河东守兵亦叛，京师骚动。帝闻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横之言[104]。"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东驰，赐岑彭等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九月，乙卯，车驾还宫。帝谓执金吾寇恂曰："颍川迫近京师，当以时定。惟念独卿能平之耳，从九卿复出以忧国可也！"对曰："颍川闻陛下有事陇、蜀，故狂狡乘间相诈误耳[105]。如闻乘舆南向，贼必惶怖归死，臣愿执锐前驱。"帝从之。庚申，车驾南征，颍川盗贼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106]："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长社[107]，镇抚吏民，受纳余降。

东郡、济阴盗贼亦起[108]，帝遣李通、王常击之。以东光侯耿纯尝为东郡太守[109]，威信著于卫地[110]，遣使拜太中大夫，使与大兵会东郡。东郡闻纯入界，盗贼九千余人皆诣纯降，大兵不战而还；玺书复以纯为东郡太守。戊寅，车驾还自颍川。

2 安丘侯张步将妻子逃奔临淮，与弟弘、蓝欲招其故众，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陈俊追讨，斩之。

3 冬，十月，丙午，上行幸怀；十一月，乙丑，还雒阳。

4 杨广死，隗嚣穷困，其大将王捷别在戎丘[89]，登城呼汉军曰："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愿诸将军亟罢，请自杀以明之。"遂自刎死。

初，帝敕吴汉曰："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90]，宜悉罢之。"汉等贪并力攻嚣，遂不能遣，粮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没丈余。会王元、行巡、周宗将蜀救兵五千余人乘高卷至[91]，鼓譟大呼曰[92]："百万之众方至！"汉军大惊，未及成陈，元等决围殊死战，遂得入城，迎嚣归蜀[93]。吴汉军食尽，乃烧辎重，引兵下陇，盖延、耿弇亦相随而退。嚣由兵威[94]诸营，岑彭为后拒，诸将乃得全军东归；唯祭遵电护不乱。[95]汉等复屯兵长安，岑彭还津[illegible]，北地、天水、陇西复反为盗。

校尉太原温序为嚣将苟宇所获，宇晓譬数四[96]。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虏何敢迫胁汉将！"因以节植杀数人。宇众争欲杀之，宇止之曰："此义士，死节[97]，可赐以剑。"序受剑，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杀，无令须污土！"遂伏剑而死。从事王忠持其丧归雒阳，诏赐以冢地，拜三子为郎。

5 十二月，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帝复其王号。

6 是岁，大水。

【注释】

①番须:地名,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回中:道名,即关中平原通往陇东高原的交通要道。南起千河河谷,北出萧关,抵清水河关,途中经古回中宫。 略阳:县名,在今甘肃秦安县。

②鸡头道:地名,在今甘肃平凉县西。

③瓦亭:地名,在今甘肃平凉西南。

④车靷(yǐn 引):引车前行的皮带,一端系在马颈的皮套上,一端系在车轴上。

⑤尤(yóu 尤)豫:迟疑不定。

⑥土崩:像土倒塌,比喻溃败不可收拾。

⑦草创:凡事初设均称草创。

⑧西城:即西县城,在今甘肃天水县。

⑨绝席:不同席。独坐一席,以示尊显。

⑩黥布:即英布,曾犯法被黥面,故又称黥布。汉高祖十一年,韩信、彭越被杀,英布不自安,遂发兵反,汉高祖亲征,英布败走长沙,为番阳人所杀。

⑪四县:指安丰(河南固始)县、阳泉(安徽霍丘)县、蓼安(河南固始)县、阜(安徽凤阳)县。

⑫五郡太守皆封列侯:"皆"指,功文侯;梁统,成文侯;史苞,顺文侯;耿弇,景武侯;耿纯,辅文侯;邳彤,共文侯。

⑬部曲:古时军队的编制单位。

⑭部子横:即鲍永。

⑮诖(guà 挂)误:被别人牵连而受到处分或损害。

⑯遮道:拦路。

⑰长社:县名,在今河南长葛县。

⑱济阴:郡名,在今山东定陶县。

⑲东光:县名,即今河北东光县。

⑳卫:即东郡,在今河南濮阳县。

㉑戎丘:城名,在西城西北。

㉒沮(jǔ 举)败:败坏。

㉓卒至:突然而到。

㉔鼓譟(gǔ zào 鼓造):出战时擂鼓呐喊,以张声势。

㉕冀：县名，在今甘肃甘谷县。

㉖津乡：县名，在今湖北江陵县。

㉗晓譬：明白劝说。

㉘死节：守节义而死。

【译文】

八年（壬辰，公元32年）

1春，来歙率领二千余人伐山开路，从番须、回中道直接袭击略阳县，斩隗嚣的守将金梁。隗嚣大为震惊，说："多么神速！"皇上听说取得略阳县，非常高兴，说："略阳县，是隗嚣所依靠的重要屏障，心腹已经破坏，那么，割断他的肢体也就容易了。"

吴汉等将领听说来歙占据略阳县，争着率军赶去。皇上认为隗嚣失去依靠，丢掉了他重要的城邑，势必出动他所有精锐部队来进行反攻。经过较长时间的包围，却不能攻下城邑，士兵困顿疲惫，这时，才就可以乘敌之危而进攻。于是，皇上命令追回吴汉等人。隗嚣果然派王元在陇坻抗御，行巡在番须口防守，王孟堵住鸡头道，牛邯驻扎在瓦亭。隗嚣亲自率领大军数万人包围略阳县。公孙述也派遣将领李育、田弇协助作战。挖山筑堤，阻遏水势，使城灌城。来歙和将士们誓死坚守，箭射完了，就拆除房屋，砍断木头作为兵器。隗嚣用所有精锐部队攻城，几个月都攻不下。

夏，闰四月，皇上亲自率军征伐隗嚣，光禄勋汝南人郭宪劝谏说："东方刚刚平定，天子不可远征。"于是挡住车驾，拔出佩刀，割断引车前行的皮带。皇上不听从，向西到漆县。将领们多数认为：皇上率领的军队是很庄重的，不宜深入艰难阻塞之地。皇上迟疑不定，就召见马援，询问意见。马援于是说，隗嚣的将领们有溃败不可收拾之势，如果我们进军，必然会出现势如破竹之势。接着在皇上面前，把米粮聚集山谷的样子，指点规划敌我双方的形势，展示各路大军进军的路线，剖析十分清楚。皇上说："敌人已完全在我的眼

中!"第二天早晨,大军就进发,到达高平县第一城。

窦融率领五个郡太守以及羌族、小月氏等几万步兵骑士、五千余辆辎重车,和皇上的大军会合。当时军队还处于草创阶段,将领们朝见皇帝的礼节法度还不十分严肃,窦融先派从事诸示朝见礼节。皇上听后认为很好,拿这件事告诉文武百官,就设置酒宴,大会群臣,用特殊的礼遇来对待窦融等人。

于是,分成几路同时进军上陇山。皇上派王遵写信招降牛邯,牛邯答应降服。皇上任命牛邯为太中大夫。这样,隗嚣的十三位大将、天水郡所属的十六个县、十余万部下全部归降。隗嚣带着妻子儿女逃到西城县,依从杨广。公孙述的将领田弇、李育退守上邽县。略阳县被围解除。皇上慰劳、赏赐来歙,独坐一席,在将领们的上首,以示尊显。还赐给来歙的妻子一千疋细绢。

皇上进军抵达上邽县,诏告隗嚣说:"你如果自缚其手前来投降,父子可以相见,保证不会有其他事故。如果一定想做黥布,也随你便。"隗嚣始终不肯投降。于是诛杀他的儿子隗恂。派遣吴汉、岑彭包围西城县,耿弇、盖延包围上邽县。

皇上用四个县封给窦融,做安丰侯,封窦融的弟弟窦友为显亲侯,以及五个郡的太守都被封为列侯,派他们回到西边各自的任所。窦融因长期在一个地方独揽大权,心里惶恐不安,屡次上书请派人替代。皇上下诏回答说:"我和将军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您屡次要求辞职,为什么就不明了我的心意?您要好好勉励安抚官吏、百姓,不要擅自离开自己的部队。"

颍川郡的盗贼蜂起,掠夺侵占所属县城;河东郡的守军也叛变,京城为之不安。皇上听到这消息,说:"我很后悔不听郭宪的话!"秋,八月,皇上从上邽县日夜兼程,向东边奔驰。赐给岑彭等人书信说:"如果攻陷两城,就可率军向南攻打公孙述。人皆不知足,既平定了陇西郡,又渴望得到蜀国。每一次发动军队出征,头发与胡须都为之而变白!"

九月，初一，皇上回宫。皇上对执金吾寇恂说："颍川临近京城，应当及时平定。我想只有您才能将它平定。请您以九卿身份，为国率军出征。"寇恂回答说："颍川郡的盗贼听说陛下远征陇西、蜀国，所以那些狂夫、狡猾之徒，乘机作乱，只不过被人所连累罢了。如果他们听说陛下向南征代，盗贼一定惶恐而归顺。我愿意手执兵器，做陛下的先锋。"皇上同意。初六，皇上率军南征，颍川郡盗贼全部投降。寇恂竟没有被任命为颍川郡太守，百姓都在道路上挡住皇上的去路，请求说："望求陛下把寇恂再借给我们一年。"于是，皇上就把寇恂留在长社县，安定抚慰官民，收容投降的残余盗贼。

东郡、济阴郡的盗贼也纷纷兴起，皇上派遣李通、王常率军去攻击他们。因为东光侯耿纯曾做过东郡太守，在东郡地区很有威信，皇上就派使臣任命耿纯为太中大夫，让他李通等率领的军队在东郡会合。东郡盗贼听说耿纯进入东郡界，就有几千余人向耿纯投降，大军没有经过交战而回师。皇上用玺书再度任命耿纯为东郡太守。二十四日，皇上从颍川郡回洛阳。

2 安丘侯张步带领妻子儿女逃到临淮，和他弟弟张弘、张蓝想招集他过去的部下，乘船入海。琅邪郡太守陈俊追击，将他们杀了。

3 冬，十月，二十二日，皇上前往怀县。十一月，十三日，皇上返回洛阳。

4 杨广去世，隗嚣处于穷途末路。隗嚣的大将王捷驻扎在戎丘城，王捷登上城楼向东汉军高喊："替大王隗嚣守城的人，明知必死，但绝无二心。请你们赶快停止进攻，让我用自杀来表明心意。"于是，拔剑自杀而死。

当初，皇上对吴汉下命令说："各郡兵士只是徒然耗费粮食，如有人逃亡，就会败坏军心，应该全部遣散。"吴汉等人贪图用众多兵力攻打隗嚣，因而不愿遣散。于是，粮食日渐减少，官兵疲惫，逃跑的人很多。岑彭堵塞谷水，引水灌进西城，水位距城头只一丈有余。恰好这时王元、行巡、周宗率领公孙述的救兵五千余人，从高处突

然到来，击鼓号叫："百万大军到了！"东汉军队大惊，来不及摆好阵势。王元等经拚死战斗突破重围，才得以进入西城，护送隗嚣回到冀县。吴汉军粮吃光。就烧掉辎重准备，率领军队下陇山。盖延、耿弇也相继撤退。隗嚣派出军队跟着追打，岑彭就率军断后，将领们才得以全军东归。只有祭遵驻军在汧县没有撤退。吴汉等人又驻军长安，岑鼓回到津乡。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陇西等郡又反为隗嚣所有。

校尉太原人温序被隗嚣的将人苟宇所俘获，苟宇一再明白譬解，劝温序投降。温序大怒，斥责苟宇等人说："你们这些匪徒怎么敢胁迫汉将！"然后就用手中符节击杀数人。苟宇的左右争着要杀死温序，苟宇制止他们说："他是位义士，为节操而死，可以赐他一把宝剑。"温序接受宝剑，把胡须衔在嘴里，对左右的人说："既被贼所杀，不要使胡须落地被土弄脏。"于是拔剑自杀而死。从事王忠护送他的灵柩回洛阳。皇上下诏赐给他墓地，任命他的三个儿子为郎官。

5十二月，高句丽王派使臣入朝进贡，皇上恢复他的王位。

6这一年，发生水灾。

九 年

1春，正月，颍阳成侯祭遵薨于军[1]；诏冯异并将其营。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尽与士卒；约束严整，所在吏民不知有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2]。临终，遗戒薄葬；问以家事，终无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丧至河南，车驾素服临之，望哭哀恸；还，幸城门，阅过丧车，涕泣不能已；丧礼成复亲祠以太牢。诏大长秋、谒

者、河南尹护丧事，大司农给费。至葬，车驾复临之；既葬，又临其坟，存见夫人、室家。其后朝会，帝每叹曰："安得忧国奉公如祭征虏者乎！"卫尉铫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群臣各怀惭惧。"帝乃止。

2 隗嚣病且饥，餐糗糒[1]，恚愤而卒[2]。王元、周宗立嚣少子纯为王，总兵据冀。公孙述遣将赵匡、田弇助纯，帝使冯异击之。

3 公孙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汎将数万人下江关，击破冯骏等军，遂拔巫及夷道、夷陵[3]，因据荆门、虎牙[4]，横江水起浮桥、关楼，立攒柱以绝水道，结营跨山以塞陆路，拒汉兵。

4 夏，六月，丙戌，帝幸缑氏[5]，登辕辕[6]。

5 吴汉率王常等四将军兵五万余人击卢芳将贾览、闵堪于高柳[7]；匈奴救之，汉军不利。于是匈奴转盛，钞暴日增[8]。诏朱祐屯常山[9]，王常屯涿郡[10]，破奸将军侯进屯渔阳，以讨虏将军王霸为上谷太守，以备匈奴。

6 帝使来歙悉监护诸将屯长安，太中大夫马援为之副。歙上书曰："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荡，则述智计穷矣。宜益选兵马，储积资粮。今西州新破，兵入疲馑，若招以财谷，则其众可集。臣知国家所给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于是诏于汧积谷六万斛。秋八月，来歙率冯异等五将军讨隗纯于天水。

7 骠骑将军杜茂与贾览战于繁畤[11]，茂军败绩。

8 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所有[14]。隗嚣不能讨，因就慰纳，发其众与汉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15]，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16]，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治其怨结，岁时巡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译，通导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帝从之。以牛邯为护羌校尉。

9 盗杀阴贵人母邓氏及弟訢。帝甚伤之，封贵人弟就为宣恩侯。复召就兄侍中兴，欲封之，置印绶于前。兴固让曰："臣未有先登陷陈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令天下觖望[17]，诚所不愿！"帝嘉之，不夺其志。贵人问其故，兴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娶睨公主[18]，患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今奢益为观听所讥。"贵人感其言，深自降挹[19]，卒不为宗亲求位。

10 帝召寇恂还，以渔阳太守郭伋为颍川太守。伋招降山贼赵宏、召吴等数百人，皆遣归附农；因自劾专命，帝不以咎之。后宏、吴等党与闻伋威信，远自江南，或从幽、冀，不期俱降，骆驿不绝。

11 莎车王康卒，弟贤立，攻杀拘弥、西夜王[20]，而使康两子王之。

【注释】

①祭遵(？—公元33年)：字弟孙。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市)人。初从刘秀转战河北，为军市令，迁刺奸将军。建武二年(公元26年)，任征虏将军，封颍阳侯。打败割据渔阳的彭宠，攻占其地。建武九年(公元33年)，进攻隗嚣时，死于军中。

②雅：书名，即《尔雅》。投壶：古代人宴会时的游戏。设特制的壶，宾主以次投矢其中，中多的为胜，输的就饮酒。

③糗糒(qiu bei 球备)：干饭。

④隗嚣(？—公元33年)：字季孟。天水成纪(今甘肃秦安)人。王莽末年，被当地豪强拥立，据有天水、武都、金城(均在甘肃)等郡。一度依附刘玄，自称西州上将军。建武九年(公元33年)，以屡为东汉军所败，忧忿而死。

⑤巫：县名，在今四川巫山县。夷道：县名，在今湖北宜都县。夷陵：县名，在今湖北宜昌市。

⑥荆门山：一名郢门山，在今湖北宜都县西北长江西南岸，东北与宜昌市虎牙山隔江相望。

⑦候氏：县名，在今河南偃师县。

⑧缑氏：县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接巩县，登封两县界。

⑨高柳：县名，在今山西阳高县。

⑩钞暴：劫掠滋扰。

⑪[illegible]：县名，在今河北[illegible]县。

⑫[illegible]：在今河北[illegible]县。

⑬繁畤：县名，在今山西浑源县。

⑭金城：郡名，在今甘肃永清县。

⑮左衽(ren 任)：衽，衣襟。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不同于中原一带人民的右衽。

⑯恚(hui 惠)：怨恨。

⑰觖(jué 厥)望：因不满意而怨恨。

⑱眄睨(miǎn ni 面溺)：斜着眼睛，表示轻傲的神态。

⑲挹(yi 益)：通"抑"，谦退。

⑳拘弥：国名，作扜弥国，本西域城国，在今新疆于田县。西夜：国名，本西域国，在今新疆叶城县。

【译文】

九年(癸巳,公元33年)

1 春,正月,颍阳成侯祭遵在军中去世。皇上诏令冯异合并祭遵的军队。祭遵为人廉洁、节俭、谨慎,克己奉公,每有赏赐都分给士兵。对部下规约很严,所以军纪严明,所到之处,地方官民都不知有军队存在。取用人才,都采纳儒家学术的人,在宴会上作乐,一定歌唱《雅》诗,作投壶游戏。临终时,祭遵遗嘱薄葬。问起家事,始终不说一句话。皇上怜悯哀悼他真切至极。祭遵的灵柩运到河南郡,皇上穿着丧服亲临吊丧,失声痛哭。回宫时,路过城门,看灵车经过,痛哭流涕不能克制。丧礼举行之后,皇上又亲自用牛、羊、猪各一祭奠。下诏令大长秋、谒者、河南尹主持丧事,由大司农负担费用。到了下葬那天,皇上又亲临葬地。下葬之后,又亲自到墓前致哀,慰问祭遵夫人和家属。后来,文武百官朝见皇上时,皇上往往叹息说:"我到哪里再找像祭遵这样忧念国事、以公事为重,不徇私情的人啊!"卫尉姚期说:"陛下十分仁爱,哀悼思念祭遵不已,使文武群臣各自感到惭愧而惶恐不安。"皇上才停止念叨。

2 隗嚣既害病,又遇上饥荒,只能吃到干粮,愤恨而死。王元、周宗就立隗嚣的小儿子隗纯为王,统率军队,据守冀县。公孙述派遣将领赵匡、田弇援助隗纯。皇上派遣冯异率军去攻打他们。

3 公孙述派遣他的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汎率领数万人出江关,击败东汉将领冯骏等军队,于是攻陷巫县、夷道、夷陵等县。随后占领荆门山、虎牙山,在长江上架起浮桥、关楼,把灌木丛聚起来,竖立在江中断绝航道,跨山连接为营,用来堵塞陆路,以抗拒汉军。

4 夏,六月,初六,皇上驾临缑氏县,登上辕辕山。

5 吴汉率领王常等四位将军统人五万余人,攻打驻守在高柳县的卢芳部将贾览、闵堪。匈奴派兵来救援他们,东汉军失利。于是,匈奴转为强盛,劫掠滋扰,日益严重。皇上诏令朱祐在常山郡驻军、

王常在涿郡驻军、破奸将军侯进在渔阳郡驻军，任命讨虏将军王霸为上谷郡太守，以防备匈奴。

6 皇上命来歙全权督察驻守在长安的军队，命太中大夫马援为他的副手。来歙上书说："公孙述是依靠陇西、天水二郡作为屏障，所以能苟延残喘。现在这两郡已被平定，公孙述再无计可施了。我们应该选征兵马，储备粮草。现在西州刚刚被打败，军民疲劳饥饿，如用钱财粮食招抚他们，那样，当地军民就能很快集结起来。我知道国家要供给的不止是一支军队，财政困难，然而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皇上认为他说的对。如是，诏令汧县积储六万斛粮食。秋，八月，来歙率领冯异等五位将军，到天水郡征伐隗纯。

7 骠骑将军杜茂在繁畤县与贾览交战，杜茂军队被打败。

8 西羌各部落从王莽末年迁徙到边塞之内，金城郡所属各县多被他们所占据。隗嚣无力征讨，随即就安慰、收容，利用他们和东汉对抗。司徒缘班彪上书说："现在凉州各地都有归降的羌人。羌族人是披头散发，衣服是在左边开襟。而他们和汉人混杂相处，风俗习惯完全不同，语言又不通。他们经常被小官吏及狡猾之徒所侵掠，穷困怨怒，无以为生，所以导致他们反叛。南方蛮夷侵犯作乱，都是因此而起的。根据旧制，益州地区设置蛮夷骑都尉，幽州地区设置领乌桓校尉，凉州地区设置护羌校尉，都执持符节而治，处理民族间内部的纷争，每年巡视各地，了解他们的疾苦。并经常派遣翻译，去疏通关系，及时了解动静，使塞外的羌人、夷人充当官吏耳目，州、郡因此可以有所戒备。现在应该恢复从前的制度，以示威严，加强防备。"皇上采纳班彪的意见。任命牛邯为护羌校尉。

9 强盗杀害阴贵人的母亲邓氏和弟弟阴訢。皇上感到非常悲伤，就封阴贵人的弟弟阴就为宣恩侯。又召见阴就的哥哥侍中阴兴，也要封他侯爵，把印章绶带放在阴兴面前。阴兴坚持谦让说："我没有登敌城、攻陷军阵的功劳；可是，一家之中，已有好几个人承蒙受爵

封土，使天下人因此不满而怨恨，确实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皇上赞美他，也就不强改其意愿了。阴贵人问阴兴为什么要这样做，阴兴说："外戚之家苦于不知谦让退避，嫁女儿要配王侯，娶媳妇就邪视公主，我的内心实感到不安。富贵是有极限的，人应当知足，浮夸奢侈更被世人讥笑。"阴贵人被他的话所感触，自己更谦恭退让，始终不替亲属求取官爵。

10 皇上征召寇恂回洛阳，任命渔阳郡太守郭伋为颍川郡太守。郭伋招降山贼赵宏、召吴等数百人，都遣送回乡务农。然后就弹劾自己擅自放回降贼。皇上都不归罪于他。后来，赵宏、召吴等有逃亡在外党徒听闻郭伋威信，从遥远的江南，或从幽州、冀州，不约而同前来投降，络绎不绝。

11 莎车国王康去世，由弟弟贤继位，攻打诛杀拘弥、西夜两国国王，而派康的两个儿子去当两国国王。

十 年

1 春，正月，吴汉复率捕虏将军王霸等四将军六万人出高柳击贾览，匈奴数千骑救之，连战于平城下[1]，破走之。

2 夏阳节侯冯异等与赵匡、田弇战且一年，皆斩之。隗纯未下，诸将欲且还休兵，异固持不动，共攻落门[2]，未拔。夏，异薨于军[3]。

3 秋，八月，己亥，上幸长安。

4 初，隗嚣将安定高峻拥兵据高平第一，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围之，一岁不拔。帝自将征之，寇恂谏曰："长安道里居中，应接近便，安定陇西必怀震惧；此从容一处，可以制

四方也。今士马疲倦，方履险阻，非万乘之固也。前年颍川，可为至戒。”帝不从，进幸汧。峻犹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玺书至第一，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将诛之。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应，遂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

5 冬，十月，来歙与诸将攻破落门，周宗、行巡、苟宇、赵恢等将隗纯降，王元奔蜀。徙诸隗于京师以东。后隗纯与宾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诛之。

6 先零羌与诸种寇金城、陇西，来歙率盖延等进击，大破之，斩首虏数千人。于是开仓廪以赈饥乏，陇右遂安，而凉州流通焉。

7 庚寅，车驾还宫。

【注释】

①平城：县名，在今山西大同市。

②落门：聚名，即今甘肃武山县东洛门镇。

③冯异（？～公元34年）：东汉初年将领。字公孙。颍川父城（今河南宝丰县）人。新莽时，任郡掾。后归刘秀，在河北参与消灭王郎割据势力，并镇压铁胫等农民军。刘秀即位后，诸将并坐论功，他常避树下，军中号为“大树将军”。

因功被封为阳夏侯，任征西大将军。后率军进攻隗嚣儿子隗纯，死于军中。

④武威：县名，在今甘肃民勤县。

⑤金城：郡名，在今甘肃永清县。

【译文】

十年(甲午，公元34年)

1 春，正月，吴汉又率领捕虏将军王霸等四位将军共六万人从高柳县出击贾览，匈奴数千骑兵援救贾览，在平城县下多次交战，匈奴骑败逃。

2 夏阳节侯冯异等同赵匡、田弇交战将近一年，最后斩了赵匡和田弇。但隗纯还没有被打败，这时东汉将领们想暂时返回休整，冯异坚决不同意，就一起出兵攻打落门聚，未能攻下。夏，冯异在军中去世。

3 秋，八月，二十五日，皇上驾临长安。

4 当初，隗嚣的将领安定县人高峻率军据守高平第一城，东汉建威大将军耿弇等率军包围，历时一年，未能攻陷。皇上准备亲自率军征伐，寇恂劝谏说："长安居于洛阳和高平的中间，要接应是很近便，陛下座镇长安，安定、陇西二郡必定震动恐惧。长安是个安稳的地方，可以牵制四方。现在人马疲倦，要深入艰险阻塞的地方，不是天子最安全的计策。前年颍川郡群盗蜂起的事件，应引以戒。"皇上不听，进军到汧县。高峻还是不降，皇上就派遣寇恂前往招降。寇恂捧着玺书到第一城，高峻派遣军师皇甫文出来拜见，言辞礼节都很傲慢。寇恂大怒，要杀皇甫文。将领们劝谏说："高峻有精兵一万，有很强劲的弓弩，拦住西边陇西郡的通道，几年都不能攻下。今天要招降高峻，却反而杀他的使节，恐怕不好吧？"寇恂不听，杀了皇甫文，放他的副使回去转告高峻说："军师没有礼貌，已被我杀了！要投降，就赶快投降；不想投降，就继续坚守。"高峻惊慌恐惧，当天就打开城门投降。将领们都向寇恂祝贺，就顺便问说："请问您，杀

了他的使节，却能使他开城投降，这是什么道理？"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也是为高峻出谋划策的智囊。这次前来，言辞傲慢，一定没有归降的意思。如果保全他，皇甫文的计谋就能得逞；杀掉他，就可以使高峻丧胆，所以开城投降。"将领们都说："您的胆略不是我们所能赶得上的。"

5 冬，十月，来歙和将领们攻陷落门聚，周宗、行巡、荀宇、赵恢等领着隗纯投降。王元投奔公孙述。皇上把隗姓宗族迁到京师以东的地方去。后来，隗纯和宾客们逃往匈奴，逃到武威县，被捕，处死。

6 先零羌和其他部落一起侵犯金城、陇西二郡，来歙率领盖延等给以回击，大败他们，斩首数千人。然后打开粮仓，救济饥民，于是陇山以西终于安定，而凉州诸郡到京师的道路也打通了。

7 十七日，皇上回到洛阳。

十一年

1 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阳，还幸章陵；庚午，车驾还宫。

2 岑彭屯津乡，数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吴汉率诸虏将军刘隆等三将，发荆州兵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与彭会荆门。彭装战船数千艘，吴汉以诸郡棹卒多费粮谷[1]，欲罢之；彭以为蜀兵盛，不可遣，上书言状。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

闰月，岑彭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东风狂急，鲁奇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而攒柱有反杷钩，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岑彭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

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斩任满，生获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

彭上刘隆为南郡太守[2]；自率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长驱入江关。令军中无得虏掠，所过百姓皆奉牛酒迎劳，彭复让不受；百姓大喜，争开门降。诏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辄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号付后将军。选官属守州中长吏。

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粮多，难卒拔，留冯骏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垫江[3]，攻破平曲[4]，收其米数十万石。吴汉留夷陵，装露桡继进[5]。

3 夏，先零羌寇临洮[6]。来歙荐马援为陇西太守，击先零羌[7]，大破之。

4 公孙述以王元为将军，使与领军环安拒河池[8]。六月，来歙与盖延等进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9]，乘胜遂进。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未殊[10]，驰召盖延。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11]，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邪！"延收泪强起，受所诫。歙自书表曰[12]："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13]，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投笔抽刃而绝[14]。帝闻，大惊，省书揽涕；以扬武将军马成守中郎将代之。歙丧还洛阳，乘舆缟素临吊[15]，送葬。

5 赵王良从帝送歙丧还，入夏城门，与中郎将张邯争道，叱邯旋车[16]；又诘责门候，使前走数十步。司隶校尉鲍永劾奏“良无藩臣礼，大不敬。”良尊戚贵重，而永劾之，朝廷肃然。永辟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17]，不避强御[18]。帝常曰：“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

永行县到霸陵，路经更始墓，下拜，哭尽哀而去；西至扶风，椎牛上苟谏冢。帝闻之，意不平，问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张湛对曰：“仁者，行之宗，忠者，义之主也；仁不遗旧，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释。

【注释】

①棹卒：水军。

②南郡：在今湖北江陵县。

③垫江：县名，在今四川合川县。

④平曲：可能是合川县东龙洞沱。

⑤露桡：战船名。

⑥临洮：县名，在今甘肃岷县。

⑦先零羌：汉代羌族的一支。

⑧河池：县名，在今甘肃徽县。

⑨下辨：县名，在今甘肃成县。

⑩未殊：没有断气。

⑪盖延：字巨卿。

⑫书表：汉制，下言于上，分章、奏、表、瑏议四种。表的形式，前面不需开头，直说“臣某言”，后面说“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某官臣甲乙上”。表多用于陈述衷情。

⑬骨鲠：比喻正直。

⑭来歙（？～公元35年）：字君叔。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初事刘玄为吏，后归刘秀，任太中大夫，说隗嚣归汉。后隗嚣反叛，他以精兵袭破其

众，尽取陇右。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率军入蜀攻打公孙述，被其人刺死军中。

⑮缟(gǎo 稿)素：白色丧服。

⑯旋车：掉转车头回去。

⑰抗直：坦率耿直。

⑱强御：横暴有势力的人。

【译文】

十一年(乙未，公元35年)

1 春，三月，初九，皇上驾临南阳郡，返回途中驾临章陵县。二十日，皇上回洛阳。

2 岑彭驻守津乡，曾屡次攻打田戎等，都不能取胜。皇上派遣吴汉率领诛虏将军刘隆等三位将军，征召荆州军六万余人、战马五千匹，与岑彭在荆门山会师。岑彭准备战船数千艘，吴汉因为各郡派来的水兵消耗粮食太多，想遣散他们；岑彭认为公孙述军队强大，不能遣散，上书皇上说明情况。皇上回答岑彭说："大司马习惯陆战，不熟悉水战，荆门山的军事，全由征南大将军岑彭作主。"

闰三月，岑彭在军中广泛招募攻打浮桥的士兵，下令首先登上浮桥的，给予厚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响应招募，挺身而出。当时东风刮得很厉害，鲁奇的船只逆流而上，直向浮桥冲去。而密排在江中的木柱布满反把钩，钩住鲁奇的船只，使它不能进退。鲁奇等只有趁势作拚死战斗，利用风势把火把掷上浮桥，风狂火大，很快浮桥上桥楼被烧而崩塌。岑彭率领大军顺风挺进，所向无敌，公孙述的军队大乱，落水淹死就有几千人；斩了任满，活捉程汎，只有田戎逃掉，到江州去防守。

岑彭上奏请皇上任命刘隆为南郡太守，自己率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等，长驱直入江关。岑彭下军中，不得劫掠抢夺，军队所到之处，百姓都捧着牛肉美酒迎接、慰劳，岑彭又推辞不肯

接受。这样，百姓非常高兴，都争着打开城门投降。皇上诏令岑彭暂时代理益州牧；攻下某郡，就兼任某郡太守。岑彭如果率军离开某郡，就把太守的职务交给后来接防的将领。选拔属官为益州中长吏。

岑彭抵到江州县。因为江州城防坚固，粮食充足，一时很难攻破，就留冯骏看守它；岑彭自己率军乘着胜利，直指垫江县，攻下平曲，获得粮食数十万石。吴汉在夷陵县，得到岑彭战报，率军乘隐蔽战船，继续前进。

3 夏，先零羌侵犯临洮县。来歙推荐马援为陇西郡太守。马援率军回击先零羌，大败他们。

4 公孙述任命王元为将军，命令他和领军环安据守河池县。六月，来歙和盖延等进攻王元、环安，大败他们，攻陷下辨县，乘胜前进。蜀郡人非常恐惧，公孙述就派刺客刺杀来歙。刺到来歙的要害处，但没有马上断气，来歙命人急召盖延。盖延赶来看见来歙被刺的样子，俯地伤心痛哭，不能抬头相看。来歙斥责盖延说："您怎么敢这样！现在我被刺客刺中，无以报国，所以才叫您来，想把军事大权托付给你，你却像小孩子一样只知道哭泣！刀尖虽然插在我身上，我就不能指挥军队杀您吗？"盖延擦干眼泪，勉强站起来，接受来歙的嘱咐。来歙亲手写书表，说："我在夜深人静时，不知被什么人刺伤，已刺中我的要害。我不敢痛惜自己，只恨自己没有尽到职责，给朝廷带来差辱。治理国家以任用贤才为根本，太中大夫段襄，正直无私，可担重任，望陛下裁断明察。我的兄弟不贤，终究恐怕要犯法判罪，还请陛下可怜他们，多多赐予教正。"写罢，把笔丢掉，拔出身上刀刃而断气身亡。皇上知道这件事，大惊，一面看奏章，一面流泪。任命扬武将军马成代理中郎将，接替来歙。来歙的灵柩运回洛阳，皇上穿着丧服，乘车亲自吊丧、送葬。

5 赵王刘良跟随皇上参加送来歙的葬礼回来，进入夏城门，和中郎将张邯争夺道路，大声呵斥张邯车向回转；又指责守卫城门的门

候，命令他向前走数十步。司隶校尉鲍永弹劾刘良："刘良没有诸侯的礼节，犯大不敬之罪。"刘良是最尊贵、最显赫的皇亲，鲍永敢于弹劾他，使朝廷百官肃然起敬。鲍永征召扶风人鲍恢为都官从事。鲍恢为人也刚直不屈，不畏强权显贵。皇上说："皇亲贵戚姑且收敛一点，以回避二鲍，不要让他抓住把柄。"

鲍永巡视各县来到霸陵县，途经刘玄的坟墓，下车跑拜行礼，痛哭竭尽哀思而离开。向西到达扶风，杀牛去祭奠苟谏的坟墓。皇上知道这件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就问公卿说："奉命出使，做这样事，该怎么办？"太中大夫张湛回答说："仁德，是行动的主旨；忠孝，是伦理的根本。仁德的人不忘旧交，忠孝的人，不忘记君王，这是最高尚的情操。"皇上的不平心意才消除。

6 帝自将征公孙述；秋七月，次长安。

7 公孙述使其将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悉兵拒广汉及资中[1]，又遣将侯丹率二万人拒黄石[2]。岑彭使臧宫将降卒五万，从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泝都江而上[3]，袭击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4]。使精骑驰击广都[5]，去成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初，述闻汉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蜀地震骇。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

延岑盛兵于沅水[6]。臧宫众多食少，转输不至，降者皆欲畔叛，郡邑复更保聚，观望成败。宫欲引还，恐为所反；会帝遣谒者将兵诣岑彭，有马七百匹，宫矫制取以自益，

晨夜进兵，多张旗帜，登山鼓譟，右步左骑，挟船而引，呼声动山谷。岑不意汉军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宫因纵击，大破之，斩首溺死者万余人，水为之浊。延岑奔成都，其众悉降，尽获其兵马珍宝。自是乘胜追北[7]，降者以十万数。军至阳乡[8]，王元举众降。

帝与公孙述书，陈言祸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书太息，以示所亲。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皆劝述降。述曰："废兴，命也，岂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复言。少、隆皆以忧死。

8 帝还自长安。

9 冬，十月，公孙述使刺客诈为亡奴，降岑彭，夜，刺杀彭[9]；太中大夫监军郑兴领其营，以俟吴汉至而授之。彭持军整齐，秋毫无犯。邛谷王任贵闻彭威信，数千里遣使迎降；会彭已被害，帝尽以任贵所献赐彭妻子。蜀人为立庙祠之。

10 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先零诸种羌数万人，屯聚寇钞，拒浩亹隘[10]。成与马援深入讨击，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陇西、扶风。

是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11]，涂远多寇，议欲弃之。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坚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12]，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帝从之。民归者三千余口，援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13]，开沟洫[14]，劝以耕牧，郡中乐业。又招抚塞外氐、羌，皆来降附，援奏复其侯王君长；帝悉从之。乃罢马成军。

11 十二月，吴汉自夷陵将三万人泝江而上[15]，伐公孙述。

12 郭伋为并州牧，过京师，帝问以得失，伋曰："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是时在位多乡曲故旧，故伋言及之。

【注释】

①广汉：县名，在今四川射洪县。　资中：县名，即今四川资阳县。

②黄石：城名，在今四川涪陵县东北。

③都江：地名不详。

④武阳：县名，在今四川彭山县。

⑤广都：县名，在今四川成都市。

⑥沅水：水名，即沈水。在四川射洪县东南。

⑦追北：追击败逃的敌军。

⑧阳乡：即平阳乡。在今四川德阳县境内。

⑨岑彭(？—公元35年)：字君然。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人。新莽时，为本县长，继降绿林军，属刘縯。再归刘秀，任刺奸大将军，从其转战河北。刘秀即位后，任他为廷尉，行大将军事，封舞阴侯。后率军进攻公孙述，抵达成都附近，被公孙述派人刺死。

⑩浩亹(mén门)：县名，在今甘肃永登县。

⑪破羌：县名，在今青海都兰县。

⑫湟中：指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汉代为羌、汉、月氏胡等各族杂居地。

⑬塢候：塢(wù乌)：小型的城堡。候：通堠。古代瞭望敌情的土堡。

⑭沟洫：田间水道，沟渠。

⑮泝(sù溯)：溯流而上。

【译文】

6 皇上亲自率领大军征讨公孙述。秋，七月，抵达长安。

7 公孙述派遣他的将领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带领所有的军队据守广汉、资中两个县。又派遣将领侯丹率领二万余人据守黄石

滩。岑彭派遣臧宫率领归降部队五万人，沿涪水北上，到达平曲，抵御延岑。彭岑自己率领军队乘船沿江而下，回到江州县，然后沿都江逆流而上，袭击侯丹，大败他们。接着日夜兼程，急行二千余里，直接攻陷武阳县。又立即派出精锐骑兵赶去袭击广都县，距离成都仅数十里，攻势如暴风骤雨，所经之处，公孙述的军队都逃散。开始，公孙述听说东汉军队在平曲，所以派遣大军去抵抗。等到岑彭抵达武阳县，绕到延岑军队背，蜀地上下震骇。公孙述大惊，用手杖敲打地面说："怎么这样神速！"

延岑在沅水军队很多。臧宫军队多粮食少，运输的物资又供应不上，投降过来的士兵都想背叛或逃距，回到所属郡县，再聚集起来自保，来观看成败。臧宫想率军撤退，又恐怕引起更多士兵反叛。恰好皇上这时派遣谒者率军来到岑彭那里，有战马七百匹，臧宫就假借圣旨，全部收归充实自己。就昼夜进军，到处树起军旗，登上高山，击鼓呐喊，右岸是步兵，左岸是骑兵，护卫着战船前进，呼喊声震动山谷。延岑没有料到东汉军队突然到来，就登山眺望，极为震惊惧怕。臧宫趁机纵兵攻击，大败敌军，斩首、淹死的就有一万余人，涪水都因血水而污浊。延岑逃回成都，他的部下全都投降。臧宫获取延岑所有兵马珍宝，接着乘胜追击，投降的军队又有十万之多。臧宫率军抵达阳乡，王元率部下投降。

皇上给公孙述信，陈述利害关系，亦指出光明前途。公孙述看信叹息，亦拿给亲近的大臣看。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都劝公孙述投降。公孙述说："兴与废，都是天命，哪有投降的天子呢？"左右大臣都不敢再说话。常少张隆都忧愁过度而死。

8 皇上从长安返回洛阳。

9 冬，十月，公孙述派刺客假装是逃亡的奴仆，归降岑彭。在夜里刺杀岑彭。太中大夫、监军郑兴统领岑彭的军队，等吴汉率军前来再移交给他。岑彭治军严格，秋毫无犯。公孙述封的邛谷王任贵听说岑彭的威信，从远在几千里之外派遣使节来岑彭处接受投降。正

赶上岑彭被刺身亡，皇上就把任贵所进献的礼物全部赐予岑彭的妻子儿女。蜀郡人为岑彭立庙来祭祀他。

10 东汉将军马成等攻陷河池县，于是武都郡全被平定。先零部落以其他羌部落共数万人，纠集起来侵扰掠夺，据守浩亹隘抗拒东汉军队。马成和马援深入敌境，进行攻击，大败羌人。并将那些投降的羌人迁到天水、陇西、扶风等地区安置。

这时，朝廷大臣们认为金城郡破羌县的西边，路途遥远，盗贼又多，建议放弃它。马援上书说："破羌县以西，城池大多坚固，易守难攻。那里的土地肥沃，灌溉方便。如果让羌人占据湟中地区，就会后患无穷。不应该放弃。"皇上同意马援的意见。人民回归的有三千余人，马援替他们设置长吏，修缮城郭，建筑土堡作为屏障，开沟渠，鼓励人民种田放牧，郡中安居乐业。马援又招抚塞外的氐人、羌人，他们都来归附。马援就奏请朝廷恢复他们的侯王君长。皇上全都赞同。于是，就命马成班师。

11 十二月，吴汉从夷陵县率军三万，逆长江而上，讨伐公孙述。

12 并州牧郭伋到达洛阳，皇上询问他施政的得失，郭伋说："选拔补充各级官吏，应从全国范围内选取贤士俊杰，不宜于专用南阳郡的人。"这时，担任官职的大多是皇上的同乡或故旧，所以郭伋的话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四十三

汉纪三十五　起柔兆涒滩，尽柔兆敦牂，凡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

1 春，正月，吴汉破公孙述将魏党、公孙永于鱼涪津，遂围武阳。述遣子婿史兴救之，汉迎击，破之，因入犍为界；诸县皆城守。诏汉直取广都，据其心腹。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2]。公孙述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诏谕述曰："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令以时自诣，则宗族完全。诏书手记，不可数得。"述终无降意。

2 秋，七月，冯骏拔江州，获田戎。

3 帝戒吴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

乃可击也。"汉乘利,遂自将步骑二万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营,作浮桥,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为营相去二十余里。帝闻之大惊,让汉曰:"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3]!即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4],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5],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他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将众十许万,分为二十余营,出攻汉,使别将将军万余人劫刘尚,令其不得相救。汉与大战一日,兵败,走入壁,丰因围之。汉乃召诸将厉之曰:"吾与诸君逾越险阻,转战千里,遂深入敌地,至其城下。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皆曰:"诺[6]。"于是飨士秣马,闭营三日不出,乃多树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刘尚合军[7]。丰等不觉,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将攻江南。汉悉兵迎战,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斩丰、吉。于是引还广都,留刘尚拒述,具以状上,而深自谴责。帝报曰:"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汉与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遂军于其郭中。

臧宫拔绵竹[8],破涪城[9],斩公孙恢;复攻拔繁、郫[10],与吴汉会于成都。

4 李通欲避权势[11],乞骸骨;积二岁,帝乃听上大司空印

绶，以特进奉朝请。后有司奏封皇子，帝感通首创大谋，即日，封通少子雄为召陵侯。

【注释】

①鱼涪津：地名，在今四川乐山县北岷江上。

②市桥：桥名，在今成都市。

③勃乱：违背事理，举止错乱。

④缓急：危急之事，缓字无实义。

⑤缀（chuò 绰）：牵制。

⑥诺：答应声。好吧。

⑦衔枚：枚之状如箸，横衔口中，以禁喧哗。

⑧绵竹：县名，在今四川德阳县。

⑨涪城：即涪县，在今四川绵阳县。

⑩繁：县名，在今四川彭县。郫：县名，即今四川郫县。

⑪避：回避。

【译文】

汉纪三十五　起丙申（公元 36 年），止丙午（公元 46 年），共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丙申，公元 36 年）

1 春，正月，吴汉在鱼涪津打败公孙述的将领魏党、公孙永，随即包围武阳县。公孙述派遣女婿史兴去救他们，吴汉迎击，打败史兴，于是，进入犍为郡界，郡内各县都闭城坚守。皇上诏令吴汉直接攻取广都县，占据要地。吴汉就进军攻打广都县，亦占领该县。又派遣轻装的骑兵火烧成都的市桥。公孙述的将领恐惧，日夜叛逃。公孙述即使把叛逃的家属杀掉，还是不能禁止。皇上一心要招降公孙述，又一次下诏告诉公孙述说："不要因为来歙、岑彭被害的事而犹

豫，现在及时亲自前来，宗族还能保全。诏书是我亲笔写的，是不能多得的。"公孙述终究没有投降的心意。

2 秋，七月，冯骏攻陷江州县，捕获田戎。

3 皇上告诫吴汉说："成都还有大军十余万，不可轻视。只有坚守广都县，等待他们来进攻，千万不要和他们交战。如果他们不来进攻，你就转移阵地迫使他们进攻，等他们精疲力尽，才能发起攻击。"吴汉不听，却乘着胜利，亲自率领步骑二万进逼成都，距离该城十余里，在长江北边扎营，架浮桥，派副将武威将军刘尚率领一万余人在长江南边驻守，两地相距二十余里。皇上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指责吴汉说："近来对你千叮万嘱，为什么你做事竟如此举止错乱！既然轻敌深入，又和刘尚分别扎营，一旦有紧急之事，怎能互相照应呢？敌人如果出兵牵制你，又用主力攻击刘尚，刘尚被打败，你也就失败了。幸好没有其他不测，你要赶快带兵回到广都县。"诏书还没有到达，已进入九月，公孙述果然派遣他的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率领约十万大军，分为二十多个军营，出城攻打吴汉；又派遣其他将领率领万余人威胁刘尚，使他不能去救援吴汉。吴汉和公孙述大军交战了一整天，被打败，逃回营垒，谢丰率军包围了吴汉。于是，吴汉召集将领们，勉励他们说："我和你们越过无数险阻，转战千里，方深入敌境，进逼敌人城下。现在我们和刘尚分别被围困在两地，互相既不能接应，祸患就很难测量。我想秘密发兵到江南，和刘尚军队会合，一起抵御敌兵。如果诸位能够同心协力，人人都能全力奋战，大功就可建立；如果不能这样，就必定一败涂地。成败在此一举。"将领们都说："听您吩咐。"于是犒劳士兵、喂饱战马，紧闭营门，三天不出战。而多多竖立旌旗，使烟火不断。入夜，让士兵口中衔枚，就带领兵马退出营地和刘尚会合。谢丰等没有发觉，第二天，兵分二路，一路在江北据守，一路由谢丰自己率领进攻江南。吴汉就用所有的军队迎战，从早晨打到下午，大败敌军，并在阵前斩了谢丰、袁吉。于是，吴汉率军返回广都县，把刘尚仍留

下抵抗公孙述。吴汉详细向皇上禀告实情，并且深深地谴责自己。皇上回答说："你回广都县，是很对的。公孙述必定不敢绕过刘尚而攻击你。公孙述如果先攻打刘尚，你从广都县去增救，只五十里路程，率领全部步兵骑士赶去，这时正是敌军困疲的时候，一定能打败他们！"从此，吴汉和公孙述在广都县和成都之间作战，八战八胜，吴汉的军队就在成都的内外城之间驻守。

臧宫攻陷绵竹县，又攻下涪城，斩公孙恢。又攻陷繁县、郫县，和吴汉在成都会师。

4 李通想避开权势，两年来不断请求辞职。皇上终于同意他交出大司空的印章组绶，赐他特进身分参予朝廷议事。后来，有关部门上奏册封皇子，皇上有感李通首先创设灭莽兴汉的大计，当天，就封李通的小儿子李雄为召陵侯。

5 公孙述困急[1]，谓延岑曰："事当奈何？"岑曰："男儿当死中求生，可坐穷乎！财物易聚耳，不宜有爱。"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以配岑。岑于市桥伪建旗帜，鸣鼓挑战，而潜遣奇兵出吴汉军后袭击破汉，汉堕水，缘马尾得出。汉军余七日粮，阴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阳张堪闻之，驰往见汉，说述必败、不宜退师之策。汉从之，乃示弱以挑敌。

冬，十一月，臧宫军咸阳门[2]；戊寅，述自将数万人攻汉，使延岑拒宫。大战，岑三合三胜，自旦及日中，军士不得食，并疲。汉因使护军高午、唐邯将锐卒数万击之，述兵大乱；高午奔陈刺述，洞胸堕马[3]，左右舆入城。述以兵属

延岑，其夜，死[4]；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吴汉夷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帝闻之怒，以谴汉。又让刘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心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5]。尚宗室子孙，更尝吏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放麑、啜羹[6]，二者孰仁？良失斩将吊民之义也！"

初，述征广汉李业为博士，业固称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鸿胪尹融奉诏命以劫业，"若起则受公侯之位，不起赐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区区之身试于不测之渊乎！朝廷贪慕名德，旷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时珍御[7]，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为子孙，身名俱全，不亦优乎？"业乃叹曰："古人危邦不入，乱邦不居[8]，为此故也。君子见危受命[9]，何以诱以高位重饵哉！"融曰："宜呼室家计之。"业曰："丈夫断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为！"遂饮毒而死。述耻有杀贤之名，遣使吊祠，赗赠百匹，业子翚逃，辞不受。述又聘巴郡谯玄[10]，玄不诣；亦遣使者以毒药劫之，太守自诣玄庐，劝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11]！"遂受毒药。玄子瑛泣血叩头于太守，愿奉家钱千万以赎父死，太守为请，述许之。述又征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系其妻子，使者谓嘉曰："速装，妻子可全。"对曰："犬马犹识主，况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诛皓家属。王嘉闻而叹曰："后之哉！"乃对使者伏剑而死。犍为费贻不肯仕述，漆身为癞，阳狂以避之[12]。同郡任永、冯信皆托青盲以辞征命[13]。帝既平蜀，诏赠

常少为太常，张隆为光禄勋。谯玄已卒，祠以中牢[14]，敕所在还其家钱，而表李业之闾[15]。征费贻、任永、冯信，会永、信病卒，独贻仕至合浦太守[16]。上以述将程乌、李育有才干，皆擢用之。于是西土咸悦，英不归心焉。

初，王莽以广汉文齐为益州太守，齐训农治兵，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公孙述时，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不降。闻上即位，间道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

【注释】

①困：处于困境险地。

②咸阳门：成都城北面东头门。

③洞胸：穿透胸脯。

④公孙述（公元？—36年）：字子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新莽时，为蜀郡太守。起兵后，据益州称帝，号成家。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为汉军所破，被杀。

⑤酸鼻：因悲痛而鼻辛酸。

⑥放麑（ní 霓）：小鹿。《韩非子·说林》上："孟孙猎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归，其母随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与之。"后来遂以放麑为仁慈的典故。啜羹：和味的汤。《诗·鲁颂》："毛炰胾（zì 恣）羹。"《左传·隐》元年："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

⑦珍御：指珍贵的食品和用品。御，用。

⑧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孔子的话。

⑨见危授命：谓在危难关头，不惜牺牲生命。出自《论语·宪问》子张的话。

⑩巴郡：在今四川重庆市。

⑪奚：疑问词。

⑫阳狂：装疯。

⑲青盲:眼病名,俗称青光眼。

⑳中牢:即少牢,古代祭祀单羊、猪。

㉑闾:古代以二十五家为闾。泛指乡里。

㉒合浦:郡名,在今广东徐闻县。

【译文】

5 公孙述的处境困厄危急,对延岑说:"现在应当怎么办?"延岑说:"好男儿应当从死中求生,怎能坐着等死呢?财物是很容易积聚的,不应该吝啬。"于是,公孙述就把黄金、布帛全部散发给大家,招募敢死队五千余人分配给延岑。延岑在市桥竖立旌旗,加以伪装,击鼓挑战。然后秘密派出奇兵在吴汉的军队后面偷袭,大败吴汉军。吴汉堕马落水,抓着马尾才得出水。吴汉的军队只剩七天的粮草,就暗中准备船只,打算撤退。蜀郡太守南阳人张堪知道这件事后,赶去求见吴汉,陈述公孙述一定失败、不应撤军的策略。吴汉接受他的意见,就故意显示衰弱而向敌人挑战。

冬,十一月,臧宫驻军在咸阳门。十八日,公孙述亲自率领数万人去攻打吴汉,派延岑抵抗臧宫。双方展开激战,延岑三战三胜,从早晨打到中午,官兵得不到饮食,并疲劳不堪。吴汉派遣护军高午、唐邯率领精锐部队数万人攻打公孙述,公孙述的军队大乱。高午直奔敌阵刺杀公孙述,穿透胸脯而落马,左右的人抢救,把他抬进城里。公孙述把军队托付给延岑,当天夜里去世。第二天,延岑举城投降。二十一日,吴汉杀公孙述的妻子儿女,灭尽公孙家族还杀了延岑,最后放纵军队大肆掠夺,火烧公孙述的宫室。皇上听说后,很生气,就指责吴汉。又指责刘尚说:"开城投降已经三天,官民顺服,仅孩子、老母,就有万余口,一旦纵兵放火,听到的人都因悲伤而鼻辛酸。你是汉宗室的子孙,又曾任官职,怎么忍心做出这样的事!仰视苍天,俯视大地,审察秦西巴释放小鹿、乐羊吃自己儿子的肉羹,两个人那一个仁慈呢?你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已失去斩杀敌将、抚

慰人民的道义！”

当初，公孙述征召广汉人李业为博士，李业坚称有病不能征聘。公孙述因为不能招引他，而感到耻辱，就派大鸿胪尹融拿着诏书去威胁李业：“如果应聘，就授予公侯的高位，如果不受应聘，就赐予毒酒。”尹融解释说：“当今天下四分五裂，谁知道正确、错误，却拿小小的身体去试探那不可测知的深渊！公孙述仰慕您的名声美德，把官位空下来留给您，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四季进贡的珍贵食物和用品，都不忘记赐给您。您应该上奉知道自己的人，下为子孙设想，性命和名声都可保全，这不是很好吗？”李业就叹息说：“古人说，不进入有危险的国家，不在发生祸乱的国居住，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君子在危险关头，并不爱惜生命，怎么能够拿高官厚禄来引诱呢？”尹融说：“这件事应该把妻子喊出来商量一下。”李业说：“我断绝仕途的决心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要和妻子商量呢？”就喝下毒酒而死。公孙述怕有杀贤才的恶名，就派遣使节去吊祭，送给丧家一百疋布帛。李业的儿子李翠逃走，拒绝不接受。公孙述又征聘巴郡人谯玄，谯玄不去。公孙述也派遣使节用毒药相威胁，太守亲自到谯玄家拜访，劝他启程上任，谯玄说：“坚持志向，保全操节，死而无憾！”就接受毒药。谯玄的儿子谯瑛向太守磕头痛哭，请愿奉上家产一千万钱，以赎父亲的死罪，太守替他请求，公孙述答应了。公孙述又征召蜀郡人王皓、王嘉，唯恐他们不来，先拘捕他们的妻儿。使节对王嘉说：“赶快准备行装，妻儿可以保全。”王嘉回答说：“犬马还认得主人，何况是人呢？”王皓先割颈自杀，家人把他的头交给使节。公孙述发怒，就杀了王皓家属。王嘉听说后叹息说：“我落后了！”就面对使节以剑自杀。犍为郡人费贻，不肯做公孙述的官，就用油漆投身成为癞疮，装疯卖傻，而躲避公孙述。同郡人任永、冯全都假称是青光眼，而推辞征召。皇上平定蜀郡，下诏追赠常少为太常，张隆为光禄勋。谯玄已死，就以少牢的祭品祭祀他，命令所在地方官府把一千万钱还给他家。表彰李业的乡里。征召费贻、任永、

冯信，恰巧任永、冯信病死，只有费贻官至合浦郡太守。皇上因公孙述的将领程乌、李育有才干，都提拔任用。于是，蜀地上下都喜欢，百姓无不归顺。

起初，王莽任命广汉人文齐为益州太守，文齐劝导农民耕田，训练军队，招降各部夷族，很能得到他们的欢心。公孙述的时候，文齐坚守险地相拒，公孙述拘禁他的妻子儿女，答应封他为侯爵，文齐不降服。后来听说皇上即位，就派遣使者从小路去洛阳，向皇上禀告。蜀地平定后，皇上征召文齐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

6 十二月，辛卯，扬武将军马成行大司空事。

7 是岁，参狼羌与诸种寇武都，陇西太守马援击破之，降者万余人，于是陇右清静。援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顾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从令，此乃太守事耳。"傍县尝有报仇者，吏民惊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长诣门，请闭城发兵。援时与宾客饮，大笑曰："虏何敢复犯我！晓狄道长[2]，归守寺舍。良佈急者，可床下伏！"后稍定，郡中服之。

8 诏："边吏力不足战则守，追虏料敌，不拘以逗留法[3]。"

9 山桑节侯王常、牟平烈侯耿况、东光成侯耿纯皆薨[4]。况疾病，乘舆数自临幸，复以弇弟广、举并为中郎将。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5]，省侍医药，当世以为荣。

10 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数寇边。帝遣骠骑大将军杜茂等将兵镇守北边，治飞狐道[6]，筑亭障，修烽燧[7]，凡与匈

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终不能克。

11 上诏窦融与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诏而行，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18]。既至，诣城门，上印绶。诏遣使者还侯印绶，引见，赏赐恩宠，倾动京师。寻拜融冀州牧。又以梁统为太中大夫，姑臧长孔奋为武都郡丞[19]。姑臧在河西最为富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检操，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在职四年，力行清洁，为众人所笑，以为身处脂膏不能自润[20]。及从融入朝，诸守、令财货连毂，弥竟川泽；唯奋无资，单车就路，帝以是贤之。

帝以睢阳令任延为武威太守[21]，帝亲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帝叹息曰："卿言是也！"

【注释】

①大体：大事、原则。

②狄道：县名，在今甘肃临洮县。

③逗留：停留不前。

④耿况（？—公元37年）：字侠游。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以明经为郎。与王莽从弟王级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后为朔调连率。归光武，封牟平侯。耿纯（？—公元37年）：字伯山。巨鹿（今河北赵县）人。更始时，为骑都尉。后率宗族客宾二千余人归刘秀，转战河北。东汉建立，封东光侯，任东郡太守。

⑤青紫：汉制，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三府官最崇贵。

⑥飞狐道：东汉初筑，在今河北蔚县、涞源县界。

⑦烽燧：即烽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两种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

⑧被：覆盖。

⑨姑臧：县名，即今甘肃武威县。

⑩脂膏：油脂。

⑪睢阳：县名，在今河南商丘县。

【译文】

6 十二月，初一，扬武将军马成兼任大司空职务。

7 这一年，参狼羌和其他部落侵犯武都，陇西郡太守马援击败他们，投降一万余人。从此陇山以西平安无事。马援在任内，致力开创恩德、信义，对待部属宽厚，任用官吏职责分明，自己只掌握重大原则之事。而宾客故旧却每天满门。诸曹们有时向他报告外面的事情，马援总是说："这是丞、椽分内的事情，为什么用它来麻烦我！要好好怜悯老夫，让我能尽情游乐。如果世家大族侵犯小民，狡猾的官吏不听从命令，这才是太守的事。"邻县曾有人报仇，吏民震惊，就说羌人反叛，百姓纷纷跑进城内，狄道县长就到府门，请求关闭城门，派出军队。马援当时正和宾客们饮酒，听后大笑说："羌人怎么敢再来犯我！告诉狄道县长，回去看守官舍，实在害怕的话，可躲在床底下！"后来逐渐平静，郡里人都佩服马援。

8 诏令："边塞官吏对来犯的敌人，如果兵力不足以战胜它，就采取防守，要根据敌人的情况而追击，不要拘泥于停留不前者斩首的法令的约束。"

9 山桑节侯王常、牟平烈侯耿况、东光成侯耿纯都去世。耿况患病时，皇上多次亲自探望，又任命耿弇的弟弟耿广、耿举为中郎将。耿弇兄弟六人，都身为高官，在病榻前探视、侍奉汤药，当代都认为荣耀。

10 卢芳和匈奴、乌桓的军队联合，屡次侵犯边境。皇上派进骠骑大将军杜茂等率军镇守北方边境，整修飞狐道，修筑堡垒，建造烽火台。和匈奴、乌桓大大小小共交战上百次，终究不能取胜。

11 皇上诏令窦融和五郡太守都入京朝见。窦融等接到诏令而启程，官属、宾客都跟随，一千多辆车，马牛羊遍野。到达洛阳后，窦融亲自赶赴城门，奉上印章组绶。皇上派使节发还窦融的侯爵印章组绶。然后接见窦融等，赏赐恩宠，轰动京师。不久，任命窦融为冀州牧。又任命梁统为太中大夫，姑臧县令孔奋做武都郡丞。姑臧县在河西一带是最富饶的地方，当时天下还没平定，为官的人，多不检点，不注意节操，做县令的不要几个月，就能积累大量财富。孔奋任职四年，清正廉洁，被大家所讥笑，认为他身在油脂之中，却不能沾惠。等到跟随窦融入京朝见，各郡太守、县令都是一车又一车的装载财货，满布于山川河谷。唯独孔奋没有财产，全家共乘一辆车子上路，皇上因此赞赏他。

皇上任命睢阳县令任延为武威郡太守。皇上亲自接见他，告诫他说："好好侍奉长官，不要失去名誉。"任延回答说："我听说忠臣是不随和的，随和的臣子就不是忠臣。行为正直，奉公守法，是臣子的节操。如果随声附和，那不是陛下的福分。陛下告诉我要好好侍奉长官，我是不敢奉行诏令的。"皇上叹息说："您说得很对！"

十三年

1 春，正月，庚申，太司徒侯霸薨[1]。

2 戊子，诏曰："郡国献异味，其令太官勿复受！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2]，自如旧制。"时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价直百金。诏以剑赐骑士，马驾鼓车[3]。上雅不喜听音乐[4]，手不持珠玉。尝出猎，车驾夜还，上东门候汝南邳恽拒关不开。上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上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

"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5],以万民惟正之供。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书奏,赐恽布百匹,贬东中门侯为参封尉。

3 二月,遣捕虏将军马武屯摩沱河以备匈奴。

4 卢芳攻云中,久不下。其将随昱留守九原[6],欲胁芳来降;芳知之,与十余骑亡入匈奴,其众尽归随昱,昱乃诣阙降。诏拜昱五原太守,封镌胡侯。

5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诏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降爵为侯。丁巳,以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兴为鲁公。是时,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7]。富平侯张纯,安世之四世孙也,历王莽世,以敦谨守约保全前封;建武初,先来诣阙,为侯如故。于是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上曰:"张纯宿卫十有余年[8],其勿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9]。

6 庚午,以绍嘉公孔安为宋公,承休公姬常为卫公。

7 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

8 丙子,行大司空马成复为扬武将军。

9 吴汉自蜀振旅而还,至宛,诏过家上冢,赐谷二万斛。夏,四月,至京师。于是大飨将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邓禹为高密侯,食四县[10];李通为固始侯,贾复为胶东侯,食六县[11];各余有差。已殁者益封其子孙,或更封支庶。

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12],自

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13]。此非尔所及。"邓禹、贾复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遂罢左、右将军官。耿弇等亦上大将军、将军印绶，皆以到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

邓禹内行淳备，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14]，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

贾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既还私第，闭门养威重[15]。朱祐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帝虽制御功臣[16]，而每能回容[17]，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太官无余，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

10 益州传递公孙述辇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18]，于是法物始备[19]。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

11 甲寅，以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会进见，容貌辞气[20]，卑恭已甚[21]，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导以经艺[22]，不令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23]，恂恂守道[24]，不愿其有才能，何况乃当传以连城广土，享故诸侯王国哉！"因复请间求见，帝不许。后朝罢，逡巡席后[25]，帝知欲有让，遂使左右传出。他日会见，

迎诏融曰："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故命公暑热且自便；今相见，宜论他事，勿得复言。"融不敢重陈请。

12 五月，匈奴寇河东。

【注释】

①侯霸(？—公元37年)：字君房。河南密县人。曾师事九江郡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新莽时，任淮平郡太守。东汉初，为尚书令。他熟知旧制，收录遗文，条奏前代法令制度，多被采行。后为大司徒，封关内侯。

②日实：美食。

③鼓车：载鼓的车。

④雅：平素。

⑤槃(pǎn 盘)：快乐。

⑥九原：郡名，在今内蒙古包头市。

⑦绝国：绝嗣的封国。

⑧宿卫：在宫中值宿，担任警卫。

⑨富平：县名，在今宁夏吴忠县。

⑩四县：昌安县，在今山东安丘县；夷安县，在今山东高密县；平寿县，在今山东安丘县；高密县，即今山东高密县。

⑪六县：郁秩县，在今山东平度县；壮武县，在今山东即墨县；壮密县，在今山东昌邑县；即墨县，在今山东平度县；挺胡县，在今山东莱阳县；槐阳县，在今山东海阳县。

⑫息肩：卸去负担。

⑬孔子不对：《论语》：卫灵问陈于孔子，孔子说："礼仪方面的事，我是知道的；军队打仗一类事情，我不曾学过。"

⑭闺门：内室之门。

⑮阖(hé 盒)门：关闭门户。

⑯制御：支配。

⑰回容：曲法宽容。

⑱瞽师：古代的乐师。

⑲法物：帝王仪仗队所用的器物。

⑳辞气：言词声调。

㉑卑恭：谦虚恭敬。

㉒经艺：古称六经为六艺，经艺即指诸经。泛指经书，即解说经书之学。

㉓恭肃：恭敬。

㉔恂恂：恭顺。守道：遵守封建伦理的常道。

㉕逡(qūn 囷)巡：迟疑徘徊，俗行又止。

【译文】

十三年(丁酉，公元 37 年)

1 春，正月，初一，大司徒侯霸去世。

2 二十九日，皇上下诏令说："各郡、国进献异常的美味，太官不应再接受。远方进献的美食，是用来祭祀宗庙的，应依照惯例执行。"当时，外国有进献名马的，可日行千里；又有进献宝剑，价值一百斤黄金。诏令把宝剑赐给骑士，名马用来驾皇家载鼓的车。皇上平素不喜欢听音乐，手不持珍珠美玉。却喜好打猎，有次到郊外打猎，入夜才回城，上东门侯汝南人郅恽拒绝开城门。皇上命随从在门缝和郅恽相见，郅恽说："光线太差，距离又远，看不清是谁。"仍拒绝开城门。皇上只好返回，从东中门进城。第二天，郅恽上书劝谏说："从前周文王不敢沉溺于狩猎的欢乐，只是和百姓奉行政事。而陛下却到遥远的山林中打猎，夜以继日，这对国家、宗庙有什么好处呢？"奏书呈上，皇上赏赐郅恽一百疋布，把东中门侯贬职为参封县尉。

3 二月，皇上派遣捕虏将军马武驻军滹沱河，以防备匈奴的入侵。

4 卢芳进攻云中郡，久攻不下。他的将领随昱留守在九原郡，想胁迫卢芳前来投降东汉；卢芳得到这消息，就和十余名骑兵逃入匈奴。卢芳的部下全归附随昱。随昱就到洛阳投降。皇上诏令：任命随昱为五原郡太守，封为鐫胡侯。

5 朱祜上奏："古代臣子接受封赏，不是直系皇族，不加封王爵。"二十七日，诏令长沙王刘兴、真定王刘得、河间王刘邵、中山王刘茂都降封为侯爵。二十八日，改封赵王刘良为赵公，太原王刘章为齐公，鲁王刘兴为鲁公。这时，刘氏宗室以及绝嗣的封国而得封侯的共一百三十七人。富平侯张纯，是张安世第四代的孙子，在王莽时代，因敦厚谨慎，保持俭约，所以能保全爵位。建武初年，张纯首先来归附，所以侯爵照旧。于是，主管部门上奏："列侯不是刘氏宗室，不应该恢复封国。"皇上说："张纯守卫宫廷十余年，不要废除！"改封为武始侯，以富平县的一半做封地。

6 二十九日，封绍嘉公孔安为宋公，承休公姬常为卫公。

7 三月，十二日，任命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

8 十七日，兼任大司空马成又专任扬武将军。

9 吴汉从蜀地整顿军队，班师回朝，路过宛县，诏令他回家乡祭祀祖坟，赏赐谷米二万斛。夏，四月，吴汉回到京师。于是，皇上设盛宴犒劳将士。有功之臣增加食邑的，共三百六十五人，其中外戚恩泽受封的四十五人。决定封邓禹为高密侯，以四个县做封邑；李通为固始侯；贾复为胶东侯，以六个县做封邑；其他封爵的土地各有不同。已经去世的加封他们的子孙，或改封庶子。

皇上在军旅中时间很久，已厌倦军事，而且知道天下民穷财尽，乐意减轻负担，休养生息。自从陇西郡、蜀郡平定之后，不是紧急的情况，不曾再说有关军队的事情。皇太子刘强曾问打仗方面的事，皇上说："从前卫灵公曾向孔子问行军布阵的方法，孔子不回答。这不是你应该问的。"邓禹、贾复知道皇上想要收卷军旗，停止战争，推行礼乐教化来进行统治，不愿那些有功的将领们拥有重兵，住在京师，于是他们二人就交出军权，笃信儒家学说。皇上也思考到想要保全功臣们的爵位食邑，不使因为公务上的过失而失去爵位食邑，就免除左、右将军的官职。耿弇等也交出大将军、将军印章组绶，都以列侯的身分回到自己的住宅，但赐以特进之位，参予

朝廷议事。

邓禹平时在家的操行敦厚，有十三个儿子，使他们各掌握一经，整治内室，教养子孙，都可以作为后世效法。所有用度都取封地税收，而不从事其他行业营利。

贾复为人刚毅正直，具有大节。回家之后，关门修养威严厚重的德行。朱祐等推荐担任宰相，皇上正责成三公整治官吏制度，所以有功之臣都不用。这时，列侯中只有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和公卿们参与商议国家大事，恩宠深厚。皇上虽然控制有功之臣，但往往对他们曲法宽容，谅解他们的小过失。远方进献珠奇美味，一定先赏赐所有诸侯，而太官却没有剩余的。所以都能保全他们福分和禄位，没有被诛杀和贬谪的。

10 益州郡把公孙述的乐师、郊庙乐器、用羽毛作盖伞的车，以及皇帝乘的专车，全部送到洛阳，这样，东汉朝廷仪仗队所用的器才完备。当时战争已停止，天下事情不多，各种文书的往来和征发徭役，力求从简从少，只有从前的十分之一。

11 三月二十五日，任命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窦融自知不是刘秀的旧臣，一旦入朝作官，而官位又在那些有功之臣的上面，因此每次入朝晋见，容貌和言词声调，都十分谦虚恭敬。皇上因此更加亲近和厚待他。可是窦融谨慎小心，内心久感不安，屡次请求辞去官职和爵位。窦融给皇上奏疏说："我有儿子，早晚教导他解说经书之学，不让他学习天文和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录，只想让他恭敬，敬服作官的，恭顺、遵守封建伦理的常道。不愿他有才能，何况竟要把连接的几个城邑以及广大土地传给他、让他享受过去诸侯王国呢？"因此又请求皇上在空闲时能接见他，皇上不同意。后来，有一次朝会完毕，窦融在座席的后面徘徊，皇上知道他要谈辞让官职，归还封土的事，就命近臣传旨窦融出宫。以后有一天皇上见到窦融，上前对窦融说："那天，我知道你要辞去官职，回归故乡，所以让近臣告诉你，天气太热，暂且出去凉快下。今天见面，应当说别的

事，不要再说辞职的事。"窦融不敢再提这件事。

12 五月，匈奴侵犯河东郡。

十四年

1 夏，邛谷王任贵遣使上三年计，即授越巂太守[1]。

2 秋，会稽大疫。

3 莎车王贤、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献。西域苦匈奴重敛，皆愿属汉，复置都护；上以中国新定，不许。

4 太中大夫梁统上疏曰："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自是之后，著为常准[2]，故人轻犯法，吏易杀人。臣闻立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正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正理以去乱为心；刑罚在衷，无取于轻。高帝受命，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唯除肉刑、相坐之法，自余皆率由旧章。至哀、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3]。丞相王嘉轻为穿凿[4]，亏除先帝旧约成律，数年之间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愿陛下宣诏有司，详择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禄勋杜林奏曰："大汉初兴，蠲除苛政，海内欢欣；及至其后，渐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贓，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5]，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统复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日严刑。《经》曰：'爰制百姓，于

刑之衷。'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内称治，至初元、建平而盗贼浸多，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⑥，而害及良善也。"事寝，不报。

【注释】

①越巂(xī 熹)：郡名，在今四川西昌县。

②常准：一定的标准、定法。

③听断：听讼断狱。

④穿凿：于理不通，强求其通，也就牵强附会。

⑤诬：欺骗。

⑥奸轨：为非作歹之徒。

【译文】

十四年(戊戌，公元 38 年)

1 夏，邛谷王任贵派遣使者到洛阳向皇上献出三年治理计划，皇上即任命任贵为越巂郡太守。

2 秋，会稽郡瘟疫流行。

3 莎车王贤、鄯善王安都派遣使者进贡。西域各国被匈奴的苛捐重税所苦，都愿意归属汉朝，请求重设都护。皇上认为中国刚刚平定，就没有同意。

4 太中大夫梁统上书说："我看到汉元年初元五年，减轻死刑判决有三十四件；汉哀帝建平元年，减轻死刑判决有八十一件，其中四十二件是亲手杀人，作免死刑一等判决。从此以后，成为定法。所以百姓轻视犯法，官吏轻易杀人。我听说决定君主的道义，是以仁义为主。仁是指爱人；义是指行为的准则。爱人就要致力铲除残暴；坚持准则，就是要以消除祸乱为核心。刑罚的设置在于恰当，不能偏轻。汉高祖受命于天，制订法令和制度，实在恰到好处。汉文帝

只是撤消肉刑和连坐法的法令，其余都还是遵循旧制。到了汉哀帝、平帝登基，由于在位时间很短，听讼断狱较少。丞相王嘉随便牵强附会，减除先帝们旧有法令法规，几年之间，就减除一百余条，有的是合乎道理，有的是民心不服。这里恭敬地呈上其中对国家政体特别有害的，附在左边，向您奏陈。希望陛下传旨主管部门，仔细审察，选择其中好的，制订成不能更变的法典。"皇上把梁统的奏章交给公卿们讨论。光禄勋杜林奏报说："汉朝最初兴起，废除苛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等到后世，法令逐渐增多，越来越繁琐，连果桃、蔬菜之类的馈赠，聚集而成行贿的赃物。对于不损害行为准则的小事，也要处以死刑。以至于发展到有法不能禁，有令不能止，上下互相欺骗、逃避，形成的弊端更加严重。我认为应当按照旧制，不该更改。"梁统又上奏疏说："我所上奏的，并不是说要使用严酷的刑法。《尚书》上说：'要治理好百姓，刑法就要适中。'适中的意思，就是不轻也不重。从汉高祖到汉宣帝，全国可说很太平。到了汉元帝、汉哀帝时，盗贼日益增多，这都是由于刑法不适中，愚昧的人轻视犯法所造成的。由此看来，刑法过轻，反而容易产生大祸。对为非作歹之徒施加恩惠，就是谋害善良的人！"这件事被搁下，不作结论。

十五年

1 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1]。歆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故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2]；歆及子婴皆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3]。

臣光曰：昔高宗命说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

瘳[4]。"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惧弗得闻。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韩歆用直谏死，岂不为仁明之累哉！

2 丁未，有星孛于昴[5]。

3 以汝南太守欧阳歙为大司徒。

4 匈奴寇钞日盛，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吴汉率马成、马武等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上谷吏民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6]，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部数千人。

5 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辅为右翊公，英为楚公，阳为东海公，康为济南公，苍为东平公，延为淮阳公，荆为山阳公，衡为临淮公，焉为左翊公，京为琅邪公。癸丑，追谥兄缜为齐武公，兄仲为鲁哀公。帝感缜功业不就，抚育二子章、兴，恩爱甚笃；以其少贵，欲令亲吏事，使章试守平阴令，兴缑氏令；其后章迁梁郡太守，兴迁弘农太守。

6 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乃诏下州郡检覈。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苟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

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东海公阳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

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东海公对。上由是益奇爱阳。

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歙坐前为汝南太守,度田不实,赃罪千余万,下狱。歙世授《尚书》,八世为博士,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求代歙死;帝竟不赦,歙死狱中[7]。

7 十二月,庚午,以关内侯戴涉为大司徒。

8 卢芳自匈奴复入居高柳。

9 是岁,骠骑大将军杜茂坐使军吏杀人,免。使扬武将军马成代茂,缮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备匈奴。使骑都尉张堪领杜茂营,击破匈奴于高柳。拜堪渔阳太守。堪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劝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秀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10 安平侯盖延薨[8]。

11 交趾麊泠县雒将女子征侧[9],其雄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征侧忿怨。

【注释】

①韩歙:字翁君。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人。官拜大司徒。以从攻伐功封为扶阳侯。

②宣诏:传旨。

③成礼:使礼完备。

④瞑眩:(míng xuàn 明旋):头晕目眩。喻以逆耳之言规劝人过。

⑤昴(mǎo 卯):星名。二十八宿之一。

⑥常山关:又名鸿上关。即今河北赞皇县西北太行山麓倒马关。

⑦欧阳歙：字正思。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人。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到欧阳歙八代为博士。光武时拜汝南太守，因推用贤俊、政称异迹，在汝南郡教授数百人。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赃罪千余万，发觉下狱。死于狱中。

⑧盖延（公元？—39）：字巨卿。要阳（今河北丰宁县）人。身长八尺，弯弓三百斤。彭宠为太守，召盖延署营尉。后与吴汉归刘秀。拜偏将军，从平河北。刘秀即位，任命盖延为虎牙将军。累战功升为左冯翊，封安平侯。食万户，卒于位。

⑨交趾：郡名，在今越南河内市。麊冷（mí líng 米凌）：县名，在今越南河内市西北。

【译文】

十五年（己亥，公元 39 年）

1 春，正月，二十三日，免去大司徒韩歆的职务。韩歆性格刚直，说话毫不隐讳，皇上因而往往不能容忍。韩歆在皇上面前，验证这一年将有饥荒出现，并指天划地，说得非常刚强严厉，所以被免职回乡。皇上仍然不能消气，又派遣使臣传旨责备韩歆。韩歆及儿子韩嬰都自杀。韩歆平素就享有重名，又不是因罪而死，所以人多不服。皇上就追赠钱谷，用完备的礼仪安葬他。

臣司马光认为：从前，商王武丁对宰相傅说说："如果吃了药而头晕眼花，疾病就不能痊愈。"严厉直率的话，对臣子不利，却是国家的福分。因此国君日夜求取，唯恐听不到。可惜呵，在汉光武那个时代，韩歆却因直言进谏而死，难道不是仁义圣明事业的损害吗？

2 二十九日，有彗星出现在昴星旁边。

3 任命汝南郡太守欧阳歙为大司徒。

4 匈奴对边塞的侵犯掠夺越来越厉害，州、郡无力禁止。二月，派遣吴汉率领马成、马武等北上攻打匈奴。把雁门郡、代郡、上谷郡的官民六万余人迁到居庸关、常山关以东的地方安置。以避开匈奴的劫掠。匈奴左部于是又进入边塞以内居住，朝廷为此忧虑，所以在

边塞增加军队，每支部队达数千人。

5 夏，四月，十一日，皇上封皇子刘辅为右翊公，刘英为楚公，刘阳为东海公，刘康为济南公，刘苍为东平公，刘延为淮阳公，刘荆为山阳公，刘衡为临淮公，刘焉为左翊公，刘京为琅邪公。十七日，皇上追封皇兄刘縯为齐武公，刘仲为鲁哀公。皇上感伤大哥刘縯的功业未成，抚养刘縯的两个儿子刘章、刘兴，恩爱笃厚。因为他兄弟俩从小就处在尊贵的地位，打算让他们俩熟悉和亲自体验吏事，就派刘章暂时代理平阴县令，刘兴为缑氏县令。后来，刘章升为梁郡太守，刘兴升为弘农郡太守。

6 皇上因为全国开发的耕地面积，大多是自己丈量而不确实，并且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就下诏，令各州、郡进行核实。于是，刺史、太守很多从事诈骗和投机取巧，他们以丈量土地为名，把农民聚集在田里，并丈量住宅、村落，百姓拦路哭喊；对待富家豪绅优待庇护，对待贫弱百姓就侵犯刻薄。

当时各郡都派使者到洛阳向皇帝奏事，皇上发现陈留郡呈递的公文上面有字，看上面写的是："颍川、弘农郡可以问，河南、南阳郡不可以问。"皇上责问陈留郡使者这字是从哪里来的？用意是什么？陈留郡使者不肯招认，抵赖说："是在长寿街上捡的。"皇上大怒。当时东海公刘阳只有十二岁，在帐后面说："使者是受郡守教令，要他探听其他郡丈量耕地的情况，进行比较。"皇上说："即使如此，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两郡不可以问？"刘阳回答说："河南郡，是京师所在地，有很多皇上亲近的臣僚；南阳郡，是皇上的故乡，有很多皇亲国戚。这些地方的田地住宅都超过规定，不能做为标准。"皇上命令虎贲中郎将责问使者，使者才从实点头招认，像东海公所回答的那样。皇上从此更加器重喜欢刘阳。

皇上派遣谒者对二千石官员中被控奉承谄媚、贪赃枉法的，要进行切实考察核实。冬，十一月，初一，查出大司徒欧阳歙以前做汝南郡太守时，犯有丈量土地不确实之罪，共收赃款一千多万，被捕

下狱。欧阳歙世代教授《尚书》，八代人都为博士，很多学生门徒守在宫门外替欧阳歙求情，约有一千余人，甚至有人把自己头发和全身的毛发剃光，来请求饶恕他的死罪。平原人礼震，十七岁，请求代替欧阳歙去死。皇上终究不答应赦免，欧阳歙死在狱中。

7 十二月，二十七日，皇上任命关内侯戴涉为大司徒。

8 卢芳从匈奴又返回内地，住在高柳县。

9 这年，骠骑大将军杜茂被控指使军官杀人之罪，被免职。任命杨武将军马成代替杜茂的职务。马成修治要塞，每隔十里设置一个伺望侦察敌情的土堡，以防备匈奴的进犯。皇上又派骑都尉张堪率领杜茂的军队，在高柳县击败匈奴。任命张堪为渔阳郡太守。张堪任职八年，匈奴不敢进犯边塞。他鼓励人民从事农事，而致使他们生活富足。百姓都歌颂他："桑树没有附枝，麦子却有两穗。张君当太守，百姓乐不可支！"

10 平安侯盖延去世。

11 交趾郡麊泠县雒将的女儿征侧，非常英武，交趾郡太守苏定用法令约束她，征侧怨恨。

十六年

1 春，二月，征侧与其妹征贰反，九真、日南、合浦蛮俚皆应之[1]，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都麊泠。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

2 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3 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皆坐度田不实，下狱死。后上从容谓虎贲中郎将马援曰："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对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

复生也!"上大笑。

4 郡国群盗处处并起,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2],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3],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4],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5],皆不以为负[6],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7],唯蔽匿者乃罪之[8]。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不收,邑门不闭。

5 卢芳与闵堪使使请降,帝立芳为代王,堪为代相,赐缯二万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谢,自陈思望阙庭;诏报芳朝明年正月。

初,匈奴闻汉购求芳[9],贪得财帛,故遣芳还降。既而芳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单于复耻言其计,故赏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6 马援奏,宜如旧铸五铢钱,上从之;天下赖其便。

7 卢芳入朝,南及昌平[10],有诏止,令更朝明岁。

【注释】

①九真:郡名,在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县。 日南:郡名,在今越南广治县。合浦:郡名,在今广西合浦县。

②屯结:聚集。

③擿(tī 踢):揭发。

④故纵:故意纵使盗贼。

⑤畏愞:胆小怯懦。捐城:放弃城池。委守:推御责任。

⑥负:罪。

⑦殿最：古代考核军功或政绩时，以上等为最，下等为殿。

⑧蔽匿：隐藏。

⑨购求：悬赏格缉捕。

⑩昌平：县名，即今北京市昌平县。

【译文】

十六年（庚子，公元40年）

1 春，二月，征侧和她妹妹征贰造反，九真日南、合浦三郡的少数民族全都起来响应，共攻占城池六十五座。征侧自称为王，建都麊冷县。交趾郡刺史以及各郡太守只能勉强自保，无力征讨。

2 三月，三十日，日食。

3 秋，九月，河南郡尹张伋和其他各郡太守十余人都犯丈量土地不实之罪，关进监狱而死。后来，皇上私下对虎贲中将马援说："我很后悔前些时不应该杀那么多太守、国相。"马援说："因罪而死，怎么能说多不多呢？只是死的已经死了，不能死而复生罢了。"皇上听了大笑。

4 各郡、国的盗贼到处纷纷兴起，郡、县派兵追剿。等军队追到，盗贼就四散，军队一走，盗贼又重新聚集。青、徐、幽、冀四州尤其严重。冬，十月，皇上派遣使臣到各郡、国，听任盗贼之间自相揭发攻击，五人共杀一个人，就免除这五人的罪行；对于那些停留不前、畏惧逃避，故意纵使盗贼的官员，过去的也一律不追究，只看现在擒贼讨贼的功效。其州牧、郡守、县令、长吏在所辖界内有盗贼而不拘捕，又因胆小怯懦、放弃城池、推御责任的，都不认为有罪，只看捕获盗贼多少为优劣。只有对隐藏盗贼的人才予以判罪。于是，盗贼之间相互攻击，官府又全力追剿，盗贼先后解散，把他们的头领迁到其他郡、县，赐给他们田地，使他安心生产。从此以后，放牧的牛马晚上不必赶回，百姓门户也可以不必关闭。

5 卢芳和他大将闵堪派遣使者到洛阳请求投降，皇上接受他们

投降，并封卢芳为代王，任命闵堪为代相，赏赐丝织品二万疋，以便派他去缓和匈奴的关系。卢芳上奏谢恩，并说自己思念朝廷，盼望能亲自入朝。皇上诏书答应卢芳明年正月进京朝见。

起初，匈奴听说汉朝悬赏捕获卢芳，为了贪图财物布帛，所以派卢芳归降。后来，卢芳将功劳归属自己，不说是匈奴所派，匈奴单于又认为把原来的计谋说出来，是件可耻的事，所以匈奴终于失去了赏赐。因此愈加愤恨，入侵掠夺更加厉害。

6 马援上奏，建议恢复西汉时使用的五铢钱。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全国百姓都感到方便。

7 卢芳进京朝见，以北向南走，已抵达昌平县，接到皇上诏书，叫他停止，命令等到明年朝见。

十七年

1 春，正月，赵孝公良薨。初，怀县大姓李子春二孙杀人，怀令赵憙穷治其奸，二孙自杀，收系子春。京师贵戚为请者数十，憙终不听。及良病，上临视之，问所欲言，良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憙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无复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赦出子春[1]。迁憙为平原太守。

2 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3 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五月，乙卯，还宫。

4 六月，癸巳，临淮怀公衡薨。

5 妖贼李广攻没皖城[2]，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讨之。秋，九月，破皖城，斩李广。

6 郭后宠衰，数怀怨怼[3]，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废皇后郭氏，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诏曰："异常之事，非国休福，不得上寿称庆。"郅恽言于帝曰："臣闻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帝曰："恽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轻天下也！"帝进郭后子右翊公辅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国，郭后为中山太后，其余九国公皆为王。

7 甲申，帝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4]，观田庐[5]，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6]："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7]，唯直柔耳[8]，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9]。"十二月，还自章陵。

8 是岁，莎车王贤复遣使奉献，请都护；帝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10]。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诏书收还都护印绶，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其使不肯易，遵迫夺之。贤由是始恨，而犹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

9 匈奴、鲜卑、赤山乌桓数连兵入塞[11]，杀略吏民；诏拜襄贲令祭肜为辽东太守[12]。肜有勇力，虏每犯塞，常为士卒锋，数破走之。肜，遵之从弟也。

10 征侧等寇乱连年，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南击交趾。

【注释】

①赦(shì 试):赦免。

②皖城:县名,在今安徽潜山县。

③怨怼(duì 对):怨恨。

④祠(sì 似):同祀。

⑤田庐:田地和房舍。

⑥酣悦:畅饮喜悦。

⑦款曲:殷勤应酬。

⑧直柔:直率温柔。

⑨柔道:温和谦顺之道。

⑩锦绣:锦,织彩为文;绣,刺彩为文。

⑪鲜卑:古民族名。东胡的一支。

⑫襄贲:县名,在今山东莒山县。

【译文】

十七年(辛丑,公元41年)

1春,正月,赵孝公刘良去世。当初,怀县豪门大族李子春的两个孙子杀人,怀县令赵熹彻底追究他们的罪行,两个孙子自杀,就把李子春收押起来。在洛阳的皇亲国戚数十人为李子春求情,赵熹始终不答应。等到刘良病重,皇上亲自去病榻前探望,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刘良说:"我向来和李子春交情深厚,如今他犯罪,怀县令赵熹要杀他,希望饶他一命。"皇上说:"官吏奉行法律,是不能歪曲法律的。你再说其他要求。"刘良不再说话。刘良去世后,皇上追念他,就赦免李子春,而升赵熹为平原郡太守。

2二月,二十九日,日食。

3春,四月,初二,皇上巡视章陵县。五月,二十一日,皇上回洛阳。

4六月,二十九日,临淮怀公刘衡去世。

5妖贼李广攻陷皖城,皇上派遣虎贲中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去

讨伐。秋，九月，攻下皖城，杀了李广。

6 郭皇后失宠，常怀有怨恨，皇上为此对她很生气。冬，十月，十九日，废皇后郭氏，改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诏书说："这是件异常的事，不是国家的福分，不准献酒庆贺。"郅恽对皇上说："我听说夫妇之间的和睦，连作父亲的都不能了解，何况我们做臣属的，怎能规劝国君呢？所以，我不敢说什么。即使如此，希望陛下考虑一个可行的办法，不要使天下人议论朝廷也就可以了。"皇上说："郅恽善于用自己的心揣度别人的心，知道我一定不会有所偏倚而轻视天下人的反应！"皇上就封郭皇后的儿子右翊公刘辅为中山王，把常山郡并入中山国。封郭后为中山太后。其余的九位皇子，都从公爵进封为王。

7 十月二十二日，皇上亲临章陵县，修整宗庙，祭祀旧宅，视察田地和房舍，设酒宴作乐，赏赐宗室。当时宗室的伯、叔母们因酒喝得高兴，就在一起说："刘秀小时候谨慎信实，和人交往不善于殷勤应酬，只是直率温和罢了，到今天还是这样。"皇上听了，大笑说："我治理天下，也要用温和谦顺之道。"十二月，皇上从章陵县回到洛阳。

8 这一年，莎车王贤又派遣使者来洛阳奉献珍宝财物，请设置都护。皇上赐给贤西域都护的印章组绶以及车旗、黄金、锦绣。敦煌郡太守裴遵上书说："对于狄夷部落，不能给予大权；这样做会使其他国家失望。"于是下诏收回西域都护的印章组绶，改赐贤为东汉大将军的印章组绶。莎车王的使者不肯交换，裴遵就强行夺走。贤从此开始怨恨东汉，但又诈称是大都护，致书给西域各国，各国都归顺。

9 匈奴、鲜卑、赤山乌桓屡次联合起来，侵犯边塞，杀掠害民。皇上下诏任命襄贲县令祭肜为辽东太守。祭肜果敢有力，每次胡人侵犯边塞，祭肜常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屡次打败他们。祭肜，是祭遵的堂弟。

10 征侧等人为寇作乱，一连几年，不能平息。皇上诏令长沙、合浦、交趾三郡准备车辆船只，修筑道路、桥梁，打通水、陆路，储备粮食。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派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率军南征交趾。

十八年

1 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反，攻太守张穆，穆逾城走；宕渠杨伟等起兵以应歆[1]。帝遣吴汉等将万余人讨之。

2 甲寅，上行幸长安；三月，幸蒲坂[2]，祠后土。

3 马援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3]，至浪泊上[4]，与征侧等战，大破之，追至禁溪[5]，贼遂散走。

4 夏，四月，甲戌，车驾还宫。

5 戊申，上行幸河内；戊子，还宫。

6 五月，旱。

7 卢芳自昌平还，内自疑惧，遂复反，与匈奴相攻连月。匈奴遣数百骑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十余年，病死[6]。

8 吴汉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围成都百余日。秋，七月，拔之，斩史歆等。汉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杨伟等惶恐解散。汉诛其渠帅，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

9 冬，十月，庚辰，上幸宜城[7]；还，祠章陵。十二月，还宫。

10 是岁，罢州牧，置刺史。

11 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礼，为人子，事大宗[8]，降其私亲。当除今亲庙四，以先帝四庙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庙。"上自以昭穆次第[9]，当为元

帝后。

十九年

1 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春陵节侯以下于章陵；其长安、章陵，皆太守、令、长侍祠。

2 马援斩征侧、征贰。

3 妖贼单臣、傅镇等相聚入原武城[60]，自称将军。诏太中大夫臧宫将兵围之，数攻不下，士卒死伤。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皆曰："宜重其购赏[61]。"东海王阳独曰："妖巫相劫，势无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围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缓，令得逃亡，逃亡，则一亭长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宫彻围缓贼，贼众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斩臣、镇等。

4 马援进击征侧余党都阳等，至居风[62]，降之；峤南悉平[63]。援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64]。

【注释】

①宕渠：县名，在今四川渠县。

②蒲坂：县名，在今山西永济县。

③随山：沿山。

④浪泊：湖名，在今越南永福省内。

⑤禁溪：县名，在今越南永富省白鹤县。

⑥卢芳：东汉初割据者。字君期。定定三水（今宁夏同心县）人。新莽末，自称为汉武帝曾孙刘文伯，联合三水地区羌、胡贵族起兵，称上将军、西平王，被匈奴单于立为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底，在匈奴扶植下割据五原、朔方等五郡，都九原。建武十六年底降汉，封代王。建武十八年叛汉，留匈奴十余

年，病死。

⑦宜城：县名，即今湖北宜城县。

⑧大宗：周代宗法以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其他为小宗。

⑨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右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穆。用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亲疏和远近。

⑩原武城：县名，在今河南原阳县。

⑪购赏：悬赏。

⑫居风：县名，在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县。

⑬嶠南：岭南。

⑭骆越：古部族名。百越之一。本称骆。

【译文】

十八年(壬寅，公元42年)

1 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叛变，攻打郡守张穆，张穆翻城逃走。宕渠县人杨伟等起兵响应史歆。皇上派遣吴汉等率军万余人讨伐。

2 二月二十四日，皇上巡视长安；三月，亲临蒲坂县，祭祀后土。

3 马援沿着南中国海向交趾挺进，依山砍树开道一千余里，抵达浪泊湖，同征侧等交战，把她们打得大败，直追到禁溪县，征侧部众四散逃走。

4 夏，四月，十五日，皇上回到洛阳。

5 四月十九日，皇上巡视河内郡。二十九日，返回洛阳。

6 五月，旱灾。

7 卢芳从昌平县回去后，内心非常恐惧，于是又反叛，同闵堪互相攻打几个月。匈奴派遣数百名骑兵把卢芳接到塞外。从此卢芳留在匈奴，十余年后病死。

8 吴汉征调广汉、巴、蜀三个郡的部队，包围成都一百多天。秋，七月，攻陷成都，杀了史歆等。吴汉率军乘着竹木筏沿江而下，直抵巴郡，杨伟等人惊恐不安，解散部众。吴汉杀了他们的首领，将他们

的党徒数百人迁移到南郡、长沙郡，然后班师。

9 冬，十月，二十四日，皇上亲临宜城县。返回时，在章陵县祭祀。十二月，返回洛阳。

10 这一年，废除州牧的官职，改设置刺史制度。

11 五官中郎将张纯和太仆朱浮上书陈事："按照礼制，既为别人的儿子，就应尊奉大宗，降低自己亲生父母的地位。应当撤除现在章陵的座亲庙，用陛下即位前四位先帝庙代替它们。"大司徒戴涉等上奏建议："立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四庙。"皇上认为按照宗庙中辈分，他自己应当是继元帝之后。

十九年（癸卯，公元 43 年）

1 春，正月，十五日，皇上追尊汉宣帝为中宗。在洛阳太庙祭祀昭帝、元帝。在长安祭祀成帝、哀帝、平帝。皇上亲高祖父舂陵节侯刘买以下的宗庙仍在章陵县。那些在长安、章陵两地的宗庙，都由当地太守、县长长吏负责守候祭祀。

2 马援杀了征侧、征贰姐妹俩。

3 妖贼单臣、傅镇等聚众造反，侵入原武县，自称为将军。诏令太中大夫臧宫率兵围剿，数次攻城不克，而士兵死伤不少。皇上召集公卿、侯王们询问谋略，大家都说："应该重金悬赏。"唯独东海王刘阳说："妖巫劫掠，势必不能长久，其中一定有后悔想逃走的，只是城外围攻太紧，使其不能逃走。应该稍稍宽缓，让他们能够逃走。只要有人逃走，妖贼就自然溃散。那么，有一个亭长就可以擒住他们了。"皇上认为说得很对，就敕令臧宫撤除包围圈，给妖贼一个缓冲时间，让他们分散逃走。夏，四月，攻陷原武城，杀单臣、傅镇等。

4 马援继续追击征侧余党都阳等，直追到居风县，都阳等都投降。岭南地区全部平定。马援帮助南越人民申述原有的法制来约束他们。从此以后，骆越部落一直奉马援的有关规定。

5 闰月，戊申，进赵、齐、鲁三公爵皆为王。

6 郭后既废，太子强意不自安[1]。郅恽说太子曰："久处疑位，上违孝道[2]，下近危殆[3]，不如辞位以奉养母氏。"太子从之，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藩国。上不忍，迟回者数岁。六月，戊申，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强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

袁宏论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统[4]，一民心也[5]，非有大恶于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兴汉业[6]，宜遵正道以为后法[7]。今太子之德未亏于外，内宠既多，嫡子迁位，可谓失矣。然东海归藩，谦恭之心弥亮[8]；明帝承统[9]，友于之情愈笃[10]；虽长幼易位，兴废不同，父子兄弟，至性无间[11]。夫以三代之道处之，亦何以过乎！

7 帝以太子舅阴识守执金吾[12]，阴兴为卫尉，皆辅导太子。识性忠厚，入虽极言正议[13]，及与宾客语，未尝及国事。帝敬重之，常指识以敕戒贵戚，激厉左右焉[14]。兴虽礼贤好施，而门无游侠[15]，与同郡张宗、上谷鲜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犹称所长而达之[16]；友人张汜、杜禽，与兴厚善，以为华而少实，俱私之以财，终不为言；是以世称其忠。

上以沛国桓荣为议郎，使授太子经。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辨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17]，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歌击磬[18]，尽日乃罢。帝使左中郎将汝南钟兴授皇太子及宗室诸侯《春

秋》，赐兴爵关内侯。兴辞以无功，帝曰："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非大功耶？"兴曰："臣师少府丁恭。"于是复封恭，而兴遂固辞不受。

8 陈留董宣为雒阳令[18]。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19]，因匿主家[20]，吏不能得[21]。及主出行，以奴骖乘[22]，宣于夏门亭候之[23]，驻车叩马[24]，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25]；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杀之[26]。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箠，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27]，流血被面[28]。帝令小黄门持之[29]。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30]，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31]，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赦："强项令出[32]！"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33]。由是能搏击豪强[34]，京师莫不震慄[35]。

9 九月，壬申，上行幸南阳；进幸汝南南顿县舍[36]，置酒会，赐吏民，复南顿田租一岁[37]。父老前叩头言："皇考居此日久[38]，陛下识知寺舍[39]，每来辄加厚恩[40]，愿赐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41]，常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岁乎！"吏民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进幸淮阳、梁、沛。

10 西南夷栋蚕反，杀长吏；诏武威将军刘尚讨之。路由越巂，邛谷王任贵恐尚既定南边，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纵；即聚兵起营，多酿毒酒，欲先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

谋，即分兵据邛都[49]，遂掩任贵，诛之。

【注释】

①意：内心。

②孝道：奉养父母的准则。

③危殆：危险。

④宗统：嫡系继承关系。

⑤一：统一。

⑥中兴：复兴。西汉被王莽篡夺，刘秀起兵重建汉朝，所以称中兴。

⑦正道：正当的道理。

⑧弥：副词，表示程度加深。

⑨明帝：即刘庄。

⑩友于："于"本介词，"友于"连用以称兄弟间的友爱。　笃：深厚。

⑪至性：纯厚的孝友之情。

⑫守：代理。

⑬极言：尽力主张，尽情说出。正议：正言劝谏。

⑭激厉：激发勉励。

⑮游侠：指敢于反抗，不顾社会秩序，救人急难的人。

⑯达：引进。

⑰厌：顺服。

⑱雅歌：高雅之歌。击磬：打击乐器。用石、玉或金属制成，悬挂在架上。有单个的特磬，也有成组的编磬。

⑲陈留：县名，在今河南开封市。董宣：字少平。光武时，初为北海相，后为洛阳令。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苍头白天杀人，逃匿公主家，吏不能捕。董宣候公主于途，面斥公主，格杀苍头。公主还诉于帝，帝强使董宣叩头谢公主，董宣两手据地，终不低头，帝呼为"强项令。"由是京师豪强震惊，号为"卧虎。"并歌之曰："抱鼓不鸣董少平。"

⑳苍头：奴仆。

㉑主：公主的简称。

㉒得：擒获。

㉓骖(cān 参)乘:陪同乘车。

㉔夏门亭:夏门城外的亭子。洛阳北城靠西边的城门,叫夏门。

㉕叩马:迎面上来,手持马缰,不让车马前进。

㉖数:数落,一条一条的指责。

㉗箠(chuí 垂):杖刑。鞭打。

㉘楹:殿中大柱。

㉙被:覆盖。

㉚小黄门:皇宫中豢养大批割去生殖器的男人,用以侍奉皇帝和他的家族。这种人汉朝叫宦官。小黄门,就是资历尚浅的宦官。

㉛顿:以头叩地。

㉜白衣:古时平民穿白衣,因而用来指平民。

㉝强项:硬脖梗儿,意思是说倔不屈。

㉞班:分给。

㉟搏击:打击。

㊱震慓:震惊战栗。

㊲南顿:县名,在今河南项城。

㊳复:免除。

㊴皇考:对亡父的尊称。《礼·曲礼》下:"父曰皇考,母曰皇妣。"

㊵寺舍:官府。

㊶辄:副词,总是。

㊷重器:比喻国家的可贵人材,犹大器。

㊸邛都:县名,在今四川西昌县。

【译文】

5 闰四月,二十五日,皇上提升赵公刘栩,齐公刘章、鲁公刘兴为王。

6 郭皇后被废以后,皇太子刘强内心很不安定。郅恽劝说太子说:"长久地处在不安定的位置上,上违背孝道,下接近危险。不如辞去太子,专心奉养母亲为好。"刘强听从劝说,屡次拜托父王左右亲信和其他亲王,向父王陈述他的诚意,希望退居诸侯国。皇上不

忍心这样做，拖了几年才做答覆。六月，二十六日，皇上下诏："根据《春秋》大义，册立太子是依据尊贵而不是依照长幼。东海王刘阳，是皇后阴氏的儿子，应该继承皇位。皇太子刘强，始终坚持退让，愿意回到诸侯国。出于父子之情，很难长久违背他的愿望。封刘强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改名刘庄。"

袁宏评论说：册立太子，为的是尊重嫡统，统一民心，所以不是对天下人犯有重大的罪恶，就不能改变。世祖光武帝复兴汉家大业，应当遵行正当的道理，而成为后世的楷模。而今太子的品德对外无所亏损，对内又多恩宠，像这样的嫡子被改变位置，可以说是个失误。然而东海王刘强回到诸侯国，谦让恭敬之心更加明亮。明帝刘庄继承帝位，兄弟友爱之情更加笃厚。即使长幼改变地位，一兴一废结局不同，然而父子兄弟之间，原有的纯厚孝友之情丝毫未变。如以夏、商、周三代的正道来处置，也未必能超过它呢！

7 皇上任命皇太子的舅舅阴识代理执金吾，阴兴为卫尉，一齐辅导太子。阴识性情忠厚，在朝廷中极力直言劝谏，等到和宾客交谈时，都从来不提国家大事。皇上敬重他，常以阴识为榜样，而告诫皇亲国戚，激发勉励近臣。阴兴虽然礼贤下士，喜好施与，但宾客中无游侠。他和同郡人张宗、上谷人鲜于裒关系不好，可是知道他们对国家有用，仍然称赞他们的长处而向皇上引进。友人张氾、杜禽，和阴兴友情深厚，阴兴认为他们华而不实，只在钱财上资助他们，始终不替他们说话。因此世人称赞阴兴对国家的忠诚。

皇上任命沛国人桓荣为议郎，命他教授太子刘庄经书。皇上亲临太学，与博士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桓荣分析阐述经书的精义，总是用以礼相待的谦恭态度使人折服，而不用激烈的言辞来取胜别人。这是其他儒家学者赶不上的。皇上对他特加赏赐。皇上又命学生们唱高雅之歌，敲乐磬，从早到晚才停止。皇上命左中郎将汝南人钟兴教授皇太子以及宗室诸侯王《春秋》，赐钟兴为关内侯。钟

兴以自己没有功劳而推辞，皇上说："你教训太子以及各亲王侯，不是大功劳吗？"钟兴说："我是从师于少府丁恭。"于是，皇上又封丁恭为关内侯。而钟兴却始终坚辞不受。

8 陈留县人董宣当洛阳县令。湖阳公主的家奴公然白天杀人，就藏在公主家里，官吏不能逮捕他。后来公主出门，让这家奴陪同乘车。董宣探知此事，就带人在夏门亭等候。公主车到，董宣叫车停下，上前扣住了马缰绳，用力划着地，大声数落公主的过失。怒喝那家奴下车，接着就杀了他。公主立即回宫告诉了皇帝，皇上大怒，派人把董宣召来，要用木杖把他打死。董宣磕头说："我请求说句话再死。"皇上说："想说什么话？"董宣说："陛下圣明高德复兴汉室，而竟放任家奴杀人，将怎么治理天下呢？我不用等着打死，请让我自杀吧！"说完就头撞大柱，流血满面。皇上赶快命令太监拽住他。后来让董宣磕头拜谢公主，董宣不服从。就叫人使劲摁住脑袋，董宣就两手撑着地面，始终不肯低头。公主说："文叔当平民百姓时，窝藏逃犯，官吏不敢上门来找，现在做了天子，权威却不能行使在一个县令的身上吗？"皇上笑着说："天子跟平民不同哇！"接着命令："硬脖子县令出去！"皇上赏钱三十万，董宣都分给了手下官吏。从此他更能打击依仗权势横行不法的人，京城地区那些素不检点的人，没有不震惊害怕的。

9 九月，二十一日，皇上亲自巡视南阳郡。又前往汝南郡南顿县，下榻官舍，大摆宴席，赐给官民，下令免除南顿县田租一年。乡亲父老们上前磕头说："陛下的父亲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陛下对本县的官府衙门也很熟悉，每次亲临本县都给予深厚的恩泽，愿陛下赐给免除田租十年。"皇上说："天子是天下的大器，常怕不能胜任，过一天是一天，怎敢能期待十年呢？"吏民们又说："陛下实在是吝惜，为什么说得如此谦恭呢？"皇上大笑，于是又多免租一年。接着，皇上亲临淮阳国、梁国、沛国。

10 西南夷栋蚕部落造反，杀死长吏。皇上诏令武威将军刘尚率

军讨伐。大军路经越嶲郡,邛谷王任贵怕刘尚平定南边后,朝廷的威严和法令一定施行,而自己就不能为所欲为。于是聚集军队,建起军营,酿制大量的毒酒,准备用毒酒慰劳刘尚的军队,然后袭击刘尚。刘尚事先得知他的阴谋,就先分出一部军队占据邛都县,然后乘其不备,逮捕任贵,将他杀了。

二十年

1 春,二月,戊子,车驾还宫。

2 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仓令奚涉罪,下狱死。帝以三公连职,策免大司空窦融。

3 广平忠侯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惟愿陛下慎无赦而已。"五月,辛亥,汉薨[1];诏送葬如大将军霍光故事。

汉性强力[2],每从征伐,帝未安,常侧足而立。诸将见战陈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吏士[3]。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4]!"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则引道,初无辨严之日[5]。及在朝廷,斤斤谨质[6],形于体貌[7]。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故能任职以功名终。

4 匈奴寇上党、天水,遂至扶风[8]。

5 帝苦风眩,疾甚,以阴兴领侍中,受顾命于云台广室[9]。

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兴叩头流涕固让，曰："臣不敢惜身，诚亏损圣德，不可苛冒[10]！"至诚发中[11]，感动左右，帝遂听之。太子太傅张湛[12]，自郭后之废，称疾不朝，帝强起之，欲以为司徒，湛固辞疾笃，不能复任朝事，遂罢之。

六月，庚寅，以广汉太守河内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壬辰，以左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

6 乙未，徙中山辅为沛王。以郭况为大鸿胪，帝数幸其第，赏赐金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

7 秋，九月，马援自交趾还，平陵孟冀迎劳之。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13]，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谅[14]！为烈士当如是矣！"

8 冬，十月，甲午，上行幸鲁、东海、楚、沛国。

9 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风、上党。

10 壬寅，车驾还宫。

11 马援自请击匈奴，帝许之，使出屯襄国[15]，诏百官祖道[16]。援谓黄门郎梁松、窦固曰："凡人富贵，当使可复贱也；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松，统之子，固，友之子。

12 刘尚进兵与栋蚕等连战，皆破之。

【注释】

①吴汉(?—公元44年):字子颜。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新莽末,亡命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以贩马为业。后归刘秀,为偏将军,征发渔阳等郡骑兵,助刘秀消灭王郎的割据势力,并镇压铜马、重连等部农民起义军。刘秀即位后,任大司马,封广平侯,率军伐蜀,攻灭割据益州的公孙述。

②强力:强刚、健壮有力。

③激扬:激动振奋。

④隐:威重貌。

⑤辦严:即办装。置办行装。因汉明帝名庄,装、庄音同,故改装为"严"。

⑥斤斤:聪明鉴察,引申为过分计较。

⑦体貌:体态容貌。

⑧上党:郡名,在今山西长子里。

⑨顾命:《书》篇名,取临终遗命之意。后称天子之遗诏为顾命。

⑩苟冒:随便冒充。

⑪发中:发自心。

⑫张湛:字子孝。平陵县(今陕西咸阳市)人。矜严好礼。建武初为左冯翊,在郡修典礼设条教,政化大行。拜光禄勋。光武临朝,或有惰容,湛辄陈谏其失。常乘白马。升太子太傅。居中东门候舍,故时人号曰中东门君。

⑬边野:边塞野外。引申为疆场。

⑭谅:确实。

⑮襄国:县名,在今河北邢台市。

⑯祖道:饯行。

【译文】

二十年(甲辰,公元44年)

1春,二月,初十,皇上回到洛阳。

2夏,四月,初三,大司徒戴涉被指控故意谋害太仓令奚涉,被捕入狱而死。皇上认为三公的职责相连,就下令免去大司空窦融的职务。

3广平忠侯吴汉病重,皇上亲自探望,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吴汉

回答说："我愚昧无知，只希望陛下特别谨慎，不要赦免罪犯罢了。"五月，初四，吴汉去世。诏令安葬礼仪和西汉大将军霍光一样。

吴汉性格刚强，健壮有力，每次跟随皇上出征，皇上没有安顿好，他常常侍立在旁边。其他将领看到战争失利，有的就惊慌失措，失去常态。而吴汉却神态自若，加紧修理准备兵器，激发振奋官兵的斗志。皇上这时派人去看吴汉在干什么，回报说正在准备进攻的装备。皇上于是叹息说："吴公的表现很能振奋人心，简直可与国相匹敌。"过去每次出征，吴汉都是早上接到命令，傍晚就出发，一点也没有准备行装的时间。后来回到朝廷，处处聪明鉴察，小心谨慎，并表现在体态容貌上。有一次吴汉率军出征，他妻子在后方购买田产。吴汉回来责怪她说："军队在外面，官兵的供给都不足，我们怎么能买这么多的田地房舍呢？"于是就把这些田产全部分给兄弟、外祖父母，舅家。所以，吴汉能够胜任职务，享受功名，以尽天年。

4 匈奴掠夺上党、天水二郡，最后又进犯扶风。

5 皇上被一种头痛目眩的病所苦，而且病得很厉害。任命阴兴兼侍中，在南宫云台广德殿内向他托付身后之事。等到病好以后，就召见阴兴，打算让他代替吴汉做大司马，阴兴磕头流泪，坚决推辞说："我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实在是担心亏缺损坏陛下的圣明高德，所以不能随便充任！"情自心中，十分真诚，感动了皇上左右的侍从，皇上也就依从了他。太子太傅张湛，自从郭后被废之后，就称有病，不再上朝。皇上勉强他上朝，想任命他为司徒，张湛就以病重为藉口，坚决推辞，不能再担任朝廷官职。于是，皇上就作罢。

六月，十四日，任命广汉郡太守河内人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十六日，任命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代理大司马职务。

六月，十九日，皇上把中山王刘辅改封沛王。任命郭况为大鸿胪，皇上数次亲临郭况家，赏赐金银布帛，多得无人可比，京城人称郭况家是"金穴"。

7 秋，九月，马援从交趾郡回洛阳，平陵人孟冀迎接、慰劳他。马援说："当今匈奴、乌桓还在扰乱北部边境，我想请求率兵征伐。男儿应当战死在疆场，用马革裹尸，归葬故乡。怎么能躺在床上，死在妇孺们的手里呢？"孟冀说："确实！真正的烈士，就应当这样！"

8 冬，十月，二十日，皇上亲临鲁国、东海国、楚国、沛国。

9 十二月，匈奴侵犯天水郡、扶风、上党郡。

10 十二月，二十八日，皇上返回洛阳。

11 马援自动请求攻打匈奴，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命马援出征驻军襄国县。诏令文武百官饯行。马援对黄门郎梁松、窦固说："一个人富贵以后，还可能回到贫贱地位；如果你们不想再贫贱，就要在身居高位时，坚持自己克制，保持一定的操守、准则。好好地想我说的话！"梁松，是梁统的儿子；窦固，是窦友的儿子。

12 刘尚进攻西南各部落，和栋蚕等交战，连战连胜。

二十一年

1 春，正月，追至不韦[1]，斩栋蚕帅，西南诸夷悉平。

2 乌桓与匈奴、鲜卑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乌桓之害；其居止近塞，朝发穹庐[2]，暮至城郭，五郡民庶[3]，家受其辜[4]，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边陲萧条，无复人迹。秋，八月，帝遣马援与谒者分筑堡塞，稍兴立郡县，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人民。乌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为强富，援将三千骑击之，无功而还。

3 鲜卑万余骑寇辽东，太守祭肜率数千人迎击之，自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遂穷追出塞；虏急，皆弃

兵裸身散走。是后鲜卑震怖[5]，畏彤，不敢复窥塞[6]。

4 冬，匈奴寇上谷、中山。

5 莎车王贤浸以骄横，欲兼并西域，数攻诸国，重求赋税，诸国愁惧。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具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帝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7]，"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状闻，帝许之。

二十二年

1 春，闰正月，丙戌，上幸长安。二月，己巳[8]，还雒阳。

2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3 秋，九月，戊辰，地震。

4 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9]。癸丑，以光禄勋杜林为大司空。

初，陈留刘昆为江陵令，县有火灾，昆向火叩头，火寻灭；后为弘农太守，虎皆负子渡河。帝闻而异之，征昆代林为光禄勋。帝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顾命书诸策。

5 是岁，青州蝗。

6 匈奴单于舆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复死。弟左贤王蒲奴立。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饥疫，死耗太半[10]。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帝遣中郎将

李茂报命[11]。

7 乌桓乘匈奴之弱，击破之，匈奴北徙数千里，幕南地空[12]。诏罢诸边郡亭侯、吏卒，以币帛招降乌桓[13]。

8 西域诸国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归。莎车王贤知都护不至，击破鄯善，攻杀龟兹王。鄯善王安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帝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

班固论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14]，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15]，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玄默[16]，养民五世，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17]；感蒟酱[18]、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蒲陶[19]，则通大宛、安息[20]；自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开苑囿，广宫室，盛帷帐，美服玩，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21]，作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22]；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23]，筦盐铁[24]，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且通西域，近有龙堆[25]，远则葱岭[26]，身热、头痛、悬度之厄，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

界别区域，绝外内也。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恩汉威德，咸乐内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

【注释】

①不韦：县名，在今云南保山县。

②穹庐：毡帐，用毡做帐篷，部落居住的房子。

③五郡：指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等五郡。

④辜：祸害。

⑤震怖：震动惊怖。

⑥窥（kui 亏）：窥伺。

⑦檄：文书。

⑧己巳：疑误。

⑨朱浮：字叔元。年少有才能。从光武为偏将军。拜幽州牧，遂讨定北边。历为执金吾大司空。封新息侯。到汉明帝时为人所告，赐死。

⑩太半：过半数，大多数。

⑪报命：奉命出使，去曰奉命，回来曰报命。也叫复命。

⑫幕南：即漠南。

⑬币帛：泛指财物。

⑭图：设法对付。

⑮河曲：指今青海东南部黄河曲流处。　四郡：指武陵、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⑯玄默：沉静无为。

⑰珠崖：郡名，在今海南琼山县。

⑱蒟(音举)酱：蒟子。可作酱以佐食，故称蒟酱。

⑲天马：骏马。大宛产的马曰天马。

⑳大宛：国名，本西域国，国都在今苏联塔什干东南卡散赛。安息：国名，国都在今苏联中亚布哈拉。

㉑酒池肉林：古代传说，殷纣王以酒为池，以肉为林，长夜饮酒作乐。用以形容酒肉非常多，生活奢靡。

㉒角龙：古代的一种杂戏　变幻的戏术。　角抵：古代的一种技艺表演，类似今天的摔跤。

㉓榷：专卖。

㉔筦：管理。

㉕龙堆：一名白龙堆。在今新疆罗布泊与甘肃敦煌县之间。是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

㉖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与喀喇昆仑山脉的总称。历代为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

【译文】

二十一年(乙巳，公元45年)

1 春，正月，刘尚率军追击到不韦县，杀了栋蚕的首领。西南夷族都被平定。

2 乌桓和匈奴，以及鲜卑的军队联合侵犯北部边境。代郡以东受到乌桓国侵夺尤其严重。乌桓国的居住地接近边塞，早晨从他们的帐篷出发，傍晚就能抵达塞内城郭，沿边的五个郡的百姓，家家受到侵害。以至于郡、县城郭遭到破坏，人民流离失所，边境萧条，不见人烟。秋，八月，皇上派遣马援和谒者分别修筑城堡要塞，逐渐恢复、建立郡、县，有的先虚设太守、县公、长吏，把人民招集回来。乌桓国以居住在上谷郡塞外白山县的最为强悍，而且富有。马援率骑兵三千人去袭击他们，无功而回。

3 鲜卑一万余骑兵掠夺辽东郡，太守祭肜率领数千人迎击他们。

祭彤亲自披上盔甲，冲锋陷阵。鲜卑骑兵大败逃走，落水而死就超过半数，祭彤于是紧追出塞。鲜卑骑兵被追急，全都抛弃兵器，赤裸身子，四散逃命。从此以后，鲜卑人震动害怕，畏惧祭彤，不敢再窥伺边塞。

4 冬，匈奴进犯上谷、中山二郡。

5 莎车国王贤逐渐骄横跋扈，妄图并吞西域各国，屡次进攻其他国家，要他们缴纳沉重赋税，西域各国忧愁恐惧。车师前王、鄯善、马耆等十八个国家都派遣他们的儿子到东汉来充当人质，贡献他们的珍宝。等到见到皇帝，都流涕痛哭，下跪磕头，希望能再设置西域都护。皇上认为中国刚刚平定，北方边境还没有征服，没有能力顾及西域，所以把他们的人质都送回去，并赏赐丰厚的礼物。西域各国听说朝廷不肯派出都护，而且把人质送回，更加忧愁恐惧，就给敦煌太守裴遵呈送公文："要求裴遵将人质留在敦煌郡，向莎车王展示：人质被留下，都护不久派出，希望暂且停止战争。"裴遵把情况报告朝廷，皇上答应了。

二十二年（丙午，公元 46 年）

1 春，闰正月，十九日，皇上亲临长安。二月，己巳，皇上回洛阳。

2 夏，五月，三十日，日食。

3 秋，九月，初五，地震。

4 冬，十月，十九日，大司空朱浮被免职。二十日，任命光禄勋杜林为大司空。

当初，陈留人刘昆做江陵县令，县里发生火灾，刘昆对着火磕头，火顿时熄灭。后来，刘昆做弘农郡太守，郡内老虎都背着幼虎渡过黄河而远去。皇上听说后，感到惊奇。征召刘昆代理杜林做光禄勋。皇上问刘昆说："以前你在江陵县，转变风向，使火扑灭；后来在弘农郡做太守，老虎向北渡过黄河。你推行的什么德政，竟至发生这样的事？"刘昆回答说："只是偶然罢了。"皇上左右侍从都忍不住笑起来。皇上叹息说："这是年长德高者说的话。"回头命令国史把

这件事记载下来。

5 这一年，青州出现蝗灾。

6 匈奴单于舆去世，他的儿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继位，又死。乌达鞮侯的弟弟左贤王蒲奴继位。匈奴境内连年发生旱、蝗灾，赤地数千里，人畜因饥饿，而瘟疫又流行，死亡超过半数。匈奴单于畏惧东汉乘着他们的疲困而攻击他们，就派遣使节到渔阳，请求和亲。皇上派遣中郎将李茂去复命。

7 乌桓国乘着匈奴的衰弱，就发兵攻打，将它打败。匈奴向北迁徙数千里，使沙漠以南地区成为一片空地。皇上诏令免去沿边各郡的亭侯和边防官兵，用财物去招降乌桓国。

8 西域各国派出当人质的王子，因长久留在敦煌郡，都忧愁思乡而逃回本国。莎车国王贤才知道都护不来，于是出兵打败鄯善国，击败龟兹国，杀龟兹国王。鄯善国王安上书说："希望能再派儿子入朝做人质，再次请求朝廷派都护。如果不派都护，只好被迫屈服于匈奴。"皇上回答说："现在使节、军队都无力派出，如果西域各感到力不从心，东西南北任凭自己选择。"于是鄯善国、车师国再次归附匈奴。

班固评论说：汉武帝时代，设法制服匈奴，担忧它并吞西域各国，跟南羌结成联盟，于是在黄河以西设置武陵、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打开玉门关，使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来切断匈奴的右臂，隔绝匈奴同南羌、月氏二国的联系。单于失去援助，因此不得不逃向远方，以致沙漠以南没有匈奴王庭。经历汉文帝、景帝时代的长期沉静无为，人民经过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代的长期休息，财富有余，兵强马壮，所以能目睹南方的犀布、玳瑁，就设珠崖等七郡；感触到蒟酱、竹杖，就置拓牂柯、越嶲两郡；听说天马、葡萄，就远交大宛、安息两个国家。从此远方珍奇的物品，从四方八面而来。于是朝廷大量开辟畜养禽兽的苑地，扩建宫室、帷帐豪华，服用和玩赏的物品

艳丽。设酒池肉林以款待远道而来外国使节宾客；又作"鱼龙""角抵"的游戏让他们欣赏。加上贿赂、赏赐、赠送，万里之遥，往来相送，所耗师旅费用，不可胜计。以至发展到国府开支不足，只好设置酒专卖，盐、铁专管，铸造白金币、鹿皮币。甚至连坐车乘船，以及家里饲养的马牛羊狗鸡猪等六畜，都要征税。人民贫困，财藻枯竭。接着又是水、旱、蝗灾的凶年。所以盗贼四起，道路断绝。为此，朝廷派出使节，穿着华丽的衣服，手持代表权力的大斧，到各郡、国惩罚诛杀，然后才把盗贼消灭。直到汉武帝末年，才决心放弃新疆轮台屯田，颁下哀痛的诏书。这难道不是表示仁爱的圣君的悔意吗！

况且通使西域，最近是龙堆，最远的是葱岭，那一带有身热、头痛等疾病，地势险恶，依照刘安、杜钦、扬雄的陈述，他们都认为那些险恶地势是天然用以划分疆界，隔绝内外之处。西域各国，各自有君王，兵虽多而分散，所以力弱，无法统一。虽然归附匈奴，并不心悦诚服。匈奴能得到它们的马羊等牲畜和毛织品，但不能统率它们的军队，协同进退。它们和汉朝互相隔绝，道路又遥远，得到它们，对汉室没有益处；丢弃它们，对汉朝没有害处。所有的恩德都出自汉朝，汉朝对它们却没有任何索取。所以，自光武帝以来，西域各国思念汉朝的威望和恩德，都乐意归汉，屡次派遣使节，把王子送到汉朝当人质，请求设置都护。圣上纵览古今，因时机还没有成熟，推辞而没有答应。从前，虽然有大禹的善待西戎部落，周公的退回白野鸡，汉文帝的不接受千里马，而今皇上的做法，却包含了上述所有的意义。